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660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五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二)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一

四書通義二十九卷

〔明〕魯論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五六二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

(二)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考二

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提要

四書備考卷之八目錄

里仁

里

吾誰適從

註

怨

公冶長

公冶長

南容

冉雍

四書考上論人參之八

桴

賦

千室

公西赤

宰予

朽

孔文子

晏平仲

居蔡

椽以親故受汗厥名之

川

邾

縹緗

子賤

漆雕開

喜

悉索敝賦

註

邑

帶

編

申悵

千產

叔文仲

山節

蕭稅	季尹
子文	崔子
陳文子	十乘
季文子	甯武子
伯夷	叔齊
微生高	醯
左丘明	裘
十室	
目錄終	
附考 上論	卷之八 目錄
	二

四書考 上論卷之八

里仁第四

里

廣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

震宇記臨淄縣有莊里許州城西有高陽里陽

氏有才河間府有董家里董仲舒下帷處張嘉貞居坊鳴

珂里湯陰縣有浣衣里微細死所血凝帝衣左右

周禮遂人曰五家為鄰六鄰之比也猶五鄰為里

里則同井里猶○風俗通云五家為軌十軌為里

五比之間也附考 上論 卷之八 里仁 一

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周禮小宰以官府

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爾雅巷門

謂之間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

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合璧事類云鄉之為

言向也眾所向也里之為言止也眾所止也古者

二十五家為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二十

五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

至李唐亦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里必繫於鄉今

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蔭爲二公子築蒲與屈

周禮云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而贊徒于

海錄云公冶長
治辨鳥言
語云
公冶長

宅邑則從而受之。○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爲隣，隣二爲別。○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谷壁事類云子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爲比，遂人又曰五家爲鄰，是河實同而名之異耶？夷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隣。釋文皆訓爲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隣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受，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衰，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上，不如隣之十百萬買屋，千萬買隣，非故輕此而重四書考上論入卷之人 四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甚爲人能忍耻。范甯云字子芝。○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

不若和呼
五家爲鄰
之義

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曰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姑蘇吳城北有冶長溪，比歲居民鑿井得石焉，題曰公冶長之墓。大冶長滅明不首丘，齊魯顧並墓于吳何也？豈其依于於言，便遂僞居不返耶？則彼堂金于諸城四書考上論入卷之人 公冶長 五

縲紲

何註縲黑索，紲索也。所以拘罪人。○賈誼傳束縛之縲，縲之師古曰縲，以長繩繫之也。○司馬遷傳幽于繫紲，師古曰縲，繫也。紲，長繩也。○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桎梏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管子曰不吐縲紲，耻天下之不治。

南容

東坡志林
以有自持
世所不
公言以
孔子以

同問孔子
七德
子其
結社之
考明家
之於子
之於子
今知則
之聖廟
之所上
也及去
子之
吾聞
明人
以
之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適。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與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敬叔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復反。載其寶以朝。夫子問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位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山家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錄官火火。論。書考上。卷之八。公治。六。

禮記
而也子
公好就
人者也
神家
好人之
思者也
人子者
以有已
人臣者
叔聞之
三從白

家語子
為治三
孔子使
出則遠
之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誼敬叔孟懿子之兄。更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好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又士。道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宮適。噉然二人矣。

子賤
必不齊。字子賤。魯人。兗州永郡城。為單父宰。單父今單縣。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也。距。絕也。母望而許也。望。望也。許。許也。許之則失守。失守。失其守也。距之則

閉塞人與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哉不承命乎出說瀕行過於陽畫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畫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畫曰夫扱音及至地也輪錯迎而吸之者陽陽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武來若食若不食者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陽畫之所謂陽陽者至矣於四書考上論入來之人治人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出說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罷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機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黃氏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出說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出早見星日夜不處不處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出說子賤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篋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尊前學焉得賢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

不...
國之...
使...
等...

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
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
兼以弔疾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
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路○賈至宓子賤碑
頌云鳴琴湯湯處水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
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鱉革而爲魴
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却
魯侯曲阜

瑚璉

四書考上論八卷之人

子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音對少
秦有簋又曰設四敦皆南復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琕周之八簋秦穆之器○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
各遠殷器各琕而包成鄭玄等說論語賈服社等
註左傳皆云夏琕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也○王海註陳氏曰琕以玉簋以竹爲之○世說
新語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琕璉羊曰故當以接
神之器○三禮圖曰琕受一升制度如簋而下
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

簠而父音下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
子曰雍聞至也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
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
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泰焉太上
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出家語子
貢曰在貪如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
四書考上論八卷之人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日魯人問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商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
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奚藏仲武仲
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赫氏家有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

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改而善○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可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為廉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杼

疏云杼編竹木大者曰杼小者曰箠○爾雅云舫泝也○郭璞云水中箠筏方言云泝謂之箠箠謂之筏筏泰晉之通語也方舫泝杼音義同也

爾雅云度人乘杼○杼以渡也

四書本義上論本之人公治長主

喜

說文云喜者樂也不言而悅也○元命苞云徐曰

口豈為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

且晬然而變易為喜也○又云明口銜士為喜喜

得明心意者為喜從喜心○禮記云人喜則斯陶

陶斯咏咏斯猶○音猶斯舞

賦

漢書

疏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虞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戡滅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王則六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四書本義上論本之人公治長主

悉索敝賦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

子伯駢鄭大夫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

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

索敝賦以討於蔡賦以討蔡人不從之異○襄

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平公以魯公喪君未出

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寧居悉素敝邑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
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
曰邑○釋名云邑猶俚聚會之稱也○疏云千室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古

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
千家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
通好禮擅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
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
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接禮禮以接辭是謂
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
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千赤也○淮南子齊俗訓曰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

一也○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

置晏設披周也設崇股也綢練設旒夏也孔疏云

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之故爲盛禮備三

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楮楮外皆繼

車邊置晏恐拒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

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

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卒以素錦于杠首設

國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主

長尋之族此則夏禮也亦既尊崇矣子故兼用三

代之飾也

帶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爲之古擊音帶也又謂之鞶

革上自乘輿至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

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禮王禮云天子素帶

紉朱裏懸辟辟緣也用朱爲裏終諸侯素帶終辟

亦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上

練練帶率音下辟腰及兩耳皆不緣惟居士錦帶

○事物類考云自古有華帶上插垂頭唐高祖今
尚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鈐尾一品至三品金
鈐音四品六品花犀爲鈐七品九品銀鈐庶人鐵
鈐○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
以練或終局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纁或玄纁
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
垂則下插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纁者少陽之
色○又繩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帶陽而兼
乎下故朱裳而裨以朱纁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

簪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
 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鞋用青韋。仍垂捷尾於下。
 韠用皂。常服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釵花。
 四品素金。五品銀釵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宰子論語摘輔象曰宰子握戶是謂守道
 宰子字子我。○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
 滅明邪。改之。吾欲於言語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
 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周禮**牆厚三尺

崇之注云高卑為率足以相稱。○**尚書大傳**云天

子黃塘諸侯疏抒注黃大也。牆牆也疏義也抒亦

牆也。○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

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漢書**牆藩勿何。○**漢**

官典儀云諸侯垣牆有黝堊音之色無丹青之彩

朽

釋宮云錫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

朽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

四書考上論朱之入公治長

太

為朽。○**白帖**云左傳圻人以時塙館宮室圻人塗

者塙亦塗也。○**前漢書**顏師古注曰圻所以泥飾

牆也。不可朽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韓昌黎**

圻者王承福傳手鏹衣食

申振

申振魯人**史記**作申崇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

崇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

云有羔羊之潔無申崇之欲亦以振為崇則申崇

申振一人耳

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振魯伯宋祥符

封振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崇祀黨即崇

也一人而為二人失于詳考論語釋文也李士

龍曰崇字非音崇律之崇蓋與振即一字而兩

書耳觀古字膝亦作膝膝亦作膝鏡亦作鏡六

字並音鑑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振本作穀亦諧

聲字可見崇亦音振**史記**有申黨無申崇信謠

也

孔文子

四書考上論朱之入公治長

尤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圍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

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

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

置於嬖也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如二妻然文子

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常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

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

使人召子仲尼乃歸魯出左文子遂奪已之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出左傳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正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帥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知之。故不死。子西閭盜子駟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甲於家衆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焉守門庀音群司。尼具

生

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今名德之與也德國之基也有成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爲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出左傳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人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田書考上論人孝之入公古長幸明之後也庸用也以元長也女太姬配胡公胡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商二王後又封舜後爲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孫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卒於蔡人欲立其所出厲公桓公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佗恒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宣公十二年夏御寄成大德茂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來之告未獲戍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常陳隧者，井堙木刊。井，則堙塞有敵邑大懼不歸。木則刊除。而取大姬。鄭如姓。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殺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周襄王。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不能詰復，由書焉。上論。入卷之八。公羊長。重。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傳。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兄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叔世。且曰：「他日吾見_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嘗問政于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世左傳。二年，楚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

齊於禘也。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出左傳二十二年秋八月，祭侯歸自晉，入於鄭師，殆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出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謂適於太僑間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祭公三十班弑其君。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草舍而不出左傳。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四書考？上論卷之八，公布衣。語壇。餘詳左傳卷二十八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得見與不得見，未可知也。在此歲也。和子良伯有爭，未知所成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猜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而助之。」人謂子產就而助之，則三家之亂以成伯有子產曰：我豈爲徒民哉？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乃斂伯。

經 165—14

子產奔晉
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
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
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田疇而伍之
取田疇而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傳左二十五
年六月子
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
政之不脩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四書考上論
余之人公論長
主

子產奔晉
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
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
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田疇而伍之
取田疇而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傳左二十五
年六月子
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
政之不脩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四書考上論
余之人公論長
主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召卷而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取我
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傳左二十五
年六月子
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
政之不脩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四書考上論
余之人公論長
主

官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
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
室諸侯賓至旬人設廐廐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
從有代市車脂轄旅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
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害
不畏寇盜而亦不慮燥濕今館之宮數里而諸
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
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四書考上論
入卷之八
主

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橫崩僑將壞焉故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鄙吾家聽子而行子產聞書考止入卷之人治長
元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而知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出左傳二十六年六月爲游楚卽子亂故公及其大夫盟於公係段氏罕虎公孫崎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廟門之外實薰陳

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三匹牛三頭國
人謫之子寬卽渾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
死以之詳左傳昭三十二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
國之叔向遺子產書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常法昭公六年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
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逆子產
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
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
南書考上篇卷之八公治襄 堯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於晉公段既死子
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
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爲塋除將除治及遊氏之廟
遊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用器而無
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諾又敘其徒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既如子
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
之則朝而墮音進束作弗毀則日中而墮子太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輩宜憐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司
不何故不遂弗毀可中而葬出左元年定公立
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本義晉人許之山左七年鄭大水龍
闕於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祭祭名風子
產曰我國龍不我覲也龍關我獨何觀焉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出左
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于崔崔崔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
及此興徒兵以攻淫民殺之盜乃止孔子
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毋從詭隨以謹無巨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

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
競不綏不剛不柔帝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
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
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
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
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
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圓
幹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三
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還子死豪宗大姓
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公外也事大國
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兒于諸侯之討
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
見議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
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
夫季孟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

莊公三年樂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

於晉今納樂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出左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國書考

上論

卷之八

公冶長

三

晏子即殿廿六鄰六十弗受于尾曰富人之所務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耶六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出左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難出左之難出左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昭公三年出左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而爽墮者明地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景公繁十刑有溺踊音勇者故曰踊貴履賤既以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出左十六年惠彌高

氏皆耆酒

樂高二族

氏皆耆酒皆出惠公信內多怨，遷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馳，遂見文子。

鮑氏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伐鮑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房門。」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鮑高乎？曰：「庸念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

月庚辰戰于緱，樂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于莒。出左二十六年，公疥遂疴，期而不瘳，諸侯之賓門疾者多在。在齊梁丘據與商欬子齊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盡誅于祝固步，歸以辭，有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君之病，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魚鱉守之；陂池之黿龜守之；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新列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謫謝，不

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還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

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往采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情其祝史，不祈建以語

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為諸

侯主也。」公曰：「據與欬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

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勤，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矣。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則過淫。君外內

邪，願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新列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遠，不恤後人，

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謫謝，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還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盜爲操券外寵于市井之臣僭令于鄙，許仍教今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詎，祝有益也，詎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詎。君若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山左傳公田於泲，旣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卽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四耆考。」上論卷之八公冶長美和夫。晏子曰：「搃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秦儗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二體聲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八風八，九歌九功之德，以相成也。清亦羽也。」

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音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出左傳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禋之晏子曰無益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圖書方止論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

公曰吾以爲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巳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臣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貳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計左傳時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轡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諫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闥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斷櫺內書焉謂其妻曰櫺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

不可窮窮不可住窮乎窮乎窮也出史記
劉向序云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
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
得以附親不用刑罰退耕於野川則必不煩義齊
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細其詞其博
通如此蓋此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
之位受萬鐘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
餘家處士待而來大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者徒狗門人
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臣從狗門者徒狗門人
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爾者更從大門入見楚
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
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
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者各有
所主其賢者使賢者不肖者使不肖者使
不肖主鬻罷不肖故宜使楚耳

藏文仲
藏文仲名展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錡不顯
文仲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
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藏文仲曰
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且列國有齒獬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之辭也藏文仲是
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傳出左二十八年魯飢文仲言

司馬遷
仲安知
其受命
進祀而
止禮者
杜以經
夫杜者
禮之所
于禮所
非也故
禮也故
傳之之
成之之
不實不
備也

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夷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
自擇其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為急居
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
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
非事君也文仲以嚙走與玉聲如齊告糴曰天灾
流行矣于敝邑饑饉荐降民贏幾卒大懼殄周公
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 聖
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
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出
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臣名巫主祈雨
其面上向俗謂又哀其病恐雨入焉故早文仲曰
公以至舞雩不雨庭上向致早欲焚之文仲曰
非早備也修城郭敗食省用務積勸分此其務也
巫臣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
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取須句魯人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魯人須句
人曰子
仲安知
其受命
進祀而
止禮者
杜以經
夫杜者
禮之所
于禮所
非也故
禮也故
傳之之
成之之
不實不
備也

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蟻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
及邾人戰于升陘地魯我師敗績邾人獲公青縣諸
魚門邾城門以辱公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
于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諸侯曰叔父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諸侯曰叔父文仲
故言奔問王之官二十六六年齊孝伐我非鄙文仲
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
乃止詳見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得臣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于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
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
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弗父忌為宗伯而文仲實
縱之下惠傳五年楚滅六滅莒文仲聞之曰臯陶
庭堅不祀忍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六年文
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使季文子聘于陳
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議而不征文仲廢
法以殺行客命織蒲為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

左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宣子遊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
也稱叔曰有先大
天曰賦文
即陳後其
言五鈞開
之太一
功其矣五
不此之謂
不此之謂
保能受氏
以守宗族

之守龜於蔡地為蔡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
刻山為節畫藻平悅振其靡麗
山節謂薄櫨刻山為藻悅梁上短柱也
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
顏淵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刑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愛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四書考上論八卷之八公治長 聖

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來妾織蒲為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應在下今踐閣上祀爰居命鐘鼓祀之三不智也○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漸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文仲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讞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竟其章大矣請出而賞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之俱左
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於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與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飲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享職闕之士而縵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錫錫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十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於是文仲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居蔡

山節藻梲

四書章句
上論
▲事之人
公陵長
岳

疏釋官文云刻鏤爲山悅者梁上楹釋官云朶

瘤音溜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棖音而而謂之柰音接郭璞

曰櫨音虛侏儒柱也。案卽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

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

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

後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也○禮記鄭注云邊櫛謂之節梁上櫛謂之棧官

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棨諸侯而簪之天子

加密石爲無畫山藻之理也蘇董大如筋長四五

火。今屋上覆椽音老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
 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恩頂。○**漢官解詁**曰。悅。桑
 上柱也。諸侯藻悅爲藻文也。

令尹

疏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
四書考上論人宰之人公治長宰

十二年左傳云鴛鵒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

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

也。

子文

闔穀於菟亭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放娶於鄆放

生鬪伯比荅敖卒從其母畜於利淫於

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餽棄諸嬰中。魯虎

乳之。子出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值比所生遂

令尹子文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闕般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在莊公三十年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施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出戰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也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弑于宋也遂取焦夷城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出楚子將闕宋使子文治兵於蔿子文時不使治終朝而畢子文微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也戮一人子玉

子文在莊公三十年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施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弑于宋也遂取焦夷城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楚子將闕宋使子文治兵於蔿使治終朝而畢戮一人

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戮七人賁三人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爲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饌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庶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也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良子文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死聚其族四書考上論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楚子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崔子崔公崔武子杆公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

淫其子而
殺其主而
有其名者
其殺其君
而殺大將
為之則同
其所以為
之則異

臣為氏行事齊惠公有寵高國正卿畏其偏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傳靈公八年杵為
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音宗聲
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音宋戎
子嬖音公公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
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謂諸侯
威事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
已遂東之東鄭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風
謂書考上卷之八公仲子哭
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
子尸諸朝於朝靈公卒莊公也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武子
殺高厚於濶藍而兼其室室左仲齊棠公邑大
夫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偃
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偃之不可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父皆曰吉示陳
文子文子曰夫從風為中男故曰夫風隕妻不

可也風能隕且其辭曰困于石據於莢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婦
日娶言宗公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曰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設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
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
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後
子疾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衛
謂書考上卷之八公仲子哭
楹而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止莊
公之
從者於外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忤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楓行夜有淫
者不知二命而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
中股反隊音遂紂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
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詳見晏崔杼立莊
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
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子孫世守

君從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井前有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問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之在外者後子制莊公於北郭制之

不煩丁亥葬諸士係之里上係人姓因名里死十

四娶喪車之飾不不行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德侯上公禮下車九

左傳葬之既葬齊侯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陳文子於其是得之既葬齊侯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陳文子上論卷之八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

報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六年崔杼弑

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至于他邦見其大夫之不

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

之至于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卽政二年然後復

本外通

歸於齊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

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弭兵而我弗許

是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

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汚于其間者惟文子

爲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以四匹爲乘古者車

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

其承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文公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於陳且娶焉非君命不越境秋使季文子聘於

晉求遭喪之禮以行晉侯疾故聘而求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像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官難求用而無過求善害思而行十二年

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二邑皆魯之邑也。上平徐代莒公誦數如莒蒧
盟莒魯莒綽交也。八年公孫叔如京師。不至。奔莒。蒧之奔莒蓋不能容于魯而莒容之。行父疑蒧之
在莒爲難。傷患。故帥師以城莒。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鄆伯晏
公於隄。鄆地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賦鴻雁者以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弱之憂賦四月。月詩四
取行役踰時思歸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鄆風載馳詩四章義
取不款爲還晉也。取義取小國有義文子賦采芣之四章。小雅采芣詩四章義
欲借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芣之四章。詩四章義
取豈敢定居。一月三遷。許爲鄭還晉不敢定居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
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齊人賂
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
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克乎。已則
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謂曹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
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地
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
立。時莒紀公生人子侯。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
且多行無禮于國。侯因國人以紕紀公。以其寶玉
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今日必授。太子以邑文子

經 165—28

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
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襄仲弑之而立宣公而通於楚既不能歸父故去
能堅事晉故云失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故去
以爲之罪滅宣叔叔名許武怒曰當其時不能治
也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遂逐
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逐
歸父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一丘於是作丘甲爲丘四丘爲邑一甸六甸井
五百七十六夫其出市一乘甲士三人今又使滅
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地備齊也如晉謀去三桓
國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季
未返而宣公薨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
赤棘以止晉兵三桓爲二年行父會晉卻克衛
已計而季文子主之也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詳
左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齊地使齊人歸
我汶陽之田宣公以汶陽出賂齊得四年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
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過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成史佚文丁時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也我乎公止六年
文子以鞅之功即二武官武官立若武功官以非
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七年春吳伐鄭鄭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出日治兵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平者也夫言
人曰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平者也夫言
故蠻夷內侵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
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
國書考上論卷之八公治長季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七年之中
一子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
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充文來聘言
伐鄭以鄭事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失信于君則禮無加貨事無貳成

之事不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燹將復之
能兩成將以綏師之行父懼遂使宣伯即叔孫帥師會伐
言復晉侯僑如

邲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貪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

競尋盟何爲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人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

自稱未
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風邨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報聘。邨報

四書考止
卷之八
公冶長
五

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于

壞隤邑宜伯通于穆姜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將行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

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也成公曰汝不

以爲可是皆可爲君公待於壤隕申公儆備設守也言欲褒公更立君

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卻犇音拙牛息聲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上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

行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茂獻子也而事晉茂有貳矣魯

不戒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

於茗丘舊音餘晉地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作嬰請

季孫于晉卻驪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

與子國親于公官。魯公室。對曰。儻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戕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

四書考上篇人卷之八公作長 季

若猶不東而惠德居公之廡使寡君待事晉則夫

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久亡以

魯之密邇仇備齊楚亡而爲備治之何及屬齊楚

范文子謂欒武子書曰季孫于

魯桓公
君
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放季孫冬

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

如盟以僑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御御盟于扈

歸刺公子般魯功也魯公欲殺般而殺僂僂魯公子也與謀也召叔孫豹於

齊而立之。弟也。如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質。以自爲襯。與頌琴。頌琴身也。故以季文子取以蓋齊姜。君子曰非禮也。公母齊姜成公婦。季子取以蓋齊姜。所爲之禮。禮無所逆。婦與琴以蓋齊姜。非尊事君祖母之禮。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成公妻。姒姓。不嬪於廟。無概不度。匠慶。名慶。大匠。謂生母。姒姓。不嬪於廟。無概不度。匠慶。名慶。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誰受其咎。襄公長。將初季孫爲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襄公長。將初季孫爲已樹六楨於蒲。東門之外。匠慶請木。欲爲定季。

齊武子

齊武子名命。莊子之子。初晉公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回。將代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

齊武子名命。莊子之子。初晉公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回。將代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

遂伐衛。無錫。故曰伐。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欽孟地。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實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大誘其東。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侮。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取。公先期入。不信叔武。期。齊武子先。武子也。公之欲速。故長將。武子門入。爲使車與之乘而入。公孫欲遣。犬華仲前驅。叔武將。將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武事。

唐子自云
則之為
也子所
不者也
中斷所
不武子
則武子
亦武子
武子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殺。
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
置諸深室。別為甯武子職納藥餽焉，會以君在幽
食為已賦矣。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
衣素而履也。及死，故使醫因希疾而加賦。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及死，故使醫因希疾而加賦
甯俞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
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口穀，魯本與衛同。王乃
釋成公。成公使賂周欽，冶厘。衛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戰母五年，公
四書考上論八卷之八公在長卒
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出左十二
年，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人掌賓客之官，魯
問其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賦，武子佯不知，言
以樂工肄習樂歌，自及晉諸侯朝正于王，而受
此詩，非為宴臣而設也。
正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于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盧弓矢千，以覺報宴。形
色旅，黑色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
覺明也。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

亂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
父死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
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
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伯夷叔齊
伯夷名，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
齊其諡也。父孤竹君。孤竹，國名。欲立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四書考上論八卷之八公在長卒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
載死者姓。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氏為木主。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
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虐武，易暴虐兮，不知其
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徂兮，命

楊文舉云
此段文字
有婦人語
之說則為
楊文舉所
有也

之棄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詩見史記。昔周之
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獨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
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
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
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
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
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
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
四書考上篇。人參之人。公治。空。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人為正。樂與治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
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
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此其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
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
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
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
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

則士傳云
夷齊之
士三欲以
為在相去
之去庫子
往葬之
不食

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
士者。皆出身。非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呂氏○
孤竹君墨白。音眉台。見孔叢子注。一作黠台。見路
史。名初。字子朝。見韓書外傳。孤竹國名。即孤竹北
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
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各退。乃中子。曰叔
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
諡也。略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歷。詩註伯
四書考上篇。人參之人。公治。空。
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
偕異去之。北海之瀕。于是立憑。或曰憑夷。奔之弟
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初元年。柳城。坼壤。遂
守虞。翻夢人曰。子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
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露冠者。薤之。宋元符三
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而伯遼則無
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為墨氏。又改為
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從漢縱陽侯。竹。晏報怨。不改
姓。加二作然。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

史記左丘
失明決有
國語

黃也。表之
也。聖也。不美

說文云裘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土者
所服故以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賜羣臣季秋獻功裘。中秋獻之功爲之卿大夫以待頒賜以頒賜
所服故以季秋獻之也。于羣臣又云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合璧事類
云裘皮衣亦口製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
功裘又有裘裘大裘黑羔裘爲之示質也。黼裘以
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爲之良裘以鳥獸旡毛而爲
之功裘以狐青麋虎狼犬羊等皮爲之大裘天子
祭上帝之服也。黼裘國君誓獮田之服也。良裘用
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功微粗卿大夫士之
服也。○說文云上古衣毛冒皮蓋裘乃遺象也。○
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煥質
一曰暄肌常以禦寒。○黃帝出軍次云帝伐蚩尤
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并玄狐之裘以符授帝
然則是時已有裘之名矣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乃上論卷之八

卷之八 公在長



四書備考卷之九目錄

雍也

子夏泊子

南面

釜

粟

秉

庾

鄉黨

原思

牛

黨

山川

駢角

費

閑子審

山書考上卷之九目錄

汝

冉伯牛

策

瓢

巷

儒

武城

澹臺滅明

飲社讀法

孟之反

殿

門

策

祝

祝鮀

宋朝

戶

壽

齊

觚

南子

魯

井

見小君之禮

目錄終

四書考論卷之九

二十

四書考論卷之九

雍也第六

南面

禮記

卷之九

明堂位天子負黼黻南面而立。○職官分紀紫宸

殿者所以負黼黻居黃屋享萬國朝諸侯人君致

敬之所禮記天子當宸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親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南面曰朝

易係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郊

四書考論卷之九

一

特牲云君子南向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聘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養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

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

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

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馬厚之曰人君聽治

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卽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與與子桑友

釋曰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

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褰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莊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問，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說？
人宋之九
莊子
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亦莊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

實人

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栗

說文云：栗，嘉穀實也。栗之爲言，饒也。○春秋說通：饒曰：栗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栗受五氣而成，可食。
四書考：上論本卷之九。
佐助期云：栗神名，許給姓天慶。○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白帖云：東夷流鬼，粟似秀而小。○尚書歸藏云：剝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杜陽編云：未嘗嘗情，粟蒲倉未嘗嘗，祭絲蒲囊得之，不以道用之。
茶 廩 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升爲區，區十六升，十六升爲釜，四升爲區，區十六升，十六升爲釜，四升爲區，區十六升，十六升爲釜。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廩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

原思

萬年經云
 思定清靜
 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原憲始魯環堵之
室。茨以生蒿。蓬戶甕桑而無楹。以桑木爲柄。上
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

四書考上論

卷之九

四

電報司
原案
孔子
子卒後
恩還
問

糾而表素着緝衣於內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
 猶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
 則踵夾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
 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冬六卿之民各使之相

保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相督察 五比爲閭二十家 使之相受同居
門閭可 四閭爲族一百家 使之相葬族相聚則財 五
相容縛 族爲黨五百家 使之相救有災寇足 五黨爲州五百
家 使之相購有難厄足 五州爲鄉萬二千 使之相
賓賢能相與 賓賓而典之

窠 隣里鄉已前見

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
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牛

明書考

卷之九 雜也

主

何者名
生花新
蒸祭成
王驛牛
武王驛牛

說文云牛赤色曰犛又曰牝黃曰犛白曰犛又曰
犛黑曰犛又曰犛黃白色曰犛黃牛黑屑曰犛黃
牛虎文曰犛白脊牛曰犛又曰犛純色牛曰犛雜
色牛曰犛黑眼曰犛牝牛曰犛牝牛曰犛又曰犛
又曰犛又曰犛又曰犛牝牛曰犛牝牛曰犛牝牛
云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竇成相牛經
云牛較胡壽去角近行駛○祖譚新論曰夫畜生
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託識故馬稱驥驪驥驪牛
譽郭叔丁傑○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駢角

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禹以治水得

人尚白牲用白湯以征伐得天下尚小色

周之尚赤也又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

周駢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也宗

廟之牛角握長不賓客之牛角尺其大取○周禮

牧人掌六牲凡陽祀郊用駢牲陰祀社用騂牲望

祀諸各以其方之色外祭表毀事候用廐可也

山川

四書考論卷之九雜也 六

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

伯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其服用彝其樂奏

夔賓歌函鐘舞大夏其罔用蜃其牲毋用牝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

花示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

父令損御車體寒失軻父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

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

閔子騫
閔子騫
閔子騫
閔子騫
閔子騫

一閔損始見 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

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

出兼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牟外

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旂相隨

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任是以前有

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

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旂相

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

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及居親三年

四書考論卷之九 七

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也弦彈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

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

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勝故肥

費

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魯子居鄆諫鄆

君十事所稱費惠公是也○左傳魯僖公以費賜

季友蓋魯哀季氏取鄆為私邑故去邑為費○襄

公七年季友而城費道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

多山
費縣
宜興
不傳

正主役後者欲善季氏而求端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

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後南氏以

費叛公山弗擾亦為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

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何須樂願伐之遂墮費

費為魯東鄙之邑在鄆東初田之間而界於
邾魯魯之要地也在今兗州府沂州費縣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

路連山百數里水墾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

枕麓綿蒙崖壁相望武領岑阻徑武冠巖絕谷清

圖書考上論太卷之九雜也人

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備保之懼危溪絕

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

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客人行入穴丈餘

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

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跡有能至者矣又有

少許山田引灌之暇尚有出谷有平丘而山傍水

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

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植愚公谷也何其深沉

幽豎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考曹氏曰汶

第
有
山
汶
水

水許氏以為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

濰桑丘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

以為汶在齊南魯北蓋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濰乃

青州之汶也○曹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

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山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

者青州之汶也○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

山有仙臺嶺一自萊蕪源山一自萊蕪寨子村至

太安合曰壑汶與徂徕音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

汶非汶濰汶紫汶汶音汶汶其流同

圖書考上論太卷之九雜也九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尸子曰仲尼之意不

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

不辨宰我侍以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

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

都宰官從阮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

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

及門追思之

牖

自
汶
水
出
山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婦以賓客將候君大夫

徹縣音玄○徹士夫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牖者

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按儀禮官廟

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

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鼎蓋室中北牖南牖墻

牆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

有小間窓名謂之屋屋漏然無非牖之名

簞

四書考上卷卷之九也十

士冠禮曰擯音賓實於簞疏鄭註曲禮曰簞方曰

筭音音與簞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

禮書曰簞筭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筭則筭亦盛

衣矣

瓢

本草云瓢之小者曰瓢瓢取諸薄○詩曰酌之用

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為儉且質已

○韓愈詩舉瓢酌大漿

巷

詩傳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侯我乎巷謂待我於門

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莊子云子貢適衛中

絀而表素新車不察巷

儒

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

人而不能任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

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

邦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

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

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

公曰政聞儒行孔子曰琴數之別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謂之儒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

于貧賤不充餽于富貴不瀾君王不累長上不周

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莫

陸欽道有
明其非武
以爲東用
乳南欽城
野金南解
游龍南武
山嶺益山
氏等河俱
介於砂則
近府爲南
明以明矣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滄臺子羽冢○隋屬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病逸漫記云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界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濟臺滅明

子曰：「不有君子之德，而小人之行，以居之，謂之亂民。亂民，上帝將殛之。」

博物志云。明資千金之壁。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

注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能
名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
周禮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客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射禮讀上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
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
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之反各側孟氏族○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師伐
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一子孫守二子叔孫從公禦諸境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國書考上

卷之九

孟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寔敵車
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富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耻也大不列於
諸侯矣季氏使從于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叔孫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從戰退而免乘孟孫子
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
御寒還爲右季孫曰須也將有子曰能用命焉季

公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
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叔務入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
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右師奔齊人從之陳淮陳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
爲殿抽矢策其馬曰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
乎不狃曰誰不如曰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

國書考上

卷之九

孟

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左師能獲齊之甲首而不與
求所自還而季氏所云齊人不能師宵譟曰齊人
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按郊之戰用才而入三刻而踰者皆季氏也洩
而蒐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之族
子孫其心以爲魯之安亂始於季之專而孟之
技故策焉之言若不欲自同于季而分其利
者惟恐敵自固自恃而負其餘息以受費因敗
爲功豈識者之所樂居
哉不伐之深心如此
左傳張侯曰師之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者，案司馬法：帥篇曰：夫前驅後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鼓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圍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嚴，諱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

門

說文云：門從二戶，形也。門上環飾謂之輔首。又云：楚人名門曰閭闔。○又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比也。二十五家相群比也。閭門堅也。門易也。門常昏閉，故曰閭，即守門諫也。閭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閭闔，里中門也。閭市垣也。閭市外門也。閭里外門也。○李尤云：門之翕張爲宅表會，納善開邪，擊柝防害。○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換也。

策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韋以爲之。後世代之以竹，故或謂之策。蓋策之以筮音馬。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災祝。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灑祝。○小祝掌一祭示將事，候禋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榮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辯。○書考：上論人，卷之九，疏也。七。

信。○左傳：晏子曰：若古舊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祀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一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病，無懷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矣。是猶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倖於鬼神。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瑞祝
於召陵楚地謀伐楚衛大夫子行張子言於靈公曰
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
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奉舊職舊職謂
猶懼不給而煩刑言言又共二微大罪也
其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祿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祝祇蒙鼓祝奉
以從於是乎出境社稷有事故祇於社謂之宜
國書考上論
旅從臣無事焉為之者公曰行也及阜馳音有
於襄弘曰周大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擇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正天下也於周為睦也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大路金路錫同姓諸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
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輒其分族將其醜
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卽就也使六族是
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凶商
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卽曲阜分康叔
以大路少帛精音茂施音茂天呂殷氏七族陶氏施
氏繁氏錡氏樊氏錡氏終葵氏封豷土畧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有圃之土以共王職有職
國書考上論
受朝宿邑蓋近京今取共取於相土之東都
土地之入以供王職都衛所受湯沐取其所
以會王之東蒐入以王東巡狩則以助祭祭山
聘季授土聘季周公為周司陶叔授民周司徒
使按康叔命以康誥誥於殷墟卽朝皆啟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路密須之鼓唐叔音
鞏姑洗懷姓九宗五正命以唐
誥而封於夏墟卽太原啟以夏政以戎索三者
皆叔也康叔成王叔父而有令德故昭之
以不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甚也。周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叔。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也。其使蔡叔之明德如彼，何可使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管、蔡、霍、毛、叔、封、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子與周公異姓，晉武之穆也。唐叔武，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也。王于。四書考上論卷之九。齊也。主。

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周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曰：「侯故稱王命，晉重。」公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侯鄭捷，公齊潘，昭宋王臣，公莒期，茲不也。齊序鄭下，則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其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今篇出。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通。

于角曰：齊豹非宮，喜褚師，圖作亂，逐靈公如死鳥。齊豹入衛，與非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謀故公先與公既入衛，與非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謀故公先與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爲夫人南子復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爾安豬，則定以喻南子。」孟歸我艾，綴也。以喻南子。太子羞之，謂戲陽。曰：「從我而朝，少若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齊也。主。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南子想諸靈公曰：「戌將爲亂矣。」公逐戌奔魯。傳。

爾雅云：「月令乃脩閭扇，注治門戶，用水曰閭，用竹筆曰扇，或謂雙曰閭，閭門也，單曰扇，扇戶也。」○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壽。洪範云：「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考終命。」○說文云：「老。」

考也○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
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莊子曰楚之南有冥
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云廣成子修身
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抱朴子曰人中有老彭猶
水中之有松栢○荀子曰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
七百歲○通典云其極永無窮南山何足擬○嵇
康論美門比壽下喬爭年○唐書白居易安集皆
高年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四書考

齊州府志卷之九

五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嶺
音川東萊音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
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
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瀋南少五
穀而人民寡通勒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
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
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
作水紈綺縠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

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

四書考

齊州府志卷之九

五

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
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
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
小白能相管仲為王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
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
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
國○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
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
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穠苗之間兮又曰城我

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
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
髡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案字記。萊州人志
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
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與珠

魯今爲山東
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
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倂取慮。皆魯
分也。周典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
西書考上篇太卷之九禮記 雷

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
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
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孔子閔王道將廢。適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
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
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
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案齊姬姓。
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
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

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斷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
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
玉大弓。而禪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傳
考公。商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
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爲春秋其
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莊之十四年。西狩獲
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魯爲楚考烈
王所滅。遷其家人。

田書考卷之九 禮記 圭

禮記注疏。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合璧事類云。
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盤池爲樽。杯而飲
之。自是而時。樽器賤。率之器不一。或以玉。或以金。
或以琖。或以錢。鳥獸之形。或倣雲雷之象。觶圓
有別。大小有制。備矣。○演絲露云。觶者。削木爲之。
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
急就奇觶。與衆異。奇觶好觶也。班固兩都賦曰。混
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棲觶而棲金爵。金
爵者。金爲鳳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棲之

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為鳳闕也○玉海

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為鳳闕也○玉海

云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為木觚章蓋古之遺聲也揚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傳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官厥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倭而柄金雀也下為四象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眾同書考上篇卷之九 雜也 三

異陸士衡文選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酒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兩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

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

井

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講法同一旨歟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能登玄雲神棲昆侖○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墨子云二舍共一井○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有天井地井坎井火井○井有雲井○井有東井西井中井○井有金井銀井水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一名方井瀉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初學記云久不涇涇為井泥不停汚曰井涇涇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井有聚井○井有李尤銘曰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就憲若斯何有推傾江適賦云惟大朴之既判今聖人務以表靈演八卦以及用兮運五材以資生鑽丹矚于金石兮引黃泉而杳冥巽下水而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蓄是玄德以為人用不窮之養功○孔氏惟昔師石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公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呂覽云宋丁

氏無非當一人溉汲于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
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于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
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
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
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為昭昭
仲節不為冥冥昭昭行古聞遽伯玉君子也以是知
之公問之果伯玉也此列孔子至衛主遽伯玉家
四書考論卷之九齊也 天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
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
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繡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
夫人自繡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玅然孔子
所見南子必魯之南蒯也當時飾屏以中牟畔召
子欲往子路不悅南蒯以費非召子往子路亦不
悅時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待飲于景公公
曰彼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
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南蒯之不約而同故知其

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見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
大夫宗婦觀川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
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婦小君至大夫視貨以見
大夫宗婦同觀俱見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凡晏嬰傳

四書考論卷之九

齊也

天

四書備考卷之十目錄

述而

老彭

藝

執贊為禮註

三軍

執鞭

駢

聞韶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目錄

衛君

衛輒

肱

易

詩

禮

桓魋

互鄉

昭公

夢

束修

哭

鞭

齋

疾

肉

夷齊讓國

疏食

枕

詩書執禮

書

葉公

釣弋

陳司敗

巫馬期

取吳

歌

誄

吳孟子

禱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目錄

邱終

二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

述而第七

老彭

老彭即彭祖號武夷君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終不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神之事由堯及夏殷歷三代精神不至衰邁窮然無為人集其術為彭祖經又云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彭名鏗字黃帝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

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彭祖娶鄭眉彭祖娶鄭眉

之世則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是為女黃孕而

右脇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封于韓大彭

之墟即彭城也彭城即今徐州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

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唯以養神治生為

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

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緩以

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于錢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謂

老彭在商

牀中士異破服藥百顆不如胸後人集其採

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

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變五十

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

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

禁內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

弗顧以生疾而貽命即此類也

夢

注夢者人精神所歸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

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

德言夢之皆得用人作焉杜子春云解讀為奇偉

之奇其字直當為奇玄謂觸諸如諸戎倚之倚倚

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假人作焉○占夢掌其歲

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

四曰噩夢噩時通五曰喜夢六曰噩夢噩夫論

日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

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左叔夢帝謂已命

有夢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左叔夢帝謂已命

列子曰：「
遇盜，則形
體為事，反
害想夜悲。
思形而過
故神發不
想夢日也。」

燭陰陽俱
則夢生
是夢自吾心而出

周禮大司徒鄭註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
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
九數案彼註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
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
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
轡逐水曲過軍表舞交綯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
國書考上卷人卷之十述而四

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筭要此九章之術是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銳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

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
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
得繩旃以爲門裏繩質以爲轅間容握轡而人擊
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得繩旃是也云舞交鬴
者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云逐會
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便左當人君以射
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驅而射之達于右
鬴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
云六書象形之等皆法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
四書考上論人卷之十述而五

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
下形圖國之類是外形內聲圖圖衡御之類是外
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
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
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
則有要句股之類也

束修

禮記疏童子委贊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
四書考上論人卷之十述而六
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悅禮但莫委其贊於地而
自退辟其贊恐累束修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
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唐六典國
子生初入置東帛一篋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
禮○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篋五疋酒一壺
二斗修一案三脰音健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
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
執籥者以備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
拜皇子還避遂進疏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

詩家言
後漢書
曰前漢
曰後漢
曰東漢
曰西漢
曰南漢
曰北漢
曰東晉
曰西晉
曰南朝
曰北朝
曰隋
曰唐
曰宋
曰元
曰明
曰清

出州縣學生亦然○禮引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
不山說大夫無私交束修○少儀曰其以乘壺酒
束修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日版
日獻○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行境中○稽中散
集云全束修無玷之稱又云不須行小小束修之
意氣○吳曾湯錄曰前輩多以束修爲束脯余按
後漢馬援杜詩廷馬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
之意乃知束修爲束脯者非是○筆乘曰蓋言
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梁簡曰王公束修厲節
四書考上卷之十述而 七
齊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
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
修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
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黨童子所不拒長
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
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修飾此
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飾則是以求爲束帶則非不
若以檢束修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

梁簡文

守劉殷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
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
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之
意
執贊爲禮
曲禮云凡摯贊天子也同天子也嚴拒泰然酒芬香條燭於
擊者惟諸侯主命卿羔羊大夫雁有行列士
雉有文飾庶人之摯匹音水童子委摯而退莫於
爲禮也人野外軍中無摯以綴拾矢可也拾射籍
四書考上卷之十述而 八
矢箭婦人之摯棋音條脯脩也而小脯肉脯也栗
栗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成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
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
若水之下流烟之上昇也夫有執証之者○說林
云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史記云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爲近婦八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三軍

白虎通云三軍有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軍一萬五千人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威國不過千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用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顯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當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屬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王也故春秋書作以訊之及舍中軍以起於禮

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諸氏云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於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廢大夫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鞭

鞭策筆皆引之名說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鞭以朴罪人亦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筴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鞭擊之義立名也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趨職也

齊

禮記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禮祭

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齋者也是敬君子非有大事也○祭之非有敬也○祭之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物有防日嗜欲無止也○嗜欲無止則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此言此言耳不聽樂則散故記曰齋者不樂巨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不苟動是故君子之齋也○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則不爲物所動○考之十卷五
土
所故散齋七日○定之於致齋三日以齊之○其內定之之謂齋齋者精勞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唐虞禘祫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其闕之辭彼此成列僅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司馬

法曰凡戰敬則慊○老子曰兵者下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憐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武經云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若旂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令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令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令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令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令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令之百萬之衆故能戾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孫子十三篇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於不敗之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

四書考

卷之十

士

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錐不亦晚乎○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爲癰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臟結癰癰字其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痛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

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公孫龍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燭。音不燭。易飲。食不餽。音不餽。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聞韶

儀禮解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歸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
作孔子至彼而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

四書考

今

下

西

漢書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詔樂
 奔焉致陳懿公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冠而致仲
 弑者天子賜路侯樂安知非周王昭樂奔齊
 魯亦有部制孔子不聞于齊者是時
 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偶聞之也

肉

說文云肴雉肉也臠漬肉也膾宗廟熟肉也○穀
梁傳曰服者組實祭肉也生曰脰熟曰膾○釋名
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胾曰臠音士大胾○曲禮注曰
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臠

衛君

左傳宋朝通于靈公夫人南子太子蒯聵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猪孟歸吾艾豮求子豮

見我我願乃殺之速諾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

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後靈公遊于郊

子南公子僕公曰余與子將立矣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鄆不足曰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旅揖士多在下君命祖辱夏衛靈公卒

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于他

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擊胸臆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

尼仲尼不對反脅知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

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服冕乘軒

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

下孔氏之外圃皆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直

惛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老樂寧聞亂

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懼竟立

蒯聵是為蒯聵是為莊公公二年晉趙鞅納衛世

子罪也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蒙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

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侯與魯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在戚而齊侯使衛侯以爲之也○十七年晉伐

衛衛人出莊公晉立公於般師之孫十二月齊伐

衛衛人請平公公子起之子執般師以歸○十八

年衛逐起輒自齊復歸○當蒯聵之亂子羔謂子

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之矣食人之食者事

兵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達也。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達之？且以郕之賢而避也。般師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主而誰？曠不得為靈公子也。卽不得為衛君父也。衛君與其為亡人子也，寧為靈公孫也。由將殉之。孔子曰：亂在衛君，二於倫野哉。由也，一于義。其後孔子聞衛變，乃歎曰：由也死矣，柴其來乎。

夷齊讓國

淳于兒問于孟子曰：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當是時也，有一成之旅，商或不卽周乎？曰：然。伯夷叔齊得一人而若孤竹，以其為紂五十國，則足以抗周，使其為周八百國，則足以沮周。曰：然則夷齊不當逃孤竹乎？曰：似也。曰：夷齊何如人也？曰：北海之清士也。曰：尊父命而逃，不謂孝乎？曰：未知也。曰：叩馬而諫，不謂忠乎？曰：未知也。伯夷叔齊能為北海之清士也，卽不能為有商之忠臣也，不能為有商之忠臣也，卽不能為孤竹之孝子也。曰：奈何其頑于周也？曰：子商為清，其於周安得不為頑乎？

衛輒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郕，郕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輒立之十二年。蒯聵謀輒于其姊孔伯姬，孔伯姬遂如孔氏，劫孔懼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為莊公。史記：蒯公殺立晉趙鞅召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攻蒯公，莊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而問曰：此何地也？從之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兵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靈公石圃逐之，起奔齊，輒自外復歸，逐石圃而復石圃與太叔遺。晉蒯聵所逐，八年，輒為靈公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鞍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兄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

聞之與司寇亥其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
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
之車于池懿子公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
封彌子即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
女納于嬖以為夫人其弟則大叔疾之從孫期女
出公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久又使嬖殺盟率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公孫彌牟公之要司徒期因三匠與率彌
以作亂皆執刑兵無言執斤使率彌入公宮而自
即書考上卷之十述而 尤
太子疾之宮太子疾鄭二子士請禦
之鄭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
不見先君何法所殺然令早去君何所不
逞欲出公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以公嘗出奔
年復歸安知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問也
日不復反國乃出將適蒲 彌曰晉無
休而後易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信不可將適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冷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鈞越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公二十
五年
疏食
禮書鄭氏曰疏粥米也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八侍
御七九章算術衆率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七鑿
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者
窮於御也
肱
周易云豐其沛折其右肱○孔叢子曰三折肱為
良醫
即書考上卷之十述而 手
枕
蔡邕警枕銘曰龍蟠蟄潛德保靈嗣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閒傾○晉蘇彥楠榴枕銘
曰順神靖氣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樂心
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異苑藤放
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放微覺有聲不怖
也其所枕蓋六安枕○說文云枕臥為所薦首者
也張法漢云御于書枕式于暴伐作 ○神僊傳
泰山父名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數尺帝

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
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易

初學記云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

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八十四卦黃帝堯舜禹

而仲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則炎帝曰連山殷人因

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

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

彖象繫詞又言序卦之二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

更三聖代歷三古○左傳孔疏易文推演爻卦象

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

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

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

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

故二者俱爲象也○韋廉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

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道也篇易者其德也光

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

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

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

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

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

易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說

原易之象象二字假借以名之也蓋象爲大豕行

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

六牙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又曰易始於太極

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

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

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

象定矣○又曰三陰三陽之正也易卦六十四

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

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春秋說題辭云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

下經叶曆文言立符象出則節象言變化繫設類

迹

詩書執禮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

教也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為五十八篇○書大傳云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土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禮

初學記禮者案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

禮事考

上論

卷之十

五

繼文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著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園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於葉稱葉公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如平王使費無忌婦婦好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本自娶秦女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既寵于太子奢亦寵于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無忌又日夜譖建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無忌亦不能望于王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伍奢曰太子無忌又日夜譖建王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四書考

上論

卷之十

五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公召之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合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周率義之謂勇也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之謂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白公名白公諸伐鄭以報父讎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與其党石乞謀作亂殺子

解以夢計
獨者其公
守高是也

樂公好漁
屋宇雖文
非非就主
下之公禮
布走

西子期之而劫惠王其言見石乞曰焚庫弑王
不然不亦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
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蔡邕邈州未
方城之外皆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
幸者其求無廢偏重必離石乞惡以同微幸所求
偏重則離敗欲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
須其楚而討之後聞白公欲以子期爲王
其殺矣如其可討子期平王
子期問不可遂劫以兵子期曰王係若安靖楚國
四書考止卷之十 主
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遂殺之而以
王如高府公以惠王往之石乞尹門爲高府 則公
陽穴官負王則公陽楚大夫 以如昭夫人之
宮昭夫人也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肖謂何不肖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
來其若見君而足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民知不死其亦夫

荀子云
公子高微
小短瘠行
若將不勝
其然則曰
公之亂也
子高入據
楚孫白公
定是固知
反于耳

左傳曰
太叔庚出
奔于外
則楚公
孫白公
孫白公
孫白公
孫白公

乃免胄而進見葉公 遇箴尹固箴尹固 帥其屬將
與白公助白公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固矣子西
子期也定公四年子期也 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
之微也白公之微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 曰不言
將烹乞曰此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害乃烹石乞公十六年
四書考止卷之十 主
桓雅宋司馬向也向應恃寵害於景公公使母
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應先謀公請以牽
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養七邑而請享公
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
應也今將以余請即救司馬子仲皇野曰有臣不
順神之所惡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 不
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
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逆曰述人述

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雖未來，得左
師吾與之盟。若何？君憚告子野曰：昔以焉，君欲速
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君不能起。司
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對曰：雖之不共，宋之禍也。故不唯命是聽。司馬請
瑞焉。請以命其徒攻桓。雖其父兄故臣曰：不可。
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與聞而告桓。司
馬司馬欲入子車，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
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雖送入于曹，以叛使左
四書考止論卷之十述而 美
師與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
雖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
舍之。民遂叛，雖棄衛，果奔齊。景公使人止果曰：寡
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何氏記曰：臣之罪大，盡
滅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患也。若臣
則不可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逃。亮雖出于
衛地，公文氏欲入攻之，求夏后之璫焉。與之他玉
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
人惡之，而反。孔子適齊，與弟子習禮大

子曰：可以遠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
堯次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梓雲，樂余身於蓬盧。尋
渭濱之遠迹，且遊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
金鈎願鉅，甘餌垂芬。衆鯢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
擒，而鈎被執。長繳嶺銳，輕竿翕翕。雲往騰馳，光飛
電入。昭靈未及，驚策器以獲其數十。○列子詹何
曰：聞先大夫之言，謂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
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
四書考止論卷之十述而 手
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呂氏春秋曰：善
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且善弋者下鳥乎百
仞之上。弓良也。○淮南子曰：夫臨江而釣，瞞日而
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
媚嫗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并易疏之
弓，學基衛之箭，重之羿蓬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
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衡傳
蒲且以飛矰逞巧，唐何以沈鈎致精。注：周禮曰：矰
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月十日
名使人
與若使人
通

陽鳥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
爲禁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雖類是求宿必表
仁亦良弓用哉無欺其處聞必濟其不及豈憚殺
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曠皎月纔允
飲翮爭萃來果有群同在籠之無見雖驚茲而不
聞豈不知剪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
之紛紛蓋以忘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
奚恃太平之君四鎡既藏六鈞遂烈起物則咸若
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弋五犯之仁爲小蒲且
四書考上論太來之十述而三

互鄉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
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
存鹿縣屬○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

之地○博物錄會云常考兗州之域東盤瓊瑯西
控鉅野北走厭固南馳互鄉

陳司敗

左氏傳注陳楚各司寇爲司敗官刑之

昭公

昭公名裒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
野立三月而卒立裒爲君年十九猶有童心無度
叔孫豹叔即不欲立曰太子外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年釣擇賢義則則古之道也今裒非嫡
四書考上論太來之十述而三

爾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痛容走爲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其後三十五

氏季武子如意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表三

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於會

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齊盟諸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

千名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免其罪使請

帶焉弗與梁其踵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其身何愛於貨。不以免禍。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帶其禍矣。言帶禍盡故裂帛示不相逆。趙孟子卽文聞之曰臨

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主三者。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

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疆因莒亂

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宣子也且告爲政而

上論
卷之十 述而
三

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太史氏。見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

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辭曰：寡君使

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

奏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至晉將就館舍辭曰寡君命下

求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誨。叔向

大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

四年正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

卷之五

葛亂著丘公附立

之五年正月舍中軍畢

叔孫爲軍名在毀中軍於

親其議。勅施氏減氏二
夫毀置之。又取其令名。

有其一。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三家各

叔孫氏臣其子弟

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

二子各一，皆盡征。

公而已。公如晉。卽位而往見。

而 雷

去有贈賄晉侯謂女叔

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家不能取也。有子家孺。

國之盟。奸犯元年陵虐。

不知其私。不自知。

食下二思莫在公不圖

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恤

...

其禮之木末。將於此乎。在恤民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防茲莒
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名曰不可。
人朝而執之。誘也。計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是
欺之。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聞
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也。計受不設備。叔子敗諸紛泉。莒未陳。
也。異故也。六年夏季孫宿。即武如晉拜莒田也。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五
年受年。夫晉侯享之。有加邊。豆之數。武子退。使
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既
得。既不過三獻。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
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以加驪。對曰。寡君
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既。固請微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
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
酒食流洛也。大宰遺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遺啓
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夢見襄公。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
祖。君其不行。今襄公實為昭公祖。子服惠伯曰。行
必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
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
僖子即仲孫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
享公於新臺。章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好以大
屈。安好之。而屈。以大屈之弓。武既而悔之。遺啓疆
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拜賀。公曰。何賀。對曰。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楚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五
不知遠與何人。乃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
賀乎。言齊晉楚。而後守此寶。公懼乃反之。九
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
華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牟。魯
之師也。乘皆三家。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急如。欲其速
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
成。其以勦民也。無聞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
公二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十年秋七月。季平子
伐莒。取郕。音良。獻俘始用人於毫社。以人祭。臧武

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實
無義則公所飲享者義也將誰福哉十一年夏
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大蒐於比蒲非禮
也君有母喪國不傳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禚修
好禮也有母喪國不傳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禚修
蔡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送者歸以語史趙晉大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侍者曰何故曰
歸姓也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
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謂蒐也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十三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為君國之政而不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
平乎殆其失國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
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
喪氛也殺氛也見于宗其在涖事乎二
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公羊傳曰萬者何
羽舞也此籥入益去樂卒事禮也冬公如晉平丘
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
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

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
有以國其能久乎能用也言昭公若無川則之尤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伐鼓於社社者群陰之聚
諸侯用幣於社社者群陰之聚伐鼓於朝社者群陰之聚
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
也正月謂建巳正月陽曆之月於周為六月于夏為四
月四月謂建巳正月陽曆之月於周為六月于夏為四
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分而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十三
至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三月相侵於是乎
百官降物百官君不舉移時移時日食時樂奏鼓
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集安也
不安其營奏鼓齊夫馳入走魯夫上幣之官
月是謂孟夏此六月也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
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鄰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
從而問官仲尼聞之見鄰子而學之二十一年秋
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

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也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勝陰陽是陽不爲於是叔輒之子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父河鼓叛晉晉克鼓年至是鼓又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秦邾人城翼邾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不參伐道也斷之而也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絕之欲以陷邾師邾師遂敗四書考上論卷之十美邾師邾人想於晉晉人來討以孫姑音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而叔孫使梁其蹏侍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勝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婚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也二十五年鸛鵒來巢周官鸛鵒不鳴於室未嘗有宋世濟亂系師已曰異哉文王之世童謡有之曰鸛

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鸛鵒來巢則公出辱之鸛鵒之羽羽飛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在邾郈斥丘微寨與橋微寨也鸛鵒踈踈公在乾侯縣界內邑微寨與橋言平子每歲踈踈從者之衣展鸛鵒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樹父喪勞宋父以驕昭公父昭公也外故喪勞昭公生也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即公若思展李氏孫而申夜及季妣公鳥與饗人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檀通而懼三人乃使其妾示秦適之妻魯大夫其曰公若欲使余欲使非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非禮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邾昭伯之雞鬪昭伯名惡魯公之使稱邾氏季氏介其雞沙播之邾氏爲之金距以金平子怒而侵邾氏故邾昭伯亦怨平子莊伯之從弟昭伯或孫賜

也與昭伯賜為譏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伯四

季氏人平子怒拘臧氏老老臧氏家將帝於襄公

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六人今健二人其眾萬

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果貴皆公果公貴使

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擊僚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執之言執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公不怒又使言果貴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

回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和公果自言

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名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退之九月

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

之請遂沂上弗許請因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之待為徒

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昭子之

臣譏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執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

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

之時公使昭伯往迎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於齊

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社二十五家為社千子家

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

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

六年春齊伐魯取郛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納公

命無受齊賂魯大夫申豐汝貫二人皆季以幣帛

回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二兩二丈為一兩二端為一縛一如瑱瑱瑱也

容便如充適齊師謂子猶之臣高高子猶也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致粟五千庚高高子猶也以錦示子猶子

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哉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叔孫昭

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前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之景公從

之二十七年春至是齊居於郛冬齊景公請饗之

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其

天子已食
禮可也
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
比公於大夫也
禮
使人反
國
不為古
之賢者
平
於乾侯
故適晉
平公
子家子曰
有求於人而即其安
人執矜之
其造於境
弗聽
使請逆於晉
晉人曰
天
禍魯國
君淹恤在外
淹恤憂恤
君亦不使一介辱
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
齊
其亦使逆君
齊逆之
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
居於郭
以乾侯至
齊侯使高張來唁
音考
公
不見受
稱主君
大夫稱主君
此
子家子曰
齊卑
國書考上論
卷之十
述而
聖

君矣君祇願焉公如乾侯
馬所見收
平子
穀賈
音古
也
馬且從者之衣履而歸之於乾侯
公懷
歸馬者賣之
賈
其乃不歸馬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
啓服
名馬
塹而死
公將為之楨
子家子曰
從者病矣
請以食之
乃以幃褰之
禮曰
幃不
公賜公衍
公
子
羔裘使獻龍輔
名
於齊侯
遂入羔裘
齊侯喜
與
之賜穀
公衍公為之生也
其母借出
其初生時
之產
公衍先生
公為之母曰
相與借出
請相與借
告
晉公衍母使
三日
公為生
其母先以告公為為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
以陽穀為魯
日
務人
公
為此禍也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
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三十一年
晉欲納昭公
召季平子
平子布衣跣行
因六卿謝罪
夏四月
季
孫從智伯
音荀
如乾侯
子家子曰
君與之歸一
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公曰
諾眾曰
在一言矣
君必
逐之
言晉既憂君
若一
荀躒以晉侯之命
唁公
且曰
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
如意如不敢逃死
君其入也
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
施及亡人
將使
國書考上論
卷之十
述而
聖
歸冀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
冀
音也
夫
所能見夫人者
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
寡君其
罪之恐
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
臣請復於魯
君退而謂季孫曰
君怒未怠
子姑歸
祭
音也
子家子曰
君以一乘入于魯師
季孫
必與君歸
音季孫必與君歸
公欲從之
眾從者
脅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十二月
公薨于乾侯
魯人
共立昭公弟宋為君
是為定公
全篇出左傳

五子將近
行於從者
皆持蓋已
而果前坐
馬前口
出而天
子金持而
以知之孔
子曰吾
月宿母時
下云十月
經下母傳
焉沈失以
孔知之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游于韞丘之下

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賜于韞丘之上

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

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

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

爲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恥

使汝以是願也期字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

吳其死曰孟子卒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

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

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

釋說夫人
之不中
人自
公始也

泣而女于吳若昭公亦是藉其不得已之勢

然也况不曰孟姬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自知其

非矣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于吳

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哀

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不赴告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

反哭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同姓故不其爲夫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孔子與弟適季氏季氏不親音問放經而拜

孔子以小君禮待季孫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

主人未成服則予者不經焉禮也

馮厚齋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

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慶源輔氏曰婦人

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

茅是也

按齊則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取于宋桓公以

下取于齊故若文姜若威風若敬廡若定知皆

異姓也而昭公以姬吳故稱姬於內主之賜不

稱亂倫無禮甚矣噫鄭由叔姬則內辭婦亡也

忽焉可
不美歟

歌

尚書曰詩大志歌永言言長也○祭世月今章

句曰歌者樂之聲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

為歌○爾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

之嘏音也○樂記云子貢見師乙名師乙名而問焉

無章句曰謠○樂記云子貢見師乙名師乙名而問焉

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

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

圖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樂

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

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剛方

故性之柔靜者宜歌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音之

剛決者宜歌之夫歌者宜已而陳德也勤已而天

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

如抗下如降音歌聲之節者如抗如折止如塞

如貴珠故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也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梁元帝集

要曰齊歌曰謠吳歌曰歎楚歌曰謌漢歌曰哇○

有清歌高聲緩歌長歌浩歌雅歌謌歌怨歌勞歌

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

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綽駒

瓠梁魯人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

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辨淥水陽阿採

菱下里巴人八關唐歌南風卿雲晨露○列子曰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樂

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七略善歌

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襄陽記昔有善歌者

含商吐角之音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為祓會禱之祭曰禱告事求福

曰禱道上之祭為禱潔意以享為禱以類祭神為

禱祭司命為禱祭先為禱月祭為禱

禱雨為禱禱晴為禱

禱

不古作記
其書以
求其也

周制大夫以上有謚士則有諱禮檀弓魯莊公及
宋戰縣賁公父死之公諱之士之有諱自此始魯
子問曰賁不諱賁幼不諱長唯天子稱天以諱之
諸侯相諱非禮也諱云諱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
生實行爲諱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
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爲諱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終

正而

冕

四書備考卷之一

一曰

國朝

泰伯

泰伯

手足

小旻篇

六尺之孤

周公之才之美

舜

堯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一

文母

唐

荆梁雍豫徐楊青兗冀

飲食

蔽

宮

溝洫

子罕

達巷黨人

執衛

朝四暮三之術

師夢

禹

人

邑姜

一

衣

衣服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麻冕	純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	註
拜	乃升成拜	註	
畏匡	太宰		
琴牢	鳳鳥		
河圖	齊衰	五服	
道路	美玉		
九夷	雅頌		
不爲涓困	晝夜		
圖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即錄
緼袍	不伐不求	二	句
歲	塞		
唐棣			

純

并

畏匡

琴牢

河圖

道路

九夷

不爲涸困

圖書考 上論
卷十

緼袍

歲

唐棣

九生欲以
 一國之祿
 而以飼其
 我其猶之
 吾聞五人
 也不若一
 世而萬世
 以之君不
 資一代而
 萬代以之
 貴乎一國
 而賤乎萬
 代爲

秦伯第八

吳泰伯吳子爵遜位少弟季歷居勾吳爲泰伯羊

商求其後得周章時已居吳因以封之始周章至

天差二十一君凡六百五十年越王勾踐滅之○

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

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

四書考 上論 笨 泰伯

與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

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

南夷之正義國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
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心荆蠻者

楚滅吳越之地爲荆吳秦滅楚其地加秦秦勝楚故通

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辛

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居梅里國民君事之。

自號爲勾吳吳言姁者大伯前王有吳號古

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太伯辭不受。故云。

三以天下讓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吳仲雍

曾子有疾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元弔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

圖書考

上
人
中

卷十一

1

乎趙也
以為知
矣而易
一節猶
尹後使
終于大
之責猶
未正也
金
歸之罪
加

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韓詩外傳：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人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寧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情，孝衰于妻子。

手足

兩手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竄陰。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挂天力士。孔子手握天文。足履度字。真誥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魯悼公之喪哀公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

四書考

上
三

卷十一

三

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敬子閑於禮者聞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詳。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小旻篇
小雅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遘回邪遘辟也何日斯沮
 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丷音節病也
 ○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
 日而止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
 其謀猶亦○滄二音汲洽滄訛訛滄滄相和訛訛相詆也亦
 甚病也
 孔之妄謀之甚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於胡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亦何能有所從乎○我龜既厭不告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義○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遁謀是用不得於道○告其所謂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次之者猶不行不遁而坐謀所適之者大猶是經維○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遷也於成法不以是爲道爲常其所爲而爭者皆法末之言如將築室而與行道國雖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四書考上論卷十一 泰伯 四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簋豆盛菹醢○事

物紀原曰遵以竹爲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爲之以薦醢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氏也○禮器圖云遵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四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太宰遵人人賓二一人掌肆遵之實○遵朝事之饋其實燂黃白粢形醢醢鮑魚醢○王爲薦於薦爲大爵也○遵以魚干鮑室中與乾之也鮑乾之也鮑音逼大乾肉饋食之遵其實棗栗栗桃乾○孫榛實之遵乾篠乾梅也榛似栗而小者加遵○四書考上論卷十一 泰伯 五

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王膳尸后於是薦加遵爲人遵也○蓋遵之實糗餌粉養既醢尸后于是薦○米也粉豆房也合凡祭祀共其遵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遵羞遵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房中房遵事之醢人○一人女醢二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昌本康藟菁○菹鹿藿芽菹康藟醢肉汁醢肉醬有骨爲醬無骨爲菹○菹音豆也非是於也康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苴○苴音豆也苴音豆也鹿醢醢豚拍魚醢○醢折牛百葉也

蛤也。紙蟻子也。麤音排。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
醢醢。落音菹。雁醢。筍菹。魚醢。深蒲。蒲始生者。差豆
之實。醢食。糝食。醢以肉與米合為餅而煎之也。參凡
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禮亦如之。禮郊特
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鼎皆奇數。自
六豆至十六豆。皆偶數。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豆
之實。陰不敢用。衰味。人所貴多品。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也。

六尺之孤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六尺謂年十五也。
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
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
乃十歲也。

朝四暮三之術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群。
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一云。橡
子也。橡音象。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
也。

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
也。

周公之才之

說苑周公攝政。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賢所師。見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退者十人。官初者萬人。
當此之時。誠使別。而暗而且悛。則天下賢上至者
寡矣。苟有至者。雖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
能存君矣。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
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
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詩國
風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也。碩膚亦
鳥几几。安重也。狼蹇其尾。載蹇其胡。公孫碩大
膚也。德音不遐。謗而不失。常慶也。

師學

師學。魯太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學。
舜黃帝八代孫也。舜堯之禪。以土德王。呂梁理

能言能辨
信馳道而
行之

舜祖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
生替叟替叟生舜號有虞姓姚氏因重瞳子名曰
重華世歷帝舜虞慕之後替叟之子繼堯即位
都蒲坂帝在位廣開視聽立誦謗之木常彈五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以樂教
天下舉夔以爲樂正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正六律
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尸子舜南面而
治天下天下太平照于玉燭息于承風食于膏火

地異記云
會稽山在
秦分也

舜祖

由書考
卷十一
秦伯
入

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蟻
蟄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云也
韓詩外傳昔者舜饒益無脰而下不以餘獲罪飯
乎土簋啜乎上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蠶領
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
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
物常壯也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曰
其政好生而惡殺大戴禮寬裕溫良敦敏知時
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明通智爲天

一尉以爲氏
今河東太
陽西山上
虞城是也

下主李固傳晉堯紐之後舜仰繼三年生則見
堯于堦食則觀堯于羹舜師紀后拜蒲衣親善
卷學于務成輶藝文志務成輶之故舜曰避天
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
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堯子卷妻者舜也
羊肉不羣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

禹夏后氏
而生禹後
而禹後

伯禹夏后氏姬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
四書考上
卷十一
秦伯
九

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己孕歲有二
月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樊非道之
石組鄉帝王紀云修己見流星貫鼎夢接長于西
羌爲西夷之人出世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
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
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
勞身焦思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桓
遺不矜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拯者五耦而武過
十室之邑則下以求永德之士出通鑑乃按黃帝

狀如不
御夜明之
味其光如
細又有
大行以
前馬計
上里還
將馬以
漸明
東人
爲人
看
見一
身人
回
即
卦
丁金板

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神號曰宛委其岩之巔有
書金簡青玉爲字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
白馬以祭齊於黃帝岩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
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
載以行禹自來中水行乘船泥行乘輿始於霍山廻
東嶽泰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南嶽衡山在
湖南巡行四瀆漢是也與諸藥其謀所過名山大
澤名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
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
圖書考 上論 卷十一 泰伯 十
曰山海經云泰嶽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今名
陽娶塗山氏之女曰嫫音嬌禹治水見塗山之女
山令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歌歷辛壬癸甲復行
曰使人勞猗實始作爲南音禹濟江南省水理
治水四日即行治至十月女橋生子啓呱呱而泣
禹惟荒度土功弗顧也禹編禹濟江南省水理
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
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于何憂於龍
焉視龍猶蟻也音蟻禹顏色不變
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前經南到蒼梧見縛人下

車拊而泣之蓋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
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
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
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
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在金城南踰赤
岨非過寒谷音寒而寒不生五穀音穀赤
崑崙察六危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閭音闕沙州西
八十里一日臨西其沙央弱水於北漢音漢沙州西
隨風流行故口流沙央弱水於北漢沙州西
禹貢註西海之山有水焉故漢力不能負青泉
赤投之則委靡登及底而止故曰弱水
圖書考 上論 卷十一 泰伯 十
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于碣石海畔疏九河
於潘淵開五泉於東北繫龍門山名在河關伊闕
山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音賦聲教
四訖音訖其具其尚書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
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即十及舜受堯
禪薦人禹改官司徒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
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音均
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
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位都安邑屬平陽府以上德王

常王世
去長年
涉勤不
徑人之
而愛日
寸除手
肝厥於
傳焉疾
精足不
播至今

四書考

卷十一

三

同車
五虎在位
口占載陸
城角子比
怪伏義鳳
鳳果阿照
緊送出寬
修朱紳牛
知悉未滅
運甘霖
液酸泉出
山修墳
洛榮光出
河休氣四
寒。

四書考 上

論
卷十一
奏

+

則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月小則一葉瘳而不落〔通紀〕堯觀華封緤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多事壽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者長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閑便辱之有〔通紀〕堯問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許方山曰堯是當資之難獲也而德者足

西書考 上論 卷十一 華伯 一而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鵲巢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堯〕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堯〕更記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能明馴德〔符子〕許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而雙闕之下君之榮顯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生于棟余立橋屏之內霏然而生于廊雖而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地郭無異乎廻轡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西書考〕上論 卷十一 華伯 主

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山濬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堯〕堯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賁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生民

案

文母 邑姜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母之母文王妃太妣也
 雖詩曰亦右文母○邑姜王后太公女也生太
 子誦○列女傳曰太妣者王之母焉後有嬖妃
 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也子誦造舟為梁及
 入太妣思嬖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
 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
 內太妣生有十男焉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
 幽考考上論今案十一
 公旦次則管叔紂次則武庚次則曹叔振鐸次
 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肅季載
 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
 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唐

唐國各堯始受封於陶後改置於唐由唐虞升為
 天子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
 詩為唐國徐才宗國榆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
 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

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
 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以為諸侯後
 升帝位遂以為號括地志云虞虞城在陝州河非
 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
 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
 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
 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
 姚書考上論今案十一

七

姚縣西北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晉書舊記云舜
 上虞人夫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
 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
 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經援神契云舜生于
 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荆梁雍豫徐揚青兗冀分天下誌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河南曰豫州
 自南河河西曰雍州自西河漢南曰荊州自漢南
 至漢江南曰揚州自江南濟河間曰兗州自兗州東
 至海

東曰徐州自濟東燕曰幽州日易水齊曰營州自
東至海此各限制○侯幽州勿軒熊氏曰雍全陝
西諸路后櫻公劉居幽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
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
都朝歌衛地則兗冀河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
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飲食

禮記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衣服

圖書考上卷十一 卷十一 大

禮記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圖書考上卷十一 卷十一 大
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
國總綃繡其白如雪羅統緒綃未聞衣布服葛也

○世本云謂曹衣朱衷注曰黃帝臣也○釋名

云衣者依也人所依之衣寒暑也○白帛通曰表

者隱也裳者郭也所以隱形自郭蔽也

蔽一作被一作縹一作縹又各異

白虎通云縹者何謂也縹者蔽也行以蔽前縹
縹者小吉車用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縹諸

侯赤縹大夫縹

侯赤縹大夫縹縹其色皆赤縹以韋為之者
反古不忘本也昔先王以深淺為縹縹以韋為之者
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

人也○書稱舜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宗煥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其文也六者繪也大取其明也粉米取其潔也黼取其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冕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三禮圖云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玄表。又曰漢叔孫通制禮多倣周法。冕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員後方。用白玉珠各十二旒。三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纁示不

聽謏也。又隋書六等之冕皆有黼黻黃綿爲之。其大如橘。衣冕一品服。鷩冕二品服。毳冕三品服。希冕四品服。玄冕五品服。平冕郊廟武舞卽服。郊特牲云。鷩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雖采絳繩之貫也。藻雖采絳繩之貫也。王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玉藻。古今注半亨藻遂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問冕旒稱繁露者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多。故曰繁露。○又云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曲書考上論卷十一秦伯主

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類然切之制遂作冠冕製
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
約玄

宮

世本云堯使禹作宮○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
宮○疏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
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為至
尊所居之稱○周禮云王門宮阿也之制五雉隅
之制七雉○郭璞曰宮謂園繞之記曰君為廡宮
四書考上篇入卷十一 泰伯 圭
之是也○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為常號下
乃避之也○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河圖
曰璿光貫月感女嫗于幽房之宮生黑帝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曲禮云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厥庫為次居室為後○毛詩
云斯千宜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董子
曰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露寢四
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

多陰故室適形而止○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管子曰堯有衡室之間者下聽
于民也○三輔黃圖云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事類類奇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也

溝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又云稻人以澮蓄人以防
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瀉水○
周禮考工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九溝逆地助勸謂之不行之地必順地勢
逆地勢則水屬不理孫同謂之不行水之順地
行精溝三十里而倍廣之遠則其末之廣必倍于
其始凡行數水皆折以參五○若欲行之必委蛇
其去有漸可以漸洳也○欲為溝則句於矩深
折之其句曲如矩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激之
水必激激○備考云早則引溝水達于遂以灌田
潦則引遂水入于溝以潤田皆賴畝以為障矣○

運千口人
之油子
千夫之
連于焉
之川是也

溝者深四尺廣四尺所以受遠水在一井之外八
家之田及公田皆得注水焉旱則一井一田皆汲
此水八遂以溉田潦則一井之田皆洩水于遂遂
皆洩水于此者也○溝水洩于洫洫水洩于澮澮
水入于川此又一說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

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索也云無異于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國策甘露曰項索生七
四書考上論卷十一

歲為孔子師○新序云秦宣秦七歲為聖人師○
圖經云索魯人十歲而長時人尸而視之號小鬼

神

執御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
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
至于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
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
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

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顏淵
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
俄而殿之以東野畢馬敗問定公將席而起曰輒
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
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
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
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
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象之
國書考上論

不已所以知佚也○子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
父之始從學御也親禮其畢秦豆三年不告造父
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
冶之子必先為其良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
可持六馬可御是乃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
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失
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嘆曰子何其敏
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襄汝之行陽之
于足應之于心唯于一也齊朝乎轡銜之際而

言人有五
御之法一
曰鳴和
三日還
若夫四
日還
日還

經 165—90

冠者之制也
一縫口也
而又不於縫
之中縫也
其衣者以
冕道之經
手不存

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術。應之于響。得之于響。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窮。心閑體正。六書不亂。而二十四端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子罕 三

麻冕

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群書備考曰。大裘之冠。以祀昊天。衮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群小祀。又云。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

由子元
人法典
化水服
今各因
萬未可先
而始未
之始未
之始未
之始未
之始未

之服。自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夏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母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夏歷之祭。用弁。未嘗以弁亞于冕。周制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

施

案儀禮疏。古緇紵。即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

緇以才爲聲。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子罕 三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麻冕註。

朱子曰。八十緩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之二。緩于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緩。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緩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

予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八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其質粗又非以甚細者升八寸縷豈計疏相傳之誤耶

拜

周禮之官大祝辨九擗按古者字拜同拜一曰稽首至地也二曰頓首叩地也三曰空首拜而頭不四曰振動振動之五曰吉擗吉事則拜而六曰凶擗凶事則拜而七曰奇擗奇音機八曰褒擗褒音九曰肅擗肅音十曰褒擗褒音十一曰肅擗肅音十二曰褒擗褒音十三曰肅擗肅音十四曰褒擗褒音十五曰肅擗肅音十六曰褒擗褒音十七曰肅擗肅音十八曰褒擗褒音十九曰肅擗肅音二十曰褒擗褒音二十一曰肅擗肅音二十二曰褒擗褒音二十三曰肅擗肅音二十四曰褒擗褒音二十五曰肅擗肅音二十六曰褒擗褒音二十七曰肅擗肅音二十八曰褒擗褒音二十九曰肅擗肅音三十曰褒擗褒音三十一曰肅擗肅音三十二曰褒擗褒音三十三曰肅擗肅音三十四曰褒擗褒音三十五曰肅擗肅音三十六曰褒擗褒音三十七曰肅擗肅音三十八曰褒擗褒音三十九曰肅擗肅音四十曰褒擗褒音四十一曰肅擗肅音四十二曰褒擗褒音四十三曰肅擗肅音四十四曰褒擗褒音四十五曰肅擗肅音四十六曰褒擗褒音四十七曰肅擗肅音四十八曰褒擗褒音四十九曰肅擗肅音五十曰褒擗褒音五十一曰肅擗肅音五十二曰褒擗褒音五十三曰肅擗肅音五十四曰褒擗褒音五十五曰肅擗肅音五十六曰褒擗褒音五十七曰肅擗肅音五十八曰褒擗褒音五十九曰肅擗肅音六十曰褒擗褒音六十一曰肅擗肅音六十二曰褒擗褒音六十三曰肅擗肅音六十四曰褒擗褒音六十五曰肅擗肅音六十六曰褒擗褒音六十七曰肅擗肅音六十八曰褒擗褒音六十九曰肅擗肅音七十曰褒擗褒音七十一曰肅擗肅音七十二曰褒擗褒音七十三曰肅擗肅音七十四曰褒擗褒音七十五曰肅擗肅音七十六曰褒擗褒音七十七曰肅擗肅音七十八曰褒擗褒音七十九曰肅擗肅音八十曰褒擗褒音八十一曰肅擗肅音八十二曰褒擗褒音八十三曰肅擗肅音八十四曰褒擗褒音八十五曰肅擗肅音八十六曰褒擗褒音八十七曰肅擗肅音八十八曰褒擗褒音八十九曰肅擗肅音九十曰褒擗褒音九十一曰肅擗肅音九十二曰褒擗褒音九十三曰肅擗肅音九十四曰褒擗褒音九十五曰肅擗肅音九十六曰褒擗褒音九十七曰肅擗肅音九十八曰褒擗褒音九十九曰肅擗肅音一百曰褒擗褒音

戰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拉是也○藏一話腋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傳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四書考上論人卷十一子

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惟夷狄之拜曰膜拜仰兩掌以受額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皇恐有拜曰皇懼端拜又曰皇恐端肅百拜中稟何也

乃升成拜拜下註

禮燕義云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

之禮也。宰夫代主人行酌。賓之後。君命下大夫。陪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則賓升而飲。則賓升而飲。則賓升而飲。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

路史云。匡。即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

匡亭。而匡故城在焉。○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

子以甲士圍之。○路怒。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

讀書考。上論。卷十一。子罕。手

請禮樂之不行。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

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

路彈琴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

子曰。不觀高岸。何以知巖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

知沒溺之患。不親大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

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曰。

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廼舉策。指匡穿垣曰。往

與陽貨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

今復來矣。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

某有暴風。擊軍士。僇化。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馮厚齋曰。陽虎曾暴于匡。夫子弟子顏

魁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魁御匡人。識魁夫

子貌。又似虎。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

既沒云云。

太宰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六宰名官者。惟是宋與魯

耳。吳有大宰。詔朱有太宰。華督事。公其後九世

至平公。乃以何嘉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

書考。上論。卷十一。子罕。手

朱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

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遇朱

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于貢者。

與。疑此太宰。即吳詔也。吳與魯會。繼詔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

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

宰。其後不復見。○左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

宰。詔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棄也乃不尋盟○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嬖盟而卒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諸其君舍以難之子肅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肅曰子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或者難以期太宰語說乃舍衛侯○說苑子貢見太宰嚭語問曰孔

西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子平

子

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語曰然則子有所助也對曰天下有大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越絕書曰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

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辨兄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權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左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謀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齋曰不得一言語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西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子平

子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為友相謂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抗搖無極○言行無所終窮不覺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乎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
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
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
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潰癰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十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潰潰然為世俗
困者考上論入卷十一子罕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自哉出莊子大又與宗魯友
衛齊豹衛司見宗魯于公子孟繁繁公以為驂乘
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
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
是替子也是使子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
終竟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
外有事祭也蓋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脰以中公孟之肩斷宗魯之脰因皆殺之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繁之

賊汝何弔焉言齊豹所弔為盜孟繁君子不食奸
如公孟不善而不受亂言齊豹所弔為盜孟繁君子不食奸
受其禍是食奸而不受亂言齊豹所弔為盜孟繁君子不食奸
以病身故不能去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不善不
義以周事殺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琴張乃止傳昭
公一
鳳易
論語摘裏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目
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綽九苞口包命眼合
度耳聾達舌詭仰色光彩冠五周距銳鉤音教振
四書考上論入卷十一子罕
腹文戶宋知莊緯五緯也廣天度也韓詩外傳
天老曰鳳像焉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龜背鸞
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
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鏡水暮宿丹宮見則天下
大安樂說文云鳳字從鳥凡聲也鳳飛則羣鳥
從以萬數也毛詩草蟲經雄曰鳳雌曰凰其雛
為鸞鷟春秋孔演圖云鳳雛火之禽陽之精惟
德能至神易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于中官坐于玄扈洛上乃

而高舉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皞皞而無所集

實二物皆出十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

神鳳圖
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
走之類不復宜鳴成服神禽之達至也及成王崩
冲飛而去孔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
末不復來翔云鳳易不至可為悲矣物類相感
集易知世謂之為仁非虛也漢宣帝地節中有鳳
集魯魯鳥從而飛又鳳鳥見新蔡華陽四向行刊
奇向厥鳳立郭璞贊鸞翔女床鳳出丹穴相翼
以馮教也

相和以應聖哲

河圖

書注伏羲氏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圖書考論今卷十一子罕

卦謂之河圖

五地數五

五十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

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絕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

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篇是尚書

中候云堯沉璧于河龍馬街中赤文綠色臨壇吐

圖河圖玉板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

于元危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背文以授之

隋巢子曰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古三墳伏羲

河圖前帝
事龍圖
圖乃靈書
河洛水之
有大泉之
白圖洛流
而上帝託
而受之

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

負圖神我我心子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
而五居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成九而履一據三而
持七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
成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初靈龍圖呈
寶策發于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宋史王柏曰
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
圖書考論今卷十一子罕

是統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
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程大昌易原曰夫子
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子圖書
兩所兼法周之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
圖也言古盛世世定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
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
天與馬洛書神龜負文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制欲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
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

是統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
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程大昌易原曰夫子
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子圖書
兩所兼法周之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
圖也言古盛世世定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
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
天與馬洛書神龜負文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制欲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
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

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

負圖神我我心子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
而五居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成九而履一據三而
持七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
成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初靈龍圖呈
寶策發于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宋史王柏曰
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
圖書考論今卷十一子罕

也又叙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
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
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哉謂洛書有字則
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達異如此
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
無定證也惟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
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
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
爲十五卽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
因書考上論八卷十一子齊聖
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變九六之變皆以十
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
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
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
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
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
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是能得之而孔劉反不
得見何邪○文心雕龍云河不出圖夫子有嘆陳
于東序歷代寶傳

禮問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二升義服三升半
升降服七月正服九月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
八升義服九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緇無事
正服十一升義服九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緇無事
義服十二升義服九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緇無事
其布曰緇降正義同明上五升市其七升半之
千二百疋也今總布用其判六日緇經是去其
半也有事其緇者謂煮治其秋後而後織也無事
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
其布而即以製製服也

道路

四書考上論卷十一

禮記云季春開通道
路非作障
塞。

美玉

釋名云道通也路露也言人所跡而露見也城下
路謂之豪步所用道謂之蹊通雅云一達謂之
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
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參八達謂
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斧
○廣雅云澤音亦音軌音車音銜音徑音吮音銜音消音也○禮
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唐志曰臣
出要者可
以照而出
之則皆生
之矣陶亦
毛出失餘
今云子
大者上
佩也

說苑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間達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間達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經音理自外可以知忠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鏡音南書考上卷入卷十一千聖

聖一方獲各五十九光影發不可殫數特伊尹去箕方世十二等諸說不一而足

及鹿臺山其中多白玉喻云之山多嬰垣之玉泰胃之山音出音多藻玉泰音山之上丹水出音多玉膏龍首之山多美玉放旱之山明不出音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京兆記下臨田出美玉如藍蒨日臨田楊升菴云古家三畫均爲玉二畫近人爲王王加二曲于旁爲璽即音粟治玉之工周禮

廣毛佛之
即筆光進
通而百韻
皆伏上累
止三絕之
乘然

詳原曰從
大從乃舊
釋其俗仁
而時

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
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字矣

九夷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柝也言仁
而好生萬物柝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
有君子不伐之詞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夷有
九種曰蚺夷音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又玄菟音徒樂浪高麗滿節昆夷索家東屠倭
人天鄙制王白虎通云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
四書考上卷公羊傳云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
者火陽易化故取名也○初學記云子欲居九夷
從鳳嶺宋均曰鳳嶺則居九夷○馬端臨曰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
海水行歷朝鮮國至南仁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
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
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
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通○三朝志雍熙中僧
俞音然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叙其來則曰望落
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

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達也叙其歸則曰季夏解
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發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者也雅頌之類多不言之風
中之○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墨文質足以相
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達浩然文意之潤府也
四書考上卷公羊傳云雅者詩武王酒誥
不爲酒誥附武公賁筵詩武王酒誥
詩小雅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
曰既醉止威儀懃懃舍其生還屢舞仙仙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懃懃也曰既醉不
知其秩音秩賓既醉止音統統載歌亂我籩豆屢舞猗猗
猗是曰既醉不知其醉也則弁之儀音便屢舞猗猗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
嘉維其令儀此飲酒或醉或不醉立之監或佐
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音得從無俾

晝夜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世刹那六十恒利
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年呼麥多二十年呼
麥多成一書夜○案大唐西域記五年呼栗多爲
二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與此辭異而意同

緇袍

玉藻云纁音爲襦音纁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

也。緇謂今緇雅舊絮。然則純著音新綿名爲襪。

內書考 上論 卷十一 吳

雜用舊架名爲袍朱子曰舊謂夾衣有襠有胎底○身章撮要云

袍長袖也。雖若有襴，緇異名。其制度則一。至唐服

袍者下加繭繭緋紫絳皆覩其品庶人以白然則

今之有蘭德音庚然與德亦他音他也不攔音攔襲

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報。○漢羊續傳。續舉

編袍以示使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編故絮

也。○鹽鐵論曰。原憲之緇袍。賢于季孫之狐貉。

不伐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

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

歲

群海藏宅
從後從虎
從步從蹕
虎之行可
指古也從
成者木星

說文云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偏陰陽
一年行一次而西時功畢故曰歲○爾雅云太歲
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旗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
圜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

四書考上卷之十一

生于亥至
辰而周天

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

格起以爲在與中出東方爲星氣之在

卯曰單闕氣雄也在辰曰執徐紆也

蟄之物皆數在子曰大荒落萬物承陽盛而
舒而出也

曰敦將。敦盛也。平聲也。言萬物皆出。在木曰協冷。言陰陽化生。

在申曰泥音泥言萬物吐秀音秀在酉曰作音作言萬物皆

芒枝起在戌曰闌茂。闌茂茂胃地三萬物皆滋胃此在亥曰大漏。

獻天深也大獻萬物在子以因敦混池也言萬物

在丑曰赤者若而起無不若其性也戰歲

也夏曰歲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周曰年取禾唐

虞曰載取物終○大唐西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

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

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

遊在內非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

一歲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說文曰𡗗音寒也從雨

執聲凜清寒也○運行論注云凝慘冰雪之化

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柔音軟之物遇寒則堅寒

之化也太虛澄浮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

氣也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齋雪

映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耀

如霧雨氣遐邇肅然非望色玄凝音分夜落此

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

遠視不分此寒濕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

渠乾涸枯澤浮鹹水飲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

清水所生寒之用也

唐棣

碑雅云唐棣一名棣音地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

惟此先開而後合○唐棣與棠棣不同致堂謂偏

其反而即詩常棣為孔子刪而不取恐悞物類相

類風大○詩庭云棠棣之華不詳釋鄭箋云承

花者曰棠不當作棣華下有等字下有指華等相

後而光明猶弟兄相親而榮顯唐詩紅萼青梢之

解用此義

子罕

已

四書備考卷之十二目錄

禮記集說卷之十二

鄉

朝

下大夫

上公九命

公門

闕

堂

主

四書考 上篇 卷之十二 目錄

縮縮

私親

紅紫

絺綌

羔裘

黃衣狐裘

狐貉

帷裳

吉月

上大夫

賔

趨

中門

位

息

平衡

享禮

紺紕

暑

緇衣

素衣麕裘

寢衣

佩

弔

明天

布

膾不厭精

食

餒

失計

漢陸績之母

食源

脯

薑

四書考 上篇 卷之十二 目錄

肺爲氣主

菜

瓜

瓜祭

坐

杖者

藥

賜食

束首

精

膾

飴

敗

鷄

肉

沽酒

葛食

祭肉

蔬食

羹

祭

席

鄉飲

鄉

應

侍食

負版

雷	風
升車	綬
內顧疾口親指	雉
目錄終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目錄	三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二

鄉黨第十

朝

周禮春見曰朝大行人春朝而禮記昔者周公朝

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無事而白虎通諸侯來

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正君臣重法度也謂諸朝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

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鄉黨

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

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擯

禮記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視禮

賓賓私而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而贈饗食燕所以

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

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

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

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趙

者四人子男則損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音西去門九十步而
 下車當軾音北而音立鄭注考工記云軾轂末也
 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軻
 其君當軻而九介立左君之北音西並音北並
 東嚮而列王公出直闕東南西嚮立損在主人之
 南遞進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損與末介相對中
 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損介既竟則主君就損求
 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
 申書考上論卷十二 鄉黨 二
 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
 辭之言與上損上損以至次損次損繼傳以至末
 損末損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
 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
 傳與末損末損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
 而後進迎賓至門賓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
 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損賓
 有介賓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
 介末介傳之末損末損傳之次損次損傳之上損

上損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蔡氏模曰賓主
 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損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
 受職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再命受服
 之軾大夫皆一命而授其所任之職三命受位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
 而授之以位使之臨民四命受器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
 始不待于侯五命賜則以大夫出封加一等始
 則六命賜官王之卿大夫七命賜國王之
 申書考上論卷十二 鄉黨 三
 卿出封則加一命八命作牧諸侯有功則九
 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秋官大行
 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
 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上公
 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龍山華蟲藻粉米
 繡黼黻章介九人禮九章損者五人諸侯之禮執
 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章損者
 四人諸侯執躬圭其他皆加諸侯之禮諸子執穀
 圭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章損者三

人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此自公以下五者之積告

用命數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

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各稱

時然後動堂上曰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

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

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

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釋名曰疾行曰趨趨

所至也○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以趨○又云父命唯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授之食

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公門

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

入朝處蓋應門也○禮記云簠簋几杖席蓋重素珍

飾綈不入公門苞屨綈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

方棄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

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扇七箇扇長三尺七寸

也

長二丈闊門容小扇三箇小扇長二尺路門不容

中門

爾雅云棖謂之柎標音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

屏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

闌又各稱柎音左右屏各有中左屏之中在闌東

帳西右屏之中在闌西帳東以內視外而言也然

四書考上篇卷十二釋義五

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屏是主出

入之道右屏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屏惟以

右屏出入故玉藻云闔門左屏立于其中謂右屏

之中也又云君人門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同

士介拂振實人不中門不展闔公事自闔西私事

自闔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

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

闔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

入門而右由闔東左則由闔西由闔東者是臣朝

君之法。由闢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闕東。况敢中門而立乎。○朱子曰。儀如今袞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張闕之間。為君位。中門云者。門中有闕。兩旁有儀。中門謂橫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闕。蓋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饒雙峯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橫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八相似。闕是中間兩

兩書考上論

卷十二 鄉黨

六

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橫闕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劉雅云。扶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為門限。邢昺云。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枋。過而履之。近于輕佻。故曰不恪。

位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凡朝。建

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凡朝。建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緒為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屨。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扂。門屏之間。謂之宇。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

兩書考上論

卷十二 鄉黨

七

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墻于當門。以蔽內外也。○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者。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無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凡朝。建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緒為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屨。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扂。門屏之間。謂之宇。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

堂
三家之堂另載

香林齋

子德堂
德堂終版

朱微室延

祿堂仁壽
宣統元年

金步軍機
華堂永成

是于百里堂下逮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鄧特
 國書考上論卷十二鄉黨八

堂

韋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也。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

戶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

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爲陽。以上爲陰。寅陽

邪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班婕妤賦每寤

寐而索息。今師古曰。索。音息。言懼而喘息也。○長

蕩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

主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

鎮之山公執桓圭
其與安四方
取與安四方

信音伸信丰衆人形而伯執熊圭衆人形而蒙折其身取其卑而

不執穀主。其能養人。男耕女織。其能安人。

○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

桓圭九寸。長九寸。繅藉九寸。以繅組而成。繅係所以藉玉也。長與桓圭同。

四書考
卷十二
九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

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畦五寸纁藉五寸諸男執蒲

主如諸子之禮。○儀禮上介辨主如重授賓賓入

門注皇皇升自堂莊讓盛將也授志志念超也
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超謂舉手

行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注。爭。爭聞之。重失隊也。

○〔疏〕授謂就東楹受玉於主君時如與人

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後退者以上

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

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廻還賓則

禮記

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下階發

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

門正焉注亦謂方嚮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

失之注亦謂方嚮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

非面踰焉注亦謂方嚮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

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記所以朝天子

主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

六等朱曰蒼刻上象天圓地方問諸侯朱纁纁八

寸三采再降于天子也皆玄纁纁長尺絢組凡

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問也四器圭上介執圭如

重授賓○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

無稍者襲謂纁也○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

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禮書曰聘禮受命于朝賈人

西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

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建

命同而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賈介不

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

禮記

禮記

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

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

卿皮弁還玉于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

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

纁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

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

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貽幣以告曰某君

使某子貽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

貽不禮玉不貽○又云大圭不象玉人曰大圭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

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

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

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象也謂之大圭其方

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

玉六寸明自昭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

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

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

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云史進象笏諸侯之禮

禮記

平衡 執圭註

曲禮云凡奉上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承以二手仰
一手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
綏音受之士則提之

縮縮

禮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踵如踵足後跟也。
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南書考上論
卷十一
鄧宣
士

聘禮云賓賜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
聘於大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覲禮
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讀者言之升拜乃出

又云東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
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
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籩爲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絳纁竹箭與衆
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客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達物
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

達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是
 泰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佳德也。○
 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黼。璜以黻。此六者。以合諸侯之好。

私觀

吳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已情。

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饗之義也。○禮記曰。朝覲大夫。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二
得道
上

以君命則有私見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

私親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親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也

紕繆

作者云紺
金也青所
合赤也
 邢昺氏曰紺玄色緗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緗考
 工記云三人爲緗五入爲緗七入爲緗注云樂

紵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紵。紵今俗作緇。

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兩雅云。一染謂之緇。今之再染謂之緇。亦三染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雜考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雜考

謂之緇凡玄色在緇縹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緇未知何據又云緇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緇爲縹音按緇字云練衣黃裏綠縹註云只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縹爲飾喪服也又云緇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緇帛深青楊赤色是緇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袖領緣飾許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緇再入曰縹三入曰緇四入曰朱五入曰緇六入口玄玄卽緇也七入曰縹經所謂不以緇縹飾則齊用玄衣已明縹在朱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玄
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何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練飾之緣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冠禮有朱紱之文鄭注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緇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于涅涅卽黑色也緇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緇矣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縹所謂五入爲縹是也緇縹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

爲縹是七入而爲縹玄縹亦相類之色故禮家無以縹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緇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卽緇似誤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黑白正色也綠紅碧紫縹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水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昉于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軒青抱紫則漢時資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于魏六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已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服耶不然何

勝雄之致美也。夫謂紅紫不以在褻服則當時褻服或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源濕者也。○字彙記云

方大暑火烘爆實赤壤若墜于爐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還。○梅聖俞苦熱詩云大

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况乃服冠

圖書考上卷十二 絺綌

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

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王

蒔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按鄭

風君子惜老章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絺綌是

絺綌也注云蒙覆也絺綌之賤處者當暑之服

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絺綌所以自斂飾也夫

展衣者裏衣也裏衣蒙于絺衣之上則絺衣之

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絺乃和葛而絺綌則葛

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葛

綌綌在內也說文云袷玄服也若以絺綌為玄

服即當為表不宜別有裏衣以蒙之矣○說苑云

綌綌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

得枯死于野○風俗通云謂葛謂之絺音趨音

文選王子淵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畏孤絺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其者

圖書考上卷十二 絺綌

易其備○合璧事類云絺綌皆葛綌粗而絺精他

如麻苧蕉荃等物皆可為衣故禹貢篇謂井服

釋之者曰草服葛越斯之謂也○墨子古者聖王

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緇絰之衣輕且暖夏服絺

綌○李白云黃葛生洛溪黃花白絺羅青烟曼長

條縹緲殘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綴作絺綌

服細衣此乃卿大夫退入私朝此以聽其所朝之
政者卽士冠禮立冠朝服細帶素紳是也

羔裘

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

裘大夫服也檀風云羔裘迨迨註云細衣羔裘諸

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袂註云君純羔大夫以

豹飾也夫卿風唐風以羔裘制在位之臣而檀風

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

之通服也又鄭風細衣註云細衣卿大夫居私朝

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

上之細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

之服註云天裘黑羔裘王燕云羔裘豹飾細衣以

楊之註云卿大夫助祭于君之服是細衣羔裘又

爲祭服矣○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

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曉朝之時○禮書云諸侯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先王取焉聘禮曰麇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麇

裘素色以楊之則絞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褻拊

而克來曰裝素衣麇裘則麇裘之上素衣其正服

也細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細衣其正服也○邢昺

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

國聘享亦素衣麇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

朔及行聘禮皆設麇裘但君之麇裘以麇爲裘臣

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豸裘其袂衣君臣亦有

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褻若聘禮君臣同

用麇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褻使臣則用絞衣爲褻

然君臣視朔旣可以同褻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褻

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麇色矣孔

子素衣麇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麇作

麇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麇裘按禮書麇與麇俱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自是以來
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
息民大蜡同月其事
相次故連言之耳
郭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
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
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民以休息之
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初
陽也

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郭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民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初陽也

書考上卷十二 鄭堂 壬

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郭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為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社于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者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于十二月即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官之奇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視之麋裘青豹褰褰絞衣以視之狐裘黃衣以視之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緇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也

書考上卷十二 鄭堂 壬

寢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合璧事類云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襦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為之

狐貉

埤雅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黑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狐者人
子以視
能言
怪必誠

山記云

湖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
逐尾○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爲
怪必誠獨讀拜北斗圖讀不墜則化爲人矣○名

化爲婦人
交接能知
即與天通
皆爲曲穴

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
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子
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
即與天通爲天狐○字林曰貉似狸其營窟與貉
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貉貉同穴

而異處
彼狐狸爲
○鄭玄註
尊者夫書
狐狸爲公
○耆一友
上下員方
有警急
溫厚也

而異處雅之出穴以貉爲尊詩曰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狸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爲
裘○鄭玄註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供
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商人取
狐狸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
○耆一友人云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
上下員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立能解醒認
有警急蓋輒毛豎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直取其
溫厚也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
有客刀有肱巾有鴈音璠之屬也○蔡謨詩

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禮玉藻云古
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陰陽爲陽宮羽爲
佩之意也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
與趨以采桑趨之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行以肆
夏之時歌詩內主室謂之行于周還中規折還中
用書考上論卷十二

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退而後身然後
玉謂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也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
所左結佩結繫左之較不使玉有聲右設佩

之屬設之於左示有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皆
服後以奉事于上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皆
齊則結結佩而爵謂結其綬而後佩此皆
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銜牙而爲聲者
所謂之玉其形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後所以貫佩之束也

之組 爲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
純組 綬世子佩玲玉而綦組綬瑜美玉士佩璫璫
攻而 溫組綬攻石之次玉孔子佩象環象環
五寸而 綦組綬內則云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
璫小 鵠金燒右佩玦捍管璫大鵠木燧○秦
秋傳曰或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
亦隨之以異也蓋王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璫玦
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
蒼其文也瑜與璫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璫矣
即書考上卷十二璫
士佩璫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璫或作璫音以其多
石故也或作玦以其賤故也○白虎通曰所以
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
道德即佩璫能次嫌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
知其能○毛詩字云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璫
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
玉○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
玉事佩則左紛悅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
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屬故也左佩者小右佩

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知
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
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幅各曰帷裳則
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
之制裳內制幅制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
用正幅上下齊闊猶今之裙然裳積是今之衣帶
以人身之腰爲小故于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
即書考上卷十二裳
腰兩殺者斜裁其幅而側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
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裳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
裳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各爲裳何
衣者隱也裳者鄭也所以隱形自鄭閉也○饒雙
舉曰腰半下取深衣篇又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
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金仁山曰裳者稱也稱
折積者疊也要中有幅而潤須稱疊令狹而就
身此所謂裳積也○合璧事類云裳下飾以羅爲
表絹爲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

也。而猶多
其後之義
亦如幅也
不幅也

維色也。凡七幅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綉四
藻粉米黼黻于其上。裙即裳按釋各祥也。謂運接
卒幅而爲之。○禮書案周禮曰巾車王后重翟厭
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
檐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其上方蓋旁垂而
下謂之褱故士昏禮婦車有褱雜記曰輅有褱
音鄭康成謂褱龜甲邊緣也然容褱帷裳之異名
也。

予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鄭黨

禮記曰知生者事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乎而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乎○又曰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事人乎于是日不樂○酉陽雜俎
云弔字矢貫方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方而弔以
鍾鳥獸之宜

吉月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
吉禮以吉內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別衣

也。而猶多
其後之義
亦如幅也
不幅也

不在算○記曰明衣裳用幕布秋扇幅長下膝幕
幅不削幅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股股足御綈綈
音畢錫一染曰緇緇裳緇純飾木領秋曰純木以
在緇曰緇在下曰緇緇裳緇純以緇象天地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
後四而不辟緇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
之長也及足附與無見膚者異矣○事物類考云
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收用生絹單衣今但新衣
而已○酉陽雜俎曰明衣起于左伯桃

布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鄭黨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潔于市○又曰大祭以疏布爲
尚反女功之始○史記云義皇造布孔子作緇布
○漢書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
丈爲疋

精

天書精緇曰精粹字皆從來精者何也米之脫粟
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米也

穀矣。米也。春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萌也。粹者何也。始而磨。米去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舂。米去糠也。乃後瑩然玉粒。○丹鉛總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食不厭精

春秋運斗樞。六粟五變而爲飯。可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木。不周之粟。陽山之櫟。南陽之秬。○關雎九章。云。栗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糲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糲。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

膾

禮太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爲膾。麋鹿爲羹。野豕爲臠。皆謂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脫。脾皆

穀類

而切之切。蔥若菹。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而之言腠也。先菹某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薑。秋用藟。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大夫燕食有膾。○七命曰。命支離飛霜。鏘惡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七發曰。累如。若散雷。輕隨風。飛亦不轉切。○西陽雜俎云。南孝廉善斫鱠。設薄絲縷。輕可吹起。刀聲捷若合節奏。

四書考上

卷十二

齊室

末

節

餽

餽

收

失

任

爾雅

云

餽

謂之餽

音

糲

米者謂之糲

音

肉謂之敗

音

疏李

巡云

餽

餽

餽

音

餽

餽

餽

餽

音

餽

餽

餽

餽

音

餽

餽

餽

餽

音

餽

餽

餽

餽

音

餽

餽

餽

餽

音

肉發故云內爛是郭用公羊爲說今本內作肉恐誤○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方言曰徐揚之間曰任

醬

說文云醬醢也○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蕞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齋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謂醬用百二十物○內則云滿雞醢醬實蓼濡魚卵蓼八珍謂八物○內則云滿雞醢醬實蓼濡魚卵蓼八珍謂八物○內則云滿雞醢醬實蓼濡魚卵蓼八珍謂八物

車書考

上論卷十二

辛

而鹹于鹽
夫物之味
有由而

也○實蓼者實于腹中○白虎通云榆笑吉醬也○車書考上論卷十二

取實爲醬○嶺表錄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牧

蟻卵淘漉音今準幽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

案此即古○宋書孝武作四時詩曰炮醬調秋菜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

醬玉津金漿中有元靈之醬○晉文道語云唐世

風俗重葫蘆醬○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漢書考之冊註

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

連及太守尹興績時爲尹興橡故坐就獄績被指

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毋逮至京師悅候消息獄

事特急無緣與績相聞毋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

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

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毋來不得相見故

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卒通傳意氣績曰因食

飢美識毋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

以知毋所作乎曰毋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

車書考

上論卷十二

辛

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績毋果來于是陰嘉

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

續以老病卒

說文曰肴雜肉也醢漬肉也膳宗廟熟肉也○釋

文曰熟肉有骨曰胾大醬曰臠○殺梁曰臘

者相實祭肉也生曰臘熟曰臘蓋社肉也○爾雅

曰肉曰脫之剥其皮也○楊雄方言曰朝鮮刻水之間

凡臘音肉及牛羊五膳謂之膾○禮記曰熬捶之

其續編推布牛肉焉居桂與蕙以醢諸上而鹽
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
推而食之○典論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
之五辨上帝五辨上后列餘肉積于前數千斤各

食酒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
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
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辨者
四書考上篇卷十二鄉黨 重
其註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
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
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
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
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
古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
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
闕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士
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一

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有匹
漢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
古人作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如康成訓沽爲釀沽之沽朱子曰
沽市皆買也蓋後鄭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
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
惟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詩正義曰毛以
爲言無酒明是率爲之故云一宿酒蓋于時有之
四書考上篇卷十二鄉黨 重

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
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
酤酒故亦云酤買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
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
酒耳○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海
惡不誠是以最而弗食○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
酒取醇交饒長杯以致殷勤

脯

釋名曰脯也乾燥相搏着也修縮也乾燥而縮

應屬
應屬

後唐曰和
祭禮主人
立于西階
末後歸位

行出祖野
教祭禮主
冠帶束面
應屬

也○說文曰肺乾肉也修肺也搏薄肺搏之屋
也底骨肺也肉音肺脰也○周禮曰腊人掌乾
肉凡田獸之肺腊事注云肉大腊也小腊小者也
有骨曰腊無骨曰薄曰臘音腊之肺肺斥也極而
施薑桂曰服修臘腊皆謂夾脔肉也析而乾之曰
而乾之曰腊常音祭祀共豆肺薦肺臘肝盧謹祭
法春祠用肺夏用音肺○禮記曰祭宗廟之禮
肺曰尸祭○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肺全而乾之曰
腊肺在邊腊在列肺常先于醢腊常亞于魚○漢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卿黨 三書
書云蜀氏以貢肺而連臠○論衡云儒者言太平
時筵謂肺于厨中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
不撤薑乃不啻○百川學海王荆公嘗問不撤薑
食之義于劉貢甫貢甫善談隨對曰案本草薑多
食令人損智迨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
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鑒于
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晦菴詠姜

薑
人夜分
食薑者
宜靜去動
氣散也

爾雅曰薑云能損心謗誰與雪請誦去穢牙
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
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
薑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散風寒痰嗽止嘔吐○內則
云植棗薑桂又云有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為庶
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
臭故不去夫雖齋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惟
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卿黨 三書
祭肉
祭肉謂之肺說文云肺祭福肉也穀梁云肺致福
肉也周禮腊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腊之註云
致福謂祭祀之餘以故左傳謂中生效肺于公而
國逆則謂致福于公是福即肺也祭于公君廟之
肺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肺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肺
可知肺肉生曰臘然曰腊孟子曰膾炙肉不至謂熟
肉也
肺謂氣主註

五臟生成篇

于腦諸筋者皆屬肝。諸血者皆屬于心。諸氣者皆屬于肺。肺藏主氣故也。

疏食

集韻云疏粗也。故米于以疏食為能飯。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蔬米以蔬充食不但穀食少。孝夫婦常禮覺亦不肯食。遂而書考上卷。蔬食云云蓋如此。

菜

爾雅曰菜謂之蔬。趨民務蓄菜。○說○莊子宜尼窮于云野蔬拾新采。○雨之後按行園圃王儉謂周顒曰卿蔡紫蓼惠文太子

秋末晚菘。○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主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肉臠也。肉臠者即醢醢所謂醢也。○廣雅云羹謂之滑。滑音滑。○說文云羹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周禮天官亨人祭肥其大羹銅羹之羹。羹有汁太古不和。賓客亦如之。○五味謂羹。○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飴。○四書考上卷。羹又曰主不貳美。故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繆荃孫義曰夏祠和羹。羹以非。○禮記曰太羹祠和羹。羹以蕙。冬祠和羹。羹以非。○禮記曰太羹不和。○劉植平詩義問曰羹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羹為名。○史記曰堯之有天。下菜羹之食。蔡藿之羹。○莊子曰孔子厄于陳蔡。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蔡羹不糝。○曲禮云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之有菜者用杖。其無菜者不用杖。○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

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餼子卯稷食菜羹凡
居人之右無選羹謂嫌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
絮羹主人辭不能烹○世說陸士衡詣王武子武
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
千里草羹下下鹽政耳○仇池筆記長老取凡飲
食雜烹之名曰谷董羹

格物論曰瓜蒌也在地曰蒌有數種皆蔓生○
雅云瓜州惡香尤忌開廚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

收○王藻云：瓜祭上環，謂橫切之。○續漢書：口紙

女星主瓜果（爾雅云權輿父守瓜）
葉故名守瓜形（小蟲好食瓜）
類蝥而小也
○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

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八月鉏瓜。蓄瓜之時也。
○郊特云。天子樹瓜。不斂藏之種也。○廣雅

玄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瓢。音地龍蹠。音題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蜜甯。音溫瓜。音小狸頭。白廬。音駢無餘縑。皆

瓜屬也○或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
膚外偉緣和肉醲○劉禪瓜賦曰其俾蜜房冷

女璽瓜長
安縣瓜
有五色花
美哉世謂
東陵瓜又
稱青門瓜
從郡平始
也

甚水圭。○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盛。江嫩煖之種爲美。有烏瓜、魚瓜、縑瓜之屬。又有女臂瓜，大如斛，青燈瓜，大如三斗。又名魁瓜，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有春日瓜。冬種春熟，有秋草瓜。秋種冬熟。○案：嫩煌郡卽古瓜州，以產瓜得名。○藏涯勝覽云：棘荆音林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

路史云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怠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

運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

歌而薦之蓋是意也○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蘇子由曰禮食必

祭祭先餼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燔。用師祭禡。食必祭先。食費必祭先。

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僖先十
 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

制禮無非致也○舊唐書崔沔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赤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汚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百川學海云。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伴造化。後人追而敬之。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掩間下環是脫津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鄉黨

早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蒲。大夫純。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篋。席。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篋。席。純。西序也。西夾南嚮。敷重篋。席。綴純。玄紛純。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二尺三寸。無純。周禮大官玉府掌王之祔。席。又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朝設莞。席。紛純。白秀也。純。綠也。加練席。

畫純。穠。制。謂音若為席。加大。席。純。次。席。桃。大列。諸侯祭。祀。席。蒲筵。綴純。以蒲草為筵。畫。纁。形。成文。諸侯祭。祀。席。蒲筵。綴純。以蒲草為筵。畫。纁。形。韓子曰。夏。孟。為。茵。蔣。席。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官。具。凡。與。蒲。筵。茵。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具凡與蒲筵茵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縮布純加佳席尋玄帛純丈六尺

北休源君
晉書王所
盧顯政一
楊六北是
孔長史也

鄉飲

古者一命
諸子鄉里
則命歸于
族一命不
歸族有七
曰者不敢
死

心譜曰大
六七十而

杖者

內則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夏官伊邠氏掌供王之齒杖齒杖謂賜老者杖供其杖兩藏之既事受之○魏志文帝詔曰先王制凡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音奇耄音勞崇元老也○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

難

四書考

卷十二 鄉志

聖

四書考

卷十二

聖:

尋以遠遊
四裔
家于焉

有疾
之醫
不三

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木朱索右執轡其人爲
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
人多監所部巫師三人以逐惡鬼于禁中

華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與醫療疾今經
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醫略云藥有君臣佐
使以相宜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素問云
春盛治經絡夏盛治經俞秋盛治六府冬則閉塞
寒者用藥而火絨石也○又云東方宜砭石西方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二

宜毒藥北方宜炙熯音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

按矯音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異
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又云西
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
異治也○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
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

庖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
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

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井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

也事物紀原云廐馬舍也周禮較人掌領良馬而

養乘之注云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

爲廐六廐成較此蓋名廐之始也按較人天子十

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也○家語

出禮篇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

所鄰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

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

有司故拜之○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鄰人爲火來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二

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

子之私廐故于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

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供之注好賜王所

善而賜之○漢萬石君曰賜食于家如在上前○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勳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

侍食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若若賜之食而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若若賜之食而

經 165—128

方令曰仲
大雷乃
大雷乃
公雷乃收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較軋。較軋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

四書考

卷十二

五

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猶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

房疎疎林
云以經實
亦多種或
有常車坑
鬼神得打
千變依俗
子稱爲天
政子中有
非路多者
舞臺而死
是交報之
不供
抱朴子曰
雷大之鼓
也雷神曰
雷公雷有
將軍殷富
木書通實

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則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卽雷以節。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五

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也其下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

入地則孕婦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

與利人君之象也。河圖始開闢曰激陽爲雷○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春秋元命苞云戴冰以時則雷出不

西書考論
卷十二

平

本館代印

雖鼓其翼也。正月必詣人，不必聞。惟雉聞之。○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雄云：「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擗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

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物理論云積風成雷○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為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故便有聲出二于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搭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風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綱黨 聖

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故云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北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救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東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南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南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西報上功禮回鄉秋分閭闔風至西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

不周風至西方修官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云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類風扶搖謂之猋風泰風從風與火為庵地音類地音也風曰飄風月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晦祭風曰

礫○禮記命徵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參寥子長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叢穴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豪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烈厲風濟則眾竅為之一虛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刁刁○揚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塵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師○河間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飈從下上曰飈

標音亦

曰扶搖。迴風曰飄。曰山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愴。

風而雨土曰霾。○風俗通云。猛風曰飈。○京風

曰飈。○微風曰颺。○小風曰颺。○小風從孔來曰

颺。○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

風。始千梅花。終千棟花。謂之花信。○乙巳占云。發

木折屋曰怒。風揚沙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

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起蓬勃曰勃。風扶搖羊角

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不動曰和風。○山海經云

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野曰折丹。處東極以出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 入風。○又云。法岳之山。獸曰山獬。其行如風

見則天下大風。

升車

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卽

步登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

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

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

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輶無輶。是

安車亦立也。

綬

禮書曰。綬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

詩曰。淑旂綬章。此綬之飾也。○儀禮君綬曰。良綬

曲禮少儀。僕右綬曰。貳綬散綬。此綬之等也。君子

之登車也。受綬其既登也。正立執綬。及致敬然後

俯而立焉。正立執綬。所以備隊耳。○曲禮云。獻車

馬者。執策綬。又云。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

綬。又云。若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綬。註云。取貳綬者。貳副也。綬登車索綬

由書考上論卷十二 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

故僕振衣畢。取綬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綬者。謂以

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綬授與君

今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者。謂爲人僕。必

授綬與所升之人也。○儀禮云。以散綬。并執轡。註云

散綬。副綬也。然綬之取義不一。○禮記云。綬謂大

座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綬之。箋云。綬。安也。所謂綬

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

綬。註曰。未致爭而交綬。謂馬法所謂將軍死

綬是也曲禮云武車綬旌註云綬謂垂紆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綬之註云綬下也此所謂綬皆與升車之綬不同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

四書考

卷十二 鄉黨

五

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曲禮云雉

曰疏趾足張開○爾雅云青質五彩者曰鷩雉

長尾走且鳴者曰鷩鷩音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鷮

鷮鷮音雉似山雞而小冠皆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

明者曰鷮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鷮秋海

雉長尾者曰鷮鷮音山雉白雉曰鷮雉鷮音自鷮

曰鷮鷮音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鷮

鷮亦雉屬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鷮

鷮鷮音南方曰鷮東方曰鷮鷮音北方曰鷮鷮音西

鷮鷮音

方曰鷮鷮音○埤雅云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服三翟雉死耿介如音如音雙

長餘者雖爾莫敢鳴雉雉性不處下濕故名原

禽有翟雉長尾兩翼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

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按雉野雞也漢

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說文曰雉有十

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蔡邕月令以為

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莊子

曰澤雉十步一聚百步一飲不斲育乎樊中孝經

授神契周成王時成童貢自雉去京師三萬里王

者祭祀不踰飲食以節則至岱宗之精○呂氏春

秋曰子路拊雉而復釋之○西京雜記茂陵文園

陽本鄆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

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能化音矢以射之日連百數

○晉書云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鳴張華曰

此必蛇化也開視之則有蛇蛻焉音○潘安仁

射雉賦云涉清林以覽今樂羽族之群飛聿

聿

聿

聿

毛之美麗今有五帝之名聲音屬耿介之專心音今修雄豔之娉音姿臨音臨丘陵以經略今畫墳衍而分音幾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二

長

四書備考卷之十三

先進

禮

陳

陳蔡及門

言語

顏路

棺槨

喪具稱家之有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八

長府

由之瑟

室

子羔

屢中

季子然

櫻

曾皙

饑饉

樂

蔡

十哲

大雅抑之詩

孔鯉

脫驂而膊註

子路或孔鯉之難註

瑟

堂

冉求聚飲

貨殖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社

讀書

師旅

晒

宗廟之事

端章甫

幕春

雩

會同

小相

新

四書考下論
目錄終

卷十三

目錄

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三

先進第十一

禮

世說曰
禮記以明
節義以別
尊卑

與中庸不
致作禮樂
何泰貴

禮者天之
理也
所以立身
也
安禮而後
和樂而後
安

通典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分而為天地轉
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刻而為鬼神其降曰令。聖
下之以義山其居人曰義。人謂○曰虎通禮者盛不足
為教令其居人曰義。人謂○曰虎通禮者盛不足
節有餘使凶年不險豐年不吝貧富不相懸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立人
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
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近經緯
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該
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
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日
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
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醢醢以
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
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
淫後故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

禮者理也
大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及黎庶車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
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
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
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
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
圖書考下論八卷十三先達 二

禮者理也
大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族
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
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
兩失之者也足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
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
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削社稷也○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
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圖書考下論八卷十三先達 三

禮者理也
大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大也理也
本也理也
實也本也

數縣一鐘尚掛。隔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
 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
 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
 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
 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
 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
 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
 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
 矣。博作典制。備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
 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
 不可欺以曲。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
 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
 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
 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
 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
 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

與中庸不
教作遊樂
何泰看

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言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故駉馳聘廣。篤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孝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小

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嘶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

樂風氣
至治則
備者之
洪水方
四古方
和百其
也正味
聖樂治
之極和
聖樂治
之極和

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
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凶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闕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過音也過音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
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則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
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
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於禮矣禮
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極音

即書考下論
卷十三
先王
六

先王之樂
樂其於
律既不可
不耳又
不可不
正惟此
難求中
須得律
不得則
律無由
律者自
今之度
之數如
今之度
之數如
今之度
之數如

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瓊腥
炙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
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
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僞之
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
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
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千戚所以和安樂也
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
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
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
歸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

即書考下論
卷十三
先王
七

陳北溪曰
雖張有本
有文錢只
是中樂只
是和中和
是超然之
本然不與
文二者不
可闕一禮
之文如瓊
豆玉卮之
類樂之文
如聲音節
末之類須
是充這中
是充這中
是充這中

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持並。

四書考正論 卷十三 先進 人

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襍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也然後能典禮樂也。論倫無忠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

生帶粗豆
項牌青節
要方就禮

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微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洩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廬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作樂也，以賞諸侯之有

經 165—139

禮記卷之六

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
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
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
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
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
由書考下論卷十三先述

主

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也者施也禮
也者受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
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
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
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而況是精麓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
禮樂則天地應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燠

禮記卷之六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
黃羣昭穆羽者如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
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
歌下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鍾庭席陳尊
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樂師辨乎聲詩故非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
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樂

主

不可斯須去身政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
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
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輝動於中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

子君臣民
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

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
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
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
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
所不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入之道也聲
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
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
曲書考下論卷十三 先述
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
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
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則莫不知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流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禮樂
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忘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樂者言以
助發志以
中於心以
和氣不以
爲樂不樂
至治世也
矣

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
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
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
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
喜怒皆得其儔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異
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太史公曰夫上古
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
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
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
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
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
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
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
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
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
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

樂者言可
以助發志
以中於心
以和氣不
以爲樂不
樂至治世
也矣

曲書考下論卷十三 先述

今初南

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陳

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音媯音瑞二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崩傳

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

至周武王時簡孫閔父爲周武王陶正傳世十二

至桓厲莊宣穆共靈成哀惠懷閔於陳使奉虞帝

其地今陳縣是也○案陳媯姓侯爵周三恪之

國出自帝堯之後封於有虞虞慕裔孫閔父爲周

國書考下論卷十二先通

武王陶正能利器月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

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

陳縣是也滿蓋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

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

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蔡

蔡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

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

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收行率德馴善宣

自胡至蔡叔父立爲五侯宣

乃爲子孫之祖

魯哀公十四年而滅

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

於成王復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地蔡州上蔡縣是也

陳蔡及門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

侯之病今者久居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求聘孔子孔子用子楚則

陳蔡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

陳蔡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

國書考下論卷十三先通

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可通藜藿不糴從者皆

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焉

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奚爲于

此子路慙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

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

行也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

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

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

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

即不若耳

搜神記云 孔子厄于 陳蔡之間 子貢曰 夫子之道 冠蓋天下 而自今 困于此 何也 孔子曰 吾欲 求富而 不可得 吾欲 求貴而 不可得 吾欲 求長生 而不可得 吾欲 求死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名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利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害而 不可得 吾欲 求福而 不可得 吾欲 求禍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壽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夭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富而 不可得 吾欲 求貴而 不可得 吾欲 求長生而 不可得 吾欲 求死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名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利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害而 不可得 吾欲 求福而 不可得 吾欲 求禍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壽而 不可得 吾欲 求夭而 不可得

必用也則工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趙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厲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三先達

文

蔡之聞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德而絃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州述子衛伐木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撫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爾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外遇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厄于丘其幸哉孔子削然反琴而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所為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樂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詩由娛于頽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三先達

文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

見稱于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
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可贈。充
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
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
侯言子游。吳侯子子夏。魏侯。○白氏長慶集云。曾
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
于一時之事耳。仲尼歷聘七十餘國。與時不偶。知
道不行。感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嘆。然後自衛
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當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由書考下論卷十三先述
子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
時。周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
四科。亦一時也。李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
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
其親。及仲尼旅。遂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
養于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
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
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之闕。爲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釋名云言宜也。宜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說文云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抑抑威儀抑抑齊也維德之隅隅角也人亦有言靡哲不

愚也。哲知。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威儀乃德之閤而今之所謂哲人者未嘗有其

威儀是無君而不思矣。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整人而思。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競強也。四方其謂之有覺德行。覺直大也。四

四書方寸錄
卷十三
先進
主

國順之討不命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猶辰告

敬慎威儀維命之則天地之性

則四方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

○質爾人民定也謹爾侯度

諸侯所尊用戒不虞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嘉善作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鑿使人言語一失莫能

○無易由言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

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也。無德不報。惠於朋友。

也。庶民小子。子孫純萬民靡不承。奉也。○言其言恭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易致差失。○言其持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實。○言其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純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顏路

顏路諱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繇路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孔鯉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先志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開。

官氏生伯魚。鯉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

若之貶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此段出家語。伯魚

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

死。父在。爲母服。期而有禭。此母則無禭。伯魚乃夫

子爲後之子。於禮無服。可無哭矣。而猶哭。夫子

所以歎其甚也。○此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墓在

孔子東。

杞郕

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百虎

通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羣

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

郁之爲言靡。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檀

弓云。有虞氏瓦棺。不用。夏后氏堅周。火之餘燼。

於棺焚。殷人棺槨。周人牆置。以牌槨。周人以

殷人之棺槨。莖長。殯。九歲至十五歲。以夏后氏之堅周

莖中。殯下。殯。八歲至十一歲。以有虞氏之瓦

棺。莖無服之殯。七歲以下。以有虞氏之瓦

棺。○禮檀弓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說脫。而賻之。賻。財也。賻。子貢曰。於門

人之喪。未有所說。賻說。賻於舊館。無乃已過乎。夫

子曰。子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弟子惡夫

弟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命服命車

不鬻于市。

喪具稱家之有無。○人厚葬註

禮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

禮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

發孔聖受
命立禮去
秋則則夫
時與禮俱
如則不意
如無禮位
如禮可
如無非
則可也
而還可也
子路欲動
孔聖無嫌
於禮也
所事也
孔聖受命
立禮去
秋則則夫
時與禮俱
如則不意
如無禮位
如禮可
如無非
則可也
而還可也
子路欲動
孔聖無嫌
於禮也
所事也

曰有無惡乎齊何以爲厚夫子曰有母過禮苟公
矣歛手足形還音莖還莖謂歛畢即莖不縣音棺
而封以手執而封音律而下人豈有非之者哉無時不
子路死孔悝之難

左傳衛孔悝之豎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
迫孔悝之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
老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奉衛
侯叔奔魯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始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
曰舍焉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
用孔悝以以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牛必舍孔叔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纆季子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纆而死孔子在魯聞之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醢之矣○仲
子崔仲由之子也衛人狐鷹時守門殺子路子
崔既長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
行子路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

山陰縣志
後子長府

後日干城西決戰其日懸持蒲弓木戟與崔戰
而死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
名

山陰縣志
後子長府

世本庖義氏作必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
行也○白虎通曰瑟也所以愆念室愆正人之
德也須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先述

常者十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
三絃或云曼尤始爲之○風俗通云案世本必義
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
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也○白帖云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悃心也士無故不
徹琴瑟○韓詩外傳云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
入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
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千貢以爲然
不對而人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而待

史記趙世家
以趙穆公
康靖開相
如曰王以
名便括者
賁往而獲
趙

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也其習知音矣卿
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徧梁微行造焉而
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
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由之瑟

家語樂解篇曰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
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奉中聲以爲節
施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
則書考下論不卷十三先進

矣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
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者
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
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
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阜
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
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非鄙之聲其廢也忽
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

衆秋於爲
長府不其
此爲子冰
此爲方子
用田賦其
爲有明
益之罪明
笑

舍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
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
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
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
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其堂

釋名云堂謂堂堂高顯貌一云堂當也又明也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田書考下論不卷十三先進

冉求聚飲

左傳季孫欲以賦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取于厚事舉
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季氏卒用田賦

子羔

高柴字子羔左傳仲人傲仲高侯十代孫也長

不盈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

足不履影

不盈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 足不履影... 年未嘗見齒... 而不為衰者... 賢有匡... 已范則冠... 之冠為兄... 已此以出... 是野哉哭者... 申詳以告... 是罪子... 道而莖後... 而衛有... 謂子羔曰... 子羔曰... 而追者... 而刑子之... 三何哉...

不樂君非私我也

貨殖傳

不樂君非私我也... 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 吏用法一也... 行之其柴乎... 將出曰門已閉矣... 及不踐子... 而死之孔子... 貨殖傳云... 財於曹魯之... 七十子之... 窮巷子貢... 國君無不... 下者子貢... 左傳定公... 缺玉高其...

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朔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言也。

賜言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子畏于匡註。

國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類也。教我而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之恩而類。

由書考。今案十三先達。三。

為父在師為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

逐昭公。嘗懷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就孔子問之。

孔子問之。

社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

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蕭易柱。是知社稷之變。

晉侯社稷

盟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周禮大司徒賈疏云。設其社稷之壇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埽於四面也。又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

由書考。今案十三先達。三。

五穀不可偏舉。稷者五穀穀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為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諸侯必有社。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壘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諸侯必有社。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壘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禮記

地絕也。○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穰禾拜祭社稷祭日用甲牲用大牢夏用鴈秋冬用雉。○古今事物類考云國初大社大稷異址同壇。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游。○尚書大傳云子貢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而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

四書考下

卷十三 先進
○魏略云董遇常挾經書授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後漢書云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于政夫為君而不明于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于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脩身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于日月而知溢于四海享堯舜之榮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曾皙

曾皙字皙魯南武成人曾參之父也季武子寢疾

之孔子

及其喪也大夫皆負薪倚其門而歌蓋狂士也。○子貢列封于魯春秋公六年魯人滅鄆于足敗元則世不仕魯以敗鄆故也。○黑以自廢。

師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二十五兩為一旅。○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五軍為邦。

饑饉

爾雅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四書考下卷十三 先進

饑為薦。○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鵲鵲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

哂

海錄碎事云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哂謂之笑也。

宗廟之事

諸侯祀祖考禰祀蒸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

殷即衆也
改殷爲衆
一宋諱也

端章用

三

許白雲曰：端，永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日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朝玄端以祭，裨冕以朝。朝玄端夕深衣。○虞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是已，布衣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

鄭應輝義
云華甫叔
地名北南
丈夫也服
之斯以表
四丈夫

小相

疏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寧九賓之賓客擯相之
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
因書考下卷八卷十三先達重

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擯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猶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張與闌之間士介拂帳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

卿願爲承損紹損次介未介之大夫士耳

暮春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
將錄於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照暹
暹之華舞飛玄翻之士鸞奮丹胸之山雉聊結新
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
日天氣柔且嘉○晉阮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
歲惟嘉時雲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羣
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脩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
圖書考下論

逍遙其樂如何○王右軍蘭亭記暮春之初會于
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此地有清流急湍映
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張衡南都賦暮春之
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被於陽濱○蔡邕琴操曰
洋洋暮春臘月除巳尊卑燿燿惟士與女自求百
福在洛之濱○齊王融三月曲水詩序粵上斯巳
惟暮之春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
此上○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於溱洧雨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鬼祓除不

暮春注三
月三日
酒河曲見
有金人出
松小水
曰金人出
有西風
蔡邕琴操
乃以此爲
立爲曲水
陶二漢相
詩等爲據

祥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
也○按此有春秋上
下按除此春禊也

沂

疏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
縣南至下邳入泗○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
尼丘山西北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
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墓處禮所謂防
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
外卽爰居所止處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以沂
圖書考下論

入卷十三 先選

毛

各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
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

雩

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祗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考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新穀
實○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
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禱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
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周禮司
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

水經注沂
水非特雩
也名各
門各名
門各名
門各名
門各名

漢一丈一
 尺所賦
 其處也
 門一也
 其處也
 足理也
 相陳也
 其處也
 其處也

掌歲時祓除霽浴旱暵則舞雩○按舞雩之處有
 壇埤樹木可以休息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祀
 五方上帝共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有配以五人
 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
 爵一也註早祭崇陰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終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先道

天

四書備考卷之十四目錄

顏淵

司馬牛

足食足兵

棘子成

駟

虎豹

虎

豹

羊

年饑

微

宣公稅畝註

齊景公

陳氏厚施註○見善與人交節

景公多內嬖註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目錄

折獄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季康子問盜

阜陶

伊尹

子路

正名

赦

子鄆辭位註

刑罰

子鄆辭位註

稼

農

圃

魯衛兄弟

公子荆

衛

僕

唐太宗增廣生員

漢明帝臨雍拜老

葉公

魏徵獻陵之對

直躬

莒父

族

宗

算

斗筭

巫

南人

不恒其德二句

占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

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四

顏淵第十二

司馬牛

司馬牛河南歸德府商丘人向魑之弟自宋來學

為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背憂之自魌自衛入

齊陳成子使為次卿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

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史云

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魑之弟也魯哀公十

四年向魌作亂其弟子魌于入于曹以叛宋宋景

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魌奔衛巢奔魯可

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魌出于衛地求夏后

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于魯卒于魯郭

門之外阮人魯莖諸丘與齊地名

足食足兵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

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此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

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齊氏曰耆井田之法

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于司徒。有事則隸于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

棘子成

子成衛大夫。萬世統譜云。子成之後改爲素。

駟

夏后氏駕兩謂之駟。殷益一駟謂之駟。周又益一駟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駟是也。馬在車中爲駟

南書考下論卷十四 駟 二

在車中。○鄧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爲駟馬弗及。

虎豹

兩雅釋獸云。虎爲淺毛謂之號。音貓。豹爲音白豹。彪

合白虎。豹音黑虎。○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束帛

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

以豹皮。取其文蔚也。○坤雅曰。虎奮衝破又能畫

地。上食類從。曰虎行以爪圻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之虎十。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潘陽子白
謂使虎也
蛇今特止
周書云人
林首耳西
至若虎尾
參于身食
虎之大像
謂之虎

文子曰虎
豹之文來
射獵於之
縫衣於

虎

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文尸子曰。虎豹之駟。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

說文云虎
山獸之君

春秋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

雜也。○易傳云。登山履谷。與虎相觸。謂音爲功曹。班奴奔北。○又云。虎卧山林。鹿過後胸。謂爲功曹。遂全其軀。○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

南書考下論卷十四 虎 三

虎金也。不
受金。則安
得不從故
謂之虎生
自然之理

惡。此其驗。○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

食物過耳。卽止。以觸諱故也。○漢紀楊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狼戾之獸也。○張均曰。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強梁之物也。西陽雜俎云。虎交

而月暈。音。○玉裕編事云。南詔爲虎爲波羅。○述異記云。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

角生。○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變。所謂

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水及岩石未嘗仆地○論衡曰大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物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豹

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陸機疏云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穆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楚辭云乘赤豹兮從文狸○洞冥記云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脯食之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豹類四

不思○廣志云豹有赤豹玄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莊子云豐狐文豹棲于山林處于石穴靜也不免于網羅之患其皮爲之災也○

列女傳曰陶答子妻云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章也○後秦記云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嘆始學書藝

羊

爾雅釋畜云羊牡羴牝羴夏羊牡羴音命牝羴音也

羴音命牝羴音也

黃腹未成羊羴音絕有力奮○說文云羊羴也羴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

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羴瘦也羊以瘦爲病羴羊子也羴音羊鳴也羴音羊臭也○又云羴

羊子也羴五月生羔也羴音羴六月生羔也羴七月生羔也羴音羴羊未卒歲也羴音羴乘羊也羴音羴

也○尸子云大羊爲羴六尺○埤雅云羊性善群故于文羊爲羴犬爲獨也羊每成群則要以一雄

爲主舉羴聽之今俗所謂壓羴者是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

牛故也○合璧事類云羊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牡一歲曰羴三歲曰羴牝一歲曰羴

十三歲曰羴吳羊牝曰羴羴音羴殺羊牝曰羴羴音羴

毛長尺餘非人牧羊以此爲羴首○博物志云羊而不角曰羴羊一名胡羴郎又名青島羴羊似羊

而無角啖之毒○玄中記云羴胡羊也羴音羴脂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又云千歲之樹精

化為青羊

年饑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饑、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饑、此所以年饑、用不足

徹

孟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則收明計畝均分公私

取其一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計十取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

註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徹即助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謂助為徹矣。貢助徹本無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

六

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周之徹法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為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四婦當為八萬婦每婦收布絹二匹當為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

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計十取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

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齊景公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于崔杼曰忠臣也舍之此段出史記齊世家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

七

齊公攻于襄陽十有八日而不入而公怒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赭關三木不許下堂衣赭關三木不許下堂
權私有德于民民愛之公如晉因入晉與晏嬰俱問晉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使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飲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弗音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張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此段出齊

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
晏子歌曰歲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敵我若之
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乎
寡人將罷此段出晏子傳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
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
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
以賑凍餒此段出晏子春秋公嘗饗酒解衣冠以自樂駕
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
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顏淵
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奢長禮也禮決其防
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
辭而去此段出韓詩外傳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
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虎得已奔晉此段出齊世家
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卒鉏曰孔丘
知禮而法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
患孔丘仰魯懼其弱故從鉏鉏之計方會進萊樂
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
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此段出齊世家五十五

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求請粟田
乞欲為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
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此段出田公
夫人燕姬適子死公寵妾芮姬生子茶茶少其母
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禍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
為太子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憚發之
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景公欲
未發故以此秋公病命國惡子高昭子立茶為太
子逐群公子遷之萊齊世家公卒茶立是為晏孺子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顏淵
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於茶諸異母公子毒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公奔魯萊
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
乎師乎此段出胡黨黨所之往乎此段出左傳
晏孺子既立國高為相田乞偽事國高高張國夏
陳乞欲害之故每朝乞驟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
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
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
莒晏圍奔魯田乞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卽位是爲悼公遷晏孺子于貽音殺之子是政在田乞而篡齊之禍肇矣

陳氏厚施詳見善與人文章

景公多內嬖不立太子君君臣臣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羸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

無虧無虧公子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

葛藟葛藟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公子

華子華子公子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

田書考下論卷十四類

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巫雍巫

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死

長衛姬請管仲卒五六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

吏內寵內官之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

乙亥赴辛巳夜殯日乃殯然桓公卒日久殯運尸

重出于戶外矣

折獄

釋名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

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十一之表牆其形圓也

又謂之圜圖圖等也言領錄四徒禁禦也○按惡

就章各錄造獄後代因之○胡氏曰折者折而二

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

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易

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

書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註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

田書考下論卷十四類

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

厚焉對曰皆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問盜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子初賜貨欲去三桓

而已更孟氏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以

次日攻二家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虎之殺

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

之案

魯山曰
內有衣冠
之盜而後
引有獲於
之盜

襄公二十
一年都
其以漆
丘來徐
武子以公
姑姊之
皆有賜
其從子
是也
故武仲曰
下存外
而大體
何以正
盜子爲
卿而來
盜使去
之將何

之將何

爾以是繼之已於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
國服焉逮之微也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
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林楚怒馬及衢而聘既至闔門有自門射陽越殺
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
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官取寶
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夏陽虎歸寶玉大
弓奔齊○汲冢書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入
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
因書考下論人卷十四 原淵 三

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
盜柳下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
扶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
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
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
孫世守之謂何今貨慨然竊以遁也而子大夫不
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
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
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

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視然不斤

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
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
知則于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
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
于獄中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隋顓頊點陽氏之後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璿訖檮戡大臨厘降庭
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璿訖檮戡大臨厘降庭
因書考下論人卷十四 原淵 三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
八愷而庭堅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於法則
以游五教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淮南子曰臯陶
下無虐刑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
討罪之謨其詳具見虞書其後封於蓼國名今安
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滅文仲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此段出陶生而馬喙漁于
雷澤舜以爲士師一振褐而不仁者遂封之于臯

是日阜陶○史記云阜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共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帝相也生于空桑解見後居

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此段出通耕于有莘之

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湯得

伊尹祓之于廟燭以燬火爨以犧飯明日設朝而

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為乎對曰若之國

小不足以其為天子然後可耳湯舉任以國政既

乃去湯適夏開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

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

矣尹退而閉居深聽繁聲更曰覺今較今覺謂先

矣謂直吾大命格兮格至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尹入告于紂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

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此段出史記殷

遂去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殷之二

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是時夏桀為虐而諸侯昆

吾為亂陸終子六人乃從湯以伐昆此段出湯

吾為亂陸終子六人乃從湯以伐昆此段出湯

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

師後漢東夷傳有九種曰夷夷子夷方夷尹曰未

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

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

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謝請伐桀敗于城城音松有

之妃吞乳之墟桀葬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

阿衡此段出史記之墟桀葬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

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

方民是以不用此段出史記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

即書考下論卷十四主

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君曰三公者通于天

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

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

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

夫是謂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

尹曰壽可為耶尹曰王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

為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還天休年百歲而崩太

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不惠

實人行

也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殷作太甲三篇太甲悔
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王作咸有一德篇詳
具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欲留之爲相出說苑至
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
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葬於亳去湯冢七里至太戊高宗時其子
伊陟爲相前編○附空桑辨○呂氏春秋云有
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水之上孕夢有人告
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水之上孕夢有人告
幽書考下篇入卷一附錄四 夫
之曰曰出水而東去毋明日觀白果出水告其隣
東走十里而館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
曰伊尹○薛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卽上
古桑氏之都也桑氏人皇氏十九代孫至今人指爲伊尹所
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
中固已大妄而唐詩奕奕曰蕭瑀不生于空桑而
遵無父之說謂空桑若都桑然抑又謬矣

子路第十三

救

爾雅云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易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正名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賈太傅四書考下論卷上附子路

四書考下論入卷上四子路

本

新書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
周行人還之曰敝疆僻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
用衛侯更其名曰楮名然復受之故善守上下之
睦者雖空名弗使喻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
縣音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
于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
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

圖書考

卷十四

子路

丈

刑罰

王制云刑者無

五、散餅

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盡心者盡心以

我則也

〔說文〕曰：乃，守井也。飲之，人

圖書考

三

天卷

十四

子路

1

丸

11

L

圖書考

下編

卷

十四

子路

1

丸

11

L

其不刑之五曰國刑。施于王上。愿糾暴。國以達焉。
其暴強者。○尚書呂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
則刑之。○刑民于中。其詳莫大焉。所造具備。兩爭。師聽五
辭。于五刑之屬。五辭。簡字。核實也。正于五刑。實
也。五刑不簡。正于五刑。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之疑可疑。
則其罰百錢。六兩。剕辟疑赦。剕。其罰惟倍。二百
剕辟疑赦。剕。其罰倍差。倍。而又差。官辟疑赦。官
刑也。男。剕。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大辟。死。其罰千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子路。
錢。墨罰之屬。千。剕罰之。于。剕罰之屬。五百。官罰
之屬。三百。大罰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刑適輕。下服。事在上。刑而情。下刑適重。上服。事在
而情適重。輕重諸罰。有權。權。一人。刑罰世輕。世重
之輕重。
子鄢辭位。註。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鄢。子。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

子鄢三揖見。君命。賦。厚。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周禮。司土。子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鄢異于他子。言。我。用。意。
同。且。君。沒。于。吾。手。在。其。左。右。也。若。有。之。鄢。必。聞。之。
言。當。以。幽。且。人。之。子。鄢。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
納。衛。太。子。于。戚。公。二。年。
稼。
周禮。地。官。遂。大。夫。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九。職。之。事。
功。正。歲。簡。稼。器。修。稼。吹。稼。器。未。和。錢。鉶。之。屬。○司。
稼。掌。巡。井。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子。路。
所。宜。地。以。爲。法。
農。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三。農。生。九。穀。二。曰。
園。圃。毓。草。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
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賈。疏。此。圃。卽。載。師。所。云。場。圃。
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旅。者。故。云。毓。草。木。也。
應。劭。曰。木。曰。果。草。曰。旅。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
旅。臣。贊。曰。木。上。曰。果。地。上。曰。旅。○。問。師。凡。任。民。任。
農。以。辨。事。貢。九。穀。百。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

子子解題

管子曰古
戴聖漢
服虔漢
張步足集

塲園植果蔬○鼠璞篇云古者人各有業周禮攷

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有職老圃老農蓋躬耕植

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概管

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七禹貢尤悉亢倉子說

農道大有意義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

去者惟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

老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

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祭癸一

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倒以夫子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子子

邵須遂謂無此學也

魯衛兄弟

按魯桓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李

氏逐君而專魯衛林父逆君而入衛其政相似卒

之哀公孫于鄆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

其不相遠以此通考周公教伯禽治魯曰尊尊

而親親武王誥康叔治衛曰明德而慎罰衛何足

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

亂而哀姜繼其迹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

矣

公子荆

公子荆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

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

淨而少事其室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

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況荆平本六篇後獻公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荆

而悅之曰衛多君子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十三年公

之兄公孟繁弒司寇齊豹齊豹奪之司寇與鄆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子子

也齊豹將殺繫公在平壽衛下公孟有事於蒺藜

之門外事祭祀也齊豹帷于門外而伏甲焉齊

豹用戈擊中公孟之肩殺之靈公閭亂乘驪從閭

門人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肩公遂出

郭山左傳昭公二十年

衛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

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

顯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

僕

漢明帝滿雍拜老註

帝永平三年二月上始率群臣躬

辟雍三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

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
三老五更

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

迎于門屏交禮。我拜道白。作贊。三老。

卷十四 子路

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

在前祝饌在後老人食多饌故置

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

遇太尊顯效也。

官廣生員註

與觀六手召罷而公已乃出問人壽

以子爲先聖而爲先師蓋召

以爲學宮。故臨堂觀筆。分冬兩

行以爲是。下與同。三。齊。下。未。命。祭。亦。

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求帛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
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
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
秀艾挾策負素空分音奔集京師文治燭然勃興
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
弟入學鼓箏踵堂者凡八十餘人紆遠紆音袂曳
方履間閭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獻陵之對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薨帝即苑中
讀書考下論入卷十四子路 圭
作屑觀以望昭陵陵后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
不能見帝指示之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昭陵
則臣固見之帝泣為改觀

葉公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
而來達魯哀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諭臣
齊景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節用然則政
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狹民有離志焉
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達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

昭陵之對
昭陵之對

以惑其君外郭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
諭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節用詩
不云乎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
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
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以為亂者也
政其同乎哉

莒父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
父即子夏所宰之邑

直躬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
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各焉
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
其父攘羊而謂之吏尹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

曲于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宗

大傳云。宗者謂公子若始末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雖別爲宗。猶爲小宗。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別爲小宗。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古大完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宗者謂公子若始末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雖別爲宗。猶爲小宗。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別爲小宗。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四書考下論

卷十四 子路

天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于子者。自爲其子孫。爲

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併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以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

族

禮曰。族者。謂公子若始末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雖別爲宗。猶爲小宗。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別爲小宗。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三族。父子孫。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爲三族。○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聚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

四書考下論

卷十四 子路

天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于子者。自爲其子孫。爲

族也○海錄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

斗筭

班叔皮曰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向注曰斗筭小器也音義曰筭竹管也受一斗○良注曰筭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書考下論卷十四子略

羊

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筭之役乎○谷永傳永斗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留青日札云斗筭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筭本作簡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筭筭一曰飯器以竹為之今俗名竹飯器口筭箕是也即筭食之類

算

留青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算通作竿長六寸計數者從竹弄言常弄乃不悞也○綱鑑云黃帝命容

算數事
物性
命之
理也
書曰
先其
算命
此通
書
者統
業先
立算
法以
今百
事也
本起
于黃
鐘之
數始
于一
而三
之

成作蓋天○漢律曆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而或焉○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此通書者統業先立算法以今百事也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合三萬為一是以一數變而為三也歷十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而五數備矣初以下一乘三三餘則轉四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四書考下論卷十四子略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十正而之數實凡其未六九五十九枚徑象乾律黃鐘之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章一分也得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以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準水半量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

釐十毫也也。釐多者不失主權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琖三指撮之也。權輕重者不失黍稷失十。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行于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五章算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吟城二。曰粟米以御交買變易。三口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圓。九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訥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九曰勾股以御。

四書考下 卷十四 子路 三

高深廣遠。○算經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歷算法斯興。○算經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重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絲。十絲為毫。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圭。十圭為抄。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于黍黍是二稷草子也。十黍為案。十案為銖。

南人 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

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龜策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况于凡人乎。

巫

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師巫而無雲以禱。則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恒之有常。祭祀則共匪主主神所依也。匪盛及道布神市。及菹館菹以茅為藉館所所以承祭祀守瘞瘞而。玉司玉守之器也。凡喪事掌降之禮人死則降于地。事則巫掌男巫掌望祀望行授號望祀者望而祀。降之神焉男巫掌望祀望行授號望祀者望而祀。

四書考下 卷十四 子路 三

巫之役號者長以旁招以茅茅以招之。冬堂贈無方無算冬者歲之窮設祭于堂以贈送厲鬼無。所用春招以除疾病。吉祥禱祠樂而疾可除。矣。女巫掌歲時祓除瘴浴祓除如上帝已修禱之類。也。早暎則舞雩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神哭以致。新哀也。

醫

說文云巫咸初作醫。○帝王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周禮天官太宰醫師掌醫

漢子孫
山口病者
定遠醫之
用藥也
所為均也

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
者造焉韓曰疾重曰疔瘡瘡曰疔身瘡曰瘡則使醫
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
下凡此皆所○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
癘疾春時有癘首疾夏時有癘疥疾秋時有癘疾
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
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察之以
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四子略 垂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
瘍之祝藥副殺之齊凡癘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
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
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凡有瘍者當其藥焉○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
不可托非曉名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
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
智能寬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
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量藥貴微達幽

漢言曰
瘡瘍者
此其言
在醫家
在醫家

東軒半
王平甫
謂人曰
下本故
知而對
於此中
無不詳

度節氣而候溫冷察脉理而合輕重醫有各而不
良者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必而和而隱括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
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
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
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
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九三不恒其德
四書考上論八卷十四子略 垂
或承之羞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占
周易云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又云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書○又云以卜筮者尚其占○月
令云命太史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歸藏易云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枚卜占于焚幣云不吉不
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
其父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四 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五目錄

憲問上

羿

稷

婦寺之忠

禪讓

行人

東里

子西

四書考下論入卷十五目錄

書社三百

趙

臧武仲

久要

笑

防

公叔文子

子莊子

孟公

新邑

子產

世叔

為命

百錄

禽猶之愛

羿

禽猶之愛

為命

世叔

子羽

子產

新邑

子西

孟公

子莊子

公叔文子

防

笑

久要

臧武仲

趙

書社三百

四書考下論入卷十五目錄

子西

東里

行人

四書考論語卷之十五

憲問第十四上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南宮适

[illegible]

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國能鬻龍圍齊
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寒國君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
施賂于外慙美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
悅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棗殺之棗大杖也
為蒙衆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夏清
臣靡奔有鬲氏國浞因羿室始其生澆即及豷使
澆滅斟灌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者處浞于過國處
澆音于戈國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璫以滅浞
二國斟灌一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羿滅豷
之遺民
于戈有窮由是遠亡失人故也
羿
羿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初羿為家衆所殺浞
因羿室生豷方能陸地行舟浞使豷滅斟灌及斟
鄩氏處澆于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鬲氏以滅浞而
立少康詳見夷羿傳中其子弟也其君伯明氏之
窮窮羿收之立以為相羿逐后相而能遊過乃
然羿室已而殺羿襲其國其室生澆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邠氏女姜嫄為帝
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
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
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
遇而棄之水上飛鳥以翼復之姜嫄以為神遂收
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
足其游戲好種蒹菼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
為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享其
利至舜時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淮南
子曰堯命稷為大田師○詩大雅厥初生民周人
時維姜嫄有邠女為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稷無
子求有履帝武迹皜皜也故欲見上帝足迹而後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生之不可不副無前無害以
蒞厥靈上帝不寧不康不禋祀居然生子
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矢后稷呱矣實
覃實訐大欣聲載路其聲之誕實訐訐克岐克

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音冬低○金曰先見之
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毀褒
之詩
為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
曰命三曰詰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註鄭司農云
祠當為辭辭令也命為禪謀帥劍之命註謂康誥
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齊命于
蒲主為其命禱如衛太子禱諫如召公諫孔子此

裨益

淮南子曰
謀出郭
而知以成
子聖之非

裨謀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氏昭使公
 孫黑如楚昭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
 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大
 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謀曰是盟
 也其與幾何此盟必不能久子皙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
 是長亂之道也昭未幾也必三年而後能紓也紓解

四書章句

卷十五 憲問

六

然明曰政將焉往鄭政將禪謀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班
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爲世
除之奪伯有天又奪子產驅除伯有使子西卽
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
可以足矣不然將亡矣出左傳襄公禪謀能謀謀
于野則後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禪謀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焉出襄公三
十一年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大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氏爲氏。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而使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君。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以驛犇問諸晉。而以告。明也。中。將以弭兵爲小國之利。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惠令。而小國之望也。無法。泉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川。來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于鄭書考下。輪。來十丘。靈問。七

于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定跋涉山川。草行爲政。水行爲涉。蒙犯霜露。以還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諸侯背不。利。小國恐懼。正生于此。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于展。公孫舍之。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得鄭朝以復歸其願而不修德。

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舒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矯音送葬葬音吾子無貳何故貳副也弔喪無副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時命禮所字小在恤其所無不責其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共命以所備御言不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獨此數事乃使卿行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喪車索也即書考下論卷十五憲明主

卒晉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九
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怙寵無違同無放禮無驕
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孰敢忘之定公四年

行人

馬融註曰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
行人小行人皆大夫執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
禮儀及時聘會誦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
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周禮云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秋說而圖
國書考下論卷十五至問

天下之事秋觀以比邦國之君夏宗以陳天下之
謀冬遇以協諸侯之處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
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
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備諸侯之戒○小行
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者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二十年鄭伯賞入
陳之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鄭子展子產帥師賜子

歷次路再命之服王所賜車先六邑二十四子產讓
功子展名舍之而辭其賞公固予之及受三邑公
孫揮曰子產其知政矣讓不失禮襄公二十
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
墓楚郊康王卽位王子圍爲令尹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松柏之下其草不
植未幾園果弑鄭敖而立襄公二十四年衛
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于衛侯

國書考下論卷十五至問
主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
誰謂熱逝不以濯禮之干政如熱之有濯也濯
以救熱何患之有襄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圍
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
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嬖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
者請瑣聽命敬于城父令尹命太宰伯州犂
對曰今尹即公子圍伯州犂君辱貶寡大夫圍謂
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圍布几筵告于莊

是時楚將
出師之令
故公子圍
聘于鄭
聘于鄭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似
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國蒙其
先君蒙欺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解老體其茂以
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恃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
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
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楚之不然敵邑館人之乏
屬也館人之其敢愛豐氏之祧之祧不敢愛豐氏遠祖
也之祧不敢愛豐氏遠祖
國書考下論卷十五惡問
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樂而入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遂會于訖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公
元年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訖尋
宋之盟也國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
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
可乎公子圍在會時解老體其茂以
所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此後皆以
辭今假借君服于楚君也蓋伯州犂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晉之欲背誕也
鄭子晉曰伯州犂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繫武事在昭
當璧之命國難取國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區
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冬便讓位謂亦季為國所殺故言可恐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則樂故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為衛難有憂難無
所須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
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小旻詩小雅其卒章
國書考下論卷十五惡問
之可畏也不微小人亦危殆王退舍而退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城絞切也魏其似君宋左師簡
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
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
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愛
故為代人憂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
子雖愛弗害衛齊惡云雖愛何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愛之道也憂必及之大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三大夫兆憂憂能

無至乎。兆憂已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秦

福之類。八年陳初殺太子。國弱。齊

東里

國名紀云。東里子。諸侯也。果。夏后臣有東里槐

子產

左傳。鄭子。國子耳。終獲秦司馬公子。愛鄭人皆

喜。惟子產之子不。曰。小國無文。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

求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冬。楚子伐鄭。

四書考下論。卷十五。通問。十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猶僭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

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

戲之。役。楚人猶競而卑。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

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不。有。是。以

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

君以觀。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

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

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

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

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浪梁之明年。子驪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

朝于君。兄于當。耐與執。婦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

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

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不虞。薦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入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

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

命。而剪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

四書考下論。卷十五。通問。十九

執事實重圖之。○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

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爲吾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母

亦是務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上帝臨女。無貳女心。有令名也。夫。忽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逮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

生我。而反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生

生我。而反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生

則公十八
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
故未之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閭閻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
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
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遂執事之不問而
未得見也問問又下論卷十五
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
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
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
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
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載
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留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如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痛不戒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
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
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
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
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
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恤之有子產
之從政也擇能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

子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

晉問疾叔向三秀君之疾卜八曰貫沈臺駘為崇

史莫之知此無神也子產曰尚辛氏有二子伯

田闕伯季曰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

遷闕伯于訖丘示主辰辰大遷實沈于大夏晉主

參星水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封諸

汾用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
則亦出入於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察閑厥底以露其體茲心不
與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猶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今君四姬有省猶可無謂若無則必生疾矣晉侯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鄭子產聘

于晉晉侯有疾裨諲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

于今二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賜子產書之二

方鼎○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王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

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
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解說
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
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伯不為卿
則命命焉
又辭如是
三乃受策
人拜于產
以是為其
為人使使
次已位

兒作子產
公孫于東
門使司寇
出新客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魂強。精精爽也。是以有精爽。至于神。神。匹夫匹婦。死其魂。魄猶能。馬休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伯我先君穆公之後。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最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殫死能為鬼。不亦宜乎。○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畢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許。子大叔曰。實以保尼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上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惻然助怨。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

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愛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愚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今事晉矣。其敢有貳心。○韓非子。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道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之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

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太叔曰。罔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有。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四鄰子產曰。非所違也。而相從也。為

國書考下論卷十五 晉國

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過。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記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國乃寬。為文所。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太叔曰。罔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有。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四鄰子產曰。非所違也。而相從也。為

太史公作史記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犇郎由于徐蘇醒也

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渚楚之何子

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

鄧出定公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為之國于脾洩楚邑也

車服以保安道路聞入心乃從王于齊王使由

之聞王所在而後從子西問高厚焉弗

于城麋○麋音里復命

知由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弗行

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大對曰固辭不能

子使余也我商常與知何事

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視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屏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臣也○出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

馬昭王兄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

白江夏竟陵縣有白水

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

王曰善使復其所復職以志前惡

王賞閭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闢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闢懷九子皆從子西曰請舍懷也

辛之弟也以王奔鄧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時懷初謀殺王也其兄辛之言免王大難是大德故宜

滅其小怨理當如此○出定公五年吳太子終累

敗楚舟師水獲潘子成小惟子師之帥及大夫

七人楚國大惕懼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上

文有舟師故以陵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

遷郢于鄧鄧音而改紀其政政其政而新之以定

楚國出定公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

曰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

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憂恤

相無患矣吳背閭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墮不起地作室器不形鏤形升也鏤刻也

觀臺舟車不飭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在

國天有苗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

者分而後敢食分膳餽也其所嘗者食也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勞也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上臺有水曰榭榭澤曰

大差再宿即宿有妃嬪嬪御焉

寓亦備子一日之行一日所行之地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出哀公二十七年
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在魯昭十三年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言衛已敗于
如死之為愈不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棄先君好陳之
之仇亦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
命公子結亦不可于期亦則命公子啓人皆昭王
田書考下論卷十五 三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太寔陳地
吳師卒於城父子聞退口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途替師密發也
使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為惠王越女昭王妾也
出哀公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桐水
之曲○出哀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人鄭人復之如初建還鄭人

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即建也晉人
期鄭之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訢之鄭人省之得
晉謀焉鄭人省察其實得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公奔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即子高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勇不為不利不為害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吾聞
勝也而求死士好復言言之所許必復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田書考下論卷十五 三
境為白公楚邑宰皆請伐鄭怒其父建子西曰楚未
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在此讐不達矣比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仇勝自
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王孫謂
厲劍故自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言勝如
如多覆翼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乃

不子西不悛不知悛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

子西期于朝而劫惠王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

而北應于葉公也○按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

楚圖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

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

與孔子同時

駟邑

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卽伯氏駟邑

書社三日

即書考下卷十五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

戶口書于版圖者凡三百社○管子仲尼篇齊桓

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

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

也高氏國氏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

天下之大節也○家語楚昭王聘孔子至楚將封

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齊社之什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
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月楚之相封于周號爲子
男五十里今孔丘連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
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
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孟公綽

孟子曰

襄公二十五年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也前年魯使孟孝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害魯國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冠其來伐也使民不嚴從得異于他

日魯行之用師齊師徒歸徒空○史記孔子之所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

世世皆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慈來事紂爲周

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

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皐復皐復生衡父

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繆王穆同造父取駿

乘匹並四曰乘與桃林今陝西桃林縣盜驪驪驪耳獻

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

歸穆天子傳曰繆王與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徐偃王

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

徐偃王有犬名鵩倉街所棄卵以歸鵩養之遂成小

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

黃龍也鵩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曰馳千里馬攻

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

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父仲周宣王時伐戎為

御及千畝戰丁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奄父脫宣王奄父

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

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

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趙宗益興出史記趙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

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邠言畢公是文王之子

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

文王庶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

西南二千里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

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

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狄魏滅之以耿封

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

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

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

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

為魏氏出史記魏世家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

號為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魋來乞師將救季文

子問師數于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即荀實來

下軍之佐也今冀季即士魋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

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不伐陳人不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

圖書考下論卷十五 意問 蓋

臧武仲

為魏氏

魏世家

蓋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鄆小國。屬魯。臧孫紇收鄆。侵剋于狐駘。音臺。剋地。國人逆喪者皆鬻。鬻二音。道。麻髮合結。遺喪者。多。故不能。麻髮合結。遺喪者。多。故不能。我君小子。侏儒是使。承饒侏儒。使我敗于剋。公。我君。小子。侏儒。是使。承饒。侏儒。使我敗于剋。武仲請俟農畢。吉。完。及。公。城之。十四年。衛侯與之言。屠。公出奔齊。臧紇如齊。音。屠。衛侯與之言。屠。書考下。卷十五。美。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鍾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方。以救其死。救。魯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制戾其以漆間丘來奔。其。制。大。漆。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治盜。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誘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其竊邑于利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淫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武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

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魯御叔也。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言不知時雨，何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以御叔承命出使之，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常賦倍出。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訪於臧紇。

四書考論 卷十五 篇問 臧紇

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命設重席于堂上，北面酒樽既潔之。召悼子，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族而召公鉏，使與之齒。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乃在下。悼子公鉏遂廢，于是乎季孫愛臧孫。愛其成志。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孟氏欲爲公鉏仇，故誣其將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自爲戒備。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藉除于臧氏。于臧氏借道。臧孫使正夫助之。使正助孟氏除于東門，除墓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氏穿藏除于東門。魯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孫氏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果有兵。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門。之關以出，犇剗初臧宣叔娶于鑄，國生賈及爲而死。娶鑄國女生二繼室以其佳。復娶鑄女之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

四書考論 卷十五 篇問 臧紇

穆姜爲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故立爲姨昆弟。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利，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致大龜於其兄臧賈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爲宗，敢告不弔。敢告不弔。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無廢文仲宣。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犇

其人曰防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盟滅孫門無
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薛公者盟對曰盟東門
氏也在宣公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十六年曰毋或
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公與季孟
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孟獻子
伯服惠孟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虎門之季
孫用之乃盟滅氏門毋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
四書考下論卷十五意問 罕

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季平子即意伐莒取郕魯獻
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滅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周公所敬享
人以祭是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鹿鳴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謂也同人於
卞莊子魯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
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
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
四書考下論卷十五意問 罕

是子道 今士節小 基責焉吾聞之節士不

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久要

野客叢書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我輕常調會文需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抑韻作平聲收謬矣

公叔文子

國書考 卷十五 聖

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諱之曰衛多君子出襄公二十九年文子爲太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噴下噴則上聲聲音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錢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咸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出諫苑文子升于瑕丘地名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欲身後計遽伯玉

曰吾子樂之言文子樂于殺丘則瑗請前瑗伯玉名請先

不從問也○出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鄭記檀弓上鄭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僭稱國使魯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遇李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門使得罪於鄭國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已告老輦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責人之過而效其

昭公之罪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

定之擊鐵擊帶而以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諸侯苟有憂將以爲

之質將爲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

覆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姬之子大姬文惟周公康

叔爲相諍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甚其罪

虎所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公叔文

子卒其子戌音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數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爲謚君曰昔

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以惠乎

昔者衛國有難齊文公作亂殺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白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數多寡之節，因舊與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此段出於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即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及于子。文子曰：然，是吾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矣，其若之何？言我不先與子謀，是我之罪。然君既許，臨我家矣。何以？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汝能執臣禮，富處之。史鰌下。卷十五 終 四書考論

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成也。驕其臣乎？成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我所見驕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必與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之，人之黨。大人朝之徒。大人愬之曰：成將為亂。于是成奔魯。出傳定公十二年。

笑

說文云：哂，笑也。啞，大笑也。哂，笑貌也。○易經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又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云：若號咷而笑。○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防今作防氏邑魯東鄙。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助，卽齊魯會處。

四書考論 卷之十五 終

南書考 卷之十五 終 四

四書備考卷之十六目錄

四書備考卷之十六目錄

憲問下

晉文公 齊桓公

桓公殺公子糾 公子糾

召忽管仲 九合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髮

匹夫匹婦 溝瀆

衛靈公 陳成子

齊簡公 沐

浴 請封

蘧伯玉 君子思不出其位

微生畝 騷

公伯寮 子服景伯

石門 磬

七人 荷蕢

邶風鵲有苦葉之詩 註 厲

揭 高宗

諒陰 堊

冢宰

原壤

杖 闕黨童子

四書考 卷十六

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六

憲問第十四下

晉文公

晉初侯爵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於唐又

號晉扣翼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西沃後滅翼

至景公乃遷新田始叔虞終靖公四十七君凡七百

四十一
年
晉滅之
在位
又九年
晉如霸
子襄公
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神王邑姜力

其手曰虞遂命之至成王滅唐而封焉獻公之子

四書考下
卷十六

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武公妾齊姜上淫生太

子申生娶大戎孤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

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善年

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

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

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

故居蒲城。鬻婢鬻狗。以爲生計。公曰。此沃君之宗也。蒲

西重耳夷吾主蒲與桓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從

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狄夫吾屈羣公子

手將運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論之九一至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論又深矣

晉郤惟二姬
之子居于絳
廐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
廐殺重耳重耳踰墻宦者逐斬其衣袪袪重耳遂
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
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廐廐音咎音
如赤狄之別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
如種隗姓

生伯儵音時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

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人迎欲立重

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

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

重耳聞之乃謀令趙衰等曰台吾薪火非以爲丁

用與非狄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林足求星八矣

固顛走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故血諸

疾令聞管仲照明死此亦欲得賢左盍生乎下是

遂行出史記將適齊謂季鬼曰待我二十二年不

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則就水焉。言將死入水。請待子。請終身待。處狄十

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千丘鹿也衛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1

經 165—196

晉文公始
以重耳之
故也

也言得土者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以謝受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留齊凡
五歲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桓既卒知孝懿
妾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齊公怒其
以滅口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驍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
也驍脅也蓋腋下一肋骨合比若一裸赤體也肋骨
合非赤體則不可見故欲觀其裸及重耳洗浴退
由書考下論卷十六 三

今一也今重耳乃犬戎狐姬所生而蕃盛離外之
患遺棄姬之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也此
意之可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趙衰狐姬
說者二也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周將禮焉况
可疑者三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周將禮焉况
國則何以俄不穀對曰子女玉泉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二十里若
由書考下論卷十六 四

不獲其左執鞭弭無絳者右屬蔡鞅蔡鞅以受箭
也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子玉即成得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
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
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曰驪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
獲驪見秦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
驪及子圉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

妻重耳懷嬴奉他沃盥沃盥也既而擲之擲也既而擲之既而擲之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辭請使衰從公子試河水河水必能匡王室趙衰曰重耳拜賜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出左傳魯僖公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四書考下論人卷十大五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而况君乎請由此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令狐入秦秦取白泉柳懷公入於晉師入曲沃高崇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使人責之曰蒲城之役在僖公五年汝即至不待宿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水之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宿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袂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君在蒲則蒲人余何有焉我知獻公惠公而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其無如害者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四書考下論人卷十大六辱命焉若及齊桓公所為已行者甚眾豈惟刑臣懼罪而出奔者甚多止我公見之以難告晉侯乃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呂既而公宮果火呂甥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有呂秦伯送衛於晉紀綱之僕秦伯送衛於晉紀綱之僕秦伯送衛於晉紀綱之僕

下之原國
恒晉與楚
之然後
可以事伯
於天下
子周泰於
其後
而好戰者
而子王耳
於是魏晉
二出所以
而楚其然
也

盡用以求納之。至是盡用其所益及人求見公辭
焉以沐。託辭以澆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
反宜吾不得見也。而心反覆公之僕人曰沐則頭低
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縻之僕其亦可也。居者行者何以罪居者國君
而仇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出傷
十四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命二子謂伯
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蓋趙衰在狄
時娶叔隗生盾令請迎之
歸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勝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
使人必逆之。同請許之來姬與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晉侯賞從亡者介
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
在焉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寬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乎下義其罪貪天功罪也在下上賞其奸

貪天功奸也在上者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
反以相立君之責
盍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
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出傳公二周襄
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
晉左鄆父告於秦。二子周泰伯師於河上將納王
孤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實於諸侯今為可矣。晉公
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言納王以繼文侯之使上
事業而信義宜布於諸侯今機會為可乘也
偃卜之。此太卜名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黃
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公曰吾不堪也
當此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禮雖
禮未改今之周王
自當帝也今謂言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
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
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止

澤天子在上悅心在大有去朕而復亦其所也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朕而復亦其所也
卦運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晉侯辭秦師而
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
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次於陽樊周右師圍
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於隰
左侯朝王王享禮命之宥既行享設酒禮又請
隧弗許也諸侯皆懸棺而下曰王章也章顯于
侯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惡也有代周之
德而進欲變天子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創周
之禮是二王也則邑在晉山南河北族
文之意晉于是始居南陽則邑在晉山南河北族
四書考下論卷十
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日
謀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止滋多退
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即時對曰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行遂使趙衰為原
大夫出晉侯公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師師
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師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宋一寒孤纒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蒐於被廬治兵也
作三軍晉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今後大國之禮謀元帥心泉曰御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賦猶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有言有功然後君其
試之乃使卻縠殺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樂
枝先軫樂枝魚子也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
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
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人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財物易資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財者不詐以求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明貴賤少長作執秩
以正其官執秩上爵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
禮則聽上分而不民惑出穀戍釋宋圍明子楚子
然後用民以圖霸業

穀使子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由晉文以文德化民故也
○出魯僖公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大車言其且令無人僖
而乘軒者三百人德居位者多
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執德也魏犢頗頑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不圖報於何有二子有從公之勞故怨言從公勞
藝者傷負羈氏其言至魏犢傷于公欲殺之
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顓顓以猶於師由是執曹伯
以界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
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王去宋曰無從晉師晉四書考下論入宋十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車志曰尤當則歸
宋而歸可又曰知難而退引此蓋謂晉師難以又
曰有德不可敵知此蓋謂晉侯備嘗險阻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子王使宛春楚大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宋出境曹伯
封曹而于犯曰子王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侯也
取一謂以釋宋圍惠侯臣謂子不可失矣言可
王也取二謂以復曹衛為已功

罪勿失先軫曰子與之不先軾以子犯之言為定人之謂禮謂之有禮楚一言而定三國後衛討曹釋
宋是安我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伐則
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復衛封曹三施
怨讐已言何以戰不如此許復曹衛以勞之許二國皆告絕於楚而執宛春以怒楚
而後圖之勝負未定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求戰晉師
四書考下論入宋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晉君而避子王且楚
師老矣連年在外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有贈送之恩
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尤其讐昔楚之
其避楚之言以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當楚人之讐怨
退而楚還我將何味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王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歸父大夫即國
齊國歸父崔天歸父大夫即國
公大於城濮楚師皆靡楚師皆靡
而舍公疑焉

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楚不能為害公曰若楚
惠何樂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耻不如戰也漢北者楚肅滅之國在晉侯夢與
楚子搏手楚子伏已而隨音其隨楚子伏晉侯之
晉侯之隨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晉侯上與晉侯得天楚子下句地故伏
答夢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戲以戰為戲可見君愚執而觀之得臣名子玉與寓
國書考下論卷十六 主

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
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謂子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既不得楚人退師
戒勅子玉戒備車乘敬爾若事詰朝將見詰朝平
平且將以晉車七百乘韞音韞鞅鞅音韞鞅
軍禮見晉車七百乘韞音韞鞅鞅音韞鞅
晉曰朝在腹曰韞音侯登有莘古國之墟以觀
後曰韞音韞鞅鞅音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以益攻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之族

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欲楚馬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
若大將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輿衆也樂枝將下
詐為楚師馳之原軫即先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
之軫為中軍帥漆為中軍佐故以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
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晉師還至
於衡雍鄭地今榮陽作王官於踐土踐土鄭地襄

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服所乘
其服章弁彤弓一彤矢百其服章弁彤弓一彤矢百
然侯賜弓矢拒咎一占音西器名拒黑漆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
有惡于王者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
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

凡三見王。○出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相踐。曰風。蓋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公大旆之左旗。祁瞞好命。此掌馬四事。而不司馬殺之。以殉於諸侯。使茅茨代之。師爲修軍令。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故號臣僑爲士會。攝右。僑代舟之僑也。上音及晉侯。侯於人於晉。獻俘授餼。自鄆到。飲至大賞。飲酒告至於廟。徵會討貳。諸侯之二心者。殺舟之僑以殉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舟之僑也。○出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率臣之禮。皆謂而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不正之事。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出僖公二年。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儒如。貨筮史。姓侯。名儒。納賂於晉史之。使曰。以曹爲解。以滅齊。桓公爲會而掌。上並者。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衛曹衛而不與偕復。衛曹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

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出魯僖公初。公公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佚之狐。太夫言於鄭伯。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人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之武。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之武夜縋而出。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公矣。若公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鄭之遠也。君知其難也。今越國欲取鄭。以爲秦之遠。鄭之遠也。君知其難也。秦若亦知焉。用公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人。則秦之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交手之通。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往年納惠公。許君焦瑕。東公許。路秦河外。朝濟而夕設版焉。設版。築以拒秦。秦之所欲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助鄭。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

及此因人之力而敗之 不仁失其所與 亦與之共
事也 不知以亂易整 是晉和楚而運 不武吾其
還也 亦去之 出僂公晉 蒐于清源 晉地 作五軍以
禦狄 趙衰為卿 今始 原大夫為新軍師 出僂
公 楚聞章 夫 平於晉 楚自 請平 晉
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出僂公三 九年冬 文公卒
子襄公歡立

齊桓公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 太公之後 釐公太子也 初
釐公同母弟夷仲蚤死 其子曰公孫無知 釐公愛
之 令其服秩比於太子 諸兒 釐公卒 太子諸
兒立 是為襄公 始為太子時 常與無知聞及立 絀
無知服秩 襄公無道 諸弟恐禍及故 大弟公子糾
奔魯 其母魯女也 管仲召忽傳之 夫弟小白奔莒
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于釐公 小白自少好善 及無
知弑襄公 而自立為齊君 初 襄公使連稱管至父
而代其年 而公弗為 發代 或為請代 公弗許 二
人因謀作亂 公遊於姑 遂州於 丘 魯反
來之 費曰 我奚御哉 而 而 之 費請先

入伏公而出 闕死 于門 申 下 紛 知 死 於 階 下 遂
入 試 之 而 大夫 高 侯 獲 神 也 及 雍 林 人 雍 林 殺
無知 議立君 及其 子 雍 殺 之 告 齊 大夫 曰 無知
弑襄公 臣 謹 行 誅 惟 命 是 聽 高 國 先 陰 召 小 白 于
莒 魯 聞 無知 死 亦 發 兵 公 子 糾 而 使 管 仲 別 將
兵 遮 莒 道 射 中 小 白 帶 鉤 小 白 佯 死 管 仲 使 人 馳
報 魯 魯 送 糾 者 行 益 遲 六 日 至 齊 則 小 白 已 入 高
侯 立 之 是 為 桓 公 桓 公 之 中 弒 佯 死 以 誤 管 仲 已
而 載 溫 車 中 馳 行 亦 有 高 國 內 應 故 得 先 入 立 發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六

兵距魯 秋與戰於乾 音 乾 時 齊 地 齊 水 在 樂 安
乾 魯 兵 敗 走 齊 兵 掩 絕 魯 歸 道 齊 遺 魯 書 曰 子 糾
兄弟 弗 忍 誅 請 魯 自 殺 之 召 忽 管 仲 魯 也 請 得 而
甘心 臨 之 不 然 將 圍 魯 魯 人 患 之 逐 殺 子 糾 於 生
實 地 召 忽 自 殺 管 仲 請 囚 桓 公 之 立 發 兵 攻 魯 心
欲 殺 管 仲 鮑 叔 牙 曰 臣 幸 得 從 君 君 竟 以 立 君 之
尊 臣 無 以 增 君 君 將 治 齊 即 高 侯 與 叔 牙 是 也 君
且 欲 伯 王 非 管 夷 吾 不 可 夷 吾 所 居 國 國 重 不 可
失 也 於是 桓 公 從 之 乃 佯 為 召 管 仲 欲 甘 心 實 欲

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桓桎堂阜齊地名范棠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牙得於此因以為名

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

隰朋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仲制國五家四里為連十連設輕重通之利管子有法七篇輕重法又有以賄貧窮解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

滅鄭一作鄭子犇莒初桓公以時過鄭鄭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盟曹沫以匕首刳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

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刳許之而倍信

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止地於魯諸侯聞之皆

信齊而欲附焉九年諸侯會桓公於甄甄齊地名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驕

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工者百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今鮮卑地

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

燕莊公遂送桓公於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

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

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

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

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

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

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

侯城楚丘而立衛君楚丘衛地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

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蔡姬也公懼止之不止

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

說莊公曰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淮南有以僂無棣在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澣焉西爪竹荆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於匭匣以供祭祀禮所謂縮澣用茅是也楚貢荆州不以其貢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周昭王南征濟于漢船解王及祭公俱沒寡人是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之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若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齊師進次於陘地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陽濮縣南在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覓秋齊伐陳計不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晉三十

四年書考下論卷十六是問主
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周襄王使宰孔大賜桓公文武胙昨祭肉尊之此二王後彤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令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葵丘之會桓公震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而桓公之者九國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

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皆古國名西伐大夏涉流沙大夏并州東馮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伐鄭乘車之會六魯莊公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會于九年會于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天子曰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昭明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

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事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詭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可，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量輕重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九合

由書考下

主

春秋魯莊公十三年春，齊侯不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上而會於下。始稱之辭也。王風之什，紀筆於莊。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自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冬，公會齊侯盟於柯。魯將盟，曹沐以匕首劫於壇上，反脅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金小快業，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以曹沐三敗所亡地與魯。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郕。衣裳之會，二。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郕。衣裳之會，三。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許。

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衣裳之會，四。二十二年冬，齊人伐戎。齊始治兵。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衣裳之會，五。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敗績。收略。三十年秋，齊人降障。鄭小國，以冬齊兵協之也。人伐山戎，昭公元年，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衣裳之會，六。

由書考下

主

六年秋九月，齊侯、宋公、魯人黃人盟於黃。衣裳之會，七。不在九年。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衣裳之會，八。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首止。謀弒周也。衣裳之會，九。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世子華盟于甯母。衣裳之會，十。秋，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可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皆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若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母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好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以之不暇豈敢不懼乎總其罪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今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

田書考下論卷十六
位君盟於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許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問也齊侯焉八年春公會王以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勝世子欵盟于洮兵車之會一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之會九
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

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大夫救徐也伐徐之會三救患不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淮兵車之會四○疏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殺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寧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賈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又記莊服虔曰九合一會于咸會城濮救陳

田書考下論卷十六
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會于鄆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國語桓公使鮑叔牙宰糾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者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今之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二漿三浴之，宿公親迎於郊，授殿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月降掛讓，遂退，習閑辦辭之剛柔。」臣不如昭明，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開士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用，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知。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然而易夷吾夷吾不爲也。若欲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成父賓胥無輔政。○桓公問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閑處。」

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聚而州處，燕閑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初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以旦暮從事，施令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與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因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輔，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耨耨及寒，擊草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雨時既至，扶其槍刈，耨鏹，以旦暮從事于田，而脫衣就涼，首帶茅蒲，身衣襦褐，當體全足，恭其髮膚，盡其四。」

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其何有於

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桓公

日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按史記衛

與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有石牛衣不澤元

浸長何時且請浪之水白石聚中有鯉魚長尺半

休息吾將拾汝相齊國東門今屬石班上有松

栢青且關麗布衣今綴幾時不遇今堯舜主牛令

髮

李時珍曰頭上曰髮屬足少陰陽明耳前曰髻屬

手足少陽目上曰眉屬手足陽明唇上曰髭屬手

陽明頰下曰鬚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髯屬足少

陽其經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少則美而短氣

少血多則少而惡氣血俱少則其處不生氣血俱

熱則黃而赤氣血俱衰則白而落○素問曰腎之

華在髮王水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

華腦減則髮素滑壽註云水出高原故腎華在髮

上者血之餘而者水之類也今方家呼髮為血餘

圖書考下論卷十六

髮

內經云髮神榮華字

大元腦神

精氣字

元

西醫雜類

云髮時有

何髮字

用髮字

髮為十

餘髮以

髮取之

髮中流也

蓋本此義也○類苑云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

匹夫匹婦

白虎通云度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

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

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

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

圖書考下論卷十六

髮

正今人單衣故云

溝瀆

周易云坎為溝瀆○周禮云雍氏掌溝瀆澮池之

禁○前漢本傳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開道溝瀆數

十處以廣灌溉歲增至三萬頃○賈誼賦彼尋常

之汙瀆兮當容吞舟之魚○爾雅云江河淮濟為

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王魏不死建武之難

唐詩王琬傳建武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

注云水

注云水

注云水

注云水

注云水

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威弟有隙帝高貴王不能輔導流寓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王即秦也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拜諫議大夫

衛靈公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

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衛卿孔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襄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祿之如魯後有諸孔子去後復來山史記靈公孫觀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殺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其亡也出說

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寤君若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寤君若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寤君而不言君也有說不可無說夢見寤君而不言君也有說不可無說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人場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之人有場今臣之人有場於君者乎是以夢見寤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於君者乎是以夢見寤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子瑕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子瑕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懷不果蒯聵數日之夫人覺之陽後懷不果蒯聵數日之夫人覺之呼曰太子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令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令子鄆僕鄆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怒太子出奔謂子鄆僕鄆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怒太子出奔謂鄆曰我將立若為後鄆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鄆曰我將立若為後鄆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鄆為太子曰此靈公命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鄆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鄆曰臣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于是也鄆曰臣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于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孔圍文子取蒯聵之

毛持六祖
廣有二仁
小婦名丑
耳。

陳成子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

婦厚陳恒
以商公而
盟者皆定
其後不盟
者說之石
龍人曰生
之事日月
其高乎之
今諸人
曰公而老
而弗我德
人不能雖
然不量測

爲田氏孟夷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
聲相近爲田氏一案隱云據史此敬仲奔齊既奔敬仲生
齊不敬仲本故國流徙改陳氏爲田氏

爲簡公田成子與闕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
心害闕止闕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
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
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姬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
陳氏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陳名也田亦田氏之族
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于我卽闕常與田
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于我曰吾欲
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
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
因書考下論卷十六惡問 聖
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
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入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
一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
害簡公乃止田常出問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
行曰卽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也田常於是擊
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田氏之徒追
殺闕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齊邑
薛縣是也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
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執簡公簡公立四

年而弑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鶯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旣弑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若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闔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制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

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郕邑瑯琊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爲田常封邑也

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

國書考下論

卷十六 志同

里

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轅代立

全篇出史記田齊世家

齊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傾諸朝

心不安故敬頤之

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

子我諱也

田逆

陳氏殺

人逢之遂捕以入

子我將性之肯事於君而田氏逆逆之殺之遂執逆入朝

田氏

甚焉也
臣廷其
政和之
不而危
不可順
公之非
人之非
然則常
千底既
公之則
余不用
之不以
此意也
也

方睦陳常方欲謀齊使四病而遺守囚者酒使陳
病而遺守醉而殺守者得亡陳逆子我盟諸田於
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陳逆子我盟諸田於
陳宗忠故盟之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
孫言已已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
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
曰我達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子我之命何
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陳逆彼得君彼謂君
弗先必禍子陳常子行舍於公宮陳氏作內閭
也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
國書考下論卷十六聖
意我若子盈惠子得子我在幄出迎之幄帳也
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不得後入官者禦之
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
禦陳子行殺宦者舍於公宮公與婦人飲酒於檀
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太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公以
怒聞公猶怒將出出奔曰何所無君何國無子行援
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言田氏宗所不殺子
者有如田宗言子若欲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闔於大門宮中門曰闔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

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豐丘陳役之郭關齊關成
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黨大田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嬖公命取出雍門齊城門
與之車弗受口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
無以見魯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左傳云公曰予蚤
從御缺言不及此田常遂殺簡公於徐州乃立簡
公弟魋是爲平公全篇出史
沐浴
國書考下論卷十六聖
玉藻云日五盥沐浴而盥音梁櫛用櫛音櫛髮髻
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疏盥洗手也沐浴以
浙稷之水洗髮也櫛梁以浙梁之水洗面也髮濕
則滑故用櫛木梳乾則澁故用象齒櫛沐而飲酒
曰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音履蒯席連練
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疏杆浴盤也連
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
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履而進飲也
請討

子樂之言文子樂於暇丘則環請行請先行以去惡其事而不欲聞也○出禮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詞

良其背不獲其身言內不見其人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言外不見其人也○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意同聖

微生畝

微生畝武城人也或曰微生高之族通志氏族畝

今人曰

驥

東方朔傳曰驥驥驥耳飛兔驥驥大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荀子曰驥騄驥驥驥驥驥耳古之良馬也○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稱踰輪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次位伊藉白之為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為狀也疎身輕

足高額露精氣猛聲烈步達視明飾金鏤音之烟樂揚玉鑿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嘶音永埒於修塢音舉舊閑而未儔考前迅而較名○宋顏延之馬賦曰昔帝軒涉位飛黃服皂后唐膺錄赤文侯日漢道亨而天驥呈身魏德懋而深馬效質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髮輝夾鏡兩搖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去塵轍馳騁迅於滅沒○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子鄴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殊之稱從飲之汚池厩櫪也上庫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意同聖

而下蒸騶絡也綴索而續羣其易如此予方病且寒求沽于肆肆之駟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割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索謂善價也辛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于馬也觀之周體怡然視听然笑既而拊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觀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好態宛如鐫如曄如

伯寮即申繆字子周或云魯人○馬註曰

公伯寮

也聞言竦焉遂傲其僕調其皂隴其惡廢其... 伯寮是譏怨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

伯寮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

子服景伯

伯寮是譏怨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 聖門之蠹勝遂罷其祀

子服景伯何昭伯同子也哀公三年桓宮傳官災... 命不共居常刑較人乘馬中車脂轄

吳人曰宋百半我... 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於鄆吳來

平晉大夫過十晉大夫即范欽也昭二十一年百年

吳王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欽食而棄禮以大國

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

有數矣有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

也制禮制文上物不過十二天子之室數以爲天

之大數也故制禮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年亦

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以矣棄天而背本

與之季康子欲伐制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

信大國伐小國不仁也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仁信孟孫曰孟懿二三子以

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如惡賢而逆之而可順其言言對

曰大禹今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

知不危何故不言知伐利必言言下危

不樂而出秋季氏

伐制以邾子來獻于毫社以其國利茅夷鴻諸

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

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制所以召吳師克東陽而

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雙室公賓庚公甲

叔子賓庚公甲與戰於夷與吳戰獲叔子與析朱

宗魯地每日常會遂次于泗上微虎魯人欲宵攻

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幕庭

卒三百人有若與及稷門魯南之門或謂季孫

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

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在宣公陽丁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

之盟我未及虧而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達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

萊門萊門乃請釋子服子服于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子當之而後止吳人盟

而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吳使王合諸侯則伯帥
侯牧以見于王伯帥官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
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無不及以爲伯也
以吳爲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爲伯矣晉定公成爲敝邑將改職貢晉之職貢是魯
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刺以屬于吳而
如制以事晉魯之制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若吳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
半制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于吳而且執事以伯
如制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于晉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
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
言已立後將以二乘於六人從以二乘之車與遲
不避因執將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
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
十月辛幸有事于上帝先王有事季辛而畢三辛
說何世有賦焉自襄以來自襄公未之改也若不
會祀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祀宗將告神曰景伯不
以是且謂魯不共且吳人謂魯而執其賤者七人

石門
恭道將何爲出國
請爲恭王大夫恭王大夫今吾子之敎官僚曰陷而後
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恭王昭王之孫穆王
穆王欲肆其心恭王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
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恭王昭王之孫穆王
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楚國之
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楚國之
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幸及至
蒙議諸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大事諸
者先其言不從其言則大矣有是寵也而不知其過可
謂恭乎若先君則今吾子之敎官僚曰陷而後
恭道將何爲出國

石門齊地或曰濟北唐縣故城西南濟水

之門善譽與地考云○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
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王晨夜
開閉

磬

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構篳音植上

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爲易形○皇圖要紀曰帝鑿
造鐘磬○世本曰無句作磬無句剋○五經通義
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象

圖書考下卷十六

聖

萬物之成也○爾雅云大磬謂之磬

爲徒擊磬謂之寒○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八

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筭篳音謂之編磬○周禮冬

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之爲制上曲者爲

鼓也股在上倨而長其博爲一其廣爲二股爲二長

一尺八鼓爲三其下當擊之處參分其股博去一

以爲鼓博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

爲之厚則股與鼓同已上則摩其旁者已上過于厚

其聲石故摩已下則摩其端者也太薄則其聲薄

故摩其端

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有編磬編鐘磬師之職掌教擊磬擊編鐘

之鐘磬南之詩二樂皆教其鐘磬也凡祭祀奏饗

樂祭則磬師奏饗樂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

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樂經云

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此謂特縣大磬配鐃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

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

生也頌作庸庸功也○樂書云昔王皇爲重泉令

七人

小學紺珠經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荷黃儀封

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正

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湯制法典

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通義云作書契開稼

穡作甲子禪賢在瑤幾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

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跡故不列于作名義之品

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順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燭終卒卒之爲言終于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爲言消也身消名彰故人曰死竟去亡死之爲言漸精氣窮也

冢宰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四書考下論卷十六意問李一
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爾雅云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變冢爲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原壤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如狸首之班言就女手之卷音然如狸女手之卷言夫子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疑夫子必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也○魏書李業典傳梁武帝問原壤何處人業典

對曰鄭注云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有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典對曰原壤所行事存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于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之後世業典對曰此是後人所由書考下論卷十六意問李一
錄非孔子自制

杖

禮記云獻杖者執末○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信之問曰子之妻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誦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王粲云茲杖靈李以介眉壽奇幹直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杖杖之爰茂○殷允云植德

扶者捨杖焉資○羅衮云身乏疲杖以扶之國之
危賢以圖之○王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
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闕黨童子

新所曰孔子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收漁分有親
者得多○氏族畧云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
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六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六

四書備考卷之十七 目錄

衛靈公

衛靈

陳

絕糧

毋往參焉

蘧伯玉

子貢悅不若已

時之正令之善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目錄

周冕

鄭聲

史

師冕

季氏

顓臾

四分魯國

咒

干戈

問陳

問陳

州里

史魚

孫林父

行夏之時

殷幣

韶舞

柳下惠

水火

相師

東蒙

周任

家臣屢叛

蕭牆

以越伐魯

禮樂征伐

公子遂殺子赤

千駟

首陽

邦君之妻

陽貨

陽貨

歲

莞爾

牛刀

公山弗擾

佛肸

中牟

匏瓜

周南召南

玉帛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目錄

鐘

鼓

吮癰舐痔

朱

孺悲

鑽燧

食粥簋衰

博

奕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

司馬遷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遊陳向註曰

雍渠閹人也而衛靈公與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

孔子耻之去衛之陳公掩被與婦人遊子貢見公

過掩其目武知任其過故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

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恂道遭行人卜商卜商

曰何驕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

孫恂子夏曰微恂而勇若恂者可乎御者曰可子

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門為召儒使

者曰行人曰微恂而勇若恂者可乎臣曰可即載

與來君曰諾遂先生上趨召公孫恂至入門杖劍

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

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為

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於敵

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

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

之民而成威丁蘭卷之間者是士之毒而君子

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揖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出韓詩仲尼外傳問于太史大弼，伯常蹇希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正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噬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希韋曰：夫靈公也，死于莖于故，四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二

子若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還而隱迹。遽伯玉焚其樂器于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出實錄記問陳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附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再罹難，寧闕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照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代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資衛之，所以待晉者，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出史記孔子始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驟乘出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干戈醜之既而復反
乎衛靈公問兵陣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
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陳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
本多作阜傷車乘之車按諸陳字而作陳鄭之陳
此六書為假借也蓋謂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
王義之小學章獨阜傷作車縱後俗行不宜追改
○顏氏家訓云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
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七衛靈公 四

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別此謂地陳用車
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出六唐太宗曰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
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
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
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
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
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
四為九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

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
制敵則紛紛紆紆闖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池形圓
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周之
始典則太公實繕其法始于岐都而建并敵戒車
王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
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威武
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
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
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七衛靈公 五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關楚陳整而不久燕
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大齊性剛其國富
君臣驕奢而節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
心前後後輕效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
其左右脇而從其具陳可壞素性強其地險其政
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弱心故散而自戰擊
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土貪于得而離
其將乘車縱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
廣其政嚴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

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追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川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吳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新書大

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皆與罪同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易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出尉繚子

五陣之法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二鼓舉朱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陣之疎密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一列一陣凡十列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先以前爲後退無奔進退無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三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陣法兵四書考

卷十七 衛軍公 七

之形勢也。曲動衆後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共並作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復有屯尤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三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二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爲精密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穰苴兵法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觀者唐李靖兵法

穰苴兵法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觀者唐李靖兵法

通典其書一慮數十家悉漢近無取而陣圖所存者唯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裴緒有九陣圖參引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為証合是無有焉惜哉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加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險赴深谿莫有逆其命者俾焉遇敵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勅敵驅馳於絕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計矣故平居則訓齊遇敵則擊搏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

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而無奔非捷亂之禍棋指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紛紅紅圖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圖而不可破不用陣法其孰能與于此乎

出裴緒虎鈴經曰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

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隨時增減此非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制兵之法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

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荷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編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

虎則其為八封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

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陣唐李衛
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陣
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
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
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
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于
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于天地陣之外者非
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
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
制勝作為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衝抗于外軸
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次傑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
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弛張則二廣
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非逐
獵鬻南平虫尤遺風冥冥神機未味項籍得之霸
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
中容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按魚復之圖全本于握機贖其妙窮其神者武侯

圖書考

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十

凡修祖者
則六

祭不整之
則不祭
祭則不祭
祭則不祭

而已獨孤及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孫季康子謂卞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
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也不
學軍旅為衛靈言之也其以柱人主之雄心乎有
如懲噓而廢食則宋事可監也嘗閱宋史金主亮
南侵上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
捷書至讀之至全賊又濟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
耶聞者掩口嗚呼孰謂軍旅果不可學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
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
高八寸五分○禮明堂位云薦用王豆雕簋同
用椀音厭厭音厭王豆以王饌豆也簋音歸簋音歸其
足如按厭則加饌木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
足中如按厭則加饌木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
殷以椀周以房音房房音房如椀之樹枝也房者
足下之附音夫謂之之上夏后氏以揭豆殷至豆
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周獻豆音豆揭不飾也木質而已取俎進俎不坐禮
記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
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此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其其自

往之組八益之實美物備矣。○魯頌曰：遵豆大房。
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組。

絕糧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
蔡之問，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禮陳蔡大夫。
謀曰：孔子賢者，所議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
陳蔡之問，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
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
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
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
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
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
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士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士

州里

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
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出史記

周禮人司徒五黨為州，使之相親。二千一百○遂

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能明

母往參焉

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而

離之謂離，三和之謂參。○出

神

禮記
檀弓
下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紳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中紳居一焉以有聲帶者示有事也○紳大帶指謂插笏于大帶革帶之間出漢志紳大帶所以指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緣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事錦帶並紐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于帶麻者不紳此古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闊腰而結于前再緣之為兩耳乃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古

其紳復以五經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左傳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于失容失容反陷于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于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禮記云

史魚

史魚名鱸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左傳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古

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史鱸之力也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夫有知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出禮記衛靈公問于史鱸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驕傲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鱸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將當司馬執袍以行之一國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有扈

氏戰三陣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
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
鼓之所嘯。故曰教為務也。此劉向

蘧伯玉

蘧公曾與夫人夜坐。聞車聲。憐憐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
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
則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主

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
視之。果蘧伯玉。出大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
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
兵不出。出劉向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
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嘍。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
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螻蚱乎。怒其臂以當車
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
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
則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主

者。以筐盛矢。以蜺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
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
慎邪。也莊子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
于河而聞實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寶
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
此三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剗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
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

哉乃反乎衛王伯玉家。○蓬伯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于鄭則子產于衛則蘧伯玉數人而已。

孫林父寧殖 蘧伯玉章註

晉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後二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蘧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甲午衛侯伋復歸于衛按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後

幽書考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夫

甯喜欲復獻公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子貢悅不若已 子貢問為仁註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人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井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行夏之時

史記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禮記 禮記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漢書歷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夜半為朔○獨斷云夏以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十三月為正十寸為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族而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大呂言陰八太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氣鍾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周書曰萬物春生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夏長秋收久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故得天百子所同○禮運云子曰我欲觀夏道是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春秋元命苞樂稽耀嘉云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交泰尚黑以寅為朔○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孔叢子子思曰夏數歸於大荒辨之所同也殷周王

三王之代 漢書正義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

鄭志大衍曆
日度議曰夏小正
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

朱子云
以夏時

定曆于漢
而以夏時
得夏時干紀
書也其有
得夏時干紀
書也其有

正是以夫子云○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
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
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
進垂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
與古合○晉志云夏曆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
制法斯異傳曰更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
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
國以協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微陰陽發生之數
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
也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子
流故能該歲生靈堪輿大地○夏小正序云孔子
得夏時干紀書也其有得夏時干紀書也其有
辭大抵約嚴不類素漢以來文章信其為有夏氏
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
水雪雨旱之節草木移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之
屬然與粥伏鄉遊涉陸離鳴鳴之應固不具紀
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月令也○唐志曰天統
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
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大明會典國家治曆明

洪武十七年
授時曆之制
洪武十七年
授時曆之制

得其人則可
不得其人則
得其人則可

冬至日躔
赤道之度耳

時以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事
隸于祠部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預
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賜嘉靖
十九年改用十月朔○裨編我朝大統曆法悉用
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
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
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
之際有先天後元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審合議者
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
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
史李謙厯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且
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
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
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胎合不可謂
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
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
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
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

上與而孔
子獨取殷
禮是殷之
實勝于周
也又言馬
致美乎殷
見而論見
以周為貴
是周之文
勝于夏也
蓋不能無
損益于其
間焉

宋書禮志
云秦開三
代之車
取於周
故秦車
如日金根
車也漢氏
因秦之禮
亦為之
所制秦取
之於周也
之於周也

華路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志樊纓以繅建白旗
名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錫纓以淺黑
為樊以錫色建大麾夏后以口以卦蕃國王后之
飾車為纓建大麾夏后以口以卦蕃國王后之
五路重翟錫而朱纁馬而朱纁以朱為車旁之蔽
祀宗廟厭翟勒而績總使相壓也龍勒飾馬面以
績為總從王見安車雕面鶩伊總安車坐乘車也
賓客則乘之安車雕面鶩伊總安車坐乘車也
飾以青黑之纁為總皆有容蓋蓋車蓋翟車其面
朝見于王則乘之纁為總皆有容蓋蓋車蓋翟車其面
組總有帷飾勒之當而而以組為總有帷為蔽
焉后出採翟車組輓有翼羽蓋行者也其以
桑則乘之翟車組輓有翼羽蓋行者也其以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蓋

乘夏假篆夏五色夏篆以卿乘夏纁亦五色大
夫乘墨車漆之黑也士乘棧車素而漆庶人乘役車
有方箱可載任○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
以祭天故曰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慈故止一
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
殷路也殷則三就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對次
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
之文云次路七就為誤也○史記殷紀云孔子曰
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後漢志殷瑞山車金根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蓋

之色○崔豹古今註曰秦并天下開三代之輿服
謂殷得瑞山車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焉○留
青曰札云秦始皇開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轅南
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
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
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為
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根車根
車應載萬物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
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之色○三禮圖

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
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衮冕十二流鷩冕
九流毳冕七流絺冕五流玄冕三流旒各十二
王公之衮冕九流九玉侯伯七流七玉子男五流
五玉孤三流三玉大夫二流二玉士以弁庶人以
冠○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王冕有六大夫
冕希冕玄冕此云五冕皆玄冕朱裏玄表而延紐
者大裘與袞同一冕也延紐
延版之上覆者細小弁也綴
于冕之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縹十有二就五
采縹爲繩如縹之文以貫玉而皆五采玉十有二
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聖公 主
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縹貫玉笄朱紘以玉爲笄
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就玉笄朱紘以玉爲笄
諸侯之縹旒九就就每就綴九旒旒音民玉三采玉
石似玉者三其餘如王之事延紐玉笄朱紘也縹
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延紐玉笄朱紘也縹
旒皆就玉璫玉笄此總言侯伯之冕侯伯七就子
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服其纁玉璫其象
邸玉笄玉璫以象爲璫即五采玉十二也王之弁
經服弁而加纁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
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命數也而掌其禁令不得
也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表黑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衮冕衮衣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四曰火
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八曰黼九曰黻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也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毳謂宗彝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謂桑而裁
以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謂桑而裁
無畫也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無文也凡兵事韋弁
服韋弁之祗音示朝則皮弁服以鹿皮爲弁凡甸冠弁服
冠弁委凡甸事服弁服冠弁也凡事弁經服弁經
弁而加經經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聖公 主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
綴長短之制○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效國子
國之舞雲門樂以祀天神舞咸池樂以祭地祇
舞大磬樂以祀四望禮記四望四鎮四塞舞大夏樂以祭出
川舞大濩樂以享先妣舞大武樂以享先祖○
書大禹謨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
兩階兩階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樂記云其治民勞
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
舞知其德

鄭聲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止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

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淞男女錯雜

為鄭聲以相悅懽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禮

記疏義云鄭國之為俗有淞淞之小男女聚會謳

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鄭

聲鄭詩二十一一篇說煩人者九篇故鄭淫也○今按

說煩人者唯九篇異○樂記云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天

倦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

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

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齋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者淫詩也夫子

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

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月華總錄云論詩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

子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盜

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為士師三黜或謂

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

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

展喜之弟禽師師受命於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寡人怨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

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

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

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

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

其嗣世九年而京命廢職其若先君何若必不然

書世世世次後也工宗祝書昭穆宗掌其禮猶
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倍爲明而升之
自玄王以及主癸。玄王契世莫若湯自復以及王
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曰蒸未嘗躋湯與文武
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
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
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明未有祀順不祥以逆訓民亦
不祥。易神之筮亦不祥。不明而踰之亦不祥。犯鬼
道二。犯人道一。能無殃乎。出昔者齊無故起兵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德公 三
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于齊。魯君曰。
吾千乘主也。身自便。于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
火不得。不遑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齊。縱不解於
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
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袂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
寡人所謂饑而求黍。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
見于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籍子大夫使齊。柳下

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
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
先公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
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
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判
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判
羊矣。臣之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
侯乃解兵之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
解齊兵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出說○家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德公 三
語夫子曰。孝慈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
隨。蓋柳下惠之行也。出○柳下惠處魯三黜而
不去。愛民救亂。其妻語之曰。子無乃濫乎。吾聞之。
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柳下惠曰。油油
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
課程。安能汙我。油油然。壽之處。仕於下位。惠既死。
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
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

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獨
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材不蔽兮豈
人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冤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
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為諡莫能竄一字君子謂
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改傳

史

世本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
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語

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
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一曰治
官二曰刑官三曰職官四曰官常五曰官計六曰官
法七曰官刑八曰官常九曰官計十曰官法十一曰
官刑十二曰官常十三曰官計十四曰官法十五曰
官刑十六曰官常十七曰官計十八曰官法十九曰
官刑二十曰官常二十一曰官計二十二曰官法
二十三曰官刑二十四曰官常二十五曰官計二十六
曰官法二十七曰官刑二十八曰官常二十九曰官
計三十曰官法三十一曰官刑三十二曰官常三十
三曰官計三十四曰官法三十五曰官刑三十六曰
官常三十七曰官計三十八曰官法三十九曰官刑
四十曰官常四十一曰官計四十二曰官法四十三
曰官刑四十四曰官常四十五曰官計四十六曰官
法四十七曰官刑四十八曰官常四十九曰官計五
十曰官法五十一曰官刑五十二曰官常五十三曰
官計五十四曰官法五十五曰官刑五十六曰官常
五十七曰官計五十八曰官法五十九曰官刑六十
曰官常六十一曰官計六十二曰官法六十三曰官
刑六十四曰官常六十五曰官計六十六曰官法六
十七曰官刑六十八曰官常六十九曰官計七十曰
官法七十一曰官刑七十二曰官常七十三曰官計
七十四曰官法七十五曰官刑七十六曰官常七十
七曰官計七十八曰官法七十九曰官刑八十曰官
常八十一曰官計八十二曰官法八十三曰官刑八
十四曰官常八十五曰官計八十六曰官法八十七
曰官刑八十八曰官常八十九曰官計九十曰官法
九十一曰官刑九十二曰官常九十三曰官計九十
四曰官法九十五曰官刑九十六曰官常九十七曰
官計九十八曰官法九十九曰官刑一百曰官常
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
一曰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貳外史掌書外令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王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掌贊書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華
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攸史蘇史趙孔
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
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
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
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叩缶皆命御史書
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典
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
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
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
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太史公自序傳云

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記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四書考。下論。卷十七。新定。美。美。

水火

周易云。水流濕。火就燥。○又云。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禮記云。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又云。烹人以給水火之齊。○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

淮南子曰。水濕而漚。火熱而燥。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精陽之氣。氣生火。陰之氣。陰生水。陰之氣。陰生水。

明水明火。○左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韓非子曰。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金鑿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於下。水失其所以爲勝者矣。○揚子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劉子曰。煙生於火。而煙鬱火。米生於水。而米遇水。故煙微而火盛。米泔而水通。○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于火。天文志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尚書大傳云。火發於密。水洩於深。○十鑑云。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燭猶曰火熱熱者多也。○邵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雖陽在外。火之用。既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正蒙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左傳梓慎曰。木。火之母也。○正義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

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晏曰水以

師冕

師冕魯樂師替者也。古者樂師皆用替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相師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替

二百人。無目替謂之替有目眠瞽三百人。眠瞽同

以扶眠瞽掌太師之縣。爲人師設縣則凡樂事相替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 堯

替瞽作樂。○又眠瞽凡樂事相替。相替扶也。○疏釋名

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若以儀禮鄉飲酒鄉射

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眠瞽有目替人無目須人扶

持故也。

季氏第十六

顓臾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

漢顓臾縣。○春秋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

司太皞。與有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注云伏羲四

國皆其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

東蒙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門。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按禹貢有

二蒙。沂州蒙羽其藝東蒙也。蒙羽二山名藝梁州

蔡蒙旅平西蒙也。蔡蒙二山名旅平者 ○洪氏曰

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衛靈公 早

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四分魯國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

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師。叔孫氏稱右師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中軍家屬季氏盡征之

氏臣共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於公。國人盡歸三家三

曰民悅其
愛者弗可
故

文選潘安
仁曰遇米
已而自容
伯用海而
才勞奉周
在之格
故勞力而
就列

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一云周大夫左傳
隱公六年鄭侵陳先是鄭嘗請成於陳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
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
也周任有言曰引周任之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孫穆子名初避僑如之難
在成公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嬪人私為食而宿焉適
齊娶國氏生孟丙仲王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附錄公 聖
曰牛使為豎叔孫夢天歷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後還庚宗嬪人以豎牛以
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豎小臣也
計令穆子殺孟丙逐仲王詳見穆子疾急命召仲
王許而不召因絕穆子之食而卒三日牛立昭子
而相之穆子之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適
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殺豎牛謀不可及周任有言曰言亦引為政者不賞
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

山海經
卷之四
四書考

夏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
曰陳力云云
兕
山海經曰躊過山多兕○坤雅曰兕善抵觸又曰
兕有水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交州記曰兕
出九真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額○本草
陳藏器云兕犀之雖者而形不同○韓非子曰夫
兕虎有域動靜而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附錄公 聖
千斤○山海經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
傾自焚以革皮無武備角助文德○一說兕力犀
之雄者皮堅厚可以為鎧未知否
家臣屢報註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而逐仲梁懷以不
敬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因之
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
內魯門庚寅大誦誦達也逐公父敬及秦邈皆奔
齊敬即文伯之弟八年冬季宿莒桓子公鉏桓子公

藩盾王所以爲藩衛行則歛之王行則無所

陸氏即作困孫於邠遂如越

禮樂征伐

王制變禮易樂有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身獸行則滅之

公子遂殺子赤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季氏

聖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立宣公不肯仲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弟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齊人謂之哀姜

千駟

註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禮記曰天子十二閑閑以水爲之馬六種種馬式

每馬一圉每乘一師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人主之三乘爲阜也馬十二匹三阜爲繫馬三十匹六繫爲廐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較較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種無種馬家四閑卿大夫良馬一閑馬二種止有田蓋諸侯大夫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季氏

果

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一種一良馬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駟牡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

十三州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

南有古冢

南有古冢，峻極蔚然，積茂。所謂之夷齊墓。○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戴延之

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隴師

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

陽，凡五所，各有索據，先後不詳。莊子云：夷齊西至

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仕，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陽貨

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

陽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邪君之妻

曲禮云：天子之配曰后，后不脫以副也。諸侯之配

曰夫人，其君也。廢之配曰內子，內言在閨門之大夫

之配曰孺人，曰命婦，言受命于朝。士曰婦人，婦人

庶人曰妻，妻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事不以老稱，非所以任其

人故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指侯謂他國君

也。自稱於君曰小童，稱之，人自世婦以下，自稱曰

婢子。言卑。○春秋之時，以妾為夫人，如惠公仲子

者是，卑其身也。以妾母為夫人，如僖公成風者是

卑其親也。夫子誌此，蓋正名之意。

陽貨第十七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意如執

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

子卒。陽虎將以瑀瑤飲，瑀瑤美王仲梁懷弗與。曰

改步改玉。瑀瑤亦季氏臣，昭公出，季平子意如執

政。瑀瑤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

君也，子何怨焉？欲使微何必怨？既葬，桓子行東

野，桓子也。如子反費不，不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

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遂之。亥陽虎四季桓子，召公父文伯，文伯見弟

虎，欲為亂，恐桓子而遂仲梁懷。六年，魯侵鄭，取匡。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繆公因鄭人

晉使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孫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晉使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孫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晉使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孫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晉使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孫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苦衷曰虎陷二子於難臣二子季孫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孫桓子公鉏

苦衷曰虎陷二子於難臣二子季孫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孫桓子公鉏

死懼不免主恒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人却故爲林楚怒馬及衛而聘怒其馬及通公期築室爲林楚怒馬及衛而聘怒其馬及通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外弗勝又戰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殺其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即書考下論卷十七陽虎聖

之陽虎勤齊師也齊師罷反音大臣必多死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國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將四虎陽虎願東反音故詐齊侯之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欲刻也刻其麻約而歸之以麻縛刻處而歸載葱靈有障者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西書考下論卷十七陽虎聖

之傳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月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爾雅注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木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

備歲事

荒爾李善作荒字

昭明文選註云荒爾舒張面目之貌也

牛刀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素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藝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

之傳

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俟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四書考下論

卷十七

牛

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

公山弗擾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門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

給諫
公山不狃
季氏也
以婦人
爲公室
名非特
爲名而已

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
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故因陽虎以去三桓見陽虎傳弗擾以費畔使
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召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
載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
子路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
子路而不悅止之子曰夫召我云云十二年子路
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楊慎

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頤二人急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魯
大夫弗擾與叔孫輒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各而無情大
國名而伐之必得志焉遂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
也君子遠不適譬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夫
之可也不臣所遠之國若有伐本所託也則隱所
因託則月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吳若使子帥將使我子張病之以其言爲
病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弊若無
能自立則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五夫魯齊晉之唇齊亡
齒寒君必知也不故何爲二月吳伐魯弗擾率師
故道險從武城故道險從武城使魯爲之備云云

佛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子宰也中子在漢陽西佛肸以中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楊慎

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
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
谷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
富不如烹遂棄衣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簡子
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實之
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
實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史記
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
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

傳趙佛胎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胎之母也佛胎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胎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爲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呼以主君沒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

於其身爲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云○列女傳趙佛胎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胎之母也佛胎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胎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爲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呼以主君沒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閔齊

中年

史記云中牟屬汴梁路

匏瓜

匏瓜

匏瓜

卑推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黃氏曰抄云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湯維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閔齊

食哉○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閏五星在離朱北天子之果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共繼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蟋蟀皆后妃身事桃夭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苢

四書考

下論

安

十七

陽貨

堯

100

!

繫大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按北齊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應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廣。明燕

玉帛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統於人曰瑞辨禮於人曰器辨其各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之藻藉若人衣服之飾王摺大

圭執鎖圭大圭素無文鎖瑑圓鎖之圭出謂則插之執手執之也縹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繅爲五采一匣爲一就朝日用此圭公

執桓圭。解見執圭章。侯執信圭。音伸。伯執躬圭。鎮皆三采。

三就三禾未白蒼也于執穀圭男執蒲圭繅皆二采載沈

二采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亦用此。璩圭璋璧琮。璩音纂也。圭鏡璧琮。六等王。璩圭曰璋。半璧曰琮。縹皆

二采一就以類聘大邦象朝曰聘寡來曰聘四圭有邸以祀天

施上帝以聲為邸兩圭有尉以祀地旅匹祭

國書考下
 卷十七
 陽黃
 卒
 爲郎祔卦有以興先王以祔賓客
 器曰璜

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邪璋邸射以祀山川以璋。

贈賓客璋邸以琮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選

上地土圭測日景之法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當爲璽王使執之

以爲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爲齒牙象璧美以起

度。壁圓九寸。穀半兩。勿而美。駟圭璋璧琮琥璜之

渠渠清玉簡之溝渠也疏壁疎通也綜以歛尸穿其孔也穀圭圭與

和難以聘女。璇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

除慝王使之瑞節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

玉璽而奉之大喪共一臨王舍玉贈玉葬未也舍玉

鼓人助族之祭之○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

鼓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

謂之鼓○世本云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記曰

伊耆氏黃梓土鼓○三禮云夏后足鼓殷人置鼓

亦作樹周人懸鼓○周禮考工韞人爲皐陶

鼓之臣也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動鼓所取象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良鼓瑕如積環其聲如環之積也鼓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開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地官

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而祀天

之鼓以靈鼓鼓社祭地祇鼓之鼓以路鼓鼓鬼享

宗廟鼓之鼓以鼗鼓鼓軍中鼗鼓長

鼓役事長一丈以晉鼓鼓會衆長六尺○易通卦

驗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

圓徑五尺七寸鄭玄曰馬坎○爾雅云大鼓謂之

鼓小鼓謂之應大鼓謂之庥小者謂之料架樂謂

之節徒擊鼓謂之等郭○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

也少昊氏作焉爲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

商杜賈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

之建鼓

莊子列禦寇篇云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

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閒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活

四書考下論卷十七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

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祗痔者得

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

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常爲

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

齧出其膿血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

上齧之太子慚由是恨通

朱子語類云：藉、繡、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藉，再入為繡，三入為絳，四入為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階上，士之喪禮，乃書而存之。○出禮記

鑽燧

河圖挺佐補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禮會

圖書考下論

卷十七

奎

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燧人氏。○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東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周禮夏官司燹，掌行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宣其氣。季秋雖烈山焚萊，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季秋納火，民亦如之，以息其氣。雖鑄金焚稻，不為也。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燹。凡國失火，焚野萊，則有刑罰焉。○拾遺記云：燧明國人，不識晝夜，四時

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鵲，啄樹則燧然

火出。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

番，觀此燧木，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義

氏之前，蓋人山國也。○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

察五木，以為火。○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

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

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

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榴色白，以象

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音色玄，以象水也。○

圖書考下論

卷十七

奎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

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

櫟，金之火也。槐榴，水之火也。○外記云：司烜氏以

燧取明火于仲春，則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

春將出火也。

食粥禮衰

註

禮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也。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小功緦麻，不飲醢酒。父母之喪，

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小祥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縗食醯醬中月
 而禫謂之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山堂四考云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
乃樗蒲戲名世之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
之囊家亦謂之錄事○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益
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曰六棋
四著者下論《卷十七》

卷七

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臺者謂之臺刻爲兩臺者謂之白刻爲三臺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臺之間謂之五臺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
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楊
子曰斷木爲棋編革爲鞠○世說曰王中郎以圍
棋爲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王積薪棋勢譜圖曰

ケ言曰、爾
此者、日聞
不、公海之
何爲之也。

西京雜記
人子
第一
紀
天子曰精
其理者
以大學聖

主郎號爲坐隱祖。納稱爲手談。○馬融棋賦云。畧觀圍棋。注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川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耳。速速鴻行。蹕度閒置。徘徊中央。收馭死卒。母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遊好輒博奕。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圓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突

求之于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
乳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
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令世士
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
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
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
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四書備考卷之十八目錄

微子

微子

箕子

比干

齊景公待孔子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

接輿

長沮桀溺

耜耕

津

耒耨

荷蓀丈人

五穀

不舞莠麥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黍雞見次卷

蒹葭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千縑缺方叔陽武襄

太師學

亞飯三飯亞飯

鼓方叔

播鼗

少師陽

師襄

魯公

八十

伯仲叔季

子張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小道註

諫

灑掃應對進退

孟莊子

陽膚

士師

日月之食

公孫朝

叔孫武公

丘陵

堯曰

堯命舜

曆數

舜命禹

玄甲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湯誥

周親仁人

權

量

度

興滅繼絕舉逸

商紂爲名。子爵也。紂性淫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聖將作犀玉之盃以逞其志。彼爲玉杯、象箸，必不美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殷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箕子乃爲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遇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心實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歌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今彼狡童，胡不與我好兮？般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周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微子

三

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則殛死禹乃錫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箕子受命于天去故服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錫
侯以道朕殛厥邦土靡所私封尚父望于營丘弟
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餘各
以次受封爾父師儒厥天道用克化謗于羣類惟
卽書考下論卷十八 荀子 四

四書考下
卷十八孟子

四

世魯
先其用
孔子之
也其用
孔子之
也其用
孔子之
也其用

唐史云齊
人頗樂而
無足式
下而故而
由余於婦
人之高聖
也其用

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樊惑
諸侯者罪當誅請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
侯懼有慙色將辭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兵車三百兩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對曰而不返我放賜之田晉以供命者亦如之齊
侯將設享禮孔子請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
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儀象
用之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 七

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
霸霸則吾地近我為之先併矣蓋政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阜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焉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季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我無節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節又不致騰組于大夫孔子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 八

齊樂名
齊樂名
齊樂名
齊樂名
齊樂名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達進曰臣聞窮窮淑
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
言無附文悅噫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
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
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品妓則
女樂者秦齊晉燕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
言者豈以所聞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
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羣臣不能以是言但
賢師達之說暉達引詩腹對顯時二南之旨淑女
四書考下論太卷十八似子九
爲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符采謂在宗廟用也
安有聞王者房中樂耶去茲
○呂溫齊人婦女樂
賦曰昔齊人饋魯城八人現絕代綺羅嬌春洞
橫波于曼臉回流風於嬌身蓋以仲尼定魯禮樂
制齊君臣斬倡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
濱故遇雲興迴雪實內闔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
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操述不先覺聞進淫哇之
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下是考雷鼓默音雲帳結
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感頌音之悲還成正聲之

定公十三年
齊人饋魯
女樂以八
孔子作史
記定公受
魯服性觀
節定公受

踐駟夫子則不可救其矢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
觀鳳凰而銜悽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
薦神祇之所欲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
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
侵地聞志士之沾衣英華
季桓子
季桓子召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定公六年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哀公二年桓子
伐邾將伐殺邾也邾人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焉
四書考下論太卷十八似子十
三年桓子城啓陽五月司鐸火司鐸桓子御公立
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不欲
而命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曰舊章不可
亡也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桓子南孺子桓
子之妻孺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子名者孔子後與魯侯以吾受魯葬
故去死後相魯民召何忌是故曰季孫卒康
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康子陰使人殺之而自立陽虎傳
接輿

長沮桀溺丈人

長沮桀溺皆楚人。○聖賢塚記黃成山卽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千路問津處也。山在許州葉縣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躬荒墟微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記聞云沮溺丈人之行雖未能合於中道然而清風遠韻如孤松之高峙王雪之不可污視獨判荷得者猶腐鼠黃壤也。

耦耕

詩箋云邦廣五寸三邦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莠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後可
三

津

葉地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永會處謂之津。○青箱雜錄云嶺南謂水津爲步故船步卽渡船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鮑防問津臺賦云惟歲臨乎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虞夏濁而遂亡永追想千遺跡遂投弔于寒荒

耨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令日覆種。○執事伐山賈思勰曰古曰耨今日勞。勢即○厄言云今之壓田也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葉人。○師古曰丈人蓀丹之欄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侶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燕掃跡虛室依然。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後子

五穀

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楊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禮斗威儀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騶虞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

考而此者多
而此者多

等祇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

不辨菽麥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使荀跢士魋逐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
十四年矣周子有牙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

立

黍

毛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黍

○又云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云芄芃

五

黍苗陰雨膏之○無禮云宗廟之禮黍曰薺合

○死文云黍黑黍也一稊二米所以讓飽也黍禾

屬黏者也以大器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

為酒○春秋說題辭云情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收

黍者縮也故其立字木入米為黍酒以扶老○史

記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鄒上之黍所以為盛

淮南子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伯故樹黍

者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獲德○又云渭水多力

廣而宜黍○齊大傳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廣

雅云黍稷也黍稷謂之稌○古今注三稻之黏者

為黍亦謂稌為黍○又云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

稌○韓子曰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

祭先王以為上盛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舜

則天不崩傾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

茲以降風流彌綸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田書考下論卷十八微子

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會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顛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

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榮耻之實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雖經有類

沽名者然而彈晚賢埃之中自致寒區之外具夫

節智巧以逐利者乎○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

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

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

虞仲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

讓位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

者千餘家武王克殷分封其後千吳直為吳泰伯

泰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麻衣為飾露體

以為君子曰泰伯時為吳君端委垂裳以治周禮而仲

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時制宜以避

西書考下論卷十八微子王

災害也

夷逸

夷逸夷氏遂名却姓夷說諸之裔也夷逸言窺于

蠻夷而逃遁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

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遂曰吾

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

犧乎

朱張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按用學紀聞有云朱

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王彌○荀卿曰荀子

而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閭陋屋無置錙

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言有禮

其舉事無悔其時險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通則一天

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驁之世

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荀子曰總方畧齊言行

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微子太

順與變之間算席之上歟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

與之爭各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

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

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少昊氏之後家諸子貢問曰聞諸

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

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

子達於禮者也

千絲鉄方叔陽武襄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
然矣千絲鉄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
方叔諸叢者名武擊擊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
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見通志
氏族畧

太師擊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日食少陽之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八 飯子 充

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
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
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氏族
太師氏商有太師擊擊者太師氏亞飯氏商未吳
人亞飯氏之後也三飯氏三飯氏之後也四飯氏
四飯氏之後也子
孫皆以官爲氏

鼓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

叔無咎

儀禮

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鼓○爾雅云大鼓謂之麻小

鼓謂之料宋者音韻而長也關里誌云鼓鼓面闊

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而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

環繫以紅絨絲以朱朱架架之○周禮春官瞽矇

掌播鼗禮書云鼗之之也有替矇者有祗矇者而

其制鄭氏以爲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

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容止祝致○王制云天子

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祝

以合樂鼗則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類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八 多子 子

達曰祝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荒故以將諸侯之

命嚴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沒故以將伯子男之

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

鄉燕皆有鼗無祝諸侯之樂非無祝也文不備爾

少師陽

通志氏畧云少師氏美賢傳魯有少師彊又有少

師慶

師襄不著姓氏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
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
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雖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
如王國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出史記堯巴鼓琴而鳥舞魚
躍鄭師文間之秦冢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師襄
曰子可以歸矣師文其琴矣曰文非弦之不能
曲書考下卷十微子
主
鉤非章不能成文所有者不在茲所志者不在聲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
少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僂見師襄師襄曰子之
琴何如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
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
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
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流暴注及冬而叩徵絃以激
蕤賓陽光熾烈堅冰將終令宮而總四絃則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

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
之此列師襄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
而爲曲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
終身爲樂雖無曲則須不微也魯定公十三年受齊
女樂之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
魯公出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伯封功臣
同姓職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
周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
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
公謂伯禽之將行盡志而子美德乎對曰
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
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
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
也是所以寡小也不諂詢是乃無禮人而器焉
小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
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

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賤輕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八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仲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紙不息，文章不廢也。出音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四書考先是大公亦歸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養君，既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繁，不繁則不平，易平易也。民或必歸之，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灌夷諒我亦竝興反，淵浦之表，徐州其是伯禽師伐之於盼。班音作盼誓之，成王起爲寇，其是伯禽師伐之於盼。班音作盼誓也。卽李氏之地名也。曰：「陳爾甲冑，其敢不善，無敢傷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敗復之。勿敢乘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

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隧邑外曰郊時爾芻芟糧
積幹儲時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芟供軍牛無敢不
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當築攻敵邑距堙之屬無敢不及
有大刑作此勝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
考公蒚立周公告伯禽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
守之以卑者貴人兵強守之以儉者安尊位尊盛
智守之以愚者善內簡強記守之以謹者智夫此
六者皆謙德也是以公成則不致祿官成則
必缺陽星成則必加刑示不戒者天道然也

八士

八士南宮氏司文王時皆爲虞官字面釋之利故晉胥

臣曰即舊季文公臣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适達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

鹿臺之賦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繁見云○馬融

鄭玄曰八士爲歲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

子集註曰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爲成王時人

者近之。
汲冢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

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

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卽伯

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卽仲。

笑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備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文和鼎解云王乃屬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伯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口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追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貢

子張第十九

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

莊子天下篇云入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而之士也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正其事其二曰隱諫諷其德其三曰降諫諫其體四曰直

諫諍乎
諫諍者進退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擲而振之以其自向也飲取糞後不謀於長者必振几杖以從之其有杖者以從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生問焉終則對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貢

對呼二詔之則掩口而對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掩口氣而應對不致有所遺先生於道趨而進趨進者恐有失也立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退者不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執父友也者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母踐履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地執事有恪攝水共盥先生乃作沃盥

微璽泥并正席泥并謂泥水而并之先生乃坐出入恭微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忤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孟莊子

孟莊子名述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左傳襄公

十六年秋齊伐國國孟氏邑齊孟莊子述微之

要擊也莊子即莊子是好事去之以爲之名述遂

塞海陞而遂國孟氏邑齊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

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鄆滕薛杞小邾同盟

齊齊襄公之國今魯之縣而莊子述微之

而五加兵莊子述微之莊子述微之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張毛

雍門之茂莊子斬其樹以爲公九年春

諸侯還自沂止盟於督揚督揚即母侵小二

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以向督揚之更故也莒數

以諸侯事弗能報也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

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魯父文子

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

之良與父之政所以爲難也

陽膚

陽膚武城人魯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一說

士師

周禮秩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

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圖士聚族能民凡害

人置之鬲上而施執事焉以明刑耻之能改者反

於中國不齒三年不能改而出鬲土者殺以兩造

禁民訟來矢入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刑禁民獄入

鈞金三山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張天

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

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肺石達平民凡達近憐

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

三日士聽其詞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小司寇以

五聲聽獄訟以五刑聽之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

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

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

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之刑也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士師掌國五禁之法
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
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
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
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司刑掌五刑
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
罪五百○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勿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蠢愚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子張 无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
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
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
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
故食必在朔○釋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
月之食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爲之
食○星曆家言日體爲月體所蔽故日食食體非
有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
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謂之食既若交不正但
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
日月對蹉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
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月必食
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十二
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于大勝陽極反亢
四書考下論 卷十八 子張 三

故致月體黑暗若日月爲四方四時之氣所蔽皆
謂之日月薄也○五經通義曰凡日食皆於晦朔
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春秋經云日之將蝕則
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漢書律歷志載劉
歆三統之術以爲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
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
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
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
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新唐書曆志

月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爲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與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知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旣走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

史記衛文公之姓有公孫氏

叔孫武叔名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十年

左傳定公八年
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
孫家臣

世本云桓
子生僂叔
牙牙生僂叔
伯族孫生
僂叔得昆
昆生僂叔

僂叔生僂叔
成子不殺
僂叔生僂叔
僂叔生僂叔
僂叔生僂叔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殺孫氏
之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孫家臣
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孫家臣
公南為馬正馬官使公若藐
邱宰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藐侯犯
公若藐又使殺其幸其圍人曰武叔之幸以弔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劓也吾稱子以告吾稱足武叔必
觀之公若必吾僞固而受之末則可殺也僞固不知
禮者以弔未授使知之使圍人公若曰爾
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叔武叔懿于圍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子張
邱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邱叔孫謂邱工
師駒赤曰邱非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
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
言曰我叔孫稽首駒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
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駒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中以圍侯犯駒赤將殺之侯
犯請出奔許之許人駒赤先如宿邑侯犯殿每出
一門邱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

齊侯見於
武叔見於
武叔見於
武叔見於
武叔見於

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駒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駒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駒赤
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武叔聘于齊
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邱存君之他境寡人何
知焉焉與故收助君憂之言曰非寡君之
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故敢以家謀勤君之
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
賜言義在討焉十二年叔孫武孫帥師墮邱哀公
二年春叔孫武叔季孫斯何孫何帥師伐邾取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子張
邾東田及沂西田叔孫武叔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於句繹三年叔孫武叔季孫斯帥師城柘陽十一
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地以政在季氏
不欲出戰季孫使冉求從於朝叔孫呼而問戰焉
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出方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
者出尸出力和投其冠括髮括髮當在小
棺出後然侯子游曰知禮君子曰州仇焉知禮
哉其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丘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爾雅疏丘
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堯命舜

虞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
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者明之揚側
陋微賤者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
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試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於鴻臚嬪于虞帝曰欽哉○舜典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允塞玄德升
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
迷帝曰格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堯曰

三

曆數

史記曆書云堯年考禪舜中戒文祖云天之曆數

舜命禹

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
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
依皋陶邁種德布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
茲在茲茲指皋陶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帝曰來禹泮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克勤克儉于家不目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堯曰

三

玄牡

禮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禹以治水得天大事欽用
昏戎事乘騶牲用玄股人尚白湯以征伐得天大

事欽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欽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誡告萬方誡大王曰嗟爾萬

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祗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茲牡敢昭告于上

明書考下卷十八人

天神后請罪有辜乞加罪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

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

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

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深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

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伯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尚親仁人

素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

狗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商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

化之明家作仇有懼相滅無辜謂天德彰聞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

乃佑命滅湯降桀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

賊虐諫誨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塗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明書考下卷十八人

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咎我武惟揚優予之疆取彼凶殘

我伐罔張於湯有光勗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寧

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

備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

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合容千二百黍重
 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
 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重
 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
 以輕重爲官制而環之今之內倍好者周旋無端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跡忽微始至成者
 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銖者兩黃鐘
 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
 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 堯曰
 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立之象也鈞者均也
 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
 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
 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爲六旬三十斤
 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
 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
 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
 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
 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

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合容千二百黍重
 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
 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重
 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
 以輕重爲官制而環之今之內倍好者周旋無端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跡忽微始至成者
 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銖者兩黃鐘
 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
 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 堯曰
 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立之象也鈞者均也
 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
 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
 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爲六旬三十斤
 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
 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
 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
 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
 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

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
 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量

漢律歷志云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
 本起於黃鍾之倫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中
 者千有二百其倫以井水準其縣十倫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
 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庀音焉庀不滿其上爲
 斛其下爲斗其斗上謂之斛其下謂之斗左耳爲升右耳
 四書考下篇卷十八 堯曰
 爲合倫其狀似爵以歷爵祿也歷上三下一參天
 兩地圓而西方左一右一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
 其重二鈞儻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
 中黃鐘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倫者
 黃鐘律之實也雖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倫之
 量也升者登人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
 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雖於倫合於合登於升
 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度

東敗於齊	楚	耕	梁王	雲	齊王	王	穀	他人有心	薪	刑于寡妻	緣木求魚	商
泰	南辱於楚	楊	早	明	仲尼之門	暴	庖厨	秋毫	逝枝	度	鄰	貢

西書考上孟卷之十九
 亞聖孟子識號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平魯公族孟孫之後也
 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激公宜娶仇音氏夢神人
 昭書考 上孟 入卷十九 至思王上
 乘雲舞龍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
 片雲墜而寤時問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
 子生焉 出周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換其子以居始
 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
 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賣
 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
 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
 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
 自若也母以刀斷髮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

孟子人知
道不用於齊
願行而母老
是以憂也
孟子曰
人
之禮精五飯
穀之飯也
幕
酒漿養姑舅
終承裳
而已故有
閭內之節而無
境外之志
易曰
在中饋
無攸遂
詩曰
無非無儀
惟
酒食是議
小雅斯
以言婦人
無指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也
故年少
則從乎父母
出嫁則從乎夫
夫死則從乎子
禮也
今子成人也
而我之矣
子行乎我禮
子何憂乎
孟子曰
齊適梁
梁惠王不果所
田書考
孟子上
梁惠王上

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華。令
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子曰。人
之禮。精五飯。穀之飯也。幕。酒漿。養姑舅。終承裳
而已。故有閭內之節。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
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小雅斯
以言婦人。無指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
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我之矣。子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孟子曰。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田書考。孟子上。梁惠王上。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思。夫學者。崇名立身
之本也。儀狀齊等。而貌。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碑
立。非我也。而可以厲。○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
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
誘。子初。則道之章微。妙。子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韓詩外傳。孟子曰。宣王而不悅。淳于兒侍。孟
子曰。今日說公。而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
乎。淳子曰。夫子誠善。善。昔者。鮑巴鼓瑟而
南。書考。孟子上。梁惠王上。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思。夫學者。崇名立身
之本也。儀狀齊等。而貌。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碑
立。非我也。而可以厲。○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
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
誘。子初。則道之章微。妙。子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韓詩外傳。孟子曰。宣王而不悅。淳于兒侍。孟
子曰。今日說公。而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
乎。淳子曰。夫子誠善。善。昔者。鮑巴鼓瑟而
南。書考。孟子上。梁惠王上。

國名紀三
魏惠六年
自安三
大聖
果今開
群符
漢像
城西南
魏城
所發
所發
無名山
川之阻
東魏
航

惠王名瑩。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巖。巖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韓康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瑩。僭稱王。是爲惠王。與曰初武侯卒。瑩與公仲緩爭爲太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公孫頌亦自幽書考。卷十九。梁丘上。六

宋入趙。自趙入韓。兩韓聽侯曰魏瑩與公仲緩爭爲太子。今瑩得王。魏大扶主靈州府國卑國也。因而除之。王獲。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悅。乃與武成侯合兵伐魏。魏大敗。趙謂韓曰。殺瑩立公仲緩。割地而還。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侯。人必曰暴。割地。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分立魏公仲緩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成侯亦去。瑩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韓於馬陵。敗趙於慎。三年。齊

敗我觀五與韓會宅陽城武堵
年伐取齊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
我將公孫強取靡十年伐取趙皮牢懸星見十四
年與趙會出史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
鵠者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
言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
夜半不寐易牙乃烹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
公食之飽而寢安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魯人公得南威美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威而遠之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
臺而望登一作荆臺山左江而右湖以臨衡復其樂亡死
章華臺也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破池亡其國者魯水曰陂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吾而右間須白
也有一足以亡其國者若兼此四者可無戒
與梁王稱相好也十六年與齊威王會

田於郊縣名惠王曰齊亦自寶乎威王曰無
 惠王曰齊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
 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
 異吾臣有檀子檀姓直史失其名盼子照夫種首
 此四臣之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出於左
 六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
 鄲今平八年伐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出忌孫
 脂始脂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
 梁固固二十一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田書田上卷十九梁惠王上八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
 中山魏擊守之後爭復國至是三十年魏伐趙
 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敗趙擊魏魏遂大
 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退外黃外
 黃餘子太子曰徐子外黃人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
 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勝不益爲王不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石

經 165—288

之敗惠王始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

千乘百乘

前漢書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既定戡藏

千乘文德而備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千五百爲軍王則六軍也國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

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畿方有稅有賦祝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

四書考卷十九

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焉四正兵車一乘牛

正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焉四正兵車一乘牛

十士三人在車卒七千二人千戈具備是

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

七十六頃五十五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

共十六計三十三家又出一馬並牛也

一甸百井提封萬井封之內也除山川洿斥城

池邑居臨而衛路三千六百井洿斥田馬齒也

也洿斥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

車百乘此卿大夫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也

官食賦故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六萬疋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

之大者也其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

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大素共○新唐書敗

秀實曰千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

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詔沼池也世說蔡真池即梁惠王故沼

四書考卷十九

格物總論云雁鴈狀如鵞小江淮洲渚間動

計千百大者居其中小雁奴而警察飛有先後

行列鴻愛陽而惡陰夜則宿渚秋南而春北鴻其

雁之大者也羽毛純白鴈身狹曰雁者即鴻也

○月令曰仲秋之月鴻雁來秋分

疏雁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

雁云其方有白雁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河北人

謂之霜信

○齊民要術曰鴻雁愛力遇

民所養

云雁陽易也飛作八字在天人皆張其一則飛行
中缺一○楚志云衡州有四雁雁不遇此遇春
而回○說郭云常言謂雁為孤雁不及雙者蓋雁
屬乎陽而已成公終賦云炭火西流秋風獨起軒
者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長淮酒而侶
畫額馳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麋鹿

鹿性喜林麋性喜澤鹿林獸也亦屬於山
四書考上卷八卷十九 經義集考 五

為麓故其字從鹿○格物論云鹿黃質斑斑有白
點性多驚烈能辨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一日葛

葉及孔鹿藥白蒿木片甘草頭蒿山耳薺音
也諸書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為蒼鹿又五百

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有角無齒牝有
齒而無角無齒謂上獸無齒有齒若下獸則牡

牝俱有齒也○衡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性善遠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求十牝麋有四

性善遠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求十牝麋有四

日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窺夜能視也故淮南子
曰孕婦見鹿而千四日○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
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
秋而冬生於春鹿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爾雅云
麋牡曰麋音牝曰鹿音其子曰麋音○說文曰牡

鹿曰麋加牝鹿曰鹿又作麋音鹿迹曰麋音鹿曰

鹿又曰麋○爾雅曰鹿性警防分莠而食食則相
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毛詩草

即書考上卷八卷十九 經義集考 五

重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爾雅疏云
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似馬

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趨高
指鹿為馬蓋以類耳 麋

詩經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

嚶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祺音責英音
維維於論鼓鍾於樂辟雍於論鼓鍾于樂辟雍

鼙鼓逢逢。聯收奏公。

靈臺 靈閣 靈沼

三輔黃圖曰文王靈閣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

沼在長安縣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非四十里高

二丈周四十二步○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

靈臺靈閣○詩人嘗頌其

靈矣而不○今○靈臺遺址至正觀

尚在○王澹云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

靈臺靈沼有辟廡則辟廡及三靈皆同處矣聞沼

同言靈臺下為圓為沼可知辟廡即天子太學

也王制太學在郊乃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

大學雖在○仍○何問沼魚易所萃

不可在國也○靈臺辟廡在西郊則與明堂

宗廟皆異矣○魏王粲地志曰辟廡靈沼今

悉無復處○靈臺孤立○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

廟之中雍○靈沼謂之辟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

中皆以望○祥也○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

崇作靈臺○易是類訓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孝經援神契曰

靈臺所以宜德察微○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

廟也天子太廟上可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

昭穆故謂之太廟間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廡○

賴子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

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

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廡古靈物望

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

之太室總謂之宮○公羊傳注天子有靈臺以候

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

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六韜文王既出

姜甲周公旦築為靈臺○說苑云積思為愛積愛

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

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

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靈也○新序周王

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以問于文

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士也有一國者一國之士也寡人固其

卷之九

王又求主遂令吏以衣布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初誓

王曰格爾衆庶格也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也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殫事而劓正夏夏之罪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土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

刑書考上孟卷十九梁惠王上其

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河內 河東

碗案地背鵬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國詩風即鄘衛是也○七國形勢考云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上魏以河南爲河外○戰國策春申君說秦王曰

舉甲兵而攻魏社大衆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

鼓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用以和軍旅以

賁鼓鼓軍事軍動則鼓其衆○周禮大司馬辨

鼓鐸鐃之用以王執路鼓道御衆鼓執路鼓

侯執賁鼓賁者事之大也諸侯軍將執賁鼓

二千五百人師帥執提馬帥執提二千五百人提

旅帥執鼙旅帥執鼙五百人旅帥執鼙五百人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鐃兩司馬執

子部
兵部
三才圖會
五藏要論
綱目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滋種之

四書考
卷十九
梁
王上
手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禮書夫兵之原發于人
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
用而已先儒者以子墨春戰屬夏戈屬秋鉞屬冬
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釜助
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等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
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受戟前
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

穀
五穀百穀附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滋種之
四書考
卷十九
梁
王上
手

總名也救者衆莖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爲六
十種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
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數書

國語云魯宣公夏泄於泗淵清者於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
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子冬寒氣初下
水虞於是乎講辰音龍也水虞漁師也講習
取名魚名魚大登川食川魚鱉也而嘗之寢廟行
諸國人助宣氣也是時陽氣起魚騰水故易獸

年水蟲成春時易獸力懷魚魚已成育獸莫於是乎禁罟罟

鳥獸折音魚鼈以爲夏稻魚鼈夏不得取故於此

助生阜也助鳥獸之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

禁罟罟音龍也禁不設非罟設取獸以實廟庖

功用音龍也且夫山不樵藥不所伐澤不伐天

草木之魚魚禁鯉鯉鯉魚子鯉鯉魚子鯉鯉魚子鯉鯉魚子

鳥翼音龍也鳥翼音龍也鳥翼音龍也鳥翼音龍也

也今魚方別名音龍也不教魚長又行網罟食

無獲也公問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

四書考
卷十九
梁
王上
手

良器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音龍也

告師存侍曰藏器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滂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廣雅云沼池也謂曰池曲

曰沼○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

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鼈○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

破出左而爲池沼蓋始於此○韓昌黎池記云虛

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

一也沐浴旱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

如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流。河變。盈流。

斧斤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汲冢周書云。伐伐而不得。生斧柯。又云。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宰。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至

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宅

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卽五

楚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

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

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釋名云。宅。擇也。言

擇吉處而營之也。○射錄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

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先畝。○周禮云。國宅無征。

注云。城中之宅。一稅也。○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

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南向非向。西方

爲上。○前漢書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井方一里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至

是爲九夫。每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還廬樹

桑。菜茹有畦。○瓠果藏殖於疆場。在壘曰廬。在邑

曰里。○禮書曰。二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遷其耆

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義仇健者。爲里正。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

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田器者。

不得入。○說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男女同巷。

相從。夜宿。

桑

指桑喻人
桑榆暮景
桑田碧海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桑榆之末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蓬雀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餘○與術曰桑木者其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為文章人食樵老翁為小童○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穆天子傳曰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王逸農四書考

桑云桑葉多不可編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葉少樵葉薄而失其邊有辨者荆桑也凡枝幹桑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雖同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樹之類然荆之桑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為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條條之法有賴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則桑所飼養具絲也中抄羅用而貢稱厥

桑絲注曰魯桑之類宜飼大豕飼養宜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日身接二日根接三日皮接四日枝接五日層接六日搭接今大豕之功力利既溥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狼莠而為嘉禾易砮砮而為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已實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做也

雞

爾雅曰雞之大者曰蜀蜀子曰雞音余未成雞者曰音余由書考上卷十九梁惠王上重

健音三尺曰鷄音比○凡家易曰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雉雞乳馬氏注云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汲冢周書云大寒雞始乳○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物類相感志云鶩畜能知時雖風雨陰霾而戒時不惑時至則啼人以爲候也書緯云雞陽鳥也所以爲人候四時也又云

博物志云
雞鳴之聲
聞於天下
其聲之清
也

齊民要術
雞鳴之聲
聞於天下
其聲之清
也

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

百澤圖云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文

廣志云鷄有胡鷄五指金散反翅之種大者獨小

者荆白雞金散者美駝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

談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

五尺餘者出東夷馬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鷄細而

旬出應時雞晝夜依時而鳴並不爽失○神異經

云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

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酉書考上五卷十九深惠王上 亥

冥記云影娥池非有何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

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一日五時雞又云有

遺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

○異物記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

石鷄清響而應潮是也○異物志云狼育名之鷄

特異異聲

百畝之田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又受田之田二畝半邑居畝半田以

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

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

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

畝卽今田畝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

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

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 詳見前序

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夏后氏之序

也

酉書考上五卷十九深惠王上 亥

道路 地略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

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分三達謂之劇

有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樂也

七達謂之劇八達謂之崇崇期會也九達

謂之遠遠一曰遠言但廟中謂之唐○釋名又

云城下路謂之臺臺謂之陌陌謂之陌陌謂之

之蹊蹊謂之陌陌謂之陌陌謂之陌陌謂之陌陌

得徑闊間陌陌謂之陌陌謂之陌陌謂之陌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之野以行

路別名得通度也堂途曰野音貢主相迎陳列之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氏

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夷凡道路之舟車轡互

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

野之橫行徑踰者以野

春犧牲毋用牝

禮月令云孟春之月乃脩祭典祀山林川澤犧

牲毋用牝母獲鹿毋殺孩蟲胎飛鳥毋麋毋卵

田書考上孟卷十九梁惠王上天

釋名云挂冰片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注亦當順石利鋒

在底而鈍○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又云縣上

掌野注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外至三百里又云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委人掌飲野之賦○山海經

云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野沃民是處沃之野鳳

鳥之卵甘露是飲氏其所欲其味盡存焉鳥自歌

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

備

御蒼云木人送堊設關而能偏跳故名之曰偏○

檀弓孔子謂爲芻蕘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

田書考上孟卷十九梁惠王上无

用人乎哉○楊雄云偏哉偏哉美食而已哉○淮

南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

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

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

爲二萬龍龍涓太書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龍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發龍涓果伐至木下以火燭者萬弩俱發涓以日初曰遂成空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魏策魏惠王起魏內衆將太公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
 四書考
 太子年少不習武事而宿將也而孫子用兵朕必不勝之術刻食太子爭之於王王曰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必爲王也
 秦今漢書
 秦蘇姓伯庸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而產女嬴吞之生十太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工佐舜調馴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

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王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二世而亡
 楚
 案楚芊姓子出曰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而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政甚有功能光融天令曰祝融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曾孫熊繹封於荊蠻庸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牘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南齊於楚

楚世家楚懷王十六年伐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郢安之於襄陵得邑八

耕 耨

王氏農書云耕之法米耕曰生已耕曰熟熟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沘勝之農書云欲耕宜早春耕宜遲○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地黑墟土輒平磨其塊以殺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治華策輒輕耕弱土望杏田書考上五八卷九上聚覽王上 三
花落復耕耕取 草生有雨澤耕重耨之土並輕者以牛羊踐之此則土疆所謂弱土而強之也○管子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饑者○清異錄云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耕所致也○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雜草其宅之○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

梁襄王

王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莖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莖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諾駕而見太子曰莖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李莖於楚山之尾樂音田書考上五八卷十九上聚覽王上 三
水鵲其墓蔡馬通見棺之前和交王曰嘻君心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莖此文王之義也今莖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而莖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困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善敬弛期更擇日出戰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寡人不

尙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越王之詔師之侯以
國從秦列傳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離
雲圖我焦曲沃于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盟
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宛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
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
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諸侯十
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
十六年張儀王卒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淮
大梁遂滅魏以為郡縣

早

四書考上孟不卷十九 附惠王上 三

春秋考異鄭云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巨身而任頂
上走如風名曰魃所居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
名格和遇者得之投淵中乃死旱災仰消黃帝占
中三足鳥見○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為言乾萬物
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之節暴虐于下故旱
災應也○師曠占云歲欲旱草先生旱草者疾
旱也○春秋繁露云水于土則大旱

雲

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為雲○說文云雲山川氣
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雲音雲覆日也雲久
陰也潦雨雲起也潦雨雲貌也○周禮保章氏以
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之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觀
之青為雲白為雲赤為雲黑為雲黃為雲
者唯泰山雲乎○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五
成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喬雲雨雲曰
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易通
四書考上孟不卷十九 附惠王上 三

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
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鷗穀雨太陽雲出
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胃如赤珠夏至少陰雲
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雲降太陰
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呂氏春秋云山雲草
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
生以示人○仲長統云春雲為輿秋雲為驕○邵
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兵書云
轉雲如布越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莽雲如

馬鬣雲如大周雲如輪泰雲如行人。槐雲如鼠齋
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圓。音
○春秋說題辭
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
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說題辭曰陽明
于陰故爲雨。○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濡也。
言輔時生養。○說文云雨霖霰小雨也。電微雨也。
震雨聲也。溟小雨也。濛濛雨也。淅雨下也。○埤璠
云天地之氣然不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
皆和之象。詩曰雪雰雰興雨所降。陰雲也。亦
圖書考上五
卷五十五
美
武作賸。滌水氣。雲也。傳曰雨雲水氣也。萋萋盛
貌。祈祈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
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
雲以萋萋雨以祈。祈爲善。○師曠占曰以五卯日
候西北雲如羣羊者。卽有雨至矣。○范子計然曰
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
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天文集
要曰河有雲黑似船。若一定布維河不出。十日大
雨。又曰非斗者不爲黑雲覆之。是日大雨。又候雨

洪石雲如一疋帛在月中卽日大雨二疋爲二
日五三疋爲三日雨○華嚴經云妙
妙髮雲雲如美人髮也樓閣雲雲如樓臺殿
閣也

雨

河圖帝通紀雨者天地之施也前書洪範曰雨曰
蒙曰驛又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恒若○
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
徵時若之應○爾雅云小雨曰霪音木三日已
上曰霖久雨爲霖音木暴雨曰霖雨時雨曰澍音木
雨與雪雜下曰霰音木○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
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晝晴
曰啟雨水曰潦雨雲曰淅梅熟而雨曰梅雨雨師
雨伯亦曰玄冥○荆楚歲時記云春曰偷吳雨夏至前曰
梅雨五月雨曰陽輟雨六月雨曰濯枝雨七月六
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萱花雨九月雨曰黃雀
雨又云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爲甘澤○金樓子曰
旦日雨爲月留雨如織垂絲○玉弼曰雨者陰在

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此說非也

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氲交結出地為雲

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

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

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

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

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

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

生于於釜中非氣成於器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

于中陰陽相薄而出其陰先而後陽尚不能為

雲為雨乎○分功德龍云雨有三種天及

龍皆能降雨天雨細而下者是龍雨其龍下者是

又雨龍共天關亦能降雨龍細不定又有二種

喜雨雨若雨調和者是散喜雨若與雷電霹靂

者皆志雨○洪范珠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

雨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

雨或由雲生自業所成其如絕說也

齊宣王

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

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桓祗簡公割齊安平

以東至瑯琊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

海上求為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

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周商鞅

周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

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

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雖孰與晚救毋忌子曰不

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

田忌曰魏救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

之兵魏反聽令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必

必東面而聽於齊矣吾因齊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不可善也宣王曰善乃陰

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求委

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

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虜魏太子申其

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田

忌也

今無布
王好色
王好財
王好貨
王好色
王好財
王好貨
王好色
王好財
王好貨

仕人寡王悅之柳忌謂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
者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
王因是知髮首之壅塞也國策淳于兒一日而見
七士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于里而一士是比肩
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
七士不亦衆乎淳于兒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
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孝胡枯棲於沮澤則累
世不得一爲之孝者秦梁父之陵秦梁父則
却車而載耳夫初多有暗今兒賢者之曉也王求
四書考卷十九 梁惠王上 學
士於兒若掘水於河而取火於燄將復見之豈
特七士也國策宣王見鄒觸曰觸前亦曰王前
王不悅左右曰王人若也觸曰臣也王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憂王前爲趨
士與使觸爲憂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
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敵去都下患憂
五十步而然操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
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實不若死士

前八
此八

之壅也王默然國策○史記宣王喜文學遊說之
士自鄒衍淳于兒田駢按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復
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韓詩外傳齊宣王與
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
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
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十二諸侯皆來
四書考卷十九 梁惠王上 學
朝吾臣有昭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
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
者使之備盜賊而盜不拾遺吾將照千里之外豈
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懼而去○又云齊王之官
美人三千而無鹽女亦見鑑瑯病疾五管指
天鵝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
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
鹽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冷麗靚

雅婦眇多發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綬
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適不能一昧也夫人之玉貌
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寡人而秦
美人羅前玉箱金堂擗瑄張絃曼聲歌氣芳椒
蘭音繞梁攬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
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
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官乎無
鹽仰天大笑拊手泣淚曰始哉王之圖國也夫妾
之志以為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接岱宗之險表
西書考上卷十九
聖
裏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
為東藩妄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摺合從
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鄒瑯則楚人
不敢窺薛其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敢
南向西盡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三晉
之車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利席東
軍之儲脩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
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
遊士之談以令從連衡為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

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弱成則秦享其成而
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而自索也不知三
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
宣王瞠目而聆相心而嘆曰嗚呼天以無鹽君陽
寡人也寡人之國將為無鹽之存之遂立以為王
后齊國大治壤地千里天嫺都濠利之質非不捷
也聲中官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常利害之
交未有能濟者也及有木機之觀而負璋奇之
節謝便優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西書考上卷十九
聖
仲尼之徒蓋稱五霸
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墜子言蓋稱乎五霸是
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宣五霸之盛者也前
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閨門之內般樂會沐以齊之分半也奉之而不足
外事則詐鄰襲莒并國三寸五其行事也若是其
陰汗淫汰也彼乃足稱乎大君子之門乎哉若是
而不亡乃伯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
夫孰能以之儼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

王當如道。下達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涼涼。王者如父母。恩育慈洽。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饗鐘

周禮大祝。隋饗逆牲逆尸。令鐘鼓。○鄭司農云。隋饗。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饗。古者器成而饗。以血所。以厭變怪。樂妖。饗鐘之饗。謂之饗。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天府云。上春。饗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饗。謂以穀。

田書考

上五

卷十九

梁惠王上

樂夫

牲以血血之也。蓋饗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饗。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鷄人於鷄。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饗也。禮書曰。周官羊人。饗共羊牲。將以饗廟也。鷄人饗共鷄牲。將以饗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饗也。或饗於始成。或饗於將用。其禮非一。然饗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有司不預。有可爵弁而不見。牲驅而不純。則饗之為禮。

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饗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餌。社此先王之所弃也。○楊子厄言云。孟子將以饗鐘禮。雜記宗廟之實器有名者。成則饗之以假麻。周官春官天府。饗寶器。鄭司農皆音徹。

穀

冊銘總錄曰。孟子吾不忍其觶。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觶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為字聲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為食也。俗作餒。牛之恐懼。田書考

上五

卷十九

梁惠王上

樂

字當作棘。棘從豕。尾懼之貌。棘從角。角懼之貌。漢隸求。人作穀。瘵。瘵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庖厨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此厨之始也。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各物。凡其死。生。麋鹿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

禮記集說卷之六
禮記集說卷之六
禮記集說卷之六

授之書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獸人也
出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梁書何胤欲減
後味門人鍾岷音議止食鮑音脯糖蟹云宜長充
庖厨永為口實○長安記云韋陟厨中飲食珍異
香甘錯雜人曰欲得不飯筋骨發黃緣須入郇音
公厨○聞見錄曰韓玉如平生專飾厨傳

他人有心

悠悠昊天曰父母曰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
威予愼無罪昊天秦皇于愼無辜亂之初生音

傳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始既酒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加怒亂庶幾沮
君子如亂亂庶幾二君子憂亂亂是用長君子信
盜亂是用暴盜言孔其亂是用讒匪其止其惟王
之音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他人有心于時度之躍躍幾危遇大獲之荏冉柔
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願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鹿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植爾勇伊何為猶將
多爾於彼幾何

秋毫

漢高帝紀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
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
非言其盛

薪

月令云季秋乃命伐薪為炭○論衡云或伐薪于
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
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
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

傳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小也

折枝

傳疑錄云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
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蓋言
為長者揖拜耳

刑于寡妻

思齊也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音能媚於太
之類太姬文王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言文
神國時慈神國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雖離也和在宮肅肅也。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夫疾難不殄烈假人不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世與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王文

度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禮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按禮記曰簠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室中三扶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鋪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也。申書考上卷十九

幸

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寸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疆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所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美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

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玉藻程頤謨三器圖義敘曰天地準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准之上黨羊頭山之相黍焉歷考往古如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揆叙於萬類舍是則何以哉

緣木求魚

雙槐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點音四足長尾能上樹人早輒舍水上山以車葉覆身以口咬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嚙之嚙輒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鮒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以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

幸

通鑑地理通釋云鄒曹姓國春秋申子陸終之後今襄慶府鄒縣

商賈

漢書用諸貨曰商○白虎通曰商之為言商

其遠近度其有以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
 市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同言也行曰
 商正曰賈史記云以貨求富賈不如工不如
 商之廉賈萬之國語云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
 人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
 之也管子云多錢善賈

卷十九 梁惠王上

素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目錄

梁惠王下

鼓樂聲音

威額

羽旄

面

郊關

葛

句踐事吳

四書考 卷二十 目錄

劍

大雅皇矣之詩 註

雪宮

轉附

鄒瑯

巡狩

游豫

明堂

岐

上篇

田獵

威英詔 註

免

入國問禁 註

德嘗

周頌我將之詩 註

莒

天降下民

齊景公問于晏子

朝饔

東海

道疾

徵招角招

明堂圖

關上郊

關關異

市	澤梁
蘇寡孤獨	小雅正月之詩
公劉	棗
大雅篤公劉之詩	戚揚
大雅綿之詩	妃
喬木	士師
早貽尊	世臣親臣
木	工師
萬鑑	嘆
燕	玉人
燕王喻	土
書湯一征	丘句
施倪	
鄒穆公	經
倉廩	滕文公
薛	太王遷邠
岐山	以帝
珠	伯老

宋
趙
三
編
目

梁山	魯公
樂正子	雙
乘輿	三鼎
五鼎	余丞
目錄	
四書考	三

梁惠王下

鼓樂聲音

疏云鍾以止為體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
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簫以其音之雜比
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驚
鳴驚鳴則和應故也

管簫

宋禮樂志
云簫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

按禮圖云簫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風俗
通云簫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掌教吹簫有簫
不知誰人所造有簫師掌教國子秋○管截竹為
冬吹簫今則簫與簫無所執羽簫也○管截竹為
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欹之或曰管笙也○
爾雅云大管謂之簫音簫管長一尺圍一寸併漆
其中謂之簫音小者謂之簫音○曰虎通云竹曰
管良音也○簫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為之一曰
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爾雅云大簫謂之簫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簫○又云大簫謂之巢小
者謂之和○三禮圖云簫者分之音萬物動也○

齊尺四寸
便漆之有
底大者曰
簫小者曰
簫古者以
三為簫
得而土庫
取而玉
是也

感類

疏云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
皆感其鼻莖而愁悶也

田獵

子虛賦
車千乘
以爲
田獵
之樂
山陰
射獵
之樂
也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
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服也○爾雅云春獵為
蒐之不以會獸夏獵為苗除禽獸為
蒐冬獵為狩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為獮火田
為狩○禮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梁惠王下

田書考上孟卷之二十梁惠王下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
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旗名諸侯殺則下小綏旗名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
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獮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禮孟夏驅害無害
五穀無大收獵○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

取之獵鄭玄曰田獵搏獸也亦曰畋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异名也○周禮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畋中夏教養舍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羽旄

杜預曰以折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養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謂鳥之羽翮也山澤之間禽鳥所養其羽翮可以為旄旌弓箭之用故以時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又按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全羽析羽蓋有羽而無帛也

旂

旂

威英詔護今王與百姓同樂注增

按黃帝樂曰咸池象池水周備謂澤無不究也帝

樂曰五英謂華茂也韶舜樂言繼亮也濩湯樂

言救民也

周

說文云苑有垣曰周周猶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

諸侯曰圃○周禮曰圃人掌周游之獸禁謂取用

思有時侯○按石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元

獸之物○淮南子曰湯始作圃以奉宗廟備鮮之具○谷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圃方十里伯

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按毛詩傳曰圃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基據孟子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為說也○古今合璧云古之創苑圃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楊雄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圃林麓教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

田書考上卷二十

腹谷上桑榆之地故麟臻其圃及其衰也馳騁游

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三輔黃圖云甘泉

苑中起仙人觀綠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

入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又云武帝開土

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

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

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十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隋書云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為海周

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蓋

版官殿羅絡山上向背如帶北有龍鱗渠紫紆流
注海內緣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絲爲花
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絲爲荷
菱菱茨乘輿游幸從官女數千騎作清游曲于馬
上奏之

兔

典畧云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口有缺吐而生
子故謂之兔兔吐也故楚辭曰願兔在腹言願居
月之腹而天下之兔豈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
田書考上玉卷二十
視其以此故蓋明喻者九發而胎生獨兔雖雄八
發故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兔子里
俗又謂視願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
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開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
感孕則以月理武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
目不瞬視雄毫而孕○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散爲
兔○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
無不死者夫所謂兩兔者月氣耳○宋人有耕者田
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

下注云
兔者月
之精也

兔爲宋國所笑出韓非子○地記云北極有瀟陽之
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如瀟○廣志云兔大者曰
兔音○寰宇通記云潑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
兔世稱爲筆最精又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兔毫爲
筆精妙○廣志云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
趙國毫中用○漢梁孝王有苑園

郊關

疏云周官甸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司馬法
曰王國五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
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
土田賣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賣田牧田任
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
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
入國禁增其
曲禮云入國而問禁入境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同
處得罪于君也問路處得罪于
人也問諱處得罪于主人也
葛今河南
地理志曰葛今梁園寧陵有葛鄉裴駰音亦引之

為證史記毫都亦在豳國故云為鄰

種書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師古曰皆居於北邊隨草木而轉移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寬明惡言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退不利則逐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臣以下咸畜肉食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即書考上五八卷二十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各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褒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實父實父走於岐下幽人悉從實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仲邑復居於鄧鄩放逐戎夷涉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大明會典北狄韃靼音最大自胡元通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元良哈音西哈密北元刺強數敗韃靼其後元良哈密皆內附而元良

哈達分為朵顏等三衛无刺齒馬哈不封順寧王韃靼與阿魯台乞降封和寧王皆使人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絕

句踐事吳

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平姓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居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開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槁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

其五千人保棲於。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
蠡曰：以不聽子故。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備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
不許而身與之市。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君。曰：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爲臣。吳王將許之。子胥言
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
踐欲殺妻子，婦寶器燭戰以死。種曰：夫吳
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獻吳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
於吳王。種頓首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
寶器，不奉不敵。嚭謂盡殺其妻子，燭其寶器，悉
五千人觸戰，必亡。宣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
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曰：今不滅越，後必爲患。越賢君種蠡，良臣若反
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席於坐，臥即仰席，飲食亦
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
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
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柁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
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
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若
匪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
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
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
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
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
之疾，齊與楚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
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固。以歸。高固子讓子胥，子
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
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
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釋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史公曰子胥之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自責必為亂與逢同其謀讒之工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鮑氏王乃大怒曰鮑氏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史公曰子胥之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自責必為亂與逢同其謀讒之工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鮑氏王乃大怒曰鮑氏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罷音皮輕銳盡死于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與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下之惡惡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

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皆賜之手
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
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
者夫子弗受惟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
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
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睹周善為劍太子
曰書考上王卷二十
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突鬚垂冠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順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
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以待之莊子入
殿上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
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
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
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乃較劍七日死
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
子王曰今日談使士較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
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
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
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
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鏃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以書考上王卷二十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
清廉上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
傑士為鏃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
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
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

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幸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士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日，劍士皆服弊其處也。

四書考十五
卷二十梁惠上下
老

路史舊姓曹周滅以封少昊之後實爲紀姓爲齊所滅

大雅皇矣之詩

帝謂文王無然昨援無然言不可如此也無然歆
羨歆羨之助誕先登於岸岸邊也賓人不奉敢
距大邦客賓須也姑幹之國在今寧州侵阮阮國名在今涇
祖共阮祖往也共阮
因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徂旅以篤周祜
以對於天下文王無昨援歆羨故能先知先覺
師旅以侵而往下兵則赫怒整兵而往過其氣
賓周家之禮而答天下之心答亦因其可怒而

援之未嘗有散之也。此言文王伐桀之事。

周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
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
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

四書考上
卷二十一
十八

大

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四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虔德同德虔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廢罪維鈞

季宮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亦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史記顯子之燕昭王一簞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齊景公問於晏子

齊世家崔杼立莊公與母弟是為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廡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宮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

左

深池賦飲而弗得刑罰恐弗勝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視而來亦可禳而夫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歟口乎○晏子春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相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民致仕器於柏廡行見公曰畢寧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策以進百官之吏民饑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溺失

本而不郵嬰之罪太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出而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為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令之遂拜於塗晏子乃返○景公敗於暑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華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有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

左

不安國好獸而惡民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涸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八日而不反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獄謂之不正乎則太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太視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牛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中田存矣為國家之有餘不足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亂。自是始矣。曰。敢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亂。自是始矣。曰。敢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豈不丁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人心有四。支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死。手。公於是罷政。○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天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害傷。今束縛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令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立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
即書考 上 卷 二 十 三 第 三 十 三 頁

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天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害傷。今束縛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令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立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

是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聞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煩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時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大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今夕吾飲也。

地理志云
縣附朝陽
皆山名也

大明一統
志云琅琊

在今青州
府諸城縣

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子

轉附 朝陽

疏云轉附朝陽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海名出南陽恐誤海為地並未詳云○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是也琅琊乃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

琅琊 東海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琊銑言

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琊南越志云琅琊邑名是也○水經注云琅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

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皇所築也遂登琅琊大樂之

山作層臺于上謂琅琊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眾山上下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

因留三日乃徙黔首二萬于此山之下復十二年

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

白虎通云

不詳

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湖主靈為八升之則竭齊潔則通願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登之○陸明武帝渤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渤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鹽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博物志云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干洲記云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

地理志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狩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

為民也尚書曰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與者為不敬不敬者罰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之化易樂為不從不從

君流改衣服制度為昨昨者君討有功者賞之也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
 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
 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始
 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于
 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
 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開天道小
 備五歲再開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禮夏官
 卿書考上五卷二十
 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脩平乃守
 國境之內各當其分也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則諸侯各朝於方
 高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凡諸侯之王事朝王
 之服見於所見之國也
 辨其位辨朝之正其等正尊卑上協其禮
 禮之賓而見之以賓禮虞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
 四朝四方諸侯分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功曰庸○放泰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
 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茲異
 自以善勝也則力

述職
 疏云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
 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是也
 遊豫
 疏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游
 者有所縱而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于樂也
 于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管子曰先
 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
 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文選春遊以發生啓諸蟄
 于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
 徵招角招
 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
 不亂則無然濫之音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絃為
 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
 用七十二絃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
 絃用六十四絃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

此山曰寶
蓋所常遊
目王愛倉
勝王未有
龍符瑞見
而不謫乎
冷山也泰
山下明堂
李斯大士
漢巡舒國
諸侯之地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煥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

曰明堂○禮記○卷之五○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四書考

業

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鄉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面西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蠻蠻之國在門之外北面東上六夷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天

禮記明堂
 位元明堂
 者明諸侯
 之尊卑將
 成上於周
 公示由阜
 今尊世世
 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
 祭然則奉
 山下明堂
 即周公廟
 饋饌之處
 蓋有封河
 石存山後
 古為齊所
 代故齊廟
 附齊山云

七十二牖以茅屋取其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周禮考工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及九尺之筵筵長九尺○此東

西九筵一尺一寸南北七筵三尺掌崇一筵九尺

五室象五行 凡室二延一丈八尺 米子明堂

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照右个个者

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

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

明書考止
卷二十一
附應子下
五

美

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恭駕。古八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

明堂之圖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通貨諸之符號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

凡市者必立市
凡市者必立市

入者掌其治禁與此征屢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
貨罰其人凡所達者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由札
則無門關之征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傳有
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市

風俗通云市特也言交易而退特以不匿也○易
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慈取諸噉噉一曰祝融作
市○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市而後立
國書考上王卷之五王卷之五王卷之五
王立制后立市設其次所置其敘師所居正其
肆行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度吏尺量斗
布帛之長謂地官司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
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
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氏禁偽而除
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欽賒府所
藏與民同之市不售官爲大市日昃而市百族
爲主族姓也夫市人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

在焉故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之職
力故爲主

澤梁

周禮地官澤虞掌國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
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
○渠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大戴禮云十二月東風人渠梁者主設罟罟者
也詩敍笱在梁鄭箋宗不絕水之梁朱傳解敍笱
句云乘梁之空以取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月令孟命有司收水澤之賦
春之司徒以土會之辨五土之生二曰川澤其
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唐文粹漢有少府
水衡苑按山澤之利

鰥寡孤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慈悌不痛目恒鰥然也
故其字從魚魚目恒謂者也寡寡蹠也蹠蹠單
獨之言也獨獨隻也謂無所依也孤孤顧也顧望
無所瞻見也○孝經云又夫六十無妻曰鰥

八五十無夫曰寡

小雅正月之詩

此証彼有屋載穀方有穀此指土所出之小人也
也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天賴也寄矣富人哀此
惇獨有穀矣而民今無祿者是天賴祿之耳
亦無所歸答之詞也此至子
此言人備武可勝憐獨共矣

公劉

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在陶唐虞夏之際
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
圖書考上孟卷二十

衰不務稼穡不甯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甯
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
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之水渡渭取
材用行者居者咸有以資民賴以慶乃遷邑於邠
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
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焉公劉

索 義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有底曰素無底曰囊董氏曰
無底曰素有底曰囊唐韻曰素無底囊三說不同

並存之

威揚

威揚二者斧鉞之別名威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大雅篤公劉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廩居安也康寧也迺積
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啟行言其公劉于民其在西戎不
富且強于是與其能備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
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
都焉

圖書考上孟卷二十

妃

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則妃之名疑
自此始○白虎通云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甚
畧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
子立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大雅緝之詩

緝縣瓜瓞音呼○縣縣不絕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在幽地音古○公劉父陶復陶穴陶復陶穴音陶○復重
有家室音此○章音瓜之先小後大以此謂人

士
師

卷之五

工部局
以爲

官報云
七察也

繫獄訟之
是士師

此微官之
史者也。

八城正亂
之戎法也
一曰邦沟
上之隙而
激衆倡亂
如水

通之激也而二曰邦賊爲潛逆謀亂者三曰邦諜間諜

四曰犯邦令。故禁儆以五曰橋邦令。橋謂

詐爲王命曰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爲邦朋

結私黨以八曰爲邦誣造亂言以惑眾者此○鄉
亂政者

土掌六鄉之獄五州爲鄉遂士掌六遂之獄五縣爲遂縣士

掌縣獄爲九縣

喬木

通攷云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

世臣親臣

通攷云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是也又如

春秋列國晉之范欒魯之孟叔齊之高國宋之戴

桓亦謂之世臣○如堯舜之丞禹臯湯之于伊尹

高宗之于傳說武王之于周召又如漢高之于蕭

何光武之于鄧禹唐太宗于房杜宋太祖之于趙

圖書考 上
卷二十 經學下
美

皆皆謂之親臣

甲踰尊

國攷云漢汲黯時丞相吏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

之路見上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此所謂卑踰尊也。

工師

月令李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鉄皮革

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之工師司空

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變程母或作爲淫巧

湯上心

木

尚書云兗州厥木惟條也楊州厥木惟喬也○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春秋元命苞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周禮云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柞氏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

璣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萬鑑

通義吳氏曰按鑑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鑑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鑑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爲鑑○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鑑禮云朝一鑑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四兩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子守之命圭四寸

以朝諸天子天子川全上公用龍侯用璚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寸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桴其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五寸以致目以土地陳圭尺有二寸有璫以祀廟

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而緋以除惡以易行○逸論云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燕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王定天下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燕伯其地州縣是也○容齋四筆云北燕在春秋時爲小國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而迫疆秦南

近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

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頤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振齊蘇代曰齊之強燕猶不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越

燕王喻齊人使燕勝之

通攷云蘇秦弟代選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讓蘇代使歸齊而還燕王喻

問曰齊王其伯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

其臣于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取之臨子

西書考上卷二十

之殺燕王喻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壹漿

公羊傳曰齊侯寧昭公於野井國子執壹漿何休

云壹禮器腹方口圓白壹漿水也飲也武曰酒也

○勝禮陳饗或八壹或六壹士旅酌壹卿大夫方

壹上旅酌壹漢書諸呂原賦曰登弃周鼎而寶

康頤郭璞曰康頤也蓋壹之為器其體有大小

之特取名于○禮周云酒壹受一斛口徑尺足高

二寸○釋名六漿也飲之寒溫多寡與體相將

服也○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飴入于酒府賈公彥疏云鄭注漿今之漿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載從酒省載之言載

米汁相載漢時名為漿○唐史食貨志中宮為

官市使每出沽漿賣漿之家皆設肆開門○白孔

六帖注云漿子牙賣漿

書湯一征五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德曰子恐求

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

四書考上卷

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明時又治民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殛諸上天以布命於

下帝用不戒式商受命用喪明厥師簡賢附勢

實繁有徒相率擊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言為禁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子之

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慈懲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五

電

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雲散而

覓見矣。○蘇騷云雌蜺嬋嬋以曾虢。○**春秋**

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虹見舊說虹常數見鮮盛

四書考
卷二十

者雄其闇者雌也。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

之霓一名蜺音帝蜺音凍詩六蜺蜺在東莫之敢指地天

之淫氣隨其所映
故朝西而暮東

侯鯖錄云雲薄漏日日照雨

滴則虹生今以水噴目斜視之則暈爲虹霓故今

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

又水虹屈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淮南子

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然不暈于日不

成也。○月令春季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陰

震而出于目，無雲不見。天監亦不見，帝以用西

已而五
也。此
十言
自兵
家。

見東方。○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又
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
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
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燦。○丹書經云。莊子曰。
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
日照。日脚雲則虹。特明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
酒。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賈詩謂蠅煉其字從
虫。俗謂之蠅。其字從魚。俗又謂之旱龍。保其形質
而名之也。

四書考
卷十
里

施倪

孫疏曰案爾雅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

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之弱小耳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出月顯帝玄孫。隆終第五子。安之。

後武王克商封安之蒞蒞曹挾于鄆爲附庸魯隱

公元年邦儀父克會盟於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

周莊爵爲子克後九年桓公華之克子蒚立十二年

辛傳文公遂音卜遷于澤文公辛卯與將世

仇教及穆公收和曰柳穆公有令食無賜以
糗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糗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
得一石糗更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
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
者豈為身歟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爾
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糞漏貯中而餉不聞與
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
粟乎易苟食鄒之糗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
在民于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
體也此之謂富邦

書考上卷二十

聖

堅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壑○莊子薛芒東之大
壑遇死風於東海濱死風曰子將之大壑奚為壑
之為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倉廩

倉所以儲粟原所以藏米○周禮地官倉人掌粟
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法用法用法所當用者其求豐有餘則藏之以待

凶而頒之○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
頒賜賜稍食所頒委人所掌也稍食任者之糗也王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
豐凶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鬴鬴同六斗四升人三鬴中也人二
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
殺邦用○管子曰倉廩實而如禮節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滕文公

書考上卷二十

書

左傳孔疏案諸云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
繻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敘常魯隱公
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尚為宋
役定公公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莊子之說行喪
禮舉井田歟後二十一年為宋所滅其地在充之
箕丘今滕縣是也○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
國也周文王子端叔繻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式
○又云今山東滕縣

薛今山東滕縣

財貨源流云珠生于大海中乃蚌蛤胎也○

云龍珠在額鰓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七經義米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云珠蚌中陰精也均音礫明珠色也珠珠不圓也

耆老

周禮八十曰耆○釋名云六十曰耆耆指也○不貨力役指事使人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強也

梁山

爾書考上王入卷

卷五下

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常踰之矣○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長陽縣西北

魯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

孟子雙入城倉止之

樂正子

孟子選平公與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

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按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裴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因官以為姓

雙

爾書考上王入卷

卷二十

里

疏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得幸曰嬖

乘輿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小使車者兩轡皆朱赤轂曰蓋赤帷從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有所勒取者之所乘也

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帷稱警而後踐張弧而後

三鼎五鼎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銅鐵等物爲之又有曰曰鼐曰鬲曰錡曰錫音考曰鑊音考曰銀

衾衣

衾卽被也。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凡衾皆五幅。

鄭注云：衾，單被也。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一目錄

公孫丑全

公孫丑

霸

武丁

微仲

鉞基

四境

卿相

四書考上孟八卷二十一

孟賁

謁

麒麟

丘垤

七十子

綢繆

太甲

市廛

關雎

賢聖之君六七竹

微子

膠鬲

齊地

魯都

四十強仕註

北宮黝

振苗

鳳凰

行潦

自西自東三句

商風鳴鵲之詩註

俊猷

市廛圖

夫里之布

函人

耕稼

耕歷山

漁雷澤

地利

攻

韋

封疆豁

突人

弓人

陶漁

陶河濱

天時

城郭

池

米粟

戰必勝

子仲子

父召

齒

平陸

戟

牧

丘

善

子喻附子

聖叔

時子	龍斷	書	魯繆	申詩	休
窮種	孟子去齊	凡	泄柳	高子	崇
目錄終					
四書考 卷二十一 目錄					
三					

書考上孟卷之二十一

公孫丑上

公孫丑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三遷志云公孫丑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社。○大明一統志云兗州府鄒縣北有公孫社墓。○宋史程振傳振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會西

西書考上孟 卷二十一 公孫丑 一

會西曾子之孫也。會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會申。會西之學於此可見。○列女傳黔婁先生卒會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歿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歿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

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蓋曰康不亦宜乎會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德

霸

自傳引成
以霸者把
也把持王

曰天
曰天
曰天

風俗通曰霸者長也白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楊氏卷六二年齊國佐封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以爲五伯之霸也勒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

西書考上

卷二十一 公孫丑

二

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轉聲而爲上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轉聲而爲伯皆有爲之也也正音爲靜字轉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曰王之上上如字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下用霸左傳不惟文情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明故特著之賢聖之君六七作

歷三世正
民思之
心不義
之商書
甘謂之迷
民之迷
之六
晉之迷
臣之迷
至平今

太甲處仁遷義太戊修德而祥桑故商道復興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於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武丁得良範戒維維伐鬼方商道中興

武丁

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勸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

西書考上 卷二十一 公孫丑 三

修德行政
天下成
而朝者
無違與
征伐三
見之殷
復興

開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敦學音半教人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微子 微仲

按微子乃帝乙之長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毫遜于荒者比干即剖心者箕子即爲奴者膠鬲卽遭亂而販魚鹽者此數人惟膠鬲爲異姓之臣史記宋世家微子國于宋及卒嫡子子早

立其弟衛侯。仲禮曰：子舍其孫而立，行是也。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

之於股，文王沒，武王立，世襲其職。就膠鬲於四內，各

而與之盟曰：「一簣官，一刈為三。」書同辭，血

之以牲，埋之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召公就殷武

王伐殷，至鮪水，殷眾膠鬲欲與師，王見之，膠鬲

曰：「師將何之？」對曰：「我欲也。」武王曰：「不才，將之殷也。」

四書考上卷二十一 公孫丑 四

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

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

輟，軍士皆諫曰：「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

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

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疾也。」

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

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

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曰：「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

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上惡

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鉞基

釋名云：鉞基，大鋤也。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萬二

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四書考上卷二十一 公孫丑 五

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

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之富而實，其民無

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

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

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

疆，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四境

通攻云四境乃齊宣王之時四境與太公舊時百里之境不同

置郵

釋名云郵境上舍也又云官名

田漢軍云戶部所置

馬以傳書

許東陽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通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駟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駟館也○說文曰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丹鉛總錄云註置驛也郵驛也驛與駟何別按說文驛置驛也從馬聲駟驛傳也從

四書考上

卷二十一

公孫丑

六

馬日聲谷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駟主于傳言車也漢謂之乘傳如陣口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輕傳又謂之遞說文傳也一曰蒼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禽音迫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卿相

漢官云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明道德也

也六卿也

治史九卿位爲列卿作平政

帝王世紀九卿所以

參三公

漢官儀卿秩中二千石

史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之性舒張

○百虎通云卿之爲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後漢書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

天工人其代之○隋志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左傳太叔曰國君之貳也民之至也不可以苟請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爲左丞相樛里疾爲右丞相○風俗通云丞相承也

相者助也○尚書立政冢宰掌邦治天官卿治官之長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地官牧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禮春官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夏官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秋官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冬官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後漢書左雄曰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相有佩王之節動有庠序之儀高宗得傳說爰立作相天文志輔一星傳于

開陽所以佐斗成功承相之象也若近臣專黨排賢用佞則輔生角近臣擅權欲謀宗社則輔生

也○漢蕭何爲相國舉曹參代參一 何約束

四十疆化 註

禮記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上仕者爲人治官府之小事也髮白如艾色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開邦國之大事也耄耄積久之病不自用力惟以指使使人故曰指使傳謂傳家事于子也老昏忘也悼情愛也壽以百年爲諸故曰期頤食居處動作無不待子養故曰頤

孟書考上孟 卷二十一 公孫 八

孟賁

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呂覽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拊應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膜目而視船人髮植口裂長指舟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誦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等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扎宮 鄭

氏族畧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

褐

左傳云旨滴一盛方余與褐之父睨之註云褐寒賤之人○始皇紀云寒者利短褐嘉話錄云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右按如上諸說則布與毳皆可製褐晦菴獨以爲毛布據近世毛布稱褐耳不知從毛從衣自別○後漢書考上孟 卷二十一 公孫 九

振苗

漢黃瓊傳云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小爾雅云拔心曰振拔根心曰擢

麒麟

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爾雅云麒麟身牛尾一角○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爾雅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精○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昔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

魯人後封須昌侯。○按商瞿好易夫子傳之常爲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鳴呼天命之也。○冉孺字子魯。魯人。弟子解作冉儒。字子魚。後。○顏幸字子柳。魯人。辛弟子解作幸。○伯虔字子析。魯人。弟子解作沐陽侯。○曹邴字子循。蔡人。後封上蔡侯。○冉季字子產。魯人。後封諸城侯。○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龍弟子解作寬。○漆雕哆字子歛。魯人。哆弟子解作後。○漆商字子丕。魯人。弟子解作漆陽侯。○漆雕徒云其父董父與孔子之父俱以力聞。○漆雕徒由書考上孟。卷二十一。三孫升。主。

子學能也
也習慣成自然也
之僕字子叔魯人
後封苑
○樂欬字子聲魯人
弟丁解作樂
飲後甘鹿字子
○公西與如字子上魯人
弟丁解作公西與史記作與如古史作公
西與後封
○狄黑字皙之衛人
一作字子皙
忠字子茂魯人
見之子後封鄆城侯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一作字子上
○步叔柰字子車齊人
後封餘城侯
○秦非傳曰
○施常字子常魯人
一作字子恒
○秦非字子之魯人
弟丁解云字子
○顏曾字子聲魯人
立後封華亭侯

公孫考
卷二十一
公孫仕
主

會或作
封濟陰侯
無繇字路後
封杞國公
處後封
萊蕪侯

司馬貞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座而不征之虞。左右各三區。易神農氏。國中爲市。

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選各得其利蓋
取諸噬嗑○**西蜀賦註**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
在道東○周禮質人掌凡買償者質劑焉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質以人証牙侖之屬○京兆樣第五
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公祖豐縣五市

民廛民廛民廛

後廛公宮前左

民廛民廛民廛

圖書考上孟卷二立公孫州子

關議詳見明

饒雙峰曰關議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
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
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
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
是也

夫里之布

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區
國中王民之內也○何氏曰凡宅不毛者有里
市之里爲廛在里之里爲廛

布出二十不毛者不種桑麻也布帛也之使凡陽木耕
者出屋粟夫三爲屋有田而不耕者罰之凡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九職三事者游惰之民
者出士徒車輦給征役也游惰之民罰之使出
大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
以時徵其賦數者之賦數者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
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
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

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註云
圖書考上孟卷二立公孫州子

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
謂口率出泉也漢法口百二十也而無常職者
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是周禮明有夫布里布
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家與里布對
說豈晦翁未加深考耶

坻

根升庵云氓之爲字從亾從民流亾之民也去其
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
受一廛而爲氓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矢人

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

三箭泉
云當手城
有清志
下營洲似
水場而功
以爲箭

謂之鏃關西曰箭○世本云牟夷作矢帝臣名孫

卿子云浮游作矢○周禮復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

矢五曰鏃矢六曰箠矢七曰恒矢八曰箠矢凡

矢枉矢黎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在矢取流星

結約之義打矢亦謂之兵矢黎矢黎矢五分二在

前三在後其鉄比鐵殺爲差小前較重後較輕其

行則疾故列矢射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傳集

用之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傳集

而射鏃矢侯敵近而射也殺矢前鏃最重中之必

或故曰殺矢鏃矢象爲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中

用之近射田獵鏃矢弗矢用諸弋射之鏃矢鏃之

言高也弗矢象爲箭之言鏃也射以射射鏃鳥也

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其鉄比恒矢黎矢又差小其

行不低故恒矢庠矢用諸散射恒矢安右之矢庠

用之弋射恒矢庠矢用諸散射恒矢安右之矢庠

以其可常用也八分四在前四在後計其○考工

矢人爲矢鏃矢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

後三分其長而殺其前一其後一者皆長三尺殺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其後一者皆長三尺殺

以其箭音聲反厚爲

之羽深其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

而辨其陰陽以設其比此者計之

其左布而設其比來其比以設其羽羽旁也

使輕重志均也羽其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其羽以設其羽羽其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亦長寸圍寸銀十之重三坑箭入箭者院

最名解之則前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則揚矢之箭其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中弱則

用弓焉後習強弩大張弱通中之弓故
 以授學射者與焉使及勤勞王事者
 合九而成規至則合少天子之弓正方風弓也其
 體不甚曲故合九方而成一規而合七方
 曲故合七方士合三而成規上之方半刀也其體
 而成一規士合三而成規上之方半刀也其體
 句者謂之獎以劍曲也獎也可者考工弓
 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者角筋膠漆也
 漆以夏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和調適而幹也者
 以爲遠也弓費及遠其力乃筋也者以爲深也筋
 束之則其膠也者以爲和也三者得膠以筋之緣
 入必深則在合而不解緣
 由書考上卷二十一公孫子玉
 也者以爲固也絲以結之則漆也者以爲受霜露
 也筋之以漆則凡取幹之道七此下言取柘爲
 上槧次之即柘櫟桑次之櫟山橘次之木瓜次之
 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亦黑而陽聲赤黑則鄉
 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
 直既得美析乃可鋸析之以爲幹用執者取其木
 之曲曲則有力故利於射遠直則不捷故利於
 居幹之道箭乘不泄則弓不發居幹居處幹也
 其聲齊也泄行也以鋸析幹加功以治而且致
 其聲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寸之廢傷無自而起矣
 凡相角秋網殺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三

春秋佐助
期日太
主守之
張神名推

山海經云
少吳生般
始為弓矢
孔氏云
王叔文
之文以
克于

老牛之角終而背狀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牛之
其角致重一澤牛之老者其角紋綫而潤牛
以病則其角之中必傷動牛雖壯則其角不潤
角欲青白而豐木豐木則其質之厚也夫角之本
覺於制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
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
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未遠於
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
柔之徵也角長二尺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載
牛角之長二尺五寸水必自中必青末
必豐則所載之角又有一牛之直也凡相膠欲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公孫丑
朱色而昔昔也者深澁而澤修而搏音廉和膠者
之純赤又欲其文之交錯深而澤言衣裏有文
而其色潤澤也終而薄廉言文理細密且搏而
張兼利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
膠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鄭氏以為短亦
然不可以久等能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
方此六膠之用也
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馴以為弓則豈
異於其獸哉筋以修而潤為上筋之小者貴乎
如此度其為獸性筋欲散之散欲其散而潤
必到疾以之散筋欲散之散欲其散而潤
潤欲其絲欲沉之色也公孫丑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

春秋佐助
期日太
主守之
張神名推

春秋佐助
期日太
主守之
張神名推

春秋佐助
期日太
主守之
張神名推

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
而溫榮夏治筋筋之致而解
故春液夏治筋筋之致而解
就而充實寒莫體實定也體者引
故秋合寒莫體實定也體者引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
材則合寒莫體則水不流春析幹則審環春彼弦
則一年之事較之於春候一春析幹必倫順理析
角無邪斷目必茶音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
代之受病筋之斷目斷之不舒徐則其功短而不
筋受其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
之所由暢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
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帑音中理也謂幹上所纏
其力軟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通
之亦有不知約是疏數必伴約之疏數斲華必中
膠之必均斲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
代之受病斲華也故力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
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
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撓後恒角
而達譬如終綱非弓之利也橋幹欲熟於火而

孫卿子云
天子雕弓
諸侯彤弓
大夫黼弓

圖書考

卷二

主

鄧州志
河東蒲坂
有青山
主三縣南

陽書考

卷二十一

素

耕耨者去莠舉手發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功而不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天成而後葬之于天其為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為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陶漁

尸子云陶之陶也不之陶也

黃帝時有寧封人為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為酒樽陶即器○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

陶書考上五

卷二十一

公孫

畢

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父子

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墨子云舜漁于濮

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濮澤水一作雷澤○括地志云

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鄭康成云在

濟陰○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管子云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

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

○韓子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畝畝

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蛟人遜齒

十實授
記云舜耕
歷山從王
歷山從王

尸子云陶之陶也不之陶也

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其耒耜耕彼南畝與

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其則為耕者盡濱儉

則為獵者盡虎故有光景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淮南子曰昔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堯

塋以封壤肥饒稻粱魚一河期年而漁者爭處

湍瀨以曲隈深潭相率當此之時尸不設言手不

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陶書考上五

卷二十一

公孫

畢

畢

耕歷山

鄭玄曰歷山在河東○正義云蒲州河

貝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

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日裏山亦名猪山亦名

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山西起雷首山東

至吳城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

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

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鳩州歷山舜

尸子云陶之陶也不之陶也

葬皆云舜耕處未詳也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舜之陶斯或下焉

漁雷澤

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人類鼓其腹則雷也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曰括地志四書考上孟冬二十公孫

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郊外西北

公孫丑下

天時

變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月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子也○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旺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雙峰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

天時者十
千十二支
五行生剋
之數天德
木火土金
水之氣
依旺衰相
而加此
其而如水
是也

是也

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水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個是橫一個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似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卽十二枝干卽十干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四書考上孟冬二十公孫丑

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旺相占算家所謂吉凶減否平旺相休囚又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旺震相立春震旺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六壬遁甲以支加支並

漢書地理志
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陳時日支于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干所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子丑寅卯火旺在申酉戌亥土旺在巳午未申酉水旺在子丑寅卯

孫子兵法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而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人入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之難行之道者為死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

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陳時日支于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干所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子丑寅卯火旺在申酉戌亥土旺在巳午未申酉水旺在子丑寅卯

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卦為孤無盡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祀歲

地利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而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人入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之難行之道者為死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

孫子兵法

者為圍地疾戰則在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死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故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故善用兵者勢如率然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

四書考上卷二十一 公孫丑

華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塗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段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太公兵法星宿孤虛為天陣山川向背為地陣編伍彌縫為人陣

城郭

孫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釋名云城盛也成

晉書卷之四
唐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齊書卷之四
梁書卷之四
陳書卷之四
魏書卷之四
周書卷之四
隋書卷之四
南史卷之四
北史卷之四
舊唐書卷之四
新唐書卷之四
宋史卷之四
元史卷之四
明史卷之四

攻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又曰。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池

華

米粟

封疆貉

周禮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金
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爲疆○爾雅云水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

戰必勝

孫子兵法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成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有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伏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決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因書考上五八卷二十一今在五

天

孫子兵法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成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有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伏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決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孫子兵法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成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有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伏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決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孫子兵法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成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有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伏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決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議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知戰之地知戰之日知已之戰勝百戰不殆○昔之善戰者死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善守者藏於九地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故善戰者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聽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

生稱情生勝故勝兵若以錐稱錐敗兵若以錐稱錐

錐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凡戰者以止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

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成而更生四時是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東郭氏
氏族墨云東郭氏姜信齊公族桓公之後也

孟仲子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公孫子 卑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謹云仲子

名墨孟子之子也○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

名仲子

薪

薪蒸總論云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薪供

燔燎曰薪

父召君召

禮王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授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禮

一節以趨在宜 倭屨在外不俟車所以明信輔
子君命者也君 倭屨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
合云三節趨者 倭屨急則二節緩則一節也

齒

禮祭義云在室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也未有耆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

君問則席八十不後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

廷矣行有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公孫子 卑

白者不以其在平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

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

州巷矣古之道五不爲何徒頒禽隆諸長者而

弟達乎悽悽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

軍旅矣

金

宋書南海扶南

帝諸之其色光

國所云紫磨者

初孕母夢生兒有人以金

或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適即中

合璧事類麗水在益州永昌縣

齊文中山
齊文中山
齊文中山
齊文中山
齊文中山

按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按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中有金如鍊浮出于其中金質堅重遇水即沉
有浮出者金浮于水乃其品格之異非他金可比
也○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黃金見澤山
張衡傳註云兼金價倍于惡者故曰兼金○許慎
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餓百陶不
西方之行也○爾雅曰黃金謂之澠其美者謂
之鏐澠金謂之澠澠澠澠之銑白金謂之銀
其美者謂之鏐○王應麟書曰鄴陽樂安出黃
金鑿土十餘丈獲之者大如豆小如粟
四書考上卷二十一公孫
米南郡象林南有西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淮
南子書坎五百歲生黃璣五百歲生黃金十歲為
黃龍璣石也坎以一百歲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金
一斤○祭書林邑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夜則
飛出齊書曰今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
德則遊于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于浦
平陸
廣輿記平陽府有平陸縣
大夫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
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冊
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
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
尹沈尹或為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
諸梁是也

戰

說文云戰有枝兵也戰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鏐
四書考上卷二十一公孫
鏐大戟也○廣雅云云匿謂之鏐戟○方言云戰
楚謂之矛凡戟而無刃秦晉之謂之鏐或謂
之鏐吳楚之謂之戈東齊秦晉之謂其太
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鉤鏐鏐胡三刃枝南楚施
謂之鏐戟其柄自闕而西謂之秘或謂之父○
考工記戰秘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
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年重三鎰○
禮書曰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南者也胡則正
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鋒折而上達者也○又

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
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司馬相如曰曳明月
之珠旗建于將之雄戟○傳玄云羽林虎旅長戟

櫛

周禮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會聚萬民以待使用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牧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 公孫丑 四

受命于司馬
馬使其牧
習其而共
考

繫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以授職人而芻之○史記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
金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
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有輒去無令敗羣
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都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左傳曰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西北

羸

疏按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註云羸齊邑今泰山
羸縣是也

子噲 附子之

子噲燕易王之子也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與燕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 公孫丑 呈

文公夫人通懼誅乃誅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
齊大夫與之爭說使人刺秦且云謂齊王臣即次
車裂臣以功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
臣之賦得矣齊王如其言而殺秦者果出遂誅之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其弟蘇代與子
之交及蘇秦成而齊宣王欲用蘇代燕噲三年與
楚三晉交秦不勝而還于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
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
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
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
其所使鹿毛奇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

堯賢者以其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也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惆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飾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書考上孟

入卷二十一 公孫丑

哭

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因構難數月死於者數萬眾人恫怨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出史

管叔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伐紂封紂子武

庚於殷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攝政當國管叔與羣弟疑周公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國遂助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詩幽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乃致辭等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都以車七年之移方歲終復其國也

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四書考上孟

入

公孫丑

哭

萬鍾

註鍾量名魏氏曰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于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龍斷

孫奕云龍斷者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也○九補酌龍音壘今于上聲二腫壘字下添入

孟子去齊

史稱孟子南去齊其先去齊乃宣王之九年後致為臣而歸則齊王嗣位之初也

畫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畫

畫如畫夜之畫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

畫邑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水

經註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畫

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畫○路

史國名紀云畫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畫水耿弇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一公孫升 哭

進軍畫中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

身以自捧抱○釋名云几廢也廢閣也所以廢物

者也其音執其義則閣也按漢武內傳帝受王母

真經殿黃金之几是以几而附閣經文也○鄒中記

曰石虎所坐几悉離畫為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

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實門吏攜

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謂體痛以橫木扶

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

何必狐踞鵲騰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像

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

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為坐具必是施

板竹林七言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

板為文士之少見門生家幾几滑淨因書真草其

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

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具事也必以几闌

其手故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王几漆几用材設

因書考上孟卷二十一公孫升 哭

飭則有以若其形制無二也○詩云授几有緝御

○周禮春官司几筵言事幾几凶事仍几又云

太宰大朝覲會同讀王几書云王洮頰水相被冕

服憑王几

而穆公

魯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

年穆公即位元年壬申公侯休為政泄柳子

思為臣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

三年夫亦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經 165—363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以告曰

敬之子思未吾察也中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
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問之答曰公
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
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
口而疏慢言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
穆之徒好飭弄辭說說於坐席相人肩膊以為之
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
不修名為善不求人知不極不發如大鐘然天下
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則色而弗能知此其所
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
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也遂謝之出孔
曰申詳問于子思曰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
稷至武王而王同譽一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
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
追太王王季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伐崇邢遷大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
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
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

至都陽
山事詳云
太山事
王述王季
王動公

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
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
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臣民也
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
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
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
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
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高子

四書考
孟子卷二十一
公孫丑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
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之于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天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
權懷其常道而俟其權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
孝慮中聖雖如之何高子嘗指小弁爲小人之詩
妄議周文之樂其後夫而學他術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西

崇

國名紀云崇縣國伯爵國即今鄧縣昔文

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

又云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非崇侯國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

書考

書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二目錄

滕文公上

世子

公明儀

滕定公

針粥

泣

詩兼爾于茅

商風七月之詩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二

殷人七十而助國

廬舍

鄉遂用貢法十夫

都鄙用助法八家

龍子

庠序學校

穀祿

餘夫

方里

成陳

懷眩

齊疏

姑腐

民事

索綯

貢助微

周之都鄙用功國

溝

井

小雅大田之詩

經界

圭田

守望

井田

滕文公上

世子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君之於世子也有父之親有父之尊然愛兼天下而有之故養世子不可不愼

成觀

成甌齊人。○邢疏曰。以意推之。則成甌之勇果。公

明儀之賢可知矣。○博物彙編叙青州府人物云。

圖書考 上 卷二十一

紀梁以忠義自許而左傳紀其事成觀以丈夫自

期而輒書述其言○說文成甌齊景公之武臣

公明藏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

問於曾子曰夫子所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

道參直養者也。能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

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

也戰陣無勇非秀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

乎享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

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

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忘名可謂能終矣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

曰拜而後啓顙頰乎其順啓顙頰而後拜順乎其至

也三年之喪吾從其_也
曲禮篇子張死公明儀

為志焉志謂婦櫛幕力質以上其形似帷士則

但似幕形故玉諸幕以質之奉爲之蟻結於四

隅殷士也故云磬結於此殷禮士葬飾也○

國書考
出禮記

桓弓上

命王亮陰五祀，以免喪其。惟弗言，王甯非。

書以詰司以治臣于四方治思德弗頌茲及弗宣

恭照恩道。帝賚予。祿其代。予言。乃審厥衆。俾

以形旁求於天下說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女。納誨以輔治德。若金。

用汝作應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星用汝

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方

勝定公
春秋魯隱公十一年
勝侯薛侯爭長
勝侯曰我周
卜正也乃長勝侯勝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勝

云似樂而專海岱
之問謂之厭也
若跪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之德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
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後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勝定公

春秋魯隱公十一年勝侯薛侯爭長勝侯曰我周
卜正也乃長勝侯勝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勝

文公即勝侯之後也

齊疏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
七升為母疏齊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每
八十升五服惟斬衰齊大升有受者葬後以冠
之布升數為齊服如斬衰冠七升則葬後以六升
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寬疏之若若未成然六
升以下則漸細精與吉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麻
服之布相近故細精與吉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麻
者葬後男于去要麻經紫葛經如人去首麻經着
葛經也葛帶三重男于以葛經易麻經差小
而相與則三升也期而小祥練冠緇練要經不除
至小祥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領緣也

飣粥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卒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
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嬭諸妻
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之長子姓也皆
食粥衆士之下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
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
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風土記曰
天正日南黃鍾鐘長是日始牙動為飣粥以養幼
微尚以赤豆為糜所象色也○說文云周謂之飣
幽書考上孟太卷三十三

宋衛謂之飣音○廣雅云粥糜飣也○天文要集

云玉井主粥局○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飣稀

曰飣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
時飲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而
屏柱棺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禮書傳
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壁廬

上海云
一曰水
為田也
為田也

不結大功之喪。喪有庶小功。細麻。麻可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是也。庶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廬人。升七月。不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五月而可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如至。外親至。近故。○禮記。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設苦枕。由。音。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廬。不以泥塗。節也。皆草也。設苦臥於苦也。枕。由。枕土塊也。宮之。廬也。其廬。廬。不以。惟。惟。也。者。廬外。以。惟。如。宮。墻。也。廬也。其廬。廬。不以。惟。惟。也。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檀弓云。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矣。○又云。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大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煤。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渠。繫。橋。運。

輪和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伐耕之秩。無儲積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入政之于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所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男力。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二
禮文公上
木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二
禮文公上
木

退將寒是歲樂冬之備成矣又預提來歲治蠶之
用於八月收獲犂犂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
桑以供蠶事桑可餘取則代之小桑不可餘取則
取其葉而存其條猶荷然又以鳴鵲之後麻熟可
績則績以爲布此蠶績所成者則桑之或玄或
黃而朱者尤鮮明皆奉爲公丁之裳也以上二章
專言蠶績終首章 ○四月秀萋 萋音腰秀色 五月
鳴鵲 鵲音 八月其穫十月隕瘠 瘠落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以狩也載績武
功言私其穡獻新音 于公穡一歲系耕三歲系
勝二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將至雖蠶桑
之功皆備猶恐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
皮爲公子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
則獻之於上亦愛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二 虞夏上 九

東十月穫稻 穫稻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介助也
頌稱 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 壺飲也食瓜斷壺
之稱 叔苴也苴采荼薪樗 荼苦菜也食我農夫
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
之意此章言果酒嘉蔬以饗老疾奉賓祭瓜瓠菹
菜以爲常食少長之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同地物生之時耕治爲圃而種菜茹物成則築堅
爲場而納禾稼不者殺連蔓之穡名禾秀實在
稼 黍稷重穋 後種先熟曰重禾麻菽麥 再言禾
菽麥之屬皆禾也麻草木蓬生取其皮辟績成裘
以爲衣者菽屬其類有數種青黃赤白黑之殊
五穀之可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同聚
養生者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二 虞夏上 十

終首章前段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鷄振羽 斯
無得之意 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七月在
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七月在
野 八月在宇 宇簷下也暑則人九月在戶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 蟋蟀一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 穹窒熏
鼠塞向瑾戶 向非出墻也瑾塗也 嗟我媚子曰爲
政歲入止室處 言視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
不得穴於其中寒則以當非風墻戶以禦寒氣而
語其媚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亦已可以入
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 ○六月食鬱及英
音與鬱 鬱屬 七月烹葵及菽 葵菜名八月劓髮
其髮英也

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
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其治
之事 豳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也 此章終始農事以 二之日鑿冰沖沖 鑿冰取水
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 鑿冰取水
沖擊三之日納於凌陰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 四之
日其蚤 蚤蚤祭非非菜名獻王祭 九月肅霜
肅霜氣肅也 十月漚場 漚場農事畢而後收之
而霜降也 十月漚場 漚場農事畢而後收之
殺羔羊躋彼公堂 公堂居 稱彼兕觥 稱舉也兕觥
也 萬壽無疆 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勉其
飲於公舉酒 而祝其壽也

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誦誦以教之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闢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四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同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勸粟許慎釋耨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寔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詩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稅

四書考

上

卷二十二

士

次公上

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又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又則于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田沒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畝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助助音原音閼音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于夏備于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二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粟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千之言則占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自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

四書考

上

卷二十二

次公上

士

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籍也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徹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

助而	七十	七十	人般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助	用	鄙	都	之	周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三

滕王公上

千

廬舍

殷人于公田七十畝之內取十四畝爲廬舍周人于百畝公田之內取二十畝爲廬舍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溝洫滄皆所受之田間必有遂焉遂上有徑徑畛祭道路皆容車馬者也遂上有溝溝夫千畝之田也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洫之廣倍于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車千夫有滄滄廣二尋滄上有道道之廣可容車二軌萬夫

有川川所以受蓮川上有路路之廣可以達於畿

鄭注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有夫之用其方十里號爲一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千大之用其方百里號爲一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浚

鄭注謂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龍子

四書考 上

五

卷二十二

奉文公上

10

齒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衆。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

小雅大田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種也既備乃事以我

單也以戟南敵敵也播厥百穀既庭且碩

○既方既皂方房也。謂子
甲始生而未

堅者曰阜台也寔木既堅既好既好不根不莠既好皆害苗之草

去其螟螣音特及其蟊賊音報食心曰蝻食節曰賊音無無害

四書考
卷二十一
五

我曰禾也。田間有神。秉畀炎火。已有滌蕪蕪典。

雨邪神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穧此有不歟穧東也彼

有遺秉把也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先公後私

我公田而久我私田也○曾係來止以其嬖子鮒

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謂三農之禮以享以其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誦美其上也

庠序學校

序夏后氏之序也所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聲宗殷

學也。樂陶潛漢之所宗。頻宮周學也。辨牛也以共半辟雍之制也。○王

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官南之左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

七十卷 雍和於此學中習道義使天下之人皆
明達諸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 又二樂事

勸君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

六禮冠婚喪祭
明七教以興民德
七教父子兄弟
夫婦君臣長幼
鄉飲士相見也
齊民要術
下序八

朋友齊入政以防淫入政飲食衣服事賓客爲異別度量數制老子東序台氏集國賓客齊入政以防淫爲異別度量數制老子東序台氏集國

內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一 煥文公上
六

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

德簡不肖以紂惡而大司徒總其政令者也

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

功身以中然
故曰上功
習鄉上齒
高下故曰上齒
大司徒

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從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

不帥教之人得於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
親感收道以從善

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庶幾

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在鄉外如初禮不變移

之遂於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才德類出曰選士選而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學曰俊士曰俊士才過千人升
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造成也成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此以下順光
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
小學正皆樂官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
國書考上孟《卷二十一 禮文公上》 七
禮以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司馬曰進士言可進司馬辨論官
材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使之以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司馬氏通考曰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
虞始即學以藏案曰序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
行葦豐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
樂所言曰較又曰替宗周恭用之內建四學虞序

北夏序在東商較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
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
庠凡立序凡黨立較
經界
饒雙峰曰經界謂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
爲經橫者爲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
類塗道塗封上塹種種木爲界疏云鄭注小司
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
取名焉
國書考上孟《卷二十一 禮文公上》 七
穀祿
詩疏云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
圭田
趙氏德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
也趙岐討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
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說所以厚賢此則周
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也禮書云圭田祿
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自畝夫
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製

達于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餘夫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禮書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萊半之十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亦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鄭注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

鄭注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閻青曰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頃佃田百畝也佃治上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一里十家爲一里

井田

漢食貨志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爲安土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一歲者為一易下田
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累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
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
田什一及工商備虞之入也
賦謂計口發
田計一及工商備虞之入也
四書考
上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賦田入也
虞雖不墾亦取其稅者王有狹巧之作
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也
馬甲兵士徒之役克實府庫賜予之用稅
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
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穀必雖五種以備災
得有樹惡訪五穀力耕數畝收獲如寇盜之至還
盧樹桑菜若有畦畝果蔬殖於疆場
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

養肉在豕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
千五百戶也鄭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皆登一級至
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
行禮而視化焉元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
界加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
十畝其半以為菜田助有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
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
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為菜
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為菜田及廬舍
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十而助周
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上代之法而為
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
其中一百畝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
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此殷則每家增
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

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卽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萊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老泉蘇氏曰。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勿加一里爲一成。或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禮記

三

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洫。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溝。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澮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古者井田之具。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脩。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實實便于今。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于此。而後世果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禮記

三

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脩。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實實便于今。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于此。而後世果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四書考上孟

神農

神農。姓伊。所名軌。又名石年。教民始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

包義氏注
神農氏作
新本為部
以農為本
以農為利
以農為天
以農為下
以農為市
以農為民
以農為天下

自安登有媧國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
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承庖犧之木以火
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
厥產烈山厥國伊耆厥名軌兒厥王火德以火名
官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狄曰耒教天下以耕稼
食穀乃嘗草合藥以濟民生乃施金排簣以資民
用乃師于悉諸學于老農乃命赤冀為杵曰乃命
巫咸主十筮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屏封作
種書乃命自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故號神農氏
田書考上五卷三十二勝文公上三
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土有當年而不耕
者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
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蠟必親績人恭
生生謂生也生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
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帝謂神農二司燭謂
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野表燭謂田畯所以督約百
姓于井間之處基田夫也五備以其食田鼠六虎
以其食田禾七防以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
水者皆有功於以耜耨鞭草木耨赤色神農以
民故並祭之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
草木使萌動也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
天札天死曰札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

易而還各得其所出史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為火
師而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
冬官為井火中官為中火出通諸侯風沙氏飯殺
其諫臣箕文帝惟自脩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帝出史帝初都陳今開後都曲阜屬兗立一百
二十年崩莖長沙神農本起烈山山在德安故左
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法曰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是也
出史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民遂以民為
田書考上五卷三十二勝文公上三
首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初國伊耆國
氏出易神農凡八代帝臨而稱之又曰伊耆
紀繫辭下帝臨而稱之又曰伊耆
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軒轅氏興焉
其後有州甫其許戲露齊紀怡向中呂皆姜姓之
後並為諸侯或分四岳堯命羲和之四子
岳之職故至周宣王時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
列為諸侯霸於中國出史二
左傳共其資糧靡履自帖葛屨之儉亦刺於魏人

大英一千九百零九年

國強民三
古者庶人
德存華腹
今之害者
身存華腹

方音云屏履履屨也徐克之郊謂之屏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履其

痺者謂之靴音曉下禪者謂之鞮音提絲竹之者謂之屨麻作之者謂之不借音不借草履也龜者謂之屨音推

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音叩角南楚江河之間總謂之屨音水今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屨或謂之屨音聲履其通語也徐士邳圻之間大麓謂之鞞角有齒者○喪服傳曰疏屨者蕉刺之屨也○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屨

即書考上五卷二十二
履文公上三

也○鹽鐵論云古者聖人龜鼻草屨○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云待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還屨俯而納屨○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周禮冬官車人爲耒底音次長尺有一寸。底耒下前曲接耒尾

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中直謂直上勾下。兵直者
直上勾者二尺有一寸。上勾謂手所執處。自其宛
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強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
中也。自末下之宛緣其外而上至末首望直量堅
地欲直宛柔地欲勾宛。直宛則利推勾宛則利發。
直宛所入者深故利推。勾宛所起者順故利發。
勾曲處也。磨折其強勢處也。
勾直各得其中則宜于地也。
○大戴禮云農緯厥
耒耨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制亦有耒
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暢

邦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耜耒耜之金也。二耜爲耦。兩耜相合。耦號爲一耦。○易繫辭云。斷木爲耜。楸木爲耒。○說文云。耜耒耜木也。耒手耕曲木也。○禮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耜事。脩耒耜具田器。

倉庫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廩人掌

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

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田書考

卷二十二

文六上

一、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
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
祀則共其接盛○韓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冠

禮記曰玄冠朱紕纓天子之冠也。縹布冠纁綬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

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纓五寸。

情游之冠也玄氣縹緲不離之州也○董巴漢興

[illegible]

委貌以皂緇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進賢冠古緇

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

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唐志縑布

以上一梁

素

四書考

上
卷三十二

陸文公上。

三

雜記釋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古詩新人工織
織故人工織素將繅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茶
、
餅

詩傳曰有足曰鎡無足曰釜又曰𦔑音釜屬○

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鑊既自關而

東謂之駢音托或謂之鬻音季或謂之酖音鋪○孫炎

日關東謂甌爲鶯涼州謂甌爲鶯音○譚詩外傳

云舜酌水無臙漢飯乎土簋啜乎土型○合璧亭

以炒飯之具古者謂實二隔厚半寸

一云禹開龍門導嶺嶺於此
此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

掌火

季月日
會辛癸水

周禮秋官司煩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
曆忌擇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申代水水生
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壬子金金生水至于
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謂之伏日

九河

鄭玄曰河
在馬頰
夏陽縣南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毛中龍門山
夏陽縣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

鄭玄曰
華陰華山之
如杜岳地名

過洛汭于於大伾洛汭洛水入河之處在河內縣界今在河內府
也成阜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泲水屬冀州信都郡又北
檣為九河同為逆河得名屬兗州入於海

蔡氏書傳曰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

春秋
序曰人
九河
出於
九河

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梁
八曰鈞盤九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
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梁為二此與集註小異
○吳氏程曰曰簡曰梁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

謂爾雅合簡梁為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
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澗路滄州境
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有
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楊子扈言
云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梁為二非也簡梁
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梁沈計禹貢亦不
以朱子之說為然○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
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西人使徒衆
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
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
河水深而大也梁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梁潔
苦也鈞盤言河水曲如鈞屈折如盤也鬲津河
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馬頰九河
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
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
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釜鬲津鈞盤之名同李
巡簡云計馬頰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

西書考

上孟
卷二十二

馬

謂爾雅合簡梁為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
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澗路滄州境
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有
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楊子扈言
云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梁為二非也簡梁
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梁沈計禹貢亦不
以朱子之說為然○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
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西人使徒衆
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
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
河水深而大也梁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梁潔
苦也鈞盤言河水曲如鈞屈折如盤也鬲津河
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馬頰九河
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
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
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釜鬲津鈞盤之名同李
巡簡云計馬頰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

宜於時大更四動之名

濟澤

禹貢云浮於濟澤達於河即今之浮山澤水出東

又云導沅水東流為濟濟水發源入

於河濟水發源入又云導沅水東流為濟濟水發源入

又東三於河又東北會於汝汝水出泰山郡

北入於海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

屋山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名濟水○水經

注云初濟水至來氏縣西分流為二其一東北流

西書考上孟卷三二受全孟

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

南至方輿為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汝漢

廣輿記云汝水出河南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

入淮○水經注云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

相谷且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

左右深澗逕新交陰○禹貢云嶠冢導漾東流為

漢水○水經注云嶠冢導漾東流為漢水○水經

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水名在邳至於大別山

漢水○水經注云嶠冢導漾東流為漢水○水經

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水名在邳至於大別山

為北江入於海○水經注云漢水源出隴西郡

嶠冢山○水經注云漢水源出隴西郡

陽府城北又東南至城陽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

江其水因地名曰漢○水經注云漢曰滄浪總名之

為漢○鄭玄云漢與江關轉東成澤

淮泗

釋名云淮圍也○周統揚州北界東至海北○仁山

金氏曰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西書考上孟卷三二受全孟

泗出襲慶府泰山南麓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

周官云青州具北淮泗○禹貢云導淮自桐柏山

東會於泗所東入於海○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

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山復潛流三十里然

後長驚東其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

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厚鹿縣南

與汝水合又東南瀘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

九江壽春縣東與泗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

東至當塗北與泗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

水合

水合

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

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海入海者為松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又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岷山在蜀郡漢縣又東至於澧水過九江今之河東為中江入於海○水經注云江出岷山其源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若堯口可以溫鴈在益州建寧潯江縣潯行地底

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捷為與青

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邑郡與涪

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漣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

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一曰白馬江二曰

嘉慶江五曰嘉慶江六曰嘉慶江七曰嘉慶江八曰嘉慶江九曰嘉慶江

湖名曰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潤州名為北江而入

海也○漢書地理志江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

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鄭玄引

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

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

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韋昭云岷江松江浙江為

三江○荀子孔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

可以溫鴈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悍不避風不可

以涉

通典云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

豫儲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呂氏春秋一曰任地后稷曰子能以室汗下為突

靖而啍浴上乎子能使保澤安地而處乎子能使

舊夷無淫延生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和風

均乎子能使粟固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

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

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

者附土欲緩緩者欲急澤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

者

者

者

者

者

接后復母
有部氏女
嫁慶大人
跡而孕交
生子以爲
不祥而廢
之謂之
牛年肥字
之謂之
農人易狀
農人易狀
是收而養
之謂之
農人易狀
農人易狀

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
陰土必得大草也不生又無螟蟻今茲也美禾也
茲美麥是以六八之報所以成畝也其博也八十
所以成畝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
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
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一日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臚也爲其寡澤而後枯也
必厚也其耨爲其唯厚而及後也選者茲之堅者耕
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
由書考上五卷二十二 農文全 五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畹小畝爲青魚肚
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
相竊也邪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
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
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
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
欲廣以也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稼欲生於虛而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是故其耨也

農爲五級
之民故以
之爲農官
之稱后者
有降土之
波

耕者無出
千粟行必
穡必必深
法其端深
故曰氣耕
無手耕
而後成
之謂之
農人易狀
農人易狀

農者無出
千粟行必
穡必必深
法其端深
故曰氣耕
無手耕
而後成
之謂之
農人易狀
農人易狀

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死扶蘇樹燒不欲事生
而族居肥而扶蘇則多批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
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
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逼也薄土
則蕃輻而不發也穡冥色剛上桑種免耕殺匪使
農事得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
不折必穡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苗夫稼爲之者人
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穡稼之容手此之謂耕道以是故得時之稼
由書考上五卷二十二 農文全 五
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
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
時者忍也也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意也也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敏智四衛變疆
殖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
穀而已矣
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
妃三人行浴見玄鳥也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

契有姓氏有二侯或爲七族之望飲食必以穀今燕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篚步選飛有姓氏女吞之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以鳥生子故契興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謂之子姓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冥爲夏司空勤於官事死於水禮曰其勤其官又七傳至天乙是爲成湯遂於水而水死是也代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桓契也玄王謂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無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無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書考上孟卷二十二變文今上聖

司徒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左傳鄭子曰祝鳩氏司徒也祝鳩氏音波鳩鳩孝○詩玄鳥契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司馬相如傳曰禹爲堯司空禹爲堯司徒○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徒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徒書考上孟卷二十二變文今上聖

孔子沒植弓孔子蚤作孔子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頌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頌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

一、年歲
孔子生
七十二歲
卒在魯哀
公十四年
四月乙丑
即今之三
月十八日
也。

孔子塚在
世酒上
族十世
前早縣有

以百餘
電萬
不生則
天制人

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瘞疾七日而歿。○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哈以疎米。三具襲衣。
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
而綦組紱。桐棺四寸。柏棹五寸。飾牆置嬰。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川三王禮。所以尊。
師。且備古也。葬魯城井泗濱上。歲久地。不及泉而。
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既葬。有。
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
人之葬埋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二 禮文全 聖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
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
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
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
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聖門弟子皆家于。
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置。
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
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
時奉祀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家上。孔子家一大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
高皇帝過魯。以衣冠車馬。至千漢二百餘年不絕。
侯卿相至。嘗先謁。然後從政。

治任

楊升菴云。壬擔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
戴。任在首。魯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輶。
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也。

弟子事有若

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
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事之。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二 禮文全 聖

左。曾參
孔子弟子
子以自若
若以自若
相與共立
爲師

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他日月宿畢。竟不。
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其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
知此。有若嘿然。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秋陽

蔡母遂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

缺朋 一作

越註缺傳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鳶應陰而後動者
也。彈雅。鳴。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
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
賊害之鳥也其聲鳴鵲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
日鵲始鳴是也釋鳥云鵲鵲其飛也振言其
飛不能翱翔疎翅上下而已詳慎說文以爲微歛
足也今鵲鵲飛亦皆歛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鵲
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鵲知至故陽氣分而倉
庚鳴可鵲之候也陰氣至而鵲鳴可鵲之候也舊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藝文下 聖

出于幽谷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猶求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爾雅云水注谿曰谷
○劉向別錄云十言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
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名曰泰
谷

戎狄是膺見論語

荆舒

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
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云楚大饑羣舒叛之

布帛

白帖云義皇造布○釋文云布亦帛也然世俗所
謂布乃日用葛麻苧等物爲之又不可以帛槩
論焉○財○云帛縞也縞帛總名○禮運云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藝文下 聖

麻縷絲絮

麻泉也皮績爲布子可食又麻有實者名苧無實
者名泉○郭璞麻苧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
不給服無不嘉○縷縷縷敝衣也又縷縷委曲也
又結縷草名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說文
云縷縷所吐也○蠶爲忽十忽爲絲縷成繭三
繭成絲○士紳曰縷生於蠶爲縷則縷爲縷則貴
○正義云咬咬縷縷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

黃得泥則黑○說文云黼黻錦也一曰緹陰爲黼
不緹爲錦黼內承護涌者與外膜緒雜爲之曰絮

演繁露子或相信徒山言罕有用徒字者史
記周本紀其罰倍從徐廣曰一作從五倍曰從孔

安國曰倍百爲二錢也
墨者

墨者

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有子思之儒
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
四書考卷二十二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

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
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

而皆自謂真孔墨○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
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

者破家而娶服喪三年大毀扶柩世主以爲孝而
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後也是孔子之

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
兼禮之安有無亂乎

狐

釋名云狐狐小兒時也制猶捕也諸索可執取之
言也旬伏也伏地而行也人雖大及其求事盡
力之勤猶亦稱之

狐狸

格物論云狐形似黃狗莫夫尾大性多疑審聽○
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善爲

魅○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食也○有三德其色中
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名小曰狐者古之淫

因書考卷二十二
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稱阿紫○玄中記

曰狐千歲爲淫婦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
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舊說狐

有媚珠又曰狐禮非斗而善變化○埤雅云狸
從豸從里者里人所居也狸穴而難焉故狸又類

於狸字○陶隱居曰狸似虎亦有似貓班者又
一種香狸有辟氣一種似鼠而短多棲高木候風

吹而過他木則之風狸一而而白而尾似牛尾名
玉而狸又尾狸專食百果又有晝伏夜出金

眼長尾黑質白茸尾大九節名九節狸性狡而捷
好捕鼠○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
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蠅

方言云蠅東晉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爾雅
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
蠅糞點玉是也○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
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鷄鳴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也○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
也○
田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蠅 隗
邦國○東觀漢記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
過三四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論衡云清愛塵
自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蚋音補楚謂之蚊蓋蚋喜亂飛似
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醜音希酸而蚋聚者也
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音茂蚋○又云蚋人飛
虫從蚋民聲亦或從曷以曷時出也俗云蚊有曷
市蓋蠅成市于期蚊成市于暮傳曰聚蠅成雷謂

其求之時也最音民中音蚋出田牧者病焉一
曰蚋音故謂之蚋○爾雅東方朔賦曰長聚
細身晝伏夜存其極惡烟火掌所捫臣謝惠名
之曰民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人嘗見人滿滿地
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為黍民○
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捷
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况

田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蚋 隗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二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三目錄

滕文公中

齊景公田

人以旌

冊

趙簡子

王良

小雅車攻之詩

公孫衍

張儀

丈夫

冠禮

女

婦

嫁

妾婦

四書考上孟人卷二十三目錄

四書考上孟人卷二十三

滕文公中

尺尋

疏云十寸為尺十丈為尋。○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兩肘也倍尋謂之常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道不進公使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

以招虞人臣不見旌故不取進乃舍之仲尼曰

田者考上孟人卷二十三

守道不如守官若題之○孔疏曰周禮孤卿

建旃大夫尊故旌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

冠以田虞人掌田旗皮冠以招虞人也

田

周禮地官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

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

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

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齊景公田
八曰田
從以御其
氣○又曰
元朝簡
字字位也

殺染田而
習射射中
而曰不得
電則得幣
十而曰
則不
其義
腹力。

趙簡子

之官爲祔廬之法以爲盟主

在鼎矣。民知爭何以尊貴。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
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蒐蒐之
蒐而三易中。謂賈李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
曰。史墨即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
于土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趙孟之役。然不得已。然
本非趙氏本意。惟德可以免。出昭公二十九年。晉
即書考上五卷二十五
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綿上。地。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楮也。以范獻子
名士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是不敬晉宋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出魯定公六年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
歸樂祁。祁歸卒於太行。出魯定公八年十二年夏魯賊臣
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受亂人出魯定公九年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

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晉伐衛以爲報衛人懼貢五百家。簡
子命置之邯鄲。地。晉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趙氏邑。欲
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役者脫
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簡子乃使告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午
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午之涉賓以
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
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要而相與睦
者射女。而相與睦。
故不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
我任始禍之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趙孟不可
責獨以身死。請以我說。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
設備。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陽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不爲亂。於
范氏。皋夷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
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
荀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
也。昭子即士吉射故

五子謀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

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載書今

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而獨逐鞏刑已不均矣

請皆逐之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中行文子國人助

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以趙鞅非

氏晉侯許之趙氏入於絳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

定公十三年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

公書考上孟卷二十三梁嬰父六

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

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

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

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

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莫晚乃縊而死趙孟尸

諸市而告於智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

廟報其忠也○出十八年趙氏圖范氏中行氏於

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公元十九年衛靈公卒

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衛

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輪范氏棠范氏久居朝歌

以乘鄭子妣子般弘送之上吉射逐之趙鞅

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駟兵

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合戰必大敗

之從之卜戰龜焦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按兆謂簡子始納衛

如書考上孟卷二十三梁嬰父七

謀同可不須史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

明之明德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

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羣千一里一縣士田十萬庶人工商

遂得進人臣隸圉免免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趙

若無所得罪濟之後君當歸其父已若其有罪絞

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棺

及兄之葬為一重降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

無降唯屬與大格為一重今云素車機馬素以就
之臣亦有不設辟者若制耳非正體也
既無入於兆不入先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貨自設
甲戌將戰郵無良王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
之鐵丘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
授太子綬而乘之口頰人也人言其怯甚簡子
巡列行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有命繁羽御趙羅
宋勇為右三子晉羅無勇虞之虞東縛也束縛吏
詰之晉軍吏詰御對曰疇昔作而伏疾作而伏故
即書考上孟卷二十三變命九

東縛衛太子勝曰晉孫蒯敢昭告皇祖文王周
之烈祖康叔列顯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
王也鄭勝亂從助臣為從于亂晉午在難名國有叛
臣焉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不敵自佚備持
矛焉擊刺之用敢告晉以敬無絕筋無折骨無面
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言微賜無中戊子斬
旅之人無作我三祖之羞則軍大命不敢謀佩
玉不敢愛敗愛佩玉亦以新神之勳耳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緇旗名太子救之以

師非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
栗千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喜太子傳俊音曰雖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俊簡子屬也言知氏
後竟有音初周大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
陽之患氏收田人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舉得龍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所稅及
鐵之戰以從五百人宵攻鄭師收蠶旗於子姚之
幕下取鄭師所獲之蠶旗獻曰請報主德趙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射成鄭師而前列多死多死者
即書考上孟卷二十三變命九

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新既戰簡子曰吾伏跋嘔
血鼓音不衰吾雖已伏弓衣而吐今日我上我也我
為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吾以戈救簡子
師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
能止之在胸曰朝言我馬之兩朝我御之上也我
車之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乘載也梓橫米明細
之積木使簡子觀之兩朝同時皆絕以二十一年
明止使不絕之功也出魯哀公二年
簡子拔耶鄆中行文子奔栢人也簡子又聞栢人
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耶鄆栢人范中

五子冬十月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
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危衛人出
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出魯哀公
年十七○**新序**云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
三月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以令我周
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執筆操觚隨君之後俟君之
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
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
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
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
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
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
而昌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
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
也初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
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在昔秦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寢寐之目告公孫枝與子輿曰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吾

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
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讎于
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緄
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
三日疾必聞聞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
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
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三 慶公

十二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
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
公二年為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
三晉所滅嬴姓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鄆
人謂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鄆
七十三是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
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
孫即姓嬴吳廣之女姚姓五
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
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它日
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噫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當道者
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
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
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
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
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
氏之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謂謂皆當道者
子姓也
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謂代及簡
知氏也
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三 慶公

十三

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
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
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今時服也
除裘裘也并二
國于翟武靈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
畧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
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簡
子卿字簡
子偏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
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
簡子召子母無郵母郵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

簡子奔晉
趙氏必得
曰不獲
乎便於
政於民
趙氏必得

矣簡子曰此其母賊霍婢也應夢奚道貴哉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
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
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
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應夢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
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是爲襄子出趙世家○呂氏春
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鍾取鍾皆臣也不愛我厥之
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鍾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三
廣文
之中必使于我醜尹鍾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
不愛君之過也鍾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
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
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
○趙簡子沉鬱傲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鬱微
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鬱微爲之吾嘗好良
馬善御矣而鬱微來之今吾好士十六年矣而鬱微
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細善也○王孫子趙
簡子園衛之郭郭犀楯犀楯立於矢石之所不及

殺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口嗚呼晉之士數敵也
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
士無敵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
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
侈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
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園衛取鄴城濮之戰五
敗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
能耳士無敵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
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于乘不如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三
廣文
開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趙簡子言曰雀入於海
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龜鼃魚鼃莫不能化惟人不
能矣夫賢鍾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哀無賄
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
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
于齊宗廟之犧爲獻飲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
良亦矜焉詳見簡子傳中王良左傳作郵良一名
良亦矜焉無師漢中四星天顯星旁一星名王良

呂氏詩說
以王良所
以爲馬者
皆以爲善
於其德而
不爲力
四馬其政
不爲力
王良所
以爲馬者
皆以爲善
於其德而
不爲力
四馬其政
不爲力

星共占王良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淮南子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

諧捉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

樂道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觀象賦仰

見造父爰及王良註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

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

晉大夫善御九方甄之子一名都無正爲趙簡子

御死精托於星爲天帝之馭官文選王子淵曰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馳驚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

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鏡注曰王良韓哀古善

小雅車攻之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麗麗克實駕言

徂東東東都洛邑也田車既好田車田田四牡

孔阜盛大也東有甫草甫田駕言行狩此章指言將

也之子于苗之子有司也苗選徒選徒駕言

桃設旒搏獸于敖地名也此言至東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連結布貌赤芾金舄芾服之鞞也諸侯

金飾亦指會同有繹繹見曰會衆見曰同繹衆列

會朝於央拾既伙音火央以象骨爲之音千古

東都也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皮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弦或亦名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射夫既同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助而與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幸言既會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不失其馳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鳴悠悠旆旌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言比卒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不宣諱也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事嚴而領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禽坊也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四書考上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大成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終而美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音千古以象骨爲之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宇既

衰父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公孫衍

公孫衍一名犀首犀首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

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

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以言曰此儀合秦魏之辭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以張子者欲得韓
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功請以事委衍有則秦魏之交靖矣也然則魏
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叔以為便因委之
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
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
得復過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請謂事情謂欲以
之也不復得更過相見也曰中國無事中國謂山東諸侯齊魏秦得
國書考上五卷二十三韓文公
燒撥焚杆杆樊其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秦
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言秦若被伐則必輕使重
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魏燕齊共攻秦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凡絲繡
一純為婦女百人遺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
孫行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李伯
也李同父所封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全篇中○韓非子甘茂相

秦惠王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
子甘茂之吏通穴間之以告甘茂茂入見曰王得
賢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安得賢相對
曰將相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
得之與治天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之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
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
計曰吾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
累子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
疾已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
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奴
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
孤是言自嫁於梁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矣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穎川陽城有鬼谷隱居于此因以為號所著押圖
十三篇為晚乃益七術說林云張儀蘇秦同志好學
送勇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為者或假食于路
遇見墳典途無所題則以墨書穿及取還而
寫之鬼谷子見而異焉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
乃卒以共附于諸侯

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遽相亡壁門下意
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壁共執張儀掠
咎數百不服醉之釋古其妻曰子母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
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主而得相約
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
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
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
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
聞書考上五 卷二十三 蘇秦合三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
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
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
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
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
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
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
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我陰奉之乃言趙
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

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給弗告張儀
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
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
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
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
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
矣吾又新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
文書考上 卷二十三 蘇秦合主
檄告楚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若璧若咎我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各來告
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
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
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塞斜谷之口斜谷一作犇谷當屯留之道蜀安
府道即太行魏絕南陽南陽懷州也絕南陽所斷
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當屯留之道斷韓上之

路楚臨南鄭臨南鄭所謂塞斜谷之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洛川南伊闕之左右宜陽以臨二周之郊陽城在洛川陽城在洛川南伊闕之左右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周王謂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俗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西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西海西海也其實西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

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猶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收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初蜀中無路入秦思上聞蜀有頭詐稱其牛食栗日黃金三斗蜀侯聞之貪金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秦牛得牛觀之知其詐而路張儀將兵伐蜀遂滅之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魏邑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孫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多少梁曰夏陽山在秦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諸秦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

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與梁南也。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

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大言也。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脫。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魏也。哀王於是乃肯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河東之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

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非也。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也。百張儀至秦。必負王。是非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陽絕。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儀至秦。佯失綏墜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非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三 慶文命 三六

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蓋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卽商於之地。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符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山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三 慶文命 三六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旣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於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母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

有秦祿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熟計之。於是楚
 王已得張儀而重山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
 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
 黔中。美利也。後而信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谷所生。非皮而實。民之食。大抵菰飯藿羹。一歲不
 收。民不繫糴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利大
 王之卒。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
 西書考
 上五
 人
 卷十三
 附錄
 五
 負養謂負擔也。給除守後亭。卽塞見卒。不過二十
 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
 士。蹇徒音跽音科頭不著兜鍪也。利頭謂貫頤奮戟者。
 至不可勝計。貫頤謂兩手捧頭而直入敵奮秦馬
 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踴間三尋。入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
 後踴間一躡。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披甲蒙冑
 以會戰。秦人揭甲徒跽。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
 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
 相擊。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言。言好辭。比周以相飭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矣。不若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鴻臚之宮。鴻臚。韓桑林之苑。桑林。太平山。覽作樂林。非成湯之所禱者。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斷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潘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

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八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魏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損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騎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懈處。不敢搖動。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

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舍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期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罪。敬使使臣先問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軾、蘇感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利，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母危，豈可得乎？臣竊為大王計，

圖書考

上五

卷二十三

蘇秦

三

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其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王長其尾，凡方者為斗，名為科斗，即斗之類，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其形，各持斗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謂熱而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人進斟，各持斗，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

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泐河間以事秦，今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代，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有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聽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

圖書考

上五

卷二十三

蘇秦

三

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小兒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所在，齊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梁，梁齊之兵，

史記卷之二十三
三晉世家
受之士主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
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
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
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
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
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托
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於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齊梁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
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
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齊國而外
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貶，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
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
卒於魏。全篇出 ○國策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
王曰：「陳軫為王臣，嘗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

引義大抵
三晉之
人也夫張
儀之行其
甚于蘇秦
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
先死而儀
操其其說
以快其說
威其對遠
要之此兩
人其傾危
名子義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
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
約。」軫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
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軫曰：『臣出必攸之楚，以
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
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皆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
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
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為
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彼與許我也。』今為我妻
則欲其為吾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軫為人臣，而嘗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畱臣。昭陽
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
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
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
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
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
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

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黃子曰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
曰馮資秦以得相于秦所用軫之言而三國
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
散六國之從以爲衡挾強秦以令天下而軫則
或從或衡于其間與儀不善軫惟或從或衡故
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義梁
裝秦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迨夫從之衡之惟其
意而衍安居矣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儀惟
散從爲衡而挾強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當儀
一怒而秦攻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
侯誰不惴惴懼迨夫衡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
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軫惟與儀不善故軫之
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又相尋而
無已儀一怒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衍

10

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圖秦矣。諸侯又誰不揣協懼。迫大各肆其謀。各洩其憤。而弔安居矣。儀安居矣。儀弔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之制達
名免後

霏雪錄云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百虎通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聚在後反
聚首者武

禮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古者冠禮筮曰筮賓筮日所以求天之吉
筮賓所以擇人之賓所以敬

釋名亡冠
 實也所以
 其新髮也
 曰白虎也
 正冠危以
 傍首別成
 人也○
 版志云上
 古衣毛而
 冒皮後世
 聖人易之
 以麻見
 冠有冠
 類書然
 之制德
 者免冠
 春秋
 云冠
 之有首玄
 武之象也
 武冠之
 象在後反
 醫首省武
 武至而不
 用青天

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
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而南贊者筵於
位於主人之左司在阼也父老則傳醴於客位酌而無
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醴醴於戶西南賓位也以禮賓三加彌尊有加
成也三加始如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
位者適于西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已冠而字之戶
南面遂醴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已冠而字之戶
人之道也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後見於
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此禮爲通長于代父承嗣者與玄冠玄端奠摯於
庭爲正體故禮之異於庶子也

四書考上王卷十三 禮之合命 圭

冕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遂以摯見
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

於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稱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以成人見
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
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
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
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
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

經 165—411

女

白虎通云女者新也從如人也○左傳君子謂共姬女不婦則女婦義別也

婦

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嫁

白虎通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天莫

四書考

卷二十三

聖

若男女

人情之始莫若夫類故設嫁娶

之禮者

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

能自專

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

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

幼者

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爲人父女二

十肌膚

足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

萬物也

嫁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嫁人外成以出適

人爲嫁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

十而嫁

有卅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

門內施鞶

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

詩幽風之子于歸

皇駸其馬親結其綰

妾婦

禮疏云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侔

也○郊特牲云妻下在妾御不敢當夕○禮服

傳云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

婦初鳴咸

之思父子之謂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闔之

內廷席之下

四友之道也

卷之二十三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四目錄

滕文公

周霄

耕助

錢鏐

牲殺

室家

梓

輪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四目錄

瓦

毫

有攸不爲

戴不勝

莊嶽

泄柳閉門

畦

巢

主

載贊

棗盛

士無田不祭

衣服

媒灼

匠

輿

一

宋王偃欲霸

葛伯

筐厥玄黃

薛居州

段干木

脇肩

辯

營窟

蒞

園圃

奄

犀

周書君牙篇

墨翟

匡章

於陵

蟾

蜎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四目錄

辟繻

沛澤

飛廉

象

春秋

申韓佛氏

陳仲子

李

巨擘

盜跖

二

勢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四

滕文公下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霄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載贊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

一

周禮六贊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時也。卿執羔。羔。小羊。取其羣。大夫執鴈。鴈取其候。士執雉。取文。庶人執鰲。鰲取其不飛。遷。○晉書贊公辟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已下。雉。○白虎通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惓惓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

二

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解之以威。必死。不可生。蓄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贊。庶人之贊。匹。童子委質而退。不取。爲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贊。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贊也。匹謂鷩也。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州鳴相呼。今又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贊變。君與臣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贊。士賤。徒飾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賂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暇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任。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暇脩。

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目正也。服脩者。肅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糗粟云乎。暇脩云乎。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贊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贊也。○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贊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膳。備腐臠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

四書考

卷三十四 禮文公

三

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鷹。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贊下容而彌處。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贊。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嬪者還其贊曰。寡君使某還贊。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耕助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於

上帝乃擇元辰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

保介之御間。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

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介。及御者之閒。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為祭祀之東。盛故曰帝

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進之或三或

五。或九。以貴賤為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皆御。命曰勞。勞。終之及而行燕禮。羣臣皆侍

不與。勞。酒之賜。○祭義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

而朱紱。也。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紱。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以為醴酪齊盛。

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籍敬之至也。○周禮。天官

甸師。掌耒耜之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

養盛。○五經要義。天子藉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

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

敬。○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耨夫下種

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

曰王藉。○又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

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論衡。立春東耕

爲土象人男女各一執耒鉏錢或夷土牛時示耕也

○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

農籍於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

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天

明會典云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

及先農弘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官耆老謝

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著本等衣鞋

各執農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

○嘉靖九年令以藉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撥

與壇丁耕種

與壇丁耕種

案盛

小宗伯辨六齋音資之名物黍稷稻粱太祝五曰齋號

合禮記曰明齋盛曰嘉禮書曰黍稷曰案在器曰

盛周禮或言齋或言盛或言齋盛太宗伯奉于齋

小宗伯辨六齋逆齋太祝齋號之類此言齋而不

及盛也問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饌人共盛

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齋也甸師共齋盛春人共齋

盛之米小宗伯表案盛此兼言齋盛也其言各有

所當非苟異耳齋盛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饌

使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太宗伯逆之以

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

曰表爲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王

齋者王敦也太宗伯奉王齋者王與齋也廩人之

接盛施于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間接祭之接也

鄭氏改以爲扱音非是

蠶線

月令云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東鄉迎時氣也

○書考止卷二十四蠶六

事桑也禁婦女毋觀不得爲容省婦使戒省其嚴

也以觀蠶事使盡力於蠶蠶事既登成分分繭分於

稱絲效功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乃收繭

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

造祭服受桑多則稅以桑爲均皆以桑貴賤長幼

如一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以給郊廟

之服天子○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公桑公近川而爲之便於浴築宮仞有三尺蠶

釐而外開之。陳旉置棟於牆上也。外開及大明之
朝君皮弁素積。大昕之朝季三宮之夫人。三宮
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也。世婦之吉者使入蠶
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庚乾
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
副律而受之。副律王因少牢以禮之。禮待獻古之
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讀及良日夫人綴三盆手
三盆手者。謂繭於盆中而以手三盆之。遂布於
每盆則以手抓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
四書考上五卷二十四 禮文公 七

三宮夫人世嬪之吉者使綴朱緣之玄黃之以
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
也。○又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
鹽水沃其種。謂之淹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
其蠶次之。又云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
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
紅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淮南子云蠶食而不
飲。蟬飲而不食。○又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
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

宜多育。○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
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人。非無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
神明。○黃帝元妃西陵氏嫫祖始教民育蠶治絲。
以供衣服。後世祀爲先蠶。周官內宰。詔皇后蠶於
北郊。齊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
也。○晉元康義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晉禮志
漢儀。皇后親蠶桑。東郊花中。蠶室祭蠶。神曰花衣
四書考上五卷二十四 禮文公 八

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桑草定其儀。取
列侯妻六人爲蠶母。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筭步搖
衣。青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醜馬。女尚書陪載。簪
鉤。外命婦皆步搖青衣。各載鈞筐。先桑二日。蠶室
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
之。祠畢。班餘帛于從者。后東而躬桑。採三條。諸妃
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下九條。以桑受蠶母。○東觀
漢記。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室于濯龍池中。數往
來觀視。○董巴。東服志。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

下委青上縹下簪以玳瑁端爲華勝上爲鳳凰

士無田不祭

禮記注疏

禮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庶人春薦麥夏薦黍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

以仲月

牲殺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

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

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以待裸將

四書考

上五卷二十四

九

禮記注疏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毛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

司徒小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齋黍

稷稻粱麥苽也六官謂鄉甸之屬屬當供祭盛也

六齋雞鴈牛黃虎雉音位之葵所以盛饗也以待

裸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

客也辨其名物者名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

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牲牲牲牲牲牲牲

牲牲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禱求

日新止大祭祀展犧牲展省閭也省閭可共祭繫

十年頒於職人以待用也○周禮封人歌舞其牲

之言其肥腍以歌神也○越絕書益火之後啓

歲善牲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儀于益此之謂也

○穀梁傳免牲者細衣玄纁裳有司玄纁奉送於

南郊○周禮支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祭五帝則繫

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

于國門使養之山川之屬○羊人割牛牲登其首

于牢○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盆簠以

待事○春秋傳魯侯曰犧牲五鳥不敢加也

必信○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問而信○漢建武二十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

四書考

上五卷二十四

十

父九十里夕牲○小祀不用大牲

器皿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

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蠶諸臣之所

酢也秋嘗冬蒸裸用瓊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

兩著尊其獻獻用兩壺尊皆有蠶諸臣之所酢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皆有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蠶諸臣

十

而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

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
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
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尚書大傳曰孔
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織紉紡績之
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
下無以事夫養子

媒妁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

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
之判行媒者以有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謂之生三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子者皆
書之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禮坊
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如之何匪媒
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面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永泮鳴

無嫌以爲民紀和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四書考

卷二十四 禮文下

三

而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
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
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尚書大傳曰孔
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織紉紡績之
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
下無以事夫養子

鴈於是乎合○國策云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
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
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衛敝而
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梓

考工記梓人有三一爲筭簋音箕巨○筭簋應鐘
簋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羴者羽者鱗者宗廟
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羴者羽者鱗者以爲筭簋
外骨肉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禮文下 古
者以笏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小
虫之屬以爲雕琢○梓人一爲飲器一爲侯射深
也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
而三爵則一豆矣凡設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
人罪之注 郭爵而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酒不盡
是梓人制器之不善也故梓師治其罪

匠

考工記匠人有三一建國始作而立一營國周
之謂一爲溝洫水地以縣置禁以縣眠以景爲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

匠人營國
方九里
三門國中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
左祖右社

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余九軌環余七軌野
余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
諸侯城制環余以爲諸侯經余野余以爲都經余
輪

考工記輪人有二一爲輪於地者一爲蓋於車上者
其圓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

也詩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
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
四書考 卷二十四 陽文全下 主

欲其輿爾而下地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音朔爾而纖也進而
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穀
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犄之廉也無所取之取
之急也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齬
則輪雖敝不匡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矩之以
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
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砥其
輕重之伴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

謂之國工

與

考工記與入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叁如一謂之叁
稱叁分車廣去一以爲陸叁分其陸一在前二在
後以操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集以其陸之半
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叁分軾圍去
一以爲式圍三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叁分較圍去
一以爲軾圍叁分軾圍去一以爲圍軾音圍圍者

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南書考 上五 卷二十四 陽文全下 主

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權引
之則絕棧車欲弁飾車欲侈

瓦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塹音及石甃音泰築

臣昆吾作甃音造瓦甃作墻周公作壁音及古史云夏

昆吾氏作瓦音及曹氏作磚

宋王偃欲霸音及

宋王偃攻襲兄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

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
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浞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似宋其復為紂所
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
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宋
王之時有雀生鵲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
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
以示勇剗偃之背鏘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鑄諸
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
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四

主

毫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毫故城
即南毫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梁城為景毫湯
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縣為毫毫帝嘗及
湯所都盤庚所從都之○水經注閼駟曰毫湯都
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為失實湯地七十里

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
童子饑餉而為之耕今梁園有二毫南毫在穀熟
北毫在蒙非偃師也

葛伯

葛頰丘商音葛天氏之後夏葛伯嬴姓國也亦為
葛氏○楊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魯隱列于下下
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
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有攸不為臣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四

主

太

書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
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典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而敬天黜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惟其

士女以玄黃之幣來迎。昭明我周王之德蓋天下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列爵五公。侯伯子男。分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教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與崇德報功。政治始末也。

篚厥玄黃

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必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戴不勝 薛居州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 歷文今

七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萬姓統譜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時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開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其後齊潘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莊徽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有莊徽里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馴。僮僮也。僮僮者合人已察文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軼之其僕曰君胡爲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不敢攻。出呂氏春秋。文侯往見于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致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力難乎。出呂氏春秋。

准柳開門

不失心
了本論
神如門
貴必有所
屈亦有所
所伸矣

說苑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
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
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
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
是徒微國君之榮也

脅肩

楊雄傳云翁肩蹈背師古曰翁飲也○吳王傳云
脅肩索足師古曰脅翁也謂飲之也

哇

四書考上
卷二十四
禮文

王

說文云哇菜哇也○老圃賦曰濯濯我哇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也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
者蓋問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
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
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
識曲直之理期于不窮務于必勝以故淺識而好
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本訥而達道者
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

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
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蓋人也

巢 營窟

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

橧巢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橧巢者積

柴薪以爲巢居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

血茹其毛茹其毛者以木有大化故未有麻絲衣

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

臺榭宮室牖戶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以炮以

申書考上
卷二十四
禮文

王

燔燔而燒之曰炮以烹以炙炙於鑊曰炙貫串以

爲醴醕醕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

故云皆從其朔朔初也

蛇

附雅云蛇
屬蛇行

格物論云蛇類最多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頭毒

尾良者有形似鯉魚者有毛如猪鬣者有鼻上有

又云蛇
屬蛇行

針者有蝮有蝮有蟒有蛇不可殫記○草木子曰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琿雅云騰蛇龍類也雄鳴

於上風，唯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
騰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埤雅又云：蛇以眼臨
語云：蛇蟠虎視，音其以此乎○舊說云：蛇盤常向
壬地北方也。○典內云：辨蛇蟠雄以細軟物停着
上其蹕繞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維
寶藏經律云：白蛇試蛇去住不動也。

菹

疏云：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

園

園，書考上五卷二十四詩文今下

三

說文云：園，樹果也。天文要集曰：匏瓜為天子果園。

又天園主果實，萊如蓄儲。史記有梁園、漆園、楚橘

柚園。三秦記有漢果園。魏志有芳園、桐園。芳林

少帝時，故晉宮閣各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

木樹果以立名也。○說文曰：苑有園，曰圓。圓猶有

也。○或曰：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非穀土

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故

漢書東方朔曰：務苑園之大，不恤農時，所以強國

富人者，蓋此謂也。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
草交厓，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
也。○說原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
過開灌田，取沛然之義。○公羊傳曰：齊景公循海
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奄

疏按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
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

書考上五卷二十四詩文今下

三

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從其君。五月自

奄還至鎬京。○路史云：注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

君勸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飛廉

飛廉，顓頊之苗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
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仲涌，在西戎，保西垂，生飛
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非殺惡來是時，飛廉為
紂作石，櫛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墳霍太山。在河東

紋旋擗紋細拈擗紋大而勻。○格物論云海人

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

有白理如絲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啣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義導者湯煮毒藥以此義導挽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爲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藿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南越志云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西陽雜俎云犀牛一名奴角○說郭嶺表南書考上孟卷二十四變令

象

吳郡地產
程云九
山象
亦餘之

天中記云
犀之大者
曰犀

山海經云
犀兕食
三歲而出
天黃

春秋運斗樞云推光之精散而爲象○說文云象長鼻耳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格物論曰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下非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妬惡犬聲獵者畏糧登高樹創熊巢伺之有羣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中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埤雅云象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飭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卽合字說曰象齒即書考上孟卷二十四變令

天

國中自來
此處起遠
則無乃山
氣也

此戶錄云
凡象曰在
西天有之
人供御地
西有青象
中象所
無也

於順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
將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
端甚深可以開闢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
拾每以鼻取食卽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
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
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臃腫而
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遇
圍皆石壁先置菰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
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
即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象文下
三
以歸石室隨以巨石室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
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食益狎則鞭之少馴
馴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
應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頌表錄異云蠻王
迎漢使於百化樓前設舞象奏音樂引入一象以
金羈絡首錦襜垂身掉頭搖尾皆合節奏○朝野
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關於訟者行立
而觀之有理者卽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
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

石像以伏
象王同
王使執經
象亦與師
杜預曰燒
燬火象象
是使象師
審印也

麻雅傳云
重九子安
應門之象
制春秋之

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
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
遠形如丘徙○(稟)字記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
則向南跪拜○(二)區以木覆之○(法)句喻經云佛
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荅曰有三何謂爲三三者
剛鉤鉤口著其鞵鞋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搯
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
飲故以制身強由加搯杖故以服其心
周書君牙篇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象文下
三
周書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
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共
易民乃寧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
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
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春秋
初學記云春秋者按什前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
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

遺使子夏
昔十四人
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
國書九
月經立

春秋孔
國云孔子
春秋九
月而或上
之得陽歷
之卦

孝經命
決云孔子
在鹿德無
所獲功無
可就忘在
春秋行在
之經

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玉海云春秋孔子約史記而脩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牙舉之也十二月而爲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若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騰文今下圭

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具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

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傭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而盱盱而誰與居而汝也唯唯盱盱神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蹙然變容曰微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前將亦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傭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出莊朱過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騰文今下圭

山莊楊布問曰弟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辭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直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

莫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
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
以不動亦不以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
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
住獨來獨出獨入孰能得之出列季梁得疾七日
大漸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
不肖如此之甚汝豈不爲我歌以曉之楊子歌曰
天其不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自人我乎汝
乎其弗如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出列楊子遊於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慶文公下 三

僞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邨以故饑死展季
非無寶矜貞之邨以故寡宗少宗名也天下之美
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
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堧無以異矣天
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
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斤之不知與株堧無以異
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
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
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
潤枯骨哉出列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舍國而隱桃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
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出列楊子
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出列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
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夫牧

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箒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箒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此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一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通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執。何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四

勝文公

聖

羨位。不食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患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出楊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堅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蹇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

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擅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各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名身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音四。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若此。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四

勝文公

集

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真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爲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出列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出呂氏春秋

朝歌墨子不入山陽書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紵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紵紵亂君之所造今當凶年有欲子子隨侯之珠者隨侯山見大蛇傷而治之後蛇卵珠以報德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里百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山陽書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日子之師苟肯至越國書考上入卷二十四墨子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木詳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出鄒陽書○相文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郭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而為三

申韓佛氏註

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佛地論曰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晉曜經曰佛梵字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靡耶夫人洞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後魏釋老志曰凡設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操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籍微而為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焉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婦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匡章

匡章齊人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兩軍相對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微幟而使秦君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叛者異人而同離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秦在齊西故曰西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啟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馬床也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未有更葬之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出戰國策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燕出戰國策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兩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

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陳仲子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出高士傳更遣陳仲子欲死于齊其妻止之曰熱于就利者必先冷瘧於附利者必先淡雞犬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無過人之財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瑣矣

徐幹中論
云仲子不
食母兄之
食出居於
殷故以爲
潔也則不
知無害焉

春秋運斗
樞云王樹
果厥爲李

李姓
李姓
李姓

吾與子。今且灌園于齊之野乎。身辟繡。仲子織屨
甘苦順逆。無所取于子。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
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

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聞其
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
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
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于
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
王疑之。仲子終身園于齊。

園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廣文合下

於陵

路史云。齊大傅散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埤雅素問曰。李莊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
從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

屬有六。桃最爲下。○承平舊纂云。蕭瑀陳叔達相

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髮

泛酒。無異色。皆實事。○詩懷說文曰。李果也。從木

子聲。杆古文李。○爾雅云。休無實李。一名坐接應

李。一名麥。駁赤李。赤李兆李。醜核棗李。曰甞音之
抵之去。

蟪

三教珠
寶藏成

爾雅曰。蟪蟪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駁音于脚
宜室志。齊人曹氏了乃蟪蟪。○造化權輿云。蛇身

腹。蟪蟪背行。今俗謂之蟪蟪。蟪蟪方言曰。蟪蟪謂
之蟪。自關而東。謂之蟪。蟪蟪舊云。蟪蟪化爲復

陶弘景
大者如足
大趾以背
流行乃蟪

育。復育轉而爲蟪。蓋蟪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
脫皮。可謂尸解矣。○通志畧云。蟪蟪糞土中大白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廣文合下

虫也。○方言以蟪蟪作蟪蟪。象其蠢物之聲也。○
別錄曰。蟪蟪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

時死行者良。○本草云。蟪蟪汁滴目中。可去瘴翳

音。晝盛彥之母失明。偶炙蟪蟪之復明。故仲子曰

有見。

巨蟪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巨蟪。蟪大者人謂之曲善

學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
學者。卽蟪蟪之大者。蓋先嘗謂蟪而後克其操。注

以爲大指音非也

蚓

蚯蚓一名螻音謹一名蛇塤一名土龍一名地龍

一名螻音謹一名胸臆一名寒蟪能應時而鳴江

東呼爲歌女又曰鳴砌有一種白頭者其老且大

者也○本草云蚓之行也引而後伸其塤如丘故

名蚯蚓○埤雅云蚓字一作螻蓋蚓達於寅故從

寅善長吟於地下又云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

而後伸○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蟄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禮文聖

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呂

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埤雅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

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

無口蛇無足蚓無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虫鼠

蚤交本草蚯蚓食細土無砂石○考工記注云蚯

蟻邦行蟻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蟻善緣蚓善

引○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虫交不以分淫

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物類相感志云阜

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物類相感志云阜

蚤如螽虫江東人呼爲螽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

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

佩之令人相愛○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

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

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其生之陋而自悲

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

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耶公難記

盜跖名柳下惠弟也

莊子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季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四禮文聖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

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

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

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

之教雖夫子將奈之何哉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戶

更紀云盜
即日殺不
幸有人之
內家後盜
終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取。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喻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南書考。上孟。卷二十四。廣文公下。聖

更紀云盜
即日殺不
幸有人之
內家後盜
終

此三者。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
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
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
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
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
者。皆愚陋無識之謂耳。今夫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
南書考。上孟。卷二十四。廣文公下。聖

原由下云
抑下惠見

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蒧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魯蒧迹于衛窮于齊困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蒧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

居起則于子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孽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乃謂我爲盜踞子以其詞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

西書考止五
卷二十四
文公下
聖

西書考止五
卷二十四
文公下
哭

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餓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于桀犬流豕操觚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

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鞍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既得毋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辟纒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四 變今

吳

釋名云。辟。分解也。纒。布縷也。

鵲

埤雅云。鵲。江東人呼為鵲。音長。脰善鳴。不食生蟲。

禽經謂鵲見異類。差翅鳴。鵲見同類。拊翅鳴。○埤

雅又云。鵲頸如癭。鵲頰如瘤。又云。鵲之行也。自然

而有行列。故聘禮云。出如舒鴈。又云。鵲伏。隨日。鵲

伏。隨月。說者以爲孔鵲伏卵。隨日光所轉。○唐李

愬入蔡州。夜半至懸弧城。城傍皆鵲。鵲池。愬令擊

以亂軍聲。蘇轍永詩。公江淹。○物類相感。至云。

齊魯帶引
江淹入中
蘇轍永詩
公江淹云

埤雅云。鵲
音長。脰善
鳴。不食生
蟲。禽經謂
鵲見異類。
差翅鳴。鵲
見同類。拊
翅鳴。○埤

得喜日。鵲于池苑中。其鵲至日出時。則自舞。一名舞鵲。○嘗觀劉毅以子鵲之炙。開悅。田仲以生鵲之饋。鵲感于其兄。南史稱失德。乾熊以愬。則仲之清節。有足風矣。

四書考上五

吳

卷之二十四 變今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五目錄

離婁全

離婁

公輸子

師曠

六律

五音

以爲儀替斷刑必

大雅假樂之詩

規準繩

大雅板之詩

閑邪

法堯舜

仁不仁

幽王

厲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目錄

大雅蕩之詩

廢興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註

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

註

齊景公女吳

文王之詩

難爲兄難爲弟

詩誰能執熱

孺子

滄浪

獯

爵

鷗

艾

養老

太公

養民致賢

辟草萊

任土地

李悝蓋地力

商鞅開阡陌

眸子

淳于髡

授受不親

曾元

曾子養志

三見不言事

舍館

艸

芥

替喪

諸馮

負夏

鳴條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目錄

文王岐周

耶

郢

符節

子產濟人

鄭

漆

消

杠

梁

十月成梁

關人爲辟

以大德不以小惠

足

腹

舊君有服

晉錫樂盈

非禮非義

必誠必信	原泉
濫滄	禹惡旨酒
平王東遷	四世而絕
檣机	五伯迭興
羿	逢蒙
侵追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鏃	西子
鼻	上帝
日至	公行子
四書考	三
右師	纓
沈猶行	韓子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五

離婁上

離婁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莊子云。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又云。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彼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輪亂天下者也。○又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公輸子

公輸子。名瑛。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

春秋列傳
平公北別

之子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為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為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闕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將以攻宋將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誦而告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

四書考下五 人卷二十五 雜考 二

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出文選長苗賦注般又嘗怨吳人殺其父于唐州城南乃作一木仙舉手拈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為也乃責物謝之般斷木仙一手吳中大雨出西陽雜記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問居師曠侍生

平公曰子生無日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之有墨墨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臣行路以求名譽百姓使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賢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急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

四書考上五 人卷二十五 雜考 三

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益之如天各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用民之主而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直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或失也

使師保之勿失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
置側室之室大夫有貳宗宗子之貳宗者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皂隸皆各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
過則臣之患也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子兄弟以補祭其政史為書太史君詩為詩
以叙工誦箴諝樂上誦謠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
言士平不傳誹謗間廢人諺廢人不與政聞商旅
于市以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故夏
書曰適人以木錚狗于路適人行人之官木錚不
四書考上五卷二十五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
然矣十四年公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于濮水之
為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
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
可即令師涓坐師涓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涓撫而
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知
下何人師涓曰師延紂時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

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
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
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
此最悲乎師涓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涓曰君
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願遂聞之師涓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
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
公大喜起為師涓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
涓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
四書考上五卷二十五
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
願遂聞之師涓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
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
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
地三年出師非子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
為調矣師涓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
調矣師涓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耻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秋長見篇平公
問于師涓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涓曰何

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
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
與昧行乎出說苑知悼子卒知悼子荀蒍也未葬平
公使酒師曠背鼓鐘杜簣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子卯謂定疾日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在殯其
為子卯也大矣故曰為子卯也大曠也太師也
不以詔是以飲之也齊伐魯魯會晉侯同伐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五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六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晉人知齊侯將
之地必疎陳旃旃以爲陣示其衆也使乘車者
左實右偽爲人形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丙寅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烏
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齊師以聽晉之聲又歌
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晉之聲楚必無功既
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南風多霜殺之聲楚伐鄭
必無功。出襄公十八年

有石言于魏榆魏地也忽作人言其地也平公問于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不
然民聽濫也民聽之失妄爲言也抑臣又嘗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謫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平
致異時則有不能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謫並作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音所
之宮築宮于魏地叔則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
出左傳昭公八年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五齊侯登巫山七
漢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
統氣類之物一日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
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日林
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
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
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西反崑崙之陰取竹之解各
解之解之節而吹之生其聲厚均者北也竹與
內厚薄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黃鐘之
等也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
六

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
惡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
功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備律故謂之十二律黃
鐘者陽者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沁有色
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鍾于黃泉華萌萬物爲六
氣元也位于子十一月太族者太人也族奏也言
萬物隨于陽氣太族而生也位于寅正月始故也
洗餅也萬物去故言新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
于辰三月建賓者陰氣初小故舉萎陽不用之
四書考上卷八

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
惡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
功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備律故謂之十二律黃
鐘者陽者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沁有色
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鍾于黃泉華萌萬物爲六
氣元也位于子十一月太族者太人也族奏也言
萬物隨于陽氣太族而生也位于寅正月始故也
洗餅也萬物去故言新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
于辰三月建賓者陰氣初小故舉萎陽不用之
四書考上卷八
故曰賓位于午五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
被刑法也位于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
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于戌九月呂助也謂
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發位于丑十二月夾者孚
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
于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
長陰助成功也位于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
皆茂盛積于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
也位于未南郊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

初物皆含秀懷妊之象陰妊陽功助陽成功也位
于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
陽氣應不用事陰維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于
亥十月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卯合辰
與巳合午與未合申與酉合戌與亥合
子之氣十一月建子太族寅之氣正月建寅太族
卯之氣二月建卯太族辰之氣三月建辰太族
巳之氣四月建巳太族午之氣五月建午太族
未之氣六月建未太族申之氣七月建申太族
酉之氣八月建酉太族戌之氣九月建戌太族
亥之氣十月建亥太族
四書考下卷八
辰在降葉蓋辰與所會在天爲十有二合在地爲
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之聲
天地自然陽聲六黃鐘太族寅始洗辰蕤賓午
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
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文之以五聲相雜以宮土
商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橫被也故之
金鐘石磬土埙革鼓絲琴木祝匏笙竹管○鄭玄
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
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
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

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傳疑錄云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

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鐘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

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傳疑錄云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鐘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

太簇為商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鐘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

太簇為商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鐘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

五音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在治；若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亡。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劉氏註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釐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

圖書考下

卷二十五

三

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惕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周禮：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鈞，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呂長短以平其聲，百官軌儀，紀之以三，紀聲合樂以平之。以六，成於十二，相生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黃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闕，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呂在陽律之間，陰陽以成其功。而六呂之闕，先闕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師事，解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黃陽秀

圖書考下

卷二十五

主

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後物也

以麋爲犧牲斷延則必注註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麋爲之于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于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雜要上

大雅假樂之詩此第二第二章

千祿百福千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除載中廢

此公尸之所以答是驚者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惟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圍

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儀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闢方乃成準者所以授于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運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大雅板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一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卒盡也出話不然爲猶不遠猶也靡聖管管無所不實于實不實于實猶之未遠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雜要上

是用大諫言天反其常道使民盡瘁而汝之出言聖人但恐已遠行而無所依據又不遠其心以爲無復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是用大諫天之之方難無然憲憲欣欣天之方艱無然泄泄辭之

輯矣民之洽矣辭之譁矣民之莫矣莫定天之

方虐無然譁譁老夫灌灌也小子踣踣踣踣

我言耄爾用憂譁多將煽煽煽煽不可救藥老

知其不可而面言言欲說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耄耄而面言乃兩以愛爲誹耳夫憂未

則將如之言不可復救矣天之肅民如

墮如蓬墮如蓬墮如蓬墮如蓬墮如蓬墮如蓬

携無曰：蓋，彌民。孔易：民之多辟，邪無自立。辟，言天
既多邪辟，則民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
人維藩，人維藩，大師維垣，師也。大邦維
屏，大邦維屏，大師維垣，師也。大邦維
寧，宗子維城，宗子維城，無獨斯畏。言是六
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民畏，言是六
不然，則親戚叛，而城壞，城壞則民散，言是六
而獨居所可。○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也
無敢馳驅。吳子曰：納及爾出王，王有所往，無不
曰：旦及爾游衍，及不可不敬也。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解義上 王

此凡伯刺厲王之詩

陳善閉邪

朱子注云：君有邪心，所嘗閉也。然但逆閉之則動
有矯抑之患，故開陳善道，使曉然知道之所在，則
邪心自消。蓋其時君論事多類此，自謂敬王豈
虛語哉。

法堯舜

朱子云：上不敬，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是欲
法舜，下不敬，其民以為不足與興教化是欲

仁與不仁

晦翁云：仁如禹之地，平天成，府事允治，湯之克克
克仁，子惠困窮，文之惠鮮懷保，武之抹民水火，是
也不仁。如桀之滅德，作威紂之毒痛，四瀝幽厲之
昏庸無道是也。

幽王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王以賂罪，是為褒姒，王入後宮，見褒姒，入女子與
而變之，生子伯服，于是淫渭洛，幽王二年，西周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解義上 王

三川皆震

三川皆震，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
時以三城為界，伯陽甫曰：伯陽甫，周柱下，周將亡
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
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上氣通，為演
用土無所演，民乏則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
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大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于一，終于十，故曰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出史記。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褒姒，子為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褒姒生于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自號褒之二君，二先君也。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雜 大

宣王聞之，石大懼，實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出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雜 九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

年并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以爲伏虎關子射之

滅久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遂生于

三人甚得江淮間民與之伐庸楊粵至于鄂曰我

厲王暴虐於民與之去其王號○出通鑑會編三

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良夫諫厲王曰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

四書考王五卷五章三

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其

能久乎夫王入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

人百物無不待極極目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

思文后優克經彼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大雅曰

陳錫載周以義成周道也今王專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

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周必三

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召穆

公名

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蔡以告

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

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于列士獻刺上詩以替獻典史獻書上書師箴

于箴戒瞽賦無梓子曰瞽賦公瞽誦有梓子曰

之文賦瞽賦無梓子曰瞽賦公瞽誦有梓子曰

四書考王五卷五章三

規親戚補察替史敘勸者艾脩之修理非史之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廣平日原下濕曰隰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庶財用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衍之胡可壅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漢書地

晉河東今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

曰承安

經傳云天
聖形之英
惡必於止
水堅固之
安必於
亡國成
日故國
達在彼
望

國之穆公曰昔吾驛陳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
我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
而不讐懟怒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
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名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穆公
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大雅蕩之詩全篇八章此第
第四及後三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邪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信靡不有初言此蕩蕩克有終言此蕩蕩

申書考孟子卷二十五
下民之君也今此基虐其命乃多邪僻者蓋天生
烝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
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文王曰
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

咨咨女殷商女無恤于中國健貌然氣欽怨以爲德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後

殷商如明如蛇蛇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如明如蛇蛇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

人尚乎山行行不知變也內與音亂于中國吳怒單
及鬼延及是炎之國言自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匪上帝不時殷下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非上帝不時但以毀不用
先王言政然典刑尚在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
用之者是以致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本根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撥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
本揭然將斃枝葉未有不折傷而根木之已先
然後乃隨以顛枝葉未有不折傷而根木之已先
此耳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廢典存亡

通攷云典者盛也不止于存廢者衰也不止于亡

申書考孟子卷二十五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註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

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

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

玉為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

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
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公
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

臣得罪于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註

唐書皇甫鏐傳：為司農郎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

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鏐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
四書考 孟子 卷二十五 離婁上 三

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鏐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剋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鏐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手削地，韓洪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能服其心也。若相鏐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策

許西諸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八寶，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右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洪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討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齊景公
四書考 孟子 卷二十五 離婁上 三

越絕書云：開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于為造，齊門齊女思其死，葬虞西山。○藝苑厄言：孟子所稱齊景公，出而女于吳，接所嫁乃閭廬長子，名終業，俱早亡，葬燕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業為得之，意是閭廬破楚後，景公異而女其子也。

文王
商之孫子註見
大學新民章

難為兄難為弟增天下有

世說德行篇云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恭有

英才與季方名謀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

大勇一沙
志云滄浪
謂在今時
無北加盤
滄浪

滄浪

荆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

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為滄浪水疑此洲是也○永

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

四書考五十五卷二十五章

水今滄浪水合流出歸城北界山北蓋後人各之

非古滄浪也○鄭道元又曰武當縣北四十里為

滄浪洲未詳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屬也○廣雅云獺

一曰水獺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身如蝙蝠者鼻

尖尾大各獺實獺○本草會編云四足俱短頭身

身尾俱短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八寸

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于大木上謂之

聞猶嗜鱈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

卷之五

而茂蘭妖而珍雖與驥相反其亦不爲無意也。

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
得史之禮五帝主

入以從
禮焉
三老五
人君養
三養致
中賢者
太學不
鄉然後
子視學
四書考
有四皆
太公

于法其德有至三王則又有之也。○祭義云食
禮焉傳史所以記其醇厚之
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王制正義皇氏云
饋而食執爵而酌
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
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三禮義宗簡民
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于
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于
鄉然後養于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
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
四書考卷二十五
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方伯
也佐禹平水土其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
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齊世家呂尚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
其窮困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于周釣渭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彘非虎非

熊頭而長
溪見老父釣
行其志小人
右曰得無是
吾先君太公
吾太公望子
國富民伯國
倉庫西伯曰
望為師望左
四書考卷十五
崇侯須大夷
武王即位後
師尚父左使
爾衆庶與爾
府諸侯不期
王曰米可還
子比十四箕
至羣公盡懼
年正月甲子

熊頭而長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千嶺
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夏樂此耶對曰君子樂
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于漁也西伯謂左
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輪輿論政事大悅之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千真是耶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出說望曰王
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
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于是發倉粟賑孤獨以
望為師望左右文王德乎政平虞芮質成于是伐
四書考卷十五
崇侯須大夷作豐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
武王即位後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
師尚父左使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
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孟津古渡
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
王曰米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
子比十四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
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
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

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取明水于月欲得陰陽之術康叔封布采幣師尚
父奉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
門修周政與天下更始與商父謀居多于是武王
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營丘在齊國東東就國道宿行
遲逆旅之人曰主人也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
國萊侯來伐國名與之爭營丘營丘過萊萊人

四書考

卷二十五

語

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
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
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
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
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穆陵在齊魯界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五侯九伯汝得
門足楚之境無桀在遠西孤竹齊世案○武
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武
經七書云文王問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
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

四書考

卷二十五

語

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輶
輶並進則明不蔽矣○史記文王出獵渭濱至於
磻溪見父老釣問之曰叟樂此耶太公曰君子樂
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
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
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
王曰願聞太公曰緇微餌明小魚食之緇綸餌香
中魚食之緇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亨
於緇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
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
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
養民致賢增二老者
通鑑云項利沛沛公為項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拒漢路漢王
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謝于一人之下而
信于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秦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

商子猷今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齊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曉休居不曉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四書考五十五 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奸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蓋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速其罪則徧急之民不關狼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

岸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四書考五十五 戰率萬人者數小也此其舉則足以食其民都邑遠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李悝盡地力註

前漢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叁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

神化者
靈樞經
岐伯曰
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口而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
國貧。故其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
傷而農益勤。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商鞅開阡陌

秦孝公用商鞅。今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為禁。
并諸小鄉。聚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
北曰阡。東西曰陌。

眸子

四書考

卷二十五

美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口。而
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
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榮衛魂
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
心者。神之舍也。○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裏
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子
也。相裏目也。○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
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于目。目清而潤。
澤若濡。無翳穢。雅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

神化者
靈樞經
岐伯曰
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口而

道德之潤澤矣。○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
心清則眸子瞭。瞭者。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采。○
人物志云。微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慈
然以端。勇膽之精。輝然以顯。○劉昫注。目為心候。
故應心而發。○孫卿子云。堯舜參眸子。○春秋孔
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謂重
明。○揚雄謂目童子曰清虛。

淳于髡

四書考

卷二十五

美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新書曰。好為淫
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
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
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
二人。賞一人。○即墨誅一人。○即所奮兵而出。諸侯振
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
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黃金百斤。車馬

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

敬也遂烹飪○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俱養不

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入曰非七出也參曰蒸
梨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
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吾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得免于非乎遂終身
不娶

三見不言

荀子大畧篇云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
曷爲三見齊王而王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
心以正色攻其邪

心乃可與言也
四書考五下卷二十五 雜著

舍館

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開
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
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
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也○國語云單襄公過
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杜預云館客舍也
待賓之舍曰館○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
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
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勲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

高禮云凡
四野之道
十里有驛
三十里有
館有館有
館有館有
館有館有
館有館有
館有館有
館有館有

生傳云晉
師三日館
教

新書

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
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十石者居勲材之
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南部
新書云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

草

爾雅云卉百草總書名也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
英英根也又曰蘇芬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
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湖之間謂之莽

芥

宋文公野疏詠云葉實抱芳辛氣烈消煩濡登俎
效微勞乍食驚頗澆○酉陽雜俎云掌中芥出未
多國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二長三尺乃植于地
替腹

尚書大傳云替腹舜父名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
時人謂之替○舜帝曰有虞氏其先國于虞始爲
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替腹○劉向孝
子傳云舜父夜臥夢見一鳳鳳自名爲雞口唧米
以食已言雞爲子孫視之是鳳鳳黃帝夢書占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替腹

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稍谷。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詆之。曰。然。問。焦氏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請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真源賦云。舜糴于平陽市。父認之。乃詆其目。目以光明。

諸馮負夏鳴條

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于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于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皇甫謐云。舜墳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鳩水之汭。今姚丘山。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

今河東大陽是也。○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鳩水之汭。今姚丘山。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

丘。又始。界有舜所耕。由始。乃故上虞之南鄉也。○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各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止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尚書大傳曰。販于嶺丘。就時負夏。○括地志云。高淮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鳴條戰地在安邑西。○路史

四書考注卷二十五 雜著下 吳

曰。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又云。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紀年。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疎乎。○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葬于陽。丹朱葬于陰。○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海州界。近舊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者

地名志
卷之五

九域志
卷之五

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名曰憑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索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路史云舜初象于夢華腰娶握登握登見大虹而意感唐堯壬午歲田書考下孟八卷二十五

生舜于姚墟故姚姓自重瞳故曰重華字都君

文王岐周畢郢

初太任生文王名昌有聖瑞紉封為西伯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諡為文文王治岐節今鳳翔府鳳西道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華昌各去數百里開於元戎其地都于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于梁作邑於豐是屬西安府註亦謂畢郢近豐鎬雍鎬云岐周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榮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

新安縣志
卷之五

長安縣志
卷之五

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社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于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四書考下孟八卷二十五

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真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于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焉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為證

符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在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符宋代從省代以青輪矣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出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

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爲名凡將命者持以爲信。周禮地官掌節行者所持之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節以下之八節也辨其用者或以輔王命守邦國用以守或用以使各有所取也。王守邦國者用玉節邦國爲諸侯者其德宜如是也。守都鄙者用角節都鄙爲采邑長者其德宜如是也。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卿大夫聘于山國用虎節山多虎故土國用人節平地多人故澤國用龍節鑄虎于節土國用人節鑄人于節。澤國用龍節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雜著下

澤多龍故皆金也三者皆以以英蕩輔之英節也鑄龍于節加以書門關用符節司門司關以竹節而盛其節也。門關用符節而合之也。貨賄用璽節璽節者既爲符又加璽道路用旌節旌者析羽爲旌皆有其期以反節立爲限期事以彰其節也。皆有期以反節畢則納其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其無節者門關諸察之。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則其之不使行也。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有節則一節故合立三節也。君使使召臣緩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說原云符者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錢金銀鑄物象以

易竹製節亦以竹爲之柄長二尺有旌蓋出使子外執以爲信也。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濟人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雜著下

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鄭今河南新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寄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

于號仰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焉

漆說文漆作漆

左傳曰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地理志

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漆水在鄭國南入于

洧曲洧舊聞云漆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

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漆洧水經漆水

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

密縣西南馬嶺山大明一統志云開封府洧水

縣有雙洧河即漆洧二下流

四書考下卷二十五 漆

扛梁

釋名云扛公也衆所共也爾雅云蹠謂之梁印

也或曰石絕水說文云石扛石橋也俗作扛從木

者為梁凡詩傳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與梁者

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與梁廣雅

云倚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石絕水者為梁

詩云造舟為梁造舟為梁則疏徐炎曰造舟比舟

為梁也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梁

也廣志云獨木橋曰樵亦曰杓水上橫木為渡

杓亦謂畧杓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雜志

云橋柱下橫水入沙者謂之蹲音彭城橋梁

郵亭不修詩言知其不能陳道音弗音不可行單襄

公知其必亡說文云橋木樑也東楚謂橋梁為

為圯

十月成梁註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闢人為之辟註

周禮天官闢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

四書考下卷二十五 葦

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開右

以大德不以小惠註

蜀志曰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淑者客曰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足

易問卦注無事曰蹠陳設曰足釋名云足底也

續也言續脛也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

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履

禮記

禮記正義曰：腹為五藏之總。○世說云：王丞相指周

伯仁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

容卿輩數百人。

舊君有服。桓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

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儀

禮喪服，子夏傳云：為舊君者，執謂也。仕焉而已者，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晉鋼錄：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秦桓子即秦娶于范宣子，生

懷子，即秦范鞅以其亡也，怨秦氏。秦厲十四年，秦

奔故與秦，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秦秦

與其老州賓通。秦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州

懷子患之，邪懼其討也，邇諸宣子曰：將為亂，范

鞅為之微。秦素怨懷子，故宣子使城著地名而遂

逐之。秋，秦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鋼秦氏也。秦厲

食諸侯。二十二年秋，秦自楚還，齊晏平仲言于齊

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齊，今納秦氏，將安用之？

會于沙隨。沙隨，齊地。復錮秦氏也。齊故復錮之。

非禮。非義。非禮。非義。非禮。非義。非禮。非義。

冉子請粟，原憲辭，祿于路死，輒皆非義之義。

必誠。必信。必誠。必信。必誠。必信。必誠。必信。

禮記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原泉。原泉。原泉。原泉。原泉。原泉。原泉。原泉。

爾雅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澗，泉從上

澗下曰下泉。湧出口曰澗，泉側出曰洑。泉所出同

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澗。泉○又云：泉一

見一否為澗，澗泉正出湧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

也。洑泉不出，灰出旁出也。○孟子云：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原泉，有原之水。

溝渰

爾雅云水注川曰澗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渰注渰曰澮考工記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渰

禹惡旨酒

尚書大傳古有醴醕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予王東遷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莊子 人

詩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于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不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

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正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四世而總

禮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也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兔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莊子 人

免以代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統于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爲四世從兄弟相爲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陽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

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檮杌

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留青日札云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毒從兀毒久也兀不動也不從牙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即古漢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檮杌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離婁下

五伯迭興

趙氏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桓王元年始伯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公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

五霸自管仲始芊音美

羿逢蒙

按羿有窮之君也偃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逢蒙取桃拊殺之○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五離婁下李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康侯翼侯魏侯也○荀子羿蓬門者善服射○楊子雲羽獵賦云蓬蒙列此羿氏控弦○呂氏春秋云蓬門始習于甘蠅

侵迫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疏曰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人其境往侵陵之○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距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

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子濯孺子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

衛人尹公他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

丁衛孫文子作亂孫林父使佗與差逐獻公公

孫丁爲獻公御子魚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

四書考 卷二十五 鄭義下 空

射爲禮乎禮射不射兩駒而還駒車板尹公佗

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他不從丁乃反之佗如與差

乃射公孫丁授公樂而射之其臂出左傳襄公十四年

鐵

鐵曰金鐵謂羽謂之鐵骨鐵不剪羽謂之志郭

曰金鐵金鉀箭也骨鐵金骨體也禮書曰

鐵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鐵之省非一鐵銷鉀鉀

巴弩是也

西子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苕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

西子驚薪浣紗爲世絕色諸登縣有苕蘿山若耶

西子嘗病心而彈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

心而類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擊其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子天

運越王得之飾以羅綺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

獻之於吳吳王大悅范蠡諫曰不可王勿受也

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

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遂受之越世家越王

四書考 卷二十五 鄭義下 空

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苕蘿

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綺教以容步習

於土城陽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

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

五湖而去春秋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

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以貢於吳吳處以

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帳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

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

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矣乃陰而目之若雙鸞

步高內義
義地

黃庭經云
天中之真
神界也一
常天壤

之在輕露。泄水之漾。芙蓉。吳王。妖惑。怠於國政。及
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
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苑地門內有

與

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白虎通云。鼻者肺之使

真諦云。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論衡云。鼻不
知是鼻為通。人不知是非。為問。

上帝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
帝。禮書考五下卷二十五

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
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
五帝兼存焉。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
上帝。曰太一。元始。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
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
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羊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
天皇大帝。各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
天上帝位乎其土。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
離而兩之也。

日至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衍。甲子為朔首

元名。據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為

一節首。○草木子云。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

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開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

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

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開朔並無

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開朔並無餘分。又

四書考五下卷二十五

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由太

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

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一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

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

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卯時。第五十八

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

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

者。紫微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各

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新唐書曆志〕

四書考

卷二十五

曆數下

李

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首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趙氏惠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

曰。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惟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度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

四書考

卷二十五

曆數下

李

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

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裡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子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離婁下

堯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

右師

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纓

說文云。紘冠卷也。纓冠系也。禮書曰。二組屬於

笄。順順而下。結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纓。音雖。漢曰。玄冠朱組纓。天子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國名紀。云。古附庸之後。魯沈猶氏。漢劉敞爲沈猶侯。地在千乘。

儲子

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離婁下

堯

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國策云。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慙。將軍市被太千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鮑彪註云。儲子見離婁下。

四書備考卷二十五

終

四書考卷之二十六目錄

萬章全

號泣旻天

公明高

九男二女

百官

少艾

楚詞戰國策所謂艾勿

齊風南山之詩

父頑母嚚

禁廩

浚井

象

琴

賦

樓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目錄

床

忼忼

舜井

成聚成邑成都

共

幽州

驪塊

崇山

三苗

三危

鯨

羽山

有庠

徂落

咸丘蒙

考妣

八音

小雅北山之詩

大雅雲漢之詩

大雅下武之詩

堯薦舜

南河

朝覲

訟獄

謳歌

泰誓

天視天聽

舜薦禹

陽城

箕山

啟

丹朱

舜之子

太丁

外丙

仲壬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目錄

伊尹放之于桐三年

割烹

有莘

我夏救民

伊訓

難疽

侍人瘠環

顏囐由

彌子

司城貞子

陳侯周

百里奚

秦繆公

虞

晉人伐虢

宮之奇

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六

萬章上

號泣昊天

虞書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喪妻喪齊采替喪
亦兄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曰昔虞舜思親懼云
陟彼歷山今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
河水洋洋兮清冷涘谷鳥鳴兮嚶嚶設胃張置兮
思我父母力耕四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違兮吾
幽書考下孟卷二十六
常安鑑○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
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

九男二女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
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

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鵠汭鵠汭二水名在

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水生曰鵠亦小內行彌望

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

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視戚親戚謂父母也甚

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

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十剡宋又不肖而弗獲

嗣其後丹房傳錄唐虞○師標而皆云堯後之國

○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

土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

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與之語道廣大而不

幽書考下孟卷二十六

窮於是妻之以堯廢之以○堯九子事之而託天下

焉○莊子舜有殯行百楚○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

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日

冀得其來之澤

百官

崔寔政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後有龍瑞則以龍

紀官蓋設官自伏羲至唐虞建官惟百故歷代稱

百官

少艾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
○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
仲父年艾○孫奕不兒編云嘗遍攷載籍艾字並
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畢爾耆
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
言以為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為此說陳晉之又
改艾字為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
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
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之為言止也謂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

三

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楚詞賦國策所謂勿艾註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曰恐長劬兮擁勿艾葆獨宜
兮為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
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趙
王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
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
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引為王說之王
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趙王曰郎中不能

齊桓公與
文公通
義公通

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
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
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工乃與幼艾

齊風南山之詩全篇四章

南山崔崔高貌雄狐綏綏求匹之意魯道有

蕩平易齊子由歸文姜子歸既曰歸止易又懷止南

山有狐此狐比襄公居高位而邪行且文姜既葛屨

五兩二兩也冠綏雙止雙物上傍也屨必兩綏必魯

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肩又從止此道以嫁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于魯也此上○藝麻如之何衡從序其臥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焉又鞠止言欲繼

公既告父母而娶次又焉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

襄公之妹文姜為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

惡之而作此詩以刺襄公

父頑母嚚

舜父頑母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
之言謂嚚

焚廩浚井

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畝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
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替瞽使舜
塗廩舜歸告一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脂
替瞽焚廩舜往山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
曰俞往哉舜既浚井格其出入縱施舜潛出時既
不能殺舜替瞽又速舜飲酒醉瞽殺之舜告二女
二女乃與舜藥浴江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
女弟嫫毐之與二嫂諧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六萬章上五

象

史記云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瞍
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
子常欲殺舜舜逃匿及有外過則受罪順事父母
與弟日以孝聞○中論曰舜之在鄉黨也非家
而戶曉之也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
而戶曉之也人莫不稱惡焉

琴

白虎通曰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操

曰哉養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風俗通

曰琴者樂之器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

鼓陳于宗廟一謙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

和大聲不訕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

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蔡元帝琴操曰古

琴名有清角鳴陂修况監臨號鍾自鳴空中

琴繞梁楚莊綠綺司馬相如鳳凰琴古

之善鼓琴有死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六萬章上五

鍾子期漢有渤海趙定梁國鍾離○陳勝樂書曰

琴之于天下仁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堯之神

人暢舜之思經操後漢高祖人周人之操魯衛之

引箕子夷齊之吹嶺陵之弄子晉之調暢則和暢

操則立操則立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

弄之調則理之得其粗足以感神明得其妙者

幽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琴之為用豈不

至矣哉○鍾離楊雄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

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

原係連之
北縣曲和
樂而作命
之曰暢發
卷而作命
之曰操

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官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
宮少商○琴書類集公思操耕歷山操五老彈並
舜製又云舜爲五絃琴歌南風之詩卽是此曲今
謂之南薰也○爾雅曰天琴謂之離通鑑云舜
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阜財也

張

張彫弓也彫弓漆赤弓尚書彫弓是也天子曰彫
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棲

疏云床曰棲者蓋取類于禽棲也

床

釋名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曰棲謂之
床添牀謂之招○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
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棹
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說文曰牀

者身之安也簀牀輶音也第音牀簀也杠床前木
也○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
八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惺惺

方言云惺惺音楚郢江湘之間謂之惺惺
或謂之感音客

舜井

水經註云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
穴謂之舜井○留青日札云韓昶繼母及象蓋都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六萬章止八

君之井云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窰子舖卽舜耕處
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卽舜所浚者修真觀
左一穴曰卽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
○宋眞宗祀汾陽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御
製贊封氏見聞記云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
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
之不絕云是劉東家井

成聚成邑成都註

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千鄉曰聚趙氏惠

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共工

左傳云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飭惡言靖

言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安于說而用其回邪也服讒蒐慝服納以誣也

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卽共工也神異經云西地

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助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開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奇按言共工性似故號之○虞書云帝曰時咨若

予采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衆倖見功帝曰吁

咎繇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九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荒史云共工氏伏義氏之

諸侯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爲康回髦身朱鬣

任智自神伏義氏沒康回乃滅德尚刑傲亂天常

竊保冀方揄攘爲傑寇劇於諸國虐弱以逞乃以

浮游爲鄉自謂水德擁防百川崇高煙里率萬興

而潮陷之行達皇乾諸福不昇當是時也天柱若

折地維若缺媧皇氏禽而僂之

幽州

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信僥故曰幽幽惡也○孫

氏郭氏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也○蘇子瞻曰幽州北喬州水中可居者

驩兜

左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

渾沌卽驩兜也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

不見有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臟有腹而無心食而

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往依之其名渾沌

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儺中央之帝爲渾沌儺

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帝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倖信謹

幽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十

幾性似○荒史云初帝鴻庶子緡雲氏娶土敬氏

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封之是爲驩兜之

國驩兜以狐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

在位驩兜爲司徒揜義隱賊好行惡惡堯放之于

崇山

路史云今禮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

經記以爲其窠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

崇山遠矣○升菴集云驩兜崇山今以爲湖廣之

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至崇山北二十五里。有三十峰。來水直上。千餘級。諸仙竊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莫坐越裳陰。西崇山谷變。北土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為是。

三苗

書傳云。三苗國名。緇雲氏之後。為諸侯。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苗謂之饕餮。饕餮。即三苗也。神異經云。焉身多毛。上頭戴系。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之。而草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悅也。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墨子云。三苗亂天命。殛之。而血三朝。○南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論衡云。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

三危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霽日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鮮

左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傲。狠胡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預云。卽鮮也。檮杌。凶頑無德匹之貌。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六。萬章上。○皇甫謐曰。鮮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鮮封于崇。故爾雅謂之崇。伯鯨。系本亦以鯨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鯨。○禮記疏云。鯨非誅。鯨故屋東畜。主死不得反于朝。○呂氏春秋。鯨為諸侯。終于堯。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衛之遺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此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夾。彷徨于野。以思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山澤經云。大荒北經。鮮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鮮氏。

顓頊顓臾。志云。顓臾。有羽淵。卽鮮于北。鮮水常流。牛羊不牧。

羽山化爲黃熊
入于羽淵
一說羽淵
亦作能如字
實爲夏郊三代祀
之○蘇子瞻曰
羽山東齋在海中
○王子年拾遺
記云堯命夏鯀治
水九載無績鯀自
沉于羽淵化爲玄
魚時揚鬚振鱗橫
修波之上見者謂
爲河精羽淵與河
海通源也海民于
羽山之中修立鯀
廟四時以致祭祀
常見玄魚與蛟龍
跳躍而出觀者驚
而畏云至舜命禹
疏川奠岳濟巨海
則龍鼉而

羽山

○竹書紀年云堯欲禪舜其工鯀諫以爲不可舜
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其工于幽州○離騷經曰鯀
婞直以方身首終然天乎羽山之野○海內經云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
鯀于羽郊○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
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
○述異記云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
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
曰黃熊卽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圖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三

禹治民族
多立成丘
考

天羽一移
走有鼻墟
鼻墟在
鼻墟在
鼻墟在

爲梁踰翠峯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
踐羽山之地○漢志云羽山在不其縣南
有庫

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
晉書云零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國名紀云象國今道州孟子作庠○帝王紀云舜
帝封象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
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
鼻亭神○西漢文云舜封象于有庠死不爲置後
圖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古
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徂落

書疏云羽落蓋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
木葉落也
咸丘蒙

疏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
尚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
蒙丘者蓋咸丘之人有以蒙爲名者耶
考妣

鄭氏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婉也

八音

漢律歷志云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
八音湯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
土曰埤世本云暴辛公作埤師古曰埤土爲之其
匏曰笙世本云匏也列管作笙師古曰匏然六孔吹之也
也言郭張竹曰管尚書大傳云西王母來獻白玉
管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琴道辨詞絲曰絃
下得白玉管然則古以玉管不但竹也
石曰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磬之也橫金曰
鐘鐘銅爲之形如鐘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鐘製同編磬是則狀形木曰祝師古曰祝與祝
作先鼓之故謂之祝狀如漆桶中虛有椎五聲和
柄動而擊其旁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八音諧而樂成○樂志云八音一曰金鑄鐘爲絳
鐘爲歌鐘爲鐸爲鏡爲鐸爲鐸二曰石爲磬爲編
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埤爲埤音鼎大埤也四曰革
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之爲建鼓爲鼗鼓爲
縣鼓爲節鼓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箏也
爲阮咸爲箎六曰木爲祝爲祝爲祝爲雅爲應七曰

匏爲笙爲笙爲笙爲笙大笙也爲和和小笙也八曰
竹爲簫爲簫爲簫爲簫爲簫爲簫此其樂器也

小雅北山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偕偕強壯貌朝夕從事
王事靡盬音憂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
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
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
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也○或湛樂飲酒
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萬章上

士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大雅雲漢之詩

全篇入章此前三章及後五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隆蟲蟲熱氣也不
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音意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下我躬○旱既太甚則

不可推競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
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魃旱神也如憐如焚我心惻
者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遜

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裁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大雅下武之詩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 萬章上》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太王王王王配

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

茲一人謂武王也應侯維維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來後世也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

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章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

下也

堯薦舜

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
求賢遜位于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揚側陋四岳
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
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
欲治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
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
曰任地問以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
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
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向而與之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 萬章上》

言席墜堊而蔭翳桑陰不移而堯志始得尚見帝

帝館之於武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

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串而條達咸協

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

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

牛羊倉庫備以事之于猷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

九子服觀靡懈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艱

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徽典無或不從賓于四

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堯

南河

四書考 下 五

卷上第六 萬章上

十九

朝覲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依狀如屏風天子見諸侯則依而旁之而南面以

對諸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秋見天子當立而

立寧門屏之間立以待諸侯之至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見

朝曰

訟獄

周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九或錫之鞶帶終朝

不吟歌
賦詩
無不思
聖德

冀山在嵩山之北。

謳歌

說文云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

泰誓
見
章

天視天聽

韓非子曰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

舜薦禹

六陽城今河南登封

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於舜舜舉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治水底績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姁氏統領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

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有九伯癸酉五十

其子而授
禹至公也

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羸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吳

以主德王正建寅

陽城箕山

疏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祀漢元鼎元年武帝東巡中岳見啓母爲百姓尊之至今猶存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因相似而誤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生啓禹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啓繼世以有天下

啓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啓繼世以有天下

史出啓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出啓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載遷廟之主以行傳軍行發屨參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祖也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地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

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

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誓罷弗張鐘鼓弗考不四

席不重不仍味不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

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乃立五廟

遷鼎祔黃帝而郊縣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而箴

享大陵之上是爲釣臺之享

晉之虛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辯九

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

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

按帝啓曰會山作余連一曰建鄭母經明矣日夏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主

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以故啓知王

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而不殞傳列女有扈

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吳越春

秋啓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尊禹貢之美悉九州

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以歲時春秋而祭

禹于越立宗廟于南山之上○啓初立有扈氏不

服誓師伐之作甘誓

服誓師伐之作甘誓

丹朱

丹朱堯帝之子也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
計朱子所封也○荆州記云丹朱縣在丹
州內都縣之北不肖堯信飭百官衆功皆與堯
曰誰可順此事之○位○放齊曰名臣嗣子丹朱
開明堯曰吁頑固不用堯知不疑授天下乃授舜
記本紀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

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
由書考下孟人卷二十六萬年上三

天下之病五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書無
微能授是也○故堯是作而書夜領領水行舟
明活于家珍厥世計則水行舟如弄盤之類
太平御覽尚書上篇云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爲
諸侯號曰丹朱○路史云帝初娶散宜氏曰皇生
朱驚恨媚克兄弟爲閹豎訟遊而朋淫帝悲之
爲制奕棋以爲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
房爲房侯○相國經引孟子註舜封丹朱於白水
白水乃今清河蓋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有丹朱
陵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

嫫游之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
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昔召王娶于房曰房后
實有英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
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冒見神
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
取號

舜之子

路史云舜二妃娥育凶子女瑩生義鈞及季釐季
由書考下孟人卷二十六萬年上三

釐封緡爲樂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是喜歌
舞○水經註九疑山大舜寢其陽商均葬其陰

太丁 外丙 仲壬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
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
崩立外丙之弟仲任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
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陳越石太甲論
曰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
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

帝正世
去湯生太
子外西
仲王太
單幸西
代之

東漢
王莽
漢書

東漢

湯太子太
下本立而
孝立人上
之子人
尹乃明言
德以訓之
伊尹

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

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

之令其自新如日獨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

帙時乘之龍待駕十臣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

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誦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

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

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促促

接踵羿比肩若何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

國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圭

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周其終

也未嘗不羿促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

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伊尹放之于桐三年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惟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

聖明云伊
尹之放
湯之放
伊尹

湯之放
伊尹
湯之放
伊尹

湯之放
伊尹

于我有命造父自鳴條朕哉也自毫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也其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以至子有萬邦

茲惟殷哉敷敷哲人俾予爾後嗣制官刑儆于

有位曰政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違帝德比頑造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國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圭

有一于身家必喪邪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

臣其刑豈訓于蒙士焉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厥厥罔口孔安國曰湯葬地有大康地記云

尹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洛州在

南五里

劉京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拔之于庖厨以燻火藥以

儀貌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復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大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其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其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膩酸而不醋

西書考

卷二十六萬章上

三

賦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棲山志云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飭玉后帝是享后帝謂成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為相獨孟子以為不然也

有莘

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榮陽縣是也趙氏曰今州部陽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

伊尹之故鄉也又云伊尹之故鄉也

伊尹之故鄉也又云伊尹之故鄉也

伊尹之故鄉也又云伊尹之故鄉也

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縣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路史云伊尹莘人故曰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尹村○疏云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伐夏救民

伊尹既離有莘受湯聘然後出而從湯言數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時夏桀為虐而諸侯昆吾氏為亂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

西書考

卷二十六萬章上

三

之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師不赴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敗于城之墟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阿衡

訓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十有二年乙丑商正月為歲首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

湯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循先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假借也造致自嗚條朕哉自毫言湯德之修則始于毫

癰疽

雍姓雅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雅為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孔子醜之去衛出史記孔子世家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為主雍雅云孟子作雍雅半音之說也說雅作雍雅是

侍人齊環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羣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又置少監監丞○齊環齊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為齊公所近狎

顏師由

顏師由一名顏淵師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之兄也并事兄子路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孔叢

更說世家
名顏海都
即孔子弟

子顏師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譬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出韓非子說難篇

司城貞子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司馬司城皆宋之官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孔子去衛適宋常主于其家○史記云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

子援其樹遂逆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

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廐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

陳侯周

陳侯周

陳侯周

陳侯周

陳侯周

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

前不往留之囚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

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潁頰遂與相失後吳歸虞事虞為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吳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吳曰貪賂玩冠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吳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號歸遂滅虢虢虞君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為勝奚恥之區秦走宛地志南楚鄙人執之繆

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勝臣也請以五穀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懼遂相之奚乃迎寗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不豹不鄭子公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西戎咸服戎王遣由余欽闕請見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秦本紀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貨辭頗自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百里奚

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日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粳飯音捷移也今日富貴忘
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
時烹北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
奚母已死葬南縣墳已瓦覆以柴春黃黎搯伏雞
西入秦五殺皮今日富貴捐我爲歌畢奚愕然問
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風通俗奚相秦勤勵自
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
于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
視爲政于秦

西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萬章上

三

秦繆公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史記蒙括
秦繆公其先帝顓頊之
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爲舜主畜畜多息賜姓
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于汧渭之間汧渭
在隴馬大蕃息遂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
也歷數世至德公德公立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十

西書考下孟

卷二十六萬章上

三

二年卒于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
于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
國政號曰五殺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
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于齊而乞食餽人在蒲縣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
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于之及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夫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
臣臣知虞公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刃及虞用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
戰于河曲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
城絳州曲沃縣有曲沃故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
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葵丘在曹州晉獻公卒立驪
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
卓子及荀息夷吾即晉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
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

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不鄭聞之怒因與
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夾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
殺里克皆呂甥卻芮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
卻至則更入重耳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
呂卻呂卻等疑不鄭有間乃言夾吾殺丕鄭丕鄭
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
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
大臣此其時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
朋友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饑而伐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之繆公問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枝曰餓殍更事耳不可
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
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
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
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
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
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
地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
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

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
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
括地志云野人塲在岐州雍縣東北
二十里按野人豎馬舍處因名焉
更逐得欲法
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
飲酒傷人乃皆賜酒以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
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
晉君祠上帝欲殺而祠之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
跪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
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
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諸侯雍一牢七牢牛一豕一
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
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即前年許秦
而不與者今
之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是
時秦地東至河晉河西北入城入秦秦東十八年齊
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
其地又滅二國之君
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周

之也。而秦滅之我弟多即君百歲後君指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遠他子子圍乃以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之故子嗣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五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從入送重耳三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秋則襄王弟帶翟伐王立出居鄭二十五

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四書考下五八卷二十八章章上三卷入襄王殺王弟帶之昭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今河南濮陽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鄭厚晉而得天而秦未有利益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

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

余於秦由余戎姓各由余其先晉人也以入戎能留言

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

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

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

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

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爲禮樂法

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

四書考下孟卷三十六萬章上堯

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龍音極則以仁義怨望於

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

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

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

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內史周官也曰孤

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

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王未聞中國之聲

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史余請以疏其間留

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由由余君臣有隙

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

言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

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

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

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

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

官及郤正義曰郤音郤左傳作郤地志云王官

郤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郤故城又有西郤古城以報殺之役晉人皆

四書考下孟卷三十六萬章上旱

城守不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括地志云

州河北縣封殺中尸殺埋藏也理藏爲發喪哭之

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譟余誓告汝古之

人謀黃髮皤皤皤頭貌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

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

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

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

鼓三十九年繆公卒塋雍皇覽曰秦繆公塋在從

晉書卷三
今河南
縣是

死者自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穆、
息仲、行、鍼、虎，亦在獲死之中。臣劭曰：秦穆公與羣
臣飲酒，公曰：『生共
計及公，能皆從死乎？』為之作黃鳥之詩。詩子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
強晉，西懲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羣
民收其夏豆而從之，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况
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
東征也。秦本紀

史記卷六十六
秦本紀第六十六
秦穆公二十六年，秦穆公將出，自太子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
達、叔達生周章。處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
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封其弟處仲於周之北，故
夏墟是為處仲。夏墟在河
東，今解縣。自處仲列為諸侯，十二
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
馬以取其國。左傳：虞公好賄，晉獻叔有玉，求之
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
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其池。

晉人伐虢 宮之奇

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
也。』對曰：『若得道于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輔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
君，君之難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
為不道，入自顛，殺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
故。今冀為不道，保十迎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假
道以請，于虢虞。』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
不聽。遂滅虢。里克荀息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晉書：虞虢故也。冬，晉人滅虞。公○左傳：晉
人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廢，寇不可殲，一之為甚，其
可再乎？』遂不聽。謂也。公曰：『晉吾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伯、虞仲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
何愛於虞？且虞，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事人伐之
反而取之
後春秋書
之以罪與
公云

春秋書
王得臣而
其國於子
天下畏之
虞公之其
國於宮之
之乃其
得臣天下
不用之
奔晉之
之存以之
端不可不
察也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
之神鬼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
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
之乎弗聽許晉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
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鵠之貢
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
交平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醢奔京師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
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
公罪虞且言易也○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虢而憚
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遣之女
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因伐虢破之又

則見
今河
公

齊是也
莊南
石

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
老乃遣之美女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以
因而取虞○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
弟也仲與號叔爲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
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
陝縣東南之號城也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
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
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快耳說曰假晉師道還以自滅貪財之
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晉之瑋璜宋之結綠楚
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嚙昔流聲將來
是以垂棘出晉虞號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毋飲茲
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長

馬也

虞公見虞既

萬章下

接漸

詩釋之史受傳云釋漸米也。○西漢叢語云孟子

言夫齊接漸而行漸音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

孟子夫齊澆音漸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漬米

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市銘曰孟子去齊

而澆漸唐本作澆字。○孫奕兒編生民詩曰釋

而漸考下五卷二十六萬章下

之史受蒸之浮浮釋米也。史受聲也。浮音氣也。

音騰漸也。浮音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奕曰。漸

漸米聲。燔燔音浮。炊之氣。傳以此米。則有聲。炊飯

也。漸星歷反。遂蘇刀反。○孟子曰。接漸而行。趙

氏曰。漸漬米不及炊也。漸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

曰漸。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家漸米飯。多作析

聲呼之。良可怪矣。

班爵

通志云。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

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莊公百

公居攝。改制大其封。三百五十里。侯四百五十里。伯

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

通志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

卿。祿注食二千八百人。卿四大夫祿注食八百人。大夫倍

上士注食七百八十人。上士倍中士注食三百六十人。中士倍下士注食二百四十人。下士倍庶人在官者注食九人。庶人在

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官謂未命為士者。

公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公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

之意也。○環齊要畧云。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

文背私為公。周書云。伯能移善于眾。與百姓同。謂

之公。○韋昭辨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

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也。字從八。從人。八音背人。古私字背人。則為公。○

說文云。八。猶背也。公。奸豪也。韓非子曰。蒼頡作字

侯

伯

卷二十六 雜著 七

子

自虎通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正義云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要畧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男

要畧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黃恭
十四州記云縣萬戶以上爲令則子國也千戶爲

長男國也。今人呼縣爲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今之百里。古之諸侯。○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禮儀皆以五爲節。

卿大夫元士

卷二十六 哭

事也。任事之稱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尊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任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春秋漢舍莖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合爲帝佐。以匡綱紀。○易卦通驗云。天地

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命決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說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附庸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鄭玄周禮天官書考下孟卷二十六事下

司徒註云。凡諸侯為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王制註云。

附庸字
者方三十
里者方十
五里者方
七里者方
三里有之
家之說

小城曰附庸。○朱氏曰。猶屬邑也。○玉海云。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謂周公封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實

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

春秋邾儀父之類

左傳隱公九年。公及邾儀父盟。邾儀父。邾子克也。未王命。不書。曰。儀父貴之也。○王命。命為諸侯。未書。字。以。不。如。字。今。○詹氏。道。德。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顓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到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事下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上士 中士 下士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少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卿上大夫太宰官也。卿。卿也。下。所治事繁。故其。賈。倍於中士。而謂之。

史記也。唐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常替者猶今之令。徒之什長徒猶今之。替幸在官趨走者也。

百畝之糞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猶變也。變瘠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人物之在地。各有其宜。草凡糞種。驛剛川牛。上有色。驛而性赤。緹用羊。上有赤。緹則用。墳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順渴澤川鹿。有澤而令。則渴。鹹渴用狍。狍也。狍音猯。狍音食。有者。則用狐。狐有物。壤而粉。植。植用豕。有粉而疎。強。強用。困。困考。下。卷二十六。萬章下。至。

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

用麋鹿，或用狍狐，或用豕犬，皆焚其骨為灰，以

漬種，貴則燒麻為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

而用牛用黃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

樂正裘 牧仲

樂正裘，牧仲，皆孟獻子之友也。○通志氏俗畧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苑云：衛大夫食采於

襄氏，因以為氏。今會稽有襄氏。

費惠公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季父之後也。季父為魯大夫，疾即居之。因為費邑。左傳：懿公二年，司空無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

顏般 王順

顏氏黃帝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世仕魯，為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為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回般，友之曾孫與王順同師。子思。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今齊。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背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樂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樂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山在。樂盈從曲沃中反，襲八絳，絳不戒，平

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即范鞅以其徒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即魏舒齊莊公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即趙武韓宣子。即韓起魏獻子。即魏舒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出史記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晉世家船人盍胥。人姓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

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出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爲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出韓詩外傳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物百

姓而養育之。而下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
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出此平公好
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
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
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出鐘磬箏瑟。
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
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訓五指。平公問
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
咎犯則巾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諸盡而峻城闕。
圖書考下卷二十六 萬章下 五
二也。杜梁衣緇。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瘠。
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
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箏瑟。出說苑平
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
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忠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也。
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
說苑二十六年平公卒。

亥唐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格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
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
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
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
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晉平公曰。昔
者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
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創縫。
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
圖書考下卷二十六 萬章下 五
臧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
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
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迭爲賓主
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
人左傳云。賓有禮。主則擇之。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伋立。是爲出公子。蒯聵立。是爲莊
公。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

擊柝

易繫辭鄭註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

艮艮為門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

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

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為坎

坎為盜五離爻為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

又以其卦為○周禮擊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

聚椽○說文云椽夜行所擊今擊木為聲以代

更響者是也俗曰雞聲更○新刺漏木銘龍木垂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下 至

方擊刁外次打更之木也○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

戒令糾禁夕擊柝而北之折戒守者所擊也○易

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崔瑗擊柝賦云嚴人暮

今絕人踪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矣擊柝出彼高墉

候銅壺而發箭雉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響

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惡而清四封聲秦投壤

之聲知甚學餅之守衛劇奉職金吾克勤蓋欲懲

寇暴亦以戒昏斯為委吏乘田

孔子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乘
田養畜蕃息○趙註云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
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

寄公王章注

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國不
敢以為臣寓公死則臣其子故曰寓公不繼世○
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國有他
之卿大夫也出迎也

臺官君偶之則受此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下 至

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下至臺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其神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謂給臺人廩役者也

市井

留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云注因井為市故稱市

井風俗通乃言人至市者常于井上洗濯令潔非

也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同井路輳集之便以
相交易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昔云古人陳

百物于井傍因晨汲市易故曰市井猶北方之虛集也

庶人贊

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爲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難也故工商執之

皮冠旃旂旌

左傳昭公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

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柳宗元守道論曰夫

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

田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下

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周禮春

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

常畫日月于旗端天交龍爲旂相依倚也畫作龍

爲之無文系通帛爲旌三狐所建象無事也雜

帛爲物一將旂以雜色級其邊爲熊虎爲旗旗期

與衆期于下軍將所建象物雜也熊虎爲旗旗期

建衆其猛如熊虎也龜知氣兆之白虎建全羽爲

也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白虎建全羽爲

旐旐順滑貌全羽以五采繫柝羽爲旌柝羽以五

上取折而南雅云注旌首曰旌旌期也言有精光

期于下也○戰施于竿有鈴曰旂旂懸鈴于竿頭因

章曰旂文以帛練爲旌因其及國之大開贊司馬頒

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

帥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旗旂車載

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

各象其號○世本云黃帝作旂○說文曰旂曲柄

也所以招士衆

小雅大東之詩全四篇章此

有饒盤殽盤滿有棘棘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

田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下

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

顧之潛焉出涕

霍光能行於昌邑註

前漢霍光傳云昌邑王賀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

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

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

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復行此亦漢之

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圖討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廢之送至昌邑邸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七目錄

國朝編纂
朱子

告子全

杞柳

栢捲

湍水

楊子善惡混之說

佛氏謂作用是性

註
雪

炙

孟季子

尸

冬日

夏日

蘇氏胡氏之說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註
性情

四書考下孟

卷二十七目錄

楚麥

易牙

耳

于都

芻豢

牛山

奕秋

鵠

熊掌

桐

梓

梧

揚師

櫟

楓棘

狼疾

趙孟

大雅既醉之詩

膏梁	文繡
蕢稗	任 <small>即任人事</small>
屋廬子	親迎
樓	膠柱而誦瑟 <small>註</small>
曹交	匹雛
烏獲	小雅小弁之詩 <small>註</small>
鸛鳴風之詩	宋攄
公儀子	王豹
綿駒	善謳
四書考 <small>下孟</small>	二
華周	杞梁
司寇	燔肉
五霸	葵丘之會
軟血	樹子
防	羅
盟	慎子
南陽	白圭
芥	治水爲壑
傳說	版築

益	孫叔敖
筋骨	
目錄	
四書考 <small>下孟</small>	卷二十七 目錄
	二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七

告子上

杞柳

杞柳屬生水傍又枸杞多生荒城阪岸之上○爾雅云杞柳櫟也○本義杞柳拒柳爾雅注云

柳當作柳拒柳似柳皮可以黃作飯○說文云杞

柳杞柳小楊也從木亞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檉

音河柳也從木檉聲○按詩有三杞將仲子篇無

折我樹杞○杞屬生水傍樹如柳○同牡篇集於苞杞

因書考下孟卷之二十七

也○扶杜篇言采其杞○食草而杞南山有臺篇南

山有杞○樹如檉一湛露篇在彼杞棘四月篇隰有

杞檉○杞檉○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

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可爲箭竿○詩柳

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又曰紅入桃腮青同柳眼韶

華已破三分○今洪水瀨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

杞柳也○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爲屋材柳性

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古今合璧

云樹高三三丈許燥柳枝餘葉細而長者曰柳

杞柳屬生水傍又枸杞多生荒城阪岸之上○爾雅云杞柳櫟也○本義杞柳拒柳爾雅注云

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爲浮萍柳

花漫空如雪○陶淵明爲彭澤令少有高趣宅邊

有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三峯集李固

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因言問之應曰

吾柳神九烈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

以棗糕酬我因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梧櫟

疏按說文云梧櫟也梧屈木也所謂器似升屈

木作是也○朱子曰梧櫟似今桤杉合子杞柳恐

因書考下孟卷之二十七

是今做合箱底柳杞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

柳也

湍水

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

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許

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

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賈小正曰
華及雪華
六雪華之
無高下也

方記子云
七日庚子
日齊六一
八馬以爲
之州之者
以教
之
之

宇宙大疑論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水之爲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毀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一上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筭。解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主也。以木而四書考下五。人卷二十七。五。象其神以有俵也。○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授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廬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春秋傳曰。晉祀袁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祭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蓋喪禮始喪而

黃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蓋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二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通典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祕其道一也。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

冬日
夏日

席夔冬日可愛賦云寒實窮節日爲至陽方傷竹
四書考下五人卷二十七卷二十七六

四書考 下五
卷二十七

人卷二十七

六

彫松之巖。物無不懼。瓶麗天出地之旭。愛何可忘。
依巢之鳥。感微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改
色。○賈嵩夏日可畏賦云。烟勃乎扶桑之津。鼎沸
乎咸池之水。八絃凝火井之內。六合若炎丘之裏。
蘇氏胡氏之說。

蘇氏胡氏之說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

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
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
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為性者五情之
品有三而其所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
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又云性有三品雜性情

圖書考下孟卷二十七

而為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
宋儒析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
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
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
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
問吾盡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
情其性矣曰非善子之問為是也得子之問吾說
益明是以善之也

性情

白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
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
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
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私欲性有仁也五常者
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
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
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

圖書考下孟卷二十七

一下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
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
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
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
性之所由出入也○揚雄性書說云尚書而下
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
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
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王
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

善惡

神聖曰明
不謂不孚
則不成爲
厥時之性
而部不爲
不德則不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有是所得乎人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發而動則謂之情

成爲經。

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猶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於易者也。述性情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情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惟道，道心惟性，性也精，一執中。由書考下五卷二十七
九

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惡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賈誼曰：少成若天

之之

十二月十一日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孝經解云。死者芒也。情以除機。魄者白也。性以治肉。趙臺卿云。性情相與表裡。談助曰。情本性中。○陰博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必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麴麥

卽書考下五 卷二十七 古子上 十

說文曰。莽周所以來麴也。○祭義。季康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 ○野客叢書曰。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春秋佐助解云。麥神名福習。齊人以禮祭之已年大熟是 ○季經授神契云。黑膚宜黍麥。○唐書云。大軫國貢碧麥。形大於中國之麥粒。表裡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多可禦風。○說文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赤。○本草云。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穞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麴勝小

卽壽考
下
忘二十七
告子上

異苑云：麥而無躁熟。○詩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大麥也。小麥也。○大戴禮云：所麥實，麥實者五穀之

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
禮月令云：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夏之月，天子乃登麥。天子乃以彘

嘗麥，先薦後飢。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調味能辨淄澠之水。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
○調味能辨淄澠之水。內嬖知夫人者六人，少衛姬生惠公。

長衛姬生武孟，姬故以少。
○西書考：下卷二十七。主。

元公鄭姬生季公柳，公子葛。
○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

仲屬季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莊公之立，雍巫牙有寵，衛共姬，即吳子奇人貂，以差於公，名貂者有

寵於桓公，故易牙之而食味差於公。
○公曰：子善調味乎？吾益盡嘗天下之矣。唯蒸嬰兒之味未

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進之。
○自是亦有寵於公公許之。立武孟，公十七年，僖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

單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

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倘可疑耶？管仲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慊，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
○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嬖人踰

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飲，我渴欲飲而無所得。
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

曰：死者有知，我謂而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春秋：桓公南遊堂阜，堅刀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三月不收，出於

西書考：下卷二十七。
○主。

尸。○論語：隱義曰：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嘆曰：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

手以啖君。○淮南子：史見易牙澠澠之水合者，嘗一啜水如甘苦知矣。○又曰：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薨。

耳。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上學以神聽，神聽中學以心聽，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上學，○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

在皮膚。○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

子都

子都鄭人夫公孫閱也鄭詩曰不見子都蓋謂此
人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
於大宮鄭註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轡以
走授車之時未有馬子都挾轡即以逐之及大逵
故以手挾轡而走穎考叔以逐之及大逵
路九逵弗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師傅於許穎考
謂之達

四書考

卷二十一

五

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考叔取鄭公之旗
以登許國之城子都自下射之左傳穎公十一年鄭厲
公篡立祭仲專人遂專國政厲公患之將使其
婿雍糾殺之雍嬖知之以告祭仲于都黨祭仲殺
雍糾祭仲專外伯使其嬖雍糾殺之雍嬖知之謂
而巳胡可止也遂告祭仲祭仲殺厲公出奔祭厲
已故出奔入櫟櫟鄭別居之公十七年既厲公自
櫟入治顛於雍糾之亂者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
祭仲巳故治顛於遂殺子都出左傳桓
殺劉述君之亂者公十五年○鄭

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都○**毛**
經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芻豢

說文曰牛馬曰芻犬豕曰豢。○國語楚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日近不過浹
日。遠謂三牲近謂鷄鵝之屬浹日十日也。

牛山

晏子春秋云景公游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

卷三十一

十四

何之俯而泣。夢鸞屬子高子曰。然臣願君之賜疏
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
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
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
存。吾君方將破簑笠而立。乎猷敵之中。惟事之恤
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宮。○明
喬宇登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
登之。泰沂駝穆。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大明一統志云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奕秋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千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頃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至滑之也。緣首天下之善笑也。當弄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弄有暫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之微。而聽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漢張衡傳云。奕秋以棋局取譽。

鵠

合鵠事。鵠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升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糾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漢昭帝歌曰。黃鵠能飛下。建章金為衣。芳菊為裳。羽肅肅。

今行踳踳。目顧非徒。魏爾嘉祥。○莊子曰。鵠不浴而白。○神異經曰。霍國男女長七寸。畏海鵠鵠遇即吞之。

熊掌

埤雅云。熊似豕。堅中山居。冬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爾雅翼。熊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

耶書考

卷二十七

去

尤猛。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持先伏而後動。○埤雅云。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腳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蹙而攫之。俗云。熊羆取直。惡人橫目。其白生於心之下。背之上。亦如熊白而羆秋冬則有。春夏則無。猛獫多力。能拔大木。一說羆有黃赤二種。被髮人立。絕有力者。○劉向新序云。紂王天下。熊羆不熟而殺庖人。

桐梓梧

埤雅云。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

此云白桐
實故柴桐木是也
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
梧桐○花木考云圖經曰桐生桐栢山谷今處處

有之其類有四種舊注云青桐枝葉俱青而無子
栢桐皮白葉青而有子子肥美可食白桐有華與
子其花二月舒黃紫色

中所用華葉者是也
華不華則歲有大寒
云樹生茂渙
四書考

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卽此是也桐木華而不
實故柴桐木是也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
梧桐○花木考云圖經曰桐生桐栢山谷今處處
有之其類有四種舊注云青桐枝葉俱青而無子
栢桐皮白葉青而有子子肥美可食白桐有華與
子其花二月舒黃紫色
中所用華葉者是也
華不華則歲有大寒
云樹生茂渙
四書考
考云泉州刺桐初夏花開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而
花後發則五谷大熟丁晉公詠詩謂說鄉人說刺
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
不愛紅○又云爲木之長故材曰梓材匠曰梓人
室有此木則餘材不礙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
聲其異如此土以黃心者爲上○通志略詩云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角者爲梓○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

此云
丹謂之花王梓謂小玉蓋木良於梓故書以梓

椅卽是梓梓卽是楸
梓實桐皮曰椅其質而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杜
丹謂之花王梓謂小玉蓋木良於梓故書以梓
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玄中記云凡梓木爲
楨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禮斗志云石乘火
而王其政和平梓爲常生○埤雅云一名槐卽
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
可愛故多近齋開種之○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
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四書考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
物
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楨山楸也又條可爲枕左傳伍員曰樹吾墓楨
可材也○爾雅云楨苦茶郭璞註云樹小似梔子
冬生葉可表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
茗列蜀人名之苦茶

棘

爾雅云棘棘小○棘荆棘凡有刺者皆曰棘

○許氏曰棘棘如刺而多刺木堅色赤能生白

色為白棘實者為棘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

棘酸棗棘也性重喬棘則低矣故並求為棘○

疏云棘棘小者酸棗無用之才也○草木

狀云棘大東小者棘若酸棗所謂棘也于文

重東為東東為棘一曰棘實曰棗性重喬棘則

低矣故其字如此○風曰園有棘棘酸棗也

幽書考下卷二十七

於果為下曰豫章以不稱那酸棗以棘名邦舊

云鵲巢中有棘蓋棘性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

以棘數枝置至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狼疾

按狼之喻最多其於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

曰狼貪言其威順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

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悞則曰狼戾言其不

恤則曰狼戾言其不簡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

狼狽

狼狽

趙孟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喻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

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喻乎勉事之而

後可○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劉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蓋亦遠望

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

幽書考下卷二十七

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脩諸侯而儕於隸人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不即其死不從又何以年○國語

云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

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

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蘇熟解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

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公其身令悅目而欲歲意偷甚矣

大雅既醉之詩全篇八章此篇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字其

其受福如此○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

爾昭明猶光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始

公尸嘉告也公尸若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昭明

始矣于是公○其告維何邇豆靜嘉謂昭明朋友攸

攝朋友指賓客助攝以威儀皆有成儀○威儀孔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七古字下王

時其得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善

膏梁

膏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元命包曰

膏者神之液也又澤也肥也潤也以脂膏潤物曰

膏○詩小雅云凡茂黍苗陰雨膏之○易云維膏

不食○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爾雅曰

粱門赤苗也白苗粱赤粱粟也白廣志曰有其粱

解梁有遼東赤粱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

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左思

魏都賦曰有雍丘之粱崔駰七依曰玄山之粱

文繡

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釋

名曰繡脩也文脩脩然也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禮記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循

其故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

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春秋元命包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紀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七古字上王

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功之事乃能神天下○

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殺絺綌紵紵景帝詔

曰錦繡纂組害女功也漢武別國洞冥記曰元鼎

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毫爲簾有連烟之繡○

又甘泉宮有霞光繡藻龍繡○梁張率繡賦尋造

物之妙巧固飭此於百工嗟莫先於繡繡自帝虞

而觀風雖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

絺綌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

思籍羅紈而發其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爲形

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疎明

荑稗

孫疏曰荑稗者卽禾中之筮草也○說原云稗

一種也皆有米而細小水于無不熟之時擣而

炊之亦可備蔬○郭璞云稗似稗布地生機草也

升菴云說文稗稊也莊子稊米之在太倉○莊子

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

稊高誘云關西謂之稊音冀州謂之稊皆一物也

廣雅解云如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七告子下

黑者芭有芒北人鳴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

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此數解觀之以稷爲稌貴

而爲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神轉相解詁以爲

烏禾黑稗爲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

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奸似忠大惡似信况他物

乎

告子下

疏按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

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路史云任伯陶本已

姓帝魁母家連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

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

法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七告子下

平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說苑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履二兩加

璋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帛拜曰某國寡小君

使寡人奉不珍之璋不珍之屨禮夫人以女夫人

曰有齒室數辱之產未諭傳州之教得牙執衣裳

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

展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

為宮室無二兩心無敢同也。安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孰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求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禮書曰。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醺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詞。子諾乃行。主人迎于門。叩書考下五。卷二十七。字上。室。

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頰車授綏。頰乘由先候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董。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嬖入三日。壻見之儀存焉。

說文云。樓。重屋也。樓。澤中守草樓也。○釋名曰。言。婦戶諸射孔。樓樓然也。○爾雅云。狹而脩曲曰樓。○漢武帝時。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蓋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魏都。○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漢武帝又作七。迎風寒。露儲。否射熊。滿餘。

膠柱而調瑟。往應之日。率注。

史記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閒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蔣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每有一柱。之。和。今以膠柱。其柱不。變。後而鼓之。竟能。和。

曹交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伯。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

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玉海云今典仁府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是其地也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養○說苑曰鶩無怙心故庶人以爲鶩○曲禮曰庶人之鶩匹野鶩也○爾雅疏云舒鳧鶩也二名舒鳧○鄭注云鶩取其不飛選

四書考下五

三

烏獲

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古御覽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經腹而死○韓非子曰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行年八十而束扶持○薄疑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呂氏春秋云使烏獲疾引牛尾尼絕力竭而牛不可行逆

也○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於相馭焉獲抗力於千鈞

小雅小弁之詩

弁彼鶩斯弁飛附翼貌鶩鳥也小而歸飛提提易安問民莫不穀也我獨于罹復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弁彼鶩斯則歸飛提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者知我罪伊何辜而安詞也○取取周道取取平見也鞠爲茂草鞠窮也心憂傷怒如箭假寐永嘆不眠

四書考下五

三

維憂用老必之憂矣疾如疾首爲茂草矣我則將鞠傷則怒焉如箭精神憤懣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桑與梓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于病也○維桑與梓之以遺子孫給食之器用必恭敬止靡瞻匪父而仰之尊靡依匪母親而之不屬于毛之餘未屬也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不離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生時不善哉○菀彼柳斯鳴蜩嘒嘒何不生時不善哉○菀彼柳斯鳴蜩嘒嘒鸛鳴也鸛有淮音淮者淵音淵萑葦音萑淠淠音淠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令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三請欲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三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固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其行適至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書考下孟

卷二十七 告子下

三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嫗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

所售其貨乎出史記循吏傳按韓詩外傳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吾嘗聞之曰魚者人之所欲也然法禁之則人不與之矣夫以人之所欲而禁之則人不與之矣吾嘗聞之曰魚者人之所欲也然法禁之則人不與之矣吾嘗聞之曰魚者人之所欲也然法禁之則人不與之矣

卷二十七 告子下

三

王豹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云王豹以清謳流聲○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

善歌者

譚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翰主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善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謠齊歌也○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謠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汜論訓曰韓娥秦青薛談之謠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于人心

四書考

下五卷二十七

聖

華周

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咲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遇食乃行立前篇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今屬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侯初攻其門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莊

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四書考

下五卷二十七

聖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摧堅陷陣三軍弗敵當置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邈于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若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路也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之言令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皆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莒公政莒杞梁與莒戰莊公

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不虞之患
不虞之患

不虞之患
不虞之患

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行于郊梁戰死於莒使者弔之下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

郊弔下則賤多有先人之弊蘧在下妾不得與

車詣其室禮然後去下之妻無子內外皆無

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

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城為之

弛而隅為之崩左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

人必有所歸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

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

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

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

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焉領曰杞梁戰

司寇

左傳曰夷鳩氏司寇也杜預云夷鳩氏也韓詩

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

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為司寇○

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

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般伏拜禮折旋中矩立

而聲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

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

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尊是以死者不恨

生者不怨○四書考李彪曰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

而駕駑馬

燔肉

五霸

公羊傳云脰曰脰脰曰脰○左傳曰祀有執燔

戎有受脰禮之大節也○禮書曰脰脰以盛之也

風俗通

齊桓公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楚彊之罪

復苞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驂
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盟戎而去達黃髮
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
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公不度德量力慕
名而不察實六鷁五石先適其異而身終為
繆矣莊王嘗號自下歷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
無與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云霸功豈不昭乎○左傳
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豳桓晉文
四書考下孟卷二
此最顯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諸侯
王表衰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
襄晉文秦穆吳夫差○春秋時五霸迭興
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楊
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霸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
見其五也五霸并稱桓文之為霸矣夫伯何為者
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
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
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

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霸之虜也楚伯之冠
也繆虜冠何霸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
葵丘之會
春秋傳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十葵丘之會也天子襄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豈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
四書考下孟卷二
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貽天
子羞下拜登受○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左
傳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
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
無勤下行○左傳孔疏葵丘杜曰齊地臨淄
縣西有地名葵丘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

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

皆開辟同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今
注明帝為太子。羣臣為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
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
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天子之德如日。明如月。規
如海。太子皆此。○常表國之上嗣。古者元良觀
象於天。應前星之瑞。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
○劉禹錫箋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
○文選王體毓德於少陽。東
少陽也。亦玄曰。東。○周王褒表游雷居震春方應
○書考下。卷二十七。星
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輝之業。○崔融表
云。周儲故。一日三至于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
朝於方閣。○枕林咀華云。易所謂照于四方。禮所
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宮。
儲侯以大火前星。蒼震有乾男之位。○宜早建東
宮。選公卿忠賢。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
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
須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
以來。載籍所記。典衰存亡。豈不由此。○易稱明兩

照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爰就學。宵雅更
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
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
對凝承。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
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郭城。前史攸載。
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
良。康泰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
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原夫太子。宗祧是
繫。善惡之際。與此斯存。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
○書考下。卷二十七。星
晁錯上書。令先道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
俯推審範。訓及儲君。授以良責。娛之嘉賓。晨披經
史。觀成敗于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
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訓德
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還。所以廣敬
于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于嫌疑。○大明會典
東宮冊立儀。累朝微有同異。其尤異者。洪武永
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皇太子。太祖命學士宋濂授皇

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王 文華後殿及
肅皇改爲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

郊特牲疏防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
匠人凡防必因地勢防所以隨水不因地勢善防
者必淫之水必淫伏氏爲防廣與崇方其網音參
分去一爲防之法其廣與高等則厚而大防必
深之以爲式頭先一日深也○經解云防止水之所
也書考下五 卷二十七 聖

同種種人
生於下地
以爲蓄水
以防雨水

自來也以舊防爲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防
堤防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有○管子桓公問篇
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
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按行隄有毀作
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起治以徒隄給大雨隄
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
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潞水蒙城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
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

敗○升菴集鄭玄云齊桓公塞光河爲一河今河
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隔立津往往有其遺處故春
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闢入流以自
廣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
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之水以爲
田則又愚矣

經

魯語魯饑臧文仲請糴於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
卿士告糴古之制也幸備卿公使往遂以電圭王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七 聖

而獲戾不願先君之敝器敢告諸積以舒執事敢
敝邑使能供職○晉語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曰晉
君無禮于君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
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
慶鄰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還曰君其悔是哉明年

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漢書李惲曰：羅甚貴傷

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害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視歲有上中

下孰，上孰則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則收自三餘三百

石，下孰則收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

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糶三而舍一，中孰則糶

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

饑則發大，大饑之所飲而糶之，故雖遇饑，餓餓水也。○按

旱糶不貴，而多不穀，有餘以補其不足也。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

四書考入卷二十七 望

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適走，有新成國，京者二家，

大國君請試壁而聽之。桓公曰：諾。行令比歲萬民

聞之，善其修業而為國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是無追糶之名而有其實也。此其所以假之之霸

與。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

民之犯命者，誅其不信者，有獄者則使之盟，詛凡

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

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

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平公嘗

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來，見平公，

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滑釐其

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鉞之風而悅之，欲棄知

去已，堯不失道，稍以柔成，寢兵為尚，故伐齊之

事旋亦中止。此出莊子。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發

四書考入卷二十七 望

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

有四十一篇。出漢書。○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

慎到，此篇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

法而責于上，非而駢尸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

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未如云：天下無一貫，則理

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為刑

名家，亦未確也。○荀子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

使能之道。

南陽

大明一統志云南陽府附郭為南陽縣二十二里

白圭

白圭周人。或作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子之絲漆。留出取

留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歲後太陰在子。大旱。明歲美

年。明歲美。至酉。穰。歲後太陰在子。大旱。明歲美

有水。至卯。穰。率。大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火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七章

則其歲倍。欲長錢。取穀。長。不。年。取上種。能

薄。飲食。恐。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土。產。信。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足。勢。其。智。不。足。與。權

勢。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

如。欲。學。古。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出。史。貨。殖。傳

上。之。中。山。中。山。之。丁。欲。留。之。主。固。辭。而。去。又。之

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

皆將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

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

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

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出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

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于夏友。則子方敬

段。千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上相則曰。成。魏

與穰。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

公舉。在職者不以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

四書考下五卷二十七章

三士方。子。好。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

哉。本。秋。中。山。齊。主。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以

夜。光。之。璧。出。郭。圭。謂。新。城。君。曰。為。行。者。能。無。為。奸

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

議。於。已。也。出。史。貨。殖。傳。○。韓。非。子。曰。自。圭。之。行。堤。也。塞。其

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自。圭。無。水。難。丈。人

無。火。災。○。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以。烹。雞。多。酒

之。則。淡。而。不。可。食。○。南。子。少。伯。之。則。不。然。而

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韓。非。子。此。惠。子

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饑則莫宜之此鼎矣自王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饑邪

貉

貉在北方國號曰貉○周禮冬官爲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治水爲壑

周禮考工記曰治國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

治書考下卷二十七

聖元

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又曰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北海之州虞虞之界通道所經有泗水適當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胥靡之徒之各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卽位思復興殷恭慕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

天子曰傳
在北海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商

高宗夢乃小乙既免喪前弗言以思治道夢與我乃版築之上與所夢之形相似之與保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卿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敬乃心沃朕

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說命篇惟

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簡惟于戈省厥

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國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

事乃其有德有備無患無啟竈納侮無進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顯於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書說

筆子曰大
過可傳而
不可受可
得而不
見傳
之

中命王曰來汝說若作酒醴爾惟翹葉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子國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同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有招俊又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王保爾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克爾其心愧恥

四書考 下五 卷三十七 季

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出商書說命下○韓非子曰傳說轉謬韓非子說難○帝王世紀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也姓傳名曰武丁竊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傳我而悅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

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傳巖之野名就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傳說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傳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焉高宗成八十一○觀象賦曰傳說登天而乘尾傳說一星在尾後○石氏云傳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說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天爲星辰在人爲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爲之說則遺文妄作王真亦皆古人也又將何

四書考 下五 卷三十七 季

平○拾遺記云傳說爲諸侯者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拾遺錄云傳說去其春築釋彼儲賁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僭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地理志云傅險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篇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號國之界又有傳說祠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傳說祠○說苑云夫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劒而步于狄傳之城武

版築

黠布傳云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政令以共百事之盛祭祀共其

苦鹽鹽之所產一有詞地正得者
為苦有黃海而成者為散鹽散鹽賓客共

其形鹽散虎形鹽散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音怡

四書考 下
卷二十七

垣則其井始也祭祀賓客膳羞之用
 蓋各有所宜垣入各國所宜以共之者此
 后及世

子亦如之。凡齊集鬻鹽以待集我集令集齊事集和集訓之事。

○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遺李伯

陽銓義恭呼各九種。○彙苑云海龜凡六路也。

鹽則陝西解州鹽池安邑兩池并鹽則川秦四路。

胡中鑑出於斧石。廣志云。可東有伊戔鑪石。

子籩明中青籩五原紫籩皮所之纔已而鐵骨出

有四大壺。以出。易壺。黑火。赤。壺。而壺。長。八。寸。厚。

有四山出魚監黑水乾華有臨泉氣蒸薄

監方植是西陽雜俎云胎肥忽凝鹽井有鹽方寸

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白鹽崖有鹽如水。

精名曰君王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鹽。

訓陵最富。有穴自湧鹽。福州舊貢紅鹽。○管子海

王篇云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

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主其業。桓公問曰何謂正鹽筴。

管子對曰：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

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大女食

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一升少半。吾子謂小此其

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金百升之者七十六斤十

四書章句
下上卷
卷之五

附十九辨二景為蓋

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

加一
疆釜百也升加二
疆釜二
白也鍾二升十釜

七百六十種二萬百種二十萬千種二百萬

馬乘之國八牧川口千萬也問只謂大男大男

萬乘之國，人盡其力，千萬也。女之所食，益也。○

大男入之食鹽者之日數而立

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鎮。○廿印二千萬一月六千

用二百鍾。計田二千鍾。一用六百鍾。計田六千鍾。又用一千二百鍾。計田一萬二千鍾。此三鍾之國。正九百萬也。蓋者千萬八而從之。蓋

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非所稅之益

○月人三十錢之籍爲

鈔三十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餘之益而藉其鈔。
萬萬矣。以藉之數而比其常藉。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使君施今日。吾
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
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宋令黃志云。鹽
之類有二。引地而成者曰額鹽。周官所謂鹽鹽也。
鬻海鬻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
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
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云。○馬端
臨曰。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為國者惟

國書考

下

卷二十七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利。月至其初也。奪電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
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
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
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
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獻官自賣鹽之策。而
昌黎公駁議之。其慮已略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
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
同常賦。無名之橫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
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

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歛如出
一轍。異哉。○大明會典。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
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
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盛以亂正單。
二者其弊滋甚。近年議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
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為臘艾。為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
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愛色。其母問之。叔敖

國書考

下

卷二十七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
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
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此後出
莊公九年。為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
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
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
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
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
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而王

御書考

下孟

卷二十七

告子下

三

楚三月

施教

道民

上下

和合

世俗

盛美

政緩

禁止

更無

姦邪

盜賊

不起

秋冬

則勤

民山

採春

夏以

水

乘多

水時

各得

其所

便民

皆樂

其生

莊王

以為

幣

輕更

以小

為大

百姓

不便

皆去

其業

市令

言之

相

曰市

亂民

莫安

其處

次行

不定

相曰

如此

幾何

頃

乎市

令曰

三月

頃相

曰罷

吾今

令之

復矣

後五

日

朝相

言之

王曰

前日

更幣

以為

輕

今市

令來

言曰

市亂

民莫

安其

處次

行之

不定

臣請

令復

如故

王

許之

下令

三日

而市

復如

故楚

民俗

好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楚

民

俗

好

庫

車

也

下

許

之

下

令

三

日

而

市

復

如

故

良大夫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荀息齊趙鞅同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息齊趙鞅同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也勦勞焉用之楚歸而勦不後以待師既歸而勦兵隨武子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令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荆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王始更為此陳法武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辟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草茅為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後伏兵見步賊舉白幡備處有中權後勁中軍制權兵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還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歟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還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故彘子以之先濟知莊子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
 者專行不獲其上下三軍之帥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聽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
 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二山鄭皇成
 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敗四書考下孟卷二十七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
 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
 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軍
 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若敖路柴
 上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
 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虜楚

之親其分爲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
 左右二廣辛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右廣
 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一偏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鳴而初駕馬
 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內官序當其夜內
 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而止官近若者爲次夜以當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于良在
 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故也鄭不可從趙括楚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侯卜必從彘子遂挑戰晉師敗績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辭帥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武軍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京大觀示
 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
 而還出左傳宣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
 伯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髮

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疾表則溫
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
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出說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爲賈爲我
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人食利地者衆之所
欲也楚越間有寢丘今屬光州者其地不利人
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信言人畏鬼神越人
名其惡之可長有者其惟也此也孫叔敖死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
田書考下五卷二十七
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
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
之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異于俗也出呂氏春秋異寶篇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若仕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
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
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承冠振掌談笑歲餘
像孫叔敖楚王右左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
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嬭言謂何孟曰嬭言與無爲楚
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
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
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
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食鄙者餘財不顧耻
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賄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
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
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
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出史記滑稽傳
筋骨
說文云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釋名云骨滑也
骨堅而滑也○意林云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
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有孔竅而脈如川谷也多
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
而勛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勛而氣不利 卷六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八目錄

一盡心全

蒙餘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孽子

面

西伯養老

食時用禮

聖太山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三公

弗狎弗順

桃應

姪濯

淑艾

滕更

總小功

韓魏

被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昔

蠶

菽

觀海

容光

軻

魏風伐檀詩

蹤

傳

殉

魚勞

放飯流歎

齒決

春秋無義戰

武城

章車

新輪

古關

壇墠

祭祀以時

實書無俚

軻

布縷

力役

珠玉

上宮

櫟題

羊棗

姓名

聖其所愛

召陵之師

鹵楮

虎賁

衫衣

社稷

丘民

八蜡

耶風栢舟之詩

追蠡

笠

粟米

兩稅三限法

盆成括

銘

食前方丈

諱名

琴張

牧皮

曾替倚門而歌

奄人

秀

經

衆朱

散宜生

小終

卷之八 目錄

上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八

一畫心上

豪傑

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韓魏

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韓氏○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

人韓地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卷之二十八

帝力何有

帝王通曆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吾何有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板插於三四十步以手

孩提

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士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嗟也一說領下曰孩

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

孽子

唐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亥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生於故於文子辟為孽辟者舉也故謂孽子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南大人者註

勿乾卦云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剛健

音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

卷二十八

古文為利見大人故文言曰飛龍在天天下文明言龍德見于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

面

說文云面顏前也顏者目之間也○黃庭經云玉

帝游面為靈宅二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為宅○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悴有童面之經

背

易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為止

艮其背則止十所當止也

西伯養老

漢文帝養老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此亦庶幾養老之意而未得其取者

蠶

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蠶蠶與系同生於

人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

卷二十八

先王之法禁焉鄭註天文房為天駟辰則

火蠶書蠶為龍精日直火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也故埤雅

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求

僵蠶傳馬口即不能嚙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

祀先蠶為馬禮事本於此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

沃蠶種謂之腌蠶其蠶為上不沃者次之名曰大

蠶○白公記扶桑蠶長尺卵大如盤交州蠶一歲

蠶馬之
記明

蠶經

五色國八

異圖經

四

四

不
飛
入
之
不
供

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杜陽雜編彌羅國遠
 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經碧○孔
 帖云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栢葉飼蠶於
 池塘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
 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
 五色國八繭之似織神錦故人謂之靈泉絲○紀
 異圖經云蜀之先有蠶龍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
 父不知姓父為人所掠惟所來馬在女念父不
 善於馬日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
 躍振迅絕其拘絆而數日父還乘馬而
 歸母以誓是之言告之父曰誓於人不善於馬安
 有人而能非類乎馬跑父怒殺之馬愈跑父射
 殺之臘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衣飛去旬日皮復
 棲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
 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霄衛數十人謂父母
 曰天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姬矣無復
 憶念也今塚在什邡方音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所
 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

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食時用禮

食以時如禮記蠶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之類但主朝饗夕飧言于菽粟較切用以禮
 如冠婚喪祭各有定式不得過侈之類

菽

物理論云菽者眾豆之總名○范子計然曰東方
 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廣雅曰

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十月納禾稼
 卷二十八 上

五

穆禾麻菽麥

登太山

秦族訓曰登太山履石封以堊八荒祀天都若基
 江河若帶○郭璞注云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
 四十八里二百步○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
 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宋洪邁泰山錄應劭
 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攸山勢峭險登陟勞苦
 之狀極工子真誦之其略云是朝上騎行往往
 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西

主
命
易姓報功
告成於天
俗宗也
方廣物始
交代處
長也言
聖也之
一名天孫
也

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

云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齊注

曰容光小隙○玉海管輅曰日中為光○易凡言光

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宮坎離也觀之觀

光者四五變也順之光者四施初也夫之光者離

自下升也泰濟之光者二九易也需光亨者大壯

四之五曰西月東四五得也○正言光明皆兼體

老子曰

用其光復歸

老子曰

體用合一光明無

中而不傍故離下升光明不疚言無

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

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故坎離下濟其道

光明言久不息也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

列子湯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

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在一身不取也人人

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

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

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

三分

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則三公廼官之至尊者也○又周三公太

師教訓太傅傳之太保身其○漢以丞相太尉御

史大夫為三公後又改丞相為大司徒太尉為大

馬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

卷二十八 盡心上

九

貨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尺申臂

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墻數

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

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

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

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

之以仞是滄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

弗狎弗順商書

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仰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伊尹以冕服奉鬯歸於亳

魏風伐檀之詩全篇三章此第一章

檀兮攻伐用力聲檀木可為車者真之河之干兮干崖也

卷二十八詩上

河且漣漣猶水成文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種之曰稼欲之曰穡一夫所居曰廛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

簋兮類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美賢者厲

志非其力之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跼

郊祀志云去妻子如脫跼耳師古曰跼小履脫履者言其便易無所傾也○國策云猶釋敝屣注屣

字與蹤履同

埵澤新埵

案周禮有候人之役凡賓且為之道況魯國乎此必別有呼召守者聞之不必謂魯君自呼問而使之啟也

傳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死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傳猶師導之教訓於諸侯傳仰受而述之此

卷二十八詩上

三職也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於是為置三少皆

上大夫也鄭也謂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之孤也

者也

淑艾

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

懲艾糾艾亦取諸此

殯

殯云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墓子亢日以殉墓非禮也

勝更

荀姓統譜云滕南陽管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為氏

勲勞

周禮夏官司勲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

小功

卷二十八

主

儀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禮間傳云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布十五升去其半○事其縗無事其布口緦解見前

放飯流歃

出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搏飯取飯音搏毋放飯縱飯音放毋流歃飲封咤食以手口毋齒堂之謂毋反

魚肉不以食餘毋投以狗骨不敢噉主之物毋固獲

之難毋揚飯嫌食急也飯黍毋以箸貴其七母

之羹不宜以箸取食之毋絮羹羹中刺齒

止不宜以齒母歃醢以味淡也客絮羹主人辭不

能享客歃醢主人辭以羹羹要齏肉齒決

乾肉不齒決乾肉脯毋啜炙食○少饒口燕侍食

赤君子以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歃疏云放飯

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箸手不得拂放木器中

箸餘飯于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

卷二十八

主

棄會會謂簋也流歃者謂開口大歃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歃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肉也堅脯音不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盡心下

驅其所愛

按大全訓云驅其所愛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戰于艾陵按春秋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三年鄭人伐衛終哀公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按春秋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文侯侵衛按春秋書敗師十有六之曰敗取師

卷二十八

三之月取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僱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為盡合于義而許之

召陵之師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

武成

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於征伐商二月建寅之月朔旦鬼死

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甲子昧爽受率

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

於後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卷二十八

政有釋箕子囚封北于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南橋

漢書云血流漂杵注南浮也南盾也其血浮盾言

殺人多也又高帝紀云母得南掠其義亦同

革車 虎賁

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革車三百兩

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一人凡二萬一千人舉

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一人凡二萬一千人舉

全數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
 大長也○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佐王也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門○王舍則以虎士守王門王在國則
 守王宮國有人故則守王門○虎賁宿衛王宮者
 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
 此而已○沈約宋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
 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奔故以莽為賁

斷輪

卷二十八

夫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桓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鬼又云精魂為鬼按許
 也也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也緩而不固疾則苦也急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
 夫

衫衣

子華子云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衫衣而鼓五絃之
 琴○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古關

王海云西河天關其星為天關周禮司關掌國貨
 之節以聽關市五伯時諸大侯國皆有之楚有昭

卷二十八

七

關晉有六關趙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漳關秦有榆
 中臨晉燒武四關關之大小不同其藩塞阻隘捍
 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字畧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襲險為屏○漢書云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
 僞遊用傳出入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置用傳
 ○洛陽記云邊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社稷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祀食焉○

衍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生生生之效故祭

必及殺以共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周禮天宗伯職以血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地而主陰氣也君南面于社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內也

壇墉民為貴章註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

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

考下五

卷二十八

太

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音福以饗於牛之角於牛之鼻置其絛音猓牽牛共其水橐案以藉牲以紫純也音猓牽牛共其水橐案以藉牲

丘民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祭祀以時

衍義補春登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

五公穩所以報公立春後五八為春社立秋後五六為秋社

八蜡民為貴章註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示饗之也蜡之祭也

圭先齋而祭司齋也先齋神與也司齋饗農及郵

表暇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田者郵亭之舍也標

謂之郵田暇居之以督耕者田畔相連處也

則書考

卷二十八

九

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

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

以受水亦以澆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

也安也土安則無禍也水歸則無災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我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條杖喪

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祀四方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之曰氏更
之曰氏更
之曰氏更
之曰氏更
之曰氏更

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若子
不與功○唐通典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
明用犢二還豆各四上饗簋饌各一神農及伊
耆氏各用少牢一還豆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
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
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
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鰲羽羸毛介水庸坊郵表噉
又祭猫虎及龍麟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
書考下卷二十八
一每座還豆各三簋饌各一諸祭百八十七
座○唐禮志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壇上神農伊耆
各在壇下后稷在壇東五官田畯各在其方水庸
坊各在其方壇之後○記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
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
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通典蜡者報
田之祭也樂以黃耆土鼓索鬼神而致百物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嘆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一選賢與能諸信備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長編宋和峴言聖
朝以臘前七日蜡恐不應于禮蜡臘同用戌日

漢書無匪註
前漢季有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
自殺非能勇也其盡無匪之至耳

邱風相舟之詩
汎彼相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非我
無酒以教以遊言以相爲解堅綴牛實而不以我
其隱憂之深如此言非爲○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無酒可以教遊而解之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邱風相舟之詩

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侯也射疾別用之故還侯於正道也

追蠡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蠡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蠡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蠡之類也○洞天圖書考下孟卷二十八

三

清錄云趙歧以追為鐘紐于義未妥蓋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為絕亦非絕益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為蠡○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蠡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絕擊之追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虛戈切音驟即海中大

鰲公輪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瘼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蠡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蠡之形蓋追者槌蠡蠡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為軌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軌此車迹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有三門國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八

三

中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縱者九塗謂之緯野度以步六塗度以軌在野輪里數皆以步故用車之軌焉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大窺之門不能容客之應門二轍三個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經余九軌國中餘所由者眾環塗七軌遠城曰環余所由野余五故可容九車環塗七軌者少故可容七車野余五軌又少故可容五車○輶人為輶輶輶有三度則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國馬之輶輶馬駕王路馬田馬駕馬之輶是也○輶人為輶輶輶有三度齊馬駕金路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以輶田道馬駕象路深四尺有七寸之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輶田馬駕深四尺輶之深四尺故為馬之輶

從車駕馬深三尺有三寸駕馬高六尺故轡之深二尺二寸此言轡有三度也

並

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爲笠閑也非也香白蓋之類異名豚之所封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布縷 粟米 力役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于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

四書考

下五

卷二十八

三

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于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白帖云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也虛齊蔡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

也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粟二者而已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船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天下其利視絲粟蓋百倍焉○周禮云問師任農以耕貢九穀○

四書考

下五

卷二十八

三

月令云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舉五穀之要○周禮云小司徒比六卿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又云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又云卿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云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

用三日申旬用年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唐
食貨志云用八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
日爲租三尺謂之庸。○唐書云帝嘗問創業守文
孰難魏徵曰人欲靜而役衆之世方收括刻窮之
國由此衰而守文爲難。

兩稅三限之法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
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
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廢其征
圖書考 卷二十八 孟子

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
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
乃古法共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
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併而
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珠玉

管子曰王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
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又
曰土起于毛山珠起于赤野。○管子曰凡水方折

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

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

之水不能掩其輝。○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均

音璫力明珠色也璫珠不圓也。○樊文淵七經義

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分雲南方草物

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

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曰蚌珠長三寸半

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笏小形似覆釜

爲第一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

圖書考 下孟 卷二十八 孟子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

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

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

次爲礫礫珠礫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

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慈符珠。○郭義恭廣志

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

鑄石爲之一名朝珠。○山海經曰二枝樹生赤

上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花木攷云海中多珠

璽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天寶遺事云士

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水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

盆成括

盆成括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從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

四書考

卷二十八

孟子

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出說苑建本篇○通志略云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謐為中郎將望出齊郡○晏子春秋之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館

西溪叢語趙岐注館訓取孫興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館字按方言有館字郭註云音泰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館為重屬乃音緘廣韻館字兼有泰緘二音至

篇食字部有館字注音遠兼反古館字又廣韻館音黏饒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館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館音他點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興曰本亦作館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四書考

卷二十八

孟子

棧題

棧椽也秦謂之椽周謂之椽齊謂之椽○爾雅曰椽謂之椽洪武正韻曰題椽頭也以土飾曰瑱題一曰壁瑱○註云棧題屋霤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文選應休璉曰膚寸肴脩味喻方丈○鐵註曰厚四指曰膚有肉脩饒也言肉饒雖少味滿方丈之食也

羊棗

卑雅云案爾雅棗壹棗郭璞注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為壹棗壹猶狍也子細腰者為輓輓又右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質紫黑色者曰羊棗

羊名

斷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為其姓○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姓名

四書考 卷二十八

羊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人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合五常而生聲有音官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或也氣殊音惡偏皆殊百也○又云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卑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賄物自變人生三

月目照亦能笑與人和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稱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潛

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于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

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王公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

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

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禮書曰振振八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

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國

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

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

而巳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

族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太平御覽云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叔令所以稱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高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適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四書考下卷二十八

琴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及于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猶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三

下卷二十八

三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問人與琴張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曾皙倚門而歌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孺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死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也失禮之類者人皆可失及其喪也曾皙倚門而歌

奄人

周禮春官守桃杏以天子七廟有老八人

莠

狼莠俱是害稼者益苗既似禾實亦類粟○大戴禮云七月莠萑葦本莠則不為萑葦莠然後為萑葦故先言莠

經

釋名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

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

帶考下法卷八人

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

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

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敦厚詩

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楊子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供

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既而可測則其載物

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

○春秋說辭云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

闢皆有教也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倪又名仲翬音奚仲之後也為湯佐相湯伐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于恐累世以

大夫官之教士拔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左

傳仲虺為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齊志成

湯君毫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荀子引中

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

自為謀而謀已若者亡○墨子仲虺之告曰我

開有夏人矯天命于上帝式是惜用爽厥師彼用

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

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唐宰相世

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

顛闕天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

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

求美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放西伯及紂惡日
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
許。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
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吉所也。祖
車，洗濯中，宜生乃與號叔大。官廷
廼西伯羹敎，惠鮮懷保，將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
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紂以衛厥後。則公留召
公作君，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號叔太顛等五
人爲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尚書孔注：散
宜生，名。○尚書大傳：散宜生之大戎氏，取美馬
書考下卷二十八終

○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脩政，紂乃拘文王于
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鷄斯之乘，玄王百工。注：二玉爲大貝，百朋。玄豹
黃黑，青豹白虎，文皮千金，以獻于紂。因費仲而通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說苑：武王
伐紂，過隧，斬所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
民無還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太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舞而乘以
雨水，平地而嵩，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
曰：非也。天洒兵也，下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
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
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卷首別爲考異一卷
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畧如惟之作維貢
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
學乃爲持疑之詞不敢斥言其僞託尤騎牆之見
矣

四書通義二十九卷

〔明〕魯論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通義

三十八卷》提要

叙

吾邑魯孔壁先生以勝國名宿致仕後杜門著述予嘗讀其間見錄一書摩鍊時務實可見之施行非空為大言者比其裔孫原任臺灣令鼎梅予姊子也今復刻其四書通義而以弁言屬予予昔從姊壻仲馨

序一

先生遊得見是書則嘗推先生著書大意以經義必不可不重制科必不可廢讀是書者不可不貫徹其始終本末以為體用一原之學其為功於經者大矣古者庠序之教納天下四民之秀於其中所以養成之者甚至也先王之澤既熄學之不誨已

久自有制義以來士子束髮受書皆遵習
四子書以為先程而漸及於羣經諸史至
市井鄉鄙山陬偏陋之地無不知稱誦聖
賢之言其彬彬盛矣原設制科之初意
豈不以聖學不明人不師古今一以國家
之程式飫聞薰養道德仁義之教其孝弟

序二

忠信禮讓廉耻之心油然而生不待強而
就也其發為文則默契立言之旨於數千
載上一期於昌明博大以備有司之所採
擇其達而在位則能忠君愛國恤民敬事
其任天下之重則明於政體鍊于材猷其
理煩治劇則事得其理人受其治至於窮

而在下則皆有以自樂著書立論紹述先
哲先賢以期不朽如是雖三代作人之化
謂至今猶存焉可也夫前人立泐之始無
有弊也泐積久而弊日生當其初也奉行
之者皆有實意故應之者亦獲實效逮奉
之者為具文應之者亦明其為具文而已

序三

矣或言是而行違則孟氏所謂修天爵以
要人爵其偽託之病古今一轍非盡取者
之蔽也不然有明三百年名臣將相理學
事功忠義氣節之士出是途者十而九焉
豈可謂不得其人哉今先生是書一務發
明其大義悉其要領會其旨歸使上智下

學羣焉各有所得確然信其可以體諸身
行諸世而不悖也蓋學術之弊生於固
起於其所蔽明則通；則變如是而訓詁
可勿泥雷同勦說之患可除天下始有真
學問而真人品與真事功亦於是乎出矣
先生並仕潁州；同其治績多可紀其出

序四

身以選貢非由科第也而所見若此則知
士之以天下為心者必不以一己所處之
私而遷就其辭說也今鼎梅之刊是書固
所以彰先業而為功於學術夫豈少哉予
因之竊附名於篇端云

皇清乾隆二十有八年歲在癸未冬至月

望日同邑後學黃祐寧拙頓首書

大學通義

大學章

大人者。天立之以治天下者也。從古及今。大人何嘗不治天下。顧何以治天下。而天下卒不治。則以治天下者。自有其身也。自有其身。則民不親。民不親。於是天下國家始渙而無所屬。然則大人治天下。顧可自有其身乎。及讀古大學之書。總挈大人之學。首曰明德親民。次列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而卒歸之以脩身爲本。由此推之。大人舍此身。固無以治天下也。大人有耳。

大學通義

目而後。天下有視。聽大人有心。思而後。天下有知。覺所患者。有耳。目而自蔽其耳目。有心思而自蔽其心思。於是我之耳目。心思始塊然一物。既塊然一物。則此之耳目。彼之耳目。亦一物。此之心思。彼之心思。亦一物。物之相物。其不能相治已。久矣。大人有見於此。始自明其明德。有耳不令五聲以錮其聰。有目不令五色以翳其明。有心思不令衆欲以窒其膺。知是以吾之耳目心思。始大通於天下。大人有耳。天下之疾苦莫不聞。大人有目。天下之顛連莫不見。大人有心。思天下之意欲莫不通。在家則一家親。在一國則一國親。在天下則天下莫不親親。

江西汪石琴藏



大學通義

民之治。始見於天下。故身也者。治天下之本也。名法之家。嚴而少恩。循名責實。其道可使有功。然其究。臣下無所措手足。且刻覈大至。必有不肖之心。以應之。道德之家。虛而罔守。屈伸隨時。其道可以因物。然其究。政令嫖詖。上下怠憊。庶政無所底績。而萬事墮壞。大人於此。知一不致眩於名實。稽道德其名甚尊。狗名法其功甚捷。本末始終之際。樊然淆亂。靜安之慮不出。而天下卒不治。此其故。傳備言之矣。蓋德不明。則好惡因以不明。就家言。則親愛賤惡。僻是故褒姒嬖而宜白出亡。驪姬安而申生必死。就國與天下言。則仁暴懸而求非不應。賢不賢素而進退垂方。貨悖入而聚散反常。是故桀有酒池肉林。而闕龍逢伏劍。紂恣炮烙剗剔。而比干剖心。湯旃舉而瓊室之財失守。周師入而鹿臺之積速亡。天變於上。人怒於下。雖有終古之泣諫。三仁之忠憤。而卒不救。無他。好惡拂人之性。故也是故堯舜在上。而天下治。堯舜乃獲其身。桀紂在上。而天下不治。桀紂乃亡其身。非亡其身也。德不明。雖有也亡也。此物之所以有本也。必格之而知乃致。知致而誠正之功。可自至。脩齊治平之效。可坐收也。卽三代而下。王霸道雜用。此學未必講明。然其時開創之君。守成之主。莫不天資近道。不欲以身耽臺榭之樂。而惜中人之產。

不欲以身後口腹之欲而忍中夜之飢且身處種韓之煖而賜西征將士裘帽且身惜百姓肢體而除肉刑身慮百姓傷殘而禁笞背凡此者皆格物之學也皆從身格者也念念在生民意自無不誠身鮮耳目之欲心自無不正當其時賢能在上利施於下海宇清晏盜賊不起盡天下之人親若家人父子豈偶然哉故由其道三代以下無常亂不由其道三代以上無常治學者所以學爲人君也離經辨志之際可不審歟

康誥章

學者皆稱二帝三王尚矣而皆不外明明德蓋明德德本明也

大學通義

明明之也明德不明則明者不明也曰自專辭也家國天下其後而此其先也曰皆槩辭也由文邇湯由湯邇堯未之有改也此首傳明德而歷引典謨以証之也顧經以身心意知言明德似平平無甚高論而三書皆稱曰克有其難之意焉蓋明德非有其難之意則昏淪必多明者將不明也經以格致誠正言明明德亦似易無甚奇難而三書一邇之於天一稱之曰峻有必不可棄有若不可幾及之意焉蓋明明德之主非有必不可棄之意則身心意知必自睨其私非有若不可幾及之意則格致誠正遂視爲所可忽庸主必沉於嗜欲英主必炫其聰明秦政

噴湯亦何多見歟

盤銘章

引湯武就革命言也周文在欲革未革之時蓋已躍而未飛不在天不在田而在淵也顧新民必專言革命者何非夏殷有舊染則新不可見也正可爲繼世者惕也追述自新者何事可準乃能化非自新難以言新也此本末之說也必推而至於新命者何功已極故可推非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此終始之事也曰新又新君子之所以立極也作新民君子之所以錫極也其命維新君子之所以通極也縱觀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往往不階尺土崛起帝王然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當其時三重建而百度維新五事慎而五行時敘豈盡無所本歟

邦畿章

至善之極大人當止之地也曰明命邇之民生陰陽之初曰沒世不忘究之我生既沒之後則此求止之心又何時有止乎文之敬止文望道未見之心也衛武之學脩衛武行年九十猶作懿戒自警之心也脩之身其善乃真脩之天下後世其善乃大夫匹夫亡善則微賤勞苦思託一身而不足至人止善遂名被天壤澤流萬世而有餘然則大人所止可不審歟景員維河大

聽訟章

人立極之邦畿也。萬國之玉帛來同。黔首編氓。大人莫宅之邱。隅也。百姓之勞苦當息。大人於此。父子慈孝。至善之止見於家。君仁臣敬。上下咸孚。至善之止微於國。而猶且凝為恂慄。學修罔弛。其功著為威儀。盛德昭為有象。於以歷世久遠。子孫延其休。大平有徵。百姓蒙其福。大人偃起受命。號稱神聖。豈虛也哉。

大學通義

五

天下衆著以為功。衆紛以為治者。非本也。顧衆著衆紛之中。任舉一焉。而本即恍然可見者。蓋本一而末不啻萬萬。非本而不可謂萬無本也。周官以五聽治兆民。聽訟亦治國平天下者所不能無也。顧此治之平之一耳。何以無情者卒不得盡辭也。曰大畏民志也。民志而何以大畏也。此可悠然思躍然會也。意誠者民自不敢欺。心正者民自不敢犯。為官為貨為內為來。不化有權輿。總不出一身吾且見於司寇之庭矣。

第五章闕文

誠意章

意者何。念之發也。獨者何。發念之地也。人所不及知。惟已知之。故獨也。慥者何。戒欺也。念念欺人。欺人之念念。念念自欺也。故欺。

修身章

大學通義

六

欺自也。肺肝之見。非人之見我也。十手十目。非人之手目也。自指也。自視也。自見也。誠中而形外。亦我獨知自告也。心廣則體胖。內心不廣。外體不胖。自然之理也。此自欺之所以難自謙也。古之君子。清文濁質。不得也。盜賊其心。曾史其行。欺誰也。古之帝王。智籠術馭。不能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欲效唐虞之治。欺誰也。宋經筵諸儒。多持此進講。而卒鮮實用。非正心誠意之鮮實用也。正心之上又多一心。誠意之上又多一意也。夫惟大人用。人行政。施事措功。事事質意而行之。不驚愚不炫智。不偽襲神聖之號。斯不戒欺而欺自去。慎獨所以行王道。顧不信欺。

大人之身。大人之所以治天下者也。大人之身有目。所以視天下之無形。大人之身有耳。所以聽天下之無聲。大人之身有口。所以辨天下之正味。酌天下之飢飽。劑天下之甘苦。顧大人非無耳目口體也。乃有時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盡天下之甘苦。畢陳於前。而我不覺。則何也。亦心有不在焉故也。今夫人有身。即有心。大人之心。亦何獨有不在之時哉。蓋心體至虛。虛則能應。心體至靜。靜則能靈。一有所着。則靜虛之體失。靜虛之體失。則萬應不靈。膠膠擾擾而皆失其故。善夫念憶恐懼好。

樂憂患有所之說之善喻也。今夫大人身居天下之上。內無水旱盜賊之傲。外無敵國外患之憂。顧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從其心。忿懣好樂。時或有之。亦安所得有憂患。恐懼哉。蓋大人之心與匹夫之心一也。匹夫之心一有所激。則髮指眦。裂匹夫之心一有所怵。則口噤身顫。匹夫之心一有所溺。則置懷加膝。匹夫之心一有所憂。則畏影疑形。彼大人何以異於是。無惑乎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之時也。蓋其身未亡。而所以主是身者。則已亡而不知也。今夫天一太虛耳。忽而愁雲慘淡。忽而雷霆轟烈。忽而熙然皆春。忽而淒然皆秋。夫其爲春爲

大學通義

秋。爲慘淡爲轟烈。皆天也。然烈風迅雷。亦不終朝。春露秋霜。時不轉瞬。正天之所以爲天也。大人之心亦若是已矣。夫如是。故能以身治天下。國家而無慮。其頗僻。此大學之所以脩身在正其心也。

齊家章

好惡者。平天下之大用也。顧好惡以之。平天下則有餘。以之齊家則不足。何也。此非好惡不足之患。好惡有餘之患也。積偏成重。天下大不情之事。每自家庭見之。攷詩書所載。亦畧備矣。此無他。近也。惟近則好惡易行。淫以渭濁。有惑之者也。惟近則好

惡易溺。嗜癖專眇。有蔽之者也。一塵眯目。覲面不見。邱山古人於此。每曰骨肉之間。人所難處。又曰此非可口舌靜。無非爲近之故耳。嗟夫。申生宜曰之事。後世亦何多見歟。大學一書。總育帝王之學。而本於致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間。大人固當知所處。無爲莫知苗碩之諺。所共笑可也。

治國章

君子在上。出乎身。加乎民。發乎迺。見乎遠。千里之外。且應之。況其邇者乎。齊家治國。非謂齊家而後治國。謂治國不出齊家也。是故修身之君子。立於上。治亂之機。必於自也。握之帥從之。故

大學通義

必於自也。審之藏之身。喻之人。合若形影。而提若桴鼓。顧何以獨舉堯舜桀紂証也。治亂之機。証之首出之君。覆亡之主。而其提愈見。堯舜唐虞之一人也。桀紂夏商之季之一人也。唐虞之民。從堯舜之好。仁讓非有所驅。夏商之民。從桀紂之好。貪戾亦非有所迫。如此乎。其機不爽者。則從一人。居高而倡之。故也。楊子曰。百羊成羣。使五尺之童荷箠。而隨其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使堯牽一羊。而舜隨其後。則不能前矣。此善喻也。故齊之爲言一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一也。齊桓公。英辟也。內寵多。而五子爭立。身且卒。終於亂。晉獻公。中主也。嬖驪姬。而申生死。諸公

子出亡。爭齊。卓子不免於難。晉祚幾至於覆。由此推之。孝弟慈之理。一有所闕。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或有所虧。即英誼亦不足恃。况贖贖於齊治之際者乎。

平天下章

天下治。其事恒簡。天下亂。其事恒煩。顧揆之勢。其煩也。不得不煩也。生齒繁。盜賊起。財用詘也。有人於此。剖比干之心。化蕢弘之血。必欲以絜矩之說進。不幾來迂士之目乎。予謂此非迂也。天下亂。與治恒相反。而治與亂每相因。使治國平天下者。知其所以亂。則所以治亂者在是矣。財用之詘。不因生齒繁。盜賊起。

大學通義

九

也。天下未亂之時。此盜賊之人。皆吾生財之人也。自承平日久。國家所用之人。漸廢先王之法。日廢一日。且不知祖宗之制。所從來。朝廷匪頒好用。日益增。百姓闔梁川澤之賦。日益重。阿大夫譽言曰。閭即墨大夫毀言曰。至自是功罪不明。剝民如不足。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受上賞。愛民若不及。實能保我子孫。黎民者。伏國法。於是潢池弄兵。外患踵至。軍興日繁。府庫日竭。勢不得不加田賦。田賦既加。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豪。以致天誡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人皆踵至。而施奪之民心已離。勢不盡驅天下之民。悉化為盜賊不止。而天下遂

大學通義

十

大亂。嗟夫。此皆治天下者不能絜矩之過也。苟求其道。莫若因先王而遵其成法。嘗考之周官。生衆爲疾。食寡用舒。其道亦畧備矣。其初立法之始。先王本已忠信爲民之心。絜之已。又絜之人。絜之於一時之人。又絜之於千萬世之人。同好同惡。罔有所拂。而後乃著之爲令。甲此所謂千萬世不易之矩也。是故有技彥聖能爲我守先王絜矩之法者也。休休有容之臣。能爲我用絜矩之人者也。我用一个臣。一个臣用有技彥聖有技彥聖用先王之法。則盡天下之人。上如公卿大夫。下如郡邑長吏。無在不布絜矩之政。如此而財用猶有不足。渤海之民。猶不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未之有也。此執簡馭煩之術。雖治亂國亦由此也。雖然。人固難知。知人正未易也。大學愛一个臣。必先之以放流。遊逐。然則治天下國家者。於進退人才之地。可不慎歟。

中庸通義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天命章

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聖人師夫婦之情。遂能通極於天地萬物之情。顧天下卒治日少。亂日多。何也。此非聖人之過也。自天下不皆聖人。人失其性之過也。夫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也。匹夫匹婦之情得。則三光明。四時敘。水旱疾疫不能爲災。歲乃大熟。匹夫匹婦之情失。則北海飛六月之霜。東海積三年之旱。於時民物疵厲。歲則不稔。故之往牒。既

中庸通義

有明徵已。是故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實帝王之大用也。是以聖人在上。有禮樂以飾喜。有刑罰以飾怒。虞廷舞千羽而鳳儀於庭。黃帝戰涿鹿而鳳巢阿閣。夫羽毛之屬。且以順應。而況於人乎。況於天地乎。此和之所以爲達道也。蓋推之人而達推之物而達。推之天地而達也。然必本之中何也。中者冲也。冲無一物而萬化起焉。天地於此分。人心於此倪。帝王之未發。匹夫匹婦之苞蒙一也。必慎之於獨何也。非專獨之謂也。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用行政。施事措功。一日二日萬幾。然至中之地在廷諸臣不得而見也。在宮之人不得而見也。有不睹不聞。

仲尼章

者在也。獨也。藏之心。欲惡未形。取舍未判。命之所以不已也。與匹夫匹婦同其體。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性之所以流行也。與匹夫匹婦同其用。故曰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天命之初。無貴賤無賢愚一也。仲尼章

中庸通義

中何昉。昉自唐虞也。庸之說。則自仲尼始也。然非仲尼之說也。百姓日用之理。喜怒哀樂之情也。時中者何。隨時取中也。天有四時。陰陽寒燠見焉。春行秋令。不得也。冬行夏令。不得也。如其時焉。百姓日用而不知。失其時焉。則人多疾厲物且夭札也。是故堯舜不常有武。周不世出。龍之飛也。始於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觀時也。蠖之信也。始於屈。既往者。屈方來者。信乘時也。推而至於一切張弛。開闢因革。損益行天下之所不敢行。犯天下之所不避。皆是也。此君子之所以戒懼也。不然。如假牛鬼狐祥。丹書石文。以欺天下。此天下之大戒也。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堯舜始一中。與時同其運。文王守一中。與時忘其憂。武周變而通之以就一中。不與時同其亢。仲尼辨之以護一中。更不欲使時爲天下竊。而中爲天下裂。萬世而後。具好雄之魄力。必不敢潰千聖之大防。非以此歟。

解能二章

中庸所以稱至者何。爲其日用飲食之理。凡賢知愚不肖皆不能外。故至也。又曰。民鮮能者何。此非中庸至而民不可能。正以民鮮能而見其至也。此中庸一書。專爲防賢知發也。顧必並愚不肖皆譏者何。蓋不譏愚不肖之不及。亦無以大服乎賢知之。心也。彼見夫蚩蚩者。知有所封。拘拘者行有所束。誠迂而無當也。然則莫不飲食者何。蓋愚不肖猶知有知行也。過與不及互譏以此也。若夫飲食之民。作斯也。息斯也。出入於斯也。無思也。無爲也。鮮能知味也。斯之謂任天而動。正以鮮能知味而後飲。

中庸通義

三

食之情可安也。議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治天下不誠過乎。曰。非過也。無大知則小知。乃爭無大賢則小賢必競。此世界所以有無忌憚之小人。併飲食之民不能安性命之情也。此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不可少也。中庸之書所爲作也。

不行二章

虞有大舜。行道於有虞之一人也。顧舜之時何時乎。天降洪水。時有大工。民多怙終。時有大辟。有苗逆命。時有大兵。降典於民。時有大法。固陋難仍。文明漸開。時有大政。聽災於天。聽肯於民。於時不能好爲非常。以懼黎民於時不可稍一自見爲知。以與

天下相授。則有虞氏之天下亂矣。是故問察隱揚。以求中也。執其兩端。以取中也。施之於民。無不咸宜。以就中也。順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然。由後世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創。由當時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因。與有虞之民。同一飭食。求一賢知之見。不得也。此舜之所爲大知。能行中庸之道者也。

子知二章

網罟多。鳥亂於上。獲阱多。獸亂於下。此鳥獸之窮於人知也。無網罟而自設網罟。無獲阱而自設獲阱。此人之以知自窮也。自設之自驅之。致使視網之仁。無所可施。豈不哀哉。夫天下之理。

中庸通義

四

舍中庸皆罟獲陷阱也。途窮而知返。勞苦倦極。呼天呼父母。問亦思飲食之安。未幾見異而遷焉。此仍子知驅之耳。此作中庸者之所以獨美乎顏回也。顏回既不知矣。又曰。擇乎中庸者。何回非以擇見知也。正以中庸之理。似是者多。不擇則小知之人。乘是亂其真也。乃既擇中庸矣。則中庸之理。天下且不啻萬於萬有之中。獨曰得一善者何。回非以一廢萬也。正以萬有之中。我之會逢止於此。則此時之善。故止此也。乃既曰得一善矣。是此一善亦變化之倪。又曰。拳拳服膺者何。蓋拳拳服膺。非膠一之謂也。正恐此時爲似是者眩。小賢之人。更得以一見逆駕。

其上而二三其德也。若國之算。孤陋巷可推已。蓋同非以算。孤陋巷爲善也。當回之時止此。一算。孤陋巷之爲善也。此終身不改其樂也。不然。陋巷之外。當時之吾獲陷阱。可勝道哉。而謂如愚之人。猶以子知自驅也。

可均二章

凡言可者。偏辭也。亦易辭也。子思子作中庸。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似易之矣。繼又述孔子之告子路者。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夫以一身涉世。彼此咸宜。猶且難之。況盡天下之貴賤賢愚而均之。使無偏頗者乎。又曰。

中庸通義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夫以一身處富貴患難之交。硜硜自守。尚且不易。況嶮然不測。矢志貧賤。毅然就死。鼎鑊可甘者乎。子思子蓋言中也。時而均天下。則天下可均也。非必有均天下之心也。時而辭爵祿。蹈白刃。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也。非必有辭爵祿。蹈白刃之心也。當其時則能見。非其時則能隱。藉使一見其能。則非也。今夫伊呂釣璜定鼎。卒以功見。夷齊龍比。採薇行歌。剖心瀝血。卒以節著。以其時所遇之主。湯武桀紂也。夫使伊呂不遇湯。夷齊龍比不遇桀紂。亦烏從以功見。以節著也。哉。是故由後世觀之。商周之初有阿。

衡。父而後商周之天下始有生民。夏商之季有夷齊龍比。而後爲世之天下始有君父。遂至被以隆名。而飲其大節。原其初不過一時迫之而起。迫之而餓。迫之而死。然則君子於世亦何有殊猷。有奇節哉。盡節本朝而夷難爲效。委蛇退食而素節可風。後世非盡無合中庸之君子。第見此爲中庸。而謂已能之。則非中庸耳。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素隱章

中庸之道。非知不足以知。非仁不足以守。非勇不足以行。此亦不必別求矣。乃天下知味之人少。賢知之人多。卒至流於過。非

中庸通義

隱則怪而不恤。何也。揆其所以。則亦名心累之也。是故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彼非不知爲隱怪也。以不知是隱怪焉耳。目之所共知。愚不肖之所共行。後世必無述也。卽間有遵道而行。亦不免半途而廢。遵道而無時名。亦廢然返也。甚矣名心之爲累也。其惟聖人乎。大易之贊潛龍也。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龍變化之物也。亦且有遯世之時。亦且有不見是之時。此非惡其名而逃之也。龍德既潛。則無以名之也。君子之中庸。何以異於是。曰。飲食焉。則日與飲食相依。指以爲愚。中庸之道。卽潛於愚也。指以爲不肖。

中庸之道。即潛於不肖也。隨時焉。日與萬物變化焉。亦鳥得其端倪。亦鳥得其轍跡。為世所指名哉。由此觀之。聖人殆將潛矣。聖人之德。龍德也。不可與隱。怪。騰。蛇。游。霧。同。類。而。共。視。之。也。

費隱章

賢知索隱。君子之所重惡也。然使君子之道。一見而可盡。彼索隱者。亦無以大服其心也。試觀天地之間。如夫婦如聖人。如天地如鳶魚。號物之數。謂之萬。有一不於道如取如携哉。是故因其大而大之。天下莫不大焉。魚與聖人夫婦共其知能。因其小而小之。天下莫不小。即天地聖人亦與鳶魚同其飛躍。虛而不

中庸通義

誠動而愈出。亦既至費矣。冥心而道存。瞪目而道往。隱莫隱於斯矣。造端乎夫婦。君子之所為。致曲也。立馬之百體。不謂百體之一體非馬也。察乎天地。致曲之所為。形著動變也。時聘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也。彼索隱者。於斯方。猥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不遠章

相厥居。敘羹倫。此天之所以陰陽下民也。雖堯舜之治天下。不能易也。是故至治之世。以人治人。治無遠也。以心推心。心無遠也。子臣弟友。人無遠也。庸德庸言。事無遠也。此先王之所以治

天下也。隱怪使人心競。先王使人心親。治登到隆由此也。非強而致之也。由此推之。凡天下之道。不本之因心。治不本之因人。縱足以警服愚民。烏稱善道哉。

素位章

老氏之言曰。人之大患。惟吾有身。信乎。曰。否。我有身。始有位。隨位之所值。而素見焉。隨素之所當。而行準焉。隨行之所著。而得失判焉。求其得。必使無失。凡吾之所行。正難耳。乃中庸之稱君子也。一則曰。自得。一則曰。居易。何說焉。蓋我為所當為。至易也。至簡也。我不為所不當為。何所得。又何所不自得也。轉時行之

中庸通義

穀安坎止之貞。以視行險之人。真不啻桎梏其形矣。是故飢溺由己。禹稷之行也。不敢失。有唐時。司農司空之鵠也。簞瓢自樂。顏子之行也。不敢失。春秋時。窮居陋巷之鵠也。推而至於太王。事獯鬻。孔子之圍匡。阮宋猶是也。安土而仁。可敦知命。而天可達。需血有出穴之時。履滿無或覆之患。凡此者。皆行素之善也。此君子所以止求諸身也。

行遠章

大凡言自者。始基之謂也。萬仞之山。始於林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始基也。闢睢之化。及乎南國。卒至天地變化。草木蕃棠。

棟之詩。始乎兄弟。終焉洽友邦。同萬福。虞庭之治。始於克諧。終焉鳳來儀。獸率舞。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豫順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而況於人乎。況於人之至近者乎。孔子贊詩。專言順父母。蓋非自順父母止也。謂順父母亦有自耳。然則大化之成。豈遠求之天下也哉。

鬼神章

中庸一書。言常也。乃忽推及鬼神。何也。鬼神一誠也。其理至真。實至大。常非情恍之譚。誕而不可稽也。常考之於禮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勞於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中庸通義

九

捍大患。則祀之。非此類者。不在祀典。則祀非人之始創為媚也。鬼神有誠然也。此推之名山大川之出雲為風雨澤萬物。非幻也。名山大川之誠也。傳說之騎箕比列星。非誣也。傳說之誠也。伯有之為厲也。取精多用物宏。非偶也。伯有之誠也。不則鬼。鬼之民與草木同腐耳。生既幻質。歿則已焉。何靈爽之能為。顧何以體物不遺也。曰。以不見不聞也。若可見可聞。則亦物耳。又安能體物。其有物也。遷之也。鬼不待其祀而憑人妖物怪。以為厲於時也。其偶也。非常也。且。以稱德也。彼體物而不遺功用。可以轉造化之窟。明威可佐王者政教之所不及也。中庸言誠。

自此始。蓋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即質之而無疑也。

大孝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中庸一書。庸言也。乃引舜匹夫受命為天子。且推而至於上下數千年。饗保於無窮。豈非事之至奇。理之極異者哉。雖然。正未可僥倖也。德必若大舜而後可。幾非大舜。未可幾也。猶之乎庸言也。蓋言天命。不過言理數而已矣。理猶器數。則器之所受者。器大則所受自多。器小則所受自寡。其有多有寡者。數也。而受多受寡。則器之自為也。理也。天。

中庸通義

十

無與也。此生物之天。嘉樂之詩。確有明徵。丹青狐祥之不可借。猶之乎罕言命之意也。

無憂章

武王起侯服為天子。周公居相位攝天子事。蓋甚奇。由中庸言之。只文王一家繼述之事。蓋事不庸。則中之理不可常事不奇。則庸之理亦不盡。武周之事。武周之時也。凡為武周極難耳。曰。壹戎衣。猶有戎衣之跡也。曰。不失顯名。亦幾幾乎或失之矣。蓋不失從幾失見也。然幾失能不失者。何以末受命故也。周公之成德。成武之德也。并言成文之德者。何。蓋成武之德。據實而言。

也。成文之德。推武之心。因以大公之績也。追王上祀之禮。必廣而下逮者何。蓋周公天下之心也。天下之人各有私人。各得其私。乃成天下之至公。王者保七廟。下逮如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人各私其親。各保其親。合天下之人。各厭其欲。得此邾邾之鼎。所以卜年卜世也。是亦馭天下之大法大機也。甚矣武周之難也。得其難。不獨武之顯名不失。即公之所以爲天下萬世人臣極則亦由斯也。此作中庸者之旨也。

武周章

稱達孝窮則變。變則通也。稱武王周公周家一代禮樂武創之。

中庸通義

公成之。故稱武及公也。公封於魯。而仍稱周。以此也。負屨而朝。卒耐於畢。千古無兩也。志誰之志。事誰之事也。三后有亢宗之志。而阻於時。有光大國家之事。而阻於勢。此窮則變。變則通之。後不必爲三后諱也。春秋之典。變五廟而七廟達也。希譽而郊稷達也。奉璋之彥。遠及三恪達也。猶曰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何也。先王無是事。使先王而在。今日未必無是事也。此之謂善繼善述也。孝之所以稱至也。達也。且不特此也。推饗親以饗帝。改國社爲王社。孝之至上達於天地。通於天可以治人。通於地可以治明孝之至。下達於民物。抑何創制之隆。

若斯之盛歟。夫孝庸德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歸之庸德。則子思子作中庸之意大槩可推已。

問政章

中庸引哀公問政。爲繼體守文者言也。何言爾。曰就大孝達孝兩義推之也。魯文之昭也。哀周公之裔也。周公以親親尊賢之道治周。亦以其道開魯。凡載在周官者可攷也。顧何以親賢之外。更推爲五也。自唐虞降典以來。未之有改也。揭一親則一家之夫婦昆弟皆親也。揭一尊自有君臣以主之。即有朋友以輔之。也是故九經之敬大臣體群臣由尊賢而通推之也。子庶民。

中庸通義

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以次相及也。由親親以及之也。王者之尊親無外也。顧何以必始脩身也。非身則五達道九經亦無所麗也。脩身何以必資三達德也。蓋脩身以道不獨一仁也。非知無以知。非勇無以行也。知之一知也。成功一仁也。獨遺一勇何也。此非遺勇也。困知勉行。非勇不能也。此之謂脩身也。乃脩身復言誠身者何。脩之者誠之也。身不誠則百骸皆僞也。誠身必明善何也。善身之實也。身有善乃謂之實有其身也。明善而分之爲擇執何也。擇即知也。知也。執即行仁也。百倍之功。即勇也。愚必明。柔必強。此即知之一成功之一也。章內一言豫復言。

十一

誠明章

中庸論誠明。子思子所以教治天下者。起化於身之道也。性以始教。天下之教。未有不本於性者。也是故。聖人有此身。則天地萬物之理。於焉皆備。此所謂誠也。身既皆備。則於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見曉。此所謂明也。聖人在上。不恃聰明。而聰明。應知之用。無不見之天下。則以其實備此理。出而遇天下之民。物

盡性章

中庸通義

四十

於都稱盛際哉不然心志悖淫耳目贖亂雖才力足以驅駕一世亦以一人殘害一世之民物而有餘此亦誠與不誠能盡其性與不能盡其性之明驗矣顧論者曰善人百年王者必世今一盡性卽能盡人物參天地贊化育不啻速言之何也此非速言也正恐善人王者非至誠不能必世百年耳未有百年必世而不本之至誠者也後世治術樸茂莫過於漢漢自高惠迄於文景其間敦大之治悃悃無華積德百年並隆三代聯是故耳故治未有不由其誠者也

致曲章

致曲明也。知皆擴克之謂也。曲能有誠。明則誠也。克無不周。擴無不到。勝於四肢。發於事業。無非是也。此明著動變之所由極也。顧歷稽往古。至誠間世出。致曲不恒。有何也。則以或憚其難。或阻於勢故也。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尚矣。惜露臺之費。忍燒羊之飢。是曲而能致也。乃徵柔恭儉之德。至形之動靜。內而宮庭。外而邊鄙。無不從化焉。升遐之日。至遠邇哀慕如喪考妣。非甚盛德。亦烏能當此。號稱極治乎。若齊宣不忍止及一牛。是有其心。無其事。亦憚難所致耳。後唐明宗。雖有令德。亦能使年穀屢豐。兵革不用。而又限於偏安。此則有心而阻於勢。

者也。越數千年。如此亦不克多見。得非致曲極難。乃論治者猶往往以性反軒輊何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誠如神。天亦可使為人。用數亦可使為理。制是故洪水橫流。匪以禍唐。祥桑雉雖適。以與殷前事亦彰明較著矣。乃中庸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者。謂何蓋禎祥妖孽一誠也將興之朝。其君臣蚤作夜思。所以圖興者。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將亡之朝。其君臣事窮數極。所以召亡者。亦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此禎祥妖孽在後。而所以致興致亡者。則

在前也。即著龜之見。見以此也。四體之動。動以此也。皆不能載以偽也。不然。據其祥而祥之。據其妖而妖之。難極亂之世。亦有醴泉甘露。雖垂亡之代。亦有瑞草祥禽。或曰。此將來之符瑞。當時之妖孽也。然則善雖妖。妖亦祥。不善雖祥。祥亦妖。自非至誠精稜。精明合為一精。和氣冥氣合為一氣。亦烏能號稱如神。妙合於天人之際歟。

中庸言誠。又言道。言仁。言知。又言性。何多名也。非多也。一也。天命之謂性。人有性而仁知皆備之。謂誠。誠而時措之。之謂道。道則有始而無終。有始而無終。則自虧自虧。則不成。君子之道。於是乎鮮矣。故誠者自成也。合仁知而為言也。性之備德之全也。道自道合外內之道。皆自也。分外於內。剖一自而橫裂之。不能也是。故天生君子。以為天下也。對已而言。人為物對道而言。人亦一物。已亦一物也。無以異也。耳目同肢體。同心思。同也。君子有耳目肢體。先王政教取譬。始有源流。君子有心思。先王政教設施。始有作用。蓋物物皆實。則物物見曉。仁之所由行。知之所由徹也。性之大用也。道之所以達於天下也。誠者至此而後始

可以稱自成也。由此推之。禹之股無胈。脰無毛。非所以徇物也。已溺已飢。所以爲己也。雖知也。實仁也。秦皇之築長城。作阿房。非所以爲己也。屬物適己。祇以病物。并病己也。非仁也。乃以非知也。惟內不專己。而後已。得外不遺物。而後物得已。并得也。此堯舜禹湯文武千古之所以稱賢也。

無息章

大哉天乎。環地而上。其巍然而峙。鎮五方。柱八表者。皆山也。其涓然而流。浸耗天懷。山襄陵。皆水也。而地足以包之。其隤然下處。廣漠無垠。振四維。奠五嶽。安四瀆。皆地也。而天又足以包之。

中庸通義

夫其包之也。非形也。有這焉以運之也。千古以來。未有異也。其爲物不貳也。折之博厚高明悠久。累千百言而不足。約之止一不貳。而無費辭也。昔者聖人之法天以治天下也。亦若是已矣。蓋其法天也。法道也。道非他誠也。不貳也。大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必世之治。可以驗仁。其必世也。王者之精神無息也。百年之治。可以去殺。其百年也。善人之精神無息也。凡此者。皆法天也。盡累世之民物。總包於王者純一之衷。其博而無外。厚而無際。高而彌隆。明而彌煥。以此也。蓋德澤久。則所暨愈廣。所入愈深。薄海內外。光昭顯燦。莫禦如斯也。由此觀之。

自黃農迄今。帝王代興。神聖繼起。其間久道化成。功業與華嶽齊高。膏澤與河海同深。弘載與地同厚。自非法天行道。至德純誠。亦烏能制治若斯之盛乎。

發育章

聖人之道。天下之道也。乃獨歸之聖人。何也。蓋萬物於天地。千古自發育。而亦有山崩川竭。民物疵厲之時。百姓於禮儀。千古自知能。而亦有上陵下叛。法紀大亂之時。此無他時。無聖人也。此天下之道。所以必歸之聖人。所以待聖人而後行也。顧行者行之天下。本身微民之謂也。乃君子亦有不盡居上。不盡有道。

中庸通義

之時。至以明哲之知。爲保身之用。烏在其行之天下也。曰非此之謂也。君子之身。修德凝道之身也。時命大順。行於當時之天下。時命大謬。未始不行於後世之天下。孔子賢於堯舜。以此也。尊德性必由於問學。何也。是乃所以尊德性也。理必極其至。精功必極其至。密而後廣大。乃可致也。尋常日用之理。不遺而後高明。乃可致也。知日新而後。故乃可通禮日崇而後。厚乃可敦也。此發育峻極之內。凡昆蟲草木胎卵孕字之時。開落榮枯之候。君子所以必知禮儀威儀之內。凡典常彛則親疎貴賤之等。車旂服飾登降進退之文。君子所以必析至今三禮所載。禮器。

王漢王制月令諸篇爾雅所載羽毛鱗介。夭喬蠕動之屬皆可考也。由此推之。君子欲行道於天下。爲千載所待之人。而鮮問學宇宙之大。至不能名一物。經制之繁。至不能辨一度。明一數。亦烏足貴哉。

自用章

盛王不世出。聖人不虛生。其生也。皆有天下之責者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以創爲創者。堯舜是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沿禮。不襲樂。以章爲創者。湯武是也。凡此所謂不世出。不虛生者也。皆有爲於天下也。乃若孔子有聖人之

中庸通義

十九

德無天子之位。生當章而不章之時。此時欲有爲於天下。不獨不敢。且有不能。天旣不欲用孔子。又何爲生孔子。蓋有堯舜湯武。則聖人之道行。當時之時。王人不敢倍。有孔子。則聖人之道。萬古行而萬世之時。王人不敢倍。不然。繼周而後。豈無有繼世久遠。奸雄生於其間。以絕代之魄力。負絕代之才智。亂名改作。以亂天下者哉。周家王制。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殺。不以聽萬世奉之爲著。蔡則皆從。周一言之著。爲令也。然則天生孔子。實爲天下至今萬世之天下。猶遵時王同執。同文同倫之化。孰謂孔子虛生也哉。由此推之。賈生之欲改漢朔。改官名。易服色。非

也。漢文議讓未遑是也。王安石之新法。字說非也。卽張子厚并田之說。亦非也。一行之而宋幾殆。一幸未行。儒者泥古不通之禍。尚未深也。後之君子。慎毋以學術誤天下。爲世亂首可也。

三章

尊時王。一海內也。海內不可以無主。無主則亂。多爲主。則亦亂。從來海宇有混一之時。亦有分裂之時。職此也。寡過者何。非民之能寡其過也。我寡之也。當天下未定之時。名分未明。欲爲時王之爲者。何限卒次第。驅除而後。民乃曉然知此非可以智力爭也。率弭首以聽一王之制作。有敢狡然思逞以自取禍敗者。

中庸通義

二十

誰乎甚矣。尊時王。一海內也。前代帝王。時王方祀之繼之。師法之。乃當時之民。卒不敢是古而非今。何也。蓋是古而非今。盛世之民。不可有也。是乃時之蠹而亂之首也。考之而不謬。謂窮變通久之理。卽起前王於今日。亦當如斯耳。乃其子若孫。未始不在三恪之列也。其所尊。亦尊時王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張弛。閤闢。先天而天不違也。當時有亂名改作。倣擾天紀。以亂政者。殺尊時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慶賞刑威。吉凶與鬼神合德也。當時有假於陰陽。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尊時王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施事措功。因革損益。後有王者。必來取法也。

中庸通義
德亦烏能偁起受命而為政於天下乎
中庸一書。多言帝王特起奇創。功業神化之事。至洙泗之儒。上不列天子諸侯。下不列公卿大夫。乃中庸言能守必推顏子。能大必推仲尼。何也。蓋帝王建天地之業。仲尼立天地之德也。何以明之。凡人之所處。一時耳。唐虞於天時為春。文武於天時為夏。仲尼於天時為秋。堯舜之水土在唐虞。文武之水土在豐鎬。仲尼之水土在洙泗。顧時非秋。則春夏之美盡矣。保合太和。肇將來之始亨者。誰乎。道非洙泗。則唐虞豐鎬之盛不可見矣。山

祖述章

中庸一書。多言帝王特起奇創。功業神化之事。至洙泗之儒。上不列天子諸侯。下不列公卿大夫。乃中庸言能守必推顏子。能大必推仲尼。何也。蓋帝王建天地之業。仲尼立天地之德也。何以明之。凡人之所處。一時耳。唐虞於天時為春。文武於天時為夏。仲尼於天時為秋。堯舜之水土在唐虞。文武之水土在豐鎬。仲尼之水土在洙泗。顧時非秋。則春夏之美盡矣。保合太和。肇將來之始亨者。誰乎。道非洙泗。則唐虞豐鎬之盛不可見矣。山

中庸通義
者隨時取中可也
崩川竭。轉春秋一元之軸者。誰乎。時雍大定。萬物之並育不害也。揖遜征誅。道之並行不悖也。唐虞及周。小德之川流也。洙泗之濱。大德之敦化也。此非尊素王於帝王之上也。陽之復於剝。乃見歲之功於坎。乃成復之五。曰敦復。艮之上。曰敦。艮惟敦而後稱。艮稱復。亦惟艮惟復而後乃能敦也。坎居正北。稱勞亦猶是也。仲尼之時。後之時。仲尼之水。坎之水。仲尼之土。艮之土也。贊修刪定。集堯舜之成。維文武之衰。此仲尼之時中也。中庸不言仲尼之大。止言天地之大。蓋以天地之大通復。即仲尼之大通復。散為四時。合為一中。造化於此。分水土於此。莫也。學仲尼

廣知章

聖人之治天下也。非有四耳四目之異乎人也。其心思異耳。是故聖人非。廣知其聰明不足尚也。蓋廣以言其深。知以言其通也。即堯之所謂欽明。舜之所謂濬哲也。不然。還一人之聰明。於以殺天下有餘矣。烏能容非。躁則暴。烏能執還。臆敗度。烏能敬。變亂是非。烏能別甚矣。聖人之德之咸備也。既溥博而又淵泉也。無以聰明為也。深之又深。靜之又靜。而無可以言窮也。乃所謂時出者何。蓋聖人之治天下也。一事也。而容執敬別四時之

氣已備則衆德有並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或容或執或敬或別。四時之氣各專則衆德有各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時容時執時敬時別。四時之氣迭運則衆德有互爲出之時。是以聖人在上。薄海內外。一時民物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明並日月而威同雷。霆而信若四時。尊之爲神明。親之爲父母。豈偶然哉。大易之言。鼎也曰巽而耳目聰明。知巽之說而後可以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離照之用乃可不窮。不然聰明用事。卽韋布之學。且以爲戒。而況治天下者歟。秦始隋煬之天下騷然也。則聰明誤之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卒至海內虛耗。漢宣之刻覈少恩。令臣下

中庸通義

三

日救過不給。則聰明用之也。甚矣聰明之爲害。四德有能迭運者鮮也。

經綸章

甚矣天下不可以人治治也。彼一人此一人。兩相矯拂。則扞格而弗勝。彼之人一心。此之人一心。兩相揣摩。則牽強而弗合。故無耳目心思。不能以治世。有耳目心思。而世亦不可治也。何也。倚於人。運於天。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能經綸無所容。經綸也。愚夫愚婦之知能也。天也能立本無有所立本也。虛而不誦動而愈出也。天也能知化無所爲知化也。萬物得壯老死之常。

中庸通義

四

也。天也不然。倚我之聰明。倚我之聖知。燭亂夫婦之知能。柴柵自性之虛體。傲擾萬物之天紀。而天下遂以大亂。此非天下之難治也。治天下者之過也。是故自然者。天下萬物之理固然者。聖人起教之端。同然者。百姓與能之事。至誠之能不可見。見之於天下萬物也。肫肫其仁。合天下之萬情。皆歸於其仁也。淵淵其淵。澄天下之萬慮。皆湛於其淵也。浩浩其天。盡天下之萬形。皆囿於其天也。此至誠之能。求一聰明聖知之端不得也。德一天德治一天治也。昔者帝堯之治天下也。因人倫。而五品之親遜以敷。因洪水。而地平。天成之績以奏。堯亦何嘗以能見於天下哉。乃當時之經綸著。而天地之化育畢贊。彼誠以天德治天下也。甚矣天下之不可以人治治也。

衣錦章

中庸之書治天下之書也。顧古來治天下者常有。而天下之治不多得。何也。此治天下者之過也。綜覈名實。實怒紛然。申韓之治也。求治太急。天下之元氣愈傷。專事聲色粉飾。太平儒者之治也。求治太浮。天下之神氣不振。此二者皆日亡之道也。夫惟古之帝王。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操何術也。敬於不動。信於不言也。夫天下之民不可欺也。君志之。

地不能欺也。是故居其室。一言一動。千里之外。應之遠之近也。可畏也。言爲世則動。爲世法皆本於身。風之自也。可思也。守之潛伏之中。見之孔昭之地。微之顯也。可觀。雖然。然則然慎也。此制治清濁之源也。顧必本之淡簡溫何也。此聰明聖知之固也。使非同聰明聖知。則或躍然而見。可喜。或繁然而思。一遲或翹然而露其類。則天下之治必有受其弊者矣。若此者。皆非闇然之道也。闇之地。不見之地也。闇之功。不言不動之功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闇之至也。敬信皆民。微之又微。潛之又潛也。三代而下。歷二千年。於漢文見之。誦賈生之論。不馳志灼然可見。

王

之功何淡且簡也。對群臣。輒曰。卑卑無高論。守退讓之德。何溫也。乃當時朝覲訟獄。事無不治。耕籍祀先蠶。皆具禮儀。何理且支也。揆其德恭儉。出之天性。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則深宮不見之地。又何慎也。或曰。此黃老之術。勸威之意。恨少顧。賜張武之金錢。子吳王之几杖。尉佗去黃屋。貶帝號。句奴入寇。遣兵擊出塞而還。勸威亦何大歟。後世儒者尊古而卑今。於三代以下。事置弗道。令王者望虞夏商周。若隔世。不可追及。此亦儒者之過也。予故作通義而首論著於此也。不欲中庸之道晦於天下也。

論語通義卷之一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學而章

學者所以學爲人師也。所以學爲人君也。陶唐使契爲司徒。命夔典樂教胥子。此萬世教學之始。顧其事率操自上。自黨庠鄉塾有教。而其後有群聚州處之學。自通籍起家。必由誦讀。而其後有功名富貴之學。人知之。叔孫通之弟子有郎有金。餽隸富於子孫。人不知之。仲尼之門。顏空憲貧。鄭人譏爲喪狗。所以然者。榮名貴於天下也。孔子問卷言學。首以朋來則樂。人不知不

論語通義

卷之一

愼立說。亦以示天下後世學者止當時習耳。若名位之患。則弗當患矣。

孝弟章

刑罰教令爲治之末也。端本善則教化之基也。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其時仁風大可想見。揆其本在於敦睦克諧。三代而下。治莫過於漢家。文景之時。貴齒尚德。孝弟力田之詔。目下當其時。民親令長。比屋可封。法畏朝廷。邑門不閉。非明驗歟。

巧言章

巧言巧於仁者也。令色色取仁者也。忠如周公。恐懼流言。奸如

王莽護恭下士在當事者識別之耳唐虞之世亦有共驩亟於亟流決不少貸盛治罔玷得非幸有此耶

三省章

嘗攷元遣使求江南人材於謝枋得枋得答曰此地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亦不可得江南無人材也再攷漢諸儒梁邱賀匡衡輩一經授受歷數傳不失一時大儒多爲名臣枋得以杵臼與諸人並稱是有感之言漢儒能不倍其師說况自堅立以此推之無肝膽之誠者難受託孤寄命之責侵然諸之小者不可期乎遠服物之功學無淵源者終鮮樹駿流鴻

論語通義

卷之一

之業夫士而不欲以義行著也士而欲以義行著則制行結交師友之際可無恪歟

十乘章

人君之於天下蓋匪易矣一日萬幾動闔百世事何敢不敬令出乎身加乎民言何敢不信富國無弱貧國無強用何可不節死者莫生刑者莫贖人何得不愛大兵傷財大役傷穀使何得不時顧此行之平時易耳萬一兵荒交集可奈何予謂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帝天之命主於君心時事倥傯敬當愈恪廢興之際百姓與能顛沛流離信當愈明公私交困二簋可以用享凡

一切上供當節可知生趣已竭重刑且當未減凡一切小過當赦可知年飢歲疫卽大兵大工亦當暫且報罷凡一切亭軒臺榭當築止可知卽或興發之政不得不從權宜此不忍不節不忍不愛不忍使之之意亦無不信於天下子且以節用愛人兩者推之衛文公遷國楚邱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末年革車至三百乘唐用劉晏掌鹽鐵晏以先在愛人豫令各郡始見不稔之端卽奏聞蠲助當時亦國用粗足非明驗歟故王者萬世不易之道也

弟子章

論語通義

卷之一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天子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士庶人之子皆入大學孝弟必敦重本始也言行必飭慎脩身也樂群取友示與人也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教學文也黨庠有教教之以此朝廷升俊升之以此在周兔置野人皆可爲公侯腹心在漢孝弟力田諸科皆可舉賢良方正化行俗美治禁邪隆非以此歟

賢賢章

儒者支多質少居常飾忠飾孝飾信處變又分小孝大孝小忠大忠小信大信以文其不忠不孝不信喪己失節華競日長風

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嗟夫。古來曹娥女子。不知學也。而知有父。近日西湖樵夫。不知學也。而知有君。所以國家用人士。君子立身。皆當務本。與其采時髦之春華。不若取古道之秋實。務使人敦典彞。士尚風節。斯足術耳。不然。黨庠術序。雖日習文章。奚益乎。

重威章

學者多言器宇。器有所載。貴厚。宇有所藏。貴沉。禮以無不散。儼若思。安定辭爲安民之本。君子之學。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皆其承載。乃以一不厚不沉之器。宇當之。豈有幸哉。浮誕以自喜。恃

論語通義

卷之一

四

已以凌物。文過而飾非。鬼躁鬼幽。不獨何晏鄧颺之徒。見絕於君子。卽禰正平積叔夜。亦豈善世之術哉。

慎終章

周末去古未遠。醇風已散。讀素冠之詩。亦可樂見。曾子慎終追遠之言。亦猶之乎爲仁之本之論也。後世官車晏駕。勉習哭踊。山陵甫畢。懸樂已備。當是時。雖郡設中正之官。與舉孝弟。而民俗日衰。古道不振。非以此歟。

聞政章

戰國之士。廷見諸侯。皆能立譚取卿相。孔子聞政。止能得於一

時。皆接之間。論者曰。聖人之德。藹吉可親。謀王斷國之才。或未之見。及觀儀秦之輩。得君行政。求之說居。勝車裂逐死。亦惟工於求者居多。然後知聖人不可及。已後世一二廷見之士。一則於當時之君。責備太過。一見便矢痛哭流涕。或失溫良。一則自待大高。朝廷待之如待神明。輒當設壇問道之禮。或失恭讓。雖去戰國之士。有間。然卒不得與聞時君之政。豈不幸哉。

父在章

父在。觀志。爲己。不得行也。父歿。觀行。爲己。所得專也。三年無改。爲其父之道也。由此觀之。政如孟獻子。莊子以不改爲賢。德如

論語通義

卷之一

五

周厲王宣王。以必改爲貴。狹小前人。漢武因非。令主。借名紹述。熙豐豈是歷朝。乃若廣平之立。君子非之。新恩之呼。卒召禍亂。以肅宗此時。上皇駕始西行。太子玆此時。寧宗猶然臨御。蓋皆父在故也。然則人子。處欲觀之時。任幹蠱之責。其時其地。可不審歟。

禮用章

漢士依倚道義。遂至刻情修容。晉士風流相尚。並致大閑。亦毀兩者異觀。亦更相笑。總歸於矯枉太過而已。由此推之。拘咫尺之脩者。當明自然之數。賤曲守之誼者。當嚴名教之防。以和行

禮家人無嗃嗃之傷。以禮維和。婦子鮮嗜嗜之失。先王制禮。豈以強人也哉。王弼何晏。誠罪浮於桀紂矣。

信近章

有言不踐。行未全也。卑疵負疵。志未得也。亂萃無常。乎不終也。苟求其故。皆失之於初而已。是以君子時勢未審。未便以肝膽許人。尺度必嚴。不敢以嬖阿失節。所交必慎。不敢以比匪貽訕。豈過慎哉。侯嬴之刎項。潘岳之望塵。文若之殺身。志趣雖不同。其失則均矣。古人寧杜門不出。寧絕交。蓋見此已。

安飽章

論語通義

卷之一

六

自甘澹泊。修士之常。實詣虛心。進道之則。以此言學。猶有非士之好者。則他日田宅之謀。瘞曠之誚。執拘之累。又何能自免也。是以君子寧藜藿不飽。環堵蕭然。敦勉力行。不長華競。時就高賢。考鏡得失。良有以也。求之聖門。簞瓢如回。陋巷如回。不情如回。問不能問。寡如回。庶幾近之。其他則未易語矣。孔子曰。可謂好學也已。蓋難之也。

貧富章

執鞭不辭者。貧窘之士也。策肥衣輕者。富豪之子也。按其大畧。歸於所處而已矣。乃古人必以無詔無驕為賢者。蓋論其心耳。

心苟見貧。則不樂。不樂則詔。即百切磋。不能去心。苟見富。則不好。禮不好。則驕。即百琢磨。不能去心。貢之所謂斯蓋指心歟。馬融悔拘咫尺之脩。戚不貲之軀。遂改節應。隨以恣奢樂之性。則無詔往。詔且旋來。無驕往。驕且旋來。且勿論樂與好禮也。融博通經籍。詩三百篇。皆有注疏。豈獨於衛風不解。止無柰此心何耳。然則君子處貧富之交。自非心有獨得。見大心泰。雖學詩三百。奚益乎。

不忠章

論語通義

卷之一

七

鼎有實。慎所之也。良賀謂衛鞅由景監以進。所以不善其終。可謂特識。苟文若身往從操。又拒董昭之請。觀其言曰。曹公本興義兵。匡復漢室。則不知操極矣。卒之身死名損。揆其所以。始於急人知耳。易曰。知幾其神乎。是以君子應人之知。擬足而投。擇地而蹈。非過計也。靜躁巧拙。孰得孰失。其所係蓋非淺矣。

論語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爲政章

以子觀五季分裂之世。曷嘗無政。但其主非怠荒。王綱失馭。則嚴刻致四海離心。所以東西南北向背不同。卒難合一耳。唐德宗初政。稍能罷貢獻。縱馴象出宮。女臨淄軍士投兵。嘆明主復出。憲宗於藩鎮稍處置得宜。便能使王承宗歛手。削地星共之。說非明驗歟。由此推之。政者人君綱維天下之具也。如天之有五緯。德者人君之運綱維者也。如五緯之有天樞。天樞轉則五緯皆旋。不則機槍時見。列宿非逆行。則失次。德運則綱維自振。不則皇靈不暢。非綱解則紐弛。豈分毫爽哉。後世西晉失德。徵象上見太史奏金木水火土五星縱橫於天。時則八王五胡。先後雲擾。黼展帝座。蓋呼吸相通矣。

三百章

六經皆有可蔽。如易之陰陽。書之一中。禮之一敬。樂之一和。春秋之尊王。可蔽者。率顯若詩之三頌。各述祖德宗功。二雅則載朝覲祭享。登歌贈答。以及國家治亂。物候盛衰。人倫常變。十五國之風。各紀士女貞淫。風俗奢儉。勞人愁苦。怨女詠歌。其事不

一其言各殊。後世至指闕雖亦屬淫詩。總之不得大旨之所存耳。孔子特揭思無邪以蔽全經。然後知治亂貞淫皆托始於人心者也。於無可約畧中。約畧其旨。然則讀詩三百。猶不能防其心於治亂未判之先。貞淫未分之始。亦奚益乎。

政刑章

事功殊時。非腐儒所聞。歷覽後世。條教明。法制審。則治紀綱廢。法度不立。則亂處叔季之世。尚欲遠言德禮。似乎迂濶難行。顧子謂孔子之言不謬。何以知之。卽以後世之刑政知之。蓋飭法謹度之朝。其時之君必多精明。無敢自卽匪曩其時之刑政必

論語通義

卷之二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多簡易。亦無敢煩苛。敗度。漢家王霸道雜治。宋室法制亦多仍。漢唐故事。乃文帝之恭儉。仁宗之仁恕。致治之隆。幾比成康。以此推之。刑政而離德禮。則亦秦始隋煬耳。若唐宋之季。並刑政亦無尚敢曰刑政非所貴乎。

志學章

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卽矩也。曰未可難之也。孔子敘不踰矩。必於七十之時是也。子貢謂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以耳用淺。天性深也。乃孔子敘耳順於知命之後。何哉。卽此推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事物當然之矩。卽於此在焉。第未至於

立則識且未定。即求聲入心通。尚不可得。況施事措功。動即不踰。若斯之至當乎。故詩書六藝。皆我性也。性之所命。則皆天也。志學以後。事事學天。不惑耳。順後天奉時。從心不踰。先天不違。下學上達。揆之初志。寧有異乎。

無違四章

守禮慎疾。問安侍膳。孔子與孟懿子孟武伯子游言者。皆禮也。顧以此為孝。人猶可強。若誠於中。即形於外。見於已。即通於親者。惟色。論色之常。和氣婉容。似矣。顧以擬望孩而笑。則難徵。色之變。涕泣隨之。似矣。顧擬呱呱而泣。則難一有所強。啼笑皆非。

論語通義

卷之二

三

豈特嚴恭敬恪。非所以事親哉。由此推之。夫惟兢兢慎疾。無遺親憂。斤斤守禮。無遺親累。依依朝夕。又無令親見我。問安侍膳之跡。親愛亦愛。親喜亦喜。則隨其所處。皆見色之時。皆見色之地矣。又奚必矯情飾貌。父母之前。乃為善乎。

不違章

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有五。首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故觀於孔顏之授受。一觀諸生物之天而已矣。易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言物之蒙昧未明也。愚之意也。又曰。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發之意也。顧足發之意。尚未有似及觀。

之繫辭曰。生生之謂易。而後知顏子之發者。孔子之言也。而所發實不止孔子之言。糟粕神奇。變換不測。一言既領。萬化生心。烏知此之仍彼耶。彼之非此耶。以此証足。庶幾似之耳。

視其章

高明用晦。忠孝蒙垢。詬厲交至。均所不辭。揆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乃有恐懼逋逃。至犯大惡。身無所歸。至冒不韙。揆其所由。實出不安。察之正別。有法。遂可不舒究耶。時無仁人。漢據李陵。均負大慝。由此推之。天下有矯情之畸人。亦多負寃之臣子。正直忠厚兩者。不可偏廢。一察所安。長嘆歎歎。不能自己矣。聖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四

人豈專欲索隱鉤深。以窮天下之情也哉。

溫故章

故者。新所藏也。新者。故所引也。六經不殊。知解各異。日引日新。所藏固無盡也。以此待扣。左右逢源。尚有竭乎。後世鵝湖之學。專主良知。一時函丈幾滿。此果有日新之境。可証乎。抑無日新之境。可証乎。憑空之理。非殆則鑿。故溫故之說。勝也。

不器章

器者。君子之用也。不器者。君子之心也。是故。衛鞅誠王霸之器。惟自見為器。急於用其器。竟至殺身。王介甫誠有用之器。惟自

見爲器。偏於用其器。遂至害天下。管夷吾誠天下之器。惟自見爲器。小於用其器。遂至鍊鑪而朱紱塞門。而反玷故君子無其器。天下何所利有其器。又竟無所利於天下。由此推之。夫惟才如周公。而又不吝吐哺握髮。斯乃道德恢闔。天下社稷蒼生咸利賴之矣。

先行章

六經皆古人之言也。書二典紀唐虞之事。止史臣之敘述其君詩三頌美殷周之德。亦孫子之贊揚烈祖。然總追述其行事。無溢美之言也。後世浮誇之士。口頰之間。幾衆美咸備實按皆非

論語通義

卷之二

五

已所能行。嗟夫。有其言。無其事。當世之人不可欺也。其言是其人非後世之人。獨可欺乎。世間有志竟成。如耿弇有幾。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先後之際。可不審歟。

周比章

太易之言比也。於五曰顯比。此周之說也。以陽德爲主。顯顯然揭日月而行。於四曰外比。此不比之說也。以四雖陰。獨近於五。予子然獨外其黨而行。於二曰比之自內。此轉比爲不比之說也。以二處群陰之內。獨應於五。獨能於群陰鋼蔽之中。絕其類而行。至乘承應皆陰之六三。則曰比之匪人。五狗五木八關十

六子紛紛至矣。子嘗即是上下千古。見古來如四之外比。二之自內間亦有之。如漢中官呂強是已。若五之顯比。從未多見。司馬公范孟博諸人。吾猶病其意氣未泯。既有意氣。行事未必皆陽。顯比寧可得耶。此可見從來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一按其所與孰爲陽。孰爲陰。則大較觀矣。君子之心。如日中天。昏夜之間。尚有人品耶。

學思章

陸子淵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此其說專主思。朱元晦祖格物致知之說。此其說專主學。顧主思之弊。所謂殆殆之弊。什九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六

主學之弊。所謂罔之弊。什一。所以然者。實之勝乎虛也。莊周曰。黃帝遺元珠於赤水。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師曠索之。又不得。乃使象罔。象罔乃得之。蓋善喻也。象罔之得。竟在於離朱師曠兩竭之後。耳目之功。益可忽乎哉。朱陸之得失。於此可辨矣。

與端章

柱下史與孔子同時。按史記孔子適周問禮。則老聃正一多聞博學之士。佛教周時未入中國。楊墨亦在戰國之世。此與端竟何指乎。蓋古今之理。源同而異流。孔子之後。西河之教。已與顯孫師言偃不同。則他可知。當時子桑戶原壤之流。偏得老子齊

生死曠達一說。後世王弼何晏之徒。遂極明自然之旨。一時清譚卒至禍。晉攻之爲害不既烈歟。

是知章

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食肉不食馬肝。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實多。若必一一知之。本無是理。乃若山海有經。齊諧志怪。其中傳會必多。入而問心。不免自欺。出而酌物。不免欺世。爲害於天下。固非淺鮮。顧何以獨呼子路言此。蓋自欺之病。中於聰明者半。中於剛愎者半。明於是知之說。則耳目見聞之間。未始無戒欺求慊之學。高明之士。可自誤歟。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千祿章

多聞。聞古人之言。多見。見古人之行。聞見皆得之古。而復有疑殆何也。蓋天下之事。有言之於古。則可信。言之於今。則可疑。自古人行之。則爲安。自今人之行。則多殆。者非其事。古今有殊。蓋時與地異也。乃既闕而又自餘。可慎何也。蓋凡天下之言。天下之行。有時地值之。則爲當。可時地不值。卽爲餘。者非古人果有剩說。果有旁行也。白我今日不值。卽爲剩。卽爲旁耳。古之俊造。言揚行舉。率由此道。豈有異哉。予嘗卽是推之。今日制科雖與古殊。然闕慎之道。亦未始不備。先輩闕慎。非六經極醇者。不敢

據人。爾時在廷。言坊行表。樹立各有可觀。近稍濫幅矣。而士用輒不效。幾疑科舉爲可廢。亦闕慎之道未講耳。嗟夫。天下事何事。乃以一或疑或殆之學。嘗試當官。其用輒不效。豈顧問哉。

舉錯章

治天下有道。舉與錯而已矣。服民有道。民所欲舉者。舉之。民所欲錯者。錯之而已矣。堯舜之世。亦有孔壬。唐虞之治。萬古稱盛。苟求其故。亦惟夔龍在朝。四凶在野而已矣。顧論者曰。言舉錯於唐虞易耳。言舉錯於末世實難。議論相激。一廷之上。此夷彼蹠。議論互變。一人之身。朝夷莫蹠。亦烏有定據哉。予謂議論紛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八

紘必有自起。毀譽日至。審其由來。阿大夫事不治。雖譽亦烹。卽墨大夫事治。雖毀亦賞。則枉直清議論。并清以斯舉錯。動拂人性者鮮矣。故服民誠有術也。

敬忠章

皇度必飭。以自修也。而民則敬。慈孝必篤。以自盡也。而民則忠。矜嘉必至。以廣恩也。而民則勸。顧人主出入警蹕。尊嚴若神。易耳。讀法飲射。繼以弓旌。易耳。乃若重泉永隔。則待庶老。可知望歸。徒傷則待臣民。可知當漢征和之時。丞相屈釐謀立庶孽。將軍李廣利以師降匈奴。宋紹熙之間。歲幣日輸虜廷。卒無有人

發一策出一騎。爲國家奮死力。臣下不忠。莫此爲甚。揆厥所以。武帝光宗。能自追其責歟。以此推之人君。所尤難得於民者。忠耳。作忠之術。豈必問之民哉。

孝友章

昭公乾侯之出。齊欲納之。不得。晉欲納之。又不得。卒使昭不得正寢於公宮。季氏之罪。可勝誅耶。乃讀孔子引君陳之辭。責季氏之意。少責定公之意多。豈定公利昭之出。利昭之死歟。非也。定之立。魯人立之也。使定於方立之時。東向而讓公爲西向。而讓公果公責。卽不然。於既立之後。聲罪致討。伸大義於天下。不亦可乎。乃計不由此。是終臂之謀。卽不必有。若無兄之心。亦不幸而有其助矣。春秋於定之卽位。必俟昭喪歸。乃書則孔子不仕之意。亦可槩見已。

輓輓章

後世之士。以反覆爲多智。以滑稽爲通才。官非此不高。金非此不多。視碑礪守信。不啻如蓬除風。施輓輓之喻。似非通論。嗟夫。此特見今之朝市耳。夫朝市安可爲常哉。誠使平心而觀。今古之常道。失信之人。內而家室。則妻子不可行。外而州里。則比屋不可行。今日所爲。明日不可行。此地所爲。彼地不可行。彼朝市

論語通義

卷之二

九

之人。視一官爲傳舍。以一廛爲蓬廬。卽不可行。彼亦不顧耳。非行之而無不可也。輓輓之喻。豈謬也哉。

十世章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禮行乎其中矣。禮行其中。故文質相環。奢儉迭變。而損益生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三代而後。漢之視周。猶周之視殷。殷之視夏也。漢興。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皆乘牛車。豈非承周文勝之弊。至於此耶。及文景之間。海內殷富。娼優又且后餘。由此推之。凡一代之興始。乎儉。常卒乎奢。奢之始。爲僭。無尊卑貴賤之分。奢之極。則窮。遂不覩有君臣父子操損益之權者。繼起於其間矣。是故損者前之往而誦也。益者後之來而信也。往來不窮。誦信相感。故觀於損益而後知物不可窮也。已孔子謂百世可知。非以此歟。

非其章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有他哉。不貪福。不避禍而已。王欽若。出守天雄軍。閉門修齋誦經。此無勇爲誦。亦特甚總之。禍福之心。太明。非惑則餒。於求其類。士人居多。夫子意中。豈無所指歟。若范滂慷慨赴死。不祭臯陶。韓愈諫迎佛骨。謫居嶺海。顛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十

陪磨悔真振古人豪已

論語通義卷之三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八佾二章

禮樂者。先王所以率人事神。消惡作則。爲治於天下之具也。是故上下相安。民物咸熙。而禮樂作焉。朝廟燕享。升歌贈答。而禮樂行焉。當其時。天子無失德。諸侯卿大夫鮮過舉。故足術耳。魯有三家。不仁甚矣。歌雍舞佾。令人心憤。伶官皆去。樂署一空。令人心悲。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謂此也。樂記曰。凡樂之聲音。皆由心感。三家之庭。粗厲嘒殺之音。作人

論語通義

卷之三

心憤懣矣。亦烏觀所謂導和宣鬱。消惡作則。爲治於天下者乎。

林放章

禮者。先王所以使天下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也。顧有本焉。穀粟爲飲食之本。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蠶繭爲衣服之本。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女工害。則染盛黍稷。黼黻文章。無所自出矣。尚安能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哉。夫飾牆置罍。設旒設披。所以明衰也。而亦有不得爲悅之時。以此推之。奢近禮。而反足以晦禮。儉非禮。而反足以生禮。然則聖人之治天下。舍課農桑。而遽興禮樂。猶本實先撥。而求枝葉暢茂。此實難已。林放之

問國家之治亂民物之盛衰莫不由此顧不大變

有君章

周末之時列國諸卿群習於奢奢則僭僭則犯上相率專擅擅則逼逼則無君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弑君者凡一十有七其間竊邑與政者又不勝紀以視西北諸夷無文章名物率隨酋長逐水草畜牧東南諸夷率尊舊姓有朝委裘不亂之風烏可得哉孔子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吐瀝之辭亦實辭也

泰山章

論語通義 卷之三

祭有法祀典是已祭有義禮意是已祭之禮實本於此考之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不在其地者不祀大夫祭三祀不在祀典者不祀泰山魯之望也季氏之旅為魯君攝乎抑自矯舉以祭乎揆之於法揆之於義真無所本無所本而祀之季氏直為邪耳為邪欲何望耶

無爭章

按射禮三揖而升以序射也三揖而下射已畢事也三揖而飲示罰也若此者凡以教讓也先王蚤知天下後世弘矢之利既與有其利定有其害故以禮柔之若此也予為備悉其善在泮

巧笑章

之士克廣德心一也萬一有事卿大夫出當一面雅歌投壺二也其或功成在泮獻賦讓讓未遑號稱大雅三也若夫後世所患則亡矣在上不疑雲夢不必東遊在下不忌檻車無虞西入皆一讓為之也弘矢有其利無其害夫非先王之為教至善歟

論語通義 卷之三

卿大夫聘問隣國而後禮行於贈答後乃歌投桃報政中心貺之之詩故詩之歌以為禮也禮之設以稱事也皆其後者也昔甯武子聘魯魯饗之為歌彤弓湛露武子不辭亦不答謂非其質也由此推之六經之旨皆維世教若視以為文則皆繪事耳君子可不既其實歟

支獻章

言夏殷者何喻周也言杞宋者何喻周之嗣王也其不言周而言杞宋者何諱之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故府非無文有司失其傳雖有也無也當時非無獻

耆舊率在野。其有也。乃無也。尼山之布衣。不學之中國。而學之四夷。應一代之典章。胥淪草莽耳。曰。足則吾能徵之。蓋隱辭也。若使文獻果足。則人人能徵。奚待孔子哉。此刪定之所以不能已也。

既灌二章

周之禘。禘后稷。配以文王。從武王行之始也。魯之禘。禘文王。配以周公。從伯禽行之始也。名雖同。制亦稍異。且賜出成王。何傷乎。孔子之嘆。蓋嘆不禘於公之太廟。而禘於群公之廟耳。若昭之初年。禘於襄公之廟。是已禘非其地。魯事誠非。又況跛倚而

論語通義

卷之三

祭且重其悲乎。

如在章

思其聲容。思其笑語。思其嗜欲。此如在之誠也。豈代祭者所能攝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此推之。從來國家祭祀。多遣官行禮。以乘輿出。法駕事煩耳。顧在群祀。猶可煌煌郊廟。是為何地。而亦以氣類不親者代之乎。孔子尼山一布衣。於祭法祭義。無不克盡。孔子誠萬世之師已。

與竈章

與公位也。五祀之主。咸合祀於斯。於此行媚。其事顯竈私位也。

老婦之祭也。尊於盆。盛於瓶。於此行媚。其事陰。王孫賈以此諷孔子。蓋欲孔子昏夜之投耳。嗟夫。人臣所言公。則公言之。朝廷是已。所言私。則人臣無私言。顯背朝廷而行媚。一室後世楊伯起猶能畏之。況孔子乎。孔子稱天亦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雷霆所擊。無幽可逃。賈能欺朝廷。能欺天乎。聖人著戒如此。後世猶有媚竈以行其私者。卒之敗露罪譴。莫逃孔子無所禱之言。亦既驗矣。

周監章

古今來國家之興。常始乎質。卒乎文。及邇之周。不然。創制之始。

論語通義

卷之三

五

卽稱郁。蓋漢唐之興。皆有驅除。卽殷之興。尚十一征。兵火之餘。不得不質。周無是也。孟津一渡而後。隨放牛歸馬。其制禮作樂。粉飾太平。亦其時則然耳。監二代。止監殷也。殷因夏禮。周承殷後。卽一竿一勾。一冕一鞞。四代之禮。畢備於二代。又奚遺乎。從周者以此。蓋尊昭代。亦論世也。以此推之。士不通古今。亦烏能尚論百王。考鏡得失也哉。

太廟章

凡稱太者。前乎此之名也。魯自伯禽以後。群公皆有廟。獨周公於魯為百世不遷之祖。故稱太以別之耳。卽齊之於太公。衛之

於康叔皆然。不足異也。獨是器數之多寡。儀文之煩簡。則不可不辨。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君子入廟則思敬。析其義。覈其數。以無或失。則誣焉。臣子之心。不更安乎。每事問之意如此。故孔子曰。是禮也。知此說者。則歌雍舞佾。不當在季氏之庭矣。

主皮章

鄉社禮文曰。射不主皮。孔子釋之曰。爲力不同科。正欲隨才造就耳。顧獨推爲古道者何。蓋春秋之時。正文武分途之始也。越二十年。魏用吳起。以善戰特聞。自後學宮習射。遂視爲旁事。不

論語通義

卷之三

六

列正業。天子之卿。侯國之大夫。入則凝。弼出則壯猷。遂不可復見。故孔子低徊其際。不覺有深情耳。嗟夫。豈知此後兩途。遂如陰陽之分。必不可合也哉。

告朔章

行一禮而三善備焉。則告朔是已。願自天子尊尊也。告諸祖廟。親親也。而且因之以聽朔。治民也。春秋於文公六年閏月書不告朔。猶朝廟。猶者。蓋未敢盡廢之辭也。於大禮欲廢之時。猶未敢盡廢。則周靈之在人心可知已。愛禮之意。孔子其在斯歟。

盡禮章

李愬入蔡州擒吳元濟。復橐鞬出迎裴度。度避之。愬曰。蔡人數十年不識上下。願因公示之。使知尊朝廷。以此推之。禮有能盡之孔子而禮明。盡禮有議論之時。人而孔子盡禮之心。亦不晦。他日作春秋。不辭罪我。非厥旨歟。

使臣章

孔子之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古今來君使臣者多矣。有君下交於臣而治。有君必不委轡於臣而亦治。然則禮有異乎。曰。有。蓋人君之於臣。如天之於地。成化育。則下濟而光明。別尊卑。則元黃不易位。東風則解凍。霜隕則草死。主和主辨。惟時所用耳。

論語通義

卷之三

七

其言臣。則曰。臣事君以忠。古今來臣事君者亦多矣。當平世。以都俞吁咈爲忠。當亂世。以蹇諤盡節爲忠。忠有異乎。曰。否。蓋人臣之於君。如地之於天。天煩地以施生。地不敢言勞。天子地以功名。地不敢自。有崩竭。亦有時。順簡則靡。易處常處變。總一自盡耳。顧定之時。君臣實難也。孔子之所謂忠與禮。蓋亦有匡時救弊之意歟。

關雎章

喜怒哀。治天下之具也。其用顯。王者喜怒哀。正足以綱紀四方。哀樂者。化天下之具也。其用微。王者哀樂正。足以宣通萬物。文王

化及南國而究其始。實自宮闈。今考闕雖鐘鼓琴瑟莫不靜好。反側輾轉亦匪幽思不淫不傷哀樂正矣。當其時江漢汝墳風俗榮嘉。士女靜淑。非以此歟。由此觀之。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主於妃匹之際。性情之用。熾恩之間。可不慎歟。

問社章

按哀公之時。亳社災。故見宰我問社。亳社。殷社也。昔者武王之克殷也。殞其社於侯國。使爲冢土而又屋之。以示戒也。今魯之亳社災。不無殷鑒之意。據宰我三代各有所樹之說。考之周官尚書。非盡無據。古者戮人於社。使民戰栗。亦非臆說。顧人臣之

論語通義

卷之三

進說於君也。陳古有據。不如因事納規。宰我之說謬矣。樹威不足維管。嗜殺殘百姓有餘。孔子責之。豈過也哉。

器小章

功高守約。非以自損也。其所受者閼也。才大守冲。非以明謙也。其所存者厚也。器歆則覆。器小則盈。豈顧問哉。管子天下才也。處必危之地。居不賞之功。乃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志氣盈溢。所以居功者則未善矣。漢蕭何佐高祖定天下。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產。猶不免來漢高之疑。仲亦危矣哉。所幸者桓公之時。尚非烹走狗時耳。

語樂章

孔子以翕純嘽繹論樂。其淺人人可知。其實樂之精微已盡。樂記曰。氣盛而化神。則翕之謂也。情深而文明。則嘽之謂也。合同而化。則純之謂也。流而不息。則繹之謂也。一樂而天地之化。人物之性。無不備焉。獨一聲音之道已哉。歷稽先代。季札嘆鄭聲其細已甚。則不翕。萬寶常嘆隋開皇之樂淫厲而哀。則不純。燕丹鼓筑於易水之上。變徵變羽。則不嘽。王令言嘆大業之樂。官聲往而不返。則不繹。當時小之其國。削弱大之卒至滅亡。樂之所闕。豈細故哉。自非人君發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鮮克及此。

論語通義

卷之三

九

故樂者。有國者之所至慎也。

儀封章

天生孔子。非爲春秋也。何以明之。三代盛時。道人以木鐸徇於道路。皆在孟春。時則天王布政教於邦國都鄙。於都盛際哉。迨至春秋。世衰道微。師道不立。揆其時有似莫秋。當時之人心。有似長夜。急嘔之不溫。疾呼之不已。孔子亦惟有俟千百世而已矣。秦火之後。尚有六經。非木鐸之靈。至今在耶。

韶武章

凡樂之辨。辨之於美與善而已矣。美與善之辨。辨之於聲與容。

而已矣。顧亦有各見者焉。有互見者焉。如韶之載於尚書者。曰拊石搏石。其音可考。其容未備。孔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則當時聲容皆備可知。若武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載之樂記者。其容已盛。及考其聲。他無可見。且將淫及商。實有不及事之意焉。由此觀之。聲被文德。容著武功。此各見者也。其聲和者。其容必簡。而文其容猛者。其音必賁。而厲此互見者也。美與善卽各舉其一。已可互見。不然。尚書於舜樂止敘其聲。孔子與賓牟賈論武。獨詳於舞。豈各有所闕。遂遺之耶。論世論德。其法大備。聖人之心。千古如見。蓋在此已。

論語通義 卷之三

居上章

居上不寬。棘猴而冠耳。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僂僂登塲耳。漢明帝自起撞卽終爲盛德之累。知子執玉高。魯定公執玉卑。近替近疾。君子已蚤知之。漢昌邑王哭臨偃蹇。宋義符居喪淫戲。無度滅亡方且隨之。可不戒歟。是以君子寬洪雅度。喜怒不形。承祭見賓。周旋必飭。親喪蹕踊。瘠毀骨立。非直爲觀美也。居上之體固如斯耳。

論語通義卷之四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里仁章

古先王之治天下也。各安其地。各習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時之民止有安愚。中古死徙無出鄉。友望相扶。淳風猶可想見。其時之民不必用知。後世政猛如虎。無可徙矣。襁負而逃。又著遷徙之令。其時知愚兩無所用。有仁里可擇。猶就三代中晚之間言也。群聚州處。言孝言慈。被服成俗。素絲之質。誠宜慎所之矣。

論語通義 卷之四

約樂章

貧賤之人。馳思富貴。富貴之人。頓忘貧賤。嗟夫。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榮華可羨。漏盡有期。揆茲兩者。皆有所不安矣。是以仁人任運。知士達觀。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鼓琴。安若固有。無他。心有所獨得也。不然。夜眠斗室。忽想乘軒。日食萬錢。猶難下箸。斯則萬行皆苦。彼此難居矣。雖有安利之說。亦烏能爲此人救藥乎。

好惡章

凡好惡之難。非好惡之難。能好惡之難也。心爲私蔽。一遇賢否。

見確則難心爲私溺。卽有賞罰。行之堅決則難。以我用好惡。則偏不爲強。戾則難。我爲好惡。用則愚。不爲中變。則難。甚矣好惡之難。難於仁也。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亦心爲私蔽耳。所以他日延齡相。陸贄後疎。君子小人。畢竟旅進旅退而已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非謂此歟。

志仁章

千里戒途。始於足下。祝轅之始。燕越背馳。士君子濁其質。清其文。不能也。前爲夷。後爲賊。不屑也。荀文若有清操。又往從操。馬融欲居貞。卒應鄧。隲內與外殊。前與後殊。仁與不仁。懷疑莫辨。

論語通義

卷之四

二

蓋亦其初志不定耳。天下有心既確有所之。而其跡猶疑中立者哉。

富貴章

砥礪無素。不可問之一朝。患難靡渝。正當視其平日。論者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揆其得名。忠孝之號。仁人之稱。皆非可旦夕襲也。歷觀往古。宋厓州之難。張陸諸君子。顛沛造次已極。乃當時矢死靡他。負帝入海。浮屍至十餘萬。邇之漢唐。末祚殊大。不然。及考史冊。見桓靈之間。德順之際。當時在朝在野。於貧賤貴賤之間。絕不見有一去處分明。君子蓋所由來者漸矣。以此

推之國家砥礪名節。要在獎廉。平時少謀田問宅之人。臨難自多慷慨赴死之士。是故古人孤竹不處。採薇乃歌。無他。其去處明也不然。萬鍾不辨。而欲舍生取義。此實難已。古人之名。豈成於顛沛造次之時哉。

好仁章

仁之道廣而難悉。揆其大者。不過忠孝而已矣。故不忠不孝之名。此亦人之所共惡也。身卽匪彘。指爲窮奇。指爲莽操。誰則受之。以此推之。好仁惡不仁。此亦天下好惡之大端已。乃所謂用力力足何也。予爲悉之。古有桐宮既歸。還政請老。流言既靖。卒

論語通義

卷之四

三

莖於畢。此以力足爲足者。若伊尹周公是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利鈍成敗。皆所不計。此不以足不足分念。而力足者。若諸葛武侯是也。有謂賊滅則觀天有期。賊在則還朝無日。此慮不足而力足者。若裴晉公是也。有謂臣力竭矣。自分一死。積薪自焚。喋血巷戰。此力已不足。而以一死自足者。若張巡卞壺諸君子是也。用力力足。非明驗歟。故仁者性之理也。好惡者情之用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亦彰明較著已。

觀過章

桐宮。初起。後世遂降典山陽。破斧與歌。後世且禁門喋血。觀過知仁。孔子之論。亦大可畏。不知必於其黨人已分矣。苟非其人。路人知之。又何必觀大過人之事。非常人所行。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可不戒歟。聖人之言。不欲使天下忠臣孝子。冒不韙之名。亦不欲使萬世奸臣賊子。竊仁人之號。辨之固宜。蚤辨已。

聞道章

古來忠臣孝子。義士烈女。臨湯赴火。不辭彼誠有所見也。君子爲學。患不聞道。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求其大畧。歸於有所見而已矣。無所見。蚩蚩之民。同飲同食。有所見。則自鴻蒙迄今。前死

論語通義 卷之四

四

者。千古如斯。後死者。千古如斯。此心。千聖同符。烏有異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爲罔生者。鞭策之辭。非齊彭殤一壽夭之辭也。

志道章

蔡澤躍馬食肉。功業卒能有立。文文山性豪華。平生奉享甚厚。大節千古可欽。端木賜聖門高弟。衣冠劍佩。結駟連騎。孔子未始非之。衣食即不惡。庸何傷。所患耻惡衣惡食耳。外若高寄神明。內卑內外之間。清文濁質。揆其所起。終歸汙下而已。孔子曰。未足與議。豈過也哉。

適莫章

大易之贊龍德也。曰。確乎其不可拔。夫龍。神物也。而以不投稱之變化之宗。斷非游移兩可所幾矣。由此觀之。無適無莫。無成心之謂也。而實非無定見。義之與比。隨時制宜之謂也。而實非與世浮沉。後世以君實之堅決。與介甫之執拘。同譏過矣。總之。禮行孫出。君實不能無譏。若槩以執拘名之。君實不任受矣。天下事豈一首鼠觀望之夫所能任哉。

懷德章

呂安善稽叔夜。一日相思。千里命駕。寤寐賢豪。曠懷猶可想見。

論語通義 卷之四

五

不則坐井觀天。戀戀鄉土。田園妻子。終老牖下。抑何爲乎。楊伯起於故人。莫夜投金。矢畏四知。奉公守法。名教獨嚴。不則壺漿飽德。市美多私。涓滴幾何。自矢啣結。亦可醜矣。君子小人。千古如斯。誠無足怪。吾儕矢志。可無擇歟。

放利章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匹夫專利。尚且不可。而況國君乎。周厲蒙塵。榮夷所致。防口於川。嗟何及已。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蓋戒之也。莫益或學。且以凶終。竟何利哉。

禮讓章

驕者天地神人之所忌者也。讓者萬情群志之所歸者也。秦皇知天子之貴。特制尊君卑臣之禮。使古來坐論下交之風。不可復見。不二世而亡。漢文帝聞賈生改王朔易服色之言。讓讓未遑。卒能使尉陀去黃屋。削帝號。稱臣。諸大國侯王不敢驚。然則一驕一讓。孰得孰失。不既驗歟。易曰。禮以和行。讓以制禮。君子蓋有考躬之思已。

思立章

論思補闕。非擁虛榮。錢穀簿書。匪稱俗吏。蓋有位必有立。是位者人知我必有為。可知者耕莘釣渭。卒造商周。抱膝隆中。蚤分

論語通義

卷之四

六

蜀鼎。是豈苟然已哉。不然。素鮮實用。養望山林。卽洗耳投淵。亦曷貴乎。所以君子閉戶讀書。不求聞達。誠見應世之難耳。山林泉石。豈養拙之地哉。

一貫章

號物之數。謂之萬。一物一理。不相借也。應物之事。亦有萬。一事一理。不相蒙也。顧此應之接之者。入問之內。權衡自定。出度之外。條理自明。天然至當。之則古今共由之。準於是乎。在矣。中心以出。如心以施。權變經常。從無二致。而謂有岐焉者乎。孔子以一貫道。一貫而百慮。曾子從貫。見一殊途。而同歸。千古以來。止

此一心。豈有他道哉。自非見心。以我逐物。馳萬失一。強物就我。掛一漏萬。兩者蓋均失矣。

喻義章

義與利。辨之最嚴者也。利於義。竊之最近者也。君子由是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由是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為。小人甚至在家。不知有父子。在國不知有君臣。兩者人皆目為顛愚。不知其心有獨喻耳。所以然者。一義之勝乎利。一利之勝乎義也。王夷甫營三窟。又終身不言錢。位至三公。猶云少無宦情。蓋喻利之精者耳。然而夷甫亦敗露矣。天下之人。有心有目。豈盡可欺也哉。

論語通義

卷之四

七

思齊章

蠅集穢。不知其穢也。蟻附羶。不知其羶也。蜀犬吠日。粵犬吠雪。不知有日與雪也。世有愚頑。卽美惡不知。尚安望思齊內省乎。故善善必與同。清惡惡惟恐同。濁必歸之。善否明好惡審之。君子見固不可忽也。若夫見賢也。而心害其能。見不賢也。且濟其惡。斯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矣。

幾諫三章

匡章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可謂勞矣。然而罔功。蓋失幾諫之道也。蓋幾者。動之微。親志之先見者也。當父欲督過其母之時。奉

母而逃。俟父自悔可矣。竟以驟諫激其父。致父埋其母於馬棧之下。章子尚可謂無過者哉。吳起學於曾子三年。不歸省溫嶠。諸建康母牽其裾止之。嶠不顧。絕裾而行。兩者君子皆非之人。子當喜懼交集之時。而舍其親曰志四方。由此觀之。皆非所貴已。

耻躬三章

言者。虛實得失之端也。行者。吉凶悔吝之門也。若求無失。則兩者均以約矣。故期不出。期欲訥。言之約易知也。期於逮。躬以約而愈易於逮。期於敏。行以約而愈成其敏。行之約難知也。躁人

論語通義 卷之四

多任。誣之。愆。豪傑亦有用。罔之失。君子蓋慎之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龍德也夫。以龍德之變化。而究其實止在於信與謹。約顧非言之善物歟。

有隣章

夷齊往矣。採薇一歌。萬世欲附其清。龍比往矣。剖心激烈。萬世欲附其忠。隣且滿天下。後世矣。乃身盜賊。而口頌夷齊。心非操而託言龍比。古人有知。方將割席。寧與斯人共比居耶。願愈足。以徵有隣。已是以君子修身。惟恐不峻。立節惟恐不孤。伯鸞清高。要離烈士。百世而下。卑伯通猶欲其塚相近。豈當世遂無一

人知我者

事君章

昭德塞違。人主之職也。匡救其失。明友之誼也。臣不忠諫。何貴有臣。友不忠告。何貴有友。所應止召辱召疏耳。此君子所以必信而後諫。忠告又貴善道之也。不然。董幼宰與諸葛亮交最久。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諸葛未始非之。趙忠獻於宋太祖補牘再奏。立官門待報。乃去。人亦不以爲病。豈一二規戒。一二章奏。遂謂數乎。所以爲臣與友者。內度之已。外度之君與友而後進說焉。不則辱與疏。豈待數乃見哉。

論語通義

卷之四

九

論語通義卷之五

公冶章

慷慨多大節。賢豪之槩也。慎密有小心。修士之行也。按公冶長行事無可考。傳所載謬說亦不足信。但即以在縲纆推之。其人大率小節不修之士也。南宮敬叔魯之公族。行事亦不槩見。顧即以有道則仕。無道免於刑戮推之。其人太率一循謹之士也。孔子兩賢之亦無所軒輊。子即是論之。焉伏波之戒子弟者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效杜季良不得。終為天下輕薄。多擇言亦烏有自善之策哉。

論語通義

卷之五

子賤章

深山之木。不扶自植。言叢生者衆也。蒙繹之墟。幅輳不滿數百里。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出其地。聖賢之生。固有所獨鍾耶。顧子賤非能取亦不至此。父事兄事之槩。豈當時悅不若已者所能及耶。此可見臨深以為高。非所以自益也。賢已而愚人非所以為智也。若子賤誠足術已。

瑚璉章

江西汪石
藏書

孔子稱賜以瑚璉。不以簠簋。豈賤近而貴遠乎。抑子貢能為器。不能為時乎。韞櫝而藏。不復煩言說。顧子貢得此亦非偶也。悅不若已。幾幾乎躍冶矣。廢者積財。幾幾乎銜售矣。自非孔子以古道淬之。烏覩此哉。所以君子造品。以古道處已。以藏器待時。以切磋琢磨歸之師友。斯善已。

不佞章

仁者長厚之名也。德之內蘊者也。佞。口給之稱也。才之外見者也。使口吃之人。當專對之任。卽十周勃不能當一酈食。其使智使詐。英主亦別有術歟。顧其心實不可信也。若使虜庭爭獻納。

論語通義

卷之五

儀秦之舌必屈矣。故佞不如仁。富文忠豈專事口給耶。聖門四科。仲弓畢竟居宰。子端木賜之上。此可識已。

能信章

疑事無名。疑行無功。言實信也。顧自信可乎。衛鞅之更治。王介甫之變法。皆過信誤之也。先儒謂無以才殺身。無以學術殺天下。非以此歟。所以君子學古。既優。猶必自審。識力識力。既裕。猶必外度。時勢。時勢。既便。猶應後日要歸。無他。總不敢自信也。是以姬旦力可造周。不吝吐哺握髮。諸葛亮識能分鼎。且資不惑於人。又况謗謗者乎。孔子使開說開。大意槩可見矣。

乘桴章

魯連欲赴海死。不欲帝秦也。管寧僑居海外。憫漢室傾危也。古人憤世。大率如斯。子路之勇。此可想見。魏徵曰。若人漸澆。詭不可復治。自三代迄今。當化為鬼魅。在孔子猶有與易之思耳。所以千古來。有高人亦有任士。卽一門師弟。意趣且有不同。又能以一致約殊塗耶。

不知章

優游養望。坐鎮雅俗者。虛誇之士也。各備一長。以求適用者。課實之士也。一虛一實。孰得孰失。千古有明徵矣。孔子不知三子

論語通義 卷之五

之仁。非不言仁也。有子路之勇。自可治賦。有求之藝。自可理煩。有赤之文章。自可華國。晉得三才而重耳以之。復國衛得三才。靈公因不喪邦。以三子之才。用各不違。魯亦奚患於喪乎。論者曰。有事之時。所重在才。無事之時。所重在德。此亦非也。晉泰始咸寧之間。士大夫類恢闊道德。競尚風流。乃永嘉之間。卒不競。由此推之。課虛鮮實。從來治亂同失。可不戒歟。

孰愈章

聰明穎悟。此見多者也。見多則二亦多。深潛純粹。此不見多者也。不見多。卽十亦非多。二分十。賜猶存乎多之見耳。藉使知

晝寢章

十去回愈遠。望回愈難。回庸可幾乎。孔子曰。吾與女弗如正。幸其所知尚止二也。推測不去。以二返一。爲猶近之。天猶未益之疾矣。他日一翼只在去多。非以此歟。

鷄鳴於埘。此非惡聲。鳥興於林。萬物並作。周公坐以待旦。劉琨聞鷄起舞。朝氣猶可想見。若志氣昏惰。而又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幸子聖門高弟。而亦坐此。始知精神沉驚。則力量英發。自非言簡思沉。亦烏能及乎。

申枻章

論語通義 卷之五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忠孝之事也。顛沛流離。信義愈明。志士之行也。堅決忍耐。以期成事。豪傑之用也。此三者皆剛毅爲之也。顧一顧身家。一顧妻子。則不能無他情。有所繫則才不能展。念有所怵。則力不能堅耳。季陵風槩。俠烈不能不隱忍於單于之宮。項羽力可拔山。不能不掩袂於虞姬之泣。死事難成。事尤難。千古一申枻。可勝慨歟。

無加章

火灼體而後知炮烙之刑不可用。拔髮血指而後知髡鉗之法不可施。何也。身受之也。齊景公衣狐白之裘。天雨雪。謂晏子曰。

天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君飽不知人飢，君溫不知人寒耳。以此推無所受而能不施，自非聖人亦烏能及此乎？孔子語子貢：一恕可行終身，乃不欲無加，又謂非賜所及。始知行恕舍一強別無法，強恕舍一身受亦別無取譬之方已。

文章章

道德之家，顧尚自然。其說主於明性，究至情恍，令人失其所守。陰陽之家，顧言徵應，其說主於尊天，究至膠滯，令人拘而多畏。孔子是以論書斷自唐虞，下迄商周，論禮列四代，制作論詩列十五國風，諡王室治亂，作春秋定萬世君臣，易書十翼，雖明天之道，其實皆本人事，要無情恍膠滯之說。孔子之文章，盡此後世何晏王弼之徒，高譚道德，京房郭璞祖述陰陽，禍人之國，災已之身，其弊亦已槩見。然則孔子可聞者，自不可不聞，不可聞者亦奚必聞哉？雅言罕言，著教蓋已遠矣。

有聞章

需者事之賊也，躁者敗之門也。勇如子路，猶有未之能行，境會有違合，施為有次第，乎惟恐有聞狀，勇行之心耳。天下豈有有聞即行者哉？他日子路問行，與冉求同有父兄在之教，與聞斯行之說，獨異，豈非慮勇者造次之失歟。

論語通義 卷之五

五

孔文章

冠而字，所以易名也。歿而謚，所以表行也。古人之謚，美惡並行，身後之名，猶鯁鯁焉。唐許敬宗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領修國史，時人愛其藻，警卒以嫁女，蠻落棄子荒徼，謚之曰繆，以此推之，仲叔圉孔姑之事，與敬宗大類，乃一繆一文，兩謚大有遲庭嗟夫。天下朝議豈足以盡人之媿恩哉？

行己章

以子觀子產，救時之相也。鄭國族大而寵多，故救之以猛，遺愛之稱，非以此歟。顧孰殺歌而上不疑，誰嗣歌而大族不忌，子產

論語通義 卷之五

六

亦何以得此於鄭哉？傳謂子皮實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由此推之，子產之惠實成於義，子產之得行其義實始於上下之交，不為同異治民，始於獲上，獲上始於信友，不亦信歟？朱元晦纔受知於時宰，單車行部，郡縣憚其風采，一時常平社倉之制得行，未幾以唐仲友之故，時宰銜其剛直，卒論劾去，始知鄭子產誠未易已。

善交章

齊景之時，平仲在朝，所與者陳鮑欒高，是時四族方惡，皆無所與，仲交未可槩見。及觀和同之辨，謂據亦同，焉得為和，以此知

平仲之善交。能久敬也。平仲之能久敬。以善交也。蓋交不善。則同。同則昵。昵則瀆。瀆則墮。生即在一時。尚多勉強。況久乎。後世勢交利交。卒終以惡。若錢惟演之於可謂。呂惠卿之於安石。視晏子且何如也。

居蔡章

蔡所以卜也。張公謹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又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賢者急病而讓夷。此不當卜者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此不可卜者也。文仲已知之矣。居蔡何爲。文仲亦徒亂其心耳。孔子刺之曰。何如其知也。抑惟知故若是惑歟。

論語通義

卷之五

令尹章

闕

季文子章

闕

甯武子章

闕

狂簡章

邁往不屑。風軌高寄。揆之世法。誠有脫畧。顧任資少學。瑕類時見。琴張之徒。流入老氏聖人之門。不幾爲異端託足耶。裁之者抑之也。斐然成章。時有溢幅。裁而抑之。以就於中。禮主戒。以進爲文。樂主盈。以減爲文。性情之間。有和有節。兼才之士。坐進雅道矣。不然。卽由賜之徒。尚匪中行。況其他者乎。孔文舉阮嗣宗。

不遇孔子誠無當矣

不念章

子讀伯夷叔齊傳。未嘗不嘆其風之峻也。孟子謂其隘。差可想見。若不念舊惡。實未前聞。及從扣馬一諫。想之北海之去。蓋爲紂也。西山採薇。又爲紂死。一去一死。何其無凝滯歟。或曰。君父也。非他可比也。是也。顧以此推不念舊惡。想當如是耳。以此推之。古今豈無清士。清而無徒量。不勝物亦烏足貴哉。

乞鹽章

曲士立名非真。雖云敦古。實長狡僞。里巷之間。不覩醇風。實始

論語通義

卷之五

於此。孔子惡微生高。蓋有所應也。或曰。乞鹽小事耳。後漢王鳳病。王莽不解衣。且爲嘗藥。亦小事也。後來不獨竊名。并且竊漢時無聖人。亦孰能親微知著歟。

足恭章

王莽禱廟作誥。丁謂會食拂鬚。世間小人。自有此一種面孔。蕭蘭先國家之急。後私仇。李郭憤國亂。主遷釋。夙怨與唐造趙子古賢豪。何得與巧令並耻。顧匿則必巧。巧令士亦何逼迫而鮮耻。若此。是以君子惡之也。

言志章

凡言志者謂非其所及而願則及焉者也。後人謂賢者有待聖人無待謬矣。負米百里子路安有車裘簞瓢陋巷顏淵安有勞勩孔子志三代之英嘗嘆曰大道之行也未有與焉孔子之嘆蓋堯春秋也老少滿前安懷靡及然則時命苟違聖賢能自見乎由此推之士人苟沾一命隨地皆可施濟高軒華冕卒不能功垂後世澤流無窮反顧生平誠負愧已。

自訟章

吳有善畫者誤汙一墨因點作蠅吳大帝以爲實蠅也以精潔之自古豪傑註誤時有有亦未嘗不知只一索性做去必求強

論語通義

卷之五

九

力自遂後來一敗竟至無地始知凡人非見過之難訟過爲難苗一蹶莫顧宇宙雖大自容何所執拘剛懷爲累深矣可不戒歟

十室章

人敦愿樸俗尚醇樸太古之世也士習文章俗尚風雅中古之世也追文章盛而愿樸衰風雅興而醇靡散庠序之地反爲長僥之資乃孔子謂忠信不如好學何也蓋學者所以學自性也詩書禮樂本先王引天下見性之物性返其初俗無外染將見人敦古處士鮮澆漓矣後世文士習華鮮實亦以所學者非先

王之言耳誠使天下非六經之書不以列之學官則士習既端此屋可封矣奚問千室奚問十室哉

論語通義卷之六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南面章

居敬者人主不敢怠弛之心也。行簡者居敬之心不敢自擾乎事也。至若治術煩簡則亦以時不同耳。開治之世彼時人君順流更始提綱在世變之後故事恒煩簡救亂之世此時人君苟且補苴當事在世變之後故事恒煩簡者事之不得不煩者也。當此之時天下殆哉即求簡且不可得尚敢以己之心更擾事乎是故事無小大守之以一事有寡御導之以虛事或煩或簡。

論語通義卷之六

之以靜若此者凡以行所無事也行所無事則簡矣自非人主神明內清恭慎外著亦烏能若此乎不然厝火積薪而處堂自樂則國且不知所稅駕已。

遷怒章

太易六十四卦獨以艮復兩卦言心學蓋艮止也止則不遷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復復也復則不妄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謂乎顧何以對哀公言此蓋人君尊居人上顧指氣使怒易遷言莫子違過易貳帝王之學與章布之學原無有兩所以涵蓄此心學問固不可少已。

便齊章

友無吝情官屬清節叔季而後亦不多見孔子一裁五秉一與九百蓋不欲為賢者之過耳今讀其言一未始不言周急一未始不言與隣里鄉黨嗟夫聲氣之間解衣推食視為絕德解組歸來所得車馬金錢賞賜分給宗族隣里遂為曠事世風不古可勝嘆哉求人於今冉有原思正未可少已。

翠牛章

唐堯舜鯀用禹九州底績韓昭侯用鄭之賤臣內修政教外應諸侯韓國大治漢武將侯家騎奴卒能使匈奴遠遁用虜領車

論語通義卷之六

駢受顧命輔少主社稷以安乃若常勝之家趙奢之子即有趙括清白之家重懷慎之後即有重杞忠節之家桓彞之子即有桓溫由此推之國家用人止徇門望與拔士以才不拘世類孰得孰失不大彰明較著歟乃孔子獨以居歆歸之山川何也蓋吐瀝之辭也微賤忽踰尊威人心誠求易厭自非人主見之確然不奪浮議亦烏能破格特簡順天休命乎。

回也章

伏羲大圖六十四卦以姤復二卦當二至孔子於復贊之曰其見天地之心乎於姤贊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然則二至乘

除陰陽消息天地且不能不有而況於人乎見天地之心而後知聖門之入關夫子之道而悅者復之剛反也觀品物咸章而後知出見紛華美麗而悅者姤之時乘也陽有至陰亦有至大凡言至者危之之辭非慶之之辭也此天地姤復之微機伏羲規圖之深意聖賢學問消息之大闕也顧三月不違何以稱蓋一陽來復之微由復而臨而泰歷三月則乾體成矣由壯而夬以往再三月則乾德純矣顏子具乾之體者也故敦復而無悔諸子復而類者也雖無咎而猶厲聖學法天其是之謂歟

從政章

論語通義 卷之六

三

古者備九德而爲天子備六德而爲諸侯備三德而爲大夫果藝達不與焉孔子於由求賜各取其一何哉蓋器不期全期於適用才不期備期於適時論從政而專果專達專藝蓋時爲之也日數軍實勇怯殊功日應輟轉巧拙異效日歷事變智愚異局春秋之時孟公綽誠不可爲滕薛大夫矣若由求賜其可謂救時之器也與

汶三章

一冉牛閔子顏淵皆聖門德行之賢也一以不仕終一病死彌下

知乎曰可如閔子辭季氏之召是也蓋春秋之時天道人事已蓋可知而復欲屈首權門豈知命者哉閔子終身窮厄有芻豢之色與顏子不改其樂若出一轍於以並稱德行不虛已

說道章

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止故也此畫者之形也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廢者之形也兩形見而聖人之道不可幾矣雖然未始不可幾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必行而有漸也惟必行故不畫惟有漸則不廢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非謂是歟人亦無奈急與躁何耳

論語通義 卷之六

四

女爲章

儒之道廣而難悉君子小人亦難遽分子卽史遷之譏儒者一反証之庶幾可見遷之言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夫斤斤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守硜硜執一藝以成名烏足道哉是史遷之譏乃頌之也是故文王道岸已登猶云未見孔子已學不厭誨不倦猶曰未能堯舜之世風動時雍而時墮猶病孔子周流天下欲行道於春秋而竟不與三代之英無他德博者非一顯可足道大者無小成可就也仲尼之門教示無類君子夏西河

遭遇時君以取顯榮。是君子小人當同學一門。已自岐之尋至。愈流愈遠。不可復合。可不慎歟。

武城章

士習貞邪。全視令長。令長好尚。士習轉移。捷若桴鼓。偃之室。士之徑也。借譽納交。互相引重。所自來矣。宰非言偃。士鮮戚明。豈顧問哉。賈誼計偕吳公。獲譽曹邱。頗類季布。顯名千古。可謂孤標後世。遂多作俑。吾於子游誠穆然意遠矣。

不伐章

稱之反愧。孟孺子洩也。清之役。孺子洩實帥右師。乃左師踰溝。

論語通義

卷之六

五

冉求先敵。洩不克繼。致全師奔潰。撓敗乃績。非洩而誰反。孟族也。身居殿功。孰尸厥咎。策馬數言。亦為洩分過耳。顧在魯則不可不問也。功之反。則罪子洩。魯竟置若罔聞。何歟。疆場之功。罪不明。致情士氣。俛仰千古。實有同然。可勝嘆哉。

視鮀章

不行天下。不知天下之難也。不行天下。又不知天下人情之同也。孔子一生處衛獨多。去魯適衛。過匡還衛。自宋如陳還衛。適趙至河還衛。如楚不遇。又還衛。衛事多闕。天下人抑又多故。深嘆好懷之同也。嗟夫。宋公子遷矣。子魚之典視如故色衰而。

舌存。獨衛事然乎哉。

由戶章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由戶之人也。忠孝慈敬。倡隨信施。必由之戶也。漢袁夏甫築土室。四周於庭。不設門戶。即妻子罕得見面。晉阮嗣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途窮輒慟哭而返。雖於時各有所憤。然皆不肯由戶者也。是故蚩蚩之民。不知有戶。賢知之民。不肯由戶。隱怪之民。別立門戶。至門戶立而大道隱矣。多岐亡羊。非職此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蓋怪之之辭。亦挽之之辭也。隱怪終窮。大道常通。君子亦由其常通者而已矣。

論語通義

卷之六

六

文質章

文質者。貞勝者也。通乎晝夜者也。野史者。趨時者也。生乎治亂者也。當其質。不知其為野。當其文。不知其為史。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者。不野不史之稱也。然後者。過計之辭也。朔造之始。積至百年於稽其世。其殆周之成康漢室文景之際乎。

生直章

直是非之公也。人生必直。好惡之正也。文王繫否。曰否之匪人。孔子傳之曰。內陰而外陽。內順而外健。內小人而外君子。嗟夫。

正人君子。與奸邪小人。如陰陽兩分。絕不同道。乃倒置若此。則當時是非好惡。槩可知已。尚可謂有人道乎。孔子曰。罔正謂是耳。雖然。田野匹夫。此心不死。公道自明。止古今來卿士大夫。昏昏默默耳。夷齊之清。盜蹠之穢。龍比之忠。崇侯虎之佞。一是一非。一好一惡。誰能矯揉人生也。直不愈信歟。

知之章

君子修德。見異則遷。雖云好道。實止浮慕。及其鮮得。謂好無益。不知其所好者淺也。篤好之極。樂不為疲。極好之情。心口莫喻。孔子兩曰不如。蓋分知分好。分樂。學不躡等也。由知而好。而樂。

論語通義 卷之六

學無中止也。至學不中止。即好且自心不解。又何更有樂可進乎。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蓋難為象已。

語上章

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忠恕一貫。有解有不解。豈教者過為區別哉。亦受教者自分耳。孔子自衛反魯。門弟子益進。或待問而語之。或呼而語之。或語以理。或語以事。或語以先聖。或語以時賢。當時即此通彼。告往知來者幾人。故上與下非一定之名也。可與不可。非兩分之說也。灑掃應對。可精義入神。辨志離經。即智慮通達。君子亦惟有候之而已矣。

務民章

蚩蚩之民。失厥當務。眩於禍福。不事人而事神。不問生而問死。愚亦甚矣。馳騫之士。不知所先。止求效驗。不克復而思歸仁。不修已而屢施濟。浮亦甚矣。君子亦問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他何計焉。知仁亦若是已矣。

樂永章

性各有近。情各有迎。古人遇佳山水。輒流連不忍去。彼亦不自解。何以至此。指之為仁。指之為知。指之為動與靜。當日流連之意。亦覺爽然。嗟夫。陰陽人道。兩患並至。顏夭憲貧。皆無定據。人。

論語通義 卷之六

生世間。修短苦樂。亦烏能自必哉。總之。動靜各得。城市亦有會心。仁知兩非。山水仍多苦趣。夫惟流行坎止。時時見心。斯乃苦樂不違。彭殤一致。已性情之際。烏可強。亦烏能強哉。

一變章

君子濟世。止一因時。智者知常。始能觀變。後世見周官之法。一敗於新。再敗於宋。於孔子一變至道之言。不能無惑。不知春秋之視周初。如漢元成之視高帝。宋神英之視藝祖。若使孔子必欲變六官為九官。變千八百國為十二牧。廢天下諸侯朝聘之禮。盡會塗山。誠有不可。今以周之子孫。復周之祖制。亦有何難。

顧何以獨舉齊相較也。蓋周禮在魯，齊則伯之餘，尊周之烈尚存。若晉楚諸國，曩時王制毀裂殆盡，即較齊且不可況魯乎？故一變至道之言，因邱陵川澤之說，非侈過化存神之說，後漢光武畧三輔，即後漢官威儀，當時故老見之有泣下者，已知其事可成，非明驗歟。

五 觚章

天下風尚，每於一物輒徵其變。聖人非慮此一物也，觀此一物而人情之好惡，世道之升降，舉積此矣。名實相好，方圓易位，觚哉之嘆，與繁縷之惜，饒簞朱紱之嘆，實兩相深，物用不殊，舉目

論語通義

卷之六

有古今之異，可勝慨哉。

從井章

棲棲道途，身在井上之人也。枉道求濟，從井救人之事也。身且爲泥，事幸鮮濟，豈聖人之行也哉？由此推之，君子救世，深厲淺揭，各有攸宜。仁而不愚，天下無忠臣孝子；仁而盡愚，天下并無仁人。若夫親臣之誼，汨羅可沉，父子之親，曹娥必死，不避難誼，在同舟謬託從井，亦豈誼所敢出哉？

博約章

古人之事散見於文，或異時地，或岐經權泰，之以中，或失則過。

或失不及，往往有之。博古之儒，引經斷疑，背道愈甚，此非文之不必博也。不約以禮，則刺謬多耳。由此推之，春秋之時，三代以後之文未出，無諸子百家之言，尚有此失，況三代以後時世既別，事與古殊，文亦各異，自非綜覈群言，歸於一理，烏有當哉？不然，速貧速朽，孔子亦非定論，他可知已。故文者，衆理之著也，禮者，衆理之則也。道者，衆理之歸也；以衆理之則約衆著之文，斯乃殊塗而同歸，百慮一致矣。

南子章

糝豬之歎，人皆掩鼻。孔子見之，必自有說。後世不敢浪爲之說，

論語通義

卷之六

也。論語兩記子路不說意，所不可義形於色，千載而下猶想見其人。學仲尼者，學子路可已。

中庸章

中庸之道，豈可能？亦豈必能哉？鬻權以兵，諫爲忠，趙苞以嬰城失孝，甚至奸雄之尤，逞其智詐，便謂欲師文王，恃其兵威，遂敢自稱湯武，揆其大畧，皆竊中庸之似者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蓋防之也。由此推之，使天下盡識中庸之爲至，而道明盡同，百姓之鮮能而道存，子思子更不必作中庸可矣。

博施章

天生聖賢以濟天下也。天生聖賢以濟天下。欲盡天下之人而立之達之也。顧大學以絜矩平天下。要在於前後左右逆絜所惡。孔子以取譬言仁。要在於欲立欲達順推所欲。推所欲豈易易乎。人與己隔。則不易。人主生長於深宮之中。無不願施已之事。則又不易。所恃能順推者。止此猶病之心耳。人已立。猶見未立。人已達。猶見未達。唐虞之治。千古獨隆。蓋本諸此也。不然。一自滿假。卽立達未徧。亦以爲此既立既達。無可懷加矣。唐太宗見辯髮。朝遂謂此魏徵教我行仁義。既效。卒聞十漸不終之隙。非明驗歟。

論語通義卷之七

黎水後學嘗論孔壁甫著

述而章

因天制時。述天之政也。因地制利。述地之事也。因人制禮樂。述人之性也。因先王之詩書易象。備爲刪定。贊修述先王之教也。若謂有作。誠未前聞。顧孔子自居於述。竊比老彭。後世揚雄擬論語作法言。竊比孔子。在孔子謂已之前。已有傳人在。揚雄謂已之後。更無作者。竊比同意。指實異。學者互相沿襲。遂至詆毀先王。誣衊先聖。怪迂之學。非誕則僻。文字旣興。大亂不止。非以

論語通義卷之七

默識章

此歟。述而不作。孔子逆知天下後世學術。必至大壞。蓋云救也。默識者。神明之謂也。學誨者。口耳之功也。陸子靜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與默識同旨。朱元晦專主格物。與學誨同旨。論者謂同一聖學。分而爲二。不可與入聖人之道。子曰非也多學而識。孔子自以爲非。負不厭誨不倦。孔子亦嘗以自勉。止二子各標一勝於何有之。采槩未有幾耳。然後知孔子不可及也。

吾憂章

德不修。怠矣。學不講。荒矣。義不徙。懦矣。不善不改。吝矣。顧徒義

改不善急耳。誠使能改。能徙。德已口崇。又何別有修乎。呂伯恭。陸子靜。朱元晦。會講鵝湖。異同之見。各樹一幟。予謂不能舍己。從人。便非徙義。已見執着太堅。又何冀不善能改。如此學。不講可也。

燕居章

居官帶星出入。行旅鷄鳴問天。孔子一生。料量蕃牧。當在少年。自宰中都。歷司空。司寇。亦不數歲。攝行相事。僅止三月。去魯適衛。適齊。適楚。適趙。過匡。過宋。過陳。過蔡。雖羈縻道途。爲日頗多。然匡坐彈琴。與諸弟子講業。亦不少義。命自安。不愧不作。申申。

論語通義 卷之七

天天所自來矣。聖人寧有異歟。

吾衰章

良馬不逐。欲見河圖。鵠鷺與哀。又思鳳鳥。夢卜無徵。想見周公。東周之思。何念或忘。吾衰之嘆。當在西狩獲麟之日。以此知贊修刪述。豈聖人之志也哉。

志道章

禮樂詩書。道所從入。志則所向。一矣。學古有會。德乃日闕。據則所守堅矣。理融於心。仁機乃決。依則與爲一矣。操縵之節。雜服之數。博依之韻。譬控之安。命中之巧。六書之文。參雨之法。藝無。

不備。游則無不博矣。顧太學之教。以六藝爲首。孔子乃敘游藝於依仁之後。何也。天下之理。無粗不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適周問禮。學琴師襄。當在少年。射御釣弋。老亦寄志。解據之膠。治仁之超。大道無窮。豈分始卒也哉。

束脩章

禮聞來學。貴其誠也。未聞枉教。慮其褻也。束脩以上。有其誠矣。未嘗無誨。又何褻焉。乃若當其可斯謂時。不凌節而施。斯謂孫。不愼不排。不反三隅。機有待矣。雖欲強之。其將能乎。樂育之門。教亦多術。於斯樂可見已。

論語通義 卷之七

子食章

顏子死。饋祥肉。孔子入。彈琴而後食之。謂餘哀猶未忘也。而況在其側乎。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譏之。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雖哭人之喪。與自哭其喪有異。然而悲樂亦不同情。聖人猶夫人者也。非有異也。

用行章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龍德也。龍之爲德。躍而在淵。飛而在天。而總之善在於潛。不潛不能爲飛。井不能爲躍。孔子志在天下。而諒歌不輟。顏淵志在爲邦。而軀巷可。

安得潛之義。用舍行藏。兩人相視。莫逆於心。其在斯歟。兵志有之。曰。用莫大乎元默。默者潛之謂也。彼已強弱。審之至確。奇正變合。形人而我無形。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謂斯歟。龍德有六。同得其潛。由得其亢。吉凶悔吝。生乎其中矣。

執鞭章

千金之子。貴比王侯。終窶且貧。室人交謫。人生貧富。蓋可忽乎哉。乃又有人。違俗僻情。操尚各異。如嵇叔夜之鍛。阮嗣宗之酒。陶元亮之琴。林君復之鶴。陸魯望之茶。嚴君平之卜。雖萬鍾亦不與易。無他。各從其所好也。由此觀之。勞人碌碌。不見有餘逸。

論語通義 卷之七

士安。安不見不足。命苟違願。巧拙同廢。豈不信哉。

所慎章

幽明死生之故。安危治亂之機。蓋可忽乎哉。考之孔子。齊必變食。必遷坐。疾則饋藥。未達必不敢嘗。敬神之至。衛生之周。門弟子問。嘗記之。至戰則未嘗親履行陣。卽夾谷之會。衷甲以從。亦止戒備。慎之意。不可槩見。惟他日衛靈問陳。孔子不對。子路問行軍。獨與臨事而懼。差可想見。蓋兵凶器。戰危事也。昔趙奢戒其子括。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喪趙軍者必括也。已而果然。衛靈子路易言之。孔子難之。慎之意。不可見歟。

聞韶章

季札觀六代之樂於魯。其於韶也。曰。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周旋象風雨。觀止矣。無以復加矣。孔子至齊之郭門。遇挈壺之童子。視精而行。端曰。起驅之。起驅之。韶樂將作。他日學琴於師襄。始習其曲。繼得其數。又得其志。乃得其人。迨十日不進。乃知爲文王。神明之間。非意象可擬。三月不知肉味。亦若是已矣。由此推之。君子學古。自非穆然深思。悠然遠志。亦烏能盡乎。

衛君章

子嘗論衛事。謂輒當迎蒯瞶於晉。此就輒既立之後言也。若追

論語通義 卷之七

論援立之始。固當議立子鄆。昔者夷齊兩遜。爰立中子。孤竹以安。揆之天理人情。當如是耳。或曰。靈公立鄆。鄆實執子臧之節。不知鄆亦慮後患耳。觀鄆之言曰。有亡人之子。輒在。蓋慮既立之後。靈公不諱。萬一國人好富貴者。居輒爲奇。不幾身且爲災。齊卓子乎。由此推之。國家當援立危疑之際。常審人情。更當觀天理。苟逆理拂情。大勢所向。未有終定。識者蓋鯁鯁畏已。

疏水章

莘野不出。內溝徒耻。蟠溪目老。鷹揚鮮功。使孔子必辭富貴。終老洙泗。東周之願。烏可慰哉。浮雲之稱。謂富貴而不義耳。時命

大謨飯糗茹草時命大順被袵鼓琴巍巍之胸在中之樂皆知是也彼逃淵洗耳烏足以知疏水曲肱之勝哉

學易章

大凡人之涉世夷險順逆無定而非時微彰剛柔無動而非幾孔子一生磨裘之歌憂於魯喪狗之譏畏於鄭尼谿之田阻於晏嬰書社之封尼於困穀於菟甚者過宋圍匡幾至殺身一部太易三百八十四爻孔子殆歷其半加年之嘆其在自衛反魯章編三絕之日乎他日繫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蓋約畧太易之辭亦約畧其生平之辭也誠嘆文周先獲我心耳

論語通義

卷之二

六

後世劉向揚雄多祖春秋其說長於災變顧亦有驗有不驗令人謂儒者欺世京房郭璞之徒多言易其說顧主卜筮問所說或信亦以其道殺身申公毛公二戴於詩書禮各有顯治顧亦以取世資於三經大青鮮有淹貫孔子雅言非以是特標其說宵雅建太學之教已先於詩弟子典謁貢薪太學之教已先於禮三風十愆具訓蒙士太學之教已先於書聖人不過欲使先王之教大明於天下朝有善治國有俊民鄉有美俗如是斯已耳豈別有旨哉

憤樂章

葉公當世賢者問孔子而子路不對論者曰以葉公不足知孔子也似也顧憤樂之趣亦豈子路所能對耶蓋憤者盈之機也精神之內益也樂者憤之趣也神明之內悅也忘食忘憂忘年憤樂之相尋也機之流而不已也他日自道曰莫我知也夫意正謂此由此觀之君子學道心有自得此亦豈人之所能喻哉

敏求章

古人以共知之理著之於書今人以共有之知通之於古蓋此心同此理同也顧言學古於後世難耳百家雜出幾無適從亦

論語通義

卷之七

七

鳥有定據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自述平生非六經兩漢之書不讀予謂共知之理止有六經若兩漢之書亂人聰明已多劉子政著論有所規正然事多杜撰揚子雲立言意止附會時好且多險僻由此推之士生三代而後自非胸有特裁權衡素定亦烏能以古益我號稱閎博乎

不語章

石言於晉蛇聞於鄭神降於華卜郊不從大邦狎盟小邦奔命中冓有耻卿大夫無君春秋一書何可勝紀若復言說是導之矣後來齊諧識緯黃石陰符天下禍亂皆從此起作俑伊何人

哉。然後知聖人不語爲慮遠矣。

三人章

師者所以聞道。求益我也。顧我亦自益耳。三人豈能益我哉。桀
賊當前。不能內省。堯舜在望。不能思齊。猶無與也。我苟能擇。何
必三人。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籊。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由此推
之。善不善。卽一人之身。亦且爲備。又奚俟多求乎。三固可參。二
亦有耦。法戒固昭然矣。

天生章

文王美里。繫易六十四卦。周公居東。繫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患

論語通義 卷之七

之意。均可槩見。孔子遭桓司馬之昵。生德於子。旣自信矣。微服
過宋。又思懼焉。後世新莽坐斗杓。以拒漢兵。亦借生德之語。真
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無隱二章

無隱之教學者。與能樂育之門教。亦多術。四時百物。自行自生。
述者其誰耶。乃若子游之文學。顏閔之德行。曾參之忠恕。卜子
夏之謹守。卽四科一貫之賢。尚不能一。又安能以一致約殊。塗
耶。文行忠信。有教無類。無行不與。固已顯顯在人耳目矣。

聖人章

近儒者以君子屬中行。以善人屬狂。以有恒屬狷。予心馳其語。
如聖門自顏子而下。若曾閔由憲諸賢。皆狷也。而曾子獨傳一
貫。則有恒可作聖。又何疑耶。顧孟子稱狷以不屑不潔。孔子言
難乎有恒。止在一浮誇。旨意似不甚合。由今推之。天下士習壞。
於以身處下。不辭流汗。天下士心其壞實始於一任浮誇爲苟。
功名富貴。張本孔孟之言。若合符節已。

子釣章

釣所以教綱也。弋所以教射宿也。聖人曷不井釣弋而廢之。曰。
不能也。鷹始擊。獺祭魚。豺祭獸。此造化之機也。若夫毋覆巢。毋
毀卵。毋夭飛鳥。毋焚林竭澤。魚不滿尺。不鬻於市。聖人固蚤戒
之矣。使聖人治天下。寧有異歟。

多聞章

大凡次之爲言。明乎有前乎此者也。蓋有天地然後有聖人。天
地居聖人之先。有萬物然後有制作。制作居萬物之後。述而不
作。寧獨一仲尼然歟。顧多聞多見。又必擇且識何居。蓋天地之
間。事變之來。原自不一。經權常變。聖人處此。亦有互異。苟不擇
晦古人之心。不可言也。誤後人之信。尤不可言也。六經之文。仲
尼逸而不收者。何限。武成一篇。血流漂杵之語。孟子猶以爲疑。

論語通義 卷之七

況其他乎。由此推之。刪定贊修之時。皆有苦心。仲尼蓋不敢漫然已。

互鄉章

春秋之時。竊蒙鳬繹之謚。亦有盜賊。戰國之世。南蠻馭舌之地。亦有陳良。習俗移人。亦非通論。又況素絲未染。欲傳朱藍者乎。孔子於互鄉童子。不靳一見。蓋不欲以地絕人耳。韶齡之時。往事無多。何遽不潔。退不忍料。豈遂無良。不保之說。姑爲惑者解耳。不然。往誠可追。聖人豈屑見哉。

仁遠章

論語通義 卷之七

十

聖人於仁。無近可言。以其心存也。常人於仁。無遠可言。以其心亡也。欲仁仁至。蓋去任入聖之關。爲求仁者言也。其功亦豈外視聽言動之間乎。耳目口體。近莫近於此矣。一克卽復。速莫速於此矣。舍近求遠。施濟罔功。天下歸仁。寸心可卜。自畫不前。道遠莫至。兩病其可免矣。

司敗章

要不告。死不訃。自魯昭公始也。春秋不及記。而禮則記之。孔子二爲君一爲禮。兩得之矣。人必知之。若曰此大義。人人共曉耳。顧當委禽之始。魯之廷無一人言之。卒以其差聞之外國。魯廷

尚可謂有人耶。傳曰。不要同姓。慮其美先盡也。卒之公爲公果之策不效。公遂不嗣於魯。豈不信歟。

與歌章

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此使反後和之謂也。雖然。如斯而已乎。夫歌所以直己而陳德者也。動已而天地應焉。若是則孔子之詠嘆鼓舞。寧無有遠焉者乎。

躬行章

漢武帝好儒術。未幾申公免。趙綰王臧以罪死。隨以石建爲郎

論語通義 卷之七

十一

中令。石慶爲內史。當時謂儒者文多質少。不若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建慶蓋萬石君子也。以此知從古文人。皆考躬鮮遠。聖人以六經之文。垂世彰教。尤以行爲兢兢。非以此歟。雖然。見爲有得。躬行決不能有得。孔子何有無能。蓋畢世未之有憾也。

聖仁章

聖。極境也。仁。純詣也。爲者。以仁聖自爲。誨者。以仁聖致誨。不厭不倦。詣斯純矣。以此辭仁聖。而仁聖益彰。孔子其殆聖矣。求之在門。非以自畫不能。則以悅不若己不能。弟子不能學公西赤。豈爲恭之語哉。由此推之。孔子思見聖。終及有恒。論至誠歸

純亦不已。則一不厭倦盡之矣。寧有他道哉。

請禱章

禱而有益。詎亦有損。此晏子特達之見也。豈子路見不及此。蓋禱亦臣子無已之心也。金縢一書。翊日可瘳。則精誠格天耳。天下豈有舍自修而可以言禱者哉。實沈臺駘之說。予猶謂子產謬已。

奢儉章

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鑊簋朱紱。自管大夫始也。侯國偕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始非盡有心。無上亦侈泰使之然耳。語曰。貧

論語通義

卷之七

不學儉。富不學奢。奢儉之間。治亂攸始。可不慎歟。

坦蕩章

死生得喪。夷險順逆。適來之時也。君子與小人同。貞遇齊物。見大心泰。昭曠之胸也。君子與小人異。顧小人亦徒自苦耳。子孫田宅之謀。鐘鳴漏盡之感。兩者交集於衷。卒之望其足者。竟未必足。懼其來者。終亦必來。長戚戚。竟何益乎。始知君子坦蕩。蕩所受固已優已。

溫厲章

寒煖畢備者。四時之氣也。柔順安貞者。地道之光也。氣稟一殊。

異變化之用。學問無權。亦安能勉強修容。違心飭貌乎。之日。夏日之日。不忘恭敬。為民之主。春秋之賢。往往有之。而一人之身。中和克備。蓋亦鮮已。自非聖人。性道有光。文理外著。亦烏能臻此極備而無議乎。

論語通義卷之八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泰伯章

一索可盡者。淺人之心也。明白可知者。賢人之行也。若夫古之至人。其風高。故不可及。其心隱。又不可知。周當太王之時。揆天命人心。已當有天下。太王不顧行。遜其讓。一迨季歷。遵養時晦。其讓二文王。猶服事殷。其讓三世。篤忠貞。靡敢失節。則皆泰伯一讓倡之也。不然。如後世。丕續操服。遂稱祖德。炎承昭烈。輒曰。宗功纔總。專征遽萌。不孫視周德。亦何如乎。孔子表太伯爲天

卷之八

下後世也。若季札之高子臧之節。誠顯顯著人耳目已。

無禮章

潘岳望塵卽拜。殷浩竟達空函。勞與惠亦太甚。總之一得失。亂之耳。若鬻拳至以兵諫。韓歆指天畫地。此役於勇與直之名。而爲之爲亂。爲絞。所不辭也。故禮者。一中正之則。非可以意爲也。以意爲之。非失不及。或失則過。至於過寧有善則乎。

篤親章

三代而下。上有斗粟尺布之誦。下遂婦姑勃谿。母子諍語。事之後。烹狗藏弓。陳稀卒反於代。黥布反於淮南。此亦明驗。

戰兢章

當時田叔之獄。辭不燒。蕭相國請苑制獄。必不得出。則之。烏能比業成康。高帝亦烏稱辭達大度哉。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其聞曾子之教也。久矣。卞莊子耻士節小具。伐齊之役。獲三甲以塞三北。亦已足矣。而猶奔敵以死。此明今日之忠。歟。抑昭前日之孝。歟。由此推之三釜莫致。曾子所以克保其身。人生末世。忠孝之道。亦豈無兩全之術哉。

敬子章

卷之八

魏文帝親臨尚書府。案行文書。陳矯曰。此臣職掌。非陛下所宜臨也。漢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而湛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權。揆之兩主。均未見有孰優。乃曾子獨貴君子之道。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則宜漢成優於魏文遠矣。不知此其道有先於居敬者焉。有克之欽明於內。而後文思安安。見之於外。有舜之恭已於上。而後能無爲不擾乎。下以此推之人君外而明廷內。而禁禦雖對僕替罔敢自肆。斯乃清明在躬。百司庶府無不自勅矣。不然。高君稱朕庸愈乎。以能章。

能與不能。大較觀矣。多之與寡。分量懸矣。乃若無若虛。袁不內。滿犯而不校。怒不外形。自非不施不伐。不遷不貳。亦烏能若是。乎。顧愈足以徵好學已盡心有所好。念有所忘。技能既消。形體亦化。斷非顏氏之子不足語此。

託孤章

主少國疑。大難將作。朝委喪而天下不亂。實難其人。太甲初立。覆典刑。成王踐祚。殷孽作難。漢昭英明。倏爾短祚。宋英繼統。兩宮危疑。於斯時正色立朝。內無奸慝。外鮮憑陵。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已難。又況乎不利孺子之嫌。有如姬且者乎。負屨之事。非

論語通義

卷之八

三

季世能行。卽謂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如荀息亦復何益。甚矣託孤寄命之難也。自非涵養內純。風裁外著。小心寅畏。隨事察幾。亦烏能勝任而愉快乎。

宏毅章

四民之中。獨首推士。失所納溝。時予之辜。如傷猶病。千古抱痛。帝王之事。皆吾事也。學者學爲人。師學爲人君。非量包萬物。力自行健。亦孰能與於斯乎。求之古人。則伊尹是已。外此卽識。及之力終不及。始仕之時。勉就功業。宦成之後。滿與懽乘。鮮克濟矣。故知宏毅難也。

興詩章

詩可以興。故興於詩。禮可以立。故立於禮。樂可以成。故成於樂。秦皇取六經之書。雜燒亦以當時受縱橫之害耳。漢興購求書。六經之文。乃見。文景之時。海內殷富。道不拾遺。此道得也。後世學士取百家之言。附會經術。而天下遂已大亂。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不旣驗歟。詭誕之害。甚於縱橫。喪亂之禍。慘於戰國。抱遺經者有痛哭而已。

使由章

上古之世。民易於治。其知少也。中古以後。民漸難治。其知多也。

論語通義

卷之八

四

爲之仁義以導之。并其仁義而竊之。爲之刑罰以防之。并其刑罰而竊之。抑孰使之而然歟。是以聖人在上。因天之時。因地之利。順民之性。因天者。令與草木同其春秋。因地者。令與衆動同其噪息。順民者。令與百姓同其行習。亦若是斯已矣。當其時。孝弟力田。禮達分定。非以此歟。孔子曰。可使由。言此已足也。曰。不可使知。言鑿之則亂也。升降之因。治亂之故。蓋不啻總總已。

好勇章

富貴者。駕馭知勇之資也。有勇而猶使之困阨。不偶。是誰之過歟。古人使貪使詐。雄畧亦可想見。不然。以疑見棄。以忌見擯。胥

失之矣。若隋煬於李密是也。至若不仁之人。天資驚戾。即使罪狀未著。殺之無名。積豕之牙。未嘗遂無其術。有黨離之。勿傳以翼。無黨棄之。勿假以權。陶唐之時。何無四凶。亦處置得宜耳。不然。漢唐之末。何嘗李鄭卒召禍亂。可無戒歟。

才美章

心者才之本也。才者心之緒也。道德恢闊。無美不備。衆能小技。各效其長。優優乃見。由此推之。周公之吐哺握髮。正周公之才也。不然。我欲獨有其功名。又恐天下人共有其功名。此小才驕吝者之爲耳。商鞅伯秦。卒誅死。鼂錯安劉。亦且殺身。王安石相

論語通義

卷之八

五

至穀章

古者無科目取士之法。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大成。司徒升雋。以此爲候。猶有人焉。彈琴寤歌。不求聞達。斯真矢志勤修。穆然古處者矣。顧不至云者。不旁及之辭也。穀爲學所自有。特念有不至焉耳。伊尹耕莘。樂堯舜之道。其心亦安知有後來之幣聘哉。卽至作殷阿衡。千秋大業止完。所學不至於穀。蓋無問三年已。

篤信章

矯語貪賤者。枯槁之人也。馳情富貴者。功名之士也。兩者異觀。亦更相笑。君子處此。總求一是而已。孔子謂好學必先篤信。善道必先守死。與繫易乾龍。必推其確。不可拔同意。由此推之士君子。涉世應跡。紛紜自非所見。既確所守。又堅亦烏能出處合道。其要無咎乎。

在位章

子產之與子太叔論政也。曰。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善哉言乎。舍田芸田。君子非之矣。虞書曰。熙載亮工。熙與亮皆明之義也。

論語通義

卷之八

六

人已明。則功罪無所委。功罪明。則黜陟有所憑。於以考績罔有或遁。故侵官之戒。朝廷之所務明也。若在位慕茸。則時易守宰。如此。又安患天下不治乎。

師摯章

樂有亂。受之以止也。亂以闕雅。止有遺音也。周家王化。始自后妃。終之以此。見大和之音。有欲盡不盡之思焉。顧雅奏之於朝。頌奏之於廟。房中之樂。非三代盛時。所有意。此頌奏文王之廟者。歟。抑君卿大夫迎女。列國始奏。此歟。此亦學古者所務考已。孔子追師摯之始。亦恐此後有司之失其傳耳。

狂而章

不直者何言大志不大也不愿者何矯不知以爲知也不信者何歸不能以爲能也孔子曰吾不知之矣蓋亦猶難乎有恒之嘆耳嗟夫凡人可僞天則不容僞與其襲瑜何如見瑕山鷄之蒙不如豹韞信哉

學如章

可盡者天下之理難懷者學人之心是故不及者未必不可及也而此如不及則終身未之有及矣恐失者未必或失也而此猶恐失則終身常若或失矣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始

論語通義

卷之八

可以言學已此卽孔子何有無能之心也

舜禹章

凡言有者非見在之辭外至之辭也帝堯之興自唐侯發跡五帝以上亦皆世傳若夫登庸始自田間倂起當時罪孽止舜與禹兩人夫潑水於地置菜則膠貯物其中差滑卽覆非淺則歎耳後世譽達大度莫過漢高午觀朝儀忽驚皇帝之貴唐太宗號稱賢主荒服從化亦不免十漸不終況其他乎歷山號泣被袵咨嗟荒度惟勤玉食不改非有天下不與亦孰能與於此哉

大哉章

陶唐以前燧人有巢兩氏代作工虞水火先堯未始無功太昊

有能兩代繼興文字律歷衣裳宮室先堯未始無文顧其時止於上九官十二牧勤於下又得一代協帝之聖人爲之相一時濟川平土敷教典樂無不大備顧治水則頌神禹教稼則稱后稷明刑典樂則贊皋夔亦未嘗自以此推之天能昭臨則歸之日月天能動撓則歸之風雷天能潤說則歸之雨露堯亦若是已矣後世開明之主其功非不能補救一時其文章非不能昭垂百世顧文德武功一時從龍諸臣皆不敢自有稱神頌

論語通義

卷之八

聖必舉而上之時君蕩蕩無名不復再見古今升降可勝嘆哉

舜有章

才之難武王之難也才不能以勦揖遜而以佐征誅焉洎之二女方袵衣鼓琴而嗣徽之邑姜竟勦秉鉞遇固有幸不幸也雖然十三年以前猶同文考事殷迨至孟津之會八百國來同時至事起雖聖人亦如之何哉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夫德不顯以歸文而止曰周明乎白旄未把之先武之事殷猶乎文耳嗟夫後世有一二從逆之臣遂稱佐命兵威稍足以懾服數郡更謂欲師文王較之周德何大懸絕延世獨促非不幸矣

無間章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人主奢侈之心。一萌上。不敬。昊天。下。不恤。百姓。所從來矣。秦皇初得天下。即治驪山宮殿。又作宮渭。南複道。屬咸陽。取供帳飲食。充其中。卒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豈非侈之爲害歟。夏王之始也。禹開傳子之局。常恐以奢。侈遺子孫。非飲食。惡衣服。早宮室。固宜。至致孝享。美黻冕。力溝。洫。亦非有作而致之也。恭儉之主。無耳目口體之欲。則心志自。肅。交神。必虔。宴安之私。不形。則四體之勤。爲民必切。當時改傳。賢之局。而人不非。歷年久遠。而祚不促。豈非以此哉。

九

論語通義卷之九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罕言章

孔子罕言利。爲世防也。乃并命與仁而亦罕言之。何歟。嘗考漢武尚儒術。當時即有曲學阿世者。厠足其間。劉向說春秋。多言災變。本以懼奸臣賊子。而圖識符命之說。反授爲口實。然則罕言之意。不可槩見歟。蓋聖人之言。天下萬世之所借資也。防愚不肖之情。人之欲未必止。雕賢知之樸。性之疵。已大鑿矣。可不慎歟。

論語通義

卷之九

述巷章

見異則遷者。無恒之士也。執一成名者。細人之業也。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蝨化爲車輪。造父之於御。內得乎中心。外合乎馬志。其於業。非不專。然而受芟隘矣。孔子忘食忘寢。并且忘年。精之所注。竟不得其所存。非務博也。名旣自定。道斯不全。孔子蓋欲從萬以見一。從博以歸約耳。一可名萬。亦一一何可名。約可名博。亦約約何可名。射御釣弋。孔子未嘗不以寄情。顧求其所存。必不可得。由此推之。仁智各有所見。禮樂各有專習。皆非大道所存。又况芟芟如射御者乎。

麻冕章

曲禮之屬三千冠服之類甚多。經禮之屬惟五。君臣之道爲大。元武縞武言禮者尚且致詳。況在郊廟之間乎。顧治世以禮維禮以權從輕重而斟酌挽之以求爲可行斯已耳。故從純者孔子獵較之意。拜下者孔子維禮之心。不然冕而祭禮行於廟也。冕必麻女紅之始也。周制初有深意。聖人豈徇衆獨不之思乎。由此推之。凡事當極難之時。君子欲維挽頽俗。自非蕩佚簡易。烏有當哉。

絕四章

論語通義

卷之九

意必固我。據萬應不靈。意必固我去。又神明無主。孔子繫易口。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夫化而裁之則必有裁之者矣。推而行之則必有推之者矣。千古賢豪每於國家大變故大疑事心有所主。剴然不移。君國社稷亦卒賴之。此豈盡無所執持而能然乎。由此推之。孔子之所絕有四。其實止一無我而已。蓋有我則意必皆私。無我即固執亦公。司馬君實之堅決。果可與王安石之執拗同譏歟。

畏匡章

按說法經天緯地曰文。此文在文王以前。文之權在上。伏羲氏

畫八卦造書契制嫁娶作樂。黃帝立史官制文字作歷象垂衣

裳而天下治。自虞夏以後。代有典謨訓誥。設庠序學校之教。而天下亦治。自文王以後。至於春秋。聖王不作。處士橫議。文治爲裂於天下。孔子以匹夫起而續承之。贊修刪定。使千古經天緯地之文盡歸之詩書禮樂。門弟子記子畏於匡。有斯文未喪之語。由此觀之。仲尼非窮阨不偶。恐斯文一旦墜地亦烏能確以未喪自任若斯之切乎。蓋天生數聖人以開歷代之治於前。生孔子以開萬世之治於後。千古之六經不毀。千古之文治常存。然則畏匡固未豈非天也哉。

論語通義

卷之九

太宰章

傳稱孔子二十七歲見鄉子問官。明年見鄉子問禮。其後又入周問之。柱下史一代大典皆已悉備。此其志豈在小哉。惟在禮不遇在衛在齊在楚又不遇。乃學琴於師襄射於矍相之圃。泗濱杏林釣弋時與二三子寄志。他如識專車之骨。別土缶之羊。識獨足之鳥。知觸舟之萍。實總一時因事見實於大道。無與乃當時之人。至以此神其能。聖人豈不晦哉。卽是推之周公號稱元聖。初不以其多才子產足稱鄭才。亦非以其博物若必使見多能。是將使聖人與造父梓慶爭長。賢者亦必以削鐮弄丸

表異矣。萬一使國家用人斷斷休休之度。豈復見哉。

無知章

教者之教人。非能以我教也。啟彼而已矣。未問之先。虛懸以待。既問之後。有叩則鳴。不然。問者懷來。本有兩端。教者胸中。先執一見。以執一之見。析不一之理。烏有當哉。孔子之門。言仁最多。或以理論。或以事論。或以心論。或以功論。其端不一。亦隨其所叩而答之耳。學者蒙見尚少。教者已見不多。斯乃知愚兩得。教不違才而已。

鳳鳥章

論語通義 卷之九

天下有道。麒麟在郊。河出馬圖。鳳巢阿閣。乃鳳不至。圖不出。孔子興悲。西狩獲麟。又反袂而泣。何哉。嗟夫。麟也。而視之為不祥。致血虞人之手。此鳳鳥之所以不至。河之所以不出。圖也。孔子之嘆。其在斯時乎。

齊衰章

人盡哀有喪。矜不成人。風俗可醇矣。尊有爵。名分可正矣。顧見冕衣衾者。常人與聖人同。見齊衰者。與賢者。聖人與常人異。一同一異。聖人見常情亦見。可勝慨歎。

啗然章

詩書六藝。道之萃也。理有中正。道之歸也。因其所萃。究其所歸。學之要也。不得其要。雖勞無益。高堅前後。所從來矣。既得其要。功有可循。吾竭吾才。道斯見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由此推之。文者。詩書六藝之名。禮者。大中至正之則。資深達源。六經註我。文禮豈有二哉。所以君子學道。非云浮慕。功有實詣。在所必循。化不可為。在所必俟。凌躐蔑等。非所貴已。

為臣章

孔子之喪。公西華為志焉。設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一喪而三代之禮備焉。即設臣庸何傷。蓋孔子儒

論語通義 卷之九

五

者也。儒者學古。古則可遵。為臣則擬。今今不可踰也。華而皖。啟手啟足之際。曾子猶不能安一簣。況臣乎。然後知聖賢之自待。蓋亦至謹矣。

美玉章

寶玉而題之以石。惟求之者急耳。夫求亦安有善價哉。伊尹待賈於莘野。呂尚待賈於渭濱。阿衡尚父。賈且不啻重焉。然後知韞匱固非所以處玉。求賈亦非所以善沽。若載寶而朝。誠不如速貧之愈已。

欲居章

風土各別。血氣不殊。蒙見不多。心志可感。陸賈往說尉陀。南越始有文學。柳宗元居柳州。嶺南人士皆師之。蘇軾安置瓊州。一時珠崖遂多佳士。所居則化抑惟九。存故易化歟。以此知居奇何陋。非孔子權辭實憤中國之辭也。

樂正章

聖人欲正天下有道。思維挽頹俗有權。正樂天子之事也。孔子當時之匹夫也。以匹夫而思正樂。諸侯大夫且惡之矣。自衛反魯。顯鑒桑濮。陰定詩歌雅頌。各得彤弓湛露。當不以宴侯國大夫。辟公天子之詩。不復在三家之堂矣。樂已正而人不知。大分

論語通義 卷之九

已維而人不覺。聖人之機權如此。如有用我。暮月已可。此不可識其槩乎。

出則章

孔子之嘆。蓋嘆遇也。孔子一生周流列國。所遇之諸大夫。非三桓則崔嬰。非司馬懿。則王孫賈。開殺於莒而已。位高而志驕。事之實難。乃若殞於五父之衢。即先人之壘。且不識風木之悲。寧有已乎。惟酒無量。欲受以節。皆實事也。故尚論聖人。當論其世。不然出入必謹。大故必勅。麴蘖必戒。此亦常修。孔子胡以曰何有於哉哉。

川上章

天地之化。莫妙於往。往者不積。來者乃神。六十四卦終以未濟。物不可窮。亦若是已矣。故萬物有死。乃有生。國家有亂。乃有治。一闔一闢。往來變通。陸子淵悟往古來今。曰宙冉求。遇未有天地之解。與川上之嘆。蓋均神者受之矣。

好德章

史記次孔子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於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已駮乘之後。嗟夫。賢如孔子。尚不及宮中一婦人。况蓬伯玉。數輩乎。分桃矯駕。色猶未衰。史魚即百口不能退一彌子瑕。

論語通義 卷之九

穠豬之歎。無感其恬不知怪已。

爲山五章

美業難終。垂成輒敗。止故也。顧不情如同。竟阻於一閭苗。方秀而蟻災。豈可與九仞自止者同日語哉。朝氣憤盈。不必因藉。進故也。顧年富如後生。竟馴至無聞。可畏不足畏。豈可與一簣方覆者同日語哉。由此推之。人亦自勵耳。不可必者付之天。可必者責之己。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無負此半力而已。不然祖鞭未着。劉惔空悲千古以來學問事業。堪浩嘆者。豈少也哉。

法語章

秦皇如雷。在天茅焦解衣就鼎。亦且霽威。漢元如陰。翟日。周堪張猛。素所尊信。終且不免。不改不釋。猶偏辭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非謂此歟。法異兩窮。終有決裂。一時受優容之名。後日釀養癰之禍。可勝嘆哉。故人臣進說於其君。與其遇柔主。不若遇剛主。信矣。

三軍章

三軍之帥可奪。三軍之志不一也。三軍之志不一。帥之志自不一也。沉船破釜。納刃於靴。積薪於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還朝無日。若此數人。三軍之志有不一者乎。蘭相如廷折秦王。

論語通義

卷之九

髮皆上指。卒不辱趙。匹夫不可奪。非明驗歟。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當事者慎。無以餘幾之身。為天下笑。可已。

緼袍章

高明者。達道之基也。凌厲者。傷物之器也。緼袍不耻。子路質本高明。執以為臧。意氣有加。凌厲所不免矣。他日子語六蔽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亦正謂此有高明之善。無高明之累。自非不恃其高明。亦烏可幾乎。漢士以氣節為臧。竟以標榜取敗。宋士以謙學為臧。亦以偽學見尤。蓋知為臧。則文以禮樂。亦不臧。不知為臧。即不耻緼袍一節。已足超人。數等矣。子路在未聞夫。

子之與以前。予謂高明之槩。蓋已升堂矣。

歲寒章

後雕之嘆。孔子為松柏表乎。為松柏惜乎。為松柏恨乎。抑為後知者愧乎。予謂正言有國家者。當為松柏植耳。殷之亡也。宗國有三仁。首陽有二士。頑不服周者。有五十國。周之亡也。未有聞焉。其所見節。止得之列國屠沽。有門下吏。揆其故。二士之節。未表。五十國芟夷殆盡。孟津之八百國。以次受上賞。歟。嗟夫。匡山之役。予愈思宋藝祖不置已。

不惑章

論語通義

卷之九

九

利害明則多慮。生趨避明則智。計出我既不惑。則憂懼兩者未之能免矣。若君子亦論為之自我耳。自我不當如是。千駟萬鍾。雖利有所不趨。自我當如是。赴湯蹈火。雖害有所不避。知仁勇如是而已。三代而下。若諸葛武侯。文山謝君。直諸君子是也。由此推之。君子處事。規利害。非知見事理為知。審趨避。非知明分守為知。一知仁勇已兼。又何憂何懼哉。

共學章

天下之事。各有當然。隨其所之。總赴一理。是謂之權學也。學者此者也。適道者。適此者也。立者立此者也。權能輕重乎物。而豈

隨物爲輕重。哉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存義。自非學務精專。趨向不謬。識力堅定。造次靡移。亦烏能與於此哉。古人行事。多載經傳。常事知經。變事知權。學固不可少也。不則恃其資性。時有暗合。顧亦時合時違。豈極軌也哉。

唐林章

漢武帝讀相如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此愔愔之思耳。古人一日相思千里。命駕非賢豪之與乎。千里有一聖。若接塵而遊。百里有一賢。若比肩而立。又況空谷。未必無五音之貺。衡門可枉謙主之車乎。何遠之嘆。蓋嘆徒思也。徒思與

論語通義

卷之九

不思誠未有異已。

論語通義卷之十

鄉黨四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孔子一生大率居鄉黨不多。在朝廷亦少。史記定公九年庚子。孔子爲中都宰。十年辛丑爲大司空。又爲大司寇。歷一十二。十三。凡四年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甫三月。隨有齊人饋女樂。一事遂去魯適衛。鄉黨一篇記恂恂而外。獨詳朝廷。其在此時歟。便便惟謹。朝度恪矣。侃侃閭閻。寅恭協矣。入門有容。過位有容。升堂有容。出降有容。魯無威君。不敢忽也。魯有重臣。不敢隨

論語通義

卷之十

也。天威咫尺。事君盡禮矣。至若春秋自昭定歷哀。凡列國來聘。我魯報聘。禮亦不少。爲損爲使。孔子皆未有與。豈史逸之歟。抑鄉黨所載祇屬孔子論禮歟。學聖人者。總不出言貌辭氣之間。況朝廷之際乎。漢興高堂生大小戴始出。而三禮所傳與鄉黨一篇。遑遑相合。此可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從心不踰。斯須不去。非聖而能若是乎。

紺紉章

聖人之躬。聲律身度。況衣裳之際乎。疑齊疑喪。雖微必謹。昭其辨也。男別於女。雖褻必勑。防其微也。裘葛互易。順天時也。朝祭

不苟違王度也。弔不從吉。哀有喪也。吉月朝服重周。朔也。凡人
事之常變。時序之寒暑。朝野之分辨。卽一冠服無不著焉。斯其
爲聖人也歟。

明衣章

齊者精明之至也。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明衣必布復。古反。始
也。每食必變訖。其嗜欲也。所居必遷。防其邪物也。必有寢衣。雖
寢興不敢忽也。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考之於禮
無不皆然而況聖人乎。

食精章

論語通義

卷之十

二

飲以養陽。食以養陰。衛生之道也。又必謹於人事。以致其慎。順
天時以養其和。辨邪正以守其則。酌多寡以制其宜。察汙潔以
防其濫。禮始諸飲食。必通於幽明。神鬼之交。道存諸飲食。又必
廣於言語。寢興之際。甚矣其詳且盡也。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一飲一食而養德養身之道備焉。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

正坐二章

席不正不坐。就燕居常御而言耳。不以昭昭顯行。不以冥冥改
節。君子之行。固如斯也。若夫歲時伏臘。親朋過從。父執兄執咸

在杖者出。斯出亦禮在。則然。聖人豈有異歟。惟儼按禮謂之曰
楊。又曰有由辟也。朝服何服。而用之於此。卽曰以存室神。夫室
神何神。至褻用對揚之服。歟。立主人之階。用對揚之服。是誠何
說歟。讀古人之書。並無一灼見參其疑信。卽使一言一服。無非
先王去先王愈遠矣。

問人章

問人於他邦。不忘友也。再拜而送之。其恪也。康子饋藥。拜而受
之。尊者無失其爲尊也。未達不嘗。其慎也。亦不欺也。聖人待人
之誠如此。

論語通義

卷之十

三

廐焚章

廐焚二事。考之家語。曰國廐曰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
大夫再。曰此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繫之孔子爲大
司寇時事。自予論之。國廐果屬大司寇職掌乎。若謂在乘田之
時。則收圉之官。未得從朝列之後。且不戒之愆。誰實尸之。考之
孔穎達曰。私廐私廐是也。不然。卽以路馬乘馬國之大事在焉。
寧得置之槩不問乎。

賜食章

匪頒燕饗。君之禮也。親枉臨問。君之仁也。臨軒召對。君之命也。

人臣膺此實有餘榮敢或慢乎禮曰君子之於禮不敢過焉不敢不及焉孔子亦猶行古之道耳後世遂視此為異數何歟

朋友章

朋友死於我殯非哀死也篤友誼也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非輕饋也重朋友也見友之父則父執矣見友之兄則兄執矣祭肉之賜出自朋友即見朋友之先人矣欲不拜得乎後世饋不多交不深麥舟之助護喪歸里兩者遂為絕德可勝嘆哉

寢不章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坐而假寐趙宣子尚不敢忽室中不翔為

論語通義

卷之十

閒居也退食委蛇詩人亦且美之聖人寢興居處皆有其度而謂有異乎

齊衰二章

嘗觀天地之間禮有吉凶位有貴賤生民有疾苦戶口有登耗奢儉有循環災祥有迭見聖人處此憂患生焉是故雨暘時敘民用平康思與百姓共其休嘉天示異徵疵癘並見思與一世同其補救孔子車塵馬跡於是遍歷齊楚陳蔡之墟已鄉黨記孔子容貌之變隨記在車之容非以是歟

翔集章

史記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越庚申魯人西狩獲麟明年子路死衛孔慚之難贊修刪定終老於魯城北泗上蓋孔子之山梁也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其斯之謂歟泗濱隙地較之邇宋圃匡已去勞就逸去險就安已

黎水後學曾論孔壁甫著

先進章

禮樂之權。制之自上。故上行下效之謂風。禮樂之習。成之自下。故人心安然之謂俗。風俗既成。里巷故老。目擊時趨。徒嘆前休之不可復。亦且索之何哉。曰。如用自審之辭也。曰。從先進。表已志也。孔子衣則縫掖。冠則章甫。服從其鄉也。冕則遵古。純則從時。禮從其儉也。君子思挽頽俗而無其權。亦於一身審從違而已。春秋之世。聖人且柰之何哉。

論語通義

卷十一

陳蔡章

四科之賢。皆有用之才也。陳蔡之厄。又如此奇窮。帝王之興。攀鱗傳翼之士。咸得致身青雲。素王之窮。諸賢匪兇。匪虎。且皆率彼曠野。豈士不困。行不韋歟。昔魏公孫座言於魏侯。欲殺衛鞅。不使人秦。激魏侯用衛鞅耳。陳蔡大夫畏楚。用孔子。而又不欲使其主用孔子。此其事皆不可解。卒使顏淵闕子伯牛困於洙泗。仲弓宰我冉有季路言偃。困於邑宰。子貢困於憑軾。子夏困於西河。豈非天哉。

助我章

冉有問於孔子曰。昔求承夫子之教也。吾昭然。今日吾反昧然何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之耶。由此觀之。回之說。回之神。先受之。更不為不神求之耳。顧大道之教。有神受。乃有傳人。有答問。始無疑義。一堂之間。郢人之斤。施之而有其質。舍起子之商。可言之賜。亦孰與歸乎。

孝哉章

以子觀閔子衣蘆失朝之事。路人為之心惻。況為之父者乎。願父亦內悔於心耳。不能必之於其母。必之於其昆弟也。夫子

論語通義

卷十一

三

慮其條。明後晦而為辭。以堅之。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欲使閔子之父母昆弟問之也。堅之也。嗟夫。讀此而後知閔子之難也。不孝。閔子之孝。不顯。一孝。閔子之孝。不顯。井父母昆弟亦不安。惟孝。閔子而一歸之父母昆弟。甚矣聖人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也。婉而風。曲而摯也。

白圭章

衛武公諸侯也。伐犬戎。定周室。跡其所為。皆雄畧不世出之士。乃行年九十。猶作白圭之詩。以自儆。蓋深有玷之之懼焉。況羣布之士。才不如中人者乎。由此觀之。君子涉世。與其高譚雄辯。

語必驚人不若口多擇言敦厚守拙裕衷四時之氣已備吾深
有意乎其人已

好學四章

舊館人之喪孔子至解縣以贈之曰吾悲夫涕之無從也顏淵
死子哭之慟而又拒顏路乞車之請斥門人厚塋之非是何情
誼淺深之不同而待之一厚一薄若斯之殊歟聖人固有所裁
也問之禮也孔子刪定贊脩方欲得好學如顏子者羽翼之乃
此士之禮也孔子刪定贊脩方欲得好學如顏子者羽翼之乃
當其死竟不得循禮以安其魄不亦重其慟而未已乎

事神章

卷十一

樹華於春粟芽於室秋高霜隕木葉微脫一信一詘往來和感
此生死之大常即鬼神之大常也若夫雷雨滿盈天造草昧人
生其間忠孝之魂結而不解騎箕比星流丹化碧更若長平一
坑四十萬京觀之築積骸如山怨氣所聚亦能悲風嘯月為陰
霾見怪物精靈亦何至變歟語曰天下有道其鬼不靈言其時
人得其生之理耳蓋直道大行人無罔生國鮮刀兵人不枉死
即國厲邑厲鄉厲且不必設知生乃以知死知人乃以知鬼詎
不信歟

待側章

人之氣象近乎天者也此不可偽也一生之所受大畧視是閱
子問問休休之度也冉有子貢侃侃論列之司也子路行行桓
糾之用也一堂相聚孔子之樂正別有肯卒之閑子終身不仕
冉有屈首家臣子貢老於遊說獨子路結纓之難與孔子不得
其死之言若合符節其所受有驗有不驗豈非天哉蓋天立聖
賢時命大順渾其德器可致熙和時命大謬植其剛操能忍患
難覆醢之悲當相視而樂已逆有此食人之祿自當忠人之事
後儒乃以傷勇致譏豈君子臨難苟免亦有當歟

長府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一

聖賢論事非為迂闊如閔子長府之論以定哀之時履貳加稅
由來已久此時無後可增中軍之舍三家四分公室當襄之世
已一無所得作長府一虛器耳不然以後世宋作封椿例之常
汝陽龜陰之田久入於齊不城幽朔一十六州之陷虜庭也魯
遂無返我舊疆之志乎若傷財害民之說非時君之所樂聞閔
子亦何為若是迂闊乎由此推之凡君子論國家之事當切中
機宜若徒勸獎膚說縱甚忠懇非所貴已

由之瑟章

重門洞開共見我心高明之槩也北鄙殺伐瑕則見瑕仲由豈猶人者哉遽謂入室由固不能襲取入室由亦不欲丈夫舉止大槩如此升堂之由下視齷齪誠卑卑坐之廡下矣

孰賢章

學者之槩與其受人益寧受天損以是推之不及者天損也若過則天人兩受其病騁其材力一往不返即或有悟亦不免後事之悔況自智者必不明驟趨者行愈疾乎他日孔子謂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謂悅不若己者過也師益與同病也

栗歛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一

五

論語書季氏富於周公則季氏之罪有五而股民之罪不與焉季魯桓公之後尊非成王之叔其罪一處侯國大夫之列非若分陝而治其罪二席桓僂之親無大功於魯非若負屨之勞其罪三四分公室方百里之魯已有其二其罪四以魯之懿親致削魯以肥己令周公其衰其罪五人不臣而濟其謀求之罪可勝誅哉墮三都廢費邑孔子之謀如彼伐顓臾加田賦求之謀又如此師弟一堂尚有殊異從來謀國深心大畧鮮人絕少誠可嘆已

柴愚章

天下之人才品各殊君子教人貴就所近為愚為魯為辟為嘖變而化之入道必深即性而率之任道有質有榮之愚才知可不傷矣有參之魯聰明可不敝矣有師之辟曲謹可無卑矣有由之嘖荏苒可無榮矣有教無類孔子寧見少歟

庶乎章

顏子簞瓢陋巷孔子見稱子貢廢著積財孔子亦未始非之蓋澹泊可以見道揮霍亦可以見才若必以捉襟肘見納屢踵決一槩難堪之行以約束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無類之教豈其然乎顏子屢空穆然自遠子貢貨殖可謂達矣億則屢中自

論語通義

卷十一

六

不可挽回愚賜穎豈相非乎

踐迹章

不事詩書動與道合高明之行也自我作古破除理格豪傑之槩也顧事多舛起非腐儒所聞意止弋獲亦非神明所貴孔子論善人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非以此歟蓋室者衆理之歸宿也考証古今胸無疑義揆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不然聰明之談較庸愚特甚可不畏歟

論篤章

凡辭之兩費擬議者相詰之辭也詰之者何辨之也為與人者

致詳也。蓋浮言無稽。眩厥觀聽。為禍淺。巧言貌德。暗竊人心。為禍深。王莽謬為謙恭。一時名士如戴崇、陳湯皆稱之。丁謂偽託循謹。卽寇準亦過為獎借。易危堅永。申曰馴致其道。蓋罪與之者也。國家用人士。君子取友。自非其難。其慎亦烏能始終不謬。悔吝卒鮮乎。

問問章

君子進德修業。凡以期行也。行不敏。則行廢。行大猛。馳驟而不顧其安。則行亦廢。天下之因噎廢食者多矣。結縷之難。至謂不得與羔之來。同日語。天下之理。果如是乎。蓋進求者正辭也。退

論語通義

卷十一

七

由者。偏僻也。弦葦雖有異佩。剛柔總就一中。藉使事在君父。亦謂防造次之失。吾不信已。

畏匡章

天窮聖賢。其事多奇。是使獨也。天助聖賢。其生必偶。是使同也。唐有舜禹。堯不孤立。周有畢散。武不獨生。文未喪天。贊修之業。定有羽翼。回何敢死。豈私子哉。蓋自任也。平居洙泗。鼓吹先王。患難追隨。益明宗主。萬世之下。知有斯文。孔門諸弟。後先之力。蓋可誣哉。

大臣章

人臣擇主而事。當慎厥始。不可則止。猶未大失。然至不可其進。退亦維谷矣。於斯時。猶能綽有餘裕。非秉道自己。審機在心。亦烏能若是乎。苟文若身已事操。九錫之加。猶欲愛操以德。卒至殺身。蓋欲從不可欲止。又不能雖欲不殺身。不可得矣。丹有季路均事季氏。從之之事。萬萬不為。顧不能不可則止。不知當時亦有何自善之策。所以後世君子委身事主。甚不可苟。不然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烏有及哉。

費宰章

費新墮。大創之後也。在子路謂新創之邑。如羽。初植亟宜。仁厚

論語通義

卷十一

八

之長治之。故羔之使。為費也。在孔子謂新創之邑。反側子方不自安。其間審權術相便宜。非一長厚之人克辦。故不欲使羔為羔也。亦為費也。不然用長厚不效。必至轉用權術。是一邑之間。前為長厚所誤。後又為權術所驅。其禍社稷。民人可勝道哉。由此推之後世。君子當國家搶攘之際。用人可不慎歟。

侍坐章

天生聖賢。為天下也。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一時兵農禮樂。皆稱大備。以此為邦。春秋庶可又安。乃竟同尼父老於洙泗。有才如此。而人不知此。孔子一聞春風沂水之志。而喟然也。乃論者謂

點以道韻清遠。孔子獨有嘉尚。則唐虞有巢由。不必有禹稷。不知當時飢溺。亦誰爲任之所不可有者。止任事之心太銳耳。古來俊傑。非無大猷。卒鮮全地。皆坐於此。聖人能無慮歟。

論語通義卷十二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克復章

已者。百骸之賅而存也。禮氣之清明也。先王制爲視聽言動之則。由此其始也。克德之修也。復德之反也。仁合外內之道也。天地帝王其道皆不外此。史臣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禮不可想見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已克已。不可想見歟。天惟自強。故日月不亂。星辰不紊。度四時不失序。人惟自強。故耳目無亂。營口體無亂動。克已復禮。不可想見歟。君子止此。

論語通義

卷十二

視聽言動耳。由於禮。則此耳目口體之用。安人安百姓有餘。不由禮。則此耳目口體之欲。殺天下有餘。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可想見歟。韋布之學與帝王同修。君子之德與天地同運。非顏氏子能幾此歟。

大賓章

敬德之聚也。出門如見賓。則無地不敬。使民如承祭。則無人不敬。尚有心志之僻。留其內者乎。恕德之通也。已所不欲。取譬不遠。勿施於人。克已必深。尚有形骸之私。壅其外者乎。敬而不恕。矜持之過。有似驕已。厲物之譏。或所不免。恕而不敬。好行其德。

有似狗物。好名之議。時亦有之。敬怒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邦家無怨。非以此歟。

言訥章

言心之聲也。爲心之跡也。是故恪士慎行。非慎行也。守之於心也。吉人辭寡。非辭寡也。靜之於內也。觀其所爲。欲爲不敢。爲則觀其所言。自欲出不敢出矣。古人言簡慮精。內之所存者必深。靜躁之原可無辨歟。

憂懼章

司馬牛之憂懼。爲向魋耳。嗟夫。鞠子之哀。古人何能無憂。毀巢

論語通義

卷十二

之恐。古人何能無懼。凡几之度。終於不失。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若謂智宗既滅。惟輔果在東陵。雖橫下患。猶存此不可必者也。君子亦求無疚於心耳。雖有一朝之患。君子奚患乎。

兄弟章

骨肉之變。人所難處。至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豈得已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四海兄弟之言。似未可爲牛覓也。他日魋不悔禍。人巢叛宋。牛致邑與珪。適齊適吳。竟不獲免。而歿於魯。嗟夫。豈非天哉。

問明章

足食章

人君之心。如日在天。語曰。泰山雖高。不能阻日。言其高且遠也。乃一旦月與日同道。遂至薄蝕。衆星盡見。飛鳥投林。無他。以近於日。故蔽之耳。由此推之。女子小人朝夕君側。近於君者也。天地之間。月與日並行。陰與陽並運。宦官妾何能盡無乃浸潤之譖。屑受之愆。節險情幽。古來申生之死。屈平之放。莫不由斯。可不畏哉。故人君之明。非能照四方也。照几席而已矣。即能照四方也。亦照几席而已矣。又奚必遠是鶩哉。

論語通義

卷十二

晉陽之圍。沉寃產蛙。民無叛意。尹鐸之所遭也。信在兵食未窮之先也。若兵食兩窮之際。遂無結信之術乎。子謂投醪吮疽。羅雀掘鼠。此亦芻狗。不必再陳。即以足食一節言之。太易之言。損也。曰有孚。可貞。利有攸往。蓋孚在損之時也。當國家軍興之時。司農仰屋而嘆。百姓誰不知財用之急。顧諸軍以無籍之兵。國家有用之餉。則民不信。朝廷有不得已之詔。反開有司不可厭之求。則民不信。爲今之尹鐸。計將安出。有法於此。能使尹鐸不必爲朝廷焚券。晉陽之民。可不結自固。蓋今之人。所以不信爲吏所奉行詔書。率增減耳。倘奉詔而行。如詔而止。則誰不信。又謂領兵之將。冒支官錢耳。倘有一兵始食一兵之食。又誰不

信若此。卽有匪茹。民皆效死。不特不必去食。且不必更議去兵。然則無信不立。非聖人坐以待斃之言。乃少康一旅能收夏衆之言也。此一損而有孚之明驗也。

子成章

有應門兩觀。而後知爲朝廷。有袞冕十二章。而後知爲天子。孔子寧儉寧固。刪詩又存葛屨。沮如之什。不可想見。歟。雖然。後晉永嘉不競。銅駝將在荆棘。何有應門兩觀。建興之初。百官無章服。印綬何有。袞冕十二章。所以然者。則皆泰始之間。國俗民風。皆奢侈相尚。故也。然則毛不存。尊不辨。皮不存。毛且安傳乎。語

論語通義 卷十二

四

曰。作法于涼。其弊猶奢。作法于奢。後將若之何。棘大夫之言。與子貢之言。蓋並存可已。

盡微章

魯用不足。魯經費侈耳。此年卽大有。尚不支。况年飢乎。定哀之間。書蠡非一連年伐邾。兵興又非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魯加賦而蠡災非明驗歟。若徹法行。通力合作。衆畝均分。豐凶齊矣。按井賦。乘力政。甸徒武事備矣。晝戰日相視。夜戰聲相聞。三軍睦矣。百姓和於下。天變弭於上。以此伐邾。又何至經費不敷。用不足乎。由此推之。凡國家祖宗成法。不可輕改。後漢蕭望之謂

崇德章

元帝曰。往年加海租。連年海魚不出。雖屬物數。蓋亦天意。信哉。曾子三省。止在去欺。孔子大聖。猶憂徙義。大學旣言格致。猶慮好惡之僻。以斯知君子學問。不必高譚性命。止此事物情理之間。自修實難。夫聖賢學問。舍事物情理。亦安所着哉。浮誕以自喜。溺習以遂非。顛倒以徇情。斯之謂棄德。斯之謂大惑已。

君君章

齊景公。齊之賢君也。豆區釜鍾之私。田氏已陰分人心。而奪之國。乃不之悟。又以內寵開之。釁卒使田乞之禍遂烈。以賢主而猶若此。甚矣內亂之可畏也。不然。子茶不立。內釁不開。雖百田氏如齊。何哉。賈誼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千古如斯。誠堪浩嘆已。

論語通義 卷一二

五

折獄章

獄吏之弊。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鈞鉅爲能。以酷烈爲威。四者繁興。則民無所措手足。片言者不煩之謂也。自非無宿諾之仲由。亦烏能若是乎。蓋忠信之長他端。不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無他奇。人已大服。不然。顧尚明決。則李斯張湯人。本卑庸。獨由也歟哉。

聽訟章

黃霸少學律令。爲廷尉。法能稱平。及治潁川。職事聽察。一郡咸稱神君。以斯知飢寒盜起。吏不聽察。自有當哉。若孔子所稱無訟。亦非就訟能使之無也。後漢文帝之時。海內殷富。大倉之粟。既陳而不可食。內府之錢。已朽而不可較。當時終歲奏死刑不滿百人。既富方穀。非明驗舉。由此觀之。舍農桑而先言教化。雖聖人亦無其術。孔子使無訟。蓋必有其道已。黃霸豈盡不足稱哉。

無倦章

論語通義

卷十二

唐廬懷慎事玄宗。謂宋璟曰。主上求治太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富有愴人乘間而進者。宋李沆事真宗。謂王旦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卒後兩言皆驗。蓋倦者懈也。不特聖期當防。卽春秋鼎盛亦當防。不獨意弛當防。卽氣銳亦當防。漢武帝欲烹治堯舜。汲黯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言雖懇。中時君之獎實切。蓋忠者中也。言不由中。則爲餘聽事。不由中則爲餘觀。愚不由中則爲干譽。善不由中則爲諛。聞此兩者。政之大弊也。大率見之。

中主十一。見之英主十九。三代以下。明哲儘多。而上治絕少。非以此歟。

成人章

天下不獨君子耻獨爲君子。卽小人亦耻獨爲小人。世有一君子。爲君子者必多。世有一小人。爲小人者亦多。則所成者與也。是故合成與不成。觀君子一獎一抑。足爲一世之鑑。鍾合成與不成。觀小人爲摧爲陷。陰深萬情之忌。刻素絲之質。傅近朱藍。可不慎歟。

政者章

論語通義

卷十二

正朝廷。然後能正四國。正百官。然後能正萬民。顯後世之主。亦有不遜聲色。不顯貨賄。不迂徇馬。乃當時朝廷百官。亦未遽正者何也。蓋威主任權。智主任術。則亦權術之過耳。蓋人君之道。當法天道。天有四時。寒煥不爽。一有愆伏。卽謂不正。人主之恩威。天之寒暑也。威嚴不霽。愆代實多。欲期百辟向風。庸可得乎。周世宗當五季之末。不好珍奇服玩。臣下有過。卽面責之。改則卽舍。當時四方莫不畏其明。而懷其德。非明驗歟。

惠盜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言盜之不可以法令弭也。至治之

世大法小。應時制。道不拾遺。外戶不閉。非明驗歟。叔季朝鮮。却金之吏。郡邑無留。積之風。致使綠林之黠。尤而效之。又何誅焉。魯季武子賞邾賈其之叛。論者謂之賞盜。逮平桓。攘公室之有。君子謂之誨盜。康子之時。竊國大奸。遂至盜大弓。寶玉其所由來。蓋有漸矣。甚矣欲之為害大也。

欲善章

堯舜之世。怙終賊刑。文武成康之世。偽辨偽堅。殺不以聽。為政何能去殺。顧殺非季世所能用也。叔季之世。其時是非多不明。好惡多不審。所欲未必善。甚且指善以為不善。朝廷之法。每不

論語通義

卷一二

足以懲不肖。而反足以罔善人。不然。風雨露雷。天地廢。一旦無以成化。況治國乎。孔子對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蓋所欲在善。則善否已明。此稍有創懲。亦足警戒。又何必紛紛興大獄乎。三代而下。行法非人。卒致禍敗。可不戒歟。

問達章

司市之評物價也。名相近者。使相遠。蓋謂名之鮮實也。物且有之。而況於人乎。孔子辨聞達曰。仁曰義。將使近也。召與賢異。遠與好異。不疑與觀察異。是使遠也。此名實之大凡也。雖然。叔季之世。畢竟賢良方正者。詘和光同塵者。信耳。人心之淳漓。風俗

之善惡。世界之治亂。無不由之。可不慎歟。

舞雩章

龍見而雩。木火之交。制陽亢。出伏陰也。天地之氣。亦不能無沴。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是故崇德益之。裕也。先事後得。長裕不設。此兩賜來備。以其時敘也。脩慝辨惑。損之脩也。攻惡懲忿。以斯達害。即日南毋使陽驕斗。北毋使陰伏也。以此推之。學者非明於天人之際。亦烏能內見身心。精言學問乎。

愛人章

嘗上下千古。至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板亂之世。亦必有君子。總

論語通義

卷十二

九

特人主是非明。賞罰信而已矣。大學稱能好人。必先能惡人。非以此歟。忠厚之詔。調停別名。如唐開成之間。朋黨牢不可破。姑且不論。以宋慶歷之間。邪正亦不免旅進旅退。雖天性仁恕之主。不能比德唐虞。不大可惜歟。論者曰。舜舉皋陶。已耳。湯舉伊尹。已耳。初不問所錯者誰。嗟夫。此特未覩唐虞之世耳。共工驩兜。其罪亦未必如後世之奸頑不道。乃一流一放。決不少貸。然則仁君善后。自非乾綱獨振。事不姑息。亦烏能化洽群生。號稱極治乎。

忠告章

凡入所以貴乎。友者爲其有益也。友不忠告。奚其益。忠告不若。道即忠告。又奚益。古人詳思盛戒。明已用心。而又不爲。而面陳求爲可受之地。若此者。凡以忠告也。凡以善道致其忠告也。若又不可。此豈可。口舌。所以君子與人。必欲自盡。中。有我能盡者焉。亦有我不能自盡者焉。至於不能自盡。即父母不能得之子。而況朋友乎。

會友章

獨學而無偶。非所以自廣也。理必以孤而危。臨深以爲高。非所以善下也。心必以滿而隘。是故與忠孝之友處。博學父事君之

論語通義

卷十二

文則匪懈之念。明務之思。勃然而興矣。與子惠之友處。博仁民愛物之文。則如傷之意。一體之懷。油然而生矣。與克復之友處。博言動視聽之文。則躁妄之愆。非僻之念。無自而萌矣。與敬業之友處。博樂群取友之文。則訕訕之聲。音顏色堂堂之氣象。無自而形矣。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間言仁者獨多。非以此歟。

論語通義卷十三

先之章

人主提挈衆務。何事不當先。一日二日萬幾。何日不應勞。顧無倦難耳。三代而下。享國日久。不過數君。漢之武帝。唐之元宗。宋之仁宗。宋仁宗恭儉仁恕。出之天性。四十年在御。有如一日。漢武之世。有事西南夷。驃騎貳師。日出塞外。重以神仙土木。可謂振恒。唐元開元之治。天寶之亂。殊若兩截。倦勤之意。盧懷慎已見之。先夫人主未有久而不倦者。若晉武平吳。遂即愉活。唐憲

論語通義

卷十三

簪鎮稍受戎索。輒肆驕侈。唐太宗號稱雄畧。亦幾十漸不終。此又以滿而倦者。由此觀之。人主率先群辟。憂勞萬邦。自非終始如一。不自滿假。亦烏能整期不倦。號稱至治乎。

有司章

令長提挈大綱。舉賢任能。不苛細小。誠良吏也。顧古今亦時不同。三代以前。令長率得自行。子奪廢置。漢初長吏。猶得以考功之法。治郡自漢以後。監司有專已之威。長令無自操之柄。崇大體。輒讓不職。舉賢才。又疑市恩。至赦小過。舉所知。則又滋多口矣。倘敦厚之吏。不爲苛屑。各歷註考。不以己意低昂。已足遇俗。

江西汪石琴

又何必闢門訪。安坐鎮雅俗。乃稱善乎。

正名章

漢非世傳。新豐之娛。議者譏之。璽武喪配。蜀駕未還。君子非薄。以此推輒。太上之號。古無是稱。主父之名。趙亦創起。迎崩歸衛。尊之爲衛君之父。不亦可乎。計不出此。而思拒晉。舛矣。乃若名不正之弊。纓可例陳。魯昭公之娶吳也。謂吳孟子言不順矣。娶不告死。不計井。當時大事亦廢。孟子之喪。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季如之亂。季平子拘展。殺申夜姑。則當時禮樂刑罰。又槩可知。由此觀之。理有相因。槩有必至。聖人之言。豈謬也哉。

論語通義

卷十三

學稼章

士羞咫尺之誼。不欲與農夫同耕。墾上豈漫無所挾哉。三代以前。耕莘釣渭。人所熟聞。卽以三代以後論之。漢家一代大禮。始自儒生數人。而朝儀已肅。更有蠻夷君長。不懾於十萬之師。而服一人之義。百姓當危急存亡。不忍棄捐。願同生死。若此者。皆往日恂恂儒生也。當其草茅誦讀。所挾固自殊耳。故以百畝之治。爲事者農夫也。以天下爲己任者。君子也。不出環堵之中。治天下之累已具。學者所以學爲人君。豈虛也哉。

誦詩章

四詩之益宏多。三頌備祖德宗功。二雅所載。燕享徵歌。稱文頌武。刺厲傷幽。宣王中興。平王遷洛。無不大備。十五國之風。兵荒水旱。奢儉貞淫。大槩可觀。此非一先生之言。一家之書。蓋周一代大典也。以是授官。一列奉使。四方文章才畧。各有所見。豈顧問哉。漢興。專經之士。獨有源流。或以地著。或以人著。如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門弟子。各以經術遞取卿相。唐取士。首以三大經。曰戴禮。曰詩。曰左氏春秋。而詩當時尤所顯習。凡通經授職之士。事業皆有可觀。非明驗歟。

身正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三

其身正。不令而行。若唐杜黃裳之於李師古。是也。黃裳達權變。持身尤嚴。不受藩鎮餽遺。遂能使師古折其奸謀。終身不敢復萌惡志。其身正。雖令亦從。若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陸贄勸所降詔辭當實心。責已無所避諱。使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卒之山東宣布。士卒皆爲感泣。此可見令之行。不止視君相一身朝廷。基宰之地。蓋可忽乎哉。

魯衛章

較魯於齊。至道爲近。就周家制度言也。較魯於衛。反跬不違。就兩國流弊言也。考之春秋。外庭中菁之際。征伐會盟之間。周公

其哀孔子於魯實有心傷兄弟之說殊有風刺其猶虞舜比德唐堯之對乎若論當日媚寵有奸尚不敢顯分公室較之於魯衛猶差強人意孔子特不忍明言之耳

居室章

寧靜者致遠之器也。澹泊者明志之資也。公子荆之居室未有無希冀可謂寧靜矣。既有能即安可謂澹泊矣。季札稱衛多君子公子荆與焉。其謂是歟。後漢諸葛武侯表後主曰。臣家有田二百頃。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餘。饒臣在外。皆仰給於官。又別無調度。必不敢營求分外長尺寸。負陛下。夫寧靜澹泊。武侯

論語通義

卷十三

四

之志也。武侯分鼎造蜀。延漢。隆緒。皆本諸此。由此推之。衛國衰微。尚未有患。公子荆諸君子之力。不可誣。後世人臣委身事主。自非矢志寧澹。不營身家。亦安能乃心王室。畢志殊猷哉。

適衛章

大凡君子之謀人國。當相其國之所由敝。俗之所由壞。而補救之。然後其功易成。而國之民生始有所利。賴孔子於衛。發富教之策。此自千古不可易之理。顧阡陌未闢。衛之田里如故。履畝未加。衛之賦稅如故。椅桐梓漆。駟牡三千。衛之樹畜如故。據其時城漕伐鄭止。在役繁。乃若沫土沉酣。康叔維新。舊染久羶。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楚邱俊德。文公已倡。衛之民俗如故。止新臺。既歌桑濮之間。少女狂童。淫風為稍熾耳。一在時使子之以寬。一在防淫。救之以猛。衛庶其有瘳乎。不然。僅曰富教。不相時地。而斟酌行之。即井田學校。亦為迂闊。烏有當哉。

用我章

凡人作用。當審其時。春秋之時。周官之法尚存。如以徹制田。以九賦制入。以九式制出。以讀法飲射。講禮蒐苗。獮狩治兵。吉月告廟。歲終論刑。皆歲徧之政。乃若補救偏弊。潤色損益。漸次可周。若月三年。孔子斷非欺我。顧考攝相三月。誅少正卯。沈猶氏

論語通義

卷十三

五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去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大要以嚴耳。昔子稱公孫僑。古之遺愛。及考僑治鄭實。以猛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及考仲治齊。作什伍。寄軍實。未嘗以寬事。功殊迹。惟時所宜。雖聖人能外是歟。

善人章

孔子稱善治。蓋為繼體守文者言也。蓋開創之主。神武出世。自能芟刈群雄。統一寓內。其事主嚴。至守成之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安。貴有常家。尊在一。人此時。猶用嚴酷。無所變計。是謂以火濟火。秦之二世。隋之煬帝。亦可槩見。顧何以必百年

也。傳子之代。不必皆賢。成康而後。獨漢文景。外此不可多得。或狹小前人。變亂成法。或好大喜功。出師塞外。或土木太繁。作祠禱繁興。或引用酷吏。誣害善良。以致海內騷然。民窮盜起。即重法繩之。不止。孔子稱述善治。至勝殘去殺。遂不勝咨嗟。慨嘆曰。誠哉是言。非以此歟。乃若唐元宗。享國獨久。開元之治。不終。後唐明宗。周世宗。兩皆短祚。雖號小康。終止偏安。大業不究。由此推之。國家繼體之君。或賢或不肖。享國或修或促。民生其間。實舒慘。大會尚論。能無慨歟。

王者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三

六

王者。改姓受命之稱。仁者。人心既定。風俗既成之謂。如有者。造度之辭。必世者。難之也。何言乎難之也。嘗上下千古。考虞夏殷周而後。繼周而王者。為秦。秦興。周士肆謹。而教之可也。焚書而坑之何也。周諸侯王樹兵。郡而縣之可也。聚兵而銷之何也。周家世有夷患。預而防之可也。盡秦中韓趙之地。而城之何也。無他。千百年之患。欲一朝弭之耳。究竟不能二世自秦而後。享國久遠。莫如漢唐宋。顧揆其代。開創之主。盡皆無欲。速近小之見。即王霸道難治。不盡襲迹。唐虞三代亦時使之然。至歷年之後。吏習民安。風俗醇美。政教所及。決隄淪肌。豈偶然哉。必世後仁。

從政章

從政章

正身之說。論語三見。為從政而發。凡二。蓋以當時大夫失德多耳。嗟夫。禹敗禮。欲敗度。攘人之國。竊人之室。後世所詫為必無之事。春秋迭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其春秋大夫之謂歟。

退朝章

晉侯召天王於河陽。春秋書曰。狩。諱之也。臧武仲如防求後於魯。論語推其心曰。以誅之也。季康議魯國之政。孔子抑之曰。事

論語通義

卷十三

七

奪之也。曷言乎奪之也。蓋人臣之事君也。公事則公言之。魯之廷是也。所言私則國政無私言。魯廷事止於一家。取可否尚可。謂有政耶。後世凡事不關白。毋得奏聞。莽操之臣。竟以竊國。聖人蓋畏其必至已。

一言章

克艱一言。義無疑。似稍稱中主。猶或知之。至言莫予違。疑善疑不善。甚或執不善為善。即賢主亦多不免。況中主乎。予謂莫違一言。總不可有不唯不善足以喪邦。即言而善一剛決自月。則開誠布公之道。失矣。諛諂而諛。且將踵至。雖欲不喪得乎。此克

艱厥后之主。所以戒面從也。說在子思之告衛侯已。

近說章

昔魯哀公。齊景公。葉公。均問政於孔子。孔子於魯曰。在於論臣。於齊曰。在於節用。於葉公獨曰。在附近而來遠。子貢聞而惑焉。曰。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故附近而桑遠急。卽是推之方城之閭。人民龐雜。市宅湫隘。難足欲矣。寬其市。壓平其物。價倘亦說之。道乎。至若漢沔之濱。土地沃衍。踰江踰黃。山谷阻深。啟其山林。通其道。路播之風聲。毋携其志。是亦來之之術也。君子制治。因利乘便。以抹不足。豈槩襲柔能之說。漫爲

論語通義

卷十三

迂闊歟。

欲速章

三代而後。漢治最爲近古。惟是郡邑之長。率多循良。元和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惴惴無華。見小利者鮮矣。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必無欲速。顧揆其時。郡邑之吏。多歷數考。教化乃得大行。二千石。宰治行第一。立致卿相。加爵五等。一切纖巧。速化之術。皆所不用。然則馭吏。亦有道歟。

直躬章

至治之世。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當其時。盜賊衰息。路不拾

遺。卽有奇衰。無由自見。迨至末世。爲尊者諱。爲親者諱。遂得稱

爲善處。君臣父子之間。嗟夫。此亦豈盛世事乎。唐李懷光反時。光子李璣。爲監察御史。預言之。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當早爲之備。帝曰。若是。卿將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俱死。尚有何策哉。卒之懷光死。璣亦自殺。君子未嘗不嘉其忠。而惜其死之晚也。由此推之。凡人臣子身處君父兩窮之際。亦惟有準情度理。求清夜亦安而已。卽賣父求生。尚且不可。況矯情飾性。以賣聲名於天下乎。

居處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三

斯弛任俠。驚遠之人也。循謹小心。近修之士也。驚遠者。賤咫尺之脩。州里難行。近脩者。謹畫地之守。蠻貊可感。無他所存心。異也。漢蘇子卿。牧羝虜中。杖節卧起。居處恭也。牧羊羊肥。執事敬也。誠感李陵。與人忠也。夫穹廬何地。絕域何人。於斯致謹。尚復有施事邦國。出門同人。動多履錯者哉。三代而下。亦有仁人儒者。苛繩必無全地。彼孔子與樊遲。言仁亦豈盡在脩心主靜。內美純備之間乎。

行己章

守足振弱。一國之士也。敦行大本。一鄉之士也。小節必脩。獨行

之士也。當世之卿士大夫出詠皇華歸。四牡不則文章政事。朝譽赫然不則崇尚清譚羞踐咫尺孔子乃鄙之爲斗筭列士三等獨不與焉。嗟夫士品士名豈朝貴所命哉。此可見君子於世貴自立守嚴一介獻納必爭祇事二人不求聞達跬步不踰然諾不苟如是而已。若當世貴人未嘗過而問也。

中行章

孔子列士二等獨尊行已有耻次論中行獨取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士行有百豈舍此兩者別無可考耶。顧狂亦何可多得伊尹佐湯伐桀取有夏天下制行實一介必嚴周公佐武王

論語通義

卷十三

成王成王業制行實小心惟謹綜覽大畧止一狷守之人而已。由此推之士生斯世自非行已有耻有所不爲亦烏能大有爲於天下哉。孟子言狂歷指其人於狷獨無所與蓋難之也。後世模稜兩可依附中庸乃實究其所爲總歸無耻以此稱士誠負愧已。

南人章

梓慶之削鐻也。齋五日而忘慶賞。齋七日而忘毀譽。疴癢之承蜩也。天地之大不以易一蜩之翼。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蟲化爲車輪以斯考業庶幾其有恒矣。顧無恒亦各有異託術大巧則

刻焉之速敗也。美業不終則爲山之自止也。立志不一則螭蛇之游霧也。究其終身一無所就則宇宙雖大自容何所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豈過甚之辭哉。

和同章

善哉晏子之辨和同也。曰和如和羹水火鹽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又曰和如和聲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故君子食之聽之以平其心不則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和同之義盡此矣。顧天下梁邱據多晏子

論語通義

卷十三

少人心之詖邪世界之喪亂皆由於此。俊厨顧及之稱甘陵南北之部洛朝蜀之黨何多見歟。

皆好章

狗衆任耳胸無特裁此好惡爲鄉人所用也。論從其衆斷取於獨此我能用鄉人之好惡也。未知所好所惡之人先辨好之惡之之人則好惡之所自起於是乎可知矣。既知好之惡之之人即知受好受惡之人好惡之所自成於是乎又可知矣。甄別流品自有簡易之法亦何必慮以耳語耳吹聲吹影者之多乎。由此推之朝廷好惡紛然此夷彼蹠總未清議論之人耳論駁之

司賢否。既析則孰公。孰私。孰當。孰否。言下即分寧煩更計數。

易事章

從來國家進賢退不肖之地。君子居之。小人亦居之。操術不同。遂至人心邪正。人才消長亦異。所以然者。其用心殊耳。君子之心。專在國家。不知有己。以說相投。必不受也。至於為國家為事。設官為官。擇人隨才任使。以求廣益。則收其所長。棄其所短矣。小人之心。只知有己。不知有國家。以說相投。至即受矣。至事在國家。挈一官授人。曰此人便已貴矣。即其人能以所長自見。亦曰此非通才。不過偶值所長耳。未幾竟以不能迎合罷去。求備

論語通義 卷十三

之苛。甚至不能容一才。容一技。國家事無不弛廢。然則國家進退人才之地。可令小人妄厠足歟。

泰驕章

作德曰休。其宇泰矣。衷滿曰溢。其氣驕矣。君子小人望而可知也。通庸之公。其為凡几。總由平日不驕不吝耳。小人反是。內外之聞靜躁之別。可無辨歟。

剛毅章

天下之克敦大節。必天下之剛毅人也。義在君父。水火可赴。事歷久暫。顛沛靡移。天下克敦古處。必天下之木訥人也。葆真守

樸。性理內全。言簡思沉。煩囂外鎮。若此者。即直謂之仁可矣。其言近者。益挽彼就此之辭。為不剛毅不木訥者言也。博浪之錐。竟以報韓口吃之人。卒能安漢。非明驗歟。

切偲章

事務裨益。求鮮過舉。朋友之誼也。情無矯拂。色有和澤。兄弟之誼也。子路剛毅。君父大節。自饒為之。朋友兄弟。或多或少。不足孔子言士止及切偲。怡怡。蓋規之也。由此推之。士人學問。自非見已不足。勉強補飭。即賁任有餘。烏稱純備哉。

即戎二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三

聖人之言。有分之而善。各見。有合之而善。益大備者。若三代以前。田賦出兵。無召募出塞之事。在家為家人。在軍即行伍。民之敵愾。非親上死長也。不過子弟為父兄耳。此專言善教而善可見者也。至若攻剽擊刺。非訓練不精。坐作進退。非簡閱不習。為之簡稽。以率之為之什伍。以比之為之步伐。以齊之以土著之民。豫戰陣之用。此合之軍政而善益可見者也。由此觀之。居有田廬之樂。行無召募之煩。絃誦之教。即寓之伍兩之中。講武之方。即寄之田疇之內。如周之甸。徒尚矣。三代而後。唐之府兵近之屯政。亦幾似之。顧事久廢弛。可勝嘆哉。

論語通義卷十四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憲問章

太平之日。數其祿入。萬石君之號可誇。喪亂之時。自敘恩榮。長樂老子之書可著。問之太常。此輩雖無功可書。覈之考功。此輩亦無罪可黜。及讀論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始知君子之耻。正當於朝論之外見耳。世無所需於我。我無所益於時。金馬門果吏隱之地乎。碩鼠有譏。寒蟬致刺。誠負愧矣。

克伐章

論語通義卷十四

以予觀古人扣馬之諫。目無周師。克矣。黃農虞夏。嘯傲高寄。伐矣。小弁之痛疚。心疾首。非怨乎。河洲之思。展轉反側。非欲乎。至若義不返兵。同袍同澤。游女怨婦。觸物寄懷。往往有之。豈盡非人情哉。故世而無仁人也。世而有仁人。則克伐怨欲四時之氣備矣。惟發而不中。四者始為累耳。原憲之不行。固未覩仁道之全也。

懷居章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以示有四方之志也。過藺門之北。以望帝堯。遊蒼梧之野。以弔帝舜。邇太行。王屋。鳥鼠西傾。以觀

禹績。閱堯社殷墟。而知殷之所以興。所以亡。適豐鎬。以歷江漢。而知周家王化之所以成。士之學問。所由裨益。豈淺鮮哉。若乃戀戀鄉土。老死牖下。誠足羞已。

危言章

舳艫千艘。揚帆灩澦。衣御之戒。既備於己。又以醒人。危言危行。類若斯矣。若登羊腸。下視絕壑。捫足而趨。猶恐失墜。滿路荆棘。飲身以避。不暇剪也。危行言孫。或以是乎。雖然。主已懷矣。猶憤狐鼠。時已非矣。復問豺狼。在事言事。是或一道。豈得執言孫迷非之哉。君子亦自視所處可已。

論語通義卷十四

有德章

知人善任。難眩以偽。哲后之所以興也。美必求備。用必求全。苛主之所以失也。凡几之公。風雅燦其章。柔嘉之仲山甫。不畏強禦。著其績。揆之古今。亦復有幾。後世遷以法腐。固以獄死。前後漢書皆賴以成。陳平受諸將金。樂布為群盜。事業節俠。各有所著。不必有德。不必有仁。言不必苛求也。然則國家用人。開效用之途。廣事功之路。偏才寧有廢歟。

南宮章

昇界不得其死。盜驪又以壽終。禹稷躬稼。有天下。仲尼又老於

沐泗古今來修士未必蒙福爲邪未必得禍。天人之間可問也。哉。顧至今過首陽之下。夷齊之龍猶存。卽周家王業猶不足較。況昇莽也哉。語曰。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信矣。

不仁章

君子而不仁。謂忠而近逼。愛而近忍。廉而近貪。有矣夫。臆度之辭也。小人而仁。謂逼而飾忠。忍而飾愛。貪而飾廉。曰未有斷斷乎不許之辭也。唐太宗喋血禁門。妄附周公之誅。管蔡甚至潢池弄兵。動稱牧野。矯詔廢立。謬託桐宮。君子不得已之事。盡爲後世小人所借。嗟夫。蒼素別矣。心跡不能混也。亦孰知如此乎。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其不可掩也哉。

愛之章

亢宗象賢。父母之願也。夏楚收威。必至之情也。乃怨卽見於勞。堯舜其君人。臣之志也。匡救其失。必至之理也。乃辱卽召於誨。嗟夫。愛而至見怨。忠而至召辱乎。則亦人子見勞不見愛。人主見誨不見忠耳。能力者孔子正告之辭也。謂此勞之情。人子自當知誨之情。人主自當體正欲天下家可無朱均。國不必有龍比耳。其意盡怒而深婉而切矣。

爲命章

子產鄭之執政也。位高於諸卿。所稱博物君子也。才又大於諸卿。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况鄭國乎。今考一爲命。草創必屬神謀。傳稱神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誰能去邑遠。築舍之議。而子產不奪。討論必屬世叔。傳稱世叔能辨揖讓周旋之禮。其於典故必覈。而子產不疑。修飾必屬子羽。傳稱子羽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汰辭之繁。而澤其鄙其藻。警必倍。而子產不忌。後乃受而潤色之。由此推之。凡相臣之於國。自非克集衆思。廣忠益。國有大政。亦烏能有善而無失乎。呂夷簡相宋。作誓書往和契丹。獨違廷議。密封書辭付富弼。且幾陷弼於死。則又不特不欲人各見其長矣。視子產且何如也。

論語通義

卷十四

惠人章

子產治鄭。其善非一。約畧伍田疇。教子弟。惠也。鑄刑書。作邱賦。亦惠也。孔子嘗稱之曰。儗也。衆人之母。又曰。古之遺愛。子之以惠奚愧焉。子西於楚。能讓楚國而不受。似可觀德。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似可觀才。孔子擯其人曰。彼哉彼哉。蓋昭嫡也。立子以嫡。讓固應爾。栢舉之役。何至不支。卒使吳人五戰及郢。是誰之過歟。乃若齊桓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

皆其臣。管大夫之力。孔子子之以人。誰曰不宜。顧獨舉伯氏沒齒無怨一事。以爲証。何哉。後世諸葛亮死。史稱廖立爲之泣。李平發憤病死。立身爲亮所棄。平終身點落不偶而泣之憤之。且至於死。以此例觀。管大夫非有以大服伯氏之心。能若斯歟。合三臣並論。此亦春秋得失之林已。

無怨章

君子亦爲其所難耳。僵卧不起。捉襟肘見。妻子勞苦。環視同人。裘馬翩翩。誠難爲意。顧琴書亦自可樂。若田舍翁多收數斛麥。便欲齒彈天下士。一念及守富之策。自不敢不謹。則無驕正爲

論語通義

卷十四

五

富起見耳。孔子易之。或亦謂此不然。貧不學誦。富不學驕。卽無驕亦豈易歟。

公緯章

有位不崇。燕靜寡欲之風。則人多貪競。居官無理。煩治劇之畧。則國鮮庸功。孟公綽進禮樂之文。有基爲滕薛之大夫。反不足非。燕靜也。正慮用燕靜不效。國家反益長貪競耳。苟用人而違其才。獎燕抑貪。皆失其術。可勝嘆哉。

成人章

禮主臧。樂主盈。禮惟主臧。故以進爲文。樂惟主盈。故以反爲文。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六

一盈一減。一進一反。學問之能事備焉矣。今且分臧武仲卞莊子冉求公綽言之。衛侯言虐而知喪。衛臣言道而知興。止銘林鐘而知齊之怨不可重。規季武子納叛而知盜之不可詰。武仲亦可謂知矣。乃作不順而施不恕。致召公鉏之怨以失祀。非知之過乎。卞莊子獲三甲以塞三北。已足以明勇。而猶奔敵以死。激於氣而失於裁。非勇之過乎。至冉求之賢。不惜爲季氏竭忠効力。亦可謂倒行逆施矣。非急欲見其藝之過乎。所可議者公綽耳。然太潔疑孤。中和之氣不備。甚矣禮樂之文。合四子不可少。卽分四子亦不可少也。至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世貪利我

不言章

按傳稱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威重足以服物。大率寡言笑不誣矣。又稱文子請饗公子。鮑止之曰。子禍必矣。子富而君貪。禍其及子也。厥後其子戌。竟以富逐於衛。夫不取何富。然則不取誣義取亦或未之盡歟。孔子兩疑之。非敢樂謂天下無賢人。正以賢固有長有不長。稱其長並非其長而亦稱之。

適以來天下之疑耳。此當世時賢論人者亦不可不覈也。

以防章

仲之奔。非其罪也。孟羯譖之也。且請後於魯。立臧爲也。非爲身也。又況爲既立。且致防而去乎。曰。是不足爲仲寬也。初季氏舍公鉏而立悼子。武仲爲之也。作不順而施不怨。羯之譖。仲實召之。仲其謂之何。且大蔡之納。既使臧賈致辭矣。則臧爲之立。聽之。魯可矣。如防何爲。且其辭曰。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是明乎請必得。不得則防非魯之防矣。武仲亦不幸而有據之迹。雖欲追其罪得乎。

晉文章

論語通義 卷十四

七

以予觀晉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得入晉。與齊小白奔莒同。取威定伯。皆先伐楚。城濮之戰。與師次於陘。同溫之會。雖曰召王使狩。然以諸侯見。猶有宗周之思。與首止之盟。洮之盟同。乃譎正之分何也。晉文事事襲齊桓者耳。齊桓創伯千古。特出不必擬王。晉文襲齊事事擬齊。惟恐不伯。不必論其他。卽竊最勝之遺事。以文其脩小怨之謀。伐衛致楚。私曹怒楚兩事。亦可槩見。然則伯亦有升降哉。由此觀之。天下之事。創起多奇。踵襲必僞。俯仰千古。能無慨歟。

管仲二章

司馬遷以季布樂布合傳。樂布不自重其死。謂彼誠知所處。季布自重其死。受辱不羞。謂欲用其未足。兩人俠烈。千古如見。由此推之。當魯生寶穀糾之日。召忽毅然以身殉死。誠烈丈夫也哉。管仲請囚。檻車至堂阜。鮑叔薦之。桓公遂以爲相。卒之一匡九合。大顯其功名於天下。以一死若此。一不死若彼。一仇桓若此。一相桓若彼。合而論之。兩人行事。誠大懸絕。乃孔子獨不責仲子。嘗私論曰。召忽之死。較樂布更烈。然彭越之功。漢祖之罪。得樂布愈彰。實爲有功於越。管仲不死。且又相桓。較季布猶爲不及。使非後來一匡九合。則仲實爲無謂。嗟夫。丈夫生。世功名事業。蓋可忽乎哉。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八

同升章

此衛逸事也。初文子之貞惠與文並謚也。謂爲弼以賑飢。以死捍衛難。脩班制以交諸侯。未聞有薦饌一事也。孔子竟舍彼而特揭此。亦以見人臣之職。無大於薦饌。朝論取其小。遺其大。不可耳。嗟夫。天下朝論。豈足以盡人哉。

衛靈章

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盡五材。謂之工。今天下之才。曲者固多。

耳。自非用其長。去其短。則多事之時。亦安所得通才而用之乎。以靈公之無道。衛多君子。尚未有患。始知後世之主。輒患無才。亦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才。與事違人。與任違耳。若是雖五。臣並生十亂。世出亦烏有當哉。

不怍章

天下之事。能言之。又能行之。非豪傑特出。決有不能自餘。莫如。度德量力。守默處鈍。以相己之所及。不然。若侈譚分表。即竭蹶。勉赴終來。智勇俱困。又况靡靡不振者乎。耿弇從光武。自請發。兵定彭龍。取張豐。還定富強。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從來有。

論語通義

卷十四

九

志竟成。如此有幾君子。固當自審己。

請討章

秦人養猿獼。獼不率。輒鞭死猿之皮。以示之衆。獼莫不懼。懼其。鞭似已者也。請討一陳恒。則凡爲恒者懼矣。龜蒙。晁繹之師。亦。何必至齊城下哉。他日作春秋。亦同此旨。聖人直欲口誅奸賊。耳。

勿欺章

止。輦之君。痛哭流涕之譚。連章累牘。秦皇之暴。唐高宗之昏庸。一茅焦。一遂良之外。不能多見。然則犯寧易事歟。論者乃以賣。

直坐之以欺。犯而欺也。則不犯者當爲誠矣。此亦儒者刻鵠之。譚也。子謂爲人臣者。與其爲公孫之阿世。不若爲汲長孺之狂。愚與其爲封德彝之從諛。不若爲劉洎之讜論。君子立朝事主。自矢可不審歟。

上達章

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則去之遠也。人性亦無甚相遠。因。質之所近。而各有趨焉。如登如崩。是以相殊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易曰。幾者動之微者也。視轅之始。君子慎之矣。爲己章。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十

人與己大別之名也。古亦學。今亦學。大共之名也。於大共之間。尋大別之分。則幾微之際耳。今之學者。志爵祿。乃喪欲速貧。亦。非古君子之心也。今之學者。志功名。乃納溝之耻。亦古君子之。所甚隱也。性命爲今人所借。軒冕亦非古人所辭。孰爲內足而。不待於外。孰爲外足而有歉於內。幾微之際。君子爲學。可無辨。歟。

寡過章

寡過者。修省之功也。寡過而未能。修省之心也。日寡而日見未。能此過之所由寡歟。以斯知篤行慎德。老而不倦。伯玉之行也。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伯玉之心也。一堂問答。千里神交。使乎之嘆。蓋嘆向者見伯玉之面。而今愈見伯玉之心耳。

出位章

文王後天之卦。坤也。者地也。位西南而繼乎離。萬物之歸乎靜也。靜之體也。艮也。者山也。位東北而隣乎震。萬動之本乎靜也。靜之用也。吾人有心。靜之體也。人心有思。靜之用也。思善游而位以域之位。易曠而思以副之。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曾子蓋善言定靜已。

耻言章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十二

孔子提言行相較。見之論語者。不啻再三。耻不逮。繼之以敏。敏不已。受之以過終焉。無他。總矯枉之辭耳。此可見行百敏。猶恐一怠。言百慎。猶恐一浮。以聖教之諄切。在門之宰我。尚爾昏惰。況其他乎。古謂儒者文多質少。蓋益信已。

自道章

憂惑懼三者。心之累。亦心之用也。不盡可廢也。何言乎不盡可廢也。蓋膠膠擾擾。有其累者。常人也。嗒然喪偶。廢其用者。畸人也。懼以終始。有其用。又無其累者。聖人也。或曰。憂懼為心之用。似矣。惑亦可謂心之用乎。嗟夫。此特未覩乎事幾耳。蓋驚疑不

定。此累也。若事幾之來。確然謂不必疑。而冥行罔顧。此亦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烏有當哉。孔子遭宋桓司馬之難。既自信文未喪天。又且微服過宋。故知孔子無其累。未始無其用。乃歎然於仁知之間耳。後漢知如諸葛武侯。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礙。曠闕損矣。猶思徐元直之不惑。董幼宰之十反。吾讀史至此。於諸葛君神往已。

方人章

學問之事。止一自修。若稍求人。賢智均失。子貢方人。悅不若己耳。求人太刻。自待必寬。人日見短。我日見長。豈自修之道哉。若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十三

後世更有甚焉。汝南月旦一評。徒長浮競。後來標榜之禍。皆成於此。誠可畏已。

不患章

騏驥日行千里。當其垂首而若思。不患無伯樂。青萍水斷蛟龍。陸剝犀革。當其在匣。不患無薛燭。人顧其所能何如耳。雖人不知。奚患哉。

逆億章

裴晉公下蔡。使蔡人為牙卒。不為戒備。蔡人感泣。費禕待魏降。將郭循親近不疑。竟至殺身。不逆不億。亦有侂得侂失歟。總貴

有先覺耳。唐德宗不能先覺。性多猜疑。盧杞因得以疑似離間。群臣。隋文帝不能先覺。患令史賊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而貪吏卒不衰止。當其時。豈無一二倂中。惟倂中則逆億愈多。天之所以益其疾也。由此推之。誠者明之體也。靜者照之本也。水止故能鑑物。不止亦烏能鑑哉。欽明之朝。四凶罔遁。則得之於先覺耳。此亦古今制治得失之林已。

微生章

珍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荷違運。理用同廢。與其明高。不若蒙穢。此蔚宗之譏夫隱士也。顧未可與孔子疾固同旨。孔子洙泗講誦。志在為邦。周流道途。又絃歌不輟。通人碩隱。兩無所居。有道之士。固如是耶。若曰蒙穢。則亦栖栖為伎耳。此蓋微生之所譏者也。孔子不如是已。

驥不章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言貴德也。治世能臣。亂世奸臣。此其人豈易近歟。古人有言曰。才者。所以為善者也。大才為大善。小才為小善。若有才不為善。是才不中器。君子絕之矣。使貪使詐。自非雄畧之主。別有鞭策。亦烏能有利而無害乎。國家用人。德力之間。固宜詳致審已。

論語通義

卷十四

三

報怨章

不反兵。不共戴。忠臣孝子之行也。舍垢忍耻。以圖成事。忠智之士。小屈大伸之謀也。若以發憤為雄。與里巷少年。睚眦殺人。同坐一律。豈聖賢中正之道哉。蓋直者是非之公也。惟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博浪揮錘。不可多見。黃農虞夏。所以忽然沒耳。此論古之士。所以致恨於末流也。若夫仕宦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君子耻之。斯亦烏足道哉。

莫知章

孔子言下學上達。必言不怨不尤。何也。曰。學之趣。非窮約不見也。曰。既謂之趣。則無時不可見。而必於窮約何也。曰。簿書刑名。弔死問疾。亦甚累人。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讀書其中。匡坐彈琴。斯不亦陶陶於天地之間也乎。曰。知我其天何也。曰。非天知也。心不能喻諸口之辭也。曰。曷為不能喻諸口也。曰。此當問之孔子也。憤樂之機。子路不以語葉公。此豈子路之不語也哉。

公伯章

子嘗疑子路於孔子。見南子則不說。往公山則不說。往佛肸則不說。而身反事季氏。又嘗疑孔子於季氏。旅泰山則斥冉求。伐顓臾則斥冉求。加田賦則斥冉求。而獨不斥子路。及讀至此。而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四

後知子路之所以事季與夫子。圖所以興魯之意。皆可槩見。蓋出藏甲墮費者。子路也。夫子之意也。欲弱三家。強公室也。伯寮之愬季孫之惑。則成事在天矣。孔子道之行廢。皆歸之命。非以此歟。或曰。當時伯寮之愬。亦不知何以曰。是可知也。大要亦以出藏甲墮費為言耳。豈非天哉。

辟世四章

孔子歷敘避世避人之士。喟然嘆曰。作者七人。蓋以春秋之時。如展門荷蓐者多也。雖然。此易耳。天生聖賢。為天下也。天下治。世無不可為。天下不治。世即不可為。聖人未嘗不欲為。當滔滔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十五

之時。常思有與易之策。嗟夫。孔子擊磬。豈告憂哉。曰。令天下知吾心耳。以是知聖人獨為其難也。

諒陰章

成王薨。康王遂即位。何也。曰。時也。勢也。以周公之聖。負殷尚有流言。況其他乎。然則漢文以日易月之制。蓋未可非也。夫惟二十七日之後。外朝則親政。大內則盡哀。斯兩得之矣。周去殷不遠。諒陰之制。已不相仍。學古之儒。乃欲反之於數千百年之後。卒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待之。以斯知古今之不能相襲者。甚多。即大禮如三年之喪。尚且如斯。況其他者哉。

好禮章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夫威嚴亦非禮不行。威可獨任乎。子嘗言禮讓為國。率引漢文為証。蓋以其時海隅貢固。莫如尉陀。塞外虜掠。莫甚匈奴。藩國徧疆。莫如吳淠。大寮貪濁。莫如張武。一時皆以禮服。終帝之世。海宇率俾。莫敢梗化。易使非明驗歟。

修己章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秦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神仙土木繁興。巡行幾遍天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晉武初即位。勉能恭儉。時

論語通義

卷十四

十六

亦能平吳并蜀。乃平吳之後。實心樂意之娛。畢備。隋煬帝以天下為樂。離宮別殿滿天下。甚至龍舟水殿。窮巧極奇。而天下騷然。無他。不能敬修則一己之耳目口體。於以殺天下之人。殺天下之百姓。有餘也。由此推之。人君有此已政。教之源流也。人君之已不敢自適主術之閔。操也。唐虞之世。風動時雍。猶不敢忘兢業。猶病之意。豈必見之天下哉。誠恐以此已殘。有唐有虞之人。與百姓耳。三代而下。此意不可多見。惟露臺之惜。恐燒羊之飢。兩主度幾似之。當其時。海內殷富。民不知兵。非明驗歟。

原壤章

何者何踴躍以俟之猶登木而歌之故態也幼而不孫弟者何責其無長幼之序也追而責之也長而無述者何責其無聞於時也追而惜之也老而不死者何責其視世徒久也名之爲成者何責其有害於世也應賤檢柙之子弟日趨日甚也以杖叩其脛者何示以身世相闕也父子兄弟非我身外之人也壤之脛不化爲鼠肝蟲臂則痛癢可通也此孔子故者無失其爲故之道也

闕黨章

闕黨童子其有佩觿佩犢之愆乎語曰寧受天損無受人益言

論語通義

卷十四

七

聰明不足非害也才氣虛憊其害斯大耳顧使之將命者何蓋賓主之禮七介以相見慮其大促也跪席撫席慮其太倨也主人不問不敢言慮其大躁也卽一將命周旋進退之間當必有日擊而意消者焉童子將日損矣後世史稱李長源七歲精神大於身員俶九歲升講座志奇歟志怪歟抑爲長傲之子弟作榜樣歟卒之長源勉就功業員俶何寂寂也此亦天下之大戒已

論語通義卷十五

衛靈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漢齊人轅固疾公孫子曲學阿世諸儒遂多毀固竟以老罷歸春秋時天下戰方始也孔子乃不對衛靈問陳始知曲學阿世亦孔子所深惡馬融客闕西道阻飢困遂惜不貲之軀改節應陽陳蔡之問不止闕西七日不火甚於飢困乃孔子固守其窮信不欲與小人同濫由此推之士之窮達有命卑訛纖趨以阿當世雖免飢困豈足道哉

論語通義

卷十五

一

多學章

學者因一貫一語高明之家遂欲諱言學識嗟夫此豈解人也哉蓋學學此理識識此理也天下事物有萬事物之理惟一擴一已之心羅萬物之理卽極其多正以得不多者耳聖人探賾索隱總歸立象盡意詩書六藝亦豈異哉不然學識不多且於何貫又於何見一晉士譚道風韻元遠卒鮮實地類如斯已是孔子之罪人也

知德章

孔門顏閔而外如子路於孔子往公山佛肸則不說見南子則

不說聞浮海則喜以斯處世窮通之際必有特操乃知德者鮮孔子獨呼由告之何也蓋爲其激於氣也君子於道養之也恬守之也冲不以過移亦不以意激如同之不容何病損之有芻豢之色庶幾近之不然道苟違運淪落不偶輒悵然自放以憤於時烏足貴乎

無爲章

楊顓諫諸葛武侯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杜黃裳諫唐憲宗曰明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以斯知有虞之時封山濬川明刑典樂何嘗無事惟明於任人各事其事而後舜乃得高拱無

論語通義 卷十五

爲而安於無事不然如秦皇帝衡石程書魏文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亦烏有當哉由此推之叢勝者墮之因也總攬者勞之自也治苟違道張弛同廢可不戒歟

問行章

人有能刻木爲而飛者飛三日即敗此載僞之不可行也人有自疑其影者行愈疾則影愈多於是避明而處幽此載疑之不可行也子謂人止此心耳我可自見人何不可共見也重門洞開無事遮飾泰前倚衡非此意象歟王烈以義行著鄉里皆稱之浮海居遼東夷之人莫不尊奉州里蠻貊無不可行此亦明

驗不然言不忠信又飾忠且信行不篤敬又飾篤且敬此避明而處幽者耳即我之心且不可自見又安望人之共見也哉舉足荆榛周行蜀道吾不敢謂世之難已

史魚章

子按衛史鰌薦蘧伯玉一事未嘗不撫卷嘆息曰嗟夫以人事君臣之職也以直言敢諫之士薦難進易退之人甚至身死猶懷耿耿自非志合而道同亦烏能若是乎聖人並稱之著魚也實以著伯玉也著伯玉即以著魚也且不特此也史魚伯玉著而靈公之賢並著夫垂絕之言管仲不能得之威公史魚乃能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得之衛靈衛靈豈庸碌之主哉衛之君臣若此當式微之時尚未有患豈幸也哉

失人章

子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語因思韓昌黎謂行事合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亦只在語嘿之間耳蓋謀王斷國而不與老成之士相酌可否自鮮克濟顧一不當而萬有餘喪小之策舍大之失身則爲害滋大耳漢班超使西域攻虜使不謀郭恂韓琦署空頭勅黜任守忠不語趙鼎秉知君子靜則吉人動則發未嘗無廣思之益亦未嘗有不密之愆國家大事卒賴以成類

如斯已

志士章

儒者以慷慨赴死當志士。從容就義當仁人。嗟夫。果若是分乎。夫人亦立志何如耳。世界盡負氣男子。則全軀保妻子之人。當天下亦少。文文山卒死燕市。亦惟志先定耳。漢武時士多倭然。諱少俠烈。司馬遷始傳刺客。豫讓之漆身張巡之抉齒。豈不堪千古哉。

利器章

結駟連騎。游說諸侯。此賜之行也。遂謂非爲仁之地乎。止悅不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四

若己之心。隨地不可有耳。當時齊有晏嬰。衛有伯玉。以孔子之聖。轍環所至。尚且事之友之。況下此者乎。誠使賜得此意於周。容周度之。問則齊楚宋衛之壚。收之不盡矣。必洙泗乃爲師前。函丈哉。由此推之。儒者閉戶一室。曰吾以主靜。吾以事心。誠迂而無當已。

爲邦章

開創之君。定有一代法制。以開一代之治。如授夏時以若天。製殷輅以行地。服周冕以事神。舞韶樂以和人。雖班朝泊軍。莅官行政。待新朝更定者甚多。而此規模已宏遠矣。顧開創之君常

有若久安長治。卒少槩見何也。蓋天下大定前時之艱險已達。後來之意欲方盈。奸聲亂色。欲留聰明。生事少年。旋多艱惑。開治未幾。改車旗。易服色。假援天紀。變亂是非之說。紛紛至矣。自非神聖心有特裁。聰鮮偏蔽。亦烏能當創造之始。思患豫防。若斯之。悲勅乎聖人言治。遂已防亂。萬世長治之謨。斷未有能舍此者已。

遠慮章

秦皇慮萬世。止及其身。王夷甫營三窟。卽身且不免。由此觀之。自天子及庶人。遠慮似爲過計。嗟夫。此特未親天下之事。幾耳。

論語通義

卷十五

五

蓋分遠。分近者。時地之殊也。忽近忽遠者。不測之幾也。卽近觀遠者。審幾之介也。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危乎危乎。其在衽席之間。瞬息之際乎。漢之禍烈於王莽。當高祖之時。呂后軼于朝政。已肇其幾。之禍熾於劉聰。當泰始之間。諸羌雜處關中。已開其變。封諸王於形勝。磐石之宗固矣。而吳楚抗衡。州郡止武吏。百人輕重之勢分矣。而城守單弱。百數十年之禍。始於一日。歷徵往事。自非聖哲作謀。其難其慎。亦烏能觀微知著。畏卒於始也哉。

好德章

孔子於列國居衛獨多而此語亦後兩見已矣乎絕望之辭也
重言之復深嘆之惜之也何惜爾春秋時衛靈公亦號中主乃
殺殺歌而中葺之耻不悛分桃矯駕泣魚之愛莫施是爲可惜
耳嗟夫破老破舌千古如斯豈特衛靈哉

竊位章

鴟啄腐鼠而嚇鵲鵲意鵲之奪之也嗟夫鵲鵲豈甘腐鼠者
哉顧鵲猶不足責鵲固不知鵲鵲者也若文仲既知下惠猶以
魯卿相嚇以范雎之於蔡澤虞邱子之於叔敖彼此相較其間
賢不肖相去遠甚鼠食於厠而畏乎人仲固鼠竊之智耳若擬

論語通義 卷十五

以肱篋發匱之律予謂文仲尚末堪承也

自厚章

刻覈太至必有不肯之心以應之此莊周之言而非莊周之言
也太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漢末標榜諸君子門戶
太峻人則何堪卒至鉤黨之禍幾滿天下宋程明道謂新法之
成吾黨不得不受其責庶幾稱物平施者矣蓋小人之名獨甘
獨受又況以不恕之身顯張反射之的怨之來也安所得辭哉
如何章

甚矣世之多故也多慮有陰陽之患不慮有人道之患雖聖人

猶且畏之況常人乎大易之書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懼以終始
其要無咎漢之陳寶唐之鄭李怒臂如螳不知運覆公餗宏範
與其主飲酒賦詩似道率婢子日聞蟋蟀不知已厝火積薪鹵
莽皆庸兩致禍敗總之一則事不反顧以天下事爲嘗試一則
志鮮長慮以天下事爲兒戲耳當事者可不戒歟

羣居章

以予觀上古之世風俗醇厚里巷之間羣聚州處子與子言孝
弟與弟言弟於稽其時成人有德小人有造猗歟何風之隆歟
迨後世去古日遠士習浮薄燕朋逆其師燕遊廢其學機械相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尚而窺見隱匿此何人歟究竟攫人之心吉祥不止夫蛾之赴
火逐其明也而竟以自焚悲夫

義以章

以予觀自古君子忠孝之誼正大之情千古以下猶可想見乃
當時所行或不免致拂人情於事亦鮮克有濟小人側目反指
爲偏懷何歟總之任質無節文任氣少從容耳漢宋之末諸君
子畧可觀矣顧禮匪迂闊孫匪恒怯忠信之至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成天下之事實嘉賴之不然模稜兩可與世浮沉天下事
卒未有濟狄梁公可謂委曲矣若鸚鵡之夢不同文文山可謂

從容矣。使燕市之死。不決。縱迂言。禮孫烏足貴乎。

病無能三章

君子既不病人。莫我知。又疾沒世。不稱。既疾沒世。不稱。又凡事必求諸己。此非相反之言。一致之言也。昔漢徵處士樊英。英初至朝廷。爲設壇席。如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毀謗流布。論者曰。此由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所致。以斯知君子非惡其名而逃之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應辟君子。自非名行適均。則此以耳語耳者。亦孰從而慰之乎。古人窮達一致。在己出處。即時廢興。亦惟求之己者。裕耳。不然。儀秦巢許。兩無所據。誠負

論語通義

卷十五

愧已。

矜羣章

作易繫同人。卽有乘墉伏莽之慮。後世朋黨之禍。卒至及人國家。論者皆尤君子用壯之失。夫用壯觸藩。聖人所戒。豈屬苛論。顧就宋景祐之時言之。在四賢一不肖之詩。誠爲過激。若呂許公進用之士。多出其門。夫獨非黨乎。夫祁奚之薦解狐。其仇也。蕭相國舉曹參。自代。其不相能者也。羊祜每有薦剋人。皆不知。婁師德屢薦狄仁傑。仁傑不覺之。數子者。真度越千古矣。至若韓厥爲趙宣子所薦。乃則宣子之僕。叔向得祁奚免死。向入朝

不見祁奚。周舉舊左雄所薦。而反訐奏雄。張陵爲不疑所舉。而反面劾不疑。若此。又何至紛紛有門戶之嫌乎。由此推之。朝廷去朋黨。止有一法。有羣莫如渙羣。化爭不若無爭。矜以持己。恕以待人。如斯而已。不然。明廷如虎。昏夜又如狐。此禍終不解已。

舉人章

敷奏以言。唐虞不廢。況士窮困。揣摩當世之務。以希進用。縱其行或不逮。亦烏得謂其言盡無當乎。漢興諸事草創。至文帝時。法令積偏。自當有所更定。賈生言之。實非迂闊。顧生年少。若使爲之。必至大壞。漢文不用非馮敬等害之也。實不可用也。乃終

論語通義

卷十五

九

帝之世。更定法令。侯就國。凡誼所發。率多見之。施行漢文之治。遠軼千古。非以此歟。向使治安一策。與膏夫之辨同廢。則止輦受言。徒有其貌耳。烏能方軌成康。號稱至治乎。

一言章

平天下難事也。止在於推所惡。則一恕可行。終身豈謬乎。顧其事實難耳。何言之已。一耳而行且萬。必事事推之已。則難。且施之已。不願。則施者不恕矣。必於己盡反之。則難。或己之所施者。恕矣。而報者未必恕。則又難。故勿之云者。難之也。此強恕之說也。一恕可行。終身惟強。可以行恕。不然。不欲無加。已謂非賜所

及何此顧易言之乎。

殷譽章

三代不易民而治。謂此心同耳。若論心。正不必三代也。千百萬世之後。三家村亦有是非。孔子於三代直道而行。獨歸之斯民。或以是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自我言之。匹夫匹婦之情耳。人心不敢攫攫者。其誰耶。此孔子之所謂誰毀誰譽也。唐元宗罷張九齡裴耀卿。寵安祿山李林甫。言者輒見誅戮。他日播遷。駕至咸陽。父老郭從謙進曰。草莽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無能叩九關而陳耳。嗟夫。天下公道至大。壞始得上。陳尚何及耶。

論語通義

卷十五

耶。

閔文章

孔子嘆閔文。借馬兩事。及身遂爾大變。豈世界不可復治。人漸澆。滴化爲鬼魅耶。嗟夫。天下人心。總與國家氣運相爲終始耳。蓋開國之始。考功之法嚴。則人無毀譽。恭隆之代。仁厚之風美。鄉里無吝情。所以當時載筆之官。非耳聞目見。不敢傳之簡冊。此屋之人。凡澆醇散樸。不敢施之鄉曲。迨其後。不能不漸趨於文。漸趨於薄耳。唐宋之季。史官記注。止取各家行狀。漢之中葉。父借。穰。鋤子有德色。非明驗歟。由此推之。雖百世可知。豈特春

秋之時爲然哉。

巧言章

子嘗私論亂德之言。與德不遠。幾微之界。疑似難明。古與今異。巧者援古亂今。常與變異。巧者借變亂常。顧以時與事度之。不爲所亂。猶易若夫。小仁小勇。卒不能辨。躁不能持。以沉船破釜之雄。蓋世拔山之力。竟爲豎子。不足與謀。豈不惜哉。由此推之一病在識。一病在力。從古以來。識之所及。猶有二。三力之所負。千百中不能什一。自非強毅有守。功名事業之際。亦烏能舍小取大。有成無敗乎。

論語通義

卷十五

衆惡章

甚矣天下人之不得見其私也。其不得見也。非受蔽於私。正受蔽於人之恃衆。以爲公。而私不得顯耳。蓋曾史之行。不常有桀。黷之惡。不世出。亦何至群鄉國之人。惡且衆好且衆乎。吾惟不欲以衆掩爲之。設身處其地。爲之設身處其時。則吞聲而不敢言。設聞而動衆之私出矣。不然。忠臣孝子之私。不欲言者也。一鄉稱愿之私。不敢言者也。世無遁天之民。論人者多徇人之失。已矣。忠孝不可見矣。

人能章

越人之舟。樓船悉備。可以渡龍門。過弱水。此非舟之能。操舟者之能也。我有耳目心思。運量六合之具。已裕。是故功自成也。名自命也。舜禹在唐虞。宏唐虞之道。卽舜禹其人。伊呂在商周。宏商周之道。卽伊呂其人。雖時有夷險。如灝溟瞿塘。然作楫之材。致遠以利天下一也。七尺之軀。所關恢宏之責如此。君子蓋可忽乎哉。然不自激昂。致草木同腐。誠足羞已。

不改章

此警之之辭。亦策之之辭也。警之者何。恭過無小。遂則名損。策之者何。過亦無大。改則克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貴賤。無賢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十三

愚一也。陸贄對唐德宗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夫成湯周宣。皆所稱雄畧不世出之主。乃當日廷臣贊之誦之。不過如此。然則中人。有過可吝改歟。

以思章

孔子言學思非一曰。罔曰殆。相提而論也。曰未之思。曰何遠。蓋言貴思也。乃此直曰思不如學。則實之勝乎虛耳。由此推之。士不貴口耳而靳元悟。烏有當哉。

謀道章

謀食之人。今古所賤。顧以語士。不然。恬退守道。目爲迂儒。智巧蠅營。視爲通士。揆其所以。彈鋏之歌。方悲。荆緇竿牘之徑。捷於鼓枻。嗟夫。學者未必得祿。得祿不專在學。是誰之過歟。東漢初年。敦尚清節。一時人士。自好者多。桓靈之間。倖門一開。奔競卒長。由此推之。孔子所言。蓋在三代以上也。

知及章

君子之學。入可使長。出可使治。言已優也。知既及之。天下之理已熟。仁又能守。居安之資已深。以此莅官行政。教訓正俗。誰曰不宜。乃孔子曰。不莊以蒞。則民不敬。又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十三

豈猶有闕焉者歟。蓋士初入官。隨民制度。未必明習。草野之氣。未忘下。無以示觀耳。且學守之矜持。未化。則莊蒞之意。太嚴。下無以自適耳。周禮一書。與王制學記相爲表裏。學古既優。論定就官之後。其間臨民之度。化民成俗之方。列在地官者。亦何其詳且盡歟。以此知孔子之言。非過計也。

大受章

大受之。不可。從君子。小人見也。小知之。不可。就用君子。小人者言也。舜受堯之天下。被袵鼓琴。若固有之。禹受舜之天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如故。大受之度。亦可想見。若嗇夫之辨。

遂使爲郎此賤於小知者也。用違其才偏長並廢此輕棄小知者也。國家用人期於稱事。寧有若是畸輕畸重歟。古之明哲知人善任。難眩以僞。大賢役小賢。大德役小德。隆休休斷斷之臣亦未始不容有技彥聖之士。當其時政無不舉。事無不辦。治臻郅隆。豈偶然哉。

水火章

語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乃蚩蚩之民。日且爭門而出。取薪汲泉。凡以爲此生。卒以飢渴之故。陷死亡。不惜嗟夫。抑何愚至此哉。所以古聖人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十四

之治天下。朝饔夕飧。水火之利徧天下。而又必教以父子有親。兄弟有讓。朋友有信。鄉黨隣里以和。當其時。民敦古。處踐履醇。摯上無官刑。民不罔死。下鮮疾疫。民不夭死。非所稱仁風翔洽之世歟。卽不然。死忠死孝。蹈湯赴火。亦生氣凜然矣。豈與蚩蚩之民。飢渴之害者。同日語哉。

當仁章

讓美德也。其善可捐。其名可居。今之君子。未始無讓。顧事有大輒則讓。當道有豺狼則讓。甚至君父有急亦讓。試問當仁者誰乎。孔子曰。志意不立。子路侍求之。聖門仲由共選。千古而下。吾

猶想見其人。由此推之。若使君子盡能急病讓夷。事不避難。則君父之前正不倍。其師說又奚必函丈之前不敢並行。不敢居位。乃稱讓哉。孔子謂當仁不讓於師。蓋勉仁也。示天下之爲弟子各當自勵也。

不諒章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諒之匪貞。此亦易辨。顧貞者正而固也。揆其大畧。亦在君父之間而已矣。氣節闕綱常之重。正大見天地之情。鞠躬盡瘁爲貞。則首鼠觀望卽非貞。見危授命爲貞。則臨難苟免卽非貞。或曰貞於天行爲四德。於人屬智。於事爲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十五

幹。君子別有識以審幾。別有才以御變。嗟夫。天下有君子而恃才識者哉。卽有才識可恃。亦惟功必求成。事不避難而已矣。故貞之與諒。大節小節之分。非圓變經守之分也。世有龍比寧受偏節之名已。

敬事章

後世之士。優游養望。號曰雅人。循分修職。目爲俗吏。澹泊無營。謂之拙宦。謀田問宅。命曰通人。世界如此。雖求不亂。不可得已。嘗讀漢史。至諸葛武侯躬較簿書。不辭勞瘁。在軍別無調度。求長尺寸。未嘗不掩卷嘆息曰。嗟夫。茲何人歟。三代而後。敬事後

食舍諸葛。誰與哉。故志屬忠純者。乃能恪供乃職。澹泊明志者。始不內顧其私。若武侯不多見已。

有教章

仲尼之門。如顏子有幾。列以四科。實人人殊。十人而外。其類尚多。其間或抑而裁。或企而及。總期於曲有成。就蓋大造之鑄物。原無擇材。天爵雖異。篤則維均。良工之辨材。不棄所短。良梠雖殊。適用則一。聖人之教人。亦若是已矣。不然。教與質違。強求合一。斯不免進退逆施。語默乖方矣。烏有當哉。

道不同章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史稱曹參與蕭何素不相能。及參繼何為政。一守何法。無所更改。蜀諸葛武侯與法孝直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虎亭之役。時法正已死。亮獨嘆曰。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道不同而又相為謀。於此兩人。僅見他則水火一成。禍害立至。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致一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言審異也。自非神聖在上。綜覈群材。密察情尚。亦烏能群策並驅。審異致同。令天下事有成無敗乎。

辭達章

文字興。天雨粟。鬼夜哭。宇宙之災祥見矣。以扶陰陽之秘。著萬

物之理之辭。而令災祥反見。始製文字者。其有憂患乎。要此辭之有災祥也。非辭之罪也。為辭者之罪也。戰國之辭。橫時競戰。爭晉魏之辭。靡俗尚奢。後唐之辭。浮人鮮忠。貞宋之辭。脆國多削。弱若春秋各國辭命。亦可槩見。左氏一書。本以翼經。顧附會徵應論者。亦謂近誣。然則孔子達之之說。蓋云救乎。漢劉子政得鴻寶秘書。自以為世人莫見。獻之於朝。卒致罔效。後世所謂奇。未必如鴻寶之秘。而士習謬尚此。國家之災祥也。憂患曷有已矣。

師冕章

論語通義 卷十五

宇宙有不足之數。而道生焉。萬物有自然之理。而道著焉。冕無目。聖人救之。冕有耳。聖人因之。道如是而已矣。是故善貸萬物。而不尸功。著一世而不勞。其惟聖人乎。以是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已。

論語通義卷十六

顓臾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虞廷千羽。千古不再。春秋何時。謂服遠祗修文德。不幾迂而無當乎。不知均和而安精神。內實國威。外揚來則庇之。宇下不來立。致滅亡亦奚再計。決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遣一介之使。遂能使尉佗去黃屋。削帝號。奉漢正朔。宋藝祖時。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以文臣通判諸州軍事。卒能使吳越王俶籍土地來歸。豈非當時國家安和。別無內患。故服遠若斯之速歟。周家以五

論語通義 卷十六

等之會通天下。六等之爵行國中。一時大小相維。遠近相制。朝委裘而不亂。此道得也。魯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不均甚矣。康子之時。陪臣執命。不和甚矣。蒲圖之役。其父桓子已幾不免。不安甚矣。然則蕭牆之語。季氏之家。前後亦驗。乃猶不悔禍。狡然思逞。何歟。

有道二章

周家千八百國。統馭最廣。當時天下諸侯大夫。有功王室。則崇敦庸之典。以賞之。爰有禮樂。天下諸侯大夫。得罪王朝。則出命討之。典以罰之。爰有征伐。故禮樂征伐。天子所以勸戒天下諸

三友章

侯大夫之具也。乃為之禮樂征伐以防之。并其禮樂征伐而竊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世變江河。亦曷已乎。三代以後。效尤為甚。曹魏窺覷漢鼎。時即有司馬父子側目。其間追晉恭帝以後。不三百年。改姓更氏。凡五。自唐昭宣以後。不五十年。改姓更氏。且至六七。攘奪愈慘。則歷年愈促。吾悲夫作俑者已。

論語通義 卷十六

非友之難友之者。難也。遙聞聲而相思。近至前而不御。直諒多聞之友。能益我乎。人言便僻善柔。便佞彼實不覺。若此。又豈便僻善柔。便佞之損我乎。益固自益。損亦自損。廣交絕交。正不必自友起見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友之者也。

三樂章

益德之裕也。敬業而樂群。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矣。損德之累也。長傲而順非。不見其損。有時而消矣。辨損益者存乎介。幾微之際。可不審歟。

三愆章

聞之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又曰。幼者聽而不問。又曰。上視面中。視抱循此數者。則躁與隱與瞽之愆。無由而至矣。不然。言未及。越次面陳。言已及。瞋目江南米價。雖才高意廣。各有所負。然揆之於道。皆匪中正。而況侍君子之側乎。故禮者。居身之珍。省愆之道也。

三戒章

童身弱志。棲真澹漠。此引年之士。緣督之經。逆血氣者之術也。室無姬侍。堅忍守雌。度義立名。此刻意向行之士。制血氣者之爲也。毛嬙麗姬。簪珥盈側。蓬頭突髻。瞋目語難。願隱肩高。驅雀

論語通義

卷十六

三

護。悉刺刺兒女子語不休。此無賴之人。儕俗之士。任血氣者之行也。夫惟至人抱陰而負陽。含醇而守樸。血氣有其用。無其累。衰旺不制於形。而制於神。斯乃同於人而遊於天者乎。孔子著三戒。蓋抑血氣也。是亦隨年省察之道也。

三畏章

維天之命。吉凶禍福。皆有其理。維人有大人。刑賞明威。皆有其權。維言有聖言。道法教戒。皆有其則。君子之心。天人見焉。能無畏乎。乃若縱欲亡理。違命褻天。僂孟乎衣冠。非議乎先聖。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此心之謹肆。一分天理之存亡。遂判。可不慎。

歟。

生知章

天下盡學知者耳。生知不世出。因知亦不常有。柴愚。參魯。穎悟之賜。亦不得優。忘食忘寢。仲尼之知。亦且居次。若必人人敦敏。風成。烏可得哉。故分上分下。分次。非遠隔之辭。鞭策之辭也。單統斷。幹積潤。穿石已百已千。吾更爲困知者勉已。

九思章

思者神明之用也。無所着。何所思。有所着。又何能九思。其惟動靜不失其時者乎。九者有各值之時。則思有各當之位。動不違

論語通義

卷十六

四

則修身明理。懲忿窒欲之事。於焉備矣。斯其爲君子也歟。

見善章

如不及。如探湯。此好惡求慊之學。非謂求志達道之士。不必如斯也。若使求志達道。止求遂子孫田宅之謀。則此好惡求慊之。人方將置之。百尺樓下。曷貴乎。古來出處合一。莫如伊尹。揆其初。不過一介必嚴。以此推之。隱居求志。求此慊好慊惡之志耳。行義達道。達此善善欲與天下同清惡惡。惟恐天下同濁之道耳。不然。管幼安與華子魚同學。坐必割席。其初豈逆料後來勒兵破壁作事。若此狼狽哉。亦以其志知之也。故求志之說。尤當

辨之蚤辨也。

千駟章

齊景公。莊公之弟也。崔杼弑莊公。立景。景既立。不聞有討賊一語。又且相。杼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終且不食周粟。寧餓死首陽之下。以齊景於君臣兄弟若彼。伯夷叔齊於君臣兄弟若此。相提而論。豈爲窮餓之士吐氣哉。曰。嗟夫。吾亦以愧天下後世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而猶懷利心者。

異聞章

齊輪扁之對桓公也。曰。臣之斲輪。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

論語通義

卷十六

五

有數存焉。臣不能喻之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喻之臣。卽是推之道有自得。父子之間。心口且不能喻。況異聞乎。顧吾於陳亢之問。伯魚之對。而得大道之所存矣。蓋樂育之門。無私父子大道之教。歸本六經。父與師。舍是無以教。子與弟。舍是無以學。太學之教。亦若是斯已矣。寧有異乎。

邦君章

紀邦君之妻。正嫡也。君稱之曰夫人。尊嫡也。有稱曰小童。自謙也。然非以是降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因以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小君尊之也。曰寡小君。謙辭也。稱諸

異邦之辭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尊同。尊之者亦同。不以異邦有異也。要必告尊天子。亦重嫡也。魯昭公不告。非禮也。自吳孟子始也。廟必見明。明共承祭祀也。親迎明。軟體也。唐末宦官輕於廢立。論者推其原。自德順以來。不立中官。所致信矣。然則人主於妃匹之際。可不慎歟。

論語通義

卷十六

六

論語通義卷十七

陽貨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陽貨召同而不見。異何也。曰。不見之是也。見之非也。故佛肸公山卒皆不往也。歸孔子豚。禮也。故往拜之。是不往拜之非也。然其歸也。實詭也。故往拜之。是時亡而拜之。亦是也。曰。不仁懷寶迷邦。果不仁也。曰。不知從事。失時。果非知也。曰。將仕。日月逝矣。果當仕也。至問所仕者。誰非貨也。乘時而趨。載寶而行。非貨也。聖人之待小人如此。後世

論語通義卷十七

卒有仕莽應京。又有鹿辭賈禍者。何也。

相近二章

性善之說。孟子蓋云救也。救戰國時無惻隱無羞惡之人也。矯枉者不得不過。以爲性槩善云耳。古來上知不常有。下愚不世出。孔子亦道其常而已。故相近者。統辭也。唯者特辭也。統辭論其常。特辭徵其變。不然。槩曰性善。則舜象惠賡諸人。終難置之平等。且從古及今。帝王禮樂刑政。亦將安所用乎。

武城章

漢家以王霸道雜治。循良之治。惟漢獨聞。西漢襲道之治。渤海

黃霸之治潁川。卓茂之治密。魯恭之治中牟。皆能以教化行之。

一郡不則亦行之一邑。春秋之時。年飢歲疫。戰爭方始。子游稍以禮樂陶淑。遂能使一邑絃歌。此可見從來喪亂之世。與民獨親。止有邑宰田賦。蒐苗讀法。飲射皆是。歲徧之政。催科撫字。相時而斟酌行之。猶是一邑唐虞也。豈武城遂曠事乎。

公山章

公山襲魯。非襲魯也。襲季也。季入於公官。季氏之謀。蓋猶之乎。魏桓範爲曹爽畫拒懿之策也。爽不用其策。竟以取敗。季用其策。卒敗弗擾。孔子欲往。欲借弗擾以誅挾魯公者耳。東周之意。

論語通義卷十七

此可想見。顧何以卒不往。揆其勢也。三桓於魯。未可卒滅。且亦知公山非成事之人也。

五者章

仁人之稱。豈偶也哉。使天下之人敬之如神明。親之若父母。信之若四時。使之若臂指。事可建而功可成。然後我之一身始有所利。賴於天下。孔子分之爲恭。寬信敏惠。蓋仁之見爲事也。徵之爲不侮。爲得衆。爲人任。爲有功。爲足使。事之收其效也。太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此之謂歟。儒者有共心。無其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者所以學爲。

人君信矣

佛肸章

孔子之欲往佛肸。猶之乎欲往公山耳。顧何以終不往也。肸敗而趙不衰。晉終不可振耳。天下萬世學仲尼。先學仲由。不然。苟文若足炯鑒已。

六言章

天下有大美。即有不美者存。非美之有不美也。役於其美而爲之。斯不美矣。他不具論。忠孝大節也。忠如鬻拳。孝如曾參。自刑受杖。君子猶或非之。況其他者乎。以此推之。六言六蔽。亦大可

論語通義

卷十七

三

見是故從井救人。爲仁蔽也。齊諧志怪。爲知蔽也。侯嬴刎頸。爲信蔽也。葉里証父。爲直蔽也。駢政抉眼。爲勇蔽也。灌夫罵坐。爲剛蔽也。若此者。凡以不學也。雖然。學亦豈摹古之謂乎。時地不符。摹倣均失。誦詩讀書。別有化裁。斯則資深逢源。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此固可爲好學者言也。

學詩章

人生大節。止事父事君。全詩之旨。錯出雖多。要而歸之。此一言可蔽。試觀十五國之所詠歌。二雅之所興慨。三頌之所備列。君父之間。大畧悉備。群若躋堂介壽。怨若靡盬析薪。可以興與於

此也可以觀。觀於此也。不然。大節不舉。而謬謂敦尚風雅。雖三百亦奚益乎。王裒誦蓼莪。輒攀柏悲號。王式爲昌邑師。遇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復流涕。以此思之。舍事父事君。與觀無別旨矣。

周南章

周公治國中者也。今考周南。汝墳江漢之化。無不具載。明乎此。不可禦者也。召公治南國者也。今考召南。鵲巢草虫諸什。亦必返邇宮闈。明乎此。有本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寧有異乎。面墻而立。戒伯魚也。若曰。身一不修。家即不齊。可無問鄉黨。可無

論語通義

卷十七

四

問邦國矣。君子志在天下。於家庭詎敢忽乎。

禮云章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由此思之。禮樂有能盡者焉。亦有不能盡者焉。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生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踈越。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不然。一往輒盡。玉帛鐘鼓。其中無復有存。則有見漢官威儀而涼然流涕。聞太常雅樂而悲憤不自勝者。何哉。孔子則曰。玉帛云乎哉。再則曰。鐘鼓云乎哉。蓋欲行禮奏樂者。一深長思耳。

色厲章

好名之人。名之以盜。謂人能見其貌。不能見其心耳。然心何不可見也。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吾不能見其內。見其色。厲而已。可知矣。何者。真悲者。無聲而哀。真怒者。未發而威。也。色者。盜之旌。作偽曰拙。非明驗歟。

鄉原章

論人於鄉。爲近實也。顧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朝市之地。猶指視及焉。鄉原乃別出一巧。而取名於鄉。聖人爲忠信。廉潔以別之。鄉原并其忠信。廉潔而竊之。是朝市爲衆射之的。鄉黨乃逋逃之藪矣。盜一世之人心。無顯坐之律。鄉原不死。大盜不止。

論語通義

卷十七

五

是以聖人誅之也。

道聽章

聖人於天內山。外之卦名曰大畜。大象申之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畜者。藏也。天以言其內。無不包。山以言其外。無不止。惟其外無不止。故其內無不包。可久而固也。以此推之道聽塗說。非德之棄而何。顧塗說之弊有二。一則偶有涉獵。自侈辯博。在於中滿。一則內無定見。隨聽轉移。在於中浮。中浮者。不守中滿者。必傾。於以語畜。鳥可得哉。所以君子其脰若谷。其靜若山。山谷所藏。不見其益。有時而長。蓋息之者深已。

鄙夫章

稱鄙夫鄙之也。曰可與罪與之者也。曰思推其心也。曰無所不至。言必至也。危之也。危之者。何爲與之者。危也。宋丁謂同寇準會食中書省。羹污準鬚。謂徐起爲之拂。此可以知其鄙矣。乃準復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曰。如謂者。公終能抑之。使存人下乎。卒引用之。後準貶死。皆出謂手。此可見從來樞要之地。小人得廁足其間。定有援引。後來名位相軋。究至噬臍無及。可勝嘆哉。

三疾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七

六

三疾。不古則其所以不古。三者亦各有異。蕩似肆。其弊也蒙。忿戾近齋。其弊也竊。詐與愚反。其弊也文。文其拙者。耳人猶得而知之。若蒙若竊。鮮有不居之。不疑者。人心不古。一至於此。晉士近肆。漢士近廢。異則相譏。同則相譽。究極其弊。移禍國家。可不辨歟。

惡紫章

紫奪朱。爲其近朱。鄭聲亂雅樂。爲其近雅。樂利口覆邦家。爲其近於利。邦家細數之。其目有四。一曰便利。君子之謀深。其幾常沉。彼則矢口而出矣。一曰順利。君子之言厲。其意常逆。彼則隨

人爲轉移矣。一曰快利。君子於是非審。卽且常費參酌。彼則無不立剖矣。一曰福利。君子福國家。每在久遠。彼則言言可據。立可顯施矣。幾微之際。人所難辨。自非聰明聖知之主。澹然無欲。亦烏能當前立斷乎。此天下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也。

無言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四時行。命之所以流行也。百物生。命之所以不已也。從古聖人立教。莫不本諸此。是故物生必蒙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物生各別。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四時著天之教。萬物述天之事。君子觀於天。教之道備焉矣。

論語通義

卷十七

七

孺悲章

以予觀孺悲行事。無所考。學士喪禮於孔子。亦當時承哀公之命。辭以疾者何。絕之也。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何。使之知己之絕之也。使之知己之絕之者何。是孔子不欲終絕之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信夫。

三年章

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君卿大夫衆士皆三日不食。次食粥。朝夕一溢米。既塋。蔬食。飲水。練。食菜。葉。祥。始食乾肉。飲醴酒。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君爲廬。官之大夫。植之。既塋。始柱。相塗廬。既練。居聖室。既祥。居黝室。禫始復寢。又曰。父母之喪。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既殯。廬衰。既塋。受以成布。祥始練冠。緇緣。要經不除。三年樂撤於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嗟夫。先王之制禮也。不敢過。不敢不至。斯殆其至而不過者乎。

飽食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七

八

少壯者。努力之時也。精神者。有用之物也。陶侃在廣州。官閒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有事。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又提吏士博具焚之曰。此牧猪奴戲耳。晉室渡江而東。得侃數人。自是少振。猶賢之論。孔子蓋鞭影之辭。非爲燕僻廢學。弛策之辭也。丈夫自勵。非惟日不足。亦烏能自奮乎。

尚勇章

爲亂爲盜。孔子蓋爲子路攻玉之辭。非慮鳩眼難化之辭也。蓋從來忠臣之行。孝子之事。皆剛毅爲之。仲尼之門。如子路有幾。

使事事求之義。則南山之竹。已銛而鑠之矣。萎薺之病血氣之患。又何得至乎。

有惡章

人盡負氣。則世界無平境。稱人惡。下訕上。勇無禮。果敢而窒。其禍多至殺身。人盡任術。則世界無易境。微爲知。訐爲直。不孫爲勇。其害且以及世。在朝廷。蜩螗沸羹。偵轅敗事。在鄉曲。則良善蒙垢。長老見凌。淺人習之。長覿斷之。奸深人習之。競含沙之術。非重法懲之。將大亂不止。聖賢之惡。蓋有憂患已。

難養章

論語通義

卷十七

齊桓公。英主也。易牙豎刁在內。管夷吾幾不能爲政於外。此亦近之之過矣。乃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官中亂甚矣。遠之之難也。然而不於遠之時也。殺子自刑。亦誰爲近之。我不近則遠之。嫌無自生。遠固始於近耳。若使進御有常。後宮無專。夕止供灑掃衣緣少事權。雖日近之庸。何傷然則小人女子非養之難。養之者難耳。養此輩豈無道乎。

見惡章

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疆。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衰。四十見惡。孔子嘆曰。其終也已不已急乎。曰非也。惜之也。惜之者。

何非惜四十以後。竟歸汶汶。正惜彼四十前。悠悠忽忽耳。後晉周處爲鄉里所患。惡至目爲南山白額。虎爲畏。橋下蛟。一旦自殺。虎搏蛟。入吳從二陸學。暮年州府交辟。涇陽之難。竟力戰以死。爲名臣。然則君子學問之消長名節之成敗。亦烏有定據哉。顧人自勉何如耳。

論語通義

卷十七

十

論語通義卷十八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微子章

子讀論語三仁之說。而知孔子蓋直爲微子辨也。何辨爾。曰。爲抱器歸周辨也。後宋宗室趙孟頫應至元之召。論者猶或譏之。使微子而果抱器歸周也。則亦殷之罪人耳。蓋去行逕之辭也。以國家之元子。不顧行逕。其孤憤與奴者死者同一肺肝。卽起三人於九原而相質証。亦流涕嗚咽。孔子尚論而贊曰三仁。蓋原其心也。故知抱器歸周之說之謬也。

論語通義卷十八

士師章

古人多特至之行。非獨以其資近也。蓋亦時使之然耳。今讀柳下惠焉。往而不三黜。何必去父母之邦。兩語意亦曰。嗟夫。非天下無邦。亦孰使子至此哉。蓋孤憤之辭。非自審之辭也。魯之廷殆下惠衙門泌水矣。

吾老章

齊景公吾老之辭。大率泥晏子莫窮莫殫之說耳。顧其失有二。周武王年七十始興。晉文公年六十有二始霸。使景能奮發有爲。豈盡日暮途遠其失。殷湯得伊尹。既盡其用。而又遺之太

甲。周文王師尚父。不盡其用。亦以謂之武王。使景果能爲子。計長久。則子茶亦不至走死。其失又一。宜乎孔子之致原邱而去也。志氣衰情。又無遠圖。以此留賢。賢可留乎。

女樂章

文衣女樂。齊人犁鉏之計也。愚魯也。所以沮孔子也。受之自桓子始。嘗三日甚之也。甚之者何。魯之君臣共作色荒也。孔子行在致勝之後。此卽書孔子行者何原之也。原孔子之出走。實衆婢子之故也。夾谷之會。齊不獨有愧色。且有懼心。今且弄之掌股矣。嗟夫。國有忠賢。敵人所畏。後世飛語。聞而謀臣就戮。反問

論語通義卷十八

楚狂三章

春秋時。天下何多隱士也。沮溺有時隱之意。丈人有石隱之風。孔子猶得一與之言。乃若接輿。廣已而造大愛已而造哀。其於孔子洵可謂有心矣。傳稱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斯殆其人歟。雖然。已而之嘆。孔子不欲聞也。天下滔滔。孔子又未能與易君臣之義。孔子亦未之有行。途已窮矣。猶不欲慟哭而返悲哉。孔子之爲心也。春秋時亦孰有能識之者歟。

逸民章

天下有二。一曰出與處而已矣。兩者之中。操術異。尚人不同。亦安能執一成之跡。以約畧殊途乎。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或貞而孤。或和而慢。或憤而激。彼此不相襲。先後不同。輒乃孔子敘論。以已次於其後。而更見以爲異。亦於不可約畧中。而約畧之。若見彼數子。一見以爲可。則一見以爲不可。已固自殊耳。嗟夫。天下之理。時地密移。可乎。可非有可於我也。不可乎。不可非有不可於我也。孔子欲爲東周。而又老於洙泗。無可無不可。豈爲異哉。春秋使之也。伯夷。叔齊。諸逸民之後。於是乎有孔子之跡也。

論語通義

卷十八

三

大師章

此書法特類春秋。魯事曰非。亦大可見。具官予之也。曹職志不溺職也。齊楚秦蔡。猶僻地耳。入河入漢入海。諸國遐哉。無復有伶官之跡矣。一時位署蕭條。魯廷寂寞。卽過殷故墟之歌。不慘於此已。

周公章

後世秦時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屬籍。魏國封建。兄弟至親。幸處遼藩。漢祖烹韓監。越多以疑殺功臣。雖國祚各有修短。總久安長治。莫如周家。止用不違才。隨方器使。凡開創之主。皆能顛倒。

八士章

豪傑子於是愈。思元公之訓已萬世。而後開國之主。自非勢隆磐石。思溢做帷。就賢體達。亦烏能無疆。惟依立國於罔替乎。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況賢人乎。古之十六族。高陽氏。高辛氏。有之也。非高陽氏。高辛氏。不能有也。紀八士。冠以周有。明乎生此一家。生我王者也。兔置野人。方爲干城腹心。自非菁莪。樸棫之化。靈通川嶽。亦烏能覩此多士。號稱極盛乎。

論語通義卷十九

致命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貢禹之言曰。今世之俗。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居官而富者爲雄傑。又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若此。則龍比夷齊。孝已。曾參。真非英物矣。子張之言。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士誠能於君親身名之際。獨隆古道。而敦尚風節。豈有他哉。斯可已矣。言無他也。卽有他焉。亦其餘也。卽不必有他焉。亦不必過求也。故曰。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

論語通義

卷十九

執德章

曲士學一先生之言。不通時變。卽老死。歸下。何足惜。乃所號爲賢者。亦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亦烏觀所謂體大而守堅。用宏而志篤者乎。後世分別方術。其流有九。以儒雜於醫卜農圃之間。論者謂儼失其倫。子謂使士而誠執德不宏。信道不篤。雖以雜九流可矣。緬思古人耕莘釣渭。若將終身。幡然而出。知覺斯民。後車載歸。定鼎卜歷。不可得矣。誠哉不足爲有亡也。

問交章

朱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顧穆以忤璫下吏。劉陶數十人詣闕請代。何孤歟。揚雄函丈問字者幾滿。卒以劉棻之累。投閭。則子夏之說勝已。蓋友者我取乎友也。可者與。不可者拒。近是若子張。則友取乎我之說也。尊容矜嘉。馳意太廣。太廣豈能盡無失乎。

小道章

嘗考漢諸儒各受一經。迺其原本。多自商瞿子木。子木蓋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者。厥後學易說卜筮。學書洪範說五行。學春秋言災異。學詩工賦。頌學禮多言車旗服飾之事。又不能通經。如

論語通義

卷十九

京房費直張禹劉向魯徐生諸子。亦表表特出。而其道卒不能治天下國家。此亦致達恐泥之明驗。又況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歟。此西河之教。所以致慎厥始。亦知數傳之後。卽聖人之教。不能不分耳。甚矣道術不可不審也。

日知章

長梧封人曰。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明年厭餐。此治民之喻也。莊周謂可通於學。故君子之學。口計之不足。月計之則有餘。溫故而知新。深造則自得。鹵莽滅

裂無由而至矣。故其言好者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博學章

人有。心。而。萬。物。不。散。矣。心。有。耳。目。而。萬。物。不。離。矣。盡。耳。目。以。羅。之。吾。心。在。萬。物。之。中。歛。志。思。以。守。之。萬。物。在。吾。心。之。中。一。心。之。致。精。見。萬。物。之。皆。備。在。中。云。者。不。外。之。也。不。外。則。莫。非。內。矣。甚。矣。人。不。可。不。學。問。也。

居肆章

凡。致。者。有。專。致。之。義。焉。有。必。致。之。義。焉。有。不。知。其。致。而。致。之。義。焉。單。統。斷。幹。積。澗。穿。石。必。學。始。致。其。道。則。專。致。之。說。也。此。百。工。

論語通義 卷十九

三

所以。居。肆。而。後。成。事。也。九。仞。棄。井。一。簣。虧。山。必。致。其。道。而。始。爲。學。此。必。致。之。說。也。此。百。工。必。成。事。而。始。不。虛。其。肆。也。樹。華。於。春。栗。芽。於。室。冬。至。子。半。葭。灰。自。飛。學。至。而。道。自。致。則。不。知。其。致。而。致。之。說。也。此。百。工。日。省。月。試。而。事。自。成。也。然。而。專。之。義。要。矣。不。專。則。不。能。致。致。未。有。不。專。者。也。

必文章

過。不。同。乎。曰。不。同。任。真。而。遊。時。見。其。癖。此。三。疾。之。民。其。過。也。乃。疾。也。不。必。支。也。裁。之。可。耳。一。事。偶。錯。時。見。詬。厲。此。無。心。之。誤。其。過。也。乃。失。也。不。可。及。也。改。之。可。耳。君。子。以。賢。小。人。以。饒。純。白。殘。

而萬物曰趨於僞其小人之行也夫

三變章

詩。曰。其。儀。一。兮。言。君。子。止。一。常。度。耳。變。者。其。誰。耶。莊。周。謂。杜。德。機。此。不。可。見。者。也。善。者。機。此。可。見。者。也。衡。氣。機。乃。不。眈。陰。不。眈。陽。者。也。侍。於。君。子。見。其。所。可。見。而。不。見。其。所。不。可。見。亦。烏。有。得。乎。

信而章

築。城。鑿。池。人。主。非。自。爲。也。而。怨。讟。叢。生。無。他。民。以。爲。厲。已。也。面。折。廷。諍。人。臣。非。自。爲。也。而。罪。戾。且。至。無。他。君。以。爲。謗。已。也。然。則。

論語通義 卷十九

四

勞。其。諫。可。廢。乎。曰。不。可。人。君。無。亭。軒。臺。榭。之。好。萬。不。得。已。始。有。徵。發。民。誰。不。信。期。會。不。爽。弛。役。不。爽。民。又。誰。不。信。臣。無。沽。名。賣。直。之。意。萬。不。得。已。始。有。諫。諍。君。誰。不。信。我。言。之。又。計。君。能。行。之。君。又。誰。不。信。子。夏。曰。信。而。後。勞。信。而。後。諫。蓋。難。之。之。辭。非。先。後。之。辭。信。蓋。卽。在。勞。與。諫。之。中。也。不。然。卽。迂。言。誠。意。奚。益。乎。

大德章

持。身。既。嚴。小。節。必。謹。放。蕩。不。簡。大。閑。亦。踰。僨。其。間。亦。有。輕。重。蒲。盟。不。踐。孔。子。之。信。未。嘗。莫。質。鬼。神。堂。阜。之。因。管。仲。之。功。終。難。對。乎。子。糾。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甚。言。大。德。不。

可踰耳。揆其大畧。在君父之間而已矣。方外之士。儘有可寬至此。亦何容別議哉。

酒掃章

舍本而事末。咫尺之修也。聖人不爲。舍末而事本。蹴等之學也。聖人不能以孔子之聖。尚且下學始能上達。況其他乎。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教者之於人。亦若是已矣。洙泗而後。惟西河一派相傳。久遠亦以教之得其道耳。甚矣草木區別之喻之似君子也。

仕優章

論語通義

卷十九

五

西漢因趙綰王臧。敗遂謂儒者卒鮮實用。東漢因樊英無所建明。遂謂處士純盜虛聲。學優則仕之說。無可考驗。顧學古人。官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易。士人日夜誦讀以求當選舉。豈盡空質耶。但學不本六藝之科。而自爲同異。於是問國家錢穀若何。彼不知問國家兵刑若何。彼不知問國家事有大軼將若何。彼不知若是。卽載籍極博。猶無用耳。吳大帝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以軍務煩多。對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獵見往事耳。宋趙普太祖亦勸令學。普後公務暇。卽手論語一卷。卒佐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此又仕優則學之明驗也。由

此推之。當代典章皆參酌古義。彼此原不相戾。窮居誦讀。又可槩置之不問耶。

致哀章

送死大事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一日少踈終身遺恨。詎哀云爾乎。子游之意。蓋爲徒習蹕踊之節者言耳。此既其實。不旣其文之說也。

難能二章

古之君子。無岸然自好。以表異於物。於時賢友切磋。直友規戒。

論語通義

卷十九

六

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斯所謂有道仁人也。若或行多絕俗。氣少中和。直諒多悶。望而却步。則所就可知已。仲尼之門。乃有子張一時同門之人。不吝攻疾。友誼賢修。均可想見。由此推之。士人雅志好修。而猶恃高明。自棄道益。非所聞已。

自致章

蹕踊者何。哀之至也。稽顙者何。隱之甚也。故袒衣括髮。寢苦枕由。非文也。此有由然也。先王之制禮。非能作入之情也。能不拂人之情而已。乃後世猶有忍言短喪者何歟。

莊章

稱一人而衆善見焉。若孔子稱孟子莊子是已。稱孝著莊子也。稱莊子之孝而獻子之賢並見。是著獻子也不特此也。獻子之臣皆能奉行獻子之政於此而亦並見。是著獻子之臣也。顏回茲無靈董父豐點之倩。並且不朽矣。若夫督揚之盟。小邾之伐。與城虎牢報鄭之意。亦大相似。其於魯且可謂世篤忠貞已。

陽膚章

嘗觀古來時和年豐。五穀歲熟。民生其間。各保父母。各保妻子。不敢以身試法。無他治之得其道也。後世追呼追之峻法驅之。民逞不肖之心。以緩一時之死。亦曷足怪。乃又從而殺之。嗟夫。

論語通義

卷十九

民何不幸至此極也。雖嘉石肺石日設。亦何益乎。由此推之。衣食既足。道在議教。衣食未足。道在議富。富教未施。雖號神君不足貴已。

下流章

擬之若紂。甚辭也。惡居下流。像辭也。天下之惡皆歸。危辭也。君子之身如登高崖。下視絕壑。惟恐失足。蓋防之豫耳。不然惡濕居下尚且不可。況以身爲衆流之所集乎。爲爾寂寂。撫枕涕潸。發憤作奸。不顧遺臭。擬之於紂。殆有甚焉。若斯則真萬世罪人矣。

皆仰章

宜白之怨。傳爲作詩。周公居東。天且示變。日月之食。伐鼓於朝。可見陰陽相薄。禍變相遭。天人咸且駭愕。乃有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不又愈文過之甚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蓋不敢以時地之偶自恕也。皆見皆仰。豈君子之心哉。在人之頌君子者。若斯耳。由此推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同度。同道。君子之心。實如日月之經地。經天稍有微雲。卽爲不淨。蓋不啻兢兢慎已。

焉學章

論語通義

卷十九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遵古。能不倍其師說。豈不謬哉。予嘗上下千古國家之興。其時之君手自勅。闢往往動與古合。且於時定。有一代大儒爲之考訂。今古損益。百王之宏綱鉅典。小之事物細微。莫不燦然明備。又況千古以來。劈畫已經兩朝。述作兼乎父子。如周文武者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獨詳周家。誓詰贊易。遡乎羲畫。而獨從周。首乾坤。定禮不遺夏商。而獨尊乎王制。此可見名法之家。以史爲師。山林之士。偏執已見。揆之大道。均有所失。東漢諸儒。首推班固。次則蔡邕。固悉漢制。時稱明習。邕識漢事。時號文人。蓋學士必尊本朝道統。必歸治統。若

是古非今固非通識已。

官牆二章

千古聖人止一仲尼。千古得勢獨多亦止一仲尼。莊周謂行愈疾則跡愈多。亦然歟。否歟。夫孔子周流天下。賜亦游說諸侯。乃常時獨尊。賜抑孔子。此其故不可解也。日月之體。大明中天。若使必遮明而震幽。不獨孔子不能孔子。亦豈爲之乎。譏袁鳳。議喪狗所不辭也。圍於匡。阨於宋。不必避也。總之。世人不能見其所不見。不觀宗廟百官。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不辨邱陵日月。千古來莫不如斯。叔孫武叔固不足異已。

論語通義

卷十九

爲恭章

子貢推尊孔子。擬諸天。擬諸帝王。宰我推尊孔子。謂賢於堯舜。近世儒者。譏此爲門弟子自尊其師。不免大過。予謂世儒亦未覩三代以下耳。誠歷稽史牒。自秦而下。以迄於今。踰二千餘年。其間幾人帝幾人王。凡尊孔子之教。則治達孔子之教。則亂。學官之九經不朽。則千古帝王之治亦不朽。擬之如天。豈過也哉。或者以立道綏動孔子。不得及身親見。遂致訾紛紛。亦終日戴天而不知天高已。

論語通義卷二十

黎水後學論孔壁甫著

堯曰章

天下衆賤不可以相治。必立一君以治之。傳子之代。不必皆賢。又必更立一君以治之。揖讓征誅。由此其遠矣。其治也。云救也。救偏重之勢。以反於中。自代興以來。迄今未之有改也。是故唐虞之時。偏重在五行。水極重。則土無權。木極重。則金無權。爰舉舜禹。命官敷治。大水之後。繼以大火。大火之後。繼以大水。即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顧也。於是五行乃就於中。夏殷之時。偏重在人事。蔑德作威。淫酗肆虐。湯武嗣興。大亂之後。救以大兵。大兵之後。施以大恩。大恩之後。劑以大法。時至事起。雖身犯不韙。亦不顧也。於是人性乃就於中。故中非不偏不倚之說。隨時云救之說也。即以偏救偏。非偏也。顧本之允執者何。蓋天下之理。似是者多。成見拘人。即賢者不免。開初之主。自非見之灼然。守之確然。鮮有不惑。又分寬信敏公者何。蓋就中之道。寬猛異用。惟其時要。猛亦以成其寬。因革與施。惟其宜。要以或因或革。正以成其信。時幾惟勅。動計百年。而要以惟時。惟幾。乃以成其敏。太阿在手。風雷叵測。而要以信賞必罰。正以成其公。此則其或

繼周雖百世可知也。然則矯過就中千古一道。戾者其誰耶？
五美章

孔子歷敘帝王代興之後。繼之以從政。分其目曰尊五美。屏四惡。蓋以開創之時。水火初出。規模畧定。便可收拾。一世人心。至事平之後。一切出身加民。措功施事。凡黜權宜。興永利。漸次可舉。嘗考秦皇初定天下。作信宮於渭南。已復作甘泉前殿。作阿房宮。築甬道屬咸陽。又以亡秦之識。命蒙恬北築塞上。尊已作威。專任獄吏。而秦祚以促。此亦勢不擇可。處已驕。施政猛明。驗五代之時。即有一二仁聞之主。沾沾示惠。甚至宗廟犧牲亦恐

論語通義 卷二十

有累其道。似亦有志利物。急於行仁。乃考其時。不能成事。甚且莫救死亡。此又利不因民。仁止貪譽明驗。即是推之。賢主之政。有美更無不美。勞亦可泰。亦可威。亦可不必諱也。疵主之政。役志於美。即美轉成不美。利亦匪利。仁亦匪仁。不可襲也。此不可一察也。乃若政之害民者甚多。妄殺固不必論。并舉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之吝。列之爲四。豈政之惡。遂無大此者乎。蓋庸主之疵。政傷於誤。此不足責也。季世權宜。政出於不得已。此猶可原也。若鏤刻之主。有心而爲。害民若不足衛執之。從木竟以禍奏。項籍之頑印。竟不能帝楚。非彰明較著者歟。語曰。翊

業艱難。宋成不易。蓋慮功成之後也。又況生長深宮。前人之業。從未更事者哉。

知命章

有道之世。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無道之世。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使然也。孔子歷敘二帝三王之統。而及其政終之以知命。其有感也。夫齊魯不用退。而與弟子講禮於洙泗之上。非無可奈何而安之也。君子不以窮困改節也。作春秋。臧否二百四十二年人物。或予或奪。言人人殊。所以垂戒天下。萬世至深切也。不可不知也。此終篇之意也。

論語通義

卷二十

三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萬物不可以無主。故立一人以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又設公卿大夫以佐之。有君而有臣。禮達而分定。而義出乎其間矣。萬取千。千取百。義之見於制祿也。推而至於什一之法。行之田里。猶是也。有義則有分。截然以相守。固有情。肫然以相通。而仁見乎其間矣。時平君臣上下血氣之相流。貫有患則若手足之護腹心。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魏

之先何來乎。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也。魏曰何以利吾家。晉遂不能有其國。危矣哉。此施奪之教也。然則孟子何為復以仁義迪之也。不欲六卿之後更有六卿也。生戰國之民。維萬世之君臣也。

靈臺之引。非正辭也。曷言乎非正辭也。賢者不欲以天下為狂。桀亦豈敢以天下為恣睢。後世秦官隋苑。曷嘗不自侈為靈哉。宋儒蘇軾謂衛懿公以好鶴亡國。幽人耳目之玩。至人主反為亡國之資。嘻。信矣。蓋有玩好。則必侈臺榭。侈臺榭。則必興土木。

江石琴
後漢書
卷之四

孟秦川之梗梓。罄吳越之文石。血工倕之指。竭離朱之目。彈輪班之巧。不足以饜其欲。是以一耳一目之玩。殺天下有餘矣。人主師文王。莫若鑒夏桀。害喪之誓。蓋凜凜可畏矣。鑒夏桀。正以師文王也。人主誠有如傷之視。怙冒之仁。卽亭軒臺榭。不必遜貶神靈可也。

語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救不於荒之時也。禹官荒政。十二總樞節之意。居多。若使積三餘九。劑為三十年之通。雖有九年水七年旱。無虞也。所謂恃有聖人之政者此耳。若夫梁之凶

非盡歲也。東構難於齊。西見辱於秦。南新劓於楚。連年用兵。悉索敝賦。非盡歲之罪也。卽曰歲也。亦兵荒交集也。藉使旱蝗頻仍。赤地千里。兩河彈丸之地。縱欲移民移粟。將安之乎。後世郡邑米價踊。著過糴之令。慮逃亡。嚴遷徙之條。議蠲徒。有空文議賑。竟無實惠。海內飛輓萬里。不止梁河內河東。安插不便。移民之策。或不能行。豐凶互濟。移粟之法。獨不可相倣乎。以共主之民。同胡越之視。則鎮撫一方者。何能辭責已。

古今治亂之故。何道之相同也。肥肉肥馬。口腹馳騁之累耳。供

應之額有司奉行遂入催科曰此奉公之政也大君爲一國父母郡邑之長爲郡邑父母如是亦曰行政乎供應不給折楊交下與挺何異累其妻孥死於溝壑與刃何異挺殺刃殺政殺等殺耳梁之民何不幸亦至此也子已卯庚辰之間自淮西過竟豫歷燕齊見年大侵人相食聞大官至進蔬食樂撤於縣乃當時進鮮馴象之額舟車絡繹於道不見稍減此司計者之過也孟子客梁非有臣主之素尚不惜爲梁王言之當事者徒仰屋嘆救荒無策乃置此不言而益加賦毋惑乎民之飢而死也

晉國章

孟子通義 卷之一

史稱孟子迂遠而闕於事情梁惠王不果所言夫使孟子果迂而遠於事情則梁王不果所言是也顧當時所謂利人國不過富強乃孟子之說深耕易耨何嘗非富親上死長何嘗非強然則省刑薄斂之說非不欲富強也不欲速貧速弱之富強耳勾踐報吳定伯策士侈爲美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與孟子之說有何殊異梁王之疑梁王志未治也夫人主有高世主之行國仇未報自非知明守決不爲僞眩亦烏能自奮乎言一仁卒難蹴然驚規規然自失何也

定於一章

戰國之苦衆諸侯王各樹兵耳定於一豫知封建之不能不郡縣也顧秦始郡縣不二世而亡或者遂歸咎廢封建之故嗟夫是不察世變之譚也夫秦以虎狼之威競土木事神仙周行天下殺人若不足又以亡秦者胡之讖致築長城幾萬里殺數十萬人於塞下歷數前後四千年屈指無兩然則秦之短祚以嗜殺人之故耳卒之約法三章天下竟定於豁達大度之漢祖後新莽之禍光武中興竟易如反掌史稱人思劉氏不誣也此亦不嗜殺人之明驗矣天道好生人不可以獨殺此語誠龜鑑已

保民章

孟子通義 卷之一

孟子言四德必言其端言擴克必言如火始燃如泉始達一牛不忍便可致王則燃達之勢固可推已顧究所推之實不過在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之教夫田里樹畜庠序之教先王行之已久豈非聖王復起百世不能易耶戰國之君慮王道久遠難待故競艷桓文詎知桓文在春秋爲特創在戰國實不足尚縱橫約長卽歃血之遺術也洹水之盟不踰期卽敗固知首止之芻狗不再陳矣孟子固非賤桓文賤學桓文而邯鄲其步者耳

好樂章

以予觀樂記備矣凡言由人心感者居多噍殺嗶緩之說與孟

子所對齊宣王者相合。且其中言樂。必互言禮。以樂之節皆禮也。又問舉列國燕女。敖辟之音。以志戒。蓋難之也。而孟子乃曰。好則齊其庶幾。似非有前聞也。且古樂今樂。亦實不同。自黃虞以迄三代。其間亦且遞變。更以三代以下論之。凡一代之興定。必詔大常定雅樂。自後人主承平日久。或留意聲歌。或留意絃竹。不能不各有好尚。天馬歌而貳師時出塞外。玉樹歌而鼙鼓遂動。漁陽。繚調奏而江州之駕不還。鼎鐘鑄而五國城之魂莫挽。論好樂於今。更何易也。若因事納規。曲引其君以與民同樂。則孟子之言。弗可易已。

孟子通義

卷之一

文圖章

先王之有園也。爲民也。何言乎其爲民也。古者蒐苗。獮狩。以講武也。設圃。不欲以講武之故。踐場圃。蹂稼穡也。蕃育鳥獸者。何爲射也。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也。此其至意。非爲耳目之觀也。後世臺池鳥獸之盛。莫過於隋西苑之築。周二百里。海山樓觀。嘉禾異草。珍禽奇獸。畢備。不十年。晉陽竟爲唐沼。况苑乎。此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楚王之所以盟。强臺而弗登也。

交隣章

戰國約縱連衡之說。皆爲交隣也。而卒不得勝。策約縱則敗。盟

者累。累連衡則割地事秦。地不盡則秦之求必不已。嗟夫。此遊說之士。所以連刺結駟也。雖然。若孟子所言。湯文太王。句踐之事。至明且驗。乃當時諸侯。卒未有能行何也。彼非不事秦也。秦卒不爲獮鬻爲吳也。以事之者。非太王。句踐也。至若狡焉啟疆。事葛事昆夷之事。則絕無矣。鄒滕魯薛齊之葛。齊之昆夷也。終齊宣之世。且謀築之。謀城之。尚安望稱樂天保天下乎。且不特此也。三田之師。開蒙於魏。五旬之捷。種禍於燕。以一齊而思以力勝天下。宜乎於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之說。見爲迂達而闕於事情。過密誅紂之畧。不可再見於齊也。

孟子通義

卷之一

雪宮章

人主非巡狩述職。不輕出。非自尊也。防作慝之民也。人不得則非其上。彼偶語者。亦甚可畏也。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別設離宮。所以異路館塗次也。齊之築雪宮何也。人君至以遊觀煩里旅。此非憂樂以天下者也。當戰國時。天下人不宗周。無諸侯述職之事。齊雖表東海。然海內强大之國。齊之外尚有六。巡狩之事。亦非齊所及。孟子引晏子之對齊景者何。飲齊宣也。猶司馬長卿以漢武好游獵。賦子虛。更賦大人。蓋以諷諫也。顧遊觀非王度也。後世秦皇東行郡縣。所過輒立石。隋煬自洛陽抵江州。立

離官四十所。備巡幸。皆享國不久。蓋以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吏三年一奏計。無所事巡狩也。古今不相襲。秦皇事不師古者甚多。獨此一巡行郡國。必欲摹古何也。以此推孟子之對齊宣。皆權辭也。蓋以諷諫也。曰人不得則非其上云耳。

明堂章

周家王業始之自后稷。篤之自公劉。大之自大王。成之自文考。歷世十五。歷年千歲。今讀大雅綿之詩。公劉之詩。播遷不止。至再考治岐之政。懷保怙冒。不啻如天之仁。然後能建明堂。朝諸侯。有天下受命何若斯之難也。以語齊宣。誠爲迂遠而關於事。

孟子通義 卷之十

情何也。宣之祖是爲田和。豆區釜鐘之智。沾沾市惠。遂奪齊國。三傳至宣。用一孫臏。西懾強魏。用一章子復。下燕數十餘城。其欲坐明堂。朝同列。直掌股得之寧侯久遠哉。而乃曰法公劉以阜民財。法古公以授民室。法文王以先鰥寡。孤獨何見之迂而事之遲也。毋惑乎言愈切而聽愈漠也。雖然於齊宣之欲毀明堂而嘆周德之隆也。戰國之時。周已分東西爲二。止一明堂。議毀猶煩博訪。則周靈尚在人心可知。已固知周家十五王之澤遠也。

楚遊章

大君者小民之託也。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食。故託君爲制。田里。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衣。故託君爲教蠶桑。蓋使之無凍餒也。及凍餒免。天又不欲民逸居而無教。使近於禽獸。又託君爲明刑以弼教。於是著爲令甲。設治獄之官。鄉士。遂士。縣士。凡有獄。必上之士師。士師上之司寇。歲終司寇乃以獄成獻諸天子。凡此者皆以安四境之民耳。民凍餒君之責。士師不治士亦君之責。齊四境不治大都以此。後世漢興傳至文景。號稱極治。考當日詔令。惟是農桑訟獄兩者爲急治。幾成康豈偶然哉。

故園章

孟子通義 卷之一

人主之於國。父母一國者也。父母一國。將盡一國之人。而父母之乃於用舍人才之際。所用不效。輒繼以殺。是何不忍於疏賤之人。而忍於此素尊之素親之人也。論者曰。此其殺非過也。實應也。顧子不以爲實應。而謂此朝廷之過。何也。則進之不愼也。人主居深宮之中。何從得此人。而謂之賢也。阿大夫譽言曰。至可思也。卽日至之言。不盡出左右。則舉朝之前推後輓其故抑又可思也。此孟子論進退所以必愛之國人。而後論定也。若夫投鼠之喻。近主之貴臣。不當輒見斥辱。賈生之言。後世聞之熟矣。由此推之。唐虞之用人。始之考言。繼以詢事。如此乎其慎者。

非薄待天下士也。正惟厚士不得不如此。其慎也。嗟夫。後世人主進人退人。亦謂是富貴之貧賤之耳。孰知有關於國若斯之鉅哉。

放桀章

古無禪受。禪受自唐虞始也。古無征誅。征誅自湯武始也。然自堯舜以來。歷今四千餘年。征誅者不數見。若禪受之說。自魏晉以來。代興者皆襲之。得非以其名美。故襲之耶。嗟夫。聖人非欲以美名爲後世作俑也。金縢之書。周公之事也。當時之精誠格天。以此也。若夫後世又有一作策誥之王莽。此非公意之所及也。所以聖賢作事。止循其常。湯放桀。曰。予有慙德。又曰。恐後世以子爲口實。常有不自安之意。後世不敢藉口由斯耳。孟子一夫之論。蓋猶是也。

孟子通義

卷之一

九

巨室章

戰國之時。爭城爭地之時也。我即不欲人之土地。人亦欲吾之土地。我即不憑凌人人。人亦將憑凌我。此時欲熙富強。崇仁義。萬不可得之數也。乃孟子懷仁義之學。獨依依於齊梁間。於齊又最久。何也。此非以樗大之材。謬求一當也。蓋當時天下獨苦秦耳。魏國大然近秦。齊去秦遠。且又國大。誠使從孟子之學。內修

仁義。省刑薄斂。以生聚其民。閉關休息。以待時而動。將見天下大勢不在秦而在我。此非臆說也。齊王建折入於秦者也。建之先亦四十餘年不受兵。非秦之愛建。建秦距齊遠也。地使之然也。又況宣王之時。秦之視齊。猶未若王建之時乎。乃不聽孟子之說。欲舍仁義而從押闔。稷下諸人一楚衆咻。卒使陳湯武之策不勝。是真不愛其國者矣。璞玉之喻。蓋不誣也。

伐燕二章

孟子非迂闊而遠於事情者。以事情爲孟子所見。他人不必見。故以爲迂耳。如齊人伐燕一事。五旬而舉之。非齊之能若是速。

孟子通義

卷之一

十

也。燕之人憫召公之不祀也。憤子之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諸侯多諒救燕。憫燕之不祀。實害齊之強大也。恐齊爲東帝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其不見者何。貪燕之有利。令智昏也。謀燕衆。順人情也。反旄倪。止重器。置君而去之。安燕也。安燕而後。章子之師爲有名也。卽過密征。葛湯武不過是也。顧齊止可爲文。不可爲湯武。何也。以人情言也。武王盟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湯整旅入殷郊。桀徵九夷之師。不至商之人情。歸周夏之人情去桀也。今諸侯方謀救燕。則燕之人情可知也。顧使齊蚤聽孟子之言。則孟子之言反不驗。迨至事後。又幾無

及從來不信仁賢之國類如此卒使國不受賢者之利賢者反受迂闊之名誠可慨已

鄒魯開章

鄒穆公仁主也。百姓鼠壤有餘蔬。沼固雁鷺無餘食。以粟易粃。寧利於民。傳稱其衣不雜采。食不重味。自刻以養民信矣。且與魯閭非好閭也。穆公之父文公卒。魯使弔而不敬。則屈在魯矣。其閭宜也。乃有司死而民不死。卒不獲行仁之報。何也有君而無臣。此千載同慨也。雖然。鄒穆未始無過也。七雄皆執鼠之狸。往也。方伺鷸蚌之隙。就就思得。其所欲乃鄒魯猶以小忿闕於

孟子通義 卷之一

穴。可強也。其敗也宜也。

滕小國三章

孟子策滕亦幾盡矣。太王之遷岐。以有岐可遷也。至若絕長補短。方五十里之滕。而欲議去將安之乎。卽築城鑿池亦難言也。當此寇在門庭之日。而猶欲疲民之力以築之。又竭民之力以守之。是殆將驅其民而速之去耳。然則孟子云何。蓋效死一策實難。徑陳陳此策。猶必婉轉曲計而爲之策。以爲是止有此策焉耳。嗟夫。千古來時窮勢極。事萬萬不可爲。聖賢處此者何限。豈特一滕已哉。

平公章

戰國之時。苟能言富強之策。卽鷄鳴狗盜之人。市井屠沽之賤。皆能屈萬乘之尊。爲之折節。亦何以禮義爲哉。臧倉之禮義。盡就孟氏言也。若曰富強非孟氏所長。卽以所長論之。亦有未盡焉耳。誣善之人。其辭柔類如斯也。孟子稱天以自慰。豈自慰哉。天若使賢者盡升。則世界有治無亂。孟子之嘆蓋嘆戰國也。齊梁之不遇而遑問於魯。孟子之天固外定矣。

孟子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當路章

古人之功業。以勢成。以時建。孔子小管仲之器。非小仲無王佐之業。小仲無王佐之量耳。春秋時。即孔子為政。亦不能外尊周攘夷也。何也。就春秋時言也。孟子之早。管仲非卑仲。卑仲無王佐之業也。何也。就戰國時言也。使管仲居戰國之時。不能使桓公致王。則誠卑也。戰國之時。即孔子復生。不能使其主之不願為湯武也。何也。此時而取天下。非取天下於周。取天下於蔑周。

孟子通義卷之二

之群雄也。時也。顧當時卒不能致王。何也。時無湯武也。故從來建大業者。不一君。文王當殷世德全盛之後。無其時。并無其勢也。此三分有二之所以服事殷也。管仲相桓公。亦不至王。有其勢。無其時也。此一匡九合之所以稱伯也。戰國有其時。有其勢。故事易於文王。能為王。不當為伯。故不屑為管仲。由此推之。勢以宏仁者也。時以運勢者也。古今聖賢事業多不同。以時勢逆之。則無不同也。不然。使非取天下於群雄之手。而運謀及共主。即稍知大義者。不為况。願學孔子者乎。故詐力之所乘。乘兩國之強弱。仁之所乘。乘天地之剝復。若孔子孟子。而後可與言春。

秋戰國之際已

動心章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能不倍其師說。今天下學宮之所列師儒之所董。皆謂誦法孔子。乃為文章。率就談滯。近且逃之於。可知不可知之間。為邪為遁。亦已大甚。一旦偶售。觀其所為。配道與義。絕少千萬人。必往之槩。卒不一見。以予所聞孟子願學孔子。異是。蓋不動心之說。昉自孟子。而實非自孟子始也。孔子贊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以巢燧以來。以匹夫伧起而有天下者。惟舜禹。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也。其貶管仲曰。器

孟子通義卷之二

小。以帝王以來。無有以伯特起者。特起自仲始也。仲不能不以伯動其心也。此不動心之說。始自孔子也。乃若浩然之氣。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之贊易也。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天積氣也。大以言乎氣之磅礴也。剛以言乎磅礴之氣。且不撓不靡也。純粹以精。則大之至。剛之至也。配義與道。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赴水蹈火。皆是也。直養集義之說。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損也慾。焉得剛。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所以慊於心也。塞乎天地之說。亦非孟

子創論也。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古來忠孝
強死騎箕尾，比列星熱血一腔，千年化碧，皆是也。乃若知言亦
非與養氣二也。戰國之士，結駟連騎，遊說諸侯，纖趨而前，驕
而言氣不振，也不知言無以養氣也。此學術之不可不正也。孔
子作論語終篇，言君子貴知命，貴立禮，而終以知言。蚤知後世
之士，必有舍性命，捐禮義，工立譚取卿相之術者，故潛邪遁非
他也。富貴蔽之，陷之，離之，窮之也。此卿相之所以動其心也。孟
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此孟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也。願學之實也。嗟夫！凡此者皆不

孟子通義

卷之二

三

假仁章

天下之業以時建，以勢成。此不易者也。是故殷繼夏，周繼殷，其
局畧同。若夫戰國則不能不異。何也？時也。勢也。夏殷之季，尚未
有分雄各據之事。此不待大合，若符契。至周之末，七國兵爭，此
時而欲以七十里百里繼湯文而起，毋論事無所因藉，且小國
而有行王政之名，非小國之利也。若宋滕兩國，業有明徵矣。厥
後秦併六國力也，其併六國而速亡，非力之罪也。疲天下之力

以供一人之欲而不足故也。然則孟子云：何蓋矯世之說也。何
以知之？於言齊王反手卒歸之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知之孟子
而未欲興王也，而欲興王，舍齊梁亦何之乎？

仁則榮章

唐建中之亂，德宗謂術士桑道茂已先言之。蓋由天命。李泌對
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
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善哉！鄭侯之言也。刑政非人君所可
忽也。所以開治撥亂，上承天命者也。顧從來極亂之世，何無政
刑？乃有政刑而卒歸於亂，何也？蓋朝更夕改之政，非政意重意

孟子通義

卷之二

四

輕之刑，非刑有政刑而不明，或明之非其人耳。書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由此推之，刑政者天命
之樞機也。榮辱禍福樞機之轉也。賢能之士，人君所與轉樞機
者也。閒暇未陰，轉樞機之時也。戰國之時，列國之主，率築帝宮，
受冠帶，納質子，莫不西向而事秦，辱甚矣。自非乘時發憤，禮賢
下士，以明刑政，亦烏能自奮以爲政於天下乎？

尊賢章

以于觀率子弟攻父母之說，而知封建之所以廢也。蓋天下有
道，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無敢有相攻者。至隣國之民，隣國

不能子而我子之此雖欲不兼併不可得不改封建爲郡縣亦
不可得此周末之勢也當此之時即行尊賢使能一者於天下
亦可強國併諸侯乃必並通商恤農安宅里而爲五何也蓋亦
觀之秦矣秦制霸始自穆公而大於孝公成於昭王至始皇帝
遂併天下穆公用孟明敗三晉孝公用衛鞅有河西之地昭王
用范雎澤強公室弱私家東收周室始皇帝用王賁王翦竟
滅六國乃未幾不旋踵而亡則以商君之政令民爲什伍立相
收連坐之法又且開阡陌廢井田舍內容者有禁居廛息而貧
者舉爲收孥關市農桑宅里無不騷然其所謂賢者未必賢能
哉

不忍章

戰國之君盈城盈野殺人若不足亦安觀所謂惻隱之心哉以
爲是一時殺運使然及觀乍見孺子入井之說始知人君之克
惻隱較常人倍難蓋常人與人伍入井之狀常親見之若人君
居深宮之中隔九閭之遠即使日陳鄭俠之圖亦耳聞非目擊

矢人章

也此齊王之不忍所以僅及一牛也然則克之奈何亦惟行先
王之政而已先王之政先王克此不忍以保四海者也不忍人
死於飢而制田里教樹畜有政不忍人死於刑而用重典用輕
典有政不忍人死於兵而嚴斥堠謹烽燧有政乃不知此徒聽
縱衡之說爭城爭地甚至謀之不臧相與決策西向而事秦併
是非辭讓羞惡之心俱盡可勝道哉

孟子通義

卷之二

戰國之時天下共苦秦耳拔宜陽上黨而韓不勝殺趙括坑長
平而趙不勝虜公子卬割河西之地而魏不勝殺屈匄取丹陽
漢中而楚不勝卑辭厚幣納質子而燕不勝即齊處東海距秦
獨遠乃今日講縱明日講衡亦未聞有勝乎五國者嗟夫戰國
之君盡人役耳屈萬乘之尊爵壞泰山四維之安宅盡欲西向
而事秦此爲智乎不智乎爲有羞惡乎無羞惡乎掉三寸之舌
後縱衡之說矢人匠人之術也顧聽之省刑罰薄稅歛國人巫
人之術也顧遠之擇術之不精一至此此卽有耻欲發憤爲天
下雄其將能乎後宋南渡諸君亦何相似也書曰與亂同道者
罔不亡其是之謂矣

取善章

孟子歷舉賢聖。由子路而。而後知改過樂善之爲美也。子路聞過則喜。不怙過者也。禹聞善言則拜。樂受善者也。大舜舍己從人。樂取善者也。由取善而推之。遂至與人爲善。合一世。問歸於善而無外。然則帝王之世。推賢選能。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豈非鉅典哉。樂取爲善。據其實而言也。與人爲善。推其必至而言也。大度之主。方銷一心之忌刻。激揚之治。遂顯爲一世之鑑。至今遐想之。猶令人神遊舜世之大也。顧古今人主。改過實難耳。子路布衣之士也。一不怙過。孟子遂進而與舜禹相等。均然則止。聲受言之主。豈易軒輊也哉。

孟子通義 卷之二

伯夷章

孟子論伯夷不屑就。評之曰隘。論柳下惠不屑去。評之曰不恭。而皆曰君子不由。蓋自明也。何言乎自明也。卽就處齊而論。王命不赴而出。晝又遲。是誠何心哉。若曰吾學孔子云爾。雖然。子謂二子亦有二子之時。柳下惠當閑僖之間。主皆中主。三爲士師。食邑柳下官非小官。且魯爲父母之邦。其不去。誰曰不宜。至若伯夷辭孤竹之封。而又爲紂死。蓋以紂是吾君也。餓於首陽。欲從比干於地下。寧謂微箕膠鬲非其友耶。則此非其君非其友。竟誰指益指武與且。真公望之儔也。南河莫遑時不妨有巢。

許殷郊既入下。自當有夷齊子故因隘與不恭之論。而附著於其末云。

天時章

戰陣自古首言天時。自往亡之說不驗。後人多疑信參半。然歲星所在。不利行師。以日月所宿。推驗風角。亦往往或信。至地利則未有不乘者。孫子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衝地。圍地。死地之說。兵家率奉爲著。蔡未可相非。三代以後。成敗之數。畧可觀矣。然而孟子人和之說。不可易也。卽以近事推之。夫籓籬未撤。而深入腹心。外援不至。必居死地。此孫子之所謂圍地死地也。乃戊寅壬午之間。敵犯此忌。至再而隻輪不損。此豈地利之說。有不驗歟。總之。人不和耳。師行之際。將帥一心。偏裨一心。士卒一心。而朝廷又一心。夫三軍且不和。況百姓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不費一矢。而南越賓服。宋藝祖時。君臣協和。將士用命。卒能使錢俶飲境土來歸。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陣首人和。顧不信歟。

孟子通義 卷之二

將朝章

學者皆言三王差稱五霸。然如桓公豁達大度。尊仲以父。與湯之於伊尹。大節畧同。卽以大有爲之君。與湯並稱。豈過也哉。仁

義當時厭聞。非以仁義爲不美也。帝王之道。久遠難待。戰國之君。皆欲及身顯名於天下。陳先王說堯舜。亦烏能與捭闔之言爭勝乎。况兢兢持不臣不召之說。人以此高世俗之行。迂闊而難近者耳。顧孟子之時。可爲王。不可爲霸之時也。待世主者。重故自待。亦不輕。奈何當時不獨無湯。并且無桓。欲持此仁義之說。纖趨躡嚅。陳說於華屋之下。其將能乎。不然。槩律以臣主之常。則孟仲子之意。景子之言。亦未盡非矣。

兼金章

取與者。士人之大戒也。古人有所取。以盡人之誠。亦有所不取。

孟子通義

卷之二

九

以明己之潔。豈倏夷倏惠。彼此若是懸殊哉。亦惟義所在而已矣。如孟子辭兼金之餽。卽及門弟子。亦不免致疑。以戰國時士率結駟以遊說諸侯。所至之國。說行大之取卿相。說不行則裘敝金盡而莫之恤。以爲是子子者。非當世之行耳。嗟夫。此亦豈知士者哉。魯仲連之言曰。夫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者。商賈之行也。當時乃欲以商賈待孟子。耶。此又仲連之所羞已。

平陸章

子讀孟子至求牧與芻一語。而因嘆古今司牧。亦何大相懸也。

矯詔發粟者罪之。此國有明條。誠不敢犯。若蠲賑之詔。日下有司。乃日以空文罔上。甚至阿大夫譽言。日闕卽墨大夫毀言。日至當今之世。求知罪如孔距心。萬不得一。卽有孔距心。又誰爲距心。誦者此郡國奏計。日多龔黃卓魯。百姓所以日多流離困苦也。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有群。有司以分牧也。群有司。不收民怨嗟之聲。且上通於天。世卽有齊宣亦徒空引咎耳。可勝慨哉。

靈邱章

孟子無官守。無言責之說。蓋權辭也。何以知爲權辭也。於其言

孟子通義

卷之二

十

知之。王恩不及百姓。孟子言之矣。王無親臣。王草芥其臣。孟子言之矣。四境之內不治。孟子言之矣。孔距心不得爲。孟子言之矣。或者發棠之事乎。發棠之不復。此有深意也。難與齊人言也。或曰。賓師也。夫朋友有責善之道。况居人國。儼然以賓師自處乎。未幾致爲臣而去。與蜚蜮同出一轍。然後知聖賢之於人國。誠不苟也。非但不欲負翟黑子也。

出甲章

孔子於衛見南子。孟子於齊不近王驩。夫南子尚可見。况王驩乎。子曰。皆是也。顧學孔子。不如學孟子。從來有幾孔子。我非孔

敦匠章

子南子不可見也。從古來有幾孟子。孟子尚不近王驪。則後世之爲王驪者。又誰可近也。此太易天山之卦。所以名遜也。

孟子後喪踰前喪。不獨來臧氏之譏。卽當時及門弟子。已有疑之者。然而不必疑也。孟子是時已爲卿於齊。旣爲齊卿之母。自有齊卿之母之喪禮也。嘗考子思之母死於衛。其語柳若者。與孟子之語克虞者相合。然後知死欲速朽。非孔子之言。孔子有爲之言也。顧子獨疑孟子。鄒人也。父死當塋於鄒。乃母死反塋於魯。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豈孟氏爲孟孫之後。孟子之父先

孟子通義

卷之二

塋於魯乎。議禮之家。名曰聚訟。此亦辨說之端已。

沈同二章

燕人畔。齊人多歸咎伐燕。不知非伐燕之咎也。自夏后氏傳子以來。歷殷而周。未聞有禪受者。喻與之。誠亂之首也。可誅也。大國有問罪之師。齊伐之是也。然則燕人畔。咎將安歸。咎在齊之利燕也。齊不爲燕置君。而驟有千里之地。樂毅之師。卽不出五國之兵。必有至齊城下者。何也。專欲必爭也。此之不知。則亦利令智昏耳。甚矣齊王之不智也。雖然。其過尚可改也。燕有罪。齊伐之。燕有君。齊去之。則章子之師。猶不失爲天吏也。惟若陳賈

之爲辭。則咎誠無可逃耳。乃齊人更欲以勸伐歸過於孟子。不知孟子固不爲齊受過也。取之不悅。則勿取。孟子固言之蚤也。子因是謂君子於謀臧用遠之國。寧有喙三尺也。蓋賢者之言。常人恒借之以分謗天下。後世如齊事者。亦豈少哉。

致爲臣五章

子嘗思戰國時。孟子獨久於齊。及去齊。又低徊至再。因考往牒。見秦滅六國。齊之亡。獨在五國後。而後知孟子之久於齊。不忍去齊。非無謂也。蓋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攀麟傳翼。以佐一代之興者。何限。而要功業之成。一在秉時。一

孟子通義

卷之二

在遇主。一在得地。若戰國時。天下共西苦秦耳。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有其時矣。乃齊處東海地方千里。獨遠於秦。又有其地。由是而佐足用之主。克爲善之資。安齊並以安天下。豈顧問哉。顧久於齊。何爲不受祿。不受祿。初至齊時事也。不欲變有所審也。旣爲臣。復致而去。何也。孟子於齊廷何一事不言。齊廷何一事從其言。諫而不用。致足用爲善之資。不究其去也。宜也。旣去而復望反子何也。此前日之所以久於齊也。旣望反子。王授室授餐而復不受。何也。王不舉國以從止。欲爲大夫國人謀。矜式此不蜚不鳴之地也。乃容畱行。甚至謂絕長者何也。無王命而

私。閉。藉。使。卽。將。置。孟。子。於。何。地。也。辭。齊。廷。而。去。何。所。見。而。去。
還。復。爾。何。所。見。而。爾。齊。廷。將。謂。孟。子。何。人。也。久。於。齊。實。孟。子。之。
志。又。曰。非。其。志。何。也。齊。不。能。用。孟。子。有。先。見。之。明。勉。欲。用。齊。孟。
子。有。低。徊。之。志。乘。時。因。地。委。曲。圖。成。此。不。可。對。尹。士。諸。人。言。亦。
不。必。對。諸。人。言。也。嗟。夫。從。來。賢。聖。用。世。豈。盡。迂。闊。乃。卽。不。迂。闊。
而。亦。罔。效。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孟子通義卷之三

滕文二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孟子策滕以五十里之國。且欲服賸賸之藥。世子卽不復疑其
言。子欲不疑其言得乎。滕固役於宋者。宋王偃欲行王政。齊楚
猶惡而代之。在滕又可知已。顧與之言性善言堯舜是也。以大
禮久廢之曰。滕文猶慨然慕古。行三年之喪。此雖於國事無濟。
然文之天資醇茂。不可誣也。考宋滅滕卽在滕文之世。以亡國
之君。猶謹曰文。則滕君之行禮問道終不可泯矣哉。

孟子通義

卷之三

民事章

井田之不可復也。猶百川之東注而不可返也。若新有明徵矣。
顧非所論於孟子時也。孟子屬周末。去先王未遠。且阡陌開自
秦孝公時。猶在孟子先後。一則古制可考。一則方當變亂之始。
力爭猶可及止也。顧何以不行之齊梁。乃欲於五十里之滕行
之也。蓋國家舉事。常難應始。卽以孟子言於滕者推之。曰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卽五十里之國。已有不能樂以助。
法行之者。況齊梁千里其間。山川原隰。豁谷阻深。一法室世家。
大族築舍之議。群起阻之矣。故行之滕爲之兆也。論者曰救焚

者必纓冠。極溺者必褰裳。膝處戰國。不啻焚溺。乃從容而譚行井田。與學校。是何異於從井救人。衣冠而往乎。滕小國也。滕即欲富強。又安得而富強。計惟明先王之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王者而已矣。然而井田後世終不可復。何也。封建已廢。一也。仕無世祿。二也。經界已毀。三也。生齒漸繁。四也。海內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即限田之制。累行累撓。勢重難返。五也。生孟子之後。而欲行井田。亦非善學孟子者也。張子厚買田一區之議。尚幸其未就而卒也。

許行章

孟子通義

卷之三

許行並耕之說。即三尺童子。知為不可。此異端術之至淺者。顧天下衆賤不足以相使。必立一君以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為之設相以佐之。一相又不可以獨理。又設群有司以共理之。如工虞水火教養。各有分司。而後天下始治。及讀孟子備述帝堯之治。先於一相。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蓋謂舜也。嗟夫。以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為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後世唐天寶之亂。論者謂不亂於漁陽。賊動之日。而亂於九齡。退林甫進之時。秦二世相李斯。行督責之術。而官府專事蒙蔽。卒求與妻子為黔首。不可得。由此推之。人

主尊居天下之上。衣租食稅。不知四方艱難。至宣麻大典。視為故事。一人誤工。虞水火教養之司。卒無不誤。迨至天下騷然。欲為黔首不得。則雖欲並耕。其可得哉。以斯知堯舜之不暇耕。其事大其憂深也。後世人主。慎母藉食人食於人之說。而恣睢人上可也。

墨者章

儒者之言曰。申韓之教。始於老子。老子非有刑名之教也。無為之極。萬事墮壞。非以刑名救之不止也。即謂刑名始於老子可也。亂天下至於無父。而極墨子兼愛。非便無父也。顧無差等。施

孟子通義

卷之三

必不給。勢不至。視父如路人。不止。即謂墨子之教。為無父可也。然後知先王制禮。親親有殺。非殺親親也。使人知有父也。使人知有父。而後親親。仁民愛物之道。可次第施也。猶天下有保赤子之父母。而後明德慎罰之主。始極情而摹肖之。若保赤子也。由此推之。聖人之以孝教天下也。飭橋娶之觀。備衣食之美。制躡踊之節。豈直為觀美哉。天之經於此。盡地之義於此。析治天下不外是也。

陳代章

戰國之士。伏謁華屋。願見諸侯。求殺然不屈。多得之一技自擅。

一官自守之士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可使齊之虞人趙之
王良聞也。蓋戰國之士所志盡富貴耳。或借功名以文其說。總
不離利之爲見。嗟夫。利可言耶。當時捭闔之徒。合則顯。奕一時
合而不終。多至逐死車裂。爲世所笑。求如一王良一虞人。萬不
可得。雖然。王良猶抱藝於己。不肯枉售。若虞人至招以旌。曠事
也。方可自訝以爲光寵。何至抗大國之命。以自取殺身之禍耶。
其心曰。我虞人也。而招以旌。將何以處當時之爲大夫者。天下
無故之寵。君子甚以爲禍。虞人蓋以是耳。卑其官。抗其志。違其
識。若虞人者。其殆不以官卑爲念者也。抑天下惟官愈卑。志愈

孟子通義 卷之三

四

抗識愈遠耶。

景春章

公孫衍張儀。居室與馬衣服。足艷一時。孟子至醜之爲妾婦。嘻
甚矣。子謂猶未甚也。夫妾婦之道。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謂從一
而終也。張儀相秦。旋相魏。又相楚。至商於之誑。反覆傾危。又特
甚。或曰。儀之相魏相楚。則秦使之也。一身在楚。魏又一心在秦。
此尤妾婦之大無行者耳。若公孫衍。則始終害儀之謀者也。其
相魏則實爲魏。迫儀死更相秦。卒佩五國相印。爲約長。亦所謂
嫁妾不出州里人。知其貞者是。亦可謂彼善於此矣。顧孟子正

羞此妾婦之容耳。蓋性而貞。遇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自非集義
養氣。亦烏能若是乎。以稱大丈夫。誠不虛已。

周霄章

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仕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而
士又不肯自賤。孟子至引女子鑽穴相窺以爲喻。由此推之。朝
廷之不惜三徵九聘以求士。其意蓋深且遠也。非但爲士也。禮
曰。六禮備而後貞女行。所以令人知有父也。然則三徵九聘而
後賢人至。非所以令人知有君乎。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練以爲衣服。凡以承宗廟社稷之祭祀也。當結禘之夕。雖天子

孟子通義 卷之三

五

必親迎。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嗟夫。士自賤無論已。乃君求貞士
而亦賤士。何也。昔有挑人之室而詬之者。又有挑人之室而悅
而從之者。他日娶婦。必娶其詬已者。非愛其詬已也。亦欲爲已
而詬人耳。蓋自愛也。人君賤士。奈何其不自愛也。若士自賤。誠
不足論也。

彭更章

戰國之時。諸侯爭城爭地。尚首功之日也。士止迂言仁義。亦未
必爲時人所服。顧孔子欲行周道於東。當時有行舟於陸之訖。
然當時雖未必行卒使後世猶知有周官之法。則未必非孔子

欲行。聞之也。孟子以守先待後爲功。大率類是。雖然。顧難爲食之者。周制門閭之委積以待賓客。鄉遂之委積以待羈旅。戰國之君。地方不過千里。二千里。亦何能勉強以厚此四方之士乎。今海內幅輳萬里。田租而外。鑄山煮海。歲額不下百萬。三年勦。駕之士。率自裹糧。還想戰國時之主計。竟不知何如也。鑒古可以知今。此亦經費者所當考也。

宋小國章

按宋王偃以城甌有雀生鷁之祥。遂興師滅滕伐薛。取淮西之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當是時。王偃

孟子通義

卷之三

六

傲然以天下莫己若。射天笮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又溺於酒。及婦人。於是齊湣王始與魏楚共伐之。殺偃而三分其地。嗟夫。此宋王偃之所以爲天下笑也。小國有戰勝之名。自昔以爲非小國之利。況與大國紛紛構難乎。宜乎亡不還踵也。何者。宋王偃本非湯武也。甚矣機祥之說之誤人也。

齊語章

子讀孟子誰與爲善之說。蓋慮薛居州之孤也。及讀薛居州之言曰。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此居州亦未始不自慮其孤。嗟夫人君生長深

宮之中。親宦官。官妾之時多。近賢士。大夫之時少。又況外庭之所謂賢士者。又落落晨星乎。顧非盡可爲戴不勝責也。不勝之主。方侈生鷁之祥。又益以勝敵之疾。其能使居州之居於王所。亦可徵不勝之賢矣。若不勝者。又何能使王尊卑長幼皆薛居州也。孟子之言。亦謂如宋王者。終非可與爲善者耳。甚矣驕之爲人主害也。

不爲巨章

古者論士於鄉曰選士。升於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於司馬。曰進士。然後告於王。

孟子通義

卷之三

七

論定而後官之。此見王之始也。舍是則不得見王。然則不爲臣不見。豈奇節哉。若以爲奇節。則自戰國始也。顧戰國時亦安得有所謂段干木泄柳其人者。有段干木泄柳其人。孟子又病其不通變。更進而追述孔子何也。蓋自商也。當孟子之時。亦誰爲孟子之文侯繆公者。假無文侯繆公。則泄柳段干木之行。正未可少也。於何知之。於引曾子子路之言知之。蓋曾子子路素奉教於孔子者。乃脇肩之病。未同之報。持說與孔子之見陽貨者。各不相襲。然則孟子不以段干木泄柳爲少可知也。嗟夫。戰國之時。大司馬進士之典久廢。造廬問道之風。又不可再得。雖欲

不。經。經。不。見。其。可。得。哉。

日攘章

去疾莫若速。孟子攘雞之喻。誠是也。顧不知當時宋國事勢何如耳。宋小國也。而好兵。侈生鷁之祥。日有事於齊楚。即慈索以待征。猶懼不足。能或輕乎。吾恐輕之一言。猶屬盈之私臆也。況刻以來年報罷乎。雖然有道焉。語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誠使宋安小國之分。閉關自守。以固吾圉。則一切橫征。猶可或損也。此去薪之說也。即不然。使盈之為宋司農。戒郡邑凡有加額奉詔而行。如詔如止。勿以民為漁。在司計凡有經費。計事算緡。

孟子通義

卷之三

入

計緡注籍。勿藉事為堅。則民猶或未大病也。然國家事至此。難已盈之共。如宋何哉。

好辨章

古今之亂。不亂於亂之日也。其發端也。眇。其將畢也。巨。迨至將畢而後。乃漢補救之無術。此達識之士。所以致慎於幾微也。如楊墨之教。何遂無君無父也。顧楊墨之禍。不至無君無父。何能運已也。天下後世。凡為臣子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自微究至。人不敢言之事。亦不惜以身犯之。何不由是也。博名之念。太侈。恩施之事。必窮究至人所不忍薄之人。而亦不能不薄。何不由。

是也。風俗之敗。揆其初。不過二三人。而漸染流布。上自朝廷。下迄閭巷。無不靡然若出一轍。生心害事。發事害政。斷斷不誣。嗟。

可慨已。楊墨之教。始自戰國。非盡有心於亂天下也。戰國之時。阡陌開井田廢。天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各不相恤。於是墨子始創為兼愛之說。游說之士。朝秦關暮燕。壁狗人如驚。於是楊子始創為我之說。蓋矯之也。嗟夫。天下有矯枉大過而無流弊者哉。後世東漢矯美新之失。競尚氣節。氣節非不美也。其後流為標榜。卒至賢者駢首就戮。漢祚淪亡。西晉矯標榜之失。競尚清譚。清譚非不美也。其後流為放誕。卒至曠官失事。禍亂累世。

孟子通義

卷之三

九

是皆偏之為害。淫及於政。事禍及於國家者也。然則孟子洪水猛獸夷狄之喻。非太甚之辭。乃畏卒之辭也。既畏乎卒。天下後世君子。雖欲以學術亂天下。得乎哉。

陳仲子章

孟子於戰國乞墦間。甘嚙蹴。比比之世。而又詘一陳仲子。以為詘仲子之廉。而不知非詘仲子之廉也。蓋不欲廉窮於天下。而人窮於廉也。何以言乎。廉窮於天下也。今世所稱廉士。莫若伯夷。如採商山之薇。此窮於君臣人所共知也。乃若棄孤竹之封。而不居。捐世及之祿。而不食。視辟兄戴之室。捐兄戴之祿。何。

以與顧前於仲子而寬於夷。孟子或猶賤近貴遠之識乎。嗟夫。仲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也。蓋夷之遜荒。父命也。決於行。遜必有大不得已者。夷之意使天下歸已以廉而忘已爲孝。斯其心乃大安耳。何也不慈之名夷固不欲加諸其父也。然則伯夷之廉。闕於君臣父子之間亦大矣。不然一簞一瓢之義。伯夷豈爲之哉。夫學泗非以學溺也。使必溺焉。則天下之學泗者亦甚希矣。學廉而至窮於廉。至使人以仲子爲大戒。天下尚有廉士哉。此又愈於乞墻間甘噍蹠之甚者也。

孟子通義卷之四

離婁三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國家廢興存亡之際。千古何不爽也。自堯舜迄今。幾人帝。幾人王。而要其主仁能法先王。則興。其主不仁不法先王。則亡。可翹足而待。今世所稱極治。莫過陶唐。粵稽其時。有堯以爲之君。有舜以爲之臣。其君臣各盡其道。亦無他奇。創特起唐之政。首重稼穡。教稼穡。不自唐始也。禾稻之與。自神農氏已然。唐之政。首重人倫。教人倫。不自唐始也。正姓氏。制嫁娶。立二相。紀官名。自

孟子通義卷之四

伏義氏已然。唐之政。首授人時。制衣裳。作官室。作器用。作貨幣。通有無。然皆不自唐始也。自黃帝有熊氏已然。當日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不過止此。乃遂澤被當時。法傳後世。爲萬世帝王規矩。豈不休哉。由此推之後世王者。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法。開創之主。法堯之所以爲君。作之於上。開創之臣。法舜之所以爲臣。承之於下。其一時鴻猷巨典。藏之石室。真世世子孫。可世守無弊。乃又有紛更好事者。出謂祖宗不必法。典章不必守。卒基禍亂於天下。何也。予審其弊有三。而庸主不與焉。驕主恃已之聰明。小前人之制度。如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泰

主享無事之福。廢祖宗之舊章。如唐之元宗。隋之煬帝。是也。好名之主。務寬大之名。如近臣親臣。朝乞一恩。焉以爲此特典也。乃達臣疏。臣遂夕援之。以爲例。議功議賢。偶貸一法。焉以爲此殊恩也。乃非功非賢。亦必執援之。以爲例。官官相效。事事相效。日甚一日。遂至止知有例。不知有法。朝廷事大壞。決裂。卽重法繩之不止。嗟夫。亦何及哉。蓋人之情。猶水也。先王之法。猶防也。開蟻穴。壞隄防。雖神禹復出。瓠子之河。決不可塞矣。雖然。予謂其臣實甚焉。後世之臣。皆誦法堯舜起家者也。堯之爲君。何事責難。何事陳善。何事閉邪。乃當時在廷之臣。不獨曰俞。而且曰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咄。叢脞墮壞之警。形之詠歌。敢有泄泄者。誰迨至朝廷之上。容容者。多厚福。處奸得利者。謂之豪傑。財多而光華者。謂之寵榮。富貴之疾。深入膏肓。學士不讀唐虞三代之書。別襲訛謬。以取世資。臣下不盡翼爲明聽之職。別覓途徑。以希速化。水旱頻仍。徵求無藝。於是奸民乘釁。抵隙。挈竿而起。而天下遂已大亂。嗟夫人臣。自以三代而後。官無世祿。及身而止。非若三代以前。卿大夫保有宗廟。乃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自古及今。當國家興廢存亡之際。人臣得有全地。亦幾人哉。顧予不責後來踵襲之臣。獨責前之首開例以壞先王之法者耳。以此推之。後世言治莫

過漢家法祖無過。漢文尚矣。其次孝宣。猶未可輕議也。

愛人二章

戰國之世。梁王移民移粟。而民不加親。衛鞅徙木示信。而民不加治。山東諸國。幣帛日走。秦闢而秦不見答。以爲愛人治人。禮人之不獲報。其常也。夫天下有施而不獲報者哉。抑戰國之君。施惠布政。無一而非智籠術馭。不則亦實效太速耳。故愛人不親。非愛之不行。行愛之心。先私也。治人不治。非治之不行。行治之術。先頗也。禮人不答。非禮之不行。行禮之心。先僞也。所以古之聖人。以一身立於天下。國家之上。未施愛於人。而人親。未施

孟子通義 卷之四

治於人。而人治。未施禮於人。而人敬。蓋亦其身先正也。由是推之後世。人主海內。旣爲郡縣。秦越皆是一家。接壤無隣。封人民無外附。但使其身旣正。赦不必數。議租不必數。蠲平其政。以施愛。誰則不親。刑不必大。煩威不必大。用明其政。以施治。誰則不治。金幣不必屢賜。燕饗不必屢設。通其情於上下之安。誰則不敬。善本則而乎萬邦。化競練而遭百祿。如此而天下尚不式化於國。國不式化於家。吾未之信也。

爲政章

戰國封君世辟滿天下。然當時在人國。非見逐於其君。則見疑

於其君。往往出走異國。去之如孤雛腐鼠。三代以後不然。太阿倒持。國柄在手。人主動靜如負芒刺。嗟夫。此國家何等時乎。太易於困之五。繫之曰剝。則已見傷矣。於豫之五。繫之曰貞疾。幾乎無或瘳之時也。用威既未必勝。用術亦未免見疑。密屬他援。又恐憤事。若裴度謂處置得宜。庶幾近之。顧所謂處置。亦非就巨室言也。人君舉動。內而深宮。外而明廷。小而嘖笑愛憎。大而是非賞罰。何在。非權奸所窺伺。稍不中節。則毀謗流布。重有所拂。則桀驁難馴。人君處此。正甚難耳。孟子曰。爲政不難。非易言。爲政也。正甚此巨室之難也。夫人君又安可無善道哉。語曰。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四

木必自壞。而後蟲食之。誠使人君。謙以持己。謹以持身。明以燭事。公以服物。恕以待人。警以察幾。斷以成務。在我不敢指摘之端。在彼無容矯竊之術。庶幾患可或免耳。易曰。乃徐有說。此之謂也。不然。斧斤芒刃。兩無所施。亦惡有當哉。

順天章

孟子論德力相役之故。謂皆有一定之天。嗟夫。天亦豈有定哉。以淄青帶甲百萬之衆。尚不能抗吳同服之諸侯。岐山百里之封。竟足勝有商麗億之孫子。由此推之。德且賢。天固不能固。卽以力論。強弱小大之分。亦未有定形也。詩曰。天命靡常。信靡常。

矣。顧讀者以七年五年之說爲太速。謂周文王積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今何若是其幾也。予謂此特未觀三代以後耳。秦政暴虐。陳涉首難。楚人三戶。遂以亡秦。彼何嘗俟數十年之久。一民一土之階。歟。後世王者。師周文。不若鑒殷紂。祈天永命。敬百姓。敬群臣。漢昭烈勉後主曰。惟賢惟德。足以服人。天下亦惟賢德而後小大始有常形。強弱始有定勢。不然。靡常之命。詩人匪欺我矣。

滄浪章

戰國之君。與兵構怨。危事也。而狡然啟疆。顧安之。水旱頻仍。天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五

苗也。而橫征暴斂。顧利之。叢脞墮事。亡徵也。而般樂怠教。顧樂之。及至外侮踵至。隣國肆伐。敗亡隨屬。乃歸之運數。曰。此天命也。嗟夫。此其孽。豈自天作哉。孟子曰。自取。蓋誠自取也。顧三者亦有別。安其危。驕主也。利其菑。暴主也。樂其所以亡。庸主也。人主有一於此。國未有不危。二則其國削。三則其國亡。後世漢武帝尊事西南夷。遂致海內虛耗。唐元宗耽意後庭之樂。乘輿卒且播遷。僖昭之際。旱蝗千里。猶日股削。卒致盜賊滿天下。覆宗絕祀。非明驗歟。然則人主欲敬天以圖存。含恤民省菑制節謹度。而外更無他道已。

得民章

孟子所策得天下於民。每主順於敵。每主反。蓋就戰國時言也。三代而後。王者郡縣海內。實有常家。尊在一。人安得設淵叢之形。為不祥之說。以駭世哉。是特未懲前事耳。太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泰惟自視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於是始陳涉一呼。從而起者數萬。是萑苻之澤。皆淵叢林之野。皆叢矣。故陂魚陂爵之說。在戰國可為踵事湯武者。歆在後世。正可為繼體守成者。惕也。水旱頻仍。盜賊蠡起。七年之病也。刑不意重。徵無橫加。三年之艾也。歷觀唐宋之末。有明徵矣。然則策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保民心。於淵叢未有形似之世。何必聚所欲。亦去所惡而已矣。

自暴二章

國家隆盛之際。黨庠術序。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皆敦尚仁義。而厚親長。一時風醇俗美。豈不於都稱平治哉。迨末世視孝弟為曲謹。鄙仁義為迂譚。事多行險僥倖。不由正路。身逐奔走華競。靡有安居。而天下亦因以大亂。豈不哀哉。揆其初。不過自一二人始。不好為易。而好為難。不樂就遇。而樂馳於遠。以是博名高耳。而其後巧附之徒。遂因以取富貴。處奸者為豪傑。浮薄者有顯名。是以君子甚惡夫隱怪之作俑者。蓋為天下也。非止

為一人之自暴自棄也。以此一人足亂天下有餘也。

獲上章

三代以下。郡國長吏。稍能布德施惠。其民遂謳吟思詠。立臻善治。去之日。甚至卧轍攀轅。如嬰兒之失父母。朋友一與定交。終身靡易。死事成事。甚至可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治民信友。猶一二槩見。獨至君親則不易言。韓退之誠可以馴鱷之暴。而不足弭皇甫鏞之奸。忠可以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惑。至若事親。世萬無有曾參閔子章子其人。世即有曾參閔子章子其人。一遭斥逐。士論遂為不齒。嗟夫。此豈古今之殊哉。善乎孟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七

子天道之說也。夫人臣子之於君親。亦貴動以天耳。動以天。則呱呱赤子。啼笑雖殊。順親則一。蹇蹇孤臣。俞咈異致。媚主則同。此以天感彼。以天通亦。惡知其所以然哉。不然。私意稍萌。彼此懸絕。執理太確。微渺。通君與親。有望之而意忤矣。然則思誠之說。孟子蓋以勉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求誠而誠未至者。若曰。苟至於誠。庶幾人盡而天見云耳。

避紂章

太公歸周一事。見之經傳。伯夷則未之見。見之自孟子始。蓋寓言耶。大凡國家改革之際。每以豪傑去就卜時廢興。孟子當時

之梁不可之齊不可。負太公伯夷之望。而竟無所之。蓋自況耳。顧子即太公伯夷推之。為天下之大老。正不易太公歸周。卒以造周為開國元勳。伯夷歸周。又不從周。為思殷義士。或遠或近。或近而卒。終於遠。聖人之行不同。固如是夫。嗟夫。孟子一生之齊之梁。而必不肯之秦學太公伯夷。而又不肯妄有投足。學古人者。若孟子可也。

求也章

孟子定戰國富強諸臣之罪。以辟草萊任土地。次韜鈴捭闔之下。非為李悝衛鞅寬一律。蓋甚吳起孫臏諸人之辭耳。師行而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九

糧食大軍在前。輜重在後。此蓐食之需。竟何出耶。顧子因是竊嘆古今之異也。古之悉索以待征繕。今行伍日空。而腹削日甚。此腹削亦何歸耶。按籍有兵。戰則無兵。方今求一善戰者不可得。顧罪之耶。若夫藉兵為整日事。敲扑而賦粟。不倍不獨棄於孔子。即冉求亦棄之矣。此予之所以撫卷太息也。

睥子章

觀睥子睥眈之說。而知誠中形外之幾。亦大可畏哉。蓋一正一不正。而睥眈兩分。忽正忽不正。而睥眈互轉。雖欲掩著。又何容掩著也。孔子論觀人。謂察其所安。究察安之法。始於觀由視。以

密而詳。孟子論觀人。謂莫良睥子。究觀睥子之法。在於一眈一瞻。簡而捷。由孔子所論。千古之人。飾忠飾孝。誠偽難逃。由孟子所論。觀面之人。為正為邪。中外莫掩。嘻。盡矣。

恭儉章

戰國之君。不惜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及士至。又必欲士前。必不肯王前。甚至鄙為迂闊而無用。造廬就見之風。卒少槩見。其或勉為節儉。身不重帛。馬不食穀。乃取民又不遵制。田不什一。闕市有征。宅廬有征。所為恭儉。盡在聲音笑貌間。詎賢者可欺。百姓可欺乎。自是以還。芳規益邈。如宣室之席。累前止。輦受臣下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九

章疏。身衣絺。弋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又蠲田租之半。以給貧者。若漢文帝。真可謂千古一君矣。史稱恭儉。出於天性。豈不信哉。男女章

戰國之士。非招亦往。折簡可辱。不臣亦見。倨厠可前。率不守先王之禮。曰姑以從權。使有濟耳。嗟夫。天下有如是自賤。而可為權者哉。蓋權者。所以輕重乎物。而不為物輕重者也。若使世足以重輕乎我。我不足為世輕重。是欲用權。而權之輕重已先失矣。戰國之士。所以能立譚取卿相。亦多至逐死車裂。為是也。由此推之。天下後世功名之際。君子甚不可苟權乎。已權乎。人又

權乎世。兢兢乎守先王之禮。而不敢枉道以徇人。非不用權也。正唯權知有所極重。而不敢自輕也。安得取嫂溺手援禮之輕者。同類而相提也。

教子章

古者甫成章。入小學。出就外傳。年舞象。入大學。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凡此者。欲使其見益加廣。業益加修也。若執此爲父不教子。吾未之前聞。蓋子必亢宗。父之志也。家有象賢。家之幸也。敦類失德。不祥孰大於是。而乃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是嚙嚙者必致厲。嚙嚙終罔吝矣。孟子之說。蓋有取爾也。亦見當時如章子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之出。妻屏子良。亦太苦。骨肉之間。人所難處耳。嗟夫。骨肉之間。無善處之術。至使當世止能見其跡。不能見其心。欲辭厥咎。亦惡可得哉。

事親章

戰國之世。功名之士。朝秦暮楚。不顧失身。迨至立取卿相。三牲五鼎。以養其親。遂謂爲父母顯榮。未幾其身卒。遂死車裂。嗟夫。曾子古之大孝也。曾子之言曰。啟子乎。啟子足而令而後。吾知免夫。故不失其身。始能事其親。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前聞。此非孟子之言。曾子之言也。蓋立身揚名。父之志也。使

名欲揚。身且立。度父之志。亦已大傷。由此推之。士君子窮困。不偶遭罹患難。志苟可樂。菽水罔愧。身不可辱。鼎鑊何辭。然此向者曾子之所羞已。

格心章

正心誠意之說。後世率鄙爲迂譚。蓋人臣遭遇大順。主聖臣良。君心無非。何所事格。及至主德在昏明之間。用行政。常得失相半。於是毀麻折檻。補牘伏蒲之臣。始得因事納規。因人補救。稱一時良弼。有回天之力。求如桐宮既還。克修厥德者。幾君垂紳立朝。正己正物者。幾人。其以正心誠意爲迂。亦何足怪。何也。

孟子通義

卷之四

非君心之非。不能格。不必格也。時無大人也。乃若所謂君心有非。亦非盡庸主之故矣。齊桓公英主也。當時所用之人。如陽明賓。須無諸人。皆在顯位。何所事適。所行之政。如作什伍。寄軍實。招携懷遠。皆無關失。何所事問。乃魏武寵。後宮如夫人者。至有五。人易牙豎刁。相與獻諛。蠱惑卒終於亂。由此推之。非在君心。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人適政問。亦何益於治亂之數哉。善哉。唐太宗之論。予也。然而唐太宗之惡德。亦多。魏徵諸人。誠不能不負愧已。

不虞二章

毀譽之興。多出自不經事少年浮薄之士。有人於此。此事是矣。彼事未必若是。前路是矣。末路未必若是。顧譽之蚤爲掄揚。不置。又有人於此。此事誤矣。彼事未必然。外有可議矣。中藏未必然。顧毀之備爲苛責。不匿。凡此者。受譽受毀之人。未必有增損。而毀之譽之之人。其底裏已可知矣。蓋少年浮薄之人。原未身任天下之責。初不知人之懿行。終始難一士有隱德。時事常違向。使以身處人之時。處人之地。烏敢若是。噉噉輕置。噉哉。所以厚德君子敦重周慎。口多擇言。彼誠歷事已厚。深見人難譽人難毀耳。後東漢汝南諸君子誠負咎已。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人之患章

古人之言曰。無以學術亂天下。夫學術亦安能亂天下哉。及觀海內怪迂之士。此有所倡。彼有所隨。一偏之言。遂出而逆駕大中。至正之上。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莫此爲甚。嗟夫。彼倡此說者。不過好爲人師耳。不慮爲世大患。若此。故斥譏者學術之正也。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以孔子之大聖。尚曰。吾志意不立。子路侍。言語不給。宰子侍。禮樂不矧。公西華侍。於心悅誠服之徒。亦借相長之益。況下此者乎。卑比不撤。僞辯不止。誠世大患已。

從子敖二章

後世學古之士。徒餽吸者。亦何多也。稍得從貴人之後。卽爲鷄鳴犬吠。亦所不辭。較行道乞人。更有面孔。無他。皆苟富貴也。樂正子善信高品。何遲至此。孟子正慮其偶一失足。後漸流至此。而不知耳。易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又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於投足之際。可不慎歟。

不孝章

三皇之事。若有若無。五帝之事。若存若亡。如舜不告而娶一事。亦無所考。蓋自伏羲始制嫁娶。至周禮始大備。按世系。堯舜皆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三

黃帝之後。是爲同姓。堯女尚且女舜。則當時必告父母之說。不能相責。可知且不孝有三。之文。亦非舜時所有。必以此曲爲舜解。是猶以周禮律唐虞也。孟子之書。多有所況。若執爲舜辨。豈解人哉。

仁之實二章

君子之爲道也。莫不首言型仁。講義明禮習樂。及經觀天下萬物。無不有仁以相接。有義以相守。有禮以相安。有樂以相和。乃家庭之間。惜志戾情。一見其端。則型仁講義明禮習樂。總爲有其文。不既其實。究竟離跂爲智仁義皆僞。而禮樂俱廢。嗟夫。天

下有本實撥而枝葉暢茂者哉。舜治有虞氏之天下者也。當時
替聘底豫而天下化。五品之遜。遜以此也。解慍之歌。歌以此也。
有虞氏無仁義之說。而民以親有禮樂之文。而舜不恃無他。隆
古之世人各敦其本實者而已矣。所以化天下不難。孝弟實難。
耳如舜蓋為其難者也。由此推之。黨序術序董以仁義禮樂未
必印化里巷之間。一聞稱說古人孝行無不感激流涕。非明驗
歟。

舜生章

孟子尚論舜文。宅里國邑。遷徙邱墓甚悉。地之相去。誠千有餘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十四

里一在夏商之前。一在夏商之後。世之相後。誠千有餘歲。乃追
論之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嗟夫。以怙冒之仁。與好生之
德。服事之誠。與南河之遯。大節畧相似歟。夫是安足比而同之
也。文遭之暴主。與揖遜於一堂。終不同。秉鉞之專征。與命官之
敷治。終不同。而乃曰相合。豈不謬哉。及讀至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而後知此教尚論古人之法耳。蓋揆者。謂以我揆度其時地。
而推之也。若是顏子之陋巷。可進而與禹稷同道。伯夷之北海。
可縮而與太公之東海同心。天下形跡之間。豈足以論人哉。出
處語默窮達汗潔聖人之行。從來不同已。

齊人章

天下有為政。而可沾沾示惠哉。夫壺漿飽德。細人之志也。解衣
推食。曲士之行也。而君子不為。豈以為非惠而不貴哉。以為是
立窮之術也。夫乘者。君子之器也。語曰。寇雖微。不以直履言貴。
賤之殊也。而乃以濟人貴而賤用之。將何以明體也。且子產亦
何以立窮之術自窘也。此有所濟。彼有所遺。今日有所濟。明日
有所遺。有及有不及。是尚得為惠乎。由此推之。君子有大道。欲
使人無飢。為制田里。推食食人。非政也。欲使人無寒。為教蠶桑。
解衣衣人。非政也。欲使人無歲凶。為教耕三餘。尤移民移粟。非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十五

政也。欲使人知遠辟。為明罰勅法。數議救得。免死非政也。子產
治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儘多善政。若乘
與濟人一事。誠不能無議。孟子之論。蓋非苛也。

視臣章

孟子寇讎其君之說。抑亦太甚。聽之猶令人心悸。或曰。對父言
慈。對齊宣自應如是。顧為臣何。可以是以藉口也。古人之言曰。人
有可忘。有不可忘。蓋德怨之謂也。夫惟人有德於己。尚不可忘。
有怨則當忘之。況君父之際乎。厥後燕有樂毅。殺事燕昭王。忠
諫聞不行。及昭王死。子惠王立。乃聽齊人間逐毅。毅奔趙。趙王

乃與殺謀伐燕。殺涕泣頓首曰：臣昔事燕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殺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子讀此掩卷太息曰：嗟夫！田文衛鞅之罪，上通於天矣。雖然，對父言慈子終不敢謂孟子之言非是也。

無罪章

嗟夫！天下後世士君子何見事之遲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讀易至此而喟然嘆曰：其知幾乎？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穉生以醴酒不設，遂拂衣去。應楚王將鉗我於市，況事已顯顯在肩臆之間乎？厥後魏晉之時，孔北海以無罪殺矣。

孟子通義 卷之四

荀文若何不去張茂先以無罪殺矣。陸士衡何不去及至禍及又已莫救，揆其大畧，非才智之士欲苟就功名見幾而不能作，則文士華而不實，實不能見幾耳。讀孟子之言可畏也。

君仁章

大服人心之故，非盡術足以使力足以制也。蓋亦有道矣。況君臨天下者乎？夫人君之嗜殺用威，亦為是群下多私，百姓率奸，尤耳。詎知破群下之私，懾百姓之奸，固不恃此也。主立威而後羅鉗吉網之臣進，主好詐而後收匿告密之奸售。主言利而後權酷算縉之弊開，主驥武而隔邊出塞之役興，主好佞而後

指鳥為鸞之誚至，主多嬖而後包苴賄賂之事繁。若夫民俗，固易轉耳。魯恭襲遂，漢郡邑長吏也。恭治中牟，而稚子有仁心，蓬泊海不軌之民莫不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況君臨天下者乎？語曰：君表也，臣民影也。表正則影直。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之說，信不誣已。

非禮章

曲士修咫尺之誼，為世所譏笑。彼自以為是曰：吾守吾禮，吾行吾義耳。夫此而可以為禮，可以為義哉？禮者先王所為範圍天下之具，義者君子所為裁制萬物之宜也。若使一言一動，硜硜

孟子通義 卷之四

拘守而不變，則為禮義者，且為禮義困。天下尚復有為禮義者哉？蓋隨時取中者，大禮之則也。隨地制宜者，和義之衡也。是故不徑不竇，禮也。孔子遭桓魋亦有微服過宋之時，有言必踐義也。孔子於蒲盟亦有不踐之目，學禮義者學孔子可已。

中也章

孟子於中不才子弟，專責父兄。有子弟不教，此誠父兄之過。顧子專責子弟，蓋父兄不當棄子弟，子弟自棄且奈何？漢馬援遺書誠子弟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欲效之。杜季良任俠，浮薄吾不欲效。由此推之，子弟不才，猶不足苛責。若夫

不中則固大可畏也昔堯將遜位岳牧咸曰冑子朱啓明帝曰
吁罷訟可乎夫彼者聞大之稱明有才智足向一涉浮誕遂忝
帝位則凡卿大夫之子弟士庶人之子弟又可知已嗚呼慎之
哉勿使父兄欲養而無術可也

不爲章

淺露之士輒欲處囊見顯爲世駭異藏器韞櫝皆所不能究竟
摧撞折牙始求息機此天下事所以卒無成也語曰強弓難挽
勁弩難開又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周呂望隱於渭濱年
八十不求聞達時可待也漢淮陰過里中少年使出袴下辱可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六

忍也蓋輕發者少力躁動者無功累厥累振蘇而復上豈豪傑
之行哉是故君子將有爲也識欲沉相以露弗得也力欲大激
以小弗試也才欲發求其炫弗能也氣欲毅困以事弗動也迫
其後功業賴以成難危賴以任人品勲業卓冠千古豈偶然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斷斷非虛語已

言人二章

末世之人亦浮薄大甚市井少年時倡巷議朝廷論事采及風
聞甚至緝摘曖昧之事橫加行議嗟夫入亦有言察見淵魚者
不祥窺見隱匿者有殃我以不肖待彼彼獨無以不肖之心應

我乎後漢黨錮之禍亦可謂烈矣揆其初實自甘陵互相譏刺
始凡此者亦不必盡出自小人也君子而太甚君子亦受其禍
可不戒歟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蓋爲君子謀也若小人後
患固無容辭矣

大人二章

孔子論成人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夫成
人之稱大人之謂也若夫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則必信必果矣
當戰國之時士率以滑稽爲多智以觀望爲通才孟子乃曰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幾藉以口實益無所底哉孟子之言蓋有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九

所辨也曰大人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時非不貴信不貴果
也惟義所在有大焉者故不敢以小者妨之耳故繼之曰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乎天不雜以人大人利
不趨名亦不市事不詭理亦不執何以異於是滑稽觀望事理
任乎游移名利期於兩得察其言行不及細人此市井無行之
尤耳即輿馬衣服宮室儼然大人烏足稱大人哉

養生章

闕文

深造二章

杜牧謂士生千百代之後。未為不幸。蓋以其書具而事多。考證確而疑殆少也。顧何以學士之家。博綜有兼長。通方鮮實效。至令天下譏學士為無用。亦所學未得其道耳。善哉。孟子資深源之說也。邇其源則在自得。邇自得又本之深造。予因博學詳說之言。更為引繹之。深造固何造。舍博學不能深造也。天下之理。著陰陽者長於變紀。人倫者長於行紀。政事辨得失明是非者長於治。此學之所以貴博也。自得果何得。舍反約不能自得也。天下之理。泛涉無所歸。行事終還之古人。名理終還之載籍。象數終還之天地。此學之所以貴約也。以道果何道。舍詳說則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三

非其道也。天下之學。理不辨則疑於古。辨不明則疑於心。心不明則疑於事。此說之所以貴詳也。古人之教。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必遲之又久。三年九年而後知。慮通達。非以此歟。不然。卽有所得。雖得必失。居既不安。得亦浮得。資又不深。一遇事變。引經斷疑。終屬牽強。以我摹古。亦費步趨。欲求遯源。烏可得哉。漢儒宋儒。此弊蓋獨多已。

服人章

新。城。三。老。之。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又。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漢。高。用。其。策。卒。滅。項。得。天。下。由。此。推。之。仁。不。仁。之。分。明。義。不。

義之形著而後乃可大服於天下。烏在以善服人。遂不足服人哉。但有服之之心。則不可耳。齊桓公伯主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未嘗不大服於天下。及一言驕諸侯。從而畔者。九國然。則服人之心。蓋不驕之為也。乃若所謂養人。則不可易也。周文王怙冒西土。能使虞芮質成。湯事葛。終王天下。漢文帝謙讓未遑。不事兵革。卒能使南越稱臣。後世帝王有一善。未嘗不自矜。卽臣下屏息休惕。不敢仰望顏色。尚安望懷柔荒服。卒使遠人向化哉。

不詳章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三

世人所謂不祥之事。至敗亡而止。蔽賢之人。亦謂國家受之耳。嗟夫。詎國家受之已乎。易曰。小人剝廬言。君子小人之所藉以覆庇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時無賢人。國破家亡。而身亦不免。然後嘆事勢之無及。亦晚已。乃有國有家者。亦何過聽此蔽賢者之言。以取禍敗。則亦所謂賢者未必賢。忠者未必忠耳。誣善之人。其辭柔多。令人主潛聽而不察。若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者是也。甚矣言之不可不辨。人之不可不辨也。

稱水章

後世何多虛名之士也。殷深源負天下蒼生之望。及一出。不效。

幾希四章

止咄咄書空作怪事字王夷甫邁往不屑之韻真堪千古乃立
名非真竟死於排牆之下誤天下國家而并誤身可恨也語曰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學不資深遽賈聲譽投以艱大立見窘迫
此孟子之所以致嘆於溝澮之盈也雖然取人者亦何止取以
名也荀文若策曹袁成敗如指諸掌不過一明達不拘惟才是
任一從容飾智專取名譽然則士習華實關繫國家顧不亟歟

孟子通義卷之四

孟子歷敘舜禹湯文武周以及孔子蓋明春秋之義上接唐虞
三代也吾聞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蓋其違禽獸
不遠也舜以前不必慮也自廢物漸殖必有相賊之時人倫既
繁必有相瀆之日考虞廷之書無仁義之說然當時庶民不至
行同禽犢者則舜明之察之也舜既沒夏禹嗣興惡旨酒杜亡
國之端好善言析危微之界禹既沒湯嗣興湯執中救時弊之
偏立賢無方破用人之格湯又沒文王嗣興求民瘼視民如傷
邇道統望而未見武王繼之嚴丹書敬勝怠勝之箴不忘不泄
周公佐之稟大易朝乾夕惕之義蚤作夜思考其間繼治繼亂
為時不同或君或相位亦各異而要以時無聖人治者必至復

孟子通義卷之四

亂聖人時不首出亂者不可復治胥天下而禽獸耳周自平王
之末由桓莊迄靈景踐王位者凡有十一歷二百四十二年其
閭獄君凡三十六亡國凡五十二臣竊君威子烝父妾又不可
勝紀孔子乃起而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達王事以扶正天下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慮其義不
明胥天下而禽獸耳越百餘年乃有孟子述虞夏商周之道明
仲尼之教作孟子七篇而後春秋之微言始不絕於天下孟子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蓋慮之也曰子未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幸之也亦自任也由此推之
士生群聖之後廢明聖之德墮前賢之述作厥罪豈其微哉士
而坐視天下之禽獸也士而不欲坐視天下之禽獸則維君臣
父子之大義固不可不亟已

可取章

天下之理率為貪巧之士所借嗟夫天下之理果可若是其巧
借哉夫天下從古及今自朝廷迄鄉黨事或有適宜理決無似
是凡兩可之理非理也此皆巧借之士以濁亂天下耳目避公
議邀人心者也善哉莊周氏之言也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夫
烈士人之所號為慷慨世之所謂豪傑也一徇名遂至視與貪

夫等又况卑疵之士借時中之說以文貪詐之巧者哉私量竊齊期死亂楚君子方欲明大義於天下此傷惠傷勇孟子所以與傷廉之士同一致譏也蓋為天下也正非貪鄙懼懦之士所得藉口也

逐蒙章

羿為逐蒙所殺經傳亦無所考以取友不端責羿其何辭但引庾公之斯為証則不甚合蓋五倫之屬君臣為大漢趙苞守遼西苞母為敵所得載以擊郡苞悲號對母曰苞今日義不得顧私思毀忠節苞進戰破賊母隨遇害苞亦嘔血死君子未嘗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孟子

非之由此推之斯之追鄭子濯孺子奉君命也此豈敘師學淵源之目乎斯惟有一戰而已萬一孺子就俘獻之於衛為請於君得釋君之仁也已之願也不則盪之以威鄭其何辭焉乃不出此而拙矢去金若使衛法不赦欺君縱寇斯之罪無容遁已

西子章

好修不終天下何多見也至改惡從微百不得一華子魚少與管幼安同學蚤有名字入宮發壁甘為奸臣作賊遂汙人齒頰崔烈少有英稱晚驟陟司徒人嫌其銅臭古今來如是者皆不勝屈周子隱為鄉里患苦一日入吳從二陸學勵志修行暮年

州府交辟以予所見前乎子隱有幾子隱後乎子隱有幾子隱信哉不可多得矣孟子謂西子不潔人皆掩鼻非惜其後之見惡也惜其前之美好不終耳惡人齊戒可祀上帝非幸其貌醜可獨也幸其修潔足矯耳蓋善喻也

言性章

天下之險阻至水極矣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乃一就下洪濤亦可安流天下之幽隱至天之高星辰之遠極矣日月有薄蝕星行有錯行乃一推步伏見遲留亦可布算何者有故然者也嗟夫人亦以小智自害耳自為風波安能使世不觀機決自為機

孟子通義

卷之四

孟子

槍安能使世不多愆伏是有我一人而宇宙之災祥始見逆一世之人心亂先王之成法人皆以為非利而彼不顧揆之天下萬世以為非利而彼不顧而天下遂大亂此小智之所以可惡而豈智之罪哉或者曰由此觀之則莊周氏覽覺為仁踉跄為義駢枝為禮之說亦既信矣曰非也先王之治天下仁義德禮猶疏濬之有畚插推步之有璣衡也苟並觀此是乃所謂鑿矣人性更將何所驗乎此行所無事之說與好靜自正之說正白有辨不可不察也仁義德禮乃人性之故也

公行章

嗟夫。平喪之地。何地哉。王命儼臨。衆賓咸在。萬耳萬目之地。尚且纖趨。嚙嚙。備諸醜態。而不惜。又况昏夜之間乎。無他。富貴灼人耳。乃當時又有不虛位。不踰階之孟子。此何爲者也。毋惑乎人以爲迂而無當也。

仁禮章

孟子論處橫逆。而以虞舜示法。粵稽當時。舜無是事。大率謂瞽與象耳。予讀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天下有橫逆而出家庭者哉。乃橫逆出自家庭。特舜爲然哉。橫逆出自家庭。不獨一舜而獨稱舜。固知家庭之橫逆爲難處耳。孟子之言曰。非仁無爲也。非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主

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孟子亦何嘗敢必仁禮遂無患哉。孝已悲而申生死幾令訝三自反爲不效。是則可愛也。憂之如何。亦曰吾之仁有未篤。吾之禮有未盡耳。舜真萬世之師已。

禹稷章

孟子推禹稷顏回同道。蓋論其心也。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猶未離乎迹矣。嗟夫。天下聖賢可以跡論哉。已溺已飢。禹稷之思也。天下滔滔。屢思與易。顏子之志何不如是。顧時不唐虞。亦且奈何。藏爲邦之畧。陋巷之中。豈陋巷之中。遂畢顏子哉。

由是推之。士君子當事。則論功。接心。則論志。他日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蓋謂是也。若鄉鄰天下吾不信也。

匡章章

章子之孝。能見信於其君。見信於孟子。反不能見信於父母於國人。嗟夫。天下忠臣孝子。凡冒不韙之跡。晦不得已之心。亦安能以區區欲白不敢白者。求信於人哉。夫爲章子固極難耳。夫章子之貴父以善爲母也。母死非其罪。安得不諍。母死非其罪。而父終不悟。又安得不亟諍。至亟諍不得。父不以我爲子。我又

孟子通義 卷之四

主

安敢爲人父。且晏然享家室之安。甚矣章子之難也。孟子推及設心而後。章子之目可瞑矣。雖然。此豈章子所敢必哉。

武城章

孟子尚論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而約畧之曰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因嘆聖賢應世之跡。亦豈能盡同哉。夫人臣之道。矢死靡貳。若存與存。若亡與亡。臣之紀也。曾子處賓師之位。自不必同。雖然。亦其時則然耳。蓋周千八百國。凡士振鐸所處之地。不必皆父母之邦。即諸大夫子弟相率從遊。亦非有王命之重。進退優優。自有餘裕。不然。千百年之後。地處曾子而實同子思。則

固難藉口耳此論地者又當論其時也

異人章

戰國之君皆欲得天下異才以及其身顯名於天下如孫臏以則至齊吳起以任俠至魏范雎以折肱至秦也如市井鼓刀客舍彈鋏其狀貌行事皆有異故能顯其君於當世不則亦能以智計脫其主於難孟子在齊巖巖之氣象齊廷異之非堯舜不陳齊廷又異之於是乃使人囑孟子嗟夫所貴夫為天下士者昭昭冥冥無有失德陳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務勉其君以為堯舜斯已爾亦烏能矯情飾貌以欺當世苟功名於天下哉

孟子通義卷之四

齊人章

蘇季子始遊秦大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遊趙佩六國相印妻膝行而前嫂不敢仰視喟然嘆曰嗟夫人生功名富貴豈可忽乎哉及讀孟子又有泣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此非婦人有異一止見榮一止見辱耳昔晏子其僕之妻深戒其夫以自損抑蓋得之門隙者深也由是觀之天下富貴利達之人施施之驕盡欺妻妾不見耳鳴豫之凶盱豫之悔可勝道哉

孟子通義卷之五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商著

子田三章

考虞書大舜登庸在瞽瞍底豫之後後世孝弟力田諸科循此遺意及讀孟子所稱流浚井完廩于天之號又皆在既已登庸之日亦止欲摹舜之孝非人悅好色富貴足以易之耳即中多不可解亦事在三代前若有若無大抵皆然獨封象有庠使不得有為於國則萬世不能易矣蓋周家千八百國大率同姓居多亦為後世樹兵耳漢起布衣恐萬歲後嗣主無以大服群臣

孟子通義卷之五

宿將諸王各領重兵居善地以遙制朝廷未幾指大於股脛大於腰之禍較周更速魏承其敝分王兄弟率處邊藩給贏卒百人有同氓隸此皆失親親之道且非為宗社生靈至計子嘗讀史因追虞廷分封之善有四一處岳牧之上其位尊一使吏分職其體優一無考成其功罪微一子孫即不肖亦不得毒黎民禍宗社其世守遠善哉洵百世不能易矣讀古人之書當取其可行於今者若此類是也

咸邱蒙章

推贊之辭在古亦不必確非不確也不得其意之所存人遂至

誤援爲口實其禍甚大。乃若禮在嫌疑之際。在古未必備。而後
乃備者。論者亦不得是古而非今。如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之說。蓋推贊之辭。在戰國已誤。認何怪乎。曾之後山陽陳雷諸
公之踵見也。乃若舜爲天子而瞽瞍仍舊稱。及漢興。乃有太上
之號。於稱名始協。然則禮制今較古爲稱備。論者正不得執成
見耳。孟子舉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之說。以閭閻君不得而臣之謬
又推爲天子父。以徵舜孝養之隆。其言皆闕世名教。蓋可忽乎。
哉。子嘗讀至此。喟然嘆曰。有攝相之舜。何遂至有攝皇帝之王。
莽有無尊號之瞽。何遂至有迎門擁篲之太公。一奸有所竊八

孟子通義 卷之五

萬上書之人。咸同虞廷之師。錫一禮無所因。家令人臣之語。幾
同普天率土之詩。可勝慨哉。

天與二章

父有天下傳之子。當萬古不易。顧從古又無萬世之天下。此非
傳子之失也。堯之前亦未有傳賢者。傳賢自堯始。不再傳至禹。
後傳子亦知後世必有借傳賢之說而失之者。春秋宋宣公不
傳子而傳弟。宋之亂且五世。又況如戰國燕事之最謬者乎。子
讀孟子一舉而歸之天。又舉朱均與啟禹與益賢不肖歷年久
寔爲證。因喟然嘆曰。人人曰之與廢運祚之延促。豈非天哉。即

處舜禹之地。猶必有南河陽城之避。又豈敢以天自信哉。商周
之初。成王雖賢。尚在冲齡。周公歷年又久。伊尹歷年久。且太甲
冲齡。初政又未必賢。似天意在可知。不可知之謂。乃尹與公舉
竟同。益守箕山之節。由此觀之。三代而後。禪授多在嗣主。短祚
冲人。踐位之際。此豈盡天意。說者以黃袍加體與丹書得石同
一致。譏亦非苛論。顧嗣主不可不凜凜也。丹朱所謂不肖。亦非
不辨菽麥。故之稱賢。亦不以敦敏夙成考之。尚書歸訟之子。遂
忝帝位。琴瑟弗御。鐘鼓弗考。不因席不重味之子。遂克敬承。以
此知商周而後。漢宋兩祚最爲長久。漢文之恭儉。宋仁之仁恕。

孟子通義 卷之五

豈可誣哉。蓋繼世之主。當大亂甫夷。民生甫定之際。國家正如
鳥羽初植。含哺翼覆。猶恐或傷。又況振恒不已乎。秦隋短祚。二
世隋煬實失其道。非盡天之意也。此確守箕山之節。與所數過
周歷者皆不可輒言天也。

劉原三章

古人未遇爲人質。秦代胥靡版築。皆所時有。負俎飯牛。亦何足
異。所異者。獨謂以是要湯于秦穆公耳。夫興王創伯。此何等事。
而謂一呈身躁進者能之乎。孟子爲尹適取與之。爲奚明擇
主之哲。非但辨無是事也。蓋志士捫足而趨。良臣擇主而事成。

大事者正須細微必謹去就分明耳若夫進禮退義終身不過之孔子當時主癰疽主付人之誣亦何必辨孟子猶兢兢引過宋思難亦不苟主爲証蓋恐後世官禁之地床第之間巧宦潛通藉此爲口實耳嗟夫所貴爲天下士者豈有他哉華子魚蹴金視尹不視不顧何若范增從羽視奚去虞相秦何若衛鞅由景監以進視孔子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何若畢竟功業鮮就卽就其行亦汙其禍終烈可勝慨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操行資端智識實蚤也夫士而不欲罔敗罔辱則已也士而欲罔敗罔辱舍守貞又何有別術哉

孟子通義

卷之五

四

集大成章

孟子就群聖論孔子七篇中不止一見此則願學之意與學之法無不具存蓋道止一中爲的乃偏至之請岐之中又有岐焉非智足以察而力足以詣亦烏有當乎近日餘干胡氏論學曰第一識見不差次之功夫罔間則始終聖智之說洞然已顧大成之所集何以止就清任和論也蓋天下之理雖有萬端人之品誼亦非一致然大要非遁跡山林則力思經濟不則亦夷猶於世耳孔子棲棲魯衛未始非和知不可爲而爲未始非任卒之歸老洙泗未始非清嗟夫烏鳴花落皆有其時墮戶發扉

必有其候時之爲理卽蟲鳥無不知之況人而聖人者乎由此推之伯夷當商周革命時自當清伊尹當湯救民水火時自當任惠當天下無邦時自當和何莫非時顧皆各得其所近猶之乎不可語冰也云爾性靈之地萬理畢涵偏至之善總非所執非孔子將誰與歸孟子獨以時中屬孔子蓋獨見也是乃所謂智也

班爵祿章

孟子所列周家五等之爵與王制相同至六等之爵王制爲詳然與周禮互異周禮天子止有六卿冬官雖有三公坐論之文

孟子通義

卷之五

五

不列其位地官卿老二卿則公一人之說論者謂屬致政在鄉之老故不詳其職王制獨列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意公孤無定位卽六卿中德厚望尊者爲之與抑六卿之職皆總於冢宰卽冢宰是歟若六卿益爲九卿其三卿王制亦止有其文無其職意卽六卿之事煩者析之歟至公侯伯之國各三卿子男之國各二卿王制所載甚明考之春秋列國亦止有大夫之稱無卿之稱意卿卽上大夫之隆號歟若此則秦漢以後特立丞相之名誠爲非是卒有莽操之臣何以待之若士有三等王制止於元士備紀其數至中士下士並無可考在周禮

亦止。雜見各屬職守之間。視王制不啻加倍。官冗則食繁。說者謂周家宮伯。宮正。膳夫。庖人。內府。外府。掌舍。掌次。亦必以士人為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之意。亦然歟。否歟。此亦考古者所務覈也。乃若班祿之典。分地四等。王制與孟子相同。其謂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又同。獨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衆。而止取足於百里之內。不幾捉襟肘見歟。至上士中士下士所食加倍之數。王制與孟子相合。而所出亦無所考。意開方之法。有所謂方十里者是歟。抑別有給粟之典歟。其在侯國。又可類推。次國小國。不無遞降。則地有廣狹。非云薄也。庶人在官之祿。止以事異。不以地分。蓋用力均也。卽等而上之事。漸煩體亦漸優。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亦猶是也。周家士大夫率勵羔羊。素絲之節。豈非以田祿厚。故養廉者。不須別計歟。後世之制。設官多重。內輕外。至班祿又不分內外。止論品級。以至王畿之士。至奪府史胥徒之祿。以自潤。此竇一開。曷有底止。毋惑乎簞簋之多不餽矣。由此推之。周官以六計獎群吏。皆獎以庶夫人主曷嘗不欲以庶勵百職哉。勵百職以庶而勸。庶之典。又不倣周之意。以厚其糈。是猶惡濕。

而使居下。烏可得哉。

問友五章

孟子言尊賢。必稱帝堯。言士守道。必稱引孔子。由今推之。尊賢至帝堯尚矣。其次莫若師事之。再其次友待之。餽遺廩養。皆以其道。猶於古道為未大失。乃戰國之君。若此。亦何寥寥也。粵稽孔子於列國。際可公養未衰。猶未有終三年淹。反邇少時為委吏。乘田。反不恤。此知孟子望望齊梁之庭。蓋亦非激也。或者曰。亦巖巖者非通識。不善行藏耳。嗟夫。舍義路。禮門。雖有通識。將安用哉。夫士不多聞且賢也。士而多聞且賢。則非招亦往。誠非是已。

友善章

孟子論取友。由鄉而國而天下。以至於古。論古之法。又推之論世。則取友之法。咸備。顧古人詩書。亦甚多端。如伊尹之太甲。周公之策命。微子離黍之歌。樂毅報燕王書。屈平離騷。宜曰小弁之詩。申生屬傅之語。使不就其時。就其地。推之誠焉。能此而同哉。且不特此也。石勒使人讀漢書。問卿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及讀留侯勸止。乃曰。幸有此耳。卽此可見漢高。雄畧亦可見石勒英識。過人。朱元晦論讀史。如讀一事。且勿竟先。

問卿章

子讀孟子為卿之論。因嘆古來大臣。處危疑之地。值失德之朝。正難耳。如貨戚周。成王叔父也。受顧命輔王室。倘來不利。孺子之嫌。況其他乎。後世趙汝愚。宋宗室也。厥後奸臣。竟以此設斥逐之計。漢朱虛侯章。誅諸呂功大。亦以迎立齊王失職。歷觀前史。甚矣戚之卿之難也。顧易位之說。殊亦太峻。微子啟。商元子而賢。受不道不諫而去。箕比皆國宗臣。放桐之事。在商又

孟子通義 卷之五

有舊典。亦不敢妄有舉行。豈嫌所宜避乎。抑勢有所格乎。以此推之。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蓋可知已。至若異姓之卿。謂諫而不聽。則去是也。然伏蒲累日。補牘再三。亦是盛時事。末世稍一有違。廷杖編管。譴且立至。雖欲去得乎。甚矣異姓之卿亦不易也。魏徵對唐太宗曰。臣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予深三復於斯云。

孟子通義卷之六

杞柳八章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孔子曰。性相近。蓋言同也。曰習相遠。蓋推其所以不同。愈見其同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曰不移。似乎不相近矣。曰惟實絕少之辭也。不移者。絕少則同。益又可知已。孟子言性善。祖此乃性善之說。出一時如告子諸說。遂起而與之角。何也。蓋去上智下愚兩者而止。言相近則堯舜。桀紂微比。諸人終難混入平等。顧孔子言相近。就性言也。孟子專言性善。亦救時之

孟子通義 卷之六

論正欲移。曉象桀紂諸人之不移者耳。戰國之君殺人若不足。故孟子言惻隱之心。戰國之士皆求富貴利達。故孟子言羞惡之心。戰國之人皆簡賢棄禮。故孟子言恭敬之心。戰國求富貴利達。皆不辨禮義。故孟子言是非之心。先儒謂其功不在禹下。非以此欺。乃若才情之論。尤無以易也。蓋性者。從心所生也。生有端倪。則情見乎其中矣。既有端倪。而事出焉。則才生於其際矣。迨見為事。或竟或不竟。或為或不為。則亦或時格勢禁耳。不然。則有害之者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總其要在於養心。養其心。則性不失。性不失。則發之為情。起之為才。天下萬

善之事具足於此矣。顧何以必先澄夜氣也。夫心主也。氣輔也。心不足而求於氣。則亦共和之政耳。蓋爲己喪良心者。言也危矣哉。此天下所以鮮盡性之人也。

一暴章

齊海濱斥鹵之國也。地廣千里。形勝甲天下。舉五都之兵。下燕於夷。爲劫謀勝。築薛於夷。爲圍合五國之師。拒秦於夷。爲堵敗魏。虜太子申。殺其將龐涓。於夷爲攻。顧卒不能混一天下。於韓趙秦楚諸國。不見大勝。則智爲縱衡之士所笑耳。或曰。宣王好文學。游說之士自駟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皆至齊。於是齊稷下之士復盛。王亦何嘗不聽士乎。嗟夫。縱衡之士。非士也。與兵構怨之言。日入於耳。此於孟子仁義之言。所以聽之不專也。鴻鵠至而奕秋誦王之不智。誠無惑耳。

熊掌章

後世貴人宮室。妻妾美好之事。既全。竊乏得我豪傑之事。亦備。嗟夫。有以哉。人生於世。生可舍。萬鍾必不可舍。豈非以此哉。雖然。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以狼如虎。貪如狼之人。猶虞百年之後。無佳傳。則本心至死未喪。莊周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豈虛語哉。由此推之人。昧本心耳。本心何嘗喪於人也。此平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二

且之好惡。所以相近也。

人心五章

人之一身。百骸賅而存焉。熒然能視者。目也。聾然能聽者。耳也。蠢然能知味者。口腹也。微及於一指。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亦莫不得其用。夫此莫不得其用。非身之所能爲也。心也。心不在。卽賅存之身。亦有痿痺不仁之患。又安望裁制萬物。役使群動哉。此仁義之學。不明於天下。心學不明於天下也。今夫天子穆穆耳。自百司庶府。以暨郡國長吏。何動不憑王靈。何事不遵國憲。罔僭罔差。亦百司庶府罔僭差耳。然實則天威不遠。顏咫尺也。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三

人身之於心。何以異。於是。不然。空守一無用之心。寘之槁木死灰之地。與極絳絲竹采色以娛耳目。羅山珍海錯以悅口腹。顧捐氣使以逞恣睢。其間不能以寸。亦終必危而已矣。由此推之。孟子論養體。謂考其善不善。無他。誠無他也。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君爲萬乘之主。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神者不許也。夫人知耳目鼻口之中。神亦有不自許者耶。則神固行乎賅存之內矣。

天爵二章

范史譏漢世名士。謂刻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聲價。以此見修

天爵要人爵。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皆然。顧較之戰國揣摩之術。亦復有間。樊英稍無奇謀。議者猶以進退失據譏之。以視後世聲名既起。無復故態何若。抑予更有進也。今日士修帖括之言。以爲羔雁。及得則傲。棄之所謂仁義忠信。初不知爲何物。棄亦棄。帖括耳。宋張師德及第。功名已有階。可登。猶且三至相門。由此推之。世無趙孟。如有趙孟。且爭爲之執鞭。羞者其誰耶。

勝不仁二章

言四端必言足保四海。於齊宣不忍一牛。言足以致王。若是則仁之大分已明。天下之勝算已定。乃戰國之時。開阡陌。則李悝

孟子通義

卷之六

四

之說勝。作什伍。衛鞅之說勝。約束軍令。授枹鼓。則司馬穰苴。孫臏。吳起之說勝。而孟子省刑薄斂之言。反不勝。嗟夫。此豈仁之不足勝哉。水火車薪之喻。不誣也。何也。一念之仁。方芽之穀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究至仁覆天下。穀之成熟也。苟爲不熟。則莠稂且勝之矣。何獨至於水火而疑之。又何獨至於仁而疑之。予要其弊在於欲速。衛鞅曰。吾說秦王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王曰。王道久遠不能待。夫水之勝火。謂涓涓不絕。江河之勢也。五穀之美於莠稂。謂苗而秀。秀而實。如壩如櫛。如茨如梁也。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乃五年七年何亦不能待。

無惑乎富強之禍烈且燎原矣。

志毅章

學士於世鮮實用。卽用亦無深效。此非用之不必有效也。當學之時。非所期者。淺則所學。躐等無序耳。今夫萬石之弓。發必飲羽。非萬石之弓。便可飲羽也。其所引者。滿也。良工雖巧。不過習者之門。非習者之門。不貴乎巧也。規矩熟。則巧自生也。孟子論學。所以有必志於毅。必以規矩之喻也。不然。一簣虧山。九仞棄井。不則學止。師心事不遵古。則亦倏張倏弛。毀繩棄墨者耳。烏乎可哉。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五

任人章

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也。三代而後。漢去古未遠。二戴之書始出。當時又有儀禮。凡婚姻飲食。纖悉畢備。是故百拜三揖。杜飲食之爭也。人生有欲。飲食爲大。所以防之者。蚤也。六禮親迎。懼男女之褻也。貞女始行人。知有父。所以明之者。豫也。由此觀之。凡屬於禮。雖輕亦重。何所軒輊哉。今讀孟子。周末之時。已有任人之說。大率以老生之譚。不論時勢。不辨緩急。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曰。先王爲里巷少年所訕笑耳。嗟夫。王弼何晏。罪浮桀紂。此范甯之言。非過也。蔑棄禮文。幽沉仁義。始自老莊。極

於魏晉至今二千餘年猶能回斯人之視聽敗壞萬世莫此爲甚較之桀紂失國禍止及身不逕庭哉孟子紆臂踰牆之辨關繫蓋匪輕已

曹文章

關文

小弁章

怨者人心有不忍恕者也顧亦有能明言者焉有不能明言者焉小弁之怨能明言者也凱風之怨不能明言者也乃孟子一以爲怨一以爲不怨何哉蓋不欲傷作凱風者之心耳然則千

孟子通義

卷之六

六

古來不怨者果誰屬哉若漢太子據衛蒯聵兩人而已嗟夫凡人子不幸處多憂之地固甚難耳怨則身負詬厲不怨則路人其親千載下自非聖賢孰有能明其意者哉考小弁之詩爲宜白之傳所作今讀其詩痛而深曲而且摯賢哉傳也若傳據之石德誠萬世罪人矣由此推之國家大本之地官寮之選蓋可忽乎哉

宋程章

利者富強之謂也國家軍日興則餉日不足餉不足則軍益日弱宋程不利之言亦未盡非顧欲盡去利其持說正須有據耳

蓋秦楚之關非無因以張儀構之也商於七百里之約實以利言迫秦給楚絕齊而商於之地又不出則楚已爲利愚甚楚王卽不知悔楚廷之臣陳軫之徒獨不見及此乎孟子之欲以仁義易之也蓋切其機也乃所謂仁義者何友邦不可棄仁也寇讎不可啟義也君臣父子兄弟番作夜思惟知仁義相勸勉則張儀之言在楚必不入在秦必不出矣其裨於戰國豈眇小哉

居鄒章

大夫之問不出境使儲子致幣孟子亦居鄒儲子豈得往哉惟平陸賢人之廬如此其近也乃相君之車騎如此其重斯也此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七

孟子所以重責之耳至若季任不獨其時其勢皆不得往卽使得往以居守危疑之地不達數百里私交不重行者紆臂之疑哉春秋時衛叔武之死亦疑所致耳後世車駕出幸東宮監國猶來讒間況國君之弟乎由此推之季任之意誠可原也

名實章

君子應世多持兩可。蓋識者譏之孟子似爲人又似爲己得無幾幾似之乎顧子以齊事揆之齊王待孟子已先持兩可耳孟子在三卿之中而王又欲舍所學而從我孟子處賓師而齊廷議論又聽稷下。是齊之用孟子原在用而不用之間

故孟子之自處亦在可以不去可以去之際此與孔子在魯事
畧相似孔子爲魯司寇位非不尊而魯權盡歸季氏孔子攝相
三月行已有兆而君臣共作色荒所以欲遲遲而去不得竟不
稅冕而行者此也若夫淳于髡謂無功可就而用而不效此君子
之責世豈有不用而亦效者哉髡之言過已顧不可爲後世藉
口也不用可以去矣又持兩可爲觀望竟不去此羞惡之心且
喪盡又安問仁何似乎

五霸三章

天下兵端不可輒起有共功卽有其罪非以功爲罪也蓋兵端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一開不可復止如周東遷自桓莊以迄靈景僭王猾夏史不輟
書大戎陸渾游窺上國自桓文出連帥諸侯以糾禍亂明五禁
以申盟好揆之三王誠可爲功顧延至戰國五霸假五禁以戢
之諸侯并其五禁而竊之凡辟土地克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者
皆謂之良臣當時山東之國如魯號爲最弱亦不能安五百里
之國而思逞於齊以得志於天下又況七雄之最勝者乎孟子
推原戰端之所自始至以五霸與今之諸侯大夫並入爰書豈
過也哉嗟夫殃民固無論已乃國亦何利乎此也後世秦皇以
兵滅六國得天下僅傳二世不能一朝君亦旣大駭然則魯事

幸中止耳不則小國而有戰勝之名非小國之利也卽五百里
之地且不可保更無望加多於齊矣故凡爲人臣者欲稍違罪
戾以無得罪先王以無得罪於天下亦惟務引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矣

白圭二章

白圭二十取一之說誠謬顧當國計日誦法其術未始不可佐
一時之急予嘗以唐劉晏與圭相提而論圭之言曰吾治公產
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執行法是故智不足以觀變勇
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疆不足以有守雖學吾術終莫之

孟子通義 卷之六

告及觀晏治賦置驛足傳物價水旱豐凶雖千里不數日可達
置吏必銳敏雖權貴干請不稍假與圭若出一轍更考圭持身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僮僕同苦樂晏居室亦然死之日錄
其簿止米麥數斛家無餘物由此觀之此兩人之法皆以嚴爲
道而嚴又先持身誠使後世度支之使盡能杜乾沒絕羨餘不
治家人產又何患國用不足日加賦無已哉至治水或曰圭周
人則孟津王屋河故道已熟或曰魏人則洛汭曹衛之間歷水
患已多利導自有良策何至以鄰爲壑如孟子所言顧當時諸
侯之國各自爲政徵發期會總不合一計惟有曲防一策而已

乃若自漢以後。國家建都多在西北。土宇既一。郡邑皆非秦越。止以轉漕一節。遂不能不效曲防。河決之患。亦時時見告。蓋河一北徙。則漕有膠淺之患。併赴一淮。河又有橫決之虞。雖有神禹。亦難兩善。卒費金錢數百萬。又不得不加賦於民。然則以隣爲壑。百世不能出自圭之智。二十取一之法。何不可少師其意耶。

不亮章

疑事必無功。疑行必無成。非盡持兩可爲觀望。彼誠見有未確也。予一數古今來成大功立大節。決大疑。定大難者。有一非

孟子通義

卷之六

十

胸中灼然。故持守劃然。必不可易乎。是故呂尚釣蟠溪。年八十不自疑。彼確見時之不可不待也。諸葛亮出隆中。事無所因藉。若燭照數計。彼確見荆益之可鼎踞也。寧俞周旋於晉。雖則者則死者。死亦不懼。彼確見臣誼之不可有他也。文天祥赴死。燕市仁可取。生必不可苟。彼確見臣節之不可有貳也。傳不疑此。僞太子屬吏。雖遠衆。見出獨裁。亦不懼。彼確見此。駕黃犢建黃旂者之狡。僞惑衆也。張公謹擲龜於地。雖事之成。事之敗。亦不計。彼確見事在不疑。不必卜也。霍光定策廢立。雖犯不韙。膺大罪。亦不顧。彼確見宗社非此不安也。韓琦出空頭敕。熟任守忠。

雖涉專擅。冒嫌疑。亦不恤。彼確見兩宮之疑。非此不解。也不亮惡乎執斷。斷非虛語。已彼瞋瞋者。輒持兩可爲觀望。又何足怪乎。

好善章

子聞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吐哺握髮。爲千古美譚。相臣豈盡不知好善。顧好善難耳。功名之門。開佞倖之門。亦開珍味。前參朮。莫備此。元行冲之所以規諫。狄梁公也。千古而下。求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如諸葛公於法孝直。有幾。譏諂面諛。卽在懷才欲試之士。此亦何從辨乎。大易之言中行也。曰包荒。又曰

孟子通義

卷之六

十一

朋亡。言渙有邱。匪夷所思。必先言渙。其群元吉。蓋慮桃李之私也。由此推之。相臣之於人國。自非偏黨並融。異同盡化。亦烏能盡天下賢豪。收之窟窟。乃稱好哉。

就三章

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其在人國。炊桂無資。裘敝金盡。事亦恒有。此亦何必迎之致敬有禮也。後漢楚王戊。禮酒不設。穆生遂去。亦何能以升斗之粟。致俛首就之乎。自子論之士。亦行其言耳。不行其言。致敬有禮。亦爲虛拘。君子決去已。

舜發章

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豈不信哉。困則必亨。理所自然。徵之於古。亦不獨舜說諸人。舜說諸人其顯著者耳。顧天何以處孔子。以天下之大聖。極天下之奇窮。而竟老於洙泗。由此推之。天下事不可解者亦多。孟子之說止道其常。亦烏能於不可解者。強爲之解哉。乃若周處以州里不齒。卒爲名士。此亦恒過能改。一驗李文靖謂外寧必有內憂。契丹旣和。真宗遂留意土木。祠禱無法。家拂士良然。此固知聖賢之言之不虛已。乃若戒如此。後世猶有窮愁賣志。而懷宴安酖毒者。亡國敗家相隨。屬豈盡所遇之不幸哉。

孟子通義

卷之六

三

多術章

此孟子爲教誨已窮者設法耳。夫教誨已窮。而卽不教誨。豈君子之心哉。惟不屑之教。忽而悟焉。是已教矣。卽使不悟。聖賢教之之心已盡。雖然人非木偶。豈有如是而猶有不悟者哉。扑作教刑。無此警策。固君子之仁也。

孟子通義卷之七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盡心三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孟子亟言命。亦以杜人僥倖之心也。嗟夫。後世殉外之士。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不遺餘策。甚至身蹈危機。足履險地。立巖牆之下。死桎梏。亦不顧。凡以思求則得之耳。究竟身死而萬有餘喪。貪夫割股。藏珠奔競。夜蛾赴火。豈不悲哉。乃問其蹈此者。多屬平日言心性之士。夫言心性。豈尚有此失彼。殉外者。徒知有人而不知有我。故舍我而求人。違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一

天而賈禍。若斯耳。嗟夫。心性之地。萬善具足。嚆蹶則受萬鍾。不辨禮義。亦受卽差。惡是非兩端。且不能盡。又安問其他乎。是以古之君子。隨性所近。或耕或釣。或卜或醫。朝勤所業。夕誦詩書。得失不知。殽壽不貳。非計無復之也。知天之所與我者。內已足。而無待於外也。此爲君子而已矣。

皆備章

聖人盡己性。遂能盡人性。盡物性。非盡己性。而後能盡人盡物也。人性物性。固皆備於我耳。興情開落。動念榮枯。盡有誠然者。焉由是而不殫胎。不殫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而仁覆天下矣。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形生以後。物我漸分。自非聖人。鮮能同物。事在強恕耳。我惡飢。而知天下人欲飽。我惡寒。而知天下人欲煖。推而至於鷄豚狗彘。不失孕字之時。魚不滿尺。不鬻於市。斧斤時入。斬陽木。斬陰木。無敢或莠。皆是也。唐太宗閱五臟圖。禁笞背。漢文帝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除肉刑。萬物一體之象。至今猶可想見。強恕非帝王盛軌歟。

行著章

甚矣著察非道之所貴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

孟子通義 卷之七

言有著察而道明。有不著察而道行耳。辟人一身而血氣行焉。人不知也。久病稍愈。悶者後通。痿者後起。而後知其行耳。若隱怪故欲為臃腫之患者也。

無耻二章

天下士節。非耻不立。天下風俗。非耻莫維。國家神氣。非耻不振。戰國之時。士行卑賤。士習狡獪。墻間之乞。商於之詐。卽負販行道。不爲而士人爲之。方施施謝詡。以爲得計。抑惟士人故卑賤狡獪。施施謝詡。若是耶。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厥後殺幽以東。諸國各靡靡不振。求不肯西向帝秦。止得東海一人戰國。

之世。遂成一最無藉賴之世。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又曰。不耻不若人。何者。人有羞而獸待之。已嗟夫。天下事若此。可勝慨哉。

賢王二章

孟子言士見且不得亟。又曰。不可得而臣。求之於古。亦未多見。此蓋有激之言。爲遊說之士救耳。蓋遊說之士。不知尊德。不知樂義。日卑疵於王公之前。以苟富貴。究竟獨善兼善。兩失所據。由此推之。士人達視其所爲。窺視其所守。伊尹耕莘。一介不取。終能佐湯伐夏。救民水火。華子魚。賂金卒身。名俱玷爲士林詬厲。然則窮居行事。蓋可忽乎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後來事業。

孟子通義 卷之七

皆準諸此。非盡欲老死巖穴也。

聚傑二章

君子於世。依附多則風規不卓。寵辱盛則器識不宏。古來邁往。不屑之韻。目空千載。前無古人。皆不爲世俗累者也。戰國之世。去古已遠。學官之教。久衰。凡所爲士。輒卑疵以取世資。所爲豪傑。自命不能得一孟子。生當其時。三卿可受十萬可辭。寵辱不驚。岸然尚友。豪傑之士。蓋自况也。由此推之。士不脫凡累。亦烏能自奮乎。阮嗣宗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蓋嘆時無高賢京邑之中。皆有韓魏之家者也。不可一世之意。方恨古人不見我已。

佚道三章

後世人主有給復之典。以恤民勞。有肆赦之條。以寬不肖。詔下之日。亦能使仁聲先路。而至治罕觀。及觀王者於民。未嘗無利。亦未嘗無殺。而不庸不怨。若此其相忘者何也。則淺深之殊也。是故教民以仁。民知親上。教民以義。民知敬長。終事守財。猶其一耳。民生其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王者之治。抑何若此之隆哉。顧三代以後。何以得此。自予論之。勞佚均生。殺審條教。明而天下可治。漢家以主伯道雜治。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蕭何次律令。行之既久。文景之世。民物殷富。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幾致刑措。久道自然化成。過化存神。猶未敢迂言已。

良能章

孟子著仁義之說。當時相非者不止一家。是未明一自然之數也。今夫君子之於天下。知足以鏡萬物。能足以制萬事。一逆自然之數。揆之千里而不達。揆之跬步而不達。無他。知非良能。能非良能也。今有人於此。遇親而愛。遇仇而敬。肅然此自孩提。稍長已然矣。君子之治天下。率一世而肅然有仁以相接。截然有義以相守。亦本此達之而已矣。是故理不足以同人者。君子不以之強世。道不足以通之天下者。君子不以之責躬。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知。易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仁義之說。胥一世而孩提無異術也。

深山章

至人之爲道。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其應物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亦若是已矣。大舜居深山。大舜無爲也。故木石鹿豕可相安也。大舜爲天子。大舜無爲也。故九官十二牧可不驚也。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大舜無心也。故虞廷詢岳。咨牧與深山。數而問。晴無異也。得益大水之後。繼以大火。而舜不懼。得一禹。大災之後。繼以大工。而舜不疑。發言盈廷。而舜晰之精。

孟子通義 卷之七

當機卽行。而舜赴之速。其靜淵涵。其動也淵溢。自非穆然無爲。亦烏觀若是哉。由是推之人。一有意。故應不神。外蘊中堅。柴柵多有。而況帝王之治天下者乎。

無爲章

獨至之行。聖人不以之繩物。衆有之理。君子乃以之責人。墻間屢足。齊人亦報於中庭。簞食豆羹。噉蹴難施之行。乞由此推之。萬鍾則受。世人曷有不爲。富貴灼人。貪夫何所不欲。顧爲之者。其事不爲者。其心也。欲之者。且晝之心。不欲者。平旦之心也。由來。詆痔吮癰。雞鳴狗盜。伺伺膝行。望塵則拜。直夜叩關。門入風。

高麗舞豈盡本心則然哉舍生取義匪效伯夷辭富居貧非希
巢許求我夢寐即安而已孟子曰如此而已矣蓋直達之辭亦
易之之辭也難爲之事豈以強人哉

德慧章

予嘗讀孟子至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屈平申生豈盡非俊物哉
上官之譖可以去矣而又不去究至困於子蘭內訖之冤廷臣
知之諸公子知之矣竟謂君安驪姬不一自明而死屈平申生
亦何不慧之甚耶此非人之所知也蓋德慧術知明哲之事也
不忍用慧不忍用知忠臣孝子之心也謹屬宗臣親爲父子有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六

容悅章

孟子敘臣四等而首容悅嗟夫有以哉唐虞之時止有宅揆亮
采之臣耳無論天民無所容相時之哲即大人正物之功社稷
臣安社稷之績亦何所見亦惟叔季朝廷不能無容悅之臣而
後諸臣乃各以品誼才猷自見耳太易之書陰陽消長之書也
其於否也曰大往小來蓋當此譏奸諛佞之臣滿於君側君子

內度之已外度之世上觀之天蓋知此非君子道長之時也有
舉身而退已耳爾時安社稷之臣始出而以口舌諍謂君安於
容悅則社稷必不安又有大人出衆好之去如距斯脫衆賢之
進如茅斯拔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天下而正物之功
始見故古來人臣功業隆重皆自轉否爲泰轉亂爲治之時見
之讀孟子至此令人愈思見唐虞之世耳

三樂二章

君子三樂一性也顧有得之天者焉若父母兄弟是也有得之
己者焉若不愧不怍是也有得之人者焉若得英才而教育是
也三樂不可得兼在天在人亦何可自必所可必者止一在己
者而已時命大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不爲加時命大謬
行吾仁樂吾義全吾禮智不爲損出則申申入則天天父母在
菽水可以承歡弟子及門函丈之間可以講書論道豈不油油
然可以自得又何羨人世之寵榮爲哉

養老二章

以燕以饗三代以上養老之文也賜高年粟帛三代以下養老
之文也而要制田里教樹畜節財用薄稅斂則無以易盡修其
文不若修其實使民自相養爲善顧其法不可不考按周官地

域溝樹之政。掌自遂人而山虞林衡。莫不各有政。按漢以後。勸農桑。勤本業。皆掌自邑宰。而水利魚鹽。莫不各有政。漢文之時。海內殷富。民率躬孝弟。而重犯法。致治幾比成康。由此推之。民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而乃曰養老。吾不信也。飢寒盜起。萬井無烟。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且不得欲。以仁天下得乎。

東山章

君子之爲道也。登高必自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蓋貴務本也。進學之法。學記一書備矣。而先以少儀坐作應對進退周旋無不悉備。蓋郁乎文也哉。三代以上。師舍是無以教弟。

孟子通義

卷之七

舍是無以學。所貴成章者此也。精義自可入神。由器自可見道。所謂成章必達者此也。不然登泰山而舍林麓。遡大海而忽涓流。君子能乎哉。是故孔子大聖也。而人人可爲。州里之間。鄉塾之內。灑掃應對。孔子在也。若仁若聖。孔子不居。非不居也。學不職等也。一射一御。孔子在也。博學成名。孔子不受。非不受也。漸而有本也。由此推之時習無正業。退息鮮居學氣質不化而岸然。自好豈君子所貴乎。

鷄鳴章

千古聖狂之界。豈遠也哉。孟子於千古之上舉一舜。千古之下

舉一蹠。以懸絕不啻天壤之人。乃並聚而處於一閭。嗟夫。南行至郢北而面而不見。真山則去之遠也。其初豈若是哉。彼舜此蹠。彼此未分。無舜蹠之名也。朝舜夕蹠。朝夕未嘗無舜蹠之行也。外舜內蹠。外內未判。無舜蹠之疑也。正當問之。平旦耳。孟子曰。鷄鳴而起。蓋言其間不遠也。少間爭門而出。爲善則百善歸焉。爲利則百惡歸焉。則相去不啻懸矣。微者愈微。則危者愈危。自非明智。亦烏能遽然覺悟然悟乎。

揚子章

中者一時而已矣。天有四時。極寒極暖。乃適於中。人有百行。或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九

出或處。或默或語。乃適於中。是故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似乎爲我。而非取爲我。時在春秋也。禹稷當平世。八年於外。甚至股無胈。脰無毛。似乎兼愛。而非取兼愛。時逢堯舜也。伊尹耕莘。朝而襁褓。暮而阿衡。前爲我而後兼愛。似乎執中。而實非執中。前之時未遇湯後之時既遇湯也。夫權輕重乎物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亦安能比而同之。使必比而同之。又安能輕其輕而重其重乎。君子之行固不同矣。明智通識。隨事行藏。確乎不拔。說在太易之論潛龍已。

餌者二章

孟子於求富貴之人。亦醜詆已甚。愧之以行道弗受。鄙之以乞人不屑。而卒不知止。無飢渴之患。而有飢渴之害。嗟夫。麋鹿食蕒。蛆蟬甘帶。鴟鴞嗜鼠。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味哉。無他。甘之也。彼飢渴之害。心何以異於是。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者。分辨之謂也。孰為正。孰為不正。於油油與偕之中。而有確然不易之守。則天下之足以害心者。舉無足以至我。已由此推之。君子於世。笑罵由人。求容容之福。鮮皎皎之操。皆甘食甘飲之情也。安宮室之美。享妻妾之奉。子孫口齒甲天下。亦何有飢渴之累。而為此柳下惠真不可及也。

孟子通義 卷之七

掘井章

半途而廢。弊亦甚多。孔子惜為山。孟子傷棄井。要其病。大約有三。一進銳退速。傷於急切。一自足中止。傷於懈怠。一姑舍是。傷於從業。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嗟夫。豈末路之難哉。苟且即安。而二三其德。是以難耳。故棄井之喻。蓋惜其有初之辭。非惜鮮終之辭也。

性之二章

古今來。前人大美之事。率為後人所借。是故有大賢。即有大奸。有大美。即有大惡。堯舜尚矣。如商周湯誓武成諸篇。後世斬竿。

揭旗。莫不以此藉口。揆厥所始。則桓文實為之。先罪作俑。則五霸其首稱。已且不特此也。堯舜禪授。為燕子之所借。周公金縢一書。為王莽所借。伊尹放桐。一事為董卓司馬昭孫綝徐羨之傳亮所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蓋防之也。防之者。何蓋畏其卒也。嗟夫。唐虞而後。世變江河。有仁義以維之。又並其仁義而竊之。亦何極哉。此君子所以致嘆於末流也。

素餐二章

君子於人國。其君用。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則孝弟忠信。事何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如其大也。顧非其事。殊其志。先自殊耳。窮居之時。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不殖胎不殞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非迂闊也。今日之鳥獸草木。即他年拭目之蒼生也。憲廬顏巷。半菽不飽。蕭然窮餓。捉襟肘見。內履踵決。而一介不取。非矯激也。今日之揮金蹴金異日之行汙行潔。由此其分也。由此推之。後世之士。一寇進賢。殺人媚人。為鷹鷂。不為鸞鳳。重簋不餽。為碩鼠。且為豺狼。則誦讀之時。祈禱先謬也。士不志仁義。而漫曰大人。大人豈公卿大夫之謂哉。

仲子章

關文

桃應章

聖賢之論。皆有所指。如瞽瞍殺人。皋陶執之一論。語甚奇怪。揆之戰國。大率為當時封君世辟發耳。蓋當時在齊有孟嘗。在魏有信陵。在趙有平原。在秦有穰侯。一時殺人避怨之士。皆得入為上客。司士避投鼠之嫌。遂不敢問。故荊為此論。不然。漢田叔。燒梁王獄辭。前史猶嘉其善處人骨肉之間。何皋陶見不及此。或曰。太上之號。自漢始有。舜雖為帝。瞽時尚在民間。夫象不弟。舜猶封之。乃瞽為天子父。曾新豐之娛。不若此。亦不通之論已。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主

若竊負而逃之說。誠有關天下萬世天理人倫之正分。美置祖。漢祖之罪。誠無容追已。

廣居章

孔子燕居申申夭夭。廷見溫良恭儉讓。孟子平居。辟面盎背。見諸侯王。泰山巖巖。觀孔子之氣體。似仁居多。孟子之氣體。似義居多。自子論之。孔孟之相似。則魯宋之君相似也。無以異也。孟子當縱橫之世。士氣喪盡。安步足以當車。草衣足以當文繡。環堵足以當法宮。廣廈移氣。移體理有固然。豈足異哉。由此推之。貴自廣耳。誦詩讀書履仁誦義。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其字覆。

之置何如。而又羨人世之寵榮哉。

泰敬章

獸畜不終。猶鞭之耳。逐之耳。豕交則可生。亦竟可殺。後世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去。申公白生不去。王竟衣之赭衣。使杵臼。難春於市。若是乎。際可公養之間。之所當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固見幾而作矣。此孟子之所以不終老於齊梁也。

形色章

三代以後。異端之教。莫過二氏。釋之教。滅形歸空。老之教。鍊形。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主

滯有是皆為病。及讀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而後始知形色合一。功夫無異操也。蓋性虛體原。無可以指言。功夫從入。尚在茫無着手之間。惟實指一形。則施功有實地矣。孔子與顏子言仁。由己克己。一歸於視聽言動。非即此歟。五官之用。不失其職。則職思之官。不溺其官。天之與我。貴賤大小。分有不同。而體無虛設。隨其所職。各踐以實。視受形之初。寧有異哉。故踐者。實其職之稱。亦如其初之稱也。滯之非滅之。亦誠非也。

短喪章

聖賢之言能入人心。如雖一日愈於己之言。驟讀之。令人欲悲欲泣。嗚咽而不能已。況身當其境者乎。明定制有廢子爲生母。斬衰三年之文。無嫡在降等之文。而後乃快於人心。已世人不遵古禮甚多。何獨此一事必欲遵古。生周從周。孔子已然。若夫莫之禁而弗爲。誠萬世罪人矣。

五教四章

古之君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則相天下。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則師天下。是故教有等。則因材而篤。教有程。則確守其法。教有術。則曲用其方。夫仲尼之門。深戒悅不若己。南宮之徒。從未一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古

稱家。閭有一於此。則時雨之化。且不能施。况成德達材。答問以下者乎。繩墨轂率。教者不廢。挾貴挾賢。道所不容。卽百世而後。私淑於人。亦且稟承灑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學山學海。惟人所自擇已。

不可已三章

君子於天下功。有漸及。事有要圖。此非舉一廢百也。天下之事。無一事而可素施。無一功而可驟取。蓋有所當務也。廢弛之極。於不可已而已。且勿論卽無所不薄之人。揆其初。亦不盡甘心於薄。或亦無本故。不能推太廣。故不克竟耳。此進銳退速。天下

之大戒也。故君子於民物。非遺之也。由親親而後及之事。有施也。於天下之務。非不急也。親賢人以理廢。務功有要圖也。堯舜之時。敦睦九族。以至鳥獸無不咸若。選於天下。舉禹。益。稷。契。皋陶。天下遂無復有飢溺之憂。禽獸之患。此非知得也。知先務也。由此推之。帝王欲仁覆天下。事鮮宏綱。功無紀要。亦烏能馳情廣薦。以博施於天下也哉。

不仁四章

戰國之禍。始於春秋。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公十年。來戰於郕。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書侵六十。始莊公十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古

年。公侵宋。皆非義戰。孟子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蓋罪召陵。城濮之師。亦非義也。蓋征者正也。上伐下也。不廷不虞。王者爲之。征伐以正之。乃桓文並其征伐而竊之。厥後二百餘年。至戰國抑又甚焉。善戰善陣之臣。皆謂力可以取天下。假血流漂杵之說。以欺諸侯。甚至如梁惠王。以其子爲孤注。以求勝於齊。而竟敗於齊。嗟夫。時無湯武。敵國相征。禍亂不已。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積骸如山。流血千里。秦并天下。長平一坑。較之漂杵。抑又過之。究竟六國滅而秦亦亡。糜爛其民。以求土地尺寸之土地。亦非其有善戰。亦何益乎。揆其所始。實始春秋。春秋桓文。誠罪之

首已

梓匠章

吾聞之。巧者不過熟者之門。此言服習久。則規矩自神。巧正自規矩生耳。故凡巧皆學者之能。非教者之能也。若斲輪之對齊桓者是已。疾徐甘苦。有數存焉。父不能傳之子。子亦不能傳之於其父。尚欲諄諄然命之乎。明於此。則操縵襍服。博依而外凌節之施。躡等之學。兩皆非矣。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飯糗章

人之一身。窮達互歷。若舜最懸絕矣。顧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非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去

舜安飯糗茹草也。舜自安舜也。被袗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非舜忘袗衣鼓琴二女也。舜自忘舜也。浮雲過空。不但富貴浮雲。貧賤亦浮雲。在中之樂。不但貧賤別有樂。即富貴亦別有樂。襟期若是。然後深山木石有虞氏蒼生始得畢至其前矣。由此推之。孔子曲肱。顏子陋巷。何不如是。不然。寵辱若驚。止見一我。處地稍殊。故態已失。是誠卑卑不足數已。

殺人親章

禮有不共戴。不反兵之文。所以抒孝子弟弟之憤也。顧必手刃事聽時勢。尚在偶然。或不必然之間。孟子謂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天道好還。假手更速。又何必取心祭墓。乃稱快哉。三代以後。此事最多。漢山陽公不受生金。酌醢之慘。亦厥祖待降王子嬰仁厚之報耳。吁。一問之論。誠可畏已。

爲闕章

闕之有賦。所以寬農也。按周官以九賦欽財。賄門闕居其七。則譏而亦征。周固行之。其所以行之不害。則以商利闕。無盜賊之虞。國利商不至大困乎農耳。後世竟商農兩困矣。土敝不長。農甫銍刈。斗米千錢。闕吏重徵。行商不至。物價復踊。商困而農愈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去

益大困。盜賊安得不滿天下哉。揆其所以。則闕吏非其人耳。唐劉晏掌鹽鐵。凡分權之官。必用士人。當時國用粗足。而商亦不至大困。非以是歟。

行道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過者乎。仁義之民。可使赴水。可使蹈火。況妻子居室之間乎。孔子論州里可行。蠻貊可行。則忠信篤敬爲之也。後世醇德之士。九世同居。則百忍一恕爲之也。六合之內。千里之遠。身使臂。臂使指。同此道也。周於利章

君子之德人知則在治開治。在亂撥亂人不知。即老死牖下不辭。無他私利之見。不亂其胸中耳。伊尹就湯。堯舜君民。使不遇湯寧一介不取。繫馬千駟。祿以天下。寧弗視弗顧而已。又況彼淶之教。足以惑其見哉。田舍翁多收數斛麥。誠不足驕人已。

好名章

千載之後。如王莽折節為恭儉。爵位愈尊。節操愈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卒之攘漢天下。止問有舍小以取大者。未聞有舍大而取小者也。若孟子之論。蓋觀人於所忽也。意敗於矜持行衰於所借也。能為王莽則取天下。不能為王莽則竊時名。自非君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六

子旁觀甚確。亦烏能窺見隱匿乎。由此觀之。萬鍾不受。一如嘽嘽昏夜之間。一如明庭斯為真能讓也已。

不信章

太史公屈原列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臣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故不信仁賢之國。彼非不欲仁賢。亦所謂仁者非仁。賢者非賢耳。公卿大夫。簞簞不飭禮義。安在掌樞握計。權宜百出。政事安在是非混淆。賞罰不信。上下安得不亂。鑿趾益高。割肉克腹。財用安得復足。一旦有急。人無紀綱。

士無騰飽。規避親望。尚謂有人哉。空虛非朝署晨星之謂。謂有人而無人也。此太史公所以致嘆於楚也。

不仁章

戰國之時。田氏以豆區之智。竊有齊國。顓稱東帝。則不能。三卿瓜分晉地。皆南面稱孤。乃欲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則不能。此不仁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之明驗矣。後世恃其兵威。割據一方。因亂使智。竊有數郡。然從未聞混一天下。即秦能滅六國。楊隋混一南北。皆非得自行仁。亦皆不再傳。遂失雖得。猶未得也。聖賢之言。久而益驗。信矣。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九

民為貴章

周家王業。始自太王。歷四傳至武王。乃有天下。何若斯之難也。後世漢高起一亭長。不五年而帝業成。唐祖化家為國。亦不出四年之內。又何若斯之易也。或曰。百足之蟲。備而不仆。三代衆建諸侯。是以得之難。失亦不易。後世皆為郡縣。君益尊。勢亦彌孤。以此之故。予曰。似也。顧亦不盡由此。蓋漢唐之初。天下共苦秦隋苛法耳。善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喻也。九江彭蠡之間。舟巨如山。百貨薪積。張帆若雲。高可數丈。少間颶風。舟且旋覆。形若龜背。下者反忽。居上蓋不勝其重也。此可見黔首之民。皆

有聲。靈人君。攘之以濯其靈。攫之以赫厥聲。已太重矣。乃又其耻益高。宜乎仆之速矣。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豈不信哉。深宮之主。罔覩百姓艱難。詎知顛覆之形。至迅若此。固宜鯁鯁畏已。

世師章

凡人莫不賤近而貴遠。伯夷死首陽之下。不封不樹。有周興朝之士。未嘗過而問焉。柳下惠。油油魯庭。且不免於三黜。直達至數百年之後。近亦在百年之後。人始為之憑弔。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之人亦豈數哉。孟子尚論二子。若謂親炙與起更速。亦深恨我不見古人耳。非槩論凡民也。予讀此。蓋不勝撫卷太息已。

仁也章

中庸以率性言道。已經省之極。乃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必顯而驗之。形。蓋形者。性之質也。仁者。性之理也。形非頑形。醫家以四肢痿痺為不仁。使誠痿痺焉。則叩之不應。觸之不靈。道亦何從出乎。惟有此耳。則聰已在其中。有此目。則明已在其中。即後來見見聞聞。百千萬應。未始不從此出。應之為事。裁之為理。率性謂道。此其証已。故合而言之。合形於性也。君子踐形。固務道之實功已。

陳蔡章

孟子遊齊梁。不遇之魯。之滕。之宋。之薛。足跡幾遍。當在宋且有戒心。想凶年飢歲。如此亦復不少。使齊梁得遇。何至出舍郊闕。皇皇道路。奔走若斯乎。無上下之交。孟子蓋為孔子罪魯也。罪衛也。罪齊也。陳蔡之厄。蓋自況已。

貉稽章

凡為士。蓋甚難耳。道高誇異。德盛殷至。將靡靡其聲。以誨人耳。士實忠信。不能將芻豢其行。以悅人口。士實澹漠。不能將妾婦其容。以媚人目。士實端慤。不能孔子不悅於魯。衛未嘗治容入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官亦且見。如商周之間。以文明柔順之臣。亦幾不免。人性固難調矣。嗟夫士亦何能理於口哉。不以人知勵行。不以人不知弛節。是在士耳。

昭昭章

古之盛王。正月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四孟之月。州長使讀教法。黨正使讀邦法。凡皆以明民也。然當時之主。皆能以身帥下。故教化大行。後世條教不滅。先王顧有無求非之間。未必藏身所喻及民陷於罪。又復峻法刑之。使之事明於先王而治不逮古。職此故耳。近者謂歷代詔令多文飾。惟漢文詔書字字出自

肺腸一時風移俗易黎民淳厚豈不信哉

山徑章

唐虞三代之書言心絕少孔子言心不違仁止歸顏回其他亦少樂見獨孟子言心不啻再三亦皆就用處更多孟子曰仁人心也顏子爲仁皆在視聽言動堯舜禹湯文武心之說雖不見之篇章顧布政施教開治撥亂天下大事功大事業皆從此出又何必言心始謂心乎由此推之天下萬應萬酬皆用也則皆心也稍一不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明心養心皆爲贅說山徑之喻蓋千聖靡易已

孟子通義

卷之七

至

追蠹章

九經之中不可解者亦多朱子謂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蓋就樂論一代自有一代之樂周家禮樂大備在兩世室樂章亦且不問何復取禹樂而用之即云周監二代兼用夏商禮樂則禹鐘止在周宮懸業簾之間何得彼此更相軒輊或者追蠹之說蓋言在祀者攷古器者以班駁見奇追蠹近是或當然耳年代遠近定器優劣此其見誠陋已

齊飢章

齊王失德酒於酒齊廷之臣能諫之王不好士齊廷之臣能諫

之獨至發棠之議止發自孟子霸旅之臣齊廷諸臣無一不緘口結舌盡豆區小惠齊遂不姜而田齊事已有前鑒暗邀人心誠有重疑負隅之虎誰敢櫻耶厥後田單解衣涉蕭何爲民請苑惠文漢高之怒皆本於此賢者於人國論事誠不易已孟子之不復豈非明智哉

性也章

天命之謂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言命不言性則執理之過令人拘而多畏言性不言命則縱情之過令人恣而失閑口之於味性也鄭公子宋食一味逆至不知有君而君臣之義裂四肢

孟子通義

卷之七

至

之於安佚性也晉獻公安一姬逆至忍於殺子而父子之仁勝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性也季桓子悅文衣女樂遂至失燔肉於仲尼則賓主之禮賢否之智并紊聲色臭味養陰養陽之道也齊宣王好長夜之飲絲竹雜陳簪珥盈帳遂失晝夜晦明之節而天道已乖性與命可分爲二哉孟子顯言命不言性蓋慮恣情者有託顯言性不言命亦恐互諉者怠修耳是以君子出王游衍明且儼臨逼欲乃以存理盡性乃以事天無二道已

浩生章

美大聖神之事始於善信蓋善德之懿也信德之備也懿則美

好可同。備則立基已實。由此日進。豈有量哉。暢於四肢。以利用也。終於事業。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由此推之。美大聖神。非難善信為難耳。是以作聖君子。保繼善之初。立誠身之本。無敢躐等。無敢凌節。以俟其自進。蓋為此也。樂正子不可忽已。

逃墨章

異端之教。岐之中又有岐焉。若人心則總之不達。詩曰。無田甫田。其萎騶騶。博施濟眾之事。聖人所難。况摩頂放踵為之乎。此不能終日者也。墨之歸楊。不待辨矣。易曰。見其限。刈其蠶。厲薰

孟子通義

卷之七

心。遭世絕物。以顯一己。揆之於心。實有不安。楊之歸儒。此理也。亦勢也。顧門戶既啟。意見互角。既罪其叛道。又阻其歸途。亦誰之過歟。是以樂育之門。舍其既往。大道為公有教。無類已。

布縷章

古今賦役。各代率沿革不同。三代迄唐。布縷粟米力役。分而為三。未之有異。自宋熙寧之間。始行額役新法。十八事。惟此民以爲便。自後力役遂歸粟米。近且絹布皆折粟米。本折不免太重。然行之有度。民亦未以爲厲。若布縷惟於所產之地。另出官錢募之。迨後國家一有興發。大兵大工。粟米一賦。加徵不已。又且

飛。派。飛。派。不。已。又。且。它。徵。歲。方。在。甲。并。乙。丙。之。儲。俱。盡。吏。胥。因。是。得。以。爲。奸。是。不。特。征。其。三。且。三。其。三。民。大。困。去。爲。盜。賊。嗟。夫。用。二。用。三。尚。填。壑。流。離。况。三。其。三。若。此。之。甚。乎。哀。鴻。之。痛。吾。未。知。所。止。已。

寶三章

唐虞之時。投珠抵璧。若八政三事。則命官敷治。凡皆以爲人民。卽土地之說。亦未有聞。自後興亡代有。土地賢主莫不兢兢。猶以政事爲急。末季遂至專驕珠玉。如內府徑尺之璧。夜光之珠。克初如山。猶且權筭之官。五方之使。分命四出。百姓困苦。中

孟子通義

卷之七

怨嗟。天下遂以大亂。語曰。象以齒焚其身。桀紂以賄亡其國。豈不信哉。是以珠玉君子不貴也。

盆成括章

才多識寡。實難免於世。此孫登之致戒嵇康也。小才殺身。千古皆然。豈特一盆成括哉。楊德祖孔文舉。補正平。陸士衡。張茂先。何多見也。然後知人而有才。蓋亦不幸矣。處茲末世。自非識大經事。後多知讓。知慎。亦烏能有善而無咎乎。

上官章

許行之勝。其徒皆捆屨織席。陳相之勝。皆負耒耜。食皆不取。給

於滕。孟子之勝。其徒數百人。後車數十乘。皆賈勝却里委積。誠亦大駭聽聞。上宮館人。閱歷往來。從未有士如此之雜遝也。士如此其雜遝。又安能大服當時之聞見也哉。故竊屨之說。疑之也。往不追來。不拒之說。疑終未有解也。然則孟子何為不辨。非不辨也。此不必辨也。後世棉叢之弟子。有即有金。晝井不效。吾道終窮。即並耕之辨。亦覺多事。又何有館人無稽之說也哉。

人皆章

孟子言不忍。言不為非。一此獨推類至盡。曰無欲害人。無穿窬。無受爾汝。又推穿窬之類。至於以言餽。以不言餽。而獨責士。嗟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主

夫今之所謂士。亦何所不至哉。一寇進賢。殺人媚人。心能害人者。士也。偶竊升斗。貪而畏人。是為穿窬。亦士也。昏夜之間。嚙齧可受。是受爾汝。亦士也。至若餽人之術。對譚之頃。竊探中藏。袪篋發匱。莫陰於此。故庠序失教。士既無學。暴行不熄。賊民遂興。皆士為之也。風俗之敗。可勝慨哉。

指遠章

善言古者言今。古猶今也。時無異也。善言千里者。言几席千里。猶几席也。地無異也。是故古人安人安百姓。總歸修己世法。世則總本諸身。許行不言堯舜。而引神農。墨子不惜項踵。思利天

下。吾驚其言。若河漢而無極。而卒鮮實用。誠無當已。後世言治。輒推漢文。文帝每對群臣。曰。卑卑無甚高論。使朕為可行。乃當時功無不舉。事無不成。非以此歟。

行法章

言性之事。恒人幾驚為如天之不可及。孟子言性。止在容貌言。語常德常情之間。言反之事。恒人幾苦為人之所難。孟子言反。提一法。見性有一定之則。不可不遵。提一命。見理有修悖殊途。而守性不可岐。吉凶兩念。此可見堯舜湯武。賢聖人人可為。人自望之。而驚耳。苟依性則常。修實行可與神聖齊觀。苟不依性。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主

則奇行。奇言。反失自然之理。為道者可不擇歟。

說大人章

先王之制。士不入官。不廷見諸侯。華屋無心。所居之廬。不蔽風雨。鼎烹非願。妻子具食。操作而前。軒冕可辭。閉門讀書。出門徒步。非故為陋簡也。守先王之制也。吾守吾素。夢寐可安。纖趨卑。疵自覺形穢。後世捫盪指掌。前席借箸。才雖揮霍。其於古制未。知何似。功名道德。自不同情。固知菴大人之說。蓋謂自守非傲。王侯也。然儀秦軫行之輩。已負愧已。

寡欲章

心猶木也。欲猶火也。火生於木。還足焚木。欲生於心。反足害心。則多之為病耳。聲色臭味。何能盡無。循自然之分。無俟外求。安適得之。常不為滯。縱口欲味。食而知味耳。欲聽聰。無不聽目。欲視明。無不視。則心之存者可知已。不然。眾欲攻心。樊然淆亂。目數蜚。雁足必不能識。梯級耳。節鐘鼓。手必不能辨。提携尚復有存焉者哉。知寡欲之說。則強制之與恣睢。兩無當已。

羊裘章

子聞之。執母之柩。而不能飲焉。又聞之。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敢踐石。及考之。祭義曰。祭之日。思其嗜欲。又考之於禮。為親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三

者諱。為尊者諱。禮蓋已先有之。孟子乃引諱名。以証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自子論之。曾子之不食。徐積之不踐。是時豈知有禮哉。不忍也。以此知先王制禮之緣人情也。

思狂章

鄉原古今皆有。而不必盡同。孔子之時。鄉原似中行。孟子之時。鄉原更似狂。假楊朱為我不近一物。似踴踴涼涼。墨翟兼愛。志博意廣。似志大言大。顧孟子止言鄉原。不言楊墨。何也。蓋鄉原大共之名也。楊墨鄉原之一也。三代而後。鄉原寔多。借長厚之名。竊容容之福。位高而多金。以為通儒人皆悅之。貪賤而守義。

以為絕物。務為邪惡。然則鄉原亦世升世降。即見惡於君子。又何如也。

見知章

三代以上。道統傳自帝王。至孔子而闡知一變。堯舜湯文。見知皆自廷臣。至孟子於孔子。時地在百年數百里之外。則見知又一變。或曰。三代以下。治教兩分。承治統者。不必有道統。嗟夫。此亦不通之論也。後世凡開創之主。中興之主。制禮作樂。何忝湯文。執中用中。何非堯舜。一代典章。赫赫王言。載在令甲。藏之石室。何非謨誥。止神官野史。不足以掄揚萬一。贊修刪述。少孔子耳。是故仲尼之門。何無顏閔。至百餘年於鄒。始得孟軻。則以顏閔於孔子。發明少孟子。與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於孔子。為功大耳。由此推之士。而不欲為聖人之徒也。士而欲為聖人之徒。則闡揚緒業。顧可少哉。

孟子通義

卷之七

三

綜字第 50 號

公元一九五一年九月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啟中
以貢生授潁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
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
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
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
聚歛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
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
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
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
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
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釋經義
也